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启示录 21:3 和合本

迦南 书集选译

教会篇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卫理公会在美国的兴起》

作者：约翰-莱德纳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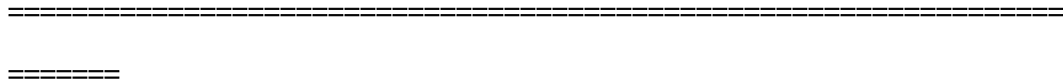
原著出版日期：1859 年

A History of the Rise of Methodism in Amer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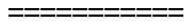
《卫理公会在美国的兴起》

作者：约翰-莱德纳姆

18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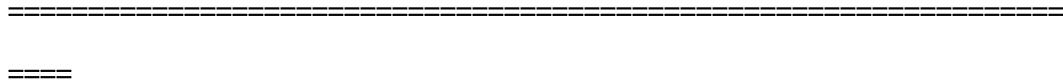
卫理公会巡回传教士的素描。



费城

在卫理公会的书店出售。

1859.



卫理公会在美国的兴起历史

第一章。

如果我们被允许看到神圣的天意的全景，看到主是如何按照他的旨意明智地运作一切的，我们就会充满惊奇，并为之所倾倒。当卫斯理先生的心和手都被他在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应召从事的伟大工作所填满时，教会的大元首，为卫理公会传入美国提供了工具。

就像在干旱时期，泉水上涨，滋润地表，是对即将到来的阵雨的应许一样，约翰和查尔斯-卫斯理先生于1736-37年在乔治亚州进行的善意的劳动，是几年后通过斯特劳布里奇、恩布里、韦伯、威廉姆斯、波德曼、皮尔莫尔、金等人开始的天意的前奏和保证。卫斯理兄弟在乔治亚州传教了一段时间，并成立了一个宗教福利协会后，查尔斯-卫斯理先生踏上了前往英国的旅程；但由于天气恶劣，他被赶到了波士顿，在那里讲了几场令神职人员和民众都非常满意的布道，之后他就到达了他的故乡。约翰-卫斯理先生在美国呆了一年多，在此期间，他访问了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并在那里讲道，之后也回国了，他们两人后来都没有再来过这个国家。

大约在约翰-卫斯理先生到达英国的时候，乔治-怀特菲尔德先生启程前往乔治亚州，目的是为了协助卫斯理先生从事他的爱的工作。1739年，在英国卫理公会的时代，费城的居民，当时这个国家的伦敦，第一次聆听并被讲坛上的演说和雄辩所吸引和震动，而这是他们所不习惯的，来自一个“他每投掷一杆长矛就击中灵魂”的人。第二街基督教堂的讲坛随后向这位有趣的牧师开放，他随时准备发言，就像听众随时准备听一样。他很快就把吉尔伯特、威廉-坦南特、布莱尔、罗兰德和达文波特等牧师聚集在一起，他们是同类人。

有一次，在这些虔诚的牧师对费城人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传道工作后，产生的效果是，关闭了所有罪恶的娱乐场所，使市民的谈话流向所宣扬的真理，并使所有的书籍，除了涉及宗教的，都无法出售。随后，怀特菲尔德先生从缅因州到乔治亚州，在阿勒格尼河和大西洋之间的几乎每一个街区宣讲基督教的基本真理。成千上万的人被唤醒，其中一些人后来在卫斯理的追随者中被发现，当时他们在这个国家组织了社团。

卫斯理先生说：

“1. 1736年，上帝高兴地在新建立的乔治亚居住地开始了一项恩典工作；当时是我们在美洲大陆最南端的定居点。除了前一年在那里定居的英国人之外，当时还增加了一批所谓的摩拉维亚人；以及被萨尔茨堡大主教从德国驱逐出来的更多人。这些人都是真正敬畏上帝并从事公义的人。同时，在萨凡纳和弗雷德里卡的英国人中也开始觉醒；许多人询问他们必须做什么才能得救，并结出符合悔改的果实。

“2. 同年，在新英格兰的几个地方爆发了上帝的奇妙工作。它开始于北安普顿，并在短时间内出现在邻近的城镇。北安普顿的牧师爱德华兹先生发表了一篇关于此事的特别而美丽的报道。许多罪人被深深地说服了，许多人真正皈依了上帝。我想在美国还没有这样的例子，如此迅速而深刻的恩典工作，在一百年内都没有。

“3. 第二年，上帝的工作逐渐从新英格兰向南方扩展。同时，它从乔治亚州向北方缓慢推进，在一些灵魂中也同样加深；其中一些人见证了良好的忏悔。

“4. 1738年，怀特菲尔德先生来到乔治亚州，打算协助我向英国人或印第安人传教。但由于我在他到达之前就已经踏上了前往英国的旅程，所以他完全是

在向英国人传教；首先是在乔治亚州，这是他的主要服务对象，然后是在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之后是在中间省份，直到他来到新英格兰。无论他走到哪里，所有的人都认为上帝与他同在；向高低贵贱、贫富贵贱发出了普遍的呼唤，要他们悔改，相信福音。许多人没有违背天上的呼召；他们确实悔改并相信了福音；通过他的传道，形成了一条从乔治亚到新英格兰的交通线。

“5. 在几年内，他又多次航行到美洲，并在各省进行了几次旅行；在每一次旅行中，他都找到了新的理由来赞美上帝，上帝仍然兴旺他手中的工作；各省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他的话是‘上帝救赎的力量’。”

1760年，正如巴尔的摩的乔治-M-罗伯茨牧师在他1858年《基督教倡导者和杂志》上的干练信件中所显示的那样，罗伯特-斯特劳布里奇和菲利普-恩布里都来到了这个国家，这些平信徒传教士开始了卫斯理式的组织，这些组织后来在马里兰州和纽约州成为永久性的；他们都来自爱尔兰香农河地区。

威廉-汉密尔顿牧师在1856年7月的《卫理公会季刊》上的一篇文章中告诉我们，“斯特劳布里奇先生的家乡是爱尔兰莱特里姆郡香农河畔卡里克附近的德拉默-纳夫”。到达这个国家后，他在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县的萨姆河定居。在上面提到的罗伯茨博士的信中，我们得到保证，斯特劳布里奇先生一安排好自己的房子，早在1760年就开始在里面讲道；除了在自己的房子里讲道外，1762年他还在约翰-梅纳德的房子里讲道，他是卫理公会成员，在那里他为他的兄弟亨利-梅施洗。

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在马里兰开始工作后不久，主就开始在他的听众中工作，

早在1762年或1763年就成立了一个协会。

罗伯茨博士是这样说的：

“罗伯特-斯特劳布里奇—我很高兴还能说，关于上帝这位优秀而有用的仆人的工作，我们的了解不仅仅是猜测；我手里有一些不同人写的信，彼此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而且他们没有任何一致的意见，这些信披露了一些有趣的事实；我只有空间来注意几个。后来在费城定居的迈克尔-莱尔德先生，生于1771年4月30日。他从他的父亲那里获得了对这些问题的了解，他的父亲与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关系密切，完全了解他信中所述的真相。斯特劳布里奇先生于1760年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来到美国，并在马里兰州定居。在安排好他的住所后，他立即为神圣的服务开放了住所，并继续定期在那里传教。这些努力很快就导致了一些人的觉醒和改变。

“在另一份信函中，我确定亨利-梅纳德在只有六七岁的时候（由罗伯特-斯特劳布里奇）接受了洗礼。当时，他定期在亨利的兄弟约翰-梅纳德家讲道。亨利陪同他的父亲去参加其中的一个约会，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在泉水边给他施洗。

亨利-梅纳德于1837年去世，享年八十一岁。这可以确定他的受洗时间早于1762年。约翰-梅纳德（John Maynard）当时在斯特劳布里奇先生的家里讲道，他本人是卫理公会教徒。这使人确信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在1762年之前就已经定期从事布道工作，并完全证实了莱尔德先生信中的说法，即他在马里兰定居后立即开始了他的传道工作。

汉密尔顿弟兄告诉我们，这个协会由“十二或十五人”组成。在阿斯伯里主教充分了解这个问题后，他在1801年结束巴尔的摩会议的事务后不久，就在

他的日记中记下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见证；他说，“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在这里成立了马里兰州和美国的第一个卫理公会社团”。汉密尔顿弟兄提供了几个原始成员的名字——“大卫-埃文斯，他的妻子和妹妹。现在已经八十九岁的贝内特夫人，”和另外几个人一起，”在斯特劳布里奇先生的带领下接受了卫理公会的宗教。”班尼特夫人说，根据她的了解，“这个社团最初是在斯特劳布里奇家成立的。后来，也就是大约1764年或1765年，”在离斯特劳布里奇先生的住所大约一英里的地方建起了罗格会堂，讲道和聚会都在罗格会堂。汉密尔顿先生说，这个地方比这个国家的任何其他卫理公会的小教堂都要早三年；它是在斯特劳布里奇先生的影响下，在Pipe或Sam's Creek建成的。

当阿斯伯里先生在1772年下半年第一次访问这个协会时，他发现那里有哈格蒂、博纳姆、沃克和沃菲尔德等人。这时，阿斯伯里先生听到海格蒂-博纳姆在公开场合讲话，看到他有演讲的天赋，就给了他劝勉的许可。他后来成为一名传教士；1785年，他的名字出现在《教会会议记录》中。

他的儿子罗伯特-伯纳姆（Robert Bonham）也是一名巡回传教士。保罗-哈格蒂，似乎是管溪协会的；还有他的兄弟，约翰-哈格蒂，他成为了一名巡回传道人，可以用德语和英语讲道。罗伯特-沃克在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县法格庄园的怀特菲尔德先生手下被唤醒。后来他搬到了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县，在斯特劳布里奇先生的带领下重新被唤醒，并加入了管溪协会。随后，他搬到了南卡罗来纳州的桑迪河，1800年，他在那里高兴地招待了阿斯伯里和沃特科特两位主教；当时他已经八十岁了。亚历山大-沃菲尔德是一位卫理公会成员，也就是说，是他们的一位亲切而有用的朋友。阿斯伯里先生第一次访问管溪时与他共进晚餐；而且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夫人沃菲尔德夫人是斯特劳布里奇先生的第一个社团的成员。曾经在费城会议上享有盛誉的洛特-沃菲尔德牧师就是这个家族的人。

在离Pipe Creek不远的地方，住着威廉-杜宾，他和他的同伴在1768或1769年加入了卫理公会。我们必须把他们看作是斯特劳布里奇先生的事工的成果。他们的房子是早期的布道场所；他们的儿子约翰-杜宾在本世纪初是一位巡回布道者；他死得非常胜利；他的最后一句话是：“耶稣，耶稣，天使，天使在召唤。”就这样，在一片光辉中，他走向了荣耀。见1805年的会议记录。

在同一地区住着乔治-萨克斯顿，他的房子在早期就是一个布道场所。我们必须假设他被带到卫理公会的影响之下，并且他的房子是通过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开放给人传教的。这些人是早期弗雷德里克郡的主要卫理公会成员。

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将他的劳作扩展到巴尔的摩和哈福德县，在那里他也取得了成果。通过他的事工，欧文一家被带去体验圣灵的安慰。阿斯伯里先生说：“约书亚-欧文是一个严肃的教会成员，寻求真理，并找到了真理；”他的房子成为早期巡回者的家，并成为传道的阵地。他的儿子理查德-欧文是斯特劳布里奇先生的精神之子；也是卫理公会中第一个成为福音传道人的美国本地人。见“威廉-沃特斯牧师的生活”，第108页。他作为当地的传教士进行了有益的工作，直到他的生命即将结束时，他在巡回传道中去世。见“1786年的会议记录”。1781年，他履行了在他精神上的父亲斯特劳布里奇先生的葬礼上讲道的庄严职责。

在《一个老巡回传道者的回忆》第204-5页中，我们得知塞缪尔-梅里曼先生曾有机会访问Pipe Creek，在那里他听说了一个了不起的传教士

(Strawbridge)，他可以不用书本祷告，不用讲道稿讲道，在那个时代和地方被许多人认为是不可能的。梅里曼先生听了他的演讲，对他在没有书本的情况下祈祷和在没有书面论述的情况下讲道的成功感到惊讶，对他来说，这是他参加过的最有趣的宗教仪式，他再次听了他的演讲，他的观念让步了，他被唤醒了，获得了一种罪孽被赦免的感觉，不再怀疑一个人怎么能在没有

书本的情况下祈祷和讲道，因为他可以在没有手稿或印刷机的帮助下祈祷和谈论宗教问题（即讲道）。他的房子为这种布道而开放，随后成立了一个卫理公会，并随后成立了一个小教堂。

巴尔的摩县的赛特-史蒂芬森是通过斯特劳布里奇先生被带到神面前的，在理查德-欧文开始传教后不久就开始传教。住在巴尔的摩东北约六英里处的内森-佩里戈也是斯特劳布里奇的属灵儿子，也是当地早期的传道人。在他热心的劳作下，菲利普-加奇被唤醒了；在正规的巡回传教士出现之前，在他附近的辛梅斯先生那里成立了一个卫理公会。见“加奇回忆录”，作者是约翰-姆莱恩阁下，法学博士，第9页。

在巴尔的摩县成立的第一个协会是在巴尔的摩附近的丹尼尔-埃文斯家。为了给它提供驻地，建立了该州最早的一个小教堂；在建立小教堂的过程中，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在召集该社团方面发挥了作用。见《加奇回忆录》，24页。

马里兰州哈福德县的理查德-韦伯斯特先生是该县第一批卫理公会成员。1824年，Freeborn Garrettsen牧师在马里兰州访问他的朋友；在韦伯斯特先生去世前不久，他和韦伯斯特先生在一起；他在其生平的第248页告诉我们，韦伯斯特先生已经成为卫理公会成员56年了，这可以追溯到1768年，因为他在这一年与他们联合。由于当时除了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外，没有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在马里兰州工作过，我们必须假设韦伯斯特先生是通过他与卫理公会的人结合的。韦伯斯特先生的房子成了传教士的家。

他开始讲道；他的名字出现在《1774年巴尔的摩会议记录》中。1775年，他被派往切斯特巡回传道；在这里他认识了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县戈申的乔治-史密斯先生的女儿，并与之结婚。此后，他作为当地的传教士发挥了作用。他于1824年去世。

同一地区的托马斯-邦德先生和他的第一任妻子也是斯特劳布里奇先生的精神子女。托马斯-E-邦德牧师是他的儿子，他以《基督教倡导者和杂志》的编辑而广为人知；另外，约翰-卫斯理-邦德牧师也是阿斯伯里主教最后的旅行伙伴。

在马里兰东海岸，卫理公会的布道工作是由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应爱德华-德拉戈的邀请引入弗雷德里克镇（现在的弗雷德里克市）的，他于1770年从爱尔兰来到这里，并给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带了一封信，听他在管溪讲道，并邀请他在弗雷德里克镇传讲同样的真理，当时德拉戈尔先生住在那里。斯特劳布里奇先生是卫斯理先生的追随者中第一个在马里兰州东海岸传教的人。大约在1769年或1770年，他在马里兰州肯特郡沃顿的约翰-兰德尔家讲道。亨利-比姆（Henry Beam）牧师证实，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县他父亲马丁-比姆（Martin Beam）牧师家听到了他的讲道。这应该是在1779年左右，当时贝姆弟兄只有五六岁。

卫理公会在波托马克河畔的乔治敦，以及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的其他地方，由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和他的精神之子理查德-欧文建立起来。

在1773年和1775年，斯特劳布里奇先生的名字出现在会议记录中，他是巡回人员中的一名劳工；之后，他的名字就消失了，可能是因为他管理教规，这违背了卫斯理先生的建议。根据阿斯伯里先生的日记，1773年的第一次会议允许他这样做，条件是他要在卫斯理先生的助手兰肯先生的指导下进行，他拒绝这样做，因此他没有从兰肯先生或会议中得到授权。我们没有被告知他是从什么渠道获得的管理权。在这件事上，尽管大多数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反对他的做法，但他得到了他属灵子女的支持。人们都站在他这一边；德国归正会的本尼迪克特-斯沃普牧师主张他的做法，他说：“卫斯理先生做得很不

好，阻碍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向他们的追随者传授教义”。

乔治-罗伯茨 (George C. M. Roberts) 牧师在《基督教倡导者和杂志》中，以及威廉-汉密尔顿 (William Hamilton) 牧师在1856年的《卫理公会季刊》中所举出的证据，使所有经过适当考虑、没有被其他理论所左右的人都清楚地看到，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建立了第一个社团；还建造了第一个礼拜堂。(见1856年的《季刊》，第435页)。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科克和阿斯伯里主教在他们早期关于卫理公会在这个国家的兴起的叙述中(见《纪律》)，让人觉得卫理公会始于纽约？还有杰西-李牧师，在他的卫理公会历史中，以及其他一些人也断言如此。”答案是：“他们是这样理解的，因为他们没有特别去调查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在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县的运动历史。”我们看到，1801年，阿斯伯里主教对此事有了更正确的理解，并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真相，我们推测他当时是在那里得到的：从而纠正了他之前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说法。李先生从未花心思调查此事，他仍然相信纽约是美国卫理公会的摇篮。其他人也复制了这个错误，没有提出质疑。我们很高兴，上面提到的来自巴尔的摩的通讯员终于把这件事说清楚了。

举出的证据证明了这样的说法：在美国成立的第一个卫理公会(不包括卫斯理先生在加州萨凡纳成立的公会)、第一个小教堂(虽然很简陋)——第一个美国本土的卫理公会传教士(理查德-欧文)——第一个定期巡回传教的美国本土卫理公会传教士(威廉-沃特斯)，都属于马里兰州。沃特斯先生是第一位巡回传教士，这一点从未引起争议。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是第一位本地传教士，这一点并不为人所知。关于Pipe或Sam's Creek协会和Log Chapel的优先权问题，人们一直在讨论。

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在马里兰州哈福德县的布什福里斯特教堂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很可能在提高该协会和教会的地位方面发挥了作用。

这是卫理公会在马里兰州建立的第二座礼拜堂，可能早在1769或1770年就已建成。1772年，阿斯伯里先生在此讲道。1777年，当所有的英国传教士都因战争而退出工作时，一些卫理公会的会众正在想办法通过为他们安排牧师来养活自己；并考虑安排斯特劳布里奇先生为管溪和布什福雷斯特的会众服务。大约在同一时间，阿斯伯里先生接到了马里兰州哈福德县加雷特森教会（英国教会）的召唤。（见他的日记，第一卷，第194页）。

我们将以前面提到的威廉-汉密尔顿牧师在1856年《卫理公会季刊》中的一些摘录来结束对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在美国的工作的叙述。他告诉我们，大卫-埃文斯的妹妹贝内特夫人在1856年仍然活着，今年已经八十九岁了，她曾在他的服侍下获益匪浅，并且能够作为目击者描述他。“他身材中等，肤色黝黑，头发乌黑，声音非常甜美，是一位出色的歌手。

“他有六个孩子，罗伯特、乔治、西奥菲勒斯、杰西、贝西和简。乔治死了，其他两个孩子也死了，他们被埋在罗格会所的讲坛下。他的两个儿子，乔治和杰西，长大后成为木匠”。

原木会议厅有22英尺见方；一侧的原木被锯成了门，另外三侧有窗户的孔；但它似乎从未完工，没有窗户、门和地板。大约在1844年，它被拆除了，用它的一些原木制造了几根手杖。威廉-福特先生给当时在纽约的主教们各送了一根，给邦德博士送了一根。福特先生的一封信同时出现在《基督教倡导者和杂志》上，与旧礼拜堂有关。

“Strawbridge先生继续在Sam's Creek居住了大约16年，然后搬到了巴尔的摩县Long Green的上部，住在富裕的Charles Ridgely上尉给他的一个农场里，他深受上尉的尊敬，并且经常参加他的布道。当他住在汉普顿（Ridgely上校

的所在地)的照顾下时,在一次探访他属灵的孩子时,他在约瑟夫-惠勒(Joseph Wheeler)家生病,并在极度平静中去世。理查德-欧文斯牧师在一棵大核桃树下向广大民众宣讲了他的葬礼,内容是启示录. xiv. 13。他的坟墓和斯特劳布里奇夫人(死于巴尔的摩)的坟墓都在房子南边果园里的小坟地里,大约在地中央;他们之间长了一棵大杨树,作为活的纪念。他们的安息地在巴尔的摩以北约六、七英里处。从《阿斯伯里先生的日记》第一卷第334页中可以看出,在1781年9月3日的日期下提到了他,他当时已经去世,看来这一事件发生在1781年的夏天。

第二章。

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当丘吉尔上校,即后来的马尔堡公爵,与安妮的玩伴萨拉-詹宁斯结婚后,在布伦海姆、拉米利斯、欧德纳德和马尔普拉凯等血腥战场上为自己披上军事荣誉的时候,皱着眉头的直布罗陀向乔治-鲁克爵士和克劳德斯利-肖尔的武勇低头;英格兰和苏格兰通过将其议会合并成一个议会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斯威夫特院长则在指点他的讽刺。当斯蒂尔向不道德和不忠的行为开战时,爱迪生以他的典范风格将他的文件送到厕所和茶几上,以纠正滥用和提升品味;当盖伊、帕内尔、普莱尔和波普用诗句倾诉他们的数字,亨德尔以歌声的力量吸引人时;天意正将一个民族从莱茵河畔的一个帕拉蒂纳特州迁入她的王国,他们后来将把真理和道德价值的宝藏带到美国。

她被当之无愧地称为“善良的安妮女王”,因为她的脾气温和而坚定,她放弃了自己每年十万英镑的收入用于公共服务,并将从教堂得到的收入的一大部

分用于资助贫穷的神职人员，称为“安妮女王的赏金”，这些牺牲是那些位高权重的人很少做出的。她对宗教的仁慈关怀的遗迹在这个国家仍然可以找到。特拉华州纽卡斯尔县米德尔顿附近的圣安妮教堂是在她统治时期成立的，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教会；她向教会赠送了一个圣餐桌的覆盖物，上面有她名字的首字母A. R. (Anne Regina)，很可能是用她的皇家手指在丝绸上绣的。它仍然作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纪念品而存在。

看来她给费城第二街的基督教堂送了一份更贵重的礼物，即一个银盘子的服务，现在还保存着。（见《华生年谱》，第一卷第379页）。

George C. M. Roberts牧师是以下信件的作者。

“1709年，七千名新教路德教徒被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人赶出了他们的家园。他们的房屋和各种财产都被火和剑烧毁。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为了活命，连夜逃到马尔堡公爵的营地，以保护他们不受敌人伤害。迫害，在一天之内就结束了这些令人痛苦的灾难，使这些富有的农民从富裕的状态降到了与最贫穷的人一样的水平。安妮女王在得到第一份情报后，就派了一支舰队到鹿特丹去救济他们，把他们送到了英国。有六千到七千名这些穷困潦倒的人来到了伦敦。他们被安置在布莱克希思和坎伯韦尔公馆，由政府任命的专员在那里暂时管理他们的生活。

“在这七千人中，有三千人决定在新世界尝试他们的财富，因此来到了纽约和宾夕法尼亚，这些地方在当时是英国的省份。在这个数字中，有六百五十个家庭在北卡罗来纳州定居。

“那些留在英国的人中，大约有50个家庭被鼓励到爱尔兰定居。他们选定了利默里克郡Rathkeal附近Southwell勋爵的庄园。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被允

许拥有8英亩土地，他们同意为此每年支付每英亩5先令，直到永远。政府同意为他们支付20年的租金，以鼓励爱尔兰的新教利益，并使他们都成为自由民。他们还为每个人提供一把上好的火枪（称为安妮女王枪），以保护自己和家人。他们被编入该国的自由民兵中，被称为“真正的蓝军”或“德国燧发枪手”，并且是由一位布朗上尉指挥。以下是在索斯韦尔勋爵的地产上相邻定居的人的名字，即：Baker, Barhman, Barrabier, Benner, Bethel, Bowen, Bowman, Bovinizer, Brethower, Cole, Coach, Corneil, Cronsberry, Dobe, Dulmage, Embury, Fizzle, Grunse, Guier, Heck, Hoffman, Hifle, Heavener, Glozier, Lawrence, Lowes, Ledwich, Long, Miller, Mich, Modlen, Neizer, Piper, Rhineheart, Rose, Rodenbucher, Ruchle, Switzer, Sparling, Stark, St. John, St. Ledger, Straugh, Sleeper, Shoemaker, Shier, Smeltzer, Shoultace, Shanewise, Tesley, Tettler, Urshelbaugh, Williams, Young.

“在这些人中，可以看到恩布瑞家族很显眼。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菲利普-恩布里就来自这个家族。他大约于1730年出生在利默里克郡拉斯基尔附近的巴林加兰。他的父母非常受人尊敬，是德国路德教会的成员。他们于1709年从帕拉蒂纳州来到这里。菲利普小时候被送进德国学校，当时是由一位名叫吉埃的老先生在巴林加兰教书。之后，他又去了英国学校。如果与今天可能获得的教育相比，他的教育是非常有限的。当他到了适当的年龄时，他在一个木匠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为自己赢得了荣誉，也让他的主人完全满意。他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诚实、勤奋、清醒和有责任心的人。做完学徒后，他一直从事同样的工作，直到移民到美国。他是Switzer、Gier和Ruchle家族的堂兄弟。1752年12月25日星期一，在约翰-卫斯理的帮助下，他皈依了上帝，并于同年加入了他附近的卫理公会。他很快就开始在自己的周边地区发挥他的天赋，成为当地的传教士和班级领袖，并持续了五、六年的时间。

“我已经提到，当帕拉廷人于1709年离开德国时，他们中的三千人受到影响，移居美国，并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州定居。这一情况将彼此关系最密切的朋友分开。他们与留在英国的人保持着通信联系，只要有机会，但很少有。这些写给在爱尔兰和德国的人的信，向他们介绍了美国的情况，他们的有利条件，以及他们面前的前景。这些信极度鼓舞人心，并影响了其中一些人，他们也要移居国外。沉重的税收，压迫性的地主，以及对天才或工业人士提供的机会很少，使得爱尔兰，尽管总体上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之一，但对于任何类型的人才来说，都没有资格希望获得足够的供应，或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家庭获得体面的独立。当时，美国的人口相对稀少，而领土却很大。她对容易获得的财产和直接收益抱有希望。她的商业和农业，以及不同种类的贸易，都促使母国中生活条件差和不满意的人带着他们的人身和财产来到这里。

“恩布里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被说服了，在许多人中，他们期望在这个对他们来说未经考验的新世界中修补自己的命运，并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老帕拉丁人由于家庭人口众多和其他负担，不能方便地过来，所以帕拉丁人的第一次移民落在了菲利普-恩布里的身上。正如在以前的信件中所说，他在1760年春天下定决心要这样做。在处理了他的所有财产并将其变成钱之后，他开始行动，并于1760年8月10日在纽约登陆。

“从他在纽约登陆到1766年，我们很少听到他的消息。然而，不可能的是，这段时间全部是在不光彩的安逸中度过的。当我们考虑到他是一个爱尔兰人，直到他离开爱尔兰的时候，他一直在行使他的牧师职能，利用最后的机会从船边向人们传教；他是帕拉丁人的后裔，毫无疑问，他们经常在他的耳边重复他们为基督和福音的缘故而遭受的痛苦和错误的故事；不能认为菲利普-恩布里很容易灰心，在美国呆了六年，没有一次向人们传讲基督。这样的观点是最荒谬的，并给他的名字留下了污点。不；我们更应该说，他到达后立

即传道，并继续经常传道，直到他灰心丧气，因为他认为没有希望得到听众听他讲道。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可能停止了定期的工作，但继续偶尔讲道，直到1766年主向他发出了著名的呼吁，在上帝的旨意下，这次呼吁唤醒了他的内心所有沉睡的能量，并促使他在纽约开始了一项工作。”

以下关于菲利普-恩布里先生的描述是由巴尔的摩的乔治-C-M-罗伯茨牧师写的。

“1758年11月27日，菲利普-恩布里在拉斯基尔教堂与科特马特拉斯的玛格丽特-斯韦策小姐结婚。同年，他协助该村的弱小社团建立了一座教堂，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在1758年、1759年和1760年，他的许多邻居和朋友对通过移民美国来改善他们的状况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受到许多帕拉廷人的信件的影响，他和他的一些邻居和亲戚决定移居美国。1760年，他和他的妻子一起来到了这里。陪同他的是他的两三个兄弟和他们的家人；还有保罗-赫克和家人，瓦勒泰特拉尔，彼得-斯韦策（可能是他妻子的近亲），菲利普-摩根和家人，以及一个名叫杜尔梅格的家庭。他们都是爱尔兰负责的自由人，并出售了他们的农场和物品，以筹集资金来支付他们的费用。他们在利默里克装船，他们的许多朋友和邻居陪同他们前往，以见证他们的离开。恩布里先生在海关码头的船舷上宣讲了他在爱尔兰的最后一次布道。一大群人站着或坐着听他的临别赠言。之后，他们祝愿他和他的同伴们一路顺风，并流着眼泪，高举双手，向他们作最后的告别。

“我的这些事实来自一位先生的笔记，他的父亲当时也在场。陪同的家庭并不都是卫斯理教徒，只有几个人；其余的人都是爱尔兰新教教会的成员；但是，据我所知，他们没有对上帝的实践性知识、对罪的赦免作出表态。在他们到达纽约之后，除了恩布里先生和其他三四个人之外，他们最终都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感，成为公开的世俗主义者。有些人后来陷入了比其他人更深的罪

孽之中。1765年末，另一艘船抵达纽约，带来了保罗-鲁克尔先生和家人、卢克-罗斯、雅各布-赫克、彼得-巴克曼和亨利-威廉姆斯，以及他们的家人。这些人都是帕拉蒂人，其中一些是恩布里先生的亲戚，其余的是他以前的朋友和邻居。他们中只有少数人是卫斯理教徒。自1760年以来一直居住在纽约的芭芭拉-赫克夫人经常拜访他们。其中有一位保罗-鲁克尔先生，是她的长兄。就是在其中一次拜访他们的时候，她发现其中一些人在玩牌。没有证据表明，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卫斯理人，并且与恩布里先生有关。她的精神被唤醒了，毫无疑问，由于她在爱尔兰与他们的长期亲密接触，她抓住了纸牌，把它们扔进了火里，然后最郑重地警告他们的危险和责任。离开他们后，她立即去了她表哥恩布里先生的住所；该住所位于巴拉克街，因英国军队的第六十四团驻扎在那里而得名。在讲述了她在圣灵的影响下所看到的和所做的，并且有能力，她呼吁他不要再沉默，而是立即传道。在驳斥了他的借口之后，她敦促他立即开始，在他自己的家里，向他自己的人传讲。他同意了，她就出去找了四个人，这四个人和她一起构成了他的听众。在唱歌和祷告之后，他向他们讲道，并让他们加入一个班级。此后，他继续每周与他们见面。恩布里先生这样开始工作的时间在我所拥有的一封信的手稿副本中得到了明确的确定。这封信可以在《1823年杂志》第427页上看到全文。这封信是写给卫斯理先生的，署名是T. T. (托马斯-泰勒)，日期是1768年4月11日，在纽约。在介绍了人们的宗教状况之后，它说，18个月前，上帝高兴地唤醒了恩布里先生，让他发挥自己的才能（几年来，他的才能一直藏在餐巾纸里，’）等等。这清楚地表明，恩布里先生的更新发生在1766年秋天，同时也充分证实了我所说的他到达纽约的时间。这封信还确定了韦伯上尉第一次访问的时间，说是在三个月后。这使其成为1767年2月。

本书作者本人在经过六周的时间后，于1767年10月26日从普利茅斯抵达纽约。他一到纽约就发现恩布里先生组建了两个班，一个是男性班，有六七个成员，另一个是女性班，有同样的人数。然而，他从来没有在会众之外见过这个社

团。

“从上述情况以及我们的历史学家所陈述的内容来看，推测恩布里先生在抵达美国后直到这次令人难忘的努力之前都没有讲过道；在整个六年中他没有进行过公开的努力，这是不公平的。虽然我没有可靠的数据可以作为相反意见的依据，但我还是倾向于相信，他曾经，也许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作出努力，但由于心灰意冷，有一段时间不再这样做了。唉！今天有多少牧师对任命感到厌倦，并因为只有五、六个人定期出席而放弃了他们。然而，这些文件最终确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在1766年11月之前，他没有做出任何认真或系统的努力”。

以下关于爱尔兰的帕拉蒂人的叙述来自卫斯理先生关于这些帕拉蒂人的日志。

“50个家庭在Ballygarane形成了一个居住地，20个在Court Mattress，20个在Killiheen，20个在Pallas，还有一个在Shannon的New Market的居住地。每个家庭都有几英亩的土地，在上面建起了小房子。卫斯理先生说，他们如此勤奋，把所有的土地都变成了花园，他们的勤劳和节俭是周围人的榜样。他们保留了祖国的脾气和举止，是一个严肃的、善于思考的民族，与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无论在外表还是性格上都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他们长期以来没有一个能让他们受益的牧师，所以他们很喜欢咒骂、说脏话和酗酒，直到1750年左右卫理公会的传教士来到他们中间，那时改革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在王国里找不到这样的城镇；没有咒骂、脏话、破坏主日，没有酒馆或酗酒；他们既是对邻居的指责，也是他们的榜样。他们中的许多人与卫理公会的人联合起来，而那些没有联合起来的人则模仿他们，把自己分成几个班级，并声称要走在上帝的光辉之下。卫斯理先生说，这些朴实、诚实的人的话语是如此的有分量和有力量，以至于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菲利普-盖尔 (Philip Geier) 在这里生活，并在这里去世，他是这些德国社团的元老级人物。这里有菲利普-恩布里；这里有海克家族、迪恩斯家族以及其他许多人。这里是形成纽约卫理公会核心的材料。

第三章。

从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得知，菲利普-恩布里先生大约出生于1730年，1752年12月25日在上帝那里找到了平安，1760年8月10日来到纽约。1766年10月左右，芭芭拉-赫克夫人向他发出了激动人心的呼吁，当时他在自己位于巴拉克街（现在的公园广场）的简陋住所里讲道；只有六个人参加了这次聚会。赫克夫人、其他四人和传道人恩布里先生。

他们组成了一个班级，在他家聚会。他继续讲道并与该班聚会，并将希望加入该班的人的名字加入其中。莫瑞尔夫人是乔纳森-莫瑞尔的妻子，也是已故托马斯-莫瑞尔牧师的母亲。莫雷尔，新泽西州伊丽莎白镇人，大约在1760年获得了宗教信仰，现在加入了卫理公会的行列。

在恩伯里先生喂养和引导这群小羊约四个月 after，韦伯上尉从奥尔巴尼来到纽约，使他精神一振。在纽约的第一批卫理公会成员中，有三位曾是英国军队的战友，即托马斯-韦伯、威廉-卢普顿和约翰-查夫。恩布里先生的住所很快就变得太小了，无法容纳前来听道的人；于是在同一地区的兵营附近租了一间更大的房间；这间房间没能容纳他们太久，于是又租了威廉街120号的“索具阁”：其尺寸为18乘60英尺。韦伯作为一个传道人的知名度很快就把它填

满了，于是人们考虑建立一个更大的地方；在这个班级成立后的两年时间里，卫斯理教堂就为崇拜而开放。

1767年初，查尔斯-怀特和理查德-索斯带着他们的家人从都柏林来到纽约；他们在爱尔兰曾是卫理公会成员。同年10月，托马斯-泰勒（Thomas Taylor）从英国普利茅斯来到纽约，他给卫斯理先生写了那封著名的信，署名为“T. T.”。1768年，当卫斯理礼拜堂所处的土地通过契约获得时，它被转让给了菲利普-恩布里、威廉-鲁普顿、查尔斯-怀特、理查德-索斯、亨利-牛顿、保罗-赫克、托马斯-泰勒和托马斯-韦伯。我们必须把这些人看作是此时纽约卫理公会的主要成员；詹姆斯-贾维斯也属于其中。在托马斯-泰勒于1767年10月抵达时，有两个小班级，一个由大约7名男子组成，另一个由同样多的妇女组成。不久之后，塞缪尔-塞尔比、斯蒂芬-桑兹、约翰-查夫和约翰-斯台普斯也加入了他们。托马斯-布林克雷（Thomas Brinckley）是费城人，他娶了约翰-斯台普斯的妹妹玛丽（Mary），他是革命战争中的一名士兵，他是纽约早期的卫理公会成员。见《失落的篇章》，J. B. Wakeley牧师撰写，第92、93页。

迪安家族与赫克家族一起来到纽约。埃尔卡纳-迪安和他的女儿汉娜-迪安是纽约第一批卫理公会成员。

1768年，当卫斯理礼拜堂正在建造时，作为一名木匠的恩布里先生为它做了很多工作；他制作了讲台，之后在1768年10月30日宣讲了何西阿书第12章的奉献布道。此时，他既是协会的受托人，又是协会的财务主管。礼拜堂宽四十二英尺，长六十英尺。

1769年，恩布里先生继续住在纽约，在1770年的部分时间里也是如此。在他逗留期间，他一直在为卫理公会布道和工作，卫理公会对他来说是不可言喻

的宝贝。在他即将离开他们的时候，作为对他的爱的象征，卫理公会捐献了25先令，以支付一本《克鲁登协约》，他带着这本书去了他的新家；1845年，这本带有恩布里亲笔签名的书被他的一个儿子占有，当时他“七十八岁，身材矮小，头上长满了像羊毛一样白的头发。”他成为卫理公会成员已经有50年了。他当时住在东加拿大，靠近与佛蒙特州的分界线。

1770年，恩布里先生在纽约逗留了十年之后，最后告别了纽约，在纽约州华盛顿县卡姆登镇定居。陪同他到新家的有彼得-斯韦策，很可能是他的姐夫，还有阿什顿先生（1769年为罗伯特-威廉姆斯牧师到美国支付费用）以及纽约卫理公会的其他人。

在这个地方，他继续传教，并建立了一个小社团，主要由他自己的同胞组成。在这里，他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以至于他担任了治安官的职务。然而，他活得并不长；1775年，他在自家草地上割草时受伤，突然去世；去世时，他大约四十五岁。他幸存的朋友们很满意他的结局，认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他的朋友彼得-斯韦策的种植园里，离阿什格罗夫大约七英里，在那里一直安息到1832年，当时他们被移到阿什格罗夫的卫理公会墓地，并放置了一块大理石碑来永久纪念他。

恩布里先生是一位传道人，他对别人说的话给人以震撼的感觉；他经常一边讲道一边流泪；他有更大的价值，那就是基督徒的谦逊和温顺的装饰，他在生前和死后都拥有他的救主。他是教会领袖选择的工具，在现在被公认为国家的城市中心提升卫理公会的标准；尽管他作为传教士所拥有的这种能力在今天的纽约无法吸引会众，但由于他曾经在那里完成的工作，人们将对他抱有感激和持久的怀念。正如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必须被视为卫理公会在马里兰州的使徒，在纽约也必须对恩布里先生给予同样的评价。

他的遗孀嫁给了一位名叫劳伦斯的卫理公会成员，并在上加拿大定居。恩布里（Embury）先生的一个孙子叫Fisher，1853年在纽约参加了贝德福德街的妇女联盟援助协会的周年纪念活动。这对纽约人民来说是一件大事：“看到他的一个后裔在他们中间。”（J. B. Wakeley牧师著，第134页）。

菲利普-恩布里有几个兄弟；其中两个在他离开纽约之前就死了。约翰-恩伯里于1764年去世，彼得-恩伯里于1765年去世。他的兄弟大卫-恩伯里是1768年帮助建造卫斯理教堂的认购者。在纽约和布鲁克林仍然可以找到他的一些亲属。作者艾玛-C-恩布瑞夫人是他的一个后裔的妻子；还有，布鲁克林的大西洋银行总裁丹尼尔-恩布瑞。（“卫理公会的失落篇章”，第134页。）

1770年左右，恩布里和阿什顿先生在阿什格罗夫建立了一个小社团，由于其与世隔绝的状况，该社团鲜为人知。早期的传教士们没有访问过那个地区。它消沉了15年或更长时间，在那段时间里，几乎不能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卫理公会；但也有一些人曾经是卫理公会成员，并希望再次成为卫理公会成员。1786年，来自爱尔兰的卫理公会成员约翰-贝克先生在阿什格罗夫定居，他曾多次努力将巡回传教士带到这个地方；但由于他们人数太少，直到1788年莱缪尔-史密斯被派来负责这个社团，他的努力不仅给阿什格罗夫社团带来了祝福，也给纽约北部这个中心社团周围兴起的许多其他社团带来了祝福。1790年至1793年间，在阿什格罗夫建立了一个卫理公会的会所，这是卫理公会在该州建立的第五或第六个礼拜场所。

1767年的主要事件是托马斯-韦伯先生与卫理公会在美国的新生事业的利益相关，是对它的认同。他在1758年攻占魁北克时与沃尔夫将军在一起，在那里他失去了右眼，后来他在右眼上戴了一个绿色的眼罩。我们与一些听过他讲道的人交谈过，他们非常清楚地记得他的外表，特别是这块绿色的阴影。大约在1765年，他获得了实践性宗教的好处，不久后在英国的巴斯为他的救

主公开作证，这是他公开传教的开始。不久之后，他被派往纽约的奥尔巴尼担任营房管理员。大约在1767年2月，韦伯先生认识了纽约市的卫理公会成员。这时他们正在军营附近的房间里做礼拜。他们在他们中间出现时，他的军装让他们感到尴尬，直到他顺应了他们的礼拜方式，证明了他的虔诚。他很快就开始在他们中间主持公开演讲；许多人出来听他宣讲和平之君，尽管他身穿战衣。

由于他妻子的亲戚住在长岛，他在牙买加附近找了一间房子，这一年在纽约和岛上传道，哪里有门就到哪里。到这一年年底，他有大约24个布道地点，主要是在纽敦及其附近。他似乎没有在岛上成立社团，但他们似乎被视为属于纽约的社团。

据说韦伯先生于1764年在英国约翰-卫斯理牧师的讲道下被唤醒，看到并感觉到自己需要一位救主。经过持续一年多的痛苦冲突，他得到了罪孽被赦免的保证。不久之后，在英国的巴斯，要讲道的牧师没有出席，这可能是天意，韦伯先生被要求向人们讲话，他以极大的力量讲述了他的经历，这使许多人得到了祝福，从此他不失时机地为真理作了见证。

当他在1766年左右来到纽约州的奥尔巴尼时，他定期在自己家里举行家庭崇拜；在这种活动中，他的一些邻居偶尔也会与他联合。在这些场合，他有时会说些劝诫的话；然而，这些最早为卫理公会所做的努力并没有给奥尔巴尼的荷兰人的后代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1788或1789年，卫理公会才在这个纽约州最古老的城镇建立了一个协会。

韦伯先生是建造卫斯理教堂的带头人。如果不是他，纽约可能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建立这样的礼拜场所了。他是与这项事业有关的最负责任的人，他带头在“黄金山”上获得了一块场地。

他以30磅为首进行认购——这是任何人投入的最大金额；除了在材料和劳动力合同方面最负责任外，他在费城收集了32磅，在他最早访问这个城市建立卫理公会的时候，将其支付给小教堂使用。

卫斯理教堂的造价从六百到八百英镑不等。木匠恩布里先生因在上面所做的工作而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另一位木匠大卫-莫里斯，支付的费用超过了一百英镑。约翰-加斯纳（John Gasner）因粉刷和上釉获得了10到11英镑的报酬。塞缪尔-埃德蒙兹（Samuel Edmonds）是埃德蒙兹法官的祖父，因提供材料、完成工作等而获得了500多英镑的报酬。来自英国的卫理公会成员托马斯-贝尔（Thomas Bell）在小教堂工作了一个星期。

我们应该更详细地注意一下纽约的第一批卫理公会成员。赫克家族来自巴里加兰（Balligarane），与恩布里先生来自同一个地方。他们在爱尔兰很熟悉，并在1760年一起来到这个国家。保罗-海克在他们来到美国之前已经与芭芭拉-鲁克尔结婚。她的一些亲戚鲁克尔家族此时正住在巴尔的摩附近。赫克夫人是一位最高级的基督徒；她经常生活在祈祷中，有坚定的信仰，因此，上帝在纽约使用她做了大好事：她唤醒了恩布里，让他作为传教士和牧师工作——在得到祈祷的回应后，她鼓励恩布里、韦伯和其他人着手建立卫斯理教堂。她的一些后裔仍然在世；她的精神和做法在她的孩子身上得到了很多体现。

保罗-赫克是保罗和芭芭拉-赫克的儿子，1752年出生在爱尔兰的巴利加兰。他于1760年随父母来到纽约，当时他只有8岁。1770年，他加入了纽约的卫理公会，当时他18岁。1774年，他与汉娜-迪恩结婚。多年来，他是卫斯理教堂的托管人和一个班级的领导人。在做了55年的模范卫理公会成员后，他在生命的第73年离开了人世，脸上挂着微笑，并为基督净化的宝血高呼“荣耀归于上帝！”，这使他获得了胜利。

他的同伴汉娜在他加入卫理公会之前两三年就已经是卫理公会成员；她多年来一直是卫理公会中一个小团体的忠实领袖。在他活了几年之后，她在快乐的希望中跟随他去了她永远的安息。她在世上活得更久，而且与卫理公会的人有联系，比她丈夫活得更久。

詹姆斯-贾维斯（James Jarvis）是最早的成员、受托人和领导人之一，是董事会的第三任财务主管。他的世俗生意是制作帽子。

罗伯特-威廉姆斯是卫斯理在这个国家的第一个追随者，他经常在美国巡回传道，他戴的是海狸帽。他为其他传教士制作帽子。1774年11月4日，他在四十二岁的时候，用人间的悲哀换取天堂的欢乐。阿斯伯里先生在他最后的时间里陪伴着他，并参加了他的葬礼；他指定理查德-索斯领导他留下的班级。贾维斯先生是第一个去世的托管人。（“失落的章节”，第79-80页。）

1767年从都柏林来的查尔斯-怀特是最初的托管人之一，在1776年的战争中担任董事会的财务主管。由于他与纽约卫理公会的其他几位成员一起支持乔治王对这个国家的居住者的要求，当1783年英美之间达成平时，他与约翰-曼恩一起去了新斯科舍；如果他有任何房地产，就被没收了。

看来他没有在新斯科舍省呆很久，而是去了肯塔基州的新领土，阿斯伯里主教在那里找到了他，正如以下摘录所示：“1790年，怀特先生住在肯塔基州，在莱克星顿或附近，阿斯伯里先生在那里找到了他，并说：‘可怜的查尔斯-怀特。啊！我在纽约在这个人的桌子上吃了多少次饭，现在他没有财产，没有恩惠。当我和他分开时，我问他是否爱上帝；他泪流满面，几乎说不出‘他渴望爱上帝’。”

1793年，人们再次注意到他：“我骑马去莱克星顿，我在C. 怀特家又停了一次。哦，希望上帝能帮助他安全地走向荣耀！”(Asbury's Journal, vol. ii., pp. 74, 164.)

威廉-卢普顿于1728年3月11日出生在英国兰开夏郡的克罗夫茨通。1753年，他来到美国，在乔治二世手下担任军需官。他身高近六英尺，身材魁梧，头很大，在他生命的晚期是个秃头。他与韦伯上尉一起参战，后者是他的指挥官。从那时起，他们就成了亲密的朋友；此后，他们并肩在纽约推广卫理公会。卢普顿先生与约翰娜-斯凯勒结婚—斯凯勒将军的亲戚；她于1769年去世。1770年，Lupton先生与Rosevelt夫人结婚。他的穿衣风格有点奇怪：他戴着红色天鹅绒帽，手腕上有褶皱，像个官员。1796年，他去世；1801年，他的遗孀去世。卢普顿先生被安葬在他的墓穴里，在卫斯理教堂下。

亨利-牛顿是个英国人，在纽约卫理公会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卢普顿先生。他生前和死后都是单身。他很有绅士风度，年事已高，拥有大量财产。他是卫斯理教堂最初的受托人之一，也是纽约卫理公会的第一批管家之一。他一直与卫斯理礼拜堂有联系，直到第二街（现在叫福赛斯）建立了一个礼拜堂，那时，由于方便，他与后者联合起来。他的骨灰安放在福赛斯街教堂墓地的一个墓室里。“失落的篇章”，第80-3页。

斯蒂芬-桑兹接替詹姆斯-贾维斯担任财务主管。他的生意是与钟表有关；他被称为“钟表匠”。1776年，他登上了传教士的位置。詹姆斯-邓普斯特1775年在纽约；但他离开了卫理公会，去了长老会。丹尼尔-鲁夫在1776年春天去了纽约；但桑兹先生寄宿的传教士，一定是在邓普斯特和鲁夫之间出现的。膳宿费是1776年1月付给他的；那是在鲁夫先生到达纽约之前。科克博士在1784年到达纽约时就住在他家。“失落的篇章”，第86-8页。

约翰-查夫是法国战争时期的一名英国军官，当时他和韦伯上尉、威廉-卢普顿一样，第一次来到美国。他在军队中经历了宗教。他是卫斯理礼拜堂最初的订户之一；我们必须把他看作是当时的卫理公会成员之一；他对卫斯理先生的依恋非常强烈。他的做法是，每当他晚上醒来时，就在祈祷中度过。他不再住在纽约后，有一段时间住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然后住在纽约郊区的格林威治；后来住在纽约州特拉华县的沃尔顿，大约在1816年，他在那里去世，享年八十六岁，被埋在那里。

在阿斯伯里先生的日记中，第一卷第26页，他说，在1772年9月的日期下，他“任命C先生对每周和每季度的收款情况进行核算。”在这些日志的一个版本中，在1789-90年的阿米尼亚杂志中，这个名字被写成了蔡斯；但是，由于我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纽约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卫理公会成员，我怀疑是约翰-查韦；除了一个字母，其他字母都是一样的。

菲利普-马奇顿在战争期间是纽约的一名官方卫理公会成员。他于1783年离开，可能是因为他对乔治王的忠诚原则，并在新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定居。1785年，加雷特森先生作为传教士去那里时，在这里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见Garrettson的生活，第141-148页。

第一座卫理公会教区，或者说当时被称为“传教士之家”，是在纽约筹建的，时间是1770年9月。在此之前，传教士们都是寄宿的；之后，他们将有一个带家具的房子和管家，他们在那里吃饭、学习和睡觉。这所房子与卫斯理教堂相通。部分家具是买的，部分是借的。卢普顿先生借了一床被子；牛顿先生借了两条毯子和三幅画；迪安先生借了一个刀盒；泰勒夫人借了五把椅子、五幅画、三张桌子、两个铁锅、一对壁炉和烤盘；特里格勒夫人借了床帘和望远镜；贾维斯夫人借了一块窗帘、半打盘子和一个盘子；苏斯夫人借了四个茶匙。Souise，四个茶匙和六个刀叉；Benninger夫人，一个窗帘；Sennet

夫人，一个熨斗和一对风箱；Earnest夫人，六个中国杯和碟子；Moon夫人，一块桌布和毛巾，一个盘子，三个酒杯和坩埚；Leadbetter夫人，茶柜和罐子；Newton夫人，一个瓶子，酱汁船和内室用具；Chas. 怀特夫人，一个铜茶壶；哈里森夫人，三个中国盘子，两个中国杯子，四个银茶匙和一幅画；克罗斯菲尔德夫人，两块桌布；克鲁克夫人，三块桌布，两条毛巾和两个枕套；赫基夫人，一把椅子和垫子；滕艾克夫人，一张床单。

从“失落的章节”第221-2页的这段话中，我们看到纽约的女士们在为“传教士之家”提供家具方面比男士们做得更多；而且我们认为她们当时都是卫理公会的成员；因此我们能够知道该公会中一些女性成员的名字，以及男性成员的名字。

第四章。

韦伯在长岛引进了卫理公会，并协助在纽约建立了卫理公会，他的热忱促使他寻找新的领域，在那里他可以宣扬救赎恩典的丰富性。

韦伯上尉有可能在1767年首次访问费城；如果不是在那一年，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在1768年在费城布道的。约翰·胡德先生加入了韦伯上尉在本市组建的第一个班级，该班级由七个人组成；如果不是更早的话，也是早在1768年就组建了。胡德弟兄于1829年去世，他是一个模范的卫理公会成员。

他的亲密朋友托马斯·F·萨金特博士（Thomas F. Sargent）经常就韦伯先生将卫理公会引入费城一事与他交谈，并对与此有关的每一个情况都有特别的

了解，他在《基督教倡导者和杂志》上发表了约翰-胡德的传记，介绍了他从这位原始卫理公会成员那里一次又一次得到的具体情况。根据萨金特博士的叙述，我们能够提供有关韦伯第一次布道的地点，以及他登记的第一批在费城联合起来成为卫理公会成员的名字。

韦伯在这个城市开始他的工作的地方是在吊桥附近，当时吊桥横跨码头河，在特拉华河的前街，在一个船舱里，他从一个名叫克罗夫特的制帆者那里得到了使用权。经过最勤奋的调查，我们得到了如下信息。

可以肯定的是，克罗夫特先生的帆船阁楼位于码头河和特拉华河的东南角，编号为248和250的建筑就矗立在那里，它仍然是一个帆船阁楼。费城的第一个班级就在这里成立和开会。在费城能否找到任何一个人愿意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韦伯上尉主日学，作为对1768年在这里讲道的老兵的纪念？

他继续在这个城市和邻近地区传教，直到1769年波德曼和皮尔莫尔先生的到来，他们登陆时发现他在城里。据说，在这段时间里，他有一部分时间在费城安家。

弗兰格医生（Wrangle）是瑞典政府派往宾夕法尼亚州瑞典教会的传教士，他的传教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为卫理公会引入费城做了准备。在他的传教下，约翰-胡德先生得到了他的第一个宗教印象；他向医生敞开心扉后，医生建议他与兰伯特-威尔默先生结识，当时他是圣保罗教堂的成员，是个虔诚的年轻人，因此是胡德先生的合适伴侣。这两个年轻人之间立即开始了相识，并发展成为最热烈的友谊；他们对彼此的爱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共同要求埋在同一个坟墓里，这一要求得到了满足。威尔默先生于1824年或1825年去世，1829年，他的坟墓被打开，接收胡德弟兄的遗体，他们安息在联合教堂下。

1768年，Wrangle博士被召回国，途径英国，他在英国呆了一段时间，并与卫斯理先生结识，他非常钦佩卫斯理先生的热忱、有用和经济。这一年的10月，卫斯理先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在英国的布里斯托尔）与瑞典国王的牧师之一、在宾夕法尼亚州呆了几年的Wrangle博士一起吃饭。他的心似乎与美国的基督徒紧密相连；他强烈要求我们派一些传教士去帮助他们，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像没有牧羊人的羊。他在新房讲道，听众络绎不绝，伴随着他正确的教义，他的朴实和生活让人普遍满意”。有人认为他对卫斯理先生的恳求产生了一些影响，在第二年就派出了两位传道人。当Wrangle博士在英国时，他与胡德和威尔默先生以及他在费城的其他虔诚的熟人通信，给他们寄了一些卫斯理先生的宗教小册子，并建议他们，如果卫斯理的传教士在费城成立了一个协会，就与它联合起来：这样，胡德和威尔默先生就得到了指示。胡德、威尔默等人就这样被这位虔诚的瑞典人引导到了卫理公会：当波德曼和皮尔莫尔先生被任命在美国工作时，费城的弟兄们首先通过他的一封信知道了这件事。

同年，当弗兰格尔医生在宾夕法尼亚州为穷人求情时，韦伯上尉在费城成立了一个卫理公会，这是在这个城市成立的第一个公会。最初成立时，它由詹姆斯-爱默生和妻子、迈尔斯-潘宁顿和妻子、罗伯特-菲茨杰拉德和妻子以及约翰-胡德组成，共七人。詹姆斯-爱默生是费城第一个卫理公会的班长。协会成立后不久，兰伯特-威尔默和妻子、邓肯-斯图尔特和妻子、伯顿-华莱士和妻子、约翰-胡德夫人以及克罗夫特先生（他们礼拜场所的业主）加入了协会。不久之后，爱德华-埃文斯、丹尼尔-蒙哥马利、约翰-道尔斯、埃德蒙-比奇，可能还有他们的妻子，也加入了进来。彼得-范尼斯特牧师告诉我们，1771年他在费城，但在这个城市除了约翰-帕特森和妻子外，不知道有卫理公会的人，他们当时是社团成员。他当时也不想认识卫理公会的人；因为当他经过圣乔治教堂时，他不敢走第四大街的东侧，而是从西侧绕开，以免受到卫理公会的传染。

1770年，约翰-胡德被任命为领袖，代替詹姆斯-爱默生；1783年，他获得了美国政府颁发的传教士执照。

胡德先生在阿斯伯里先生到达费城后的第二天早上与他的侄子胡德上尉一起吃了早餐，胡德上尉是把阿斯伯里先生带到美国的人。在其他谈话中，阿斯伯里先生对约翰-胡德先生说：“你的侄子很有绅士风度；但我担心魔鬼会抓住他，因为他没有得到宗教”。约翰-胡德继续是圣乔治教堂的成员，担任当地的传教士、班长和书记员，他在当时是“以色列的甜蜜歌手”之一。当他在圣乔治教堂站起来唱歌时，他那讨人喜欢的面容似乎有天堂的影子，他那甜美的声音与他的面容很协调。他是最好的基督徒之一，受到所有认识他的人的喜爱。“天堂”是人们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他成为卫理公会成员已有61年；在他1829年去世时，可能是美国最年长的卫理公会成员。他出生于1749年，在第19年加入卫理公会，在第80年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八年里，他一直是学院或联盟的成员。

兰伯特-威尔默先生是马里兰州人，但以费城为家。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他是一名民兵军官，参加了在杰曼敦、特伦顿和普林斯顿的战斗。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来自新泽西州塞勒姆地区的玛丽-巴克小姐。他们很早就圣乔治的卫理公会中担任班长。威尔默夫人是费城一位杰出的原始卫理公会成员。1772年，阿斯伯里先生在威尔默先生家作了临时住所；他说：“我受了很大的折磨，亲爱的威尔默姐妹对我照顾有加。她是这个城市的第二个女班长—大约在1775年被任命为该职务。1796年，她战胜了死亡，在她五十一岁的时候，她的后人仍然代表卫理公会”。

在本世纪初，当大约51名圣乔治教会的成员离开母会，并购买了由乔治-怀特菲尔德牧师在1740年左右建立的学院教会的南端土地时，威尔默先生是其中

之一；他一直与这个教会保持联合，直到他去世。在建立学院教会的过程中，诺斯上校、雅各布-贝克先生、胡德先生、哈斯金斯先生、哈维先生、古格先生、英格尔先生（后五位是当地的传教士）、科米吉斯先生，可能还有卢斯比博士以及其他人员，都是主要人员。

玛丽-索恩夫人是韦尔奇的后裔，是宾夕法尼亚州巴克斯县布里斯托尔的人。她的婚前姓氏是埃文斯；她的父母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纽伯恩定居。在南方的时候，她加入了浸礼会。结婚后，她失去了丈夫，与母亲和家人一起来到费城居住。她的灵魂是热情而虔诚的，她是一个勤奋的圣经读者，她认为她在其中发现了圣洁的高度，超过了她所加入的基督徒教派所教导的内容。她是这个城市的一个陌生人，对卫理公会一无所知，她在祷告中恳求主把她引向基督徒，如果有这样的基督徒，他们教导并声称生活在圣经的圣洁中。在这样将自己交付给神的指引后，她穿过费城的街道，寻找一个礼拜的地方，来到皮尔莫尔先生主持的地方，她转身进去，很快就感觉到主听到了她的祷告，并在引导她走他要走的路。她加入了卫理公会，不久之后，皮尔莫尔先生任命她为一个女班的班长——她是费城的第一个女班长。她的母亲和兄弟对卫理公会有很大的偏见。在对她的一个兄弟的劝说下，他去听了波尔曼先生的演讲，他被传教士描绘得如此真实，以至于他在讲道中变得很生气，并对自己说：“波尔姐姐把我的事都告诉了传教士。”她的母亲去听了一次，韦伯上尉是传道人；他们自称很反感，不愿再去了；由于家里有一个人是卫理公会的人，担心会有更多的人加入他们，母亲与她的丈夫，决心回到纽伯恩，把女儿从卫理公会带走；但索恩夫人在祷告中把这件事放在上帝面前，当时——“爱父亲或母亲胜过爱我的，不配作我的人”，这句话被应用到她的心里，她决心留在她属灵的关系中，而不是跟随她按肉体的关系。她通过在学校教书来养活自己。她的才华高于普通人的水平，在促进卫理公会的发展方面完全奉献给了上帝；而且她似乎是当时该协会最有用的成员之一。她住在面包街和桑树街的拐角处；波德曼先生、皮尔莫尔先生、阿斯伯里先生和其他早期的

劳动者经常到她家去休息，并与天堂交流。在革命战争结束前的一段时间，她嫁给了一位帕克上尉，他们去了英国，在那里他们死于卫理公会的“信仰”。他们的儿子曾在卫斯理教派中的伍德豪斯格罗夫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师；但后来离开了，来到费城，在那里去世，留下一个寡妇和女儿，现在就在这个城市。作为索恩夫人的纪念品，他们保存着她的肖像和一个支撑着古老家族圣经的灯台。

雅各布-贝克夫人于1772年加入该协会，她的丈夫于1773年加入，这可以从联合教堂后面他们的遗体上的大理石板看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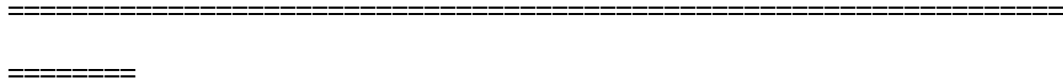
1773年与卫理公会联合的雅各布-贝克先生是一位干货批发商，住在费城前街62号—那是北前街，在桑树下面。见《失落的篇章》，J. B. Wakeley著，第376页。

贝克先生和他的妻子同年出生；他们于1773年结婚，当时20岁。同年，他加入了卫理公会。他们在基督徒的幸福结合中共同生活了四十四年之后，她于1817年被召回家，享受正义的回报。她的同伴为她的离去哀悼了三年，在1820年，他跟随她凯旋。她当时六十四岁，而他六十七岁。他们是地球上的一些优秀人物。他是圣乔治教堂第二届董事会的成员；我们推测，在卫理公会于1801年或1802年以8000美元买下学院教堂后，他是该教堂的受托人。他也是特许基金信托委员会的主席。他的女儿嫁给了Comegys先生。她仍然在世，长期以来一直是卫理公会的成员，也是Union M. E. 教堂的成员。她的女儿Hannah Comegys小姐也是一位模范的卫理公会教徒。

1813年，当阿斯伯里主教从新英格兰返回时，他来到丹维尔，在那里他意外地发现了一个老熟人，他说：“丹尼尔-蒙哥马利的妻子是我的老朋友莫莉-华莱士，但是啊！四十二年来变化真大！”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在1771年，当时，

她很可能是伯顿-华莱士的妻子。

这是阿斯伯里先生第一次登陆费城的时候。伯顿-华莱士和他的妻子加入了在费城建立的第一个社团。



第五章。

由于韦伯上尉积极地在纽约建立了第一座卫理公会教堂，他在费城争取一个礼拜场所方面也同样积极。1770年，当卫理公会买下这座后来被称为圣乔治教堂的建筑时，他为它贡献了自己的资金和服务。

1763年，约翰-弗里克、雅各布-罗斯、约翰-霍、康拉德-阿尔斯特、瓦伦丁-克恩、劳伦斯-鲍伯格、西格蒙德-哈格尔根斯、彼得-泰斯、罗伯特-希勒、约翰-谢赫、克里斯蒂安-罗斯和约瑟夫-约伯，我们得知，他们是或曾经是第四街和萨萨弗拉街角的德国改革派教会的成员，他们占用了施本博士的一块地，并在上面建造了一座约55x85英尺的建筑，打算把它作为他们的礼拜场所。他们没有能力完成这项事业，变得很窘迫，据说他们因为所欠的债务而被关进了监狱；当他们的熟人透过监狱的窗户向他们询问“你们因为什么被关进监狱？”时，他们回答说“因为建造教堂！”为建造教堂这一虔诚的行为而入狱，在这个充满兄弟之情的城市成为一句谚语。1769年，省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出售教堂并支付其债务。1770年6月12日，该教堂以700英镑的代价被转让给了威廉-布兰森-霍克利。1770年6月14日，霍克利先生通过契约将财产转让给迈尔斯-潘宁顿（卫理公会成员），价格为650英镑-宾夕法尼亚州货币；1770年9月11日，上述迈尔斯-潘宁顿，牛油商，通过契约将教堂转让给理查

德-波德曼、约瑟夫-皮尔莫尔、托马斯-韦伯、爱德华-埃文斯、丹尼尔-蒙哥马利、约翰-道尔斯、埃德蒙-比奇、罗伯特-菲茨杰拉德和詹姆斯-爱默生，金额为650英镑。长期以来，它一直以圣乔治的名字而闻名，尽管它似乎直到1780年左右才以这个名字接受正式命名。阿斯伯里先生第一次用这个名字记录是在1781年；在那之前他说。“我们的传道所，”等等。

它被安装成一种非常廉价的礼拜方式；卫理公会成员离开了（如果他们以前没有这样做的话）克罗夫特先生的船舱，在他们自己的房子里聆听福音的宣讲。1777年豪的军队进入费城时，这所房子的一部分被占领了；卫理公会的人在里面放的任何固定装置都被拆掉了。其他的礼拜场所也受到了类似的待遇。当阿伯特先生第一次去特伦顿布道时，他说：“我们的聚会所被军队变成了马厩。”在和平宣布后很久，圣乔治教堂周围还躺着战争的工具。这些亵渎神明的士兵对宗教的侮辱，无疑是对他们的报复。

1777年布兰迪之战后，英国人占领了费城，虽然他们剥夺了圣乔治教堂的卫理公会成员的权利，使之成为他们的骑兵学校，但据说他们对他们表示了一定的尊重（可能是考虑到卫斯理先生在这场冲突中是支持英国的一方，这似乎是导致他们支持卫斯理教堂和纽约卫理公会的原因），让他们使用前街拉格朗日广场的第一浸信会教堂做礼拜；从而向他们展示了比对浸信会和长老会更多一点的青睐。

当英国军队离开费城时，卫理公会开始集结，以建立他们破碎的事业，现在的情况比八年前还要糟糕。他们在教堂的东边铺了一层粗糙的地面，而教堂的另一半则是天然的土质地板，他们的座位也同样粗糙；而且，讲台是北边的一个方盒子，靠近教堂现代化之前的门，传教士和人们可以为他们有这样的礼拜设施而感到高兴；当卫斯理先生在马厩里讲道时，他不认为自己的地位太低了，因为他自称是出生在马厩的人的跟随者。创立卫理公会的圣徒们，

除了罪恶，什么都可以屈尊。1779年，费城的一些教友前往特拉华州肯特县的季度会议，在那里他们见到了阿斯伯里先生，他派加雷特森先生为他们讲道并重新组织他们。他与他们一起工作了两个月，随后是菲利普-考克斯，1780年，约翰-库珀和乔治-梅尔也加入了他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子从头到尾都铺上了地板，里面放上了更多漂亮的座位，还有一个新的讲坛，就像柱子上面的一个高脚盆，这是当时的时尚，但也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讲坛时尚之一。它通常太高了，只能容纳一个人，而且几乎没有空间让演讲者做任何动作。这第二个讲坛就在教堂东端的中心位置。直到科克博士来到美国，卫理公会组织成一个教会，这所房子才被抹上了灰。

在卫理公会成员在圣乔治教堂做礼拜的头15年里，他们坐在大多数在美国建立卫理公会的教父手下；如博德曼、皮尔莫尔、韦伯、威廉姆斯、金、阿斯伯里、赖特、沃特斯、兰金、沙德福、加奇、杜克、韦伯斯特、鲁夫、林赛、斯普拉格、罗达、约翰-库珀、哈特利、加雷特森、麦克卢尔、肯尼迪、佩迪科德、通内尔、吉尔、狄更斯、埃利斯、科尔、楚、克伦威尔、考克斯、艾维、威利斯、约翰-库珀、罗达、林赛等传教士。Cooper, Hartley, Garrettson, McGlure, Kennedy, Pedicord, Tunnell, Gill, Dickens, Ellis, Cole, Chew, Cromwell, Cox, Ivy, Willis, Rowe, Dudley, Hagerty, N. Read, Foster, Boyer, Mair, Lambert, Everett, McGeary, Thomas, Hickson, Haskins, Lee, Green, Phoebus, Jessup, Coleman, Ware, Whatcoat, 和Dr. Coke。

罗伯特-菲茨杰拉德 (Robert Fitzgerald) 先生是1768年在本市最早与卫理公会联合的人之一，他住在施本街和潘恩街附近，是南华克的卫理公会的主要赞助人；他是一个街区和水泵制造商，传教士们经常在他的店里讲道。早在1774年，沙德福先生就在松树下第二大街的新市场里讲道。当人们认为在城下设立一个班级是合适的时候，就成立了一个班级，在菲茨杰拉德兄弟那

里聚会。这导致了一个礼拜场所的建立。1790年，位于凯瑟琳下面第二大街的Ebenezer教堂开始了神圣的仪式；这是一座砖砌建筑，大约30英尺见方，是卫理公会在费城县建立的第一个礼拜场所；直到购买圣乔治教堂之后的20年才建成。它一直是一个礼拜场所，在那里有讲道、祈祷会、班级聚会和主日学，直到最近才被卖掉；这个看起来很简陋的老礼拜堂已经消失了，其他外观和用途的房屋取代了它。

大约在卫理公会买下圣乔治教堂的同时，在蒙哥马利县，即费城以北约20英里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小石楼，后来被命名为伯特利，打算作为一个礼拜场所。苏普利先生是参与建造该建筑的主要人员。此时，他对卫理公会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但他相信主会在他的附近兴起一群人，为他服务。没过多久，传教士们就发现了这个地方—受到了房子创始人的邀请；一个社团成立了，现在还在继续；虽然它从来没有大的规模，但它一直包含一些实质性的成员。这是卫理公会传教士在宾夕法尼亚州占据的最古老的据点之一，仅次于费城。

上面提到的汉斯-苏普利带头建立了这个礼拜堂，并把卫理公会的人带到这里。他的儿子Abraham Supplee是当地的传教士，于1827年去世。他的遗孀于1841年去世，享年九十二岁。

在她去世前不久，有人问她成为卫理公会成员多久了。她回答说：“从我第一次听韦伯上尉讲道开始”。皮尔莫尔先生也在苏普利先生那里讲过道，在那个早期，可能还有波德曼先生。

1777年日耳曼敦战役后，美国军队撤退到伯特利附近，伯特利位于高地上，可以看到南北数英里的景色。这座小教堂被用来作为伤病员的医院。他们中的许多人死后被埋在这里。当军队在这里时，一些军官被安置在亚伯拉罕-

苏普利那里，而华盛顿将军则把他的总部设在斯基帕克河边的彼得-温茨那里。正是在这个时候，当听到伯戈因将军在萨拉托加向盖茨将军投降的消息时，全军欢欣鼓舞。当时射出的许多子弹后来都从树上提取了出来。

被称为“朋友”的杰迈玛-威尔金森在汉斯-苏普利的老宅里住了好几年，在她定居于纽约州耶茨县克罗克德湖的布拉夫角之前，她在那里举行了宗教集会，人们会记得，她是一个小宗教派别的领袖。

新泽西会议的亨利-比姆牧师，现在是美国最古老的卫理公会传教士之一，他告诉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州伯克郡建立名为“老福雷斯特”的小教堂的迪莫尔牧师，也是在宾夕法尼亚州蒙哥马利郡建立名为“伯特利”的古老石头小教堂的关键人物。我们曾在其他地方猜测，这位迪莫尔是一位热心的新光派或怀特菲尔德派的传教士；因为我们从未发现有人能明确告诉我们他属于哪个教派，或者他是否在建立一个新教派。

=====

=====

第六章。

韦伯上尉在访问费城时必须经过新泽西，他是卫斯理先生的第一个追随者，在特伦顿、新米尔斯、伯灵顿和该省其他地方传教。伯灵顿于1677年首次定居，比费城早五年。早在1769年，或者更早，韦伯先生就开始在这个地方行使他的牧师职责。

他在市场上和法院里讲道。1770年，约瑟夫-托伊先生是他最早皈依上帝和卫理公会的人之一。在这一年的下半年，他组建了一个小型班级，并任命托伊

弟兄为班长。

托伊先生的职业很可能是学校教师。科克斯伯里学院开办后，他在该学院的一个系里担任教师。1801年，他成为巴尔的摩会议的巡回者；在这个领域工作了20多年后，他于1826年在巴尔的摩去世，在不朽的祝福中，他享年78岁。

伯灵顿是阿斯伯里先生在新泽西州第一个布道的地方；他在1771年登陆美国两周后，在该镇布道。1772年，在卫理公会的布道下，那里有一项很好的工作；那里是总部，布道工作主要是对人民的祝福。当时在美国的九位或十位传教士中，有四位在同一个星期在这个镇上工作。一个叫Tt的博士在博德曼先生手下被唤醒。有两个人在韦伯先生的讲道下获得了公义；卫理公会的人非常活跃；阿斯伯利和金先生也在那里。阿斯伯里先生在1773年第一次提到这个社团，他说：“这个小社团似乎处于繁荣的状态，”但他没有告诉我们当时属于这个社团的人的名字。阿斯伯里主教在他的《日记》第二卷第55页中说：“在伯灵顿有卫理公会的传教活动二十年后，他们建立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会堂。”这座房子是在1789年开放供人礼拜的。这就确定了第一次传教的日期是在1769年。

我们被告知，新米尔斯的卫理公会，即现在的彭伯顿，声称在新泽西有优先权。我们一直不明白确立这一优先权所依赖的确切证据。几乎没有理由怀疑，在该州卫理公会的第一个时代，它是最强大和最繁荣的社团。当科克博士在1785年初第一次访问这个小镇时，他说，“这个地方已经被（卫理公会）忠实的牧师们眷顾了16年。”从1785年开始，16年的时间让我们回到了1769年，这必须被确定为卫理公会在新泽西州传教的真正日期。

新米尔斯镇是由一位Budd先生铺设的；John和William Budd先生是该镇卫理公会的支柱人物。他们中的一位是当地的传教士。1807年，阿斯伯里先生说：

“我发现老爷爷巴德在做礼拜，他靠在他的杖顶上，啜嚼着，但又像雅各布一样在摔跤。啊！我们记得以色列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但现在，雅各啊，你的帐篷多么美好，以色列啊，你的帐幕（营会）多么美好！”巴德家族中的许多人都与卫理公会的人有过教会关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传教士。

丹尼尔-海斯勒先生于1773年在新米尔斯加入卫理公会；他是一个班的班长。他搬到了莫里斯河，在那里以班长和管家的身份服务了25年。之后，他搬到了德里的克里斯蒂亚纳，在那里他是卫理公会的领袖人物。在他成为卫理公会成员五十四年后，其中三十年他信奉并体现了圣洁，他在七十四岁时去世，被埋葬在新堡县的纽瓦克。

凯瑟琳是埃塞克尔-约翰逊先生的女儿，是在新米尔斯出生的第一个白人孩子。她是这个地方最早的卫理公会成员之一。她嫁给了当地的传教士威廉-丹利（William Danley），后者似乎也是该协会的成员。他们搬到了伊丽莎白港。失去丈夫后，她嫁给了凯彻姆先生，他死后又嫁给了龙先生。她在卫理公会居住了六十年之后，在她八十三岁的时候离开了人世。

1773年4月，新泽西州的第一座卫理公会小教堂奠基了。阿斯伯里先生没有告诉我们它在哪儿，但有人认为它是特伦顿的第一座卫理公会小教堂；他说它有三十乘三十五英尺。这不是新米尔斯教堂，许多人认为它是他们在该省建立的第一个聚会场所；他描述说，“在新米尔斯，我发现W弟兄非常忙于他的小教堂，小教堂有三十六英尺乘二十八英尺，有一个十五英尺深的走廊。我在里面讲道，讲的是马太福音第七章，很热心，但不自由，然后回到了W. B.（很可能是威廉-巴德）那里。”主日（1776年5月5日），我又在新米尔斯讲道，那是一个听觉感染的季节”。阿斯伯里先生有五年没有再访问这个地区，1781年，刚刚在宾夕法尼亚州进行了著名的巡回布道的本杰明-阿伯特的名声把他引到了新泽西，去看望和聆听这位出色的传道人。

从上面我们看到，新米尔斯的房子是大约在1776年开放供人礼拜。这是卫理公会在该州建立的第二个小教堂，大约在1774或1775年。

特伦顿成立于1719年，比伯灵顿晚了42年，创始人是威廉-特伦特，他之前曾是费城的公民。大约在1700年，他买下了著名的“板屋”，它是由塞缪尔-卡彭特建造的，他的后代在新泽西的塞勒姆被发现。他是费城最伟大的改善者，在费城刚刚起步的时候，他就住在这里。这座房子现在是它建成时的唯一遗迹，即大约1690年，矗立在第二大街和诺里斯小巷的东南角。没有人应该试图把它的砖头和灰泥分开，它们已经粘在一起一百七十多年了；威廉-潘恩在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宾夕法尼亚州时就住在里面；他的儿子约翰，是他在美国出生的唯一一个孩子，就出生在里面。安妮女王的表弟、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州长康伯里勋爵曾在这里居住。汉密尔顿总督住在这里。福布斯将军和李将军（他是一个教会人士，不希望葬在长老会的附近）都是在这所房子里下葬的；约翰-亚当斯在这个城市参加国会时，在这所房子里寄宿；然而，每天路过这所房子的数百人中，很少有人想到与它有关的回忆，或者停下来把目光投向它古老的外观。

韦伯上尉很可能于1769年在特伦顿传教。据我们所知，韦伯上尉认识一位英国人辛格先生，他在韦伯上尉第一次访问这个城市时招待了他，并成为一名卫理公会成员。他和康拉德-科特斯（Conrad Cotts）是特伦顿第一个卫理公会的班长，一开始是这个社团的主要成员。似乎很有可能韦伯先生在伯灵顿、新米尔斯和特伦顿成立了协会，大约在同一时间，即1770或1771年。

阿斯伯里先生提到的第一个在泽西州的卫理公会，是特伦顿公会。他在1772年7月22日说：“在会见这个大约有19人的小团体时，我给他们发了票，发现这是一个舒适的时间。他们是一群严肃的人；在这个地方有一些前景，可以

做很多好事。”“Asbury’s Journals”，第一卷，第21页。

休利特-汉考克夫人是在1771年下半年被阿斯伯里先生接进卫理公会的。

1772年初。她一开始可能被认为是特伦顿的成员。汉考克先生家成了传教士们的家。

阿斯伯里先生对汉考克夫人的这次接待，似乎是在1771年下半年阿斯伯里先生从费城到纽约的时候。

特伦顿的卫理公会成员在法院、学校和私人住宅中举行了几年的聚会后，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简陋的场所来进行礼拜。当本杰明-艾伯特第一次在特伦顿传教时，大约是1778年或1779年，他在其生平的第58页上说：“我去了特伦顿，我们的聚会场所被军队变成了马厩，他们允许我在长老会的聚会场所传教。”可能是在1773年左右，这个卫理公会的会所是为特伦顿社团提供的。

大约在韦伯上尉在伯灵顿、新米尔斯和特伦顿建立布道所的同时，楚先生在卡彭特登陆点附近的房子成为另一个布道所。

托马斯-塔珀先生住在离楚先生不远的地方；他的房子也成了卫理公会传教的地方。他是本杰明-艾伯特牧师生平的编纂者约翰-费斯的岳父。在这个地区大约在这个时候成立的社团中，楚先生和塔珀先生是主要人物。被称为“Bethel”的古老卫理公会小教堂后来就在他们附近成立。托马斯和玛格丽特-塔珀在1806年招待了阿斯伯里主教，当时他们已经支持了主的先知们近四十年了。

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和人们已经讲述了许多关于楚先生的轶事，我们希望能原

谅我们将其中最好的一个转化为历史。Chew神父和革命战争期间的许多卫理公会成员一样，自觉地反对携带武器，并因此被视为国家的敌人。有人试图没收他的财产。他被带进法庭，法官们正坐在那里涂脂抹粉。当他的名字被叫到时，他站了起来，看着他们的脸，主动向他们询问。“你们的灵魂曾经改变过吗？”法官们大吃一惊，由于没有准备好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只能喃喃自语。“这人是什么意思？”他重申了这一点。“我说，你们的灵魂是否已经改变？”法官们的回答是：“是的。这个人肯定是疯了！”他最后强调说“我说，除非你们的灵魂得到改变，否则你们将带着你们漂亮的白锁下地狱！”法官们命令将他作为精神病患者带出法庭，而他被允许享受他的财产，直到美好的晚年。他常说他能很好地劝说，只是他的“劝说都变成了祈祷！”

1772年在泽西岛，或在美国，也许我们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皈依是本杰明-阿博特。他于9月在亚伯拉罕-惠特沃斯的布道下被唤醒，并在这一年的10月12日上午找到了平安。我们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转变，因为他曾经是一个大罪人，后来成为一个大基督徒，而且他作为传教士的工作在泽西和其他地方产生了最奇特的效果。

1773年，在新泽西州塞勒姆县的皮茨格罗夫附近成立了一个社团，阿伯特先生被任命为该社团的领袖。大约在这一年的2月份，他与卫理公会联合，此前他已经与上帝斗争了几个月，试图加入浸礼会或长老会，但无法认同他们的信条。在这一年中，他的妻子在菲利普-加奇的讲道下被唤醒，不久之后，他们的六个孩子也信了主。这个家庭与约翰-墨菲和其他一些人组成了该协会。

苏珊娜-艾尔斯夫人是皮茨格罗夫镇上第一个接受“主的先知”的人：她大约在这个时候加入，她的孩子们也以她为榜样。离皮茨格罗夫不远的地方住着厄尔利先生，他在这个时候成为卫理公会的成员。他的儿子威廉-厄尔利是一名巡回传教士；他的后代一般都加入了卫理公会，他于1828年去世，享年90

岁。

1773年，卫理公会的布道工作被引入霍利山和兰伯顿。过了一段时间，一个小社团在霍利山联合起来；而且，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卫理公会的会所之前，似乎已经过了一个时代。传教士们有时会使用长老会的教堂，印第安传教士大卫-布雷纳德的兄弟约翰-布雷纳德先生在那里讲道。在其他时候，他们在浸信会的会堂里讲道，但大多数情况下是在私人住宅里。我们无法说清伦伯尔的卫理公会是何时成立的。

经过四十年的努力，卫理公会在这个地方有了一个做礼拜的房子。

此时，卫理公会在特伦顿、伯灵顿、新米尔斯、霍利山、伦伯顿、杰西-楚家、托马斯-塔珀家、约瑟夫-索恩家、哈登菲尔德、格洛斯特角、特纳先生家（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罗伯特-特纳成为当地的传教士）、普莱斯先生家、艾萨克-詹金斯家、曼图亚溪附近、本杰明-阿伯特家、皮茨格罗夫、格林威治和迪尔菲尔德传教。可能还有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的传教场所。

休-史密斯先生大约在1775年或1776年加入了艾伯特先生所领导的社团。在新泽西的卫理公会中，他花了几年来服侍上帝，然后来到费城，在那里结束了他的生命。他是圣乔治教堂的领袖人物。斯科特主教的妻子是他的一个孙女。

将巴德、汉考克、海斯勒、辛格、科茨、楚、塔佩尔、托伊、索恩、特纳、约翰逊、詹金斯、厄尔利、艾亚斯、墨菲、普莱斯、史密斯和阿伯特等名字放在读者面前，他就会立刻看到谁是卫理公会在新泽西的第一批朋友和热心的支持者，在那个时代，成为一名卫理公会成员会被视为“所有事物的污垢和污点”。

现在，在特伦顿、伯灵顿、新米尔斯、伯特利附近、卡彭特岛和瑞典堡之间以及皮茨格罗夫附近，都有卫理公会。可能还有一些非常小的社团，使人数达到八或十。传教士们在西泽西州还没有传到大西洋的一半，而在东泽西州，他们几乎没有立足之地——他们报告说，在1773年的第一次会议上，泽西的卫理公会人数为200人。

第七章。

当韦伯上尉在费城建立卫理公会的时候，他似乎访问了特拉华州的上端，看看新堡县的人民是否准备接受卫理公会。1789年10月16日，阿斯伯里主教在威尔明顿奉献了第一座卫理公会小教堂（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在日记中说：“经过在这个地方二十多年的劳动，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从上述日期开始，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已经在威尔明顿工作了二十多年，这可以追溯到卫理公会历史上的一个时期，当时除了斯特劳布里奇先生、恩布里先生和韦伯先生之外，该县还没有传教士。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和恩布里先生由于家庭条件的原由，不能离家太远或太近。韦伯上尉则不然，他是英国军队的一名退休军官，有能力到处旅行和传教；而且，正如阿斯伯里先生确定的卫理公会在威尔明顿传教的日期，与1769年卫理公会在韦伯先生的传教下在费城兴起是同步的，因此，我们得出结论，他是卫理公会在特拉华州以及新泽西州和宾州的使徒。生活在威尔明顿的人已经没有多少年了，他们还记得曾在该镇北端的树林里、在布兰迪河边以及其他地方听过他的讲道。因此，很明显，韦伯上尉是第一个在威尔明顿、新堡和同一地区其他地方传教的卫理公会传教士，而且是早在1769年就传教。

罗伯特-弗内斯先生在新堡开了一家公馆,他是第一个在本镇接待传教士和传教的人的人。由于加入了卫理公会,他失去了他的习惯;而且,由于为舞会开放的法庭对卫理公会的传教士是关闭的,他们就在他的酒馆里讲道。此时,纽卡斯尔的事业比威尔明顿更有希望取得成功。这里成立了特拉华州最早的卫理公会之一,如果不是最早的话。第一个社团灭亡了;卫理公会不得不在新堡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开始。1819年和1820年,J. Rusling牧师驻扎在威尔明顿;他把他的工作延伸到了这个镇上,要么建立了一个协会,要么加强了一个脆弱的协会,并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一座砖砌教堂。从那时起,这个协会一直在继续;但纽卡斯尔从未对卫理公会非常有利。

J. Stedham先生是卫理公会在威尔明顿的第一个朋友;他接待了传教士,并在他家传教,似乎有好几年了;他的家庭,似乎是该镇第一个卫理公会家庭。韦伯上尉作为一个宣讲者,比怀特菲尔德先生差不了多少;而且,从他第一次访问威尔明顿开始,就有一些灵魂被唤醒,他们真诚地寻求主。几年来,这个镇上的卫理公会举行了他们的聚会。在第三街和国王街的拐角处有一座小砖楼,据说在阿斯伯里教堂建成之前,他们就在这里做礼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威尔明顿对卫理公会充满敌意。

从托马斯-瓦尔牧师的《生活》中我们了解到1791年这个地方的情况。“这个区被神秘主义的瘴气所感染,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尤其是对年轻人。他们吸收了这种道德毒药,直到爆发出对所有被一个阶层谴责为雇工和意志崇拜者,被另一个阶层谴责为自由意志者和完美主义者的轻蔑。我们的教堂被数以百计的这些“Belial”之子所包围,夜以继日,而当时只有很少的50名崇拜者;他们的行为就是这样,以至于女性都不敢在晚上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不得不在天黑之前及时开始礼拜,解散会众。”

Isaac Tussey先生住在Shell-pot Hill；他是Stedham先生的表弟，从一开始就接待和款待传教士，生前死后都是卫理公会成员。

早在1771年，住在克里斯蒂安娜西部的艾萨克-赫西先生就向传教士开放了他的房子。在这里成立了一个协会，之后大约在1809年建立了一个名为塞勒姆的教堂；这些是特拉华州最古老的任命。

塔西（Tusseys）、韦伯斯特（Websters）、福德（Fords）和云（Clouds）家族是德尔州新堡县上端的布兰迪百人区的第一批卫理公会成员。图西先生住在特拉华河上的贝壳锅山。托马斯-韦伯斯特先生住在威尔明顿以北约两英里处。David Ford先生和Clouds家族（Robert和Adam Cloud这两个早期的流动人口来自这个家族）住在威尔明顿以北约6英里处。大卫-福特大约生于1750或1751年。十八岁时，他带着一船木材去了特拉华河上的马库斯-胡克，当时他听到韦伯上尉穿着军装讲道，这对他来说是件很新鲜的事。这是早在1768或1769年的事。不久之后，韦伯开始访问宾夕法尼亚州。福特朋友很快就加入了卫理公会，当时他还是个单身汉。当他结婚时，他的家里有卫理公会的布道。1780年，阿博特先生在他家讲道。上述一些事实是他的儿子杰西-福特牧师提供的新鲜资料，他现在是，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中间有用的传道人，现在属于费城的Broad St. 教堂。

1775年至1778年间，在大卫-福特的附近成立了一个协会；1780年，克劳德的礼拜堂在这附近开张；1799年，它被一个名为伯特利的石头礼拜堂所取代。

在“旧时代”，每年都会实用农民或马库斯-胡克举行西瓜交易会，这是一个习俗。泽西岛人带着他们的西瓜来到这个集市，而宾夕法尼亚人则购买这些西瓜，作为回报，向他们出售朗姆酒、烟草等。集市一般持续三天，是一个挥霍的场所，使众人的灵魂沉浸在罪恶之中。有一次，当它在胡克举行时，

早期的巡回传道者罗伯特-坎恩牧师来到这里，利用这个机会从阳台上向人们宣讲约伯记第二十一章：“求你饶恕我，让我说；我说了以后，你就当嘲笑我。”我们无法得知集会者是如何嘲笑传道人或布道的；但公众舆论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集会已经停止了很多年了。

第一个在威尔明顿和新堡工作的卫理公会传教士是韦伯上尉。在他之后，1770年，约翰-金来了。随后，罗伯特-威廉姆斯、理查德-波德曼、约瑟夫-皮尔莫尔、理查德-莱特和弗朗西斯-阿斯伯里，他们在从费城到马里兰州的途中，在这些地方向人们传讲“耶稣和复活”。

克里斯蒂安娜以外的艾萨克-赫西先生是早期的卫理公会成员，“具有古老的印记和稳定性”，他的儿子约翰-赫西仍然是他的代表，在非洲和美国的北部和南部，他因朴素、简单和热心地宣扬纯粹的基督教而广为人知。

克劳德教堂的名字来自于定居在特拉华州上端、靠近宾夕法尼亚州界的克劳德家族。在《居住地记录》第一卷第222页，我们发现威廉-克劳德在英国向威廉-潘恩购买了500英亩土地的记载。这块土地位于新堡县和切斯特县的分界线附近，因此业主需要在两个县都交税。

当卫理公会被引入他们的社区时，这个家庭中有几个人成为卫理公会成员。罗伯特和亚当-克劳德是这个家族的兄弟，他们两人一生中的一部分时间都是旅行传教士。罗伯特是特拉华州的第一批传教士之一。他们中的其他几个人都与美以美教会有联系。

甚至在目前，在卫理公会中也可以找到这个名字和家族的一些人，有些在阿勒格尼山以东，有些在阿勒格尼山以西。

从上文可以看出，目前特拉华州的第一个卫理公会早在1770年就在新堡成立了，大约50年后卫理公会才在这个古老的小镇上有了一个礼拜场所；即使到了现在，经过90年的时间，这个小镇仍然很小，而卫理公会和会众也是如此。

卫理公会在威尔明顿的开始不如在新堡那样令人鼓舞。二十年后，第一座阿斯伯里教堂才建成，该教堂经过两次扩建和改进，达到了现在的状态。第一座教堂是在伯林顿卫理公会开设第一座教堂的同一年建立的。同年(1789年)，纽约卫理公会的第二个礼拜场所，即现在的“Forsyth”，也建成了。费城的南华克(Southwark)人也在建立老埃比尼泽(Old Ebenezer)的过程中有所行动。

在卫理公会在威尔明顿奋斗了两个时代之后，它开始被人们所熟知，并得到了市民的普遍关注。1845年，第二座教堂建成，名为圣保罗教堂，有长椅。第三座教堂Union成立于1850-1年。第四座教堂叫斯科特教堂，大约在同一时间开始。随着威尔明顿的发展，卫理公会也在成长。该市现在有近两万人。其卫理公会的教堂有阿斯伯里教堂、圣保罗教堂、联合教堂、斯科特教堂、布兰迪教堂、萨勒姆山教堂和为有色人种服务的埃齐恩教堂。与这些教会有联系的白人卫理公会成员约有一千五百人，有六位牧师驻扎在他们身边。

费城会议在威尔明顿举行过五次会议，第一次在1832年，第二次在1838年，第三次在1842年，第四次在1847年，第五次在1857年。

韦伯上尉将卫理公会引入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和特拉华州，1772年他去了欧洲。这时，卫斯理先生在写给本尼斯夫人的信中说（她在费城有同名的亲戚，是卫理公会的成员），“韦伯上尉现在在都柏林；请他去利默里克；他是个火热的人，上帝的力量不断地伴随着他的话语。”在这一年里，他在伦敦，在铸造厂讲道，卫斯理先生在那里听过他的讲道，他在日记中说：“我钦佩上

帝的智慧，按着传道人的要求培养他们。

上尉是全然的生命和火焰，因此，虽然他不深奥，也不正规，但许多人不愿听更好的传道人，都蜂拥而至听他讲道，许多人在他的讲道下被说服；一些人被证明是正确的，一些人在爱中建立起来。在英国时，他努力争取霍普先生和本森先生等人来到美国。似乎他曾告诉这些教友，他受到神的感召，认为他们有机会来到这个国家，这导致C. Wesley先生在给Joseph Benson先生的信中说：“他的印象比George Bell的印象更值得信赖。他是一个没有经验的诚实的、有爱心的热心人”。C. Wesley先生认为他是个热心人，因为他认为他太强调他的印象是来自上帝。

1773年春天，上尉和他的妻子与兰金、沙德福和耶布里先生一起回到美国，并继续从纽约到巴尔的摩传教，1774年，他在那里的Lovely Lane建立的第一座卫理公会小教堂里主持工作，当时该教堂还未完工。

1774年，马萨诸塞州的约翰-亚当斯在费城参加大陆会议时，听到韦伯先生在圣乔治讲道，并留下了关于他作为公众演讲者的以下描述。“晚上我去参加卫理公会的会议，听了韦伯先生的演讲，他是一位老兵，第一次以军需官的身份来到美国，在布拉多克将军手下。他是我听过的最流利、最善于表达的人之一；他能达到想象力，很好地触动了人们的激情，而且表达得非常得体。”

简而言之，韦伯上尉在美国的工作领域包括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和马里兰。他为支持卫理公会所做的第一次努力是在奥尔巴尼，接下来是在纽约和长岛，之后是在费城和邻近的国家，然后是在新泽西、特拉华和马里兰州，最南端是巴尔的摩和安妮女王郡的圣路克教区，1775年他在萨德勒斯维尔附近的福格威尔或杜德利的季度会议上讲道。见《加奇回忆录》，第42-3页。这就在他最后离开英国之前。阿斯伯里先生在他的日记中，第一

卷，第213页，谈到了一位在韦伯上尉手下被唤醒的年轻女子，她可能是在这次访问安妮女王的时候，于1778年在怀特法官的地区获得了宗教的安慰——从圣路加教区到怀特先生的教区大约有30英里。

1775年，殖民者拿起武器反对英国，韦伯上尉回到了他的家乡，在那里他的生命结束了，做了他能做的一切好事。卫斯理先生最后一次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他是在1785年。他说：“我在索尔兹伯里讲道；由于韦伯上尉最近去过那里，我努力利用他很少失败的火种。”

已故新泽西会议的彼得-瓦内斯特牧师告诉我们，在确保我国独立的战争中，他成为一名私掠者，落入英国人手中，英国人将他带到爱尔兰，并在1784年左右从那里来到英国。在这里，他接受了宗教信仰，并成为布里斯托尔卫理公会的成员，在那里他与卫斯理先生私下相识，并成为班长和公共演讲者。在这里，他还认识了当时居住在布里斯托尔高地上的波特兰的韦伯上尉——他自己的力量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卫理公会小教堂——亨利-摩尔牧师为其奠基，当地的绅士们在上面建了一个冲天炉，并在冲天炉里放了一口钟，这是瓦内斯特弟兄第一次看到用于这种用途的钟。

韦伯上尉的死很突然，但并不出乎他的意料；因为他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并就安葬的地点和方式作出了指示，他还说：“我宁愿胜利地死去，但我可能会被突然带走；不过，我知道我在主里很快乐，将与他在一起，这就足够了”。1796年12月20日晚，在与家人共进晚餐和祈祷之后，他回到床上，表面上看是很好。不久，他开始呼吸困难。他起身坐起，他的妻子站在他身边，但很快又倒在床上，在任何人被带进他的房间之前就去世了。他去世时没有挣扎或呻吟。他死的时候大约是七十二岁。

韦伯先生被埋葬在他在布里斯托尔建立的波特兰礼拜堂。礼拜堂里有一块碑，

上面刻着他的名字。

看来韦伯上尉有使用希腊语圣经的习惯。在他离开美国之前，他把他的希腊语圣经交给了威廉-杜克牧师。杜克先生把它交给了约翰-哈甘尼主教，哈甘尼主教又把它交给了斯科特主教，他现在拥有这个人的遗物。

在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和德拉州建立的卫理公会。

韦伯上尉有过两次婚姻。他有两个儿子，吉尔伯特和查尔斯。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去世后，他们移居美国，在纽约州奥尔治县坎特伯雷定居。查尔斯是贵格会教徒和传教士，穿着和说话都是贵格会风格。他总是宣称非常热爱卫理公会。吉尔伯特不信教。他们生前和死后都埋葬在坎特伯雷。他们的一些后人仍然生活在那里”。“卫理公会的失落篇章”，第153页。

第八章。

“主说，我的意思不是你们的意思”。福音的宝藏装在土器中，使其能力的优越性来自上帝。对上帝的认识，不是从最大的到最小的；而是“从最小的到最大的”。当卫理公会要被引入这个伟大的国家时，没有雇佣可见教会的有头有脸的人物，而是雇佣了被世人称为“愚蠢的、软弱的、卑贱的、没有的东西，要使有的东西归于无用；使人不能在他面前得荣耀”的工具。三位平凡的传道人，农夫斯特劳布里、木匠恩布里和士兵韦伯，被教会的首领赋予了这一荣誉；主以这种方式使他们在我们中间令人难忘；虽然他们是在微小的人类权力下行事，但他们是被神圣的冲动所感动；因此，在上帝的命令下。

在卫斯理先生的第一批传教士到达之前，他们已经建立了管溪、纽约和费城的协会—卫斯理教堂已经建成，如果不是管溪的原木会议厅的话；无论卫理公会给美国人类的灵魂和身体带来什么好处，都是在这个开始之后。

下一个来到美国的高效劳动者是罗伯特-威廉斯，他于1769年抵达纽约。卫斯理先生可能在他1766年的日记中提到了他，他说：“怀特海文的罗伯特-威廉斯讲道。之后他去了爱尔兰”，1767年卫斯理先生在那里再次注意到他，“在德罗莫我遇到了罗伯特-威廉斯。”他曾陪同一位阿什顿先生来到这个国家。听说A先生要登船去美国，W先生卖掉了他的马来还债，匆匆赶到登船地点，胳膊上挂着马鞍袋，还有一条面包和一瓶牛奶，上了船，依靠他的朋友阿什顿的支持和支付他的旅费。”班斯的“M. E. 教会的历史。

威廉斯先生是在当年9月，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抵达纽约的。他得到了卫斯理先生的许可，在波德曼的指导下在这个国家讲道。他一到这里，就开始在卫斯理礼拜堂履行牧师和牧民的职责。卫斯理弟兄的“旧书”显示了他从管家那里得到的东西。第一条是1769年9月20日—为威廉姆斯先生的一顶帽子支付贾维斯先生的现金，2英镑5先令。为威廉姆斯先生的一本书支付现金，九英镑。牛顿先生为威廉姆斯和恩布里先生购买三双长筒袜支付的现金，31先令9便士。给威廉姆斯先生买箱子的现金，12先令和6便士。现金支付威廉斯先生的费用，三十六先令。为罗伯特-威廉姆斯先生的一件斗篷支付的现金，3磅6便士。

在大约两个月的牧师和牧民服务中，他得到了9英镑6先令6便士：账目显示了他的劳动日期—他在博德曼和皮尔莫尔先生到达这个国家的两个月前就已经到了。

1769年，卫斯理先生应人们的一再请求，向这个国家派出了他的第一批传教

士。在这一年在利兹举行的会议上，他呼吁志愿者前往美国；并得到了波德曼和皮尔莫尔先生的响应，他们于1769年10月24日在格洛斯特角（现在的格洛斯特市）登陆。理查德-波德曼先生在1763年被接纳为巡回传教士，并担任卫斯理先生的助手，或在这个国家的卫理公会的监督员达三年之久。在他写给卫斯理先生的信中，他说：“当我来到费城时，我发现了一个小社团，并向许多人传教。在经过新泽西州时，他在某个他称之为“大镇”的地方住了一晚，并在一个长老会的会所里讲道。第二天，他到达了新泽西；1769年11月4日，他在卫斯理教堂讲道后，写信给卫斯理先生。1769年至1770年的冬天，博德曼先生在纽约，威廉姆斯先生离开了，很可能是经过了新泽西：他在新泽西讲道，我们从阿伯特先生的生活中得知，当阿伯特先生在迪尔菲尔德第一次讲道时，暴徒的头目说，自从威廉姆斯先生离开后，他就再也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讲道，他们的讲道很相似—他们都是雷霆之子。

博德曼先生在给卫斯理先生的信中说，卫斯理教堂有一千七百名听众。这是一个古老错误的一部分，但在卫理公会中太常见了：我们毫不怀疑卫斯理先生高估了他的会众，当他说他为两万或两万五千人讲道时，他的会众几乎多了一半。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在我们美国最大的营地会议上，向超过一万或一万二千人讲道。卫理公会现在在纽约拥有的最大的教堂，其容纳的人数不会超过卫斯理礼拜堂被认为容纳的人数—它不能舒适地容纳一半的一千七百名听众。

1769年或1770年，波德曼先生在纽约的事工对约翰-曼皈依上帝和卫理公会起了作用，他成为卫理公会的传教士。韦克利先生在《失落的篇章》中告诉他的读者，当英国人占领纽约时，卫斯理先生在美国的助手没有为该城市提供传教士，曼恩先生在卫斯理教堂为他们讲道，直到塞缪尔-斯普雷格接替他。当时他是当地传教士的身份出现的。战争结束后，他去了新斯科舍省。他被怀疑是乔治王的朋友，他和其他几个卫理公会成员认为搬到新斯科舍是最

安全的。随后，他来到费城，并被卫理公会的主教们按立。

约翰-曼1743年出生在纽约；1764年结婚。他的母亲是摩拉维亚人，属于甘布尔牧师的教会。当她的儿子第一次被唤醒时，在她的影响下，他加入了摩拉维亚派；当时卫理公会在纽约还不为人知。他于1816年去世，享年七十四岁；他已传教四十五年。这个数据表明，他早在1770年或1771年就开始传教了；因此，他是波德曼先生在纽约传教的第一批成果之一。在卫理公会中，他首先被任命领导一个班级；不久，他被授权讲道，并在布鲁明戴尔和长岛以及纽约行使他的牧师职责。

他的兄弟詹姆斯-曼是纽约人，在纽约和新斯科舍都是传教士，在那里他是会议的秘书，在事奉中非常有用。

约瑟夫-皮尔莫尔先生到达费城后，在栗子街的国家宫台阶上开始了他的传道工作。不久，他就去了城市附近的公地，把赛马场的裁判台做成了一个讲坛，向数百人传道。这是在赛马街，因为赛马是在那里进行的，所以被称为赛马街—大约是富兰克林广场，当时是公地，完全不在市区。

1769年10月31日，皮尔莫尔先生从费城写信给卫斯理先生，说当他和波德曼先生到达时，发现韦伯上尉在城里，还有一个他召集的约有一百人的社团。这一说法似乎与波德曼先生关于“小团体”的说法相冲突。有一些证据表明，当时在费城的卫理公会有大约一百人，他们是这个词的完整和适当的含义，是卫理公会的成员。可能有这个数字，包括社会的真正成员，以及那些在他们被允许的情况下经常与他们一起参加社会会议的人，从而表明他们打算成为成员。约翰-胡德（John Hood）牧师加入了成立的第一个班级，他对他的朋友萨金特博士说，当阿斯伯里先生到达时，即两年后，费城的正式成员人数在30至40人之间。

伦敦的约翰-金先生于1769年下半年来到美国，在波德曼和皮尔莫尔先生到达后不久。他来的时候没有被授权传教；但他觉得这是他的责任，就向皮尔莫尔先生申请旅行和传教的许可，当时没有被批准。他被说服了，认为自己是被呼召去做这个工作的，于是他凭着自己的授权，在波特斯菲尔德（现在费城的华盛顿广场）进行了一次布道。那次听他讲道的一些卫理公会成员对皮尔莫尔先生赞不绝口，以至于他同意了他的请求，并派他到德尔州的威尔明顿，在那个地区工作。现在美国有七名卫理公会的传教士。1770年期间，考虑到传教士的匮乏，卫理公会迅速发展起来。虽然有偏见的人拒绝研究它的性质，偏执的人仅凭谣言就谴责它，但更认真的人听取了它的意见，并确信它是圣经中的宗教。圣灵的说服力和更新力伴随着他们的工作，在一些地方成立了协会。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恩伯里先生在阿什格罗夫成立了一个小型社团。在纽约和费城，在波德曼先生和皮尔莫尔先生的努力下，社团不断增加。

第九章。

1770年4月，波德曼先生在纽约呆了五个月后，离开纽约，来到费城工作。他第一次登陆美国时曾在这里讲过一次道。

同时，皮尔莫尔先生也去了纽约，对他来说，纽约是一个新的地方，也是一个新的工作领域。1770年5月5日，皮尔莫尔先生从纽约给卫斯理先生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明他们在全国这两个主要城市取得的巨大成功和鼓励。

从“旧书”中可以看出，罗伯特-威廉姆斯在纽约及其附近地区工作。在1770

年3月、4月、6月和7月的日期下，支付给他的钱用于布道、养马、医生的账单、法兰绒、脱掉胡须和信件邮费。（“见失落的章节”，第193页。）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关于美国卫理公会巡回传教士装备精良的记载。罗伯特-威廉姆斯现在有了一匹马；他是一个马术家！啊！他的胡子是剃过的。对于卫理公会的传教士来说，留胡须和小胡子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这时，约翰-金已进入马里兰，是与斯特劳布里奇先生一起工作的。他似乎是1769年过来的四位传教士中的第一位，他进入了马里兰州的领域，当时是卫理公会成员耕耘的最丰硕的领域。这一年他第一次访问哈福德县时，亨利-鲍曼来听他讲道，对卫理公会的人充满了偏见。金出现在一大群会众中间。在开始礼拜之前，他把双手放在脸上，同时进行了默祷。这个明显的小情况，在布道开始之前就使鲍曼的思想得到了确信；他因此准备好在爱中接受真理；不久之后，他在金的传道下信主，生前死后都是一个快乐的卫理公会教徒。1770年，金先生第一次访问巴尔的摩县的贡布德岔道时，詹姆斯-J-贝克先生在他强有力的布道下被唤醒，三天后就信了主。他用他的舌头向他的邻居们承认了这一事实，不久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信了主。他立即与卫理公会联合起来——把传教士接到他家里——一个令人尊敬的班级成立了，在他家里聚会，他是这个班级的领袖——传教也是在他的屋檐下进行的，直到1773年在他自己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礼拜堂，这是马里兰州建立的第三座卫理公会小教堂。这位圣徒于1835年在巴尔的摩结束了他的生命，享年91岁，为卫理公会点缀了64年。

在同一地区，大约在这个时候，约瑟夫-普雷斯伯里先生也改变了信仰。他也是一位非常突出的卫理公会成员。在他家举行了布道会和季度会议，在那里还成立了一个协会，他是其中的正式成员。他出席并主持了会议，唱出了“把你的恐惧交给风”的赞美诗，并在威廉-沃特斯获得正义时献上了祷告。

1770年，约翰-金将卫理公会的布道工作引入巴尔的摩。斯特劳布里奇先生曾在离巴尔的摩不远的乡下传教；但正是这位不屈不挠、锐意进取的人第一次向巴尔的摩人民抛出了卫理公会的旗帜。他在Front街和French街的交界处用铁匠的街区作为他的讲坛。该县的副测量员詹姆斯-贝克先生被唤醒了；不久之后，他改变了信仰，并加入了卫理公会。这样，金在巴尔的摩的第一次努力就得到了一枚印章。

金先生接下来在巴尔的摩街角和卡尔弗特街站住了脚。这次他用一张桌子作为他的讲坛。那天是民兵们的总训练日，其中许多人都喝醉了，这些醉醺醺的乌合之众在会众中，自作主张地惹恼了传教士，打翻了桌子，使演讲者倒在了地上。这支队伍的队长是个英国人，看到传道人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就把他从人们的侮辱或伤害中救了出来。

此时，金先生的布道已经给巴尔的摩更好、更虔诚的人们留下了如此好的印象，以至于他被邀请在圣保罗教堂（当时的英国教会）讲道。然而，他没有被允许第二次在那里讲道。

同年，皮尔莫尔先生首次访问马里兰州，在巴尔的摩人民从圣保罗教堂出来时向他们讲道，他的讲台在人行道上。尽管如此，他还是给许多听众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不久之后，波德曼先生第一次来到马里兰州，在巴尔的摩讲道。

对于上述有关卫理公会传入巴尔的摩的叙述，我们承认我们要感谢巴尔的摩的威廉-汉密尔顿牧师。

1770年，罗伯特-威廉斯先生，据说第一次去马里兰州劳动。1770年7月，威廉-沃特斯先生第一次听到卫理公会的布道，他的兄弟约翰也加入了他们。

就是在这个时候，鹿溪的工作开始了。约翰-沃特斯先生和他的妻子在1770年加入了卫理公会；他是七个弟兄中最年长的一个，住在宅基地上，其他兄弟亨利、戈弗雷、尼古拉斯、斯蒂芬、沃尔特和威廉以及两个姐妹都在九个月的时间里表明了正义的信仰，并加入了卫理公会。1771年5月，约翰-沃特斯先生在卫理公会中做了几个月的寻求者后，被上帝的赦免之爱所充满。接下来的一天，威廉得到了强大的祝福。另一位在一旁观看的弟兄也被定罪，不久就信了主。威廉-沃特斯牧师在他的《生活》第18页中说：“直到这时，在马里兰州除了斯特劳布里奇、威廉姆斯和金之外，还没有卫理公会的传教士。有时，这些人有几个星期定期讲道，然后有几个月很少讲道；但当时几乎所有的卫理公会成员都是先知，在主日，他们把自己分成小队，走出去，在附近有门的地方，唱他们的赞美诗，祈祷，读经，和人们交谈，不久，有些人开始补充劝告的话。这些努力得到了主的认可，工作也从一个街区传到另一个街区；就这样，鹿溪协会在1770年成立了”。

1770年7月，我们从“旧书”中推断，波德曼先生和皮尔莫尔先生改变了工作领域：波德曼先生去了纽约，而皮尔莫尔先生回到了费城。

他们从7月到11月一直从事这些工作。我们认为，就在皮尔莫尔先生在费城逗留的后半段，大约在这一年的10月，他听说斯特劳布里奇、金和威廉斯在马里兰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而被吸引到马里兰州；并如上所述在巴尔的摩传教；还在其他地方传教。

这一年的11月，他们又发生了变化。皮尔莫尔先生回到了纽约，在那里度过了1770-1年的冬天，而波德曼先生则回到了费城，度过了这个冬天。因此，

我们发现“旧书”在1770年11月22日有这样的记录。“付给鲍登先生现金，让他带着波德曼先生，把皮尔莫尔先生从P（费城）镇带过来，4.0英镑。”“失落的篇章”，第203页。

似乎是在今年11月波德曼先生来到费城之后，他第一次进入马里兰州，作为卫斯理先生的助手照顾卫理公会，并在巴尔的摩和马里兰州的其他地方讲道。

第十章。

皮尔莫尔在纽约及其周边地区一直持续到1771年5月中旬。在此之前，他的工资和旅行费用已被支付，共计8英镑和18先令。见“丢失的章节”，第212页。

1771年4月15日，牛顿先生为威廉斯先生支付了2磅5先令6便士。见“失落的章节”，第193页。

正是在这个时候，上帝通过他的一个神秘的旨意，为他的仆人约瑟夫-皮尔莫尔和罗伯特-威廉斯将卫理公会的布道和卫理公会引入纽约州韦斯特切斯特县的新罗谢尔做准备。请看以下由丹尼尔-德-文恩牧师撰写的叙述。

D. De Vinne牧师在《新罗谢尔巡回传道上的卫理公会崛起史》中，对为卫理公会引入新罗谢尔镇开辟道路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天意作了如下描述。1771年，Pilmoor先生与R. Williams先生一起从纽约到新罗谢尔，目的是向人们传教。听说弗雷德里克-德沃先生那里有一个宗教集会，他们就去了。Deveau先生的妻子当时病得很重，不久前她梦见自己身处一个阴暗的沼泽地，没有路，没有光，也没有向导，她在那里徘徊，昏昏沉沉，疲惫不堪，直到她快要放弃

死亡的时候，有两个人来到她身边，其中一个人有一盏灯，愿意带她出去，她跟着他们，被安全地带到她家。这个梦的意象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说她能描述出带领她走出沼泽地的人。白原的长老会牧师Ichabod Lewis牧师主持了当晚的会议。当结束后，皮尔莫尔先生希望在人们离开前得到允许对他们说话。刘易斯先生想知道他属于哪个教会；被告知后，他说他不知道谁是卫理公会的人，并要求他提供按立的证书；但得知他没有按立，就明确拒绝让他发言。皮尔莫尔先生找到屋主，请求他允许；屋主去隔壁的房间咨询他生病的妻子，打开了门，这时德沃夫人看到皮尔莫尔先生站在另一个房间里，就喊道。“这就是那个把我从沼泽地里领出来的人，他必须讲道。”皮尔莫尔先生开始了，刘易斯先生离开了房子；当他提供一个完整的、免费的、现在的救赎时，德沃夫人确实被带出了属灵的泥潭和黑暗的沼泽，进入了和平和赦免的荣耀之光；在享受了几天上帝恩惠的祝福证据之后，她在主里胜利地死去。在接下来的星期六，皮尔莫尔先生对整个社区进行了非常有效的讲道，这一非凡的天意将他们聚集在一起。

1771年5月，皮尔莫尔先生回到了费城，博德曼先生则回到了纽约。所以“旧书”说，为了把他和他的行李箱从费城运来，支付了现金，数额为2磅19先令。见“丢失的章节”，第203页。

在这一年的8月，他们似乎又改变了劳动领域。他的工资由卫斯理教堂的管家支付了一个季度，数额为7磅8先令；还支付了现金来送他的行李，数额为11先令4便士。见《失落的篇章》，第203页。

由于他们当时的计划是在一年中进行三次转换—春季、夏季和秋季，在同一领域的劳动中持续到冬季，因此他们将一年分为三部分；冬季部分有五个月，其他两个部分各约三个月，还有一个月用于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旅行。

大约在这一年的10月，波尔曼先生回到了纽约，皮尔莫尔先生回到了费城，阿斯伯里先生在那里找到了他，并于1771年10月27日到达费城时在圣乔治教堂听他讲道。他说，他于11月12日抵达纽约时，“发现理查德-波德曼在那里很平静，但身体很虚弱”。See “Asbury’s Journals,” vol. i., pp. 4, 5.

因此，我们特别向读者展示了由卫斯理先生派往美国的这前两位传教士是如何以及在何处度过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头两年的。

1771年8月，罗伯特-威廉姆斯似乎在纽约；因为有18个先令“支付给凯勒-海特，用于威廉姆斯先生的养马”。见“丢失的章节”，第193页。

由于纽约是他在新世界的第一个工作领域，他在那里找到了亲切的朋友和善良的精神，他紧紧地拥抱了纽约大约两年半，然后他去了弗吉尼亚，在那里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度过了他剩下的大部分短暂的生命。在纽约，对他最早的回忆是1769年9月20日。另一张是他的亲笔签名的爱宴票，现在还保存着，日期是1769年10月1日，给了汉娜-迪安，后来是保罗-赫克的妻子。见“丢失的章节”，第195页。

以下内容显示了主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和哈福德县进行的工作有多么伟大。

1771年，威廉-沃特斯的二哥亨利-沃特斯开放他的房子进行布道。一个班级成立了，威廉是这个班级的领袖。不久，他的兄弟亨利就信了主，接着就有了一项伟大的工作，以至于在几个星期里，威廉-沃特斯除了照看那些出发去天堂的个人和家庭外，几乎不能做什么。在这场伟大的改革中，那些既不敬畏神也不看重人的人，说脏话的人，撒谎的人，斗鸡的人，跑马的人，玩牌的人，以及酒鬼，都变成了新造物，并被神的赞美所充满。以下是此时在哈福德县和巴尔的摩县与卫理公会联合的一些人—贾尔斯、摩根、利滕、福斯

特、贝克、摩尔、辛克莱、斯坦福*、加洛韦、科尔盖特、梅里曼、埃文斯、布朗、斯蒂芬森、默里、辛梅斯、罗林、加奇、杜克、邦德、巴尼特-普雷斯顿和约西亚-达拉姆先生。

此时，卫理公会中没有比韦特斯家族更有价值的家庭。威廉和尼古拉斯成为巡回传教士。约翰是第一个加入卫理公会的人。他以管家的身份行事，是个严肃、忠实的人。他在1774年平静而幸福地死去。亨利-沃特斯（Henry Watters）也是一名管家，也是一名劝诫者。其他大多数弟兄在卫理公会中担任职务。第五次会议于1777年在鹿溪最年长的兄弟的布道所举行。他们中的一些人活到了很老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去世时已经90岁了。1809年，弗里伯恩-加雷特森牧师在这个地区，他说：“我握住了善良的老亨利-沃特斯兄弟的手，他已经八十岁了；还有赫伯特兄弟，九十岁了。”1771年，传教士们继续访问巴尔的摩，向那些愿意听他们讲道的人传道，他们在“街区、餐桌和路边”宣讲；没有一户人家为他们的宣讲或无偿的娱乐而开放。然而，这话就像存放在他们中间的酵母，在第二年结出了果实。

斯坦福兄弟成为当地的传教士，并在肯塔基州定居，亨利-史密斯牧师在那里找到他。

第十一章。

1771年，本市的胡德上尉（约翰-胡德弟兄的侄子）将阿斯伯里和赖特先生带到这个国家，他们于10月27日在费城登陆，比波德曼和皮尔莫尔先生到达两年后；现在我们计算一下，在这个日期，美国有10位卫理公会的传教士。按照他们进入这里工作的顺序，他们是：斯特劳布里奇、恩布里、韦伯、威廉

姆斯、波德曼、皮尔莫尔、金、阿斯伯里、赖特和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县的理查德-欧文（第一个成为卫理公会传教士的美国本地人）。

理查德-莱特先生于1770年，即来到这个国家一年后，被卫斯理先生接纳为巡回布道者。他在这里的第一个冬天，主要是在马里兰州的波西米亚庄园度过的。怀特菲尔德先生曾在这个庄园里做了很多工作。主要的家庭—Bayards、Bouchells和Sluyters，大多是他的弟子。在某个房子里有一个房间，他在那里睡觉、祷告和学习，现在仍被称为怀特菲尔德的房间。卫斯理人现在开始耕耘这一领域。住在现在的波西米亚磨坊下面的所罗门-赫西先生，在当时被称为斯鲁伊特磨坊的地方，是卫理公会的第一个可用朋友。他在自己的房子里传教了好几年；虽然马里兰州东岸的第一个卫理公会传教是在肯特郡，但是，本案的证据让我们相信，这个海岸的第一个社团是1772年在赫西兄弟那里成立的。这个协会仍然在庄园礼拜堂有代表。被称为贝塞斯达（Bethesda）的老圆木教堂在一个年代前就已经衰败了，它建于1780年至1790年间。卫理公会在汤普森的校舍有另一个任命—后来在这里成立了一个协会，并在1790年之后建立了一个名为Bethel的礼拜堂（在Back Creek）。这两个教堂早在1771年就在被称为波西米亚庄园的地方建立了。

当赖特先生在波西米亚庄园工作时，他对人们的依恋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担心他会在那里定居：他有讨好的艺术，而且很可能一些主要人物向他提出了请求，以获得持续而非偶尔的传道。

弗朗西斯-阿斯伯里先生是约瑟夫和伊丽莎白-阿斯伯里的儿子，1745年8月20日出生在英格兰，位于汉斯沃思教区的汉斯蒂德桥脚下，距离伯明翰四英里，位于斯塔福德郡。他只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的妹妹莎拉早逝。她的死对她的母亲来说是幸运的，因为她打开了心灵的眼睛，所以她开始阅读圣经，并敦促她的丈夫进行家庭阅读和祈祷；他们还喜欢唱歌。萨拉-

阿斯伯里的死显然是使这个家庭享受灵性宗教的原因；也可能是使阿斯伯里先生为美国的卫理公会付出努力的原因。在他的父母用他们的财力支持卫理公会四十多年后，他们在晚年去世了；他的父亲在1798年去世，享年八十五岁；他的母亲在1802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给他们的儿子留下了无罪和圣洁生活的丰富遗产。

阿斯伯里先生在七岁时就感受到了圣灵的运行，但直到他十四岁时才因信称义。他一觉醒来，就离开了他的盲人牧师，开始去西布罗姆维克教堂，在那里，雷兰、斯蒂林弗利特、塔尔博特、巴格纳尔、曼斯菲尔德、霍斯和文恩这些大名鼎鼎、受人尊敬的福音牧师都在讲道。不久之后，他在韦德斯伯里第一次听到了卫理公会的声音，并认为他们的方式比教会的好。“男人和女人都跪下来，说阿门。现在，请看！他们在唱赞美诗——甜美的声音！”。为什么，说来奇怪！传道人没有祈祷书，但他的祈祷却很精彩！”。更特别的是，这个人拿着他的经文，没有讲道书：这确实很奇妙！但这是最好的方法。”不久之后，他与卫理公会联合，开始举行会议并劝诫人们，有几个人通过他的努力找到了灵魂的平安。接下来，他被称为地方传教士，在德比、斯塔福德、沃里克和伍斯特等县劳动。在担任了近五年的地方传教士后，在他22岁那年，也就是1766年，将自己完全献给了上帝和他的工作。

在他为这个国家的工作献身之前的6个多月里，他一直感到有一种信念，他要到美国去。1771年在布里斯托尔举行的会议上，卫斯理先生第二次呼吁传教士到美国去，当时阿斯伯里先生自荐，并被卫斯理先生接受。当他为了前往费城，他没有一文钱；但主打开了朋友们的心扉，他们给他提供了衣服和10磅钱。9月2日，他离开了英国，离开了他哭泣的父母和朋友，在这个世界上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在费城登陆后，他被引导到弗朗西斯-哈里斯先生家，后者将他和赖特先生带到一个大教堂（圣乔治教堂），当晚皮尔莫尔先生在那里讲道。他说：“人们高兴地看着我们，几乎不知道如何充分表达他们的爱，

以热切的感情欢迎我们，并把我們当作上帝的天使来接待。当我接近美国海岸时，我的心融化了，想到我从哪里来，要去哪里，要去干什么。但我的舌头却松开了，无法对人们说话。”

我们已经看到费城卫理公会成员在阿斯伯里和赖特先生到达时对他们所表现出的亲切和友好的感情。这种精神在这个城市的第一批人中拥有很高的地位，并对他们的传教士表现出来。在费城呆了几天后，阿斯伯里先生前往纽约，这是他在这个国家的第一个工作领域。在经过泽西岛时，他认识了斯塔滕岛的彼得-范佩尔先生，范佩尔先生邀请他去他家，他接受了邀请，并在接下来的主日在这个岛上度过，在范佩尔先生家和赖特法官家讲道。我们认为这是卫理公会在该岛的第一次布道。几年后，一个协会成立了，并在1790年左右建造了一座小教堂。以色列-迪索斯韦、亚伯拉罕-沃格拉姆、赖特法官、摩西-多蒂或多蒂、沃德先生和彼得-范佩尔，是卫理公会传教士在这个岛上找到的第一批朋友。在这部作品的后续部分，可以看到史坦顿岛卫理公会的第一份班级文件的副本，由加布里埃尔-P-迪索斯韦先生提供，他的父亲是第一个班长。

彼得-范佩尔的兄弟本杰明成为一名卫理公会教徒，并成为田纳西州当地一名有用的传教士。

- 威廉-伯克牧师说：“很早以前，本杰明-范佩尔从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市搬来，在田纳西州格林县的利克里克定居。他有相当大的才能，在那个新国家非常有用；在他的传教下成立了几个社团，这个国家最早的卫理公会小教堂之一就是范佩尔的会堂。他是东田纳西州的卫理公会之父之一，他在1780年至1790年间在那里定居。他”是阿斯伯里主教的亲密和持续的朋友。他将被法属布罗德国家的人民长期铭记”。如果说范佩尔先生曾经住在波托马克河畔的亚历山大市，那么他之前曾住在纽约的斯塔滕岛。

1771年11月13日，阿斯伯里先生在纽约进行了他的第一次布道。他在这个城市周围形成了一个圈，其中包括斯塔滕岛、韦斯特切斯特、东切斯特、西农场、黑麦、马马罗尼克和新罗歇尔。这个地区的许多人都是胡格诺派的后裔。在他的日记中，第一卷，第6页，他告诉我们，在11月24日（1771年）星期六，他与苏斯弟兄和怀特弟兄一起去了韦斯特切斯特；在这里，他的朋友从市长那里得到了法院，在接下来的主日，他在那里讲了两次道：市长和该镇的其他主要人物都是他的听众；当他们庄严地听着时，上帝的力量在讲者和听者身上都得到了满足。晚上，他在West Farms的Molloy先生家讲道。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他又在韦斯特切斯特讲道，并与市长住在一起。

回到纽约后，他在接下来的主日在那里讲道；但是，由于博德曼先生在城里，阿斯伯里先生回到了韦斯特切斯特，与怀特博士一起住。主日上午，他在法庭上讲道，他预计晚上会在那里讲道；但他的朋友莫罗伊告诉他，法庭对他关闭了；不过，一个酒馆老板给他提供了一个房间。晚上，他在West Farms讲道，并住在Oakley先生那里。这家人和大多数接受福音使者的人一样，成为卫理公会成员。

12月10日，他首次访问了新罗歇尔，受到了德维奥先生和家人的热情接待，在他们家讲了两次道。在黑麦、伊斯切斯特和马马罗内克布道，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之后他回到了纽约，在接下来的主日里，他在那里做工。

在圣诞节期间，他访问了斯塔滕岛，受到了赖特法官、彼得·范佩尔和沃德先生的热情接待——在他们三个人的家里讲道。

1772年1月1日，阿斯伯里先生在纽约；但不久之后，与索斯先生一起去了西农场，在莫洛伊弟兄的家里讲道；也去了韦斯特切斯特。在West Farms，亨

特朋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他在自己家里讲道，尽管他是贵格会成员；他和莫洛伊现在被唤醒了。在德沃先生家向听众讲完道后，又在马马罗内克向许多人讲完道后，他在伯林朋友家——一个新的地方向一群愿意听的人讲道。我们发现他接下来在德沃先生家和亨特弟兄家做工。他从这里去了新市，受到了巴托先生的欢迎。他还在飞利浦庄园讲道。接着，在新罗谢尔，他第一次在彼得-博内特先生的家里讲道。现在他在新罗谢尔有两个布道所，即德沃的和邦内特的。在新城讲完道后，他住在他的朋友佩尔那里；从这里他去了他的朋友巴托那里，由于生病，他不得不在那里呆了几天。怀特医生亲切地、无偿地照顾他。在这里，住在塞勒姆附近的德-兰西州长的儿子德-兰西先生拜访了他，他邀请他去他家。从巴托先生那里，阿斯伯里先生去了纽约；这是1772年3月的事。皮尔莫尔先生这时在纽约，波德曼先生在费城。

在塞缪尔-塞尔比的陪同下，阿斯伯里先生来到斯塔滕岛，来到他的朋友赖特法官的家里。在彼得-范佩尔家讲完道后，他第一次收到了在迪索斯韦先生家讲道的邀请，许多很久没有听过讲道的人都听到了他的声音。他还在岛上的另一个新地方讲道，这是在亚伯拉罕-沃格拉姆先生的家里。岛上已经有了大约半打布道所；人们似乎对卫理公会的布道很有兴趣。

1772年3月下旬，阿斯伯里先生向费城移动。在安博伊，他在汤普森先生的家里讲道。经过斯波茨伍德和クロス威克，他来到伯灵顿，在那里他在法庭上讲道；这是他在这个地方的第二次讲道。1772年3月30日，他第一次来到新米尔斯，在那里他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并在浸信会的会所里讲道。

第十二章。

1772年初，罗伯特-威廉姆斯来到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他是“旧领地”的第一位卫理公会传教士。他继续在诺福克和朴茨茅斯及其周边地区讲道约两个月，他对前来听他讲道的人的有力呼吁——他们很多——给其中一些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如果他此时没有在这两个城镇成立一个社团，他或皮尔莫尔先生在这一年的后半年就成立了。今年4月，威廉姆斯先生回到了费城，并对他的访问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报告，皮尔莫尔先生也跟着他去了。

1772年4月2日。阿斯伯里先生来到费城，在那里他找到了波德曼先生和韦伯上尉。现在波德曼先生为下一季度的传教士制定了一个计划，内容如下：波德曼先生去波士顿；皮尔莫尔先生去弗吉尼亚；赖特先生去纽约；阿斯伯里先生去费城。此时在费城时，他说：“我们在罗伯多先生家吃饭，他因为良心的缘故不能养黑奴”。圣乔治教堂的老司事大卫-雷克（David Lake）弟兄在1790年加入卫理公会，几年后去世，年龄约为85岁，他告诉我们，罗伯多先生是个木材商，他的木板场在第四街靠近樱桃街。他是卫理公会的一个热情的朋友。这不就是后来的“罗伯多将军”吗？他就是1785年在弗农山庄把科克和阿斯伯里主教介绍给华盛顿将军的那位法国绅士。

在圣乔治教堂和Bettering-house讲完道后，阿斯伯里先生开始前往波西米亚，去找一直在那里工作的莱特先生。他在老切斯特的维蒂夫人的小酒馆停了下来，发现那是波德曼先生和皮尔莫尔先生住的地方。他发现切斯特的人们对卫理公会的布道很满意，就留下了回国后布道的约定。在他到达威尔明顿之前，他遇到了赖特先生，当时他正转身去塔西先生那里，要在那里呆一晚上。第二天，他去了威尔明顿的斯泰德姆先生家。他没有在这个镇上停留讲道，就去了纽卡斯尔，在罗伯特-弗内斯先生的酒馆里讲道。弗内斯先生这时是卫理公会的成员，也是特拉华州最早的成员之一。

阿斯伯里先生有强烈的愿望去巴尔的摩，但因距离太远而作罢。大约八个月

后，他看到了巴尔的摩。第一次到达波西米亚庄园，他在那里度过了一个主日，在波西米亚河头的所罗门-赫西先生家讲了三次道。在拜访了后溪附近的Ephraim Thompson先生后，他来到了威尔明顿，在那里向一些人讲道，这是第一次在这个镇上讲道。来到老切斯特，他第一次在法庭上向他们传达了他的信息。在探访了监狱里的囚犯后，他来到了费城。当他在Withey夫人的公馆里主持工作时，他在那里度过的第一个晚上，她被他在她家的第一次祷告唤醒了。

大约在四月中旬，阿斯伯里先生开始承担费城的职责。他说：“我希望，在不久之后，我们约有七位传道人将传播七、八百英里。这七位传道人是：韦伯、波德曼、皮尔莫尔、阿斯伯里、赖特、威廉姆斯和金。威廉姆斯弟兄出发前往纽约。24日晚上我守着门，见了社团的人，给他们读了卫斯理先生的书信。”“29日来到伯灵顿，在那里我见到了韦伯弟兄和金弟兄，发现那里的人非常活泼。有两个人在韦伯弟兄手下获得了公义；T-t博士，一个放荡不羁的人，昨晚在波德曼弟兄的讲道下受到了触动；当我在法庭上讲道时，有很多人参加。”

阿斯伯里先生回到了费城。不久之后，他和约翰-金应邀参加了在老切斯特对犯人的处决。他们俩都在这个场合讲道。“刽子手假装把他们都绑起来，但只绑了一个人，让另外三个人倒下；其中一个是15岁的年轻人；我们事后看到他们，警告他们要小心。”“5月5日。再次出发去伯灵顿，向一个严肃的人讲道”。探访完囚犯后，他回到了费城，在那里用主日讲道，并与社会各界人士见面，主日晚上有专人照看。

5月12日，阿斯伯里先生再次指示他的路线进入泽西岛，但方向是他以前没有走过的；他去了卡彭特岛，以极大的生命力和力量传道。很可能是在杰西-楚那里。同一天在托马斯-塔珀家讲道，有生命力。在新教堂讲道并得到神的

帮助后，他住在艾萨克-詹金斯家，詹金斯在去往格洛斯特的路上把他带到了那里。

“主日，17日。早上讲完道后”（在圣乔治教堂），“我去看了乔治-匈牙利，他已经接近永恒；他的灵魂有了安宁。5月20日。去了特伦顿；但由于法庭正在开庭，我不得不在一所学校里讲道，但人很少”。这是阿斯伯里先生第一次提到他所访问的特伦顿。5月21日。“在河的另一边向几个简单的人讲道；晚上在伯灵顿讲道。24日，星期日。我们骑马到格林威治，在那里讲道；然后我们骑马回到朋友普莱斯家，吃了饭；然后到格洛斯特，在那里讲道；然后到了费城，晚上讲道。

接下来，我们发现阿斯伯里先生访问了伯灵顿和新米尔斯；在前一个地方，他把一个囚犯带到了处决的地方。然后回到他在费城的工作，在那里他给卫斯理先生写信。

6月3日。“我在曼塔溪讲道，力量很大；然后走了一英里半，在塔珀先生那里讲道，有生命力”。在格林威治和格洛斯特讲完道后，他回到了费城，在那里度过了主日，并与友好的牧师斯特林格先生进行了交流。同一天举行了一次爱的盛宴，一些泽西卫理公会的人在会上“自由地谈论着上帝的力量”。

阿斯伯里先生第二次访问了特伦顿，在那里他的布道得到了神圣的力量。他还在河的另一边讲道。就这样，他继续在特伦顿、新米尔斯和伯灵顿的工作日完成他的任命，大部分主日都在费城度过。6月23日。“走到Gloucester Point，然后骑马到Chew弟兄那里，向许多人讲道。24日。在格林威治，我见到了斯特林格先生，他讲道并给几个人施洗。我们就雪莉先生对卫斯理先生的羞辱进行了交谈。斯金格先生说，卫斯理先生无疑是个好人，对成千上万的人有帮助。回到格洛斯特时，我拜访了普莱斯乡绅，并向他提交了一份请

愿书，要求筹集150英镑，以偿还我们在费城的布道所（圣乔治教堂）的债务。
”

回到费城后，他收到了皮尔莫尔先生的一封信，他现在在马里兰州，正在前往弗吉尼亚州的路上，“信中充满了他在国外和教会中对大型会众的布道情况，以及类似情况”。在他下一次访问特伦顿时，他讲了五次道，其中一次是在田里；他还在河那边完成了他的任命；看来这个地方在特伦顿附近。

七月十四日。”去了泽西，在朋友特纳家讲道。然后在杰西-楚家；第二天在格林威治；然后在格洛斯特；接下来到哈登菲尔德，在约瑟夫-索恩家向一些听众讲道。”阿斯伯里先生通过在特伦顿、新米尔斯和伯灵顿讲道，完成了他在费城巡回区的工作，这时的巡回区包括泽西岛的所有卫理公会。在他最后一次访问特伦顿时，他第一次注意到该地有一个由19个严肃的人组成的社团。这是在1772年7月。大约在这个时候，阿斯伯里先生遇到了波德曼先生，他曾去过波士顿，在那里从事过一段时间的牧师工作；据说他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卫理公会；但是，由于几年来没有其他卫理公会的传教士接替他，在他离开后，这个公会由于缺乏牧师的关注而逐渐消亡。

1772年7月底，波德曼先生制定了今年的第二个计划，似乎是这样的。阿斯伯里先生去纽约；赖特先生去马里兰州，与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威廉姆斯先生和金先生一起工作；如我们所见，皮尔默先生被任命为弗吉尼亚州的负责人。而波德曼先生负责费城，并作为监督员访问马里兰州。

当皮尔莫尔先生在前往弗吉尼亚州的途中，经过马里兰州，并在各个地方传教时，他来到了鹿溪。在这里，他住在沃特斯家的老宅子里；在那里，他用钻石的尖头在一块玻璃上写字。

“他所到之处带来柔和的和平。
他在形成我们的生活时，建立了我们的安静。
甚至铺设卑劣的自然界的粗糙道路。
并在每个人的心中打开一个小小的天堂”。

《诗篇》第十九章。9，“高举耶和华我们的神”。

J. P. (Joseph pilmoor),

1772年6月30日。

这篇文章被许多流动的卫理公会传教士读过，自从写下这篇文章后，他们就住在同一所房子里；据说，这块玻璃被小心翼翼地保存到今天，作为纪念。

1772年7月底，阿斯伯里先生离开伯灵顿前往纽约。他的朋友索斯似乎与他同行。在斯塔滕岛与他的朋友们共度主日后，他来到了这座城市。他还对新罗谢尔、金斯桥和该地区的其他地方进行了几次布道访问。

他还来到了长岛的新城，韦伯上尉曾于1767年在那里成功布道。这时纽约的情况并不令人愉快。他说，“我发现班级破碎，社团混乱，所以我的心沉沦了”。他被指控恶意调遣官方成员之一的牛顿先生；卢普顿先生告诉他，他把人们都传走了，并暗示整个工作将被他破坏。看来，阿斯伯里先生对纪律的严格关注是不满意的原因；但是，虽然这让纽约的一些卫理公会成员不高兴，却让卫斯理先生非常满意，就在这个时候，卫斯理先生任命他为助理，代替波德曼先生，因为卫斯理先生希望波德曼先生和皮尔莫尔先生回到英国去。由于协会的一些管家没有对所有的募捐情况表示满意，阿斯伯里先生任命切斯或查夫先生对每周和每季度的募捐情况进行核算，这让一些人感到不快。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有必要向协会宣读卫斯理先生关于恶语的布道。

阿斯伯里先生这时在纽约，大约三个月。他似乎没有什么成就；也没有记录任何特别的宗教繁荣。然而，他正在履行他作为牧师的职责。他的习惯是在有机会时参加别人的事工。在纽约时，他很高兴地听了奥格尔维博士和英格尔斯牧师的演讲。

当阿斯伯里先生在纽约使用纪律时，当时成功但后来不幸的亚伯拉罕-惠特沃斯正在泽西岛做一项好工作。在他的传道下，那个了不起的人本杰明-阿伯特先生在9月被唤醒；几周后，在1772年10月12日星期一早上，他得到了强大的祝福。

博德曼先生似乎在纽约接替了阿斯伯里先生；莱特先生被派往费城，阿斯伯里先生被派往马里兰州，那里有约翰-金、斯特劳布里奇等人正在工作。皮尔蒙尔、威廉姆斯和沃特斯先生在弗吉尼亚。

10月下旬，阿斯伯里先生与苏斯先生一起出发前往马里兰州。经过费城、切斯特和新堡——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些卫理公会成员——他来到了波西米亚庄园，在赫西先生家和另一个地方讲道。他还拜访了埃弗莱姆和罗伯特-汤普森先生；他们已经是朋友了；后者成为卫理公会教徒，并长期接待阿斯伯里先生和其他传教士；他可以被视为后溪的伯特利卫理公会的萌芽。这时，他们的父亲还活着，已经一百岁了，他告诉阿斯伯里先生；他的父亲达到了一百零九岁，而且从不需要使用眼镜。他们的亲戚塞缪尔-汤普森兄弟仍然住在同一个地方。

穿过萨斯奎哈纳河，阿斯伯里先生在朋友纳撒尼尔-贾尔斯家找到了舒适的住处；他们在那里举行了一次家庭聚会，理查德-韦伯斯特在会上作了动人的劝勉发言。阿斯伯里先生在马里兰州西海岸的罗克润（Rock Run）讲了他的第一次道。从这里开始，他与贾尔斯夫人和她的兄弟一起去了鹿溪，在那里他

在摩根先生家自由地讲道。他的下一个任务是在塞缪尔-利滕家——一个从贵格会中皈依的人。第二天，他和他的同伴们去了亨利-沃特斯家，在那里举行了一次有力的聚会；摩根先生家的几个人也在那里。他在这里的总部，发现许多人在他们的初爱中很热情，因为刚刚发生了一场大改革。在这里，他见到了当时的劝勉者尼古拉斯-沃特斯。他的下一个讲道地点是在塞缪尔-弗雷德家，那里有很多人。

11月8日，主日。他在亨利-沃特斯家再次讲道时，有一段融洽的时间。下午，他在另一位劝勉者理查德-韦伯斯特那里自由地讲道；同一天晚上，他在寡妇邦德那里有许多人听他讲道。

10日星期二，他在查尔斯-贝克家和J. 莫尔家向许多人自由讲道。11日，星期三。许多人在Sinclair先生那里听讲。他还在艾奎拉-斯坦福家讲了很多。第二天，他在盖洛维弟兄那里讲道；还有，在张伯伦弟兄那里。

根据他的日记，下一个约会是在G先生（可能是Gatch）家，那里有许多人参加。他在约翰-科尔盖特家的会众也很多。他说：“这个人的朋友因为他的宗教信仰而拒绝了他：”似乎是因为他已经成为卫理公会教徒。然后他骑马去了理查德-欧文斯家，他是第一个美国本土的卫理公会传教士。看来他在接下来的主日里，在欧文斯家做工。

11月18日。他去了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家。“在这里，我们邀请了沃菲尔德医生和几个有礼貌的人与我们共进晚餐。我向女士们谈了关于头饰的问题；但医生为他们辩护。然后我们骑马去了杜宾朋友那里。19日，杜宾朋友和我出发去弗雷德里克镇。我们来到乔治-萨克斯顿家；许多人来到弗雷德里克镇听我讲话”（弗雷德里克镇，现在的弗雷德里克市）。

22日，星期日。他第一次在Pipe或Sam's Creek的Log Meeting-house。在那里讲完道后，他出发去完成另一个约会。约翰和保罗-哈格蒂，以及希西家-博纳姆陪同他。在杜宾先生家，他请来了德国归正会的本尼迪克特-斯沃普牧师听他讲道。他说在温彻斯特讲道；但这一定是个误读—更可能是威斯敏斯特。从这里，他回到了理查德-欧文斯家；并以极大的感情向许多人讲道。24日，我们骑了20英里到我的老朋友约书亚-欧文斯（理查德的父亲）那里—当时卫理公会的森林之家，发现那里的房子和家庭都非常令人愉快。这位老人确实是个以色列人。他曾经是一个严肃的教会成员，寻求真理；现在上帝已经向他揭示了真理。主也已经开始祝福他的家庭。他有一个儿子是传道人；其余的孩子都很有思想。虽然是个大雨天，但有很多人，我在讲道时对他们的心大大地扩大了。”25日。”在塞缪尔-梅里曼先生那里，会众也很多，主与我同在。在埃文斯先生那里，会众很少。”

接下来的主日，他在巴尔的摩度过。12月1日星期一，他在内森-佩里高家和威廉-林奇家讲道。第二天，在约帕，对来自城镇和乡村的许多人讲道。从这里，他去了詹姆斯-普雷斯伯里家，向许多人有能力地讲道。然后进入颈部，（可能是在詹姆斯-贝克家）讲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布道。然后他回到J. Presbury家，在那里再次讲道后，与Josiah Dallam先生一起回家，在他家讲道；第二天又在Moses Brown家讲道。

12月7日，主日。他去了布什福雷斯特礼拜堂，当时那里没有门窗；天气非常寒冷；他的心怜悯那些暴露在寒冷中的人们。他用手帕蒙住头，讲了两场道，中间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人们如此渴望听道，以至于他们在寒冷中一直在等待。

阿斯伯里先生现在已经绕过了他的巡回区中位于西岸的那一部分；现在，他与约翰-金一起越过萨斯奎汉纳河，访问位于切斯特河和威尔明顿之间的半岛

上的那一部分。他的足迹遍布六个县，在今天看来是相当大的。经过查尔斯顿和埃尔克顿，他们在后溪的罗伯特-汤普森家住下。从这里，他去了位于（现在的）高峰桥的伯德酒馆，拿他的箱子和一箱书。

”然后他去了所罗门-赫西家，并进行了布道；之后，向每个人讲述了他的灵魂状态；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看起来像在马里兰州东海岸举行的班级会议的说法。在去乔治敦的路上，他发现波西米亚的一所大房子，属于贝亚德先生，怀特菲尔德先生曾在那里讲过道。然后，他继续前往约翰-兰德尔家，向许多人讲道，无论贫富。在约翰-兰德尔家讲完道后，他又往下走了12英里，来到亨森教堂附近，在那里有很多人听他讲道。在这里，他被一位教会牧师Read先生遇见，他想知道他是谁，以及他是否有执照。他说了一大堆话，说他对人们有权威，负责照顾他们的灵魂；而且，他（A先生）不能，也不应该讲道；如果他讲道，他将依法对他采取行动。阿斯伯里先生告诉他，他是谁，他是来传教的，也会传教；他想知道他是否有权力控制人们的良心，或者是治安法官。他指控阿斯伯里先生制造分裂。A.先生回答说，他没有把人从教会中拉出来，并问他，他的教会是否开放给他讲道；并进一步告诉他，他是来帮助他的。Read先生回答说，他没有雇他做助手，也不希望他帮忙；他还指控Asbury先生阻碍人们的工作。A.先生想知道集市和赛马是否不妨碍他们；而且，他来是为了让罪人归向上帝。阿斯伯里先生进屋后，开始讲道，敦促人们悔改，离开他们的罪孽，R先生大发雷霆地进屋，试图阻止他讲道。礼拜结束后，Read先生走了出来，告诉人们他们来听他讲道是错误的；还提出了其他错误的反对意见；但是，他所有的努力都没有阻止人们听讲，也没有阻止卫理公会在那个地方成立。阿斯伯里先生是这一带第一个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他的赞誉并不是因为他是先驱者，而是因为他善于运用纪律的规则和路线来完善别人所开始的工作。

在与Read先生的这场争论之后，Asbury先生返回并在John Randle那里讲道。

接下来的主日，他在罗伯特-汤普森的校舍讲了两次道，在波希米亚的 S. Hersey 讲了一次道。在纽卡斯尔，他向许多人讲道。在威尔明顿的斯泰德姆先生那里，他的听众很少。在塔西先生家讲完道后，他去了艾萨克-赫西家，向许多人讲道。回到纽卡斯尔后，他遇到了一大批会众，然后去了波希米亚，再次讲道。在去往萨斯奎哈纳河的路上，他被要求去看望一位患臌症的托马斯夫人。过了河，他在1772年的圣诞周来到 J. Presbury 的季度聚会。

季度会议的属灵和财务工作已经完成，阿斯伯里先生（现在是卫斯理先生的助手）任命了传道人，他们的工作如下：斯特劳布里奇弟兄和欧文斯弟兄到弗雷德里克郡。金弟兄、韦伯斯特弟兄和艾萨克-罗林斯在半岛地区；阿斯伯里先生在巴尔的摩和哈特福德县。这次会议上充满了爱与和平。本次会议共收到了20磅硬币。斯特劳布里奇先生收到了8磅，阿斯伯里和金先生各收到6磅。

此时，马里兰有十到十二位本土的劝诫者和当地的传教士，如理查德-欧文斯、威廉-沃特斯、理查德-韦伯斯特、纳撒尼尔-佩里高、艾萨克-罗林斯、希西凯亚-博纳姆、尼古拉斯-沃特斯。S. 斯蒂芬森，J. 普雷斯伯里，菲利普-加奇，还有可能是阿奎拉-斯坦福和亚伯拉罕-罗林斯。

=====

第十三章。

1772年初，罗伯特-威廉姆斯牧师来到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在那里他用法院的台阶作为讲坛，并向一群粗鲁的听众讲道。由于他是他们听到的第一个卫理公会的传教士，而且他的举止和表达方式对于一个传教士来说一直都很奇怪，所以有些人准备断定他是个疯子；但是，在他们进一步听取了他的意见

之后，他们对他形成了一个更正确的判断。他继续在诺福克和朴茨茅斯及其附近地区成功地工作了几个星期，然后来到费城，在那里他见到了阿斯伯里先生和其他一些传教士，对弗吉尼亚的工作做了“火热的描述”。许多人的福音已经成熟，并准备接受我们：“这是1772年4月的事。

皮尔莫尔先生跟随他，在诺福克、朴茨茅斯和弗吉尼亚州的邻近地区一直待到年底。

在北方度过夏天后，这一年的10月，威廉斯先生带着威廉-沃特斯牧师（他现在开始接受培训）回到了弗吉尼亚，他们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773年9月。留下沃特斯先生在诺福克和朴茨茅斯附近工作，威廉斯先生按照天意的安排向西南方向移动。在冬天和第二年春天，他来到彼得斯堡地区，纳撒尼尔-李先生（他在1772年下半年发现了那颗价值连城的珍珠）住在那里。不久之后，他就认识了福音派的贾拉特先生。

威廉-沃特斯先生是第一个成为正规巡回卫理公会传教士的美国本地人。他于1751年10月10日出生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县。他的父母属于英国教会，他是这个教会长大的。他的父亲在他两岁时去世：他是九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1770年7月，他第一次听到卫理公会的讲道，1771年5月，在他出生的那所房子里，他是一个愤怒的孩子，在他20岁的时候，他生为上帝的孩子。

他的皈依非常清楚：“一道神圣的光芒照亮了他的灵魂，并很快包围了他，”在他看来，“亮度超过了正午的太阳，他因盼望上帝的荣耀而欢欣鼓舞”。他加入了卫理公会，并很快像他们中的其他人一样，被听到在没有书本的情况下进行祈祷，在那个时代和地方，这被视为一个了不起的行为，而且在许多人看来，卫理公会的人具有一种神圣的品格，激发了对他们的敬仰。1772年4月，他成为一名传教士，1772年10月，21岁的他离开哭泣的母亲和亲戚，与

威廉斯先生一起出发前往弗吉尼亚。到达巴尔的摩后，他根据一篇文章宣讲了他的第三次讲道。他们继续前行，经过布拉登斯堡、乔治敦、亚历山大、威廉国王县等地，公开和私下向人们献上基督，其中许多人以前从未见过或听过卫理公会的传教士，直到他们到达诺福克。在这里，他受到了卫理公会成员的友好接待，但发现他们与他在马里兰州留下的热情的弟兄们不同。在诺福克和朴茨茅斯呆了一段时间后，他到乡下组建了一个巡回小组。在弗吉尼亚呆了近一年后，他回到了家。在回家的路上，他似乎认识了费尔法克斯县的亚当斯家族，大约在这个时候，卫理公会被引入该家族；后来他与该家族结婚。1773年9月，他回到了家。

“一个叫巴顿上尉的爱尔兰人，在费尔角，是第一个打开他的房子的人；这个门大约在1772年打开；当他的房子太小，无法容纳听众时，就占用了米尔斯街和布洛克街拐角处的一个帆楼。同年，巴尔的摩镇的威廉-摩尔先生在水街和南街的东南角开了他的房子用于布道；另外，德国归正会的成员特里普特夫人在巴尔的摩街和特里普特巷的拐角处开了她的住所。”见Wm. Hamilton牧师对巴尔的摩早期卫理公会的描述。汉密尔顿(Wm. Hamilton)牧师在1856年7月的《季刊》上对巴尔的摩早期卫理公会的描述，上述事实即来自于此。

阿斯伯里先生第一次访问巴尔的摩，大约是在1772年11月中旬；见他的日记，第一卷第33页。他和约翰-金一起去的，在那里呆了一晚上，但没有说他们两人的讲道情况。同月28日，星期六，他说：“我第一次在角城讲道。”“主日，30日，我骑马去了角城，在向大批会众讲完道后，回到镇上，与Wm. Moore一起吃饭。我在城里的三点和六点都讲了道”。见他的日记，第一卷，第34页。我们将在此列举几个在费尔角和巴尔的摩镇首次团结在卫理公会周围的人的名字。我们已经说过，巴顿上尉是第一个在费尔角开放他的房子进行布道的人。此后一段时间，当第一个卫理公会小教堂在该点成立时，我们发现杰西-霍林斯沃思、乔治-韦尔斯、理查德-莫尔*、乔治-罗宾逊和约翰-伍德

沃德这些有价值的名字参与了这项事业。

在巴尔的摩镇，我们已经注意到威廉-摩尔先生的名字，他是第一个请阿斯伯里先生在他家讲道的人。他是该镇第一个与卫理公会联合的有影响力的人。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传教士，做了很多好事。若干年后，他成为一名律师；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在纽约州定居。由于某种原因，他离开了卫理公会。他的儿子，巴尔的摩的菲利普-摩尔（Philip Moore, Esq.），一生都是卫理公会的热情朋友。

有一位摩尔夫人，她在卫理公会中的生涯很短，但很辉煌。”在她去世前两周，她被上帝纯洁完美的爱所充满，从此她的话语被神圣的力量所覆盖，融化了所有拜访她的人的心；她就像一团活的火焰，渴望被溶解，与基督在一起。就在她临终前，她对她的妹妹说：’你靠近点，我要告诉你我听到了什么赞美，什么音乐。然后停了一会儿，她说：’我现在要走了；我不能留下；再见！再见！再见！’然后没有叹息或呻吟，就离开了。她的死亡因乔治-沙德福先生的一段话而得到改善。菲利普-罗杰斯先生，当时还是个年轻人，是下一个在巴尔的摩和摩尔先生一起为卫理公会站出来的人；这两人是阿斯伯里先生的得力助手。

塞缪尔-欧文斯先生与上述人士一样，是阿斯伯里先生的精神之子，也是一开始的主角。他的第一任妻子曾是德国归正会的成员，她在那里恳切地寻求宗教的安慰，直到她获得宗教。当她听到卫理公会的声音时，她马上发现她的经历与他们的经历相同；她与他们联合起来，成为巴尔的摩早期的女班长之一。

我们已经注意到特里普特夫人，她是第二个为讲道而开放自己房子的人。由于阿斯伯里主教在1791年为他的这位“亲爱的老朋友”举行了葬礼仪式，我

们必须得出结论，她离开了德国归正会（尽管我们没有看到明确的声明），并且是卫理公会的早期和热心的倡导者之一。

雷切尔-胡林斯夫人似乎是巴尔的摩最有力的女性之一，在那个早期。阿斯伯里先生在该镇度过他的第一个主日后，我们从他的日记中得知，她与罗杰斯夫人和寡妇怀特一起，陪同他到N. 佩里高家，在那里他向许多人讲道。然后去了林奇（Wm. Lynch）家，他是由胡林斯夫人介绍给他的。在他的日记的后续部分，我们发现她与阿斯伯里先生一起访问了新泽西州新米尔斯的朋友。看来，她四处奔波，协助做好工作。

在阿斯伯里先生早期在巴尔的摩的重要朋友中，有一位查米尔夫人。阿斯伯里主教为她主持了葬礼。

Martha F. Allison夫人在1770年加入了卫理公会；但由于巴尔的摩似乎没有这么早的协会，我们猜测她最初是在其他地方加入的。然而，在巴尔的摩，她有几年时间是他们中的班长。1797年，阿斯伯里主教在她的葬礼上讲道。她是一个有理智的女人，同样也是一个虔诚的女人。

在后来，有霍金斯、福尔纳登、麦卡农和张伯伦等人，他们作为巴尔的摩的课程和祈祷会的领导人，表现出色。

直到1773年初，才在巴尔的摩成立了第一批班级。阿斯伯里先生说：“1773年1月3日—在召开了协会会议之后，我安排了一个男班；第二天晚上又安排了一个女班”。他指定了一位女性来领导妇女；但具体是哪一位，我们无法得知。至于男人，他发现很难做出合适的选择；我们听到他说：“这个小社团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领导它而受苦；这里肯定会有好事发生，否则就必须放弃这个地方。”这就是他对巴尔的摩的怀疑，巴尔的摩后来一直被认为是卫理公会

的堡垒。

大约在1773年11月，即阿斯伯里先生第一次访问巴尔的摩一年后，他“在杰西-霍林斯沃斯、乔治-韦尔斯、理查德-莫尔、乔治-罗宾逊和约翰-伍德沃德的协助下，以五先令的价格购买了位于草莓巷60英尺、弗利特街75英尺的土地，用于建造礼拜堂——现在的教堂就在这里；这是巴尔的摩唯一一座原始的宗教派别建筑。第二年，Wm. 摩尔先生和菲利普-罗杰斯先生占用了两块土地，在可爱巷建立了一座教堂。

1776年在巴尔的摩举行的第一次会议是在可爱巷小教堂举行的；据汉密尔顿弟兄计算，会议由23名巡回人员组成。卫理公会成立时，60名传教士的会议就是在这个小教堂里举行的。我们从科克博士的日记中得知，为了这次重要的会议，这个礼拜场所被重新装修了一番；一些以前只是普通长椅的座位被安上了靠背；在里面设置了一个长廊；而且，第一次在里面设置了一个炉子来取暖。这个案例以及其他可能被引用的案例表明，早期的卫理公会成员在聚会做礼拜时，并不依靠物质的火来温暖他们，而是寻求圣灵的神秘之火。1785年，Lovely Lane礼拜堂被卖掉了，通过乔克博士的影响，巴尔的摩的教友们被说服建立了Light Street教堂。

=====

第十四章。

“Philip Gatch牧师的回忆”，由法学博士John M’ Lean阁下编写，对马里兰州、新泽西州、弗吉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的卫理公会的早期历史提出了很多看法。我们将利用它，以便将卫理公会的历史连续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大约1725年，加奇家族从普鲁士移民过来，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附近定居。1727年，这个家族的族长从马里兰州州长伦纳德-卡尔弗特阁下那里获得了一本护照，保证了他在该省自由旅行的特权。1737年，他在巴尔的摩镇附近购买了一个农场，这个农场的主人是他的儿子乔治-加奇，也就是本简述的主人菲利普-加奇的父亲。这个农场仍然保留着它的名字“加奇农场”，现在仍然属于这个家族，上面仍然矗立着“加奇教堂”，这是附近地区建造的第一个卫理公会会所。

菲利普-加奇牧师的父亲服了一段固定的时间来支付他到美国的旅费。其他男孩也在同一时间通过同样的方式来到这个国家；他们被他们的主人残酷地殴打，原因不外乎是一起用他们的方言交谈。他娶了一位伯金小姐，她的祖先来自勃艮第，在马里兰定居，在肯特郡的乔治敦附近，离萨萨弗拉斯河不远。他们是国家教会的成员——也就是现在的新教圣公会。

菲利普-加奇牧师生于1751年，比同年10月16日出生的威廉-沃特斯牧师大7个月零2周。这两人是最早的美国本土卫理公会巡回者。

盖奇先生说：“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阅读；喜欢看书，特别是那些介绍虔诚的人的时代历史的书。一位比我年长的姐姐经常温柔地照看我。有一次，当我使用了一个我几乎不理解的坏词时，她以这样的方式责备我，给我的感情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我的良心很脆弱，我因此而感到灵魂上的巨大痛苦。我很少遗漏我的祷告；讨厌一般的罪恶行为；敬畏主，希望侍奉他，但不知道如何侍奉；一切都很黑暗；在这方面，牧师和人民是一样的。

“当我17岁的时候，我的心变得比以前更不关心我的未来状态。这是由虚妄和邪恶的联想造成的；但上帝以他的怜悯，很快就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逮捕了我。我躺在痛苦的床上，一位心爱的姐妹，大约在同一时间，被召唤进入永

恒。不久之后，一位叔叔突然去世。这些探访使我非常震惊。死亡和审判的主题在我脑海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这些印象通过阅读以下文章得到了加强，《人的全部责任》和《罗素的七篇布道》。我在秘密的地方哀悼，常常希望自己从未出生过。我看不到逃避的办法；死亡和审判，以及更糟糕的是，永无止境的痛苦和苦难的永恒，一直在我面前。这时，我的思想状态被别人看到了。我的父亲开始关心我的情况；但他对属灵的事情如此无知，他能为我做的只是告诫我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没有人指导我，有一颗邪恶和欺骗的心与我抗争，有虚荣和不敬虔的榜样在我面前，我不断地被引入歧途。

“通过经验，我了解到罪的快乐是虚幻的，是短暂的，而且它们总是在背后留下刺痛。我还发现，我堕落和腐败的本性因放纵邪恶的倾向而得到加强。为了抵制这些，我决定尝试自我否定的课程。我决心通过把肉体及其情欲和情感钉在十字架上，来打破肉体的思想。我发现这个课程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一直以来，我都没有听过福音书的讲道。我读过一些公谊会的著作，很想参加他们的聚会，但没有机会。我觉得我因为没有履行加入教会的义务而失去了在固定教会中的地位，这让我非常苦恼。我渴望我的灵魂得到安息，但没有人牵着我的手，把我引向生命的泉源。我似乎无法从我的错误中逃脱。

“我被梦境、疾病和其他各种手段所惊吓，这些都是上帝为了我的利益，在他的怜悯中派来的。事实上，从一个孩子开始，恩典之灵就与我争斗；但我感到非常辛苦，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从罪恶和悲惨中得救。然而，上帝很高兴，在1772年1月，通过卫理公会的帮助，将福音传到我们附近。在此之前，来自爱尔兰的当地传教士罗伯特-斯特劳布里奇（Robert Strawbridge）已经在巴尔的摩和弗雷德里克镇之间定居，在他的传教下，又有三个人被提拔起来——理查德-欧文、萨特-史蒂芬森和内森-佩里戈。内森-佩里戈是第一个在我居住的街区引入卫理公会布道的人。他拥有极大的热忱，对福音的信仰很坚定。在我参加的第一次聚会中，当他开始练习时，我就在他身边。他的祷告让我

非常震惊；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能量，也从未听过这样的祷告表达方式。我担心上帝会因为我在这样的地方而向会众发出一些审判。我试图逃跑，但在门口遇到一个人，他提议和我一起离开；但我知道他是邪恶的，听从他的建议是不行的，所以我返回了。

“这次布道伴随着我对圣灵的理解。我被剥去了所有的自以为是。当主让我知道我的状况时，这对我来说就像肮脏的衣服。我看到自己完全是有罪的和无助的，而地狱的恐惧抓住了我有罪的良心。三周后，我又在同一个地方参加了布道会。我的痛苦变得非常大；我的亲戚们都反对我，而且很难忍受我父亲的反对。他问我怎么回事，但我没有回答他，因为我认为别人看到我的情况和我的感觉一样。他说我是在自欺欺人，不应该再去听卫理公会的人说话；他的房子不应该有两种宗教。我认为这不是什么大的反对意见，因为我担心家里没有什么宗教；但我没有回答，仍然打算在有机会时参加布道。

“后来我想到，我听说卫理公会的人把一些人逼疯了，于是开始担心这可能是我的情况。我经常因为罪而感到痛苦，但我以前从未意识到我当时的状况。这使敌人对我有利，我开始抵制定罪，但决定要过宗教生活；但啊，我的目的很快就失败了！我在这种情况下呆了大约五个星期。我在这种被迷惑的状态下大约呆了五个星期。神的忍耐和长年的苦难啊！他可以公正地把我当作地里的伐木者砍掉。我感觉到并担心这一点。我被唤醒了，因为我看到了一个非常陶醉的人，他面临着失去生命的巨大危险，而且，正如我所想的，他要下地狱。我的灵魂的痛苦现在变得比我能描述的还要大。

“我再次去听佩里戈先生讲道，在这句话下感到很困惑。聚会所在的那个人已经找到了平安。讲完道后，他跟着我到了院子里，在与我交谈时，他的话传到了我的心里；我被感动了，我哭了。在我回家之前，我父亲听说了所发生的事情，他和其他几个人一起攻击我；但主帮助了我，所以我能够用圣经抵

挡他们。

“我的朋友们现在诚心诚意地想把我从卫理公会引开，对我提出了许多错误的指控。但我的结论是，不管他们如何，我都不好过。我日日夜夜向上帝呼求怜悯。我担心对我没有怜悯。我忽视了上帝的许多呼唤，我担心他现在已经把我交给了心硬的人，而我受恩惠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我在这些可怕的忧虑下持续了一段时间。

“4月26日，我参加了一个祈祷会。呆了一段时间后，我放弃了所有的希望，离开了房子。我觉得自己太糟糕了，不能留在人们敬拜上帝的地方。最后，一个朋友出来找我，要求我回到聚会现场；我相信他是个好人，就和他一起回去了，并在最深的思想锻炼下，在主面前鞠躬，在心里说，如果你给我力量呼求你的名字，我将多么感谢你！我立刻感到有了力量。我立刻感到神的力量影响了我的身体和灵魂。它穿过了我的整个系统。我觉得要大声哭出来。神借着他的灵对我的灵魂说：“如果你愿意相信，我有能力医治你的灵魂。我立刻顺服于神的灵的运作，我可怜的灵魂得到了自由。我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我当然被从地狱的黑暗之门带了出来，并通过耶稣的宝血与神亲近。

“舌头无法表达

甜蜜的安慰和和平

’一个灵魂在其最早的爱中。

“在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就大声地喊了起来，如果我有更大的力气，应该喊得更大声。我是这个国家那个地方第一个知道喊叫的人。上帝的秩序与人的秩序不同。他知道如何做他自己的工作，并将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做，尽管这对我们来说常常显得很奇怪。的确，改变一个宝贵的灵魂是一项奇怪的工作。

我不知道这种变化有多大，直到主让我经历它。一种对上帝对我可怜的灵魂的怜悯和善意的感激之情淹没了我。我尝到并看到，主是好的。

“同一天晚上，还有两个人找到了平安，这使得附近有七个人信主。我在神的爱中快乐地回到家中。我对我的父母感到非常担心，但我不知道我的改变会有什么结果。我的父亲曾威胁要把我赶出家门，我知道他知道所发生的事。因为他在四分之三英里外听到了我的练习，知道我的声音。但上帝在旋风中自有办法，万物都听从他。直到这个时候，我父亲还被允许反对我，但现在神以他的旨意对迫害的汹涌波涛说，你不要再走了。他在被定罪时对我说，那是你的长兄，他的学问比你强，如果有什么好处，他为什么不发现呢？当我接受祝福的时候，那个哥哥也在场，并且有力地改变了信仰。第二天早上，我父亲向他询问聚会上发生了什么；他向他介绍了具体情况，最后说，如果他们不都经历同样的改变，他们就会下地狱。这是在一个确定的地方打了钉子。我父亲在不久前梦见一棵嫩芽从他的房子里长出来，而且长势迅猛，他为房子的安全感到担忧；他想把它移走，但又不敢把它砍掉，以免房子被摔坏。他从家里发生的事情中找到了对他梦的解释。

“我哥哥和我参加了这次聚会，这是一个受祝福的时刻；有几个人信主了。应我哥哥的要求，佩里戈先生约好在接下来的星期四晚上在我父亲家讲道。我哥哥向我提议在星期二晚上与家人一起祷告。我对拿起十字架感到不自信，但告诉他如果他能诱导两个邻居来加入我们，我会尝试。邻居们在指定的时间来了；一家人被召集在一起，就像他们一直习惯于家庭礼拜一样有秩序。我读了两章，然后劝说他们在祷告中仰望上帝，向他们保证上帝不会让他们受骗。主以祷告的精神赐给我，他在我们中间彰显了他的能力。我从膝盖上站起来，对他们说了一些话，这对家人产生了亲切的影响。此后，我们就开始了家庭祷告。

“佩里戈先生按照他的预约，进行了布道，并花了一些时间与我父母交谈。他在附近组建了两个班级，并建立了一个祷告会。会议上，两个班级都走到了一起。这时，许多人已经经历了宗教。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大部分孩子，一个姐夫和他的两个姐妹，在大约五个星期内，都加入了教会。这项工作是伟大的，因为这是神的工作。在我们的祷告会和班级聚会中，我有时会说些劝勉的话，并因此得到祝福。一段时间后，我开始考虑扩大我的行动范围，并在我的工作中变得更加公开。当我第一次开始在我们的邻里聚会中讲一点话时，我没有这样的想法；但现在我的印象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我的思想陷入了巨大的冲突。我感到非常软弱，继续下去似乎是不可能的；退缩是一个阴暗的想法。我的舒适感消失了，我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我努力压制这些印象，但它们会以更大的力量卷土重来，而且我的软弱感会再次使我的感情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读了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其中的部分内容似乎适合我的情况。然后我得出结论，如果主能使我成圣，我就能更好地准备好讲他的话。我祈求从我的脑海中消除讲主的话语的印象，并祈求他让我感到需要成圣。我的祷告被听到了，他批准了我的请求。我在一种匮乏感下挣扎，但并不感到内疚。我需要灵魂的力量。神知道我有必要在耶路撒冷停留，直到被从上而下的力量所充满。这场斗争很激烈，但很短暂。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祈祷，但有时只能发出我无法说出的呻吟。我没有读过或听过很多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直到在我的痛苦中，有个人把卫斯理先生的《因信得救》布道稿交到我手里。这个人对我的心智锻炼一无所知。

“我想，如果救恩是靠信心获得的，为什么不是现在？我祷告，但保惠师迟迟不来。我再次祷告，答案还是迟迟不来。神在工作上有他的方式；我的信心得到加强，我的希望得到恢复。我告诉我的兄弟，我相信上帝会在那天晚上的家庭祷告中保佑我。他知道我的思想在做着巨大的斗争，但不知道我内心的追求。晚上，当我姐夫与家人一起祷告时，一种巨大的颤抖抓住了我。颤抖平息后，有人叫我去祷告。我开始祷告，几分钟后，我开始为自己的灵魂

向神呼求，就好像没有另一个人可以被拯救或失去。主的灵降临在我身上，敞开的天在我周围闪耀。凭着信心，我看到耶稣在父的右边。我感到荣耀的重量，以至于我脸朝下倒在地上，主借着他的灵说，你现在已经成圣了，要设法在圣灵的果实上成长【加拉太书】。这项工作和神圣真理的指示被圣灵封在我的灵魂上。我的喜乐是充分的。我向别人讲述了上帝为我所做的一切。这是在七月，在我接受公义之灵的两个多月后’。

“在秋天的时候，阿斯伯里先生组成了一个包括我们附近在内的巡回演讲团，并进行了巡回演讲。他把卫斯理先生的《关于基督徒完美的想法》交到我手里。这部作品给我带来了祝福。我在阿斯伯里先生那里找到了一个朋友，以后我可以对他抱有最坚定的信心。在进入我现在完全相信的职责时，我决定离开我的熟人圈子，因为这对我来说不那么尴尬。我听说宾夕法尼亚州有一个定居点，于是决定前往那里。我向佩里戈先生说明了我的目的。他唯一的回答是：’如果你遇到鼓励，你可以为我预约’。我把这句话当作一种许可，并立即出发，由两个朋友陪同。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向约翰-劳森申请，据说他是这个定居点里最好的人，最有可能给予在他家举行聚会的特权。然而，他以教义为由拒绝了，他是加尔文教徒。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考验。然而，他还是向我们提供了他家的招待。

“我们与他就宗教问题进行了大量的交谈，但大多是有争议的话题。在他家时，我的一个同伴与住在附近的一个人亲密往来，并向他陈述了我的情况。他说欢迎我在他家举行聚会。第二天是主日，有人给我发了一个预约。这对我的思想来说是一种安慰。早上下了一场大雪，这让我很高兴，因为我以为参加聚会的人不多。然而，人们开始迅速聚集起来，我断定他们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人群。我站起来，发出一首赞美诗，陪同我的朋友们也唱了起来。然后我祷告，并开始了劝勉。主给了我巨大的灵魂力量。我超越了我的软弱，觉得我的路是神的。

“我为佩里戈先生安排了一个约会，访问了另外两个地方，然后回到了家里。这是在1772年下半年。现在在我父亲的附近发出了一个约会，并感到我被召唤去行使劝诫的天赋。我接到了许多召唤，要我参加周围地区的聚会；因为在那些日子里，主的话语很宝贵。在佩里戈先生应该开始到宾夕法尼亚州赴任的前一天，他来到我父亲家，告诉我他要出庭，不能去。他没有要求我去，但我决定再去试试。我和另一个小伙子出发了，第一晚我们住在一个认识我们父母的人家里。这家人对我们很好，有很多人向我们打听。他们很有秩序，像吕底亚一样，和他的家人一起接受了主的道。

“在我们与这家人祷告之后，我们被带到一个外屋睡觉，那里并不舒适。血肉之躯都在抱怨，但主对我说，“人子没有地方安放他的头”。最出乎意料的是，这是我所享受过的最甜蜜的一晚住宿。因此，上帝可以推翻最令人沮丧的前景，使之变得美好。第二天，在我们去赴约的路上，我们遇到了约翰-劳森和他的一个大群体。会众很多，对所讲的事情都很重视。直到第二年秋天，我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地区有一个小的巡回传道。这些人有不同的职业，但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他们就像没有牧羊人的羊。他们顺服了福音的轭，主从他们中间兴起了两位传道人。”

“1772年夏天，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东方的天空中出现了一道光，看起来就像覆盖了一个像普通房屋一样大的空间，其色调各不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光的出现变得更加频繁和可怕。有时它会呈现出一种崇高的面貌。一根烟柱或一团烟云似乎就在下面，而可怕的火焰似乎会升到很高的位置，并扩散到广阔的空间；在其他时候，它看起来像血流落到地上。

“当上帝这样将他的荣耀和威严启示给在这个国家的不同地区，有大量的圣灵浇灌。许多宝贵的灵魂改变了信仰；许多传道人兴起来，奔走相告；对上帝

的认识在地上大大增加。我不得不认为，在约珥的预言中，有对这些时代的暗示——第二章第28节——‘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在众人身上，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要作梦，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29，’也要浇灌在仆人身上’等等；30，我要在天上显示奇事，在地上显示血、火、烟柱。”

第十五章

罗伯特-威廉斯牧师1773年的主要时间是在弗吉尼亚州度过的，他的布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可能已经越过了弗吉尼亚州的南线，在北卡罗来纳州传教。在这一年里，他还在弗吉尼亚州组建了几个社团，此外还有他在1772年组建的两三个社团。

1773年初，皮尔莫尔先生南下，最远到达查尔斯顿、萨凡纳和怀特菲尔德先生的孤儿院。他不在诺福克时，他的位置由威廉-沃特斯牧师填补。当时，诺福克被认为是一个不寻常的邪恶之地；而且，当该镇在1775年被野蛮的邓摩尔烧毁时，许多人倾向于将其视为对其众多罪恶的审判。当皮尔莫尔先生从南方回来时，到达朴茨茅斯，他听到两个人在可怕地咒骂。他举起手来，感叹道“如果我蒙着眼睛来到这里，我应该知道我在诺福克附近。”当皮尔莫尔先生不在的时候，诺福克的教会牧师在一次关于“不要太多义气”的布道中，攻击了他称之为卫理公会的热情。他告诉他的听众，他从经验中知道过度公义的恶果。这是那些了解他生活方式的人所没有怀疑的。皮尔莫尔先生讲授“不要过度邪恶”，作为对牧师论述的补偿。他有很多听众。在被告告诉他们该镇的某位神职人员对人们提出了郑重的警告，反对过分的正义之后，他举起手来，以一种非常重要的面孔感叹道。“在诺福克，他提出了这个警告！”这个动作和感叹是相互配合的，它们像雪崩一样落在会众身上，并与后面的论述

一起，将牧师讲道的效果强烈地表现出来。

我们在普雷斯伯里弟兄的圣诞季度会议上离开了阿斯伯里先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他在1773年的工作情况。在达拉姆先生那里，他听了韦斯特牧师的讲道，并在他手中接受了圣礼。从Bush Forrest开始，他去了Barnet Preston家、寡妇Bond家、Aquilla Standford家、J. Moore家、J. Baker家、Sinclair先生家、Chamberlain先生家、Mr. Galloway's, John Murry's (a new appointment), Mr. Colgate's, Captain Patton's (at the Point), Baltimore, S. Stephenson's, N. Perrigau's, Simms, Samuel Merryman's, J. Presbury's, Daniel Ruff's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个有价值的名字), Josiah Dallam's, Moses Brown's, Samuel Litten's (这位兄弟或同名的人在几年后在匹兹堡地区招待了Asbury主教), 以及Samuel Forward's; 这是他的巡回传道中的一个回合，大约有24个约会。他的会众一般都很多，他的聚会往往充满了灵性的活力。当时，马里兰卫理公会中几乎没有任何不和；年轻的皈依者在他们的初爱中很热情；而且，阿斯伯里先生发现在他们中间是件好事。

他在巴尼特-普雷斯顿家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巡诊，接下来去了J. Dallam家，然后去了邦德家、杜克先生家（一个新地方，这是Wm. Duke牧师的父亲）、詹姆斯-贝克家、张伯伦家、加洛韦家、莫里家、科尔盖特家、J. Owing's, Point, Baltimore, Perrigau's, Gatch's, Neck, Joppa, Presbury's, Ruff's, Deer Creek, Forward's (这时他许可十七岁的少年William Duke进行劝诫), Bush Forrest, Wm. Bond's (一个新地方), Bond夫人，以及Standford's。

大约在1773年2月中旬，阿斯伯里先生雇用莫尔顿先生为火药颈的房子起草了一份契约；这是卫理公会在马里兰州建立的第三个礼拜场所。

3月13日。在达拉姆先生那里遇到了约翰-金和R-韦伯斯特，他们一起进行了甜蜜的交谈，阿斯伯里先生渡河前往半岛，在汤普森、赫西、迪克森、乔治敦十字路口（一个新地方）、兰德尔、欣森附近、纽卡斯尔、威尔明顿和艾萨克-赫西那里传教。然后进入切斯特县。

进入刚刚被金、韦伯斯特和罗林斯打破的新领域。Marlborough, Thomas Ellis's, Woodward's, 在Brandywine; Samuel Hooper's, Tussey's, 和Christiana Bridge。从波西米亚返回，穿过萨斯奎哈纳河，在西岸举行季度会议。斯特劳布里奇、欧文、金、韦伯斯特、罗林斯，以及全体劝勉者和正式成员都出席了会议；而且，最重要的是，至高者的力量以一种荣耀的方式在他们中间。

阿斯伯里先生开始前往费城，在一些新的地方讲道，如红土溪和威尔明顿上方的普莱森特山。

他的行程一直持续到纽约和长岛的纽敦，照顾卫理公会的利益；还进入了新泽西，在那里他看到卫理公会建立了他们的第一个传道所。见他的日记，第一卷，第48页。正是在这个时候，传教士们在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县建立了卫理公会。现在被称为格罗夫会议的地方成立了；而且，他谈到了在同一地区的布道。不久之后，他第一次在日耳曼镇讲道。

在1773年的冬季和春季，波德曼先生和莱特先生轮流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州劳动；此外，在新泽西州，他们得到了惠特沃斯先生的帮助。

这一年的6月，阿斯伯里先生在新罗谢尔成立了一个协会，很快就有13名成员；这似乎是继纽约和阿什格罗夫之后该州的第三个协会。新罗谢尔协会是由优秀的材料组成的。

我们已经看到主是如何在新罗谢尔为卫理公会开辟道路的，当时德沃夫人在第一次布道中愉快地信了主，在这次布道中，皮尔莫尔先生向她和所有在场的人提供了“自由恩典”和当下的救赎。由于这是这个镇上第一个接受传教士的家庭，所以这是他们进入这个国家的一个重要途径。战争开始后，传教士们就不再去拜访他们了。Peter Bonnette先生是他们的领袖；但在战争期间，他不得不离开他们和他的家人。他的家庭和弗雷德里克-德沃先生的家庭，是这个社会的主要家庭。Bonnette先生是当地的一名传教士；在信奉宗教73年后，他于1823年在救世主那里胜利地死去，享年87岁。1788年，Bonnette先生和Deveau先生在以下人士的协助下，成立了这个协会。

其他人在新罗谢尔建立了一座教堂，这是继卫斯理教堂和长岛的哈珀教堂之后，卫理公会在该州的第三个礼拜场所。其中两位巡回传教士是德维奥先生的女婿。西尔维斯特-哈钦森牧师娶了他的女儿萨拉。在享受了三十年的宗教生活后，她于1802年在纽约去世，她的葬礼由阿斯伯里先生讲道。她的妹妹海丝特是约翰-威尔逊牧师的妻子，他曾是图书管理员之一。

1773年6月3日，Rankin先生、Shadford先生、Yearberry先生和Webb上尉抵达费城。以下是兰金先生在此之前的生活和经历简述。

托马斯-兰金先生是苏格兰邓巴的人。十一岁时，他在一次圣餐仪式上深受影响，甚至流下了眼泪——当时他的脑海中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想法：“如果我有生之年，我将成为一名牧师；因为，如果有人上天堂，肯定是福音的牧师”。不久之后，他的父亲让他学习音乐和舞蹈，他告诉我们，他发现，“这使他的思想受到的良好印象荡然无存。父母和监护人不知道年轻人的头脑是如何很快被优雅的成就所迷惑和污染的。我断言，年轻人处于舞蹈和音乐的最大危险之中；我经常感到惊讶的是，任何自称虔诚的父母都会让自己的孩子接受

这些东西的教育，或者在别人身上鼓吹它们。舞蹈学校为这种场面铺平了道路，父母和孩子都有理由为此感到悲伤”。这就是兰金先生对舞蹈学校罪恶的体验。

兰金先生第一次有机会与实践性的基督徒交谈，是与那些曾经在德国与约翰-海梅会面的一些士兵交谈，他们来到邓巴，开始举行宗教集会。但是，当他们谈到上帝的灵与他们的灵一起见证他们是上帝的孩子时，他并不理解他们。

不久之后，他参加了一个婚礼，并参加了一个乡村舞会，当时他因害怕而变得非常紧张，以至于离开了同伴，走到了野外。有几个人来到他身边，邀请他回到房子里，参加舞会；但是，他的回答是：“我今天不会再跳舞了；而且，我相信我永远不会再跳舞了。只要我还活着，就再也不干了。”通过恩典，他得以保持这一决心。

大约在这个时候，他有机会听到怀特菲尔德先生的讲道，感到惊奇和惊讶；他对他的讲道的记忆比他以前听到的所有讲道的记忆都要多。因信得救的计划对他来说是如此明了，以至于他全心全意地寻求上帝的赦免怜悯。他没有挣扎多久，他的灵魂就被神的存在所淹没，他高兴地确信他的罪被赦免了。

虽然他与卫理公会有些亲近，并热爱他们，但他决心，如果他有一天讲道，那应该是在苏格兰教会；他打算进入大学，为牧师做准备，但他对此感到失望了。接下来，他作为超级货主航行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这次航行虽然满足了他见识外国的愿望，但对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却没有任何好处。

1759年，他认识了马瑟先生，这个人比他以前见过的任何一个人更“对世界更死，对上帝更活，对他的圣召更投入”。他认为这位上帝的仆人在外面讲道时靠在他的肩膀上是一种荣誉；虽然，他对一些准备向传道人泼脏水的人不

满意。后来他学会了“穿过泥土、石头和臭鸡蛋的阵雨”。

1761年，他第一次与卫斯理先生会面。在这之前，他读过卫斯理先生出版的作品，对他形成了最崇高的看法。当他看到他，听到他在莫佩斯的市场主持工作时的声音，想法涌上心头；当他注视着他时，他的想法是：“那么，就是这个人冒着冬天的风暴和夏天的太阳，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各地来回奔波，并跨越大西洋，把可怜的罪人带到基督面前？愿上帝保佑，我有幸见到主耶稣基督的这位杰出仆人”。

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或1762年初，兰金先生去了伦敦，在那里他得到了卫斯理先生的谈话和传道的好处。在表明了他愿意成为一名巡回传道人之后，卫斯理先生派他去苏塞克斯郡巡回传道。在伦敦时，他明显注意到卫斯理和麦克斯菲尔德先生在他们的演讲中对人们的良心所做的密切而尖锐的应用，并在这个问题上使他们成为他的支持者。

在苏塞克斯的巡回传道中，他看到了他的劳动成果。在一天之内，有十二到二十个人被带到了上帝面前。这一天被探访的人中有一位是教区的牧师理查森先生，不久之后他就去了伦敦，与卫斯理先生一起工作，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他都是一道灼热而闪亮的光芒。

从这时起，兰金先生继续在卫斯理先生的指导下，在英国工作了11年。在一些地区，他看到了拯救恩典的巨大展示——特别是在康沃尔，他和他的同事在那里为社团增加了大约一千人。1772年，他在利兹会议上第一次见到韦伯上尉，当时卫斯理先生决定派他去美国，他选择了沙德福先生作为他的同伴。韦伯先生和夫人安排了有关他们的一切事宜，1773年春天他们驶向美国。

当船驶入特拉华河时，兰金先生认为“那些无垠的树木和它们的各种树荫，

那些种植园里的大桃子和苹果园，以及印度玉米田，是他所见过的最可爱的前景”。他认为哈德逊河、特拉华河和苏斯奎汉纳河的壮观程度无法形容。

如果他看到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尼亚加拉河的大瀑布，以及在宏伟上可能超过它们的东西—肯塔基州的猛犸洞，他的赞叹和惊奇会是什么？

在费城登陆后，他在那里呆了几天，访问了纽约，然后回到费城，召开了他的第一次会议。

乔治·沙德福先生是英国林肯郡人，1739年1月19日出生。随着他的成长，他与生俱来的堕落开始表现在坏话和对低等生物的残忍行为上，他还很喜欢违反主日。如果没有对他的约束，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公认的罪人；但是，对死亡的恐惧，父母和牧师的影响，使他有所收敛。他希望牧师史密斯先生死掉，因为他阻碍了他在主日的运动。他的父亲让他在主日去教堂，他的母亲坚持让他早晚做祷告，并把他送到牧师那里接受慕道教育；他得到了主教的确认，之后接受了圣礼。这一庄严的举动使他痛哭流涕，决心重新做人。

如果他得到适当的指导，他就能说出他希望的理由，但由于缺乏这种指导，他向诱惑屈服了，“你已经悔过了，改过自新了，”不久，他又像以前一样坏了一恢复了以前的运动，如摔跤、跑步、跳跃、足球和跳舞，他在这些方面表现出色，像生命和火焰的混合物一样活跃。

他接下来成为一名士兵。这几乎使他的父母分心，他们对他们有很深的感情。当他听到牧师在教堂里宣读第五条诫命时，“要孝敬父母，使你在地上日子长久”，他常常含着眼泪说：“主啊，让我的心倾向于遵守这条律法”，相信不顺从的孩子会受到诅咒。在甘斯伯勒驻扎时，他第一次听到一位卫理公会的讲道，对他的态度大为震惊。在唱完一首赞美诗后，他开始即兴祷告，这种

方式是沙德福先生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传道人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圣经，读了他的经文，然后又把它放回原来的位置。S. 先生想，“他也会不用书来讲道吗？我不认为他有学习能力，也没有在牛津或剑桥学习过；但是，他以我从未听过的光芒打开圣经。我认为这是神的恩赐；当他谈到反对享乐主义者时，使我的良心得到了确信，我决心参加卫理公会的讲道，因为我从那次讲道中得到的亮光比我以前听到的都多。

在服完兵役后，他回到家里。当他跳完舞回家时，他的想法是：“我今天晚上做了什么？服侍魔鬼！”。魔鬼的方法比主的方法更昂贵。一个人诅咒他的灵魂比拯救他的灵魂更有代价”。他想起了他对上帝的誓言，认为他将不再侍奉魔鬼。当他在一个墓地里边走边哭，反思死者的时候，这个决心更加坚定了，特别是反思一个年轻女人的情况，她来到城里享受美好的舞蹈。在她和她的同伴们在房间里跳到夜里12点后，她突然生病了—被放在床上，从此再也没有起来。对她来说，死亡是不受欢迎的！这时的感觉从未完全离开他，直到他皈依上帝。

当谢德福先生处于这种严重的心理状态时，在他得到上帝的恩惠的保证之前，他的父母都病倒了；他对他们非常关心。这时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们去祷告”。他上了楼，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热切地祈祷主能让他们多活四、五年。他的祷告得到了回应：一个活了大约四年，另一个活了将近五年，而且两人都真正地皈依了上帝。大约在这个时候，卫理公会的布道工作在他的镇上建立起来，并成立了一个协会。他在1762年接受了“收养之灵”后，加入了这个协会。在得到父亲的允许后，他在家里举行了祈祷会，这对他和他的父母都是一种祝福。不久之后，他开始劝说；通过他的工具，他的父母和其他几个人获得了上帝的恩惠的证据。

沙德福先生的做法是责备所有在他面前犯了罪的人。他的父亲担心，如果他

责备来到他店里的顾客，会使他失去所有的生意；但是，他的回答是：“父亲，让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相信上帝；因为从来没有人相信上帝而被迷惑的。”他们的生意非但没有损失，反而越来越多了。

他有一个亲戚—爱丽丝-沙德福，卫斯理先生说：“她在以色列长期担任母亲，是燃烧和闪耀的光，是完美的爱的一个无可挑剔的例子。”她过着单身生活，在服侍上帝五十多年后，在她九十六岁时去了天堂。这位善良的妇女为乔治-沙德福的皈依恳切地祷告了二十年；她的祷告也没有白费。她的这一祷告得到了回应，基督的羊群中多了一位非同寻常的基督徒，一位福音牧师被提了出来，他使成千上万的罪人归向救主；因为在卫斯理先生派往美国的八位传教士中，没有一位像沙德福先生那样成功地赢得灵魂。

他去见他的一个已婚姐妹，她住在埃普沃斯附近，目的是影响她成为一个基督徒。当他第一次开始与她交谈时，她以为他是疯了；但她认为她的哥哥不可能有意欺骗她，于是她听从了他对宗教的解释。她讲述了她前段时间做的一个非凡的梦，在梦中她被警告要放下她所喜欢的玩牌的虚妄做法。没过多久，她就在救世主的爱中欢呼雀跃。她是一个有强烈信仰的女人，相信她所有的孩子都会得救；而这也符合她的信仰；因为随着他们长大，他们接受了宗教。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母亲面前到达了天堂。

沙德福先生现在作为当地的传教士，正在进行广泛而有益的劳动。有一次，当他从约克郡回家时，他想到了他的父亲正在生病或濒临死亡。在他到家之前，一位朋友告诉他，他的父亲应该是接近死亡了。当S先生进来时，父亲说：“儿子，我很高兴见到你；但我要离开你了；我要去找上帝；我要去天堂了。”S先生问道：“父亲，你确定吗？”是的，”他说，“我很确定。主已经赦免了我所有的罪，并给了我那驱除一切恐惧的完美的爱。我感觉到我内心的天堂，而这下面的天堂肯定会通向上面的天堂。”

在他作为地方传教士工作了几年之后，他在1768年的布里斯托尔会议上被卫斯理先生接见，成为一名巡回传教士。他在康沃尔、肯特和诺里奇的巡回传道中发挥了作用，在1772年的利兹会议上，他遇到了韦伯上尉，后者正热烈地劝说传道人去美国。他的精神被激起，他同意在第二年春天去。当时间到了，卫斯理先生以如下的简洁风格写信给他。“你去美国的时机已经到来。乔治，我让你在这个伟大的大陆上自由活动；在阳光下公开发表你的使命，并尽你所能做好事”。那些跟随他走过他在美国艰苦而成功的五年工作的人，会理解卫斯理先生在谈到将这位火热的传教士释放到这个伟大的大陆时，心中的想法。

当沙德福先生到达皮尔（Peel），也就是他要上船的地方时，他六年前做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梦，非常强烈地涌上心头。梦的内容如下。在睡梦中，我想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上帝的信，内容如下：“你必须去异国他乡，向堕落的人民，混合的国家传福音。我想我在一瞬间就被送到了我要上船的地方。码头和船对我来说就像我醒着时一样清晰。我回答说：“主啊，我愿意奉你的名去；但我担心不同国家和语言的人不理解我。”回答是——不要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醒来时被神的同在深深打动，充满了神圣的爱，这种感觉在我的精神上持续了许多天。当我在皮尔看到了那艘船和码头，我对兰金弟兄说，这就是我六年前在梦中看到的那艘船、那个地方和码头。这使我确信我的道路是属于上帝的”。在耶稣受难日，他离开了他的故土；当他横渡大西洋时，经常唱到“我经过的水深火热。

在我看来，与耶稣在一起。”

而在他登陆美国后，他能唱出

“穿过嚎叫的荒野

我的方式追求。”

他在费城遇到了热情好客、充满爱心的人们，接下来他去了特伦顿，呆了一个月——为社团增加了35个成员——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也是他未来成功的预兆。他是第一个提到霍利山的卫理公会传教士，而且似乎也是第一个在霍利山传教的人。在泽西州时，有一天一个朋友带他去看树林里的一个隐士。”经过一些困难，我们找到了他的隐居地，那是一个像猪圈一样的小地方，由几块木头搭建而成，上面覆盖着树皮；他的床由干树叶组成。旁边有一条狭窄的小路，长约30码，他在那里行走冥想。如果有人给他食物，他就会接受；但如果有人给他钱，他就会非常生气。如果有人对他说任何他不喜欢的話，他就会爆发出巨大的激情。他在这个牢房里住了七个寒冷的冬天；在他所有的祈祷、数珠子（这表明他所信奉的教会）和与人类隔离之后，腐败的本性仍然活着，而且在他身上很强大。

1773年，本杰明-阿博特先生开始了他多灾多难的传道工作，正如他告诉我们的那样，“从他在上帝那里找到安宁的那一刻起，他就完全相信，福音的分配已经交付给他了”。毫无疑问，他是主所创造的传道人，如果说有什么关系的话，他也没有什么关系。似乎没有任何传道人为他写过许可证；但是，他被圣灵感动，开始警告他的同胞们他们的危险，随后在“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书信，人人都知道，人人都读”中结出的果实是他的证明，即葡萄园的主呼召他在其中工作，他被他的脚跟所认可。

在卫理公会成立之初，有许多传教士都是以这种方式总结而成。

在那些被召来传福音的人中，有少数人将华丽的风格和强有力的印象结合起来。怀特菲尔德先生就属于这一类人。还有一类人，他们说话很有口才，但不太令人印象深刻。第三类人不具备华丽的风格，但却能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阿伯特先生属于这一类人，尽管他并没有真正站在这一类人的前列。

演讲的最大目的是在听众的灵魂中产生对所讲主题的真理的确信；由于很少有传道人比阿伯特先生更成功地达到这一目的，因此，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好的演讲者，即使他确实违反了一些语法规则，在正音方面有缺陷——好的，因为演讲的最大目的已经达到了。听过他演讲的人不可能轻易忘记他的内容和方式。当阿斯伯里先生第一次听到他的演讲时，他说：“他是一个有着不寻常的热情和良好口才的人，他的话很有力量”。在说话时，他允许自己有时间来启发；当他结束时，就像大风的冲刷；而且不乏有圣灵在其中，人们无助地、僵硬地、一动不动地沉沦下去。

阿伯特先生是新泽西州第一批皈依救主的人，也是第一批传教的人。如果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在他之前开始宣扬福音，我们也不知道。他的讲道使许多人心中的想法得到了揭示。在他最早的一次讲道中，他的生平第34页上记载的奇怪事件被演变成了。“当他在感叹反对邪恶的时候，他喊道：‘据我所知，这会堂里可能有一个杀人犯！’。立即有一个色鬼企图出去；但当他走到门口时，他嚎啕大哭，伸出两只手，退了出去，努力自卫，好像有人压着他要取他的性命，直到他倒在墙上，卡在一个箱子上，这时，他痛苦地喊道：‘我是杀人犯！’。十五年前我杀了一个人；有两个人在门口迎接我，拿着剑要刺我，并在房间里追着我。那人一恢复过来就走了，阿伯特先生再也没有看到或听到他的消息”。

“由于阿伯特先生是他附近第一个获得实践性宗教的人，在他促成宗教的发展之前，他没有一个合适的社会。在他作为当地传教士的头三年里，他没有离开家超过15英里，因为他周围所有的地方都需要道德的培养。塞勒姆附近的伍德镇和曼宁顿是他工作领域的极 endpoint。对于这个领域范围内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是听到的第一个卫理公会传教士。在一个邪恶盛行以至于被称为“地狱之颈”的街区，在他的布道下发生了巨大的改革；此外，在曼宁顿，他在哈维先生家和其他地方布道。因此，他是塞勒姆县的卫理公会先锋，为巡

回传道的骑手们开辟了几个新的任命。从曼宁顿开始，卫理公会的布道工作被引入塞勒姆镇；很可能阿伯特先生是他的教派在这个镇上布道的第一位传道人。

第十六章。

在跟随卫理公会的脚步走了几年之后，我们来到了第一次年度会议召开的时候。这一年的7月14日，会议在这个城市开始，1774年和1775年也在这里举行，这使得费城会议比美国的任何其他会议都要早三年。这时的会议只持续了两到三天。

兰金先生凭借他的职务，作为卫斯理先生的助手，主持了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所有传教士都是欧洲人。他们是托马斯-兰金、理查德-波德曼、约瑟夫-皮尔莫尔、弗朗西斯-阿斯伯里、理查德-赖特、乔治-沙德福、托马斯-韦伯、约翰-金、亚伯拉罕-惠特沃斯和约瑟夫-耶布里。波德曼先生和皮尔莫尔先生没有接受任命，因为他们要返回英国，而韦伯上尉更多的是作为旁观者而不是成员。传教士们同意，卫斯理先生的权威应该延伸到这个国家的卫理公会；应该宣扬同样的教义，执行与英国相同的纪律。

在第一次会议上，第一次对卫理公会的人数进行了统计，具体如下：纽约180人；费城180人；新泽西200人。马里兰州为500人；弗吉尼亚州为100人。由于此时卫理公会成员总数的近一半在马里兰州，我们认为这是卫理公会在那里的历史比其他省份都要悠久的附带证据。全部人数为1160人。

兰金先生驻扎在纽约，但在费城工作了一段时间。今年10月，他首次访问马

里兰州，并在沃特斯先生那里举行了季度会议。他说：“这样的季节是我来到美国后从未见过的。主确实使他脚下的地方变得光荣。在我们的营地听到了国王的呼喊。我从沃特斯弟兄那里骑马到布什教堂，在那里讲道，主也在那里亮出了他的圣臂。从礼拜堂出来，我骑马到达拉姆弟兄那里，在六点钟讲道。这的确是人子的一天。星期三，我们举行了爱的盛宴。就在此时，天堂被打开，天空倾泻下神圣的公义。上帝的产业被天上的雨浇灌，其中的露水落在枝头。自从我离开故土以来，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季节”。

沙德福先生被派驻到费城。他的下一站是纽约，在那里他呆了四个月，看到宗教复兴。在那里，他为协会增加了50名成员，当他离开协会时，还有204名成员。1774年冬天，他在费城度过，“与一个充满爱心、可教的人在一起。主的祝福与我们同在，许多人都皈依了上帝。在这个协会中，有一种甜蜜的和平和兄弟之爱的精神”。1774年5月，当他离开这个社团，在会议结束后前往巴尔的摩时，他留下了224名成员。在他在美国工作的第一年里，他的社团增加了近两百人，而在他的传道下，有数百人以各种方式和程度受益。

King和Watters先生被任命到泽西岛；但是，由于Watters先生没有完成这项任命，Rankin先生叫出Philip Gatch来填补他的位置。

Gatch先生说，“我曾与斯特劳布里奇先生约定在秋天到弗吉尼亚州巡回；但是，在我们确定的出发时间之前，巴尔的摩巡回传道的季度会议召开了，会上将对正式成员进行审查。总监兰金先生出席了会议。在我的品格通过后，他问我是否可以参加常规工作。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他对我说，但我不敢拒绝。他接着问我是否有一匹马；我回答说我有。阿斯伯里先生接着问我，我的父母是否愿意放弃我。我回答说，我想他们会有的。他们一直同意我去完成任务。我发现我没有退路，只能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和这项工作。兰金先生接着回答说：“你必须到新泽西那里去。这出乎我的意料。如果我被派往弗吉

尼亚州，我应该会很高兴。起初我很沮丧，但在会议结束前，我的心情得到了缓解。

“我没有多少时间为我的工作做准备，因为我必须在某个时间前与兰金先生会面，并在途中陪同他到费城。我发现要与我的父母和朋友分开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的感情一度占了上风；这就像割断了生命的温柔之绳，对我来说是一种死亡，但我不敢回头看。要做基督的门徒的人必须放弃一切，跟随他。我按照约定见到了兰金先生。阿斯伯里先生在见面的地方生病了。他叫我去他的房间，给了我他认为适合我情况的建议。他对我的情况很有把握，因为他来美国时留下了父亲和母亲。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后的第一个晚上，兰金先生在新堡讲道，第二天我们匆匆忙忙地赶到了费城。我想，为了提高我的情绪，他在我们骑行时说，那天晚上会有聚会，我们应该和皮尔莫尔先生和金先生见面。

“第二天早上，与金先生一起，我穿过特拉华河。他讲道，并举行了一场爱的盛宴。第二天早上，他继续他的旅程，留下我一个“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

盖奇先生现在所处的情况是一个令人深感兴趣的情况。他的工作领域延伸了。他没有什么道德和宗教修养，但却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不参与其他人的劳动，他对自己的工作资格也不自信。他的教育非常有限，作为传道人的宗教经验也是如此。他不得不遭遇无知、偏见和迫害——这对最有才华和经验的传道人来说是个可怕的阵容。他所代表的教派也是处处受人诟病的。对于盛行的教派来说，他的教义被误解和歪曲，直到它们成为一般宗教信仰者所厌恶的。他只是一个不到21岁的年轻人，身材矮小，外表非常年轻。机会对他非常不利。成功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但“他的兵器不是属肉体的，乃是藉着神有能力，可以攻破撒但的营垒”。他的信心与他经常感到和痛惜的软弱成正比。

他是第一个被派往新泽西州的正规巡回传道人。1773年的会议记录显示J. King和William Watters被任命为该职务。但这应该是记录中的一个错误。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位先生在规定的时间内都没有在该州旅行。沃特斯先生在自己写的一份关于他的牧师工作的简短记录中说，1772年10月，他陪同当地的传教士威廉斯先生去了弗吉尼亚州；他在那里呆了11个月，并在次年11月接受了密歇根州肯特巡回区的任命；他在从弗吉尼亚州回来之前从未见过阿斯伯利和兰金先生。一定是在他去肯特巡回区的同时或之前，金先生陪同盖奇先生去新泽西州赴任，但没有留在巡回区。

加奇先生的叙述重新开始了。他说：“有三个考虑因素在我的脑海中非常重要：第一，我自己的软弱；第二，只有上帝才能提供的帮助；第三，我被派往的人的灵魂的救赎。主与我同在，我在巡回传道中的劳作获得了一些成功。当时没有多少人加入被称为我们的名字，因为人们对这个名字非常反感。有52人加入了教会，其中大部分人都表明了宗教信仰。本杰明-阿博特的妻子和她的三个孩子也在其中。其中一个孩子大卫成为了一名有用的传道人。虽然我在以不完美的方式为巡回传道服务时发现十字架非常沉重，但当我被召唤与我一直为之工作的朋友们分开时，我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我们在和平的纽带中拥有圣灵的统一。”

威廉-沃特斯先生没有参加今年7月在费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也没有去新泽西州，那是他被任命的地方；但在兰金先生的要求下，他于1773年11月去了密歇根州的肯特，在那里他比以前更自由、更成功地讲道。在这里，工作不断扩大，他被邀请到新的地方；安妮女王县的人们开始打开他们的大门，他被派去向他们传教。福格威尔先生是这个县第一个接待传教士的人。他一直受到烈酒的影响。一位仁慈的女士对卫理公会的传教士有所了解，知道他们对像他这样受困的人很有用，建议他派人去他家讲道，他照做了。在这里，教区牧师凯恩牧师见到了沃特斯先生，他威胁要起诉福格威尔先生，如果他

允许他在他的房子里讲道，他的房子没有执照，这是当时的法律规定。沃特斯先生不想让他的新朋友陷入困境，他邀请人们跟随他走出房子，在露天向他们讲道。讲道结束后，凯恩先生在人们面前向沃特斯先生提出了一些问题，他都认真地回答了。在这一年或第二年，在福格威尔先生那里成立了一个协会，这是该县的第一个协会，现在仍在霍尔登的会议厅里。传统上说，一位盲人妇女——罗杰斯夫人——是安妮女王县的第一位卫理公会传教士，她在约翰-福格威尔先生家讲过道。彼得斯弟兄是这里以及该县的第一位班长。

沃特斯先生在肯特郡做工时，许多人归向了主。在肯特郡度过冬天后，伊尔布利先生接替了他的位置，他于1774年春天回家，并在巴尔的摩巡回区呆了一个月。

阿斯伯里先生负责巴尔的摩巡回区，该区位于弗雷德里克、巴尔的摩、哈福德、肯特和塞西尔县。他的同事是斯特劳布里奇先生、惠特沃斯先生和伊尔布里先生。约瑟夫-耶布里先生与兰金和沙德福先生一起过来；虽然不是卫斯理先生派来的，但他在会议中呆了两年。1773年，他被任命为巴尔的摩巡回传道，1774年被任命为切斯特巡回传道。这就是我们对他的全部了解。

会议结束后，阿斯伯里先生去了马里兰州工作，那里是他希望去的地方；他是卫理公会成员，特别是巴尔的摩的卫理公会成员最渴望的传道人。他发现他离开仅三个月的社团在人数上有所增加。他在城里和乡下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多成果，既确认了年轻的门徒，又把罪人带到了上帝面前。他附近的一个最大的罪人，一个著名的荒唐和邪恶运动的领导者，住在离巴尔的摩不远的地方，在他手下被深深地唤醒了，并邀请他到他家进行严肃的谈话。

弗朗西斯-霍林斯沃思先生邀请他去他家，他们就宗教问题进行了密切交谈。他似乎是一位拥有大量财产的绅士——他的家庭人数不少于80人。他似乎成了

卫理公会教徒，许多同名同姓的人和家庭都与他们结成了联盟。F.

Hollingsworth先生，可能是这位先生的儿子，也是阿斯伯里先生的精神之子，抄写了他的日记。阿斯伯里先生和这个家庭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我们已经看到，杰西-霍林斯沃思先生是在费尔角建造小教堂的主要卫理公会成员之一。

Patapsco Neck的威廉-林奇先生今年被带到了主面前。他成为一名有用的传道人，他的名字出现在1785年的会议记录中，是肯特巡回区的一名巡回传道人。他是阿斯伯里先生的劳动成果，他对阿斯伯里先生抱有热情的看法。他是一个具有超乎寻常的语言能力的人，一个拥有并生活在圣洁中的人，并在1806年胜利地死去。

1773年，在以下地方进行了新的布道任命。约瑟夫-克伦威尔（Joseph Cromwell）先生，一个僵硬的老教徒，在巴尔的摩附近，与他的牧师在宿命问题上有分歧，但他愿意接受卫理公会的人，他的房子成了布道的场所。克伦威尔家的两个人，约瑟夫和詹姆斯，成为巡回布道者——也是在麋鹿岭，在沃辛顿家。阿斯伯里先生形容这个地方的人是“富裕而邪恶的”。许多人参加了布道会，其中一些人被软化了。一段时间后，一个协会成立了。经过二十二年的努力，卫理公会的会堂建成了；但这里的男性成员太少了，以至于一些优秀的女性组成了董事会。

大约在这个时候，约瑟夫-泰勒与菲利普-加奇牧师的妹妹莎拉结婚，成为卫理公会成员，他的妻子也是如此。他们属于泰勒礼拜堂，这个礼拜堂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同一个聚会属于约翰-多尔蒂和他的妻子。这些人在经历了忠诚的生活后，在美好的晚年在荣耀的希望中死去。

菲尼亚斯-亨特和他的伴侣苏珊在早期巡回者来到他们附近时成为卫理公会

成员；六十年来，疲惫的传教士们在他们的房子里有一个舒适的家。在亨特活着的时候，他是他那里的社会领袖，他和他的妻子是地球上最优秀的人之一，他们活到了很老的时候，他在1837年去世时已年过四旬。亨特的礼拜堂大约建于1780年。

萨特-斯蒂芬森 (Sater Stephenson) 是早期通过斯特劳布里奇先生的事工而皈依上帝的人，也是巴尔的摩县最早的地方传教士之一，在本世纪初仍然生活在这里。他和约瑟夫-梅里曼 (Joseph Merryman) 属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县丹尼尔-埃文斯 (Daniel Evans) 的“老会客室”协会的成员。见《一个老巡回者的回忆》，第206、210页。

在1773年第一次会议召开之前，马里兰的卫理公会在Pipe或Sam's Creek、Bush Forest、John Watters' s、Henry Watters' s，靠近Deer Creek；Barnet Preston' s、Josiah Dallam' s、Joseph Presbury' s、James J. Baker的，在Gunpowder岔路口附近；Daniel Ruff的，在Havre-de-Grace附近；Duke先生的，Daniel Evans的，Owen的，Nathan Perigau的，Mr. Simms' s，Patapsco Neck，Back River Neck，Middle River Neck，Bush River Neck，Fell's Point，Baltimore；Charles Harriman' s，Hunt' s，Seneca；Georgetown，on the Potomac，and one near the base of the Sugar Loaf Mountain；and，on the Eastern Shore，at Solomon Hersey' s，on Bohemia Manor；John Randle' s，in Werton，and at Hinson' s，Kent County，Md. 大约有30个社团。可能还有其他的，我们不能详尽列举。

赖特先生被派驻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巡回区。1774年春天，他从弗吉尼亚州回来，对那里的工作进行了很好的描述。“已经建造了一座礼拜堂”。这是Yeargan' s Chapel，靠近弗吉尼亚州的南线—卫理公会在该省建立的第一座礼拜堂。“另一座正在考虑中；”这是莱恩的礼拜堂，不久后在苏塞克斯郡建

成，是弗吉尼亚的第二座礼拜堂。”大约有三位传教士已经按照巡回计划从旧领地出去了”。

1774年，赖特先生回到英国，在美国呆了两年半的时间。1777年，他从工作中退休，在当地定居。

威廉斯先生被派驻在彼得斯堡。这一年，他把卫理公会的标准带到了弗吉尼亚州的南线，并越过罗诺克河进入了北卡罗来纳州；虽然这一年他在该省传教，但据说他直到1774年春天才在该省成立任何社团；由于他是第一个在这些省份成立永久性社团的人，他可以公正地被视为卫理公会在弗吉尼亚州的使徒，即使不是在北卡罗来纳州也是如此。此时，上述12位传教士是正规的巡回传教者。他们得到了大约20位当地传教士的协助。

1773年，卫理公会开始在弗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县扎根。在威廉-亚当斯先生那里开始传教，通过欧文先生、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和其他人的努力，该县不同地区的一些人被带去认识上帝。

一些传教士强烈期望卫斯理先生能在1773年访问这个国家。但他在给阿斯伯里先生的信中告诉他，“他来美国的时间还没有到，因为被城市路礼拜堂的建设所耽搁。毫无疑问，如果殖民者和王室之间的争吵没有导致革命，卫斯理先生就会访问这个国家。”

当卫斯理先生在伦敦建造城市路礼拜堂时，怀特菲尔德先生在1740年建立的孤儿院被烧毁了。怀特菲尔德先生最后一次在里面用餐时说：“这所房子是为上帝建造的，把它用作其他用途的人是受诅咒的。”这个机构并没有像它的创始人所期望的那样成功——它早已不复存在，除了在历史上。

1774年1月初，波德曼先生从纽约启程前往英国，在那里他与卫斯理先生一起继续从事巡回传道的工作，直到1782年，这一年他在爱尔兰去世。他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当他离开利默里克时，他告诉他的妻子，他应该死在科克，他要去的的地方。由于他知道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他对死亡并不感到恐惧。他突然死了，死于中风。他是一个优秀的人，一个绅士，一个基督徒和一个传教士的标本。以下是卫斯理先生为他的坟墓准备的墓志铭

“带着对上帝的热忱，带着对灵魂的爱的激励。

不为危险所惊，不为劳苦所累。

波德曼在遥远的世界中宣布了这个消息

对众人，使他们转向他的主。

但很快，他就为战争的血腥浪费感到悲哀。

而且，忠诚的人，从叛乱的座位上回来。

还没有到家，在鹰的羽翼上飞翔。

顷刻间飞升天堂。”

皮尔莫尔先生与波德曼先生一起，也踏上了前往英国的旅程，在那里他与卫斯理先生一起工作了几年，然后回到美国，在新教圣公会接受命令，在纽约和费城度过了他余下的生命。在他生命的晚期，他的智力变得有些受损。有一次，当大卫-雷克弟兄拿给他一些克拉克博士的注释，他是该书的订阅者，他似乎已经忘记了一切一问道：“谁是克拉克博士？我可以写出和克拉克博士一样好的圣经注释；我不想要它。”还有一次，他来到镇上，在那里他有很多东西，他钻进一个看门人的箱子里，称那是他的房子，拒绝被赶出去，直到他的管家来领他回家。他于1821年去世，年事已高，传了近60年的福音，被埋葬在本市胡桃树下第三街的圣保罗教堂；他的纪念碑在教堂里。作为一个传道人，他的才华被许多人认为是卓越的；他死后留下了一大批朋友。

第十七章。

1774年1月，兰金先生在费城，他说：“我从未感觉到天气如此寒冷。特拉华河被冻住了，泽西岛人在冰上过来赶集。这种奇怪的景象我以前从未见过。”美国的天气，以及美国的风景，对他来说都是新的和令人惊讶的。不久，他就去了纽约。他回到了费城，并召开了会议。

1774年5月25日，第二次会议在费城开始，持续了三天。会议记录显示有10个巡回区和18位传教士为他们服务。阿斯伯里先生驻扎在纽约；以下是各地区以及传教士。

新泽西州的特伦顿，W. Watters；新泽西州的格林威治，Philip Ebert；费城，Rankin先生。宾夕法尼亚州的切斯特，丹尼尔-鲁夫和约瑟夫-耶布里；马里兰州的肯特，亚伯拉罕-惠特沃斯；巴尔的摩巡回传道，乔治-沙德福，爱德华-德鲁姆戈尔，理查德-韦伯斯特和罗伯特-林赛；弗雷德里克巡回传道，菲利普-加奇和威廉-杜克；诺福克，约翰-金；弗吉尼亚州的布朗斯维克，罗伯特-威廉姆斯，约翰-韦德，艾萨克-罗林和塞缪尔-斯普拉格。

前一年是繁荣的一年：作为牧师劳动的成果，纽约增加了42人；新泽西增加了57人；宾夕法尼亚增加了60人；马里兰增加了563人；弗吉尼亚增加了291人。马里兰州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而弗吉尼亚州的成员几乎增加了三倍。增加了九百一十三人，总人数为两千七十三人。

泽西岛的工作被分为两个巡回区；宾夕法尼亚州的切斯特、马里兰州的肯特和弗雷德里克以及弗吉尼亚州的布朗斯维克作为新的巡回区出现在会议记录

上。

阿斯伯里先生在纽约工作了六个月，然后在费城工作了三个月。

今年5月，沃特斯先生第一次参加了费城的会议；第一次在圣乔治的传道人会议上讲道。他被任命到特伦顿巡回区，今年他在那里做了有益的工作，只有一个季度例外，当时他与丹尼尔-鲁夫换班，在切斯特巡回区讲道。在这里，他在治愈切斯特县戈申的一个年轻社团的分裂方面发挥了作用。亚伯拉罕-罗林（Abraham Rollin）来自马里兰州的帕塔斯科颈部，他希望成为一名巡回传教士，但由于他的极端粗暴和咆哮，无法获得卫理公会的认可，在这一年的夏天，他来到切斯特巡回区，在这个协会中结识了一些人，努力使自己成为他们的牧师。他影响了该社团中最富有的一些人，特别是乔治-史密斯。他们正在举行秘密会议以实施他们的计划。史密斯夫人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她看到沃特斯先生，在她的眼睛看到他之前，他是被派来拯救他们的人；而且，她一看到他，就认出他就是她在梦中看到的那个人。结果是，A. R. 被解雇了，而史密斯先生、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以及其他从山谷或树林社团中脱离出来的人，又回到了山谷或树林社团。

菲利普-艾伯特先生很可能来自马里兰州的西海岸。他于1773年作为传教士开始旅行，当时阿斯伯里先生表示怀疑他对这项工作的召唤。1774年，他被任命为新泽西州格林威治的牧师。惠特沃斯先生叛变后，他进入新泽西州，使埃伯特皈依天主教会，卫理公会将他解雇；两人都在1774年被开除。

丹尼尔-拉夫先生是马里兰州哈福德县人，住在离哈弗尔-德-格雷斯不远的地方。1771年，他在该地区正在进行的伟大改革中被带到了上帝面前。1772年，他的房子成了布道所；1773年，他开始劝说他的邻居们“逃离即将到来的愤怒”，并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归向救主。关于他的作用，阿斯伯里先生是这样说

的。“诚实的丹尼尔-拉夫已经成为这些人的巨大祝福。上帝的智慧和能力就是这样，他通过这个平凡的人做了了不起的工作，使任何肉体在他面前都不会感到荣耀”。他于1774年受审核，被派驻在切斯特巡回区；这一年有一部分时间他在泽西岛做工。

切斯特巡回区自1769年以来一直在发展壮大。它包括卫理公会当时在特拉华州和切斯特县的所有布道场所。它的另一半位于新堡县的上端，包括新堡镇和威尔明顿镇、威尔明顿上方现在被称为伯特利的地方、艾萨克-赫西先生的地方，现在在塞勒姆教堂、纽波特、克里斯蒂安娜村、普莱森特和红泥溪有代表。在切斯特县（截至1789年，该县包括特拉华县），在马尔伯勒、托马斯-埃利斯、伍德沃德（Woodward）、白兰地河上、韦斯特西部、塞缪尔-胡珀（Samuel Hooper），可能在戈申，以及在这一年中，在乌奇兰和考文垂都有传教的预约。

这些传教士在从费城到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的途中，经常在老切斯特布道。最有可能的是，韦伯上尉是第一个；在他之后是波德曼和皮尔莫尔先生。1772年，阿斯伯里先生第一次在这个镇上的法院大楼里讲道，“这是他在美国看到的最狂野的会众之一，有教会的牧师和许多贵格会教徒来听他讲道。”Witheyw夫人经营着大陆上最好的娱乐场所之一，当他第一次在她家主持家庭祷告时，她被唤醒了对于救主的需要，就是在这个场合。从这时起，她认为自己是卫理公会成员，并欣然接受传教士。通过她的努力，1800年左右在老切斯特成立了一个小型的班级；但它又被解散了：因为，虽然人们喜欢卫理公会的布道，但一开始他们并不喜欢卫理公会；直到1830年左右，卫理公会才在这个镇上永久成立。维特希夫人的经历充满了疑惑和幸福的信心。1810年，她在耶稣里长眠，阿斯伯里主教在她的葬礼上讲道。

新堡县上端的任命，主要是由韦伯上尉和约翰-金在1769年和1770年进行的。

此时，在新堡、威尔明顿和艾萨克-赫西那里都有协会。若干年后，卫理公会才在克里斯蒂安娜村和新港建立起来。在后一个地方，有一次，巡回人员在有色人种的房子里住宿，甚至在那里找到一张干净的床来休息，他们都很高兴。这是过去的日子里巡回传道的一个影子。欢乐山和红土溪的约会没能成功。

切斯特县的布道场所主要是由艾萨克-罗林斯和韦伯斯特先生进行的。这一年，在戈申成立了一个协会。这之后被称为“山谷会议”，现在被称为“树林”。这是切斯特县最古老的社团，从一开始成立就一直存在，而曾经的几个社团已经不复存在。当这个协会成立时，该地区的一些土地所有者都属于它；这使它具有永久性。据说乔治-霍夫曼先生是切斯特县的第一个卫理公会成员。他在理查德-韦伯斯特的带领下加入了卫理公会，做了五十五年的卫理公会成员，在他九十二岁的时候去世，享受着荣耀的希望。

* 关于霍夫曼弟兄，有一则非常有趣的轶事被保留下来，是由经常见到霍夫曼先生的卫理公会的A博士告诉我们的。他在宗教中变得快乐之后不久，似乎在某个场合，他正在进行密室奉献，并有每个基督徒都喜欢的天堂的想法和感觉。就在这时，他听到头顶上传来一阵急促的敲击声，还有一个声音似乎在说：“Yarech! Yarech! 亚雷奇！”这有点像德国人对乔治的称呼，这是他的基督教名字。他摆出被叫的姿势，并断定是天使下来邀请他去天堂。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一穿上我的新鹿皮马裤，就和你一起去。他匆匆忙忙地穿上了周日去天堂的衣服；走到院子里，抬头想看看天上的使者，令他非常失望的是，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天使，而是他房子上的一只啄木鸟。这段轶事在切斯特郡的老卫理公会成员中相当流行。

乔治-史密斯先生是一个有相当财产的人。Daniel Meredith先生也属于这里。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后代在同一街区的卫理公会成员中仍然可以看到。在一个

校舍里做了几年的礼拜后，他们于1783年建立了老石教堂。

考文垂的丽贝卡-格雷夫人曾是怀特菲尔德先生的弟子，但因读了卫斯理先生的《从恩典中坠落》的布道而被说服，当时她成了卫理公会的忠实朋友，从1774年到1800年她去世时，她一直接待并舒适地招待传教士，那时她已经八十二岁了。她是考文垂卫理公会的创始人。她的女儿波茨夫人，以及她的孙女玛莎-波茨小姐（后来成为托马斯-哈斯金斯牧师的妻子）和亨丽埃塔小姐（后来成为艾萨克-詹姆斯牧师的妻子）都是早期的卫理公会成员。考文垂教会在切斯特县的年龄上排在第二位，紧随格鲁夫教会。

阿斯伯里先生经常访问考文垂。有一次，他在日记中写道：“啊！我的姐妹理查兹、范勒、波茨、鲁特、帕特里克、诺斯和格雷斯在哪里！在耶稣里安息；而我被留在痛苦和劳作中；勇气，我的灵魂，我们完成后会超越他们！”

1813年，当卫理公会的小教堂在这个村子里建成时，计划是由阿斯伯里先生提供的一它被称为“格雷斯教堂”，以纪念格雷斯夫人。斯蒂芬斯，大约八十岁，是现在唯一活着的属于考文垂第一班的人。在过去的年代里，乔治-克里斯特曼先生的家庭一直是这个地方的卫理公会成员的主要家庭。

大约在这个时候，即1774年，传教士们在乌奇兰（Uwchlan）进行了一次预约，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协会，在小鹰附近，1781年在那里建造了本森的小教堂。这个聚会是巴顿教会或霍普韦尔教会的母体；后代活着，但母体已经不存在了。在尤尼恩维尔的普雷斯顿先生家还有一个布道所；若干年后，这个布道所停止了，但近年来它又恢复了，并建了一座教堂。

下面这段关于Caleb North上校的描述，他是宾夕法尼亚军团的最后一名军官；而且似乎是考文垂人，也是那里最早的卫理公会成员之一，由John

Kennaday牧师撰写，D. D.，在此插入。

“他于1753年7月15日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县。他很早就开始在考文垂镇经商，在那里一直干到战争开始后，他决定投身于为国家服务。在被选为上尉后，他的所有士兵都穿上了完美的制服，并处于随时准备服役的状态，他的热情使他为大陆的建制提供了一个连。他的服务被欣然接受，他被安东尼-韦恩上校选为军官，隶属于他的军团，一直到1776年的战役结束。在接下来的2月，他在拉里坦河畔参加了一场战斗，他是唯一一个骑马的军官，而敌人的人数是3比1。

“我们接下来发现他参加了布兰迪之战。在这里，他的一个特别的朋友，刘易斯-布什少校，一位精通法律的绅士，在诺思上校身边受了致命的伤，诺思上校让他立即重新上马；但他很快就因失血过多而倒下，死了。当他们撤退时，他们用马驮着他的尸体，第二天早上在去费城的路上埋葬了他。在日耳曼敦附近停留了一段时间后，军队重新渡过舒尔基尔河。华盛顿将军将部队引向黄泉；韦恩的旅在后方，受命监视仍在向舒尔基尔河移动的敌人。第二天，韦恩在兰开斯特路上保利酒馆南边的一个山脊上停了下来，他们在那里一直待到第三天晚上，大约10点钟，前哨部队未能履行职责，他们受到惊吓，陷入一片混乱。他们撤退了，韦恩将军和诺斯上校用斯托特上尉的指挥部掩护他们撤退。第二天早上，他们一起吃过早餐后，韦恩将军命令诺斯上校回到战场，清点死者人数，并找来一些居民帮助埋葬他们，这项工作几乎是在敌人的视线中完成的。

“他的下一个行动场景是日耳曼敦战役，在那里他的岗位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需要非常活跃；之后他与华盛顿一起在山谷堡垒（Valley Forge），在那里他们的冬天遭受了极大的痛苦。1778-9年冬天，他奉华盛顿将军之命，带着一支250人的分队前往新泽西州的蒙茅斯县，在那里他为军队争取到了物

资，在本德布鲁克吃了不少苦头；在朗科的一次交战中，他的成功和表现得到了华盛顿将军的热情赞许，这封信现在就在我面前。

“在孟买之战中，我在韦恩将军的旅里。他正向山上行进，他们正通过冲锋把敌人从山上赶下来，这时费城的布穆尔少校从马上摔下来被杀，亨利-米勒上校手下有两匹马被杀。这些军官在冲锋中分别站在诺斯上校的两侧。他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后半段时间是在林肯将军手下。虽然经历了如此多的交战，如此大的暴露，但他从未受过伤。

“恢复和平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重新开始做生意。在这里，他信奉耶稣基督的宗教，并成为卫理公会的成员，不过具体时间我不清楚。随后，他搬到了费城，在那里，他好客的豪宅被阿斯伯里主教和当时的卫理公会教士所熟知。

“在这个城市，他享有普遍的尊重；他几年来被选为精选委员会的成员，后来又当选为该县的高级警长，就证明了这一点。多年来，他一直是辛辛那提协会的主席，在他去世时，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

“诺思上校在对宗教事业的奉献方面也很出色。他对卫理公会的依恋是热烈的、深刻的和持续的。他是1802年购买乔治-怀特菲尔德牧师建造的学院的积极代理人，联合基督教会长期在此做礼拜，他们现在的建筑就建在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建筑，并证明了信任的前辈的热忱可以由那些后来承担责任的人完全维持。

“在他和Thos. Haskins牧师之间，卫理公会教会的特许基金’开始了；从开始到他去世，他一直是该基金的董事会成员之一。

“诺思上校的虔诚是非常均匀的，作为经验的主体，对他人的发展具有惊人的示范作用。在他天路历程的第88年，他于1840年11月7日在他最近的住所，切斯特县考文垂去世。他的死亡是平静的，他的信仰是坚定的，上帝是充足的。在众多的、哭泣的、深情的家庭中，他结束了他充实的岁月，没有留下一个敌人。”

第十八章。

KENT巡回会是在半岛上成立的第一个巡回会，出现在1774年的会议记录上。从Strawbridge先生在Werton的John Randle先生那里宣讲在马里兰州东海岸宣讲的第一篇卫理公会讲道开始，它已经成长了大约四年时间。在韦顿之后设立的下一个任命是在波西米亚庄园，在赫西先生那里，以及在埃弗莱姆和罗伯特-汤普森先生附近的校舍。第四次是在亨森先生那里。第五次在乔治敦十字路口。之后是吉布斯先生和静池之约。至此，卫理公会在北岸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773年9月。1772年12月，阿斯伯里先生派来的艾萨克-罗林（Isaac Rollin）与他们打了不少交道，其中一些人已经厌倦了他的讽刺话语。1773年11月，威廉-沃特斯先生来到肯特郡。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了一种严肃的尊严，精神上的甜美与热情相结合，这些都是他们所喜欢的，工作也因此得到了发展。这是一个为期两周的巡回活动，由一位传道人提供。沃特斯先生在肯特郡做了一些新的布道工作。在这一时期建立的教会中，我们可以提到一个位于纽敦切斯特（Newtown Chester），即切斯特敦的原名；另一个位于所罗门-西蒙斯（Solomon Simmons）先生，靠近萨萨弗拉（Sassafras）的头。此后，在魁克颈和伊斯特利颈岛都有任命。另外，在塞西尔县的一个地方，在Sassafras Neck，以Johntown的名字闻名。我们还看到，沃特斯先生于1773年在约翰-福格威尔先生那里做了一个预约，他住在安妮女王县萨德勒斯维尔

以南一两英里处。我们可以推测，这时该县还有其他的预约，特别是长期以来被称为“达德利”的那家，在萨德勒斯维尔附近。这个摊位早在1774年就被占用了；而且很可能在这一年成立了一个社团，并一直延续至今。

在这一年，半岛上的第一座卫理公会小教堂建立起来，被称为“肯特会馆”。就在准备好木料准备建房的时候，一些邪恶的人出于对事业的仇恨，夜里来到这里，砍掉了一部分框架，并把它运到一段距离后烧掉。这种恶意的行为并没有阻止工作的进行；事业的朋友们团结起来，房子得以建立。

它被称为“Hinson's Chapel”。在这个小教堂里，安放着一约翰-史密斯的尘土，他是第一个从马里兰州肯特郡来到这里工作的巡回者。这里还长眠着基督教哲学家威廉-吉尔的遗体，他在沉入坟墓的长眠时，用手指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如果说他在尚有能力时，为自己的葬礼作了宣讲，我们应该认为这是这个完全摆脱了死亡恐惧的人的特点。

似乎肯特郡的第一个协会是在1773年初成立的，而且就在现在的亨森礼拜堂附近；也没有迹象表明此时在该郡有一个以上的协会。当时有一些布道所，如兰德尔先生、吉布斯先生、亨森先生、斯蒂尔池塘的霍华德先生，以及乔治敦十字路口的迪克森先生。肯纳德先生也接待了传教士。没过多久，在韦顿、斯蒂尔池塘和乔治敦十字路都成立了社团。

在欣森先生那里，阿斯伯里先生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个没有手和脚的小女人；但她能走路、打牌、纺纱、缝纫和编织；她的心在上帝她的救世主中欢呼”。当上帝对忏悔的人怀有怜悯之心时，他也在愤怒中彰显自己。某个“W.F.，曾威胁要用石头砸卫理公会的传教士，突然被叫到了永恒”。还有一些人使神的灵伤心，抛弃了对罪的信念，在黑暗中死去，说神的道路的坏话。

这是一个竞争的世界，强者取代了弱者。光明和黑暗似乎在争夺这个世界的宝座；当西边的大门关闭时，白昼的光芒也随之关闭，乌黑的夜幕在宝座上，在半球上展开了它的乌鸦翅膀，双方交替坐在上面。热和冷在争斗，并且各自占上风。由物理机构进行的物质世界的竞争，非常像由无形的精神机构进行的道德世界的争斗。当那些自称是宗教的人退缩时，不应该感到惊讶，更不应该成为任何人的绊脚石；因为人类最初的父母从圣洁堕入罪恶，因为扫罗，“神的灵来了，他就说预言；”而且，“神给了他另一颗心”，最后抱怨说：“神离开了我，不再回答我了。”在耶稣挑选的十二个使徒中，有一个是叛徒：“我不是挑选了你们十二个吗？你们当中有谁是魔鬼？”如果每十二个福音传道人都会有一个离开救世主，那就和他自己的日子里发生的情况成正比。我们已经注意到几位卫理公会的传道人，他们证明了自己至死不渝的忠诚，不要因为我们把那些心像诡诈的弓一样转向的人带到我们面前而感到惊讶。

亚伯拉罕-惠特沃斯先生是英国人；1772年夏秋之际，他在泽西岛旅行并讲道，在那里，他的劳动被认为是唤醒了罪人的精神睡眠。正如我们所说，正是在他的带领下，阿伯特先生被带去反思；第二次听他讲道时，他被深深地定罪，内心深处被击垮。1773年的会议接待了惠特沃斯先生，并任命他在阿斯伯里先生的领导下，在巴尔的摩巡回传道，其中包括马里兰州的东岸和西岸。在他们的季度会议安排中，它被分为三个巡回区，因此在1774年的会议记录上显示为弗雷德里克、肯特和巴尔的摩。1773年上半年，他在西海岸工作，下半年则在东海岸工作。在1774年的会议上，他回到了肯特巡回区。

当惠特沃斯在这个延伸到安妮女王县的巡回传道中，他与凯恩牧师发生了争执，其内容如下：—

“1774年，亚伯拉罕-惠特沃斯驻扎在肯特郡的巡回区，当他到达他的巡回区位于安妮女王的那一部分时，凯恩牧师遇见了他，他对他的演讲表示异议，

因为他坚持认为罪已被赦免的知识。凯恩先生告诉人们，他在这样的学院里呆了这么多年——在这样的大学里呆了这么多年——学习神学这么多年——传讲福音这么多年，他对自己的罪被赦免或被改变一无所知。这个陌生人是一个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不应该被允许传教。对此，惠特沃斯先生回答说，这位牧师向你详细介绍了他的渊博学识，并试图说明学识是唯一能使人准备好传扬福音的东西。至于他自己，他不能夸耀自己的学识，但他认为没有人适合传讲福音，除非他已经信主，知道上帝呼召他去做这项工作；他建议牧师为他选择一篇课文，他将立即宣讲；之后，会众应判断谁更有资格讲道，是牧师的学识，还是他的上帝的恩典。这个提议很受欢迎，并得到了会众的支持；然而，牧师借口说天色已晚，让惠特沃斯先生在会众的评判中占据了有利位置。”

惠特沃斯在巡回传道中几乎没有度过两个月，就陷入了罪恶，并被逐出了这个圈子。看来，上帝经常通过梦境对阿伯特先生说话，他的堕落是有预兆的。他说：“我想我在梦中看到了我被唤醒的那个传道人，他喝醉了，正在打牌，身上的衣服都被弄脏了。当我醒来时，我很高兴发现那是一场梦，尽管我因他而感到有些不安。大约三周后，我听说这个可怜的不幸的传教士陷入了各种严重的罪过，并被驱逐出卫理公会。”他堕落的消息传到了阿斯伯里先生那里，使他说：“唉！对那个人来说，他一直很有用，但却被吹嘘得很厉害，所以落入了魔鬼的圈套。”

阿斯伯里先生第一次看到和听到阿伯特先生是在1781年，当时他观察到：“我发现这里仍然是那个（现在）可悲的人A. 惠特沃斯的劳动成果；我担心他死于背道而驰。”他是第一个给美国的卫理公会事业带来耻辱的传教士。从阿伯特先生和其他人对他的传道效果的描述来看，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传道人，在他的心和生命是正确的时候，他有资格发挥作用。

有些人在宗教信仰者的错误和致命的步骤中只能看到绝对的弱点。如果他们一般是由于琐碎的原因和轻微的诱惑而堕落，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悔改使那些经历过上帝之爱的人不喜欢犯罪，以至于需要精心策划的犯罪——一些针对堕落天性中最强烈的倾向的强大诱惑来完成它。我们不知道哪种情况最明显，是力量还是软弱，当人们感叹“大能者如何堕落”时，因为它需要撒旦最强烈的努力来实现它。

老卫理公会成员对亚伯拉罕-惠特沃斯的最后了解是，他加入了英国军队，与殖民者作战；他们普遍认为，他在某个交战中被杀。

*《圣经》记载了许多梦，是上帝在以前的制度下以祂的旨意赐给祂的子民的。他宣称，他将“在梦中对他的先知说话”；并再次宣称，“上帝在梦中说话，虽然人察觉不到。”这个世界的道德监督在每个时代都对人类说话。我们已经看到了几个似乎带有强烈神性的例子。我们将给出另一个与杰西-李牧师将卫理公会引入新英格兰有关的例子。里斯利夫人、威尔斯夫人和露丝-霍尔三位女士组成了他在那里组建的第一个社团。里斯利夫人从新泽西州的蛋港(Egg Harbor)来到康涅狄格州的费尔菲尔德(Fairfield)，在那里，主正通过卫理公会的工具进行工作。她和她的一些心地善良的女性朋友同意祈祷，希望主能派忠实的劳动者进入他的葡萄园的那一部分。不久之后，玛丽-韦尔斯夫人梦见一个大男人带着四支队伍从东、西、北、南四面聚集向她走来。她问这个陌生人这些大团队意味着什么。他回答说：“光荣的日子就在眼前”。她醒来时，脑海中浮现出这些话：“不要忘记招待陌生人，因为有人因此在不经意间招待了天使”。早上，当她在思考这个梦及其意义时，她的邻居进来告诉她，一个陌生人——福音的牧师——在她家，而且他是她所见过的最快乐的人。威尔斯太太和她一起回家去看那个人，这时，她看到的正是她在梦中看到的

那个人!这就是杰西-李。

所有的梦都可以归纳为两类。第一，从人类的经验中产生的梦——从过去的思想中产生的梦——一个人看到的、听到的、谈论的和参与的，无论是快乐的还是有益的一身体的疾病，等等。心灵在夜里的遐想中对过去作出反应，灵魂被虚幻的快乐和失望所激荡。这样的梦往往是不完美的一在头脑中留下模糊的印象；有时是如此的破碎，以至于无法关联。这类梦是最多的。第二类梦不是来自人类的经验；而是来自超人类的机构。其中一些被认为是来自撒旦，提供了与真理和正义相对立的想法和决心，从而使人适合为他服务。

这一类的其他梦来自上帝，可以通过它们给人留下神圣的目的和决心的印象来了解。使用导致人类幸福和神的荣耀的手段。虽然这类梦的数量较少，但却更加完美——其中的意象往往是新的，并在灵魂中留下了持久的印象。一位著名的作家说：“无视梦境和关注梦境往往是一样的迷信；”但是，当感官关闭时，当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雷鸣般的声音时，当睡觉的人忘记了他的疾病和痛苦时，人们是如何看到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人和事，以至于他们事后能够识别他们：问题很明显是这样。“当感官——普通的观念媒介——在睡眠中被锁定时，这种人和事的形象是如何被印在灵魂上的？”如果我们准备接受某位作者的观点——“灵魂的感官与身体的感官相似；而且，它可以在不伤害身体的情况下，短时间内离开身体；”并在某个向它展示这些物体的传教士的指导下，以闪电般的速度前进，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了。这样，德沃夫人就能对皮尔莫尔先生的外貌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史密斯夫人对沃特斯先生的外貌有一个正确的概念，皮尔的船和码头上的沙德福先生的外貌有一个正确的概念，Jerseyman对沙德福先生的外貌有一个正确的概念，韦尔斯夫人也能识别李先生：对任何一个人的外貌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包括高度、厚度、特征的形式以及身体、脸部表情和服装等等。读者，如果你有更好的理论来解释这些神秘的梦，好心人说他们做了这些梦，请告诉我们。

第十九章。

从1774年的会议开始，沙德福先生就到巴尔的摩巡回区去工作。在他即将离开费城时，发生了以下非常引人注目的事件。

“当我去我的马所在的旅店时，当我进入院子时，我看到一个人把眼睛盯着我，认真地看，直到他似乎因羞愧而脸红。最后他走过来对我说：‘先生，我昨晚在梦中见到了你。进入院子，我以为是你；但现在我看到你的脸，我确信你就是那个人。今天上午我一直在上下徘徊，直到现在还在寻找你。’“在梦中看到我！”’我说，“你是什么意思？”他说，先生，我做到了，我确信我做到了。但我以前从未用肉眼看过你。昨天下午，我一直走到舒尔基尔河，打算渡河；但变得非常不安，无法过去。我回到这个地方，昨晚在睡梦中看到你站在我面前，当时有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让我寻找你，直到我找到你，并说你会告诉我必须做什么才能得救。他说，我可以认识你的一个标志是，你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传教。他接着问：‘请问先生，你不是牧师吗？我说：“是的，我是个传福音的人；确实在城里的大街小巷讲道，在费城没有其他传道人这样做。我还在每个星期天早上九点在新市场讲道。我请他走到对面一个朋友的房子里，当时我问他从哪里来—他是否有家庭—他要去哪里，他的妻子是否知道他在哪里？”他说：“他来自新泽西，有妻子和孩子，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他的妻子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六个月来一直很不开心，而且不到费城来就不能再休息了。我建议他回到他的妻子和孩子身边，照顾他们；既然你说你很不快乐，你想要的东西是宗教—对上帝的爱—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当它占据你的心，从而摧毁你的邪恶脾气，并根除对世界的爱和不信，那么你就会幸福。为了获得这一点，你必须放弃你所有的

罪，全心全意地相信主耶稣基督。当你回到泽西那里时，要经常去听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并祈求上帝保佑这句话，如果你衷心地接受它，你将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在我劝说他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流下了大量的泪水。然后我们都跪下来祷告；我得以为他的灵魂恳求和代祷，并将他们都推荐给上帝。当我们将他从跪下来时，我与他握手；他哭得很厉害，心都碎了，不知道如何与我分开。然后他出发去了他在泽西的家，我去了马里兰，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但我相信我将在天堂见到他。我在这里说，上帝有时会跳出他的常规方式，帮助一些可怜的无知者，他们对他有一定程度的敬畏，想服侍他，但不知道如何去做。当这些人真诚地向主祈祷时，他就会通过他的旨意把他们引向某些人或书，引向某些可以使他们得到指导和认识真理的途径。”

如果沙德福先生提供了这个人的名字，会增加上述简讯的利息。

沙德福先生到达巴尔的摩后不久，他被派往那里工作，一个年轻人来找他，要他到四英里外的乡下他父亲那里去看看他可怜的、被锁在床上的、处于极度绝望中的、显然是发狂的弟弟。当S先生到达那所房子时，他很快就确信这个年轻人所需要的就是罪人的救主；他向他打开了救赎计划。年轻人紧紧抓住耶稣基督的名字，并说只要他活着就会呼唤他。这个年轻人被解开了枷锁，不久救世主就把他从不信和罪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他很快就开始劝说罪人接受救世主；他成了一个巡回传道人，在赢得灵魂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我们的结论是，约瑟夫-克伦威尔是上文所述的年轻人。他于1777年进入巡回会，今年驻扎在肯特巡回区。沙德福先生说：“我在肯特巡回传道区上跟着他，相信他对唤醒一百个罪人起到了作用”。S.先生在肯特郡度过了1777年和1778年的冬天，就在他返回英国之前。

马里兰州哈福德县的理查德-韦伯斯特先生是卫理公会传教士第一次来到他

家附近时最早接受宗教信仰的人之一：他在1768年成为卫理公会成员。早在1770年，他的房子就成了他们讲道的地方。不久之后，他就成为他们中的一名公开演讲者。1772年下半年，当阿斯伯里先生第一次负责马里兰州的工作时，他任命韦伯斯特先生和艾萨克-罗林在马里兰州东海岸的肯特郡和塞西尔郡的约翰-金手下工作。他继续在巡回传教士的指导下讲道，直到1774年，我们发现他驻扎在巴尔的摩巡回区。

爱尔兰的罗伯特-林赛（Robert Lindsay）先生今年也和沙德福先生一起参加了巴尔的摩巡回传道。他在这个国家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777年，然后他去了欧洲，在那里旅行并在卫理公会中传教，直到1788年。

爱德华-德鲁姆戈尔先生是爱尔兰人，在斯莱戈镇附近，1770年初，他在那里认识了卫理公会。他从小是个教皇党人，但当他听到卫斯理先生的追随者讲道时，他就相信了宗教的必要性，并开始读他的《圣经》—加入社团，并决心在教堂里公开宣读他的悔过书，这使他的一些亲戚感到不悦。

1770年5月，他乘船前往美国，在巴尔的摩登陆，然后从那里去了弗雷德里克镇。这一年的秋天，他收到了一封写给斯特劳布里奇先生的信，他听到了他的讲道，并恳求他到弗雷德里克镇来，以便他能听到真理并得到拯救。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当他在灵魂的巨大痛苦中祈祷时，主用他的救恩拜访了他。1773年，他开始讲道。1774年初，他被聘为弗雷德里克巡回区的巡回传道人，在1774年的会议上，他被派驻到巴尔的摩巡回区。在1786年之前，他一直被认为是属于巡回传道的，直到1786年他才停止。他的工作主要局限在弗吉尼亚州（他在北卡罗来纳州附近定居，可能是在布朗斯维克县），以及北卡罗来纳州。

在他定居之后，他仍然是一位忠实的、备受尊敬的传道人。1815年，阿斯伯

里先生按立他为长老，这时他应该已经将近七十岁了。他当时有两个儿子，爱德华和托马斯，他们是基督教会的执事。

已故国会议员德鲁姆戈尔将军也是他的儿子，据说他是该机构中最有说服力的演讲者之一；而且他作为一名政治家拥有相当大的特点。如果有证据表明他和他的父亲以及他父亲的大多数家人一样，在内心和生活上都是虔诚的，那将是令人欣慰的。

兰金先生在费城和泽西呆了六个月后，于今年秋天第二次访问马里兰州，在那里举行了一到两次季度聚会。威廉姆斯弟兄从弗吉尼亚州赶来（将近两百英里）参加这些会议。沙德福先生、韦伯斯特先生和杜克先生也出席了会议。林肯先生说：“在爱的盛宴中，主的能力以这样的方式降临，是我在费城登陆后从未见过的。所有的传道人都被征服了，他们几乎无法向人们讲话。当任何一个人站起来发言时，他们都被压倒了，不得不坐下来，让沉默来表达对他的赞美。这次会议是在亨利-沃特斯家举行的；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人们几乎不知道如何分开。”

第二十章。

弗雷德里克巡回区是美国卫理公会的发源地，从1760年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在那里开始传教时就已经慢慢成长起来，1774年首次以这个名字出现。这时的弗雷德里克县，也就是巡回区的名字，包括了蒙哥马利、华盛顿、阿勒格尼和卡罗尔等县。这个教区涵盖了当时卫理公会在弗吉尼亚州的这个县和费尔法克斯县所耕种的所有土地。有几年时间，它是一个边疆的巡回区，走过它的传教士都在后方的树林里。

由于无法详细列举当时在这个巡回区的所有任命，我们只能提到管溪、弗雷德里克镇、威斯敏斯特、德宾的、萨克森的、塞内卡的、苏格洛夫的、洛基溪、乔治敦、和亚当斯。这一年，布道工作被引入波托马克河畔的亚历山大，并成立了一个由12人组成的协会，其中一人是约翰-利特约翰，他能力出众，后来成为一名雄辩的布道者，这一点将在1777年进一步说明。

弗雷德里克县被认为是马里兰州最富裕的县，因为这里的土壤很好。它主要由德国人定居，因此卫理公会在那里的的发展很缓慢。作为证明，当传教士们在弗雷德里克镇（现在的弗雷德里克市）辛勤工作并培育卫理公会超过30年后，他们只有大约30名成员。1770年首次在这个镇上传教，1801年在这个镇上建立了第一个小的卫理公会教堂。

1776年，费尔法克斯县的任命被纳入费尔法克斯巡回区，从而缩小了弗雷德里克巡回区的规模；1788年，由于蒙哥马利巡回区的成立，它的规模进一步缩小。

盖奇先生说：“我去了费城，1774年5月25日，会议在那里开始。在那次会议上，有五位传道人被接纳为正式成员—威廉-沃特斯、亚伯拉罕-惠特沃斯、约瑟夫-格伯格、菲利普-伊伯特和菲利普-加奇。约瑟夫-格伯格、菲利普-埃伯特和菲利普-加奇，以及其他八位传道人被接受审核。对卫理公会的传道人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有些人凭着信心忍受了，因为他们看到了那看不见的上帝；有些人在冲突的日子里离开了战场。我被会议任命到弗雷德里克巡回区，与威廉-杜克（William Duke）一起工作，他当时还是年轻人，为期六个月。我们发现这个巡回传道非常辛苦；有些路程相当长，而协会中只有一百七十五名成员。弗雷德里克镇和乔治敦都在巡回传道中，但每个地方只有几个成员。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和欧文斯先生就住在这个管区的范围内。

我们在为数不多的社会成员中发现了一些稳定、坚定的成员，而且在一些地方，前景令人鼓舞。我在巡回传道中只走了几圈，就收到了沙德福先生的来信，指示我收拾好衣服和书籍，在巴尔的摩举行的季度会议上与他见面。我立即想到，惠特沃斯已经证明是背信弃义的，目的是要把我送到肯特巡回区。因此我在季度会议上见到了沙德福先生。那是一个圣灵浇灌的时刻；我自己的灵魂得到了极大的振奋。沙德福先生在会见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被人们传为佳话。他说：“在向人们讲话时，总是谈论那些会影响你自己内心的话题，而听众的感情也一定会受到影响”。我现在得知惠特沃斯犯了严重的罪；他的恶行在他到达他的巡回区时立即被发现了；他逃走了，留下了他的家人，因此，自会议以来，该巡回区一直没有讲道。因此，我被命令到肯特巡回区代替惠特沃斯的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他给了卫理公会的敌人很大的指责理由。但我奉主之名，继续前进。我的第一个主日之约就是在他伤害上帝事业的地方。我感到既软弱又坚强。那里聚集了非常多的会众。许多人的行为相当混乱，显示出蔑视礼拜的意图。我知道他们行为的原因，却没有勇气去责备他们。讲道结束后，我约好两周后在同一个地方讲道，并说我很遗憾他们这么长时间没有讲道，我希望他们不要责备会议，因为他们被一个不值得信赖的人强加于人，因为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身份；他们不赞成这个人，也不赞成他所犯的所有这种行为。但主在位，他常说：‘你们要静默，知道我是神’。在这个例子中，他以非同寻常的方式显示了他的能力，推翻了我们所担心的邪恶。主的工作在这个小圈子里得到了极大的复兴。在不同的约会中，有许多人信主；在受伤的地方，神的工作是最有力的。至高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工作。他的方式往往是在旋风中。在我的要求下，我在我的巡回区范围外做了一个约会；当我正在讲道时，一个人进了门，他的脸色让我感到怀疑。他逐渐向我靠近，当我做结束祷告时，他抓住了我跪着的椅子柱子，显然是想用它作为武器来攻击我；但我抓住了短柱，阻止了他对我的攻击。

现在争斗变得很激烈，他像狮子一样咆哮，而我则跪在地上用圣保罗的语言责备他。但他很快就被会众抓住了，并被大力扔出了屋子，以至于他的外套在后面被撕破了，从上到下。在院子里的时候，他像个恶魔一样咆哮着，但我没有受伤就逃脱了。

“在这个地方，菲利普-考克斯（Philip Cox），后来在旅行中成为一个有用的传道人，被卷入了福音网。两个住在我的巡回区附近的年轻人参加了浸信会的聚会；其中一个经历了宗教，另一个被定罪了。他们诱使我在他们的附近进行了一次预约。圣公会教区牧师听说后，在圣公会教区内传阅了他的意图，要与我见面并驳斥我。我在约见的前一天听说了这件事；我知道他是一个强大的战争者。我知道我很软弱，除非我从高处得到加强，否则就会失败。我向神祷告，他让我想起大卫与狮子、熊和哥利亚的情形。于是我积蓄力量，不再惧怕敌军。

“牧师在院子里遇见我，穿着圣公会的服装，问我是否是那天要在那里讲道的人。我回答说：‘我希望能这样做。然后他问我是凭什么授权。我回答说：’凭着上帝给我的权力。我们之间说了几句话后，他又问我凭什么来圣路加堂区讲道。我说，我当时正准备讲道，他可以自己判断；因为圣经上说，’属灵的人判断一切。我站在一个果园里为这个场合搭建的平台上。凯恩牧师在我的右边站定。我把《以西结书》第十八章第27节作为我的经文：“再者，恶人若离弃所犯的恶行，行合法正当的事，必能救活他的灵魂”。我得出结论，这句话包含在教会的祈祷书中，不会把他从家里带走。我对祈祷书的内容了如指掌，并带着它完成了我的布道。凯恩先生的脸色显示出一种兴奋的心理状态。当我结束时，他（圣公会牧师）走上了讲台；当我把圣经递给他时，他试图阅读与尼哥底母的谈话，但他非常困惑，无法清楚地阅读。他试图从这段话中反驳新生，用水洗来代替新生。他大声疾呼反对即兴祷告，敦促必须有书面形式的祷告。

“当他结束后，我再次出庭作证，宣读了同样的我提到了我自己的经历，我在婴儿时期就接受了洗礼，但直到我信主时才感觉到圣灵的重生影响；那时我就感觉到了。我用几个圣经中的案例来回答他对临时祷告的反对意见，比如当彼得失事时，他没有上岸去拿祈祷书，而是喊道：“主啊，拯救我，否则我就灭亡了”。然后我就退出了看台，去迎接当天下午的一个约会，会众也跟着离开，牧师在后面。离开时，有个人来找我，请我去他家讲道，他家离果园有20英里。这些事向聪明的人隐藏，向婴孩启示。

“一个主日，当我正在讲道时，来了一场可怕的风暴。一些人跑出来，担心房子会被吹倒。我劝说他们继续呆在房子里，并向上帝寻求安全。我几乎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祷告之家。有两个人在风暴中信主，我们的生命得以保全。救恩是来自于主，心地纯洁的人将在他奇妙的道路上看到他。我被要求去看望一个濒临死亡的人。我不知道如何处理他的情况；这里面似乎有什么神秘的东西。我离开了他，因为我发现了他的情况；但他的情况在我的脑海中如此重要，以至于我再次拜访了他，并与他坦诚相见。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认为他对自己的改变毫无准备。主把它送到了他的心里。当我再次回来时，我发现他在神的爱中很快乐，两个星期后我为他的葬礼讲道。

“这个圈子里的社团非常团结，为福音的传播打开了一扇大门。当我离开这里时，有两位传道人被派往这里。我参加了巴尔的摩季度会议，并从那里再次被派往弗雷德里克巡回区。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像以前一样努力工作。有些社团很活跃，在不断增加，但其他社团却很贫瘠。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当我去赴主日的约会时，我不得不经过一家酒馆。当我走近时，我听到了一阵嘈杂声，于是断定有人在谋划恶作剧。当时天色已暗，我在围着路的巷子里尽可能地远离房子；但他们要么听到了，要么看到了我，我被两个骑马的人追赶，他们抓住我的马缰绳，把我转过来，把我带回到房子里，对我大加指责，

威胁我，并把他们中的一个人拿着的沉重的棍子放在我的肩上。他们把我带回酒馆后，命令我去叫酒；但在我拒绝后，酒馆老板低声对我说，如果我愿意，就不花钱；但我拒绝了，不顾后果。

“在讨论如何处置我的问题时，他们中的两个人发生了分歧，由于这场争吵，大家的注意力都被我吸引过去了，于是我骑马上路，让他们尽力解决这个问题。主为自己造万物，恶人为恶日；恶人使我陷入困境，恶人又为我开了一条路。

“沙德福先生出席了我们的季度会议，充满了布道的精神。我们有很多会众，毫无疑问，我们做了好事。这是一个很大的巡回区，人们的行为和观点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分散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国家。这使得传道人很难适应所有的情况；但我们有这样的安慰，尽管在一些地方，冷漠和迫害盛行，但在其他地方，事业却很成功，许多人加入了教会。在会议召开前不久，我根据指示离开了巡回区，在新泽西呆了一段时间。惠特沃斯离开弗雷德里克时，已经进入了这里，用普世主义的教义毒害了埃伯特，他被解雇了。由于这个原因，该教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缺乏传道。当我完成了我在那里的使命后，我就去参加1775年5月19日在费城举行的会议。”

第二十一章。

弗吉尼亚州的布伦瑞克巡回区是在过去两年中形成的。诺福克是本省成立的第一个教会；1773年被称为彼得堡的地方，在1774年的会议记录中被命名为不伦瑞克。1772年，本省至少成立了三个协会：一个在诺福克，另一个在朴茨茅斯，第三个在威廉-欧文斯那里——离朴茨茅斯约6英里。

以下是弗吉尼亚州一些最古老的社团。

在塞缪尔-耶尔根（Samuel Yeargan）家的那个，第一个卫理公会小教堂就建在那里。

纳撒尼尔-李先生的社团是在1774年早期成立的。最有可能的是，李先生是在贾拉特先生手下被唤醒的，因为他和他的同伴在卫理公会的人来到他家附近之前，都已经获得了神的眷顾的感觉。当这个协会由威廉姆斯先生组建时，李先生、伊丽莎白-李夫人和他们的两个儿子——约翰和杰西——都加入了这个协会。李先生住在彼得斯堡附近，卫理公会的人在他家讲道。他很快就被任命为班长，并担任了多年的班长；1820年，他在90岁时去世。他的家庭有十二个孩子，七十三个孙子，六十六个曾孙。他的两个长子，约翰和杰西，是卫理公会的传教士。

在莱恩先生那里，他似乎住在苏塞克斯县，1774年或1775年在那里建立了第二座小教堂。莱恩先生在这一年去世，“充满了信心、希望和爱；”他的葬礼布道是由阿斯伯里先生讲的。这个社团是弗吉尼亚州最好的社团之一。

威廉-博伊索上尉，或者人们通常称他为鲍塞尔，我们猜想他住在丁威迪县；他是1775年或1776年在弗吉尼亚州建造第三座小教堂的主要工具，他是一个真正虔诚的人，很快就去了“非手所造，永在天上的房子”。在他死后，这个古老的社团衰落了，因为他是这个社团的主要支持者。

在格林斯维尔县的马布里先生那里，有一个最早的社团，1776年第四个会议厅就建在那里。

在苏塞克斯县罗伯特-琼斯家的聚会是最早建立的聚会之一。约瑟夫-哈特利先生（他的尘土长眠于马里兰州塔尔博特县）在成为巡回传道人之前似乎属于这个协会。在这里，阿斯伯里先生发现他的妹妹因为他的缺席而哭泣。1810年，罗伯特-琼斯先生还活着，在上帝那里很快乐，他已经72岁了。

在梅里特的任命下，该协会大约在1778年建造了一座会堂；这大约是弗吉尼亚州的第六座卫理公会小教堂。埃利斯家族从一开始就是卫理公会的一个重要家族。埃利斯礼拜堂大约建于1780年。在1780年至1790年期间，在这里举行了几次会议。艾拉-埃利斯是一个具有很强自然能力的人。他和同名的几个人都是巡回讲道者。

除了这些，还有本杰明-约翰逊的、莫斯的、杰的、希思的、贝丁菲尔德的、伍尔西的、沃伦的、沃克的、埃文斯的、史密斯的、马龙的、奥利弗的、理查森的、布斯的和彼得堡的社团；还有多少社团我们无法说清。

驻扎在弗吉尼亚州的五位传教士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金先生虽然驻扎在诺福克，但一年中部分时间在布伦瑞克，部分时间在亚历山大。罗伯特-威廉斯、约翰-韦德、艾萨克-罗林和塞缪尔-斯普拉格在布伦瑞克。据推测，在弗吉尼亚州，这个会议年有五六百人被证明是合理的。威廉姆斯先生的同事—斯普雷格、韦德和罗林今年都接受了审核。

约翰-韦德先生可能来自弗吉尼亚。几乎在他开始旅行的同时，他就开始考虑学习传道，鉴于此，他离开了他的教区；但在阿斯伯里先生的劝说下，他放弃了这个想法，回到了他的教区。由于在1776年之后的会议记录中没有发现他的名字，因此可以推测他成为某个教会的固定牧师。

艾萨克-罗林先生在巴尔的摩附近的帕塔斯科颈部出生并长大。他是一个非常

邪恶的人，直到他自称获得了宗教信仰，这时卫理公会的传教士第一次来到他的附近，大约是1770年。他很快就开始劝说；1772年12月，阿斯伯里先生任命他与理查德-韦伯斯特和约翰-金一起在肯特郡和塞西尔郡工作。他是第三个成为巡回布道者的美国本地人（算上理查德-韦伯斯特是第二个）。他有一定的工作天赋；在他所占据的一些领域，他有自己的崇拜者，而且很有用。在其他地方，如马里兰州的肯特，他的作用不大，因为许多人非常不喜欢他喧闹的态度和粗暴的讲话。当他在马里兰州东海岸工作时，他去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切斯特县，在那里他开辟了一些新的土地。在这里，他可能是人们听到的第一个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卫理公会进入现在的切斯特县，在其南端的马尔堡镇，并向北走去。

通过其中心，从那里向东和向西辐射。在这里，艾萨克-罗林很有用。1773年初，他深入到该县的中心，建立了几个布道所。他继续在这些地方传教，直到1774年的会议，他被派往弗吉尼亚。

塞缪尔-斯普雷格先生在这一年受审核，并被派驻到布伦瑞克巡回法庭。1775年和1776年，他被派驻在费城。1777年，他被任命为弗雷德里克巡回区。在这之后，直到1783年，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会议记录中；但似乎他在纽约，在卫斯理教堂主持工作。当英军占领纽约时，它占领了所有牧师支持美国事业的教堂建筑。由于纽约的许多卫理公会成员都很忠诚，卫斯理教堂在英国军官中的声誉较好；而且，我们必须假设斯普雷格先生要么是英国人，要么在感情上很忠诚，要么有塔列朗的一些政策，通过这些政策，无论哪个党派掌权，他都可以保持地位。他在卫斯理礼拜堂为人们服务了五年多，得到了当时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中最好的金钱支持；他在纽约时，每年收到近三百美元。英国军官和士兵参加了卫斯理教堂的活动，并为他提供了支持。在他的传道下，理查德-雷克拉夫特信主并加入了卫理公会。他搬到了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在那里他是卫理公会的萌芽；他在很高的年龄去世。

1783年，会议记录说塞缪尔-斯普雷格和约翰-迪金斯驻扎在纽约。不久之后，斯普雷格先生离开了卫理公会，与新教圣公会联合；并在新泽西州伊丽莎白镇的老教堂讲道，他在那里去世，并被埋葬。在他担任牧师的教堂里，竖立着一块纪念他的碑。（见“失落的篇章”，从第279页到第290页）。

1774年10月，三位传教士詹姆斯-登普斯特、马丁-罗达和威廉-格伦丁从英国抵达；前两位是卫斯理先生派来的。下文将进一步介绍他们。

第二十二章。

1775年5月，第三次会议在费城举行。会议记录显示有10个站点，有20名巡回传教士。1774年，卫理公会在波托马克河以南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他们在那里增加了664人。波托马克河以北增加了411人，使整个工作增加了1075人。在这次会议上返回的卫理公会成员总数为3148人。

根据《会议纪要》，今年没有采取新的巡回。

詹姆斯-邓普斯特先生是苏格兰爱丁堡人，在本市的大学里接受教育。1765年，他被卫斯理先生接纳为巡回传教士；并继续在英国从事传教工作，直到他被卫斯理先生派往美国担任传教士。他于1774年下半年到达这个国家，并开始在美国传教，1775年他在那里驻扎。这一年之后，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会议记录中。我们猜想阿斯伯里先生指的是他，他说：“我从兰金先生那里得到了与不幸的D先生有关的全部情况”。不管是什么，它都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他与卫理公会的联系停止了，他与长老会建立了联系，在长老会中，

他似乎是一位可接受的牧师。他在纽约州蒙哥马利县的佛罗里达镇担任了多年的长老会牧师，1803年他在那里去世。卫理公会的约翰-邓普斯特牧师是他的儿子；多年来，他一直被认为是一位可接受的、有才华的牧师。他曾在南美洲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担任过几年的传教士。

今年有三位传教士——约翰-金、丹尼尔-鲁夫和威廉-杜克——驻扎在新泽西。塞缪尔-斯普雷格在费城。

这一年的12月，金先生去了弗吉尼亚州，并娶了一个妻子；他是第二个结婚的巡回者。在这一年里，卫斯理先生给他写了以下信件。

“我劝过你一次，你把它当作一种侮辱；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再劝一次。不要再叫了，否则你的灵魂会受到威胁。上帝现在通过我警告你，他笼罩着你。尽可能认真地说话，但不要大喊大叫。用心说话，但声音要适中。我们的主说：‘他必不喧嚷；’这个词的正确意思是：他必不喊叫。在此，你要做我的追随者，如同我做基督的追随者。我常常大声说话，常常激烈地说话；但我从不叫喊。我从不勉强自己；我不敢；我知道这是对上帝和我自己灵魂的犯罪。也许那个好人，托马斯-沃尔什，还有约翰-曼纳斯，在死前处于如此悲惨的黑暗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缩短了自己的生命。哦，约翰！祈求有一个明智的、可教的脾气。你的天性与此相去甚远；你很顽固，刚愎自用。你的上一封信是以一种非常错误的精神写的。如果你不能接受别人的建议，你当然可以接受你深爱的弟兄的建议。

“J. WESLEY.”

看来他并没有完全治愈；因为阿斯伯里先生同年在巴尔的摩听了他的讲道，他说：“J. K. 讲了一场好的、有益的布道；但时间太长，声音太大。”1777年，

他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会议记录中，当时他代表北卡罗来纳州。他在这个州的罗利附近定居和生活，不久后在那里去世。

理查德-韦伯斯特先生在1775年被派驻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切斯特巡回区。在这之后，由于他有一个家庭需要他在家，所以他就去了。拉夫和韦伯斯特先生是切斯特巡回区成立后的第一批传教士，并在1774年的会议记录中提到。

我们插入以下轶事，这是我们从一位记忆力极好的老卫理公会成员那里得到的：--在老切斯特附近住着詹姆斯-巴顿先生，他从小是个教会成员，被唤醒了内在宗教的感觉，而不是通过人为手段。他观察到教会中的牧师和成员都死气沉沉，漫不经心，又发现公谊会中有一些活生生的见证，于是他被引导加入了公谊会；他坚持了20年，并成为他们聚会中的公开演讲者。大约在鲁夫和韦伯斯特先生在切斯特巡回讲道的时候，他梦见两个人在他的地区移动，使用铁铲，他们用铁铲制服了山丘和山脉，没有什么能抵挡他们的行动。巴顿朋友曾读到过这样的应许：上帝将“制造新的、锋利的打谷工具，把山打成小块，把丘陵变成糠秕；”当他听到这两位原始的卫理公会传教士用这种力量说话时，他认为他的梦想得到了实现：鲁夫和韦伯斯特先生就是这两个人，他们精力充沛地传讲基督，是制服罪人身上罪恶和敌意的丘陵和山脉的利器，使他们顺服于基督。巴顿朋友与卫理公会的人联合起来，并作了上帝与他们同在的见证。

韦伯斯特先生定居后，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他并没有放松在自己的邻里间行善的努力。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在他的指导下，在森林里建了一座整洁的教堂，名为“加略山”。1824年，认识他50年的Garretson先生在他去世前不久拜访了他。他说，他“发现他就像一粒成熟的玉米，等待着被带到休息的谷仓。我与他有甜蜜的友谊。我为有机会与他交谈而祝福上帝”。1824年5月，他被召集回家，享年85岁。

他留下了大量的子女和孙子孙女，生活在同一地区。巴尔的摩会议的约翰-戴维斯牧师娶了他的一个亲戚。韦伯斯特先生娶了乔治-史密斯先生的女儿，他是切斯特县最早的卫理公会成员之一，在格罗夫会议附近。他的一些亲戚住在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县的唐宁镇附近。他的许多后裔仍然信奉卫理公会。

从1775年的会议开始，根据会议记录，有两位传教士—菲利普-加奇和约翰-库珀—被派驻到肯特郡。按照当时的习惯，一年中要换人；这两位传道人在这一年中都换了工作领域。约翰-库珀可能来自马里兰州的西海岸，他是在这一年接受的。他在这项工作中持续了15年，直到死亡将他送回他的奖赏。他的第一次任命是在肯特巡回区。1778年，他还在半岛地区工作，并协助在卡罗琳州的下端以及苏塞克斯和萨默塞特县建立了卫理公会。他是一位有用的传教士，在需要时谦虚地抱怨，并等待着朋友的观察和救济。他的最后一次任命是在哈福德巡回区，在那里他平静地结束了生命。

以下是盖奇先生对库珀先生的描述，以及他们此时的劳动和痛苦。

“我被费城会议任命为肯特巡回传道，约翰-库珀是我的同事，一个年轻人。

* 他的孙子巴顿博士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特拉华县的格林村，是一位具有卓越价值的卫理公会成员，我曾向会议推荐过他。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弗雷德里克巡回传道的一次会议上。我以前就听说过他。他是一个面容庄重而固定的年轻人，曾遭受过许多迫害。有一次，当他在他父亲的房子里跪着祷告时，被他父亲发现了，他父亲把一铲子的热火扔在他身上，之后把他赶出了家门。他的公共服务是庄严的，他的生活是模范的。他在旅行中生死相依。

“我在卢克教区担任巡视员。第一场礼拜结束后，有个人来找我，告诉我外面

有几位先生想和我谈谈。在这里，我不得不出现在凯恩牧师和其他人面前。牧师有很多问题要问我，我回答了他们；但他无法从我身上得到任何好处。站在我左边的一个人替我说话，我以前在巡回传道时认识他。他表示希望被认为是友好的。我回答说我不能同时和两个人说话；然后转向我右手边的一个人，我说：‘这似乎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我会回答他可能愿意问的任何问题。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变得非常友好；但我被告知，前段时间他参加了一个聚会，礼拜后邀请传道人上楼，不久后他们就从楼梯上翻下来了。他假装希望与传道人交谈，却猛地抓住了他。主能使恶人成为义人的赎金。凯恩牧师的羊群很快就被打散了，他的位置也失去了，所以他没有给我们带来麻烦。

“在我巡回之前，我得了小痘，我可能在费城时就得了这种病；但由于不知道自己会接触到这种病，我的系统对它没有准备。我遭受了难以形容的痛苦，有一段时间我的生命被剥夺了。和我一起生病的家人很多，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他们中的两个人死了一父亲和一位与他们家同住的年轻女士。这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尽管有时我有上帝之爱的表现，使我得到了支持。在无法旅行的时候，兰金先生派了一个最近从爱尔兰来的年轻人去巡回传道。像约拿一样，他也逃离了主；但他带来了一封波德曼先生写给兰金先生的介绍信。兰金，要求他立即让这个年轻人参加巡回传道。在我康复后，我们中的两个人受雇于巡回传道，其中一个人访问那些尚未纳入常规工作的地方。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扩大了我们的边界。我们的季度会议是在圣路加教区举行的。兰金先生和我在一起。有人对这次会议发出了巨大的威胁，但会议没有受到干扰就结束了。大约在这个时候，那个在南方皈依并加入浸信会的年轻人，以及那个在将福音引入圣路加教区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人，病倒了，直到死亡。我去看望他，与他谈论适合他病情的话题，与他一起祷告，亲吻他，并与他分别，直到正义者的复活。在这个巡回传道中，我有机会听韦伯上尉讲道。他以最庄严、最令人印象深刻和最实际的方式，就将卫理公

会引入居住地这一重要问题讲了很多。

“我在秋天离开肯特巡回区，在巴尔的摩镇和巡回区呆了一段时间。当我在巡回区转了一圈后，发现约翰·劳森的房子是一个传道场所。然后他讲述了我第一次在他家附近传道时他所经历的心境。荣耀归于上帝！这个曾经给我带来巨大考验的人，拒绝我在他家举行聚会的特权，现在却成为我的安慰；但主照顾了我，为我提供了一个可以讲他话的房子。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想到上帝对我的大恩大德，我仍然受到鼓舞。弗雷德里克巡回区的传教士因公需要到巴尔的摩来；所以我们交换了一下，我第三次去了弗雷德里克。我很高兴见到我的老朋友们，但在巡回区的一些地方，迫害肆虐。我被叫去讲道，地点在巡回区下面十英里处，那里有两个浸信会的传道人不久前被赶下台。朋友们认为我也会受到同样的待遇；但我相信主而去。当我到达那里时，地上的三位大人物正在等待接待我；其中一位检查了我的教义，当他发现这些教义不是加尔文主义时，他就不再说了。他们都留下，听我讲完。在同一个地方的第三个约会，是在一个寡妇的家里，一个大个子在门口迎接我，拒绝让我进去。他声称与这家人有某种联系，他认为自己有权这样做。在场的一个小个子男人说他的房子就在附近，如果我在那里讲道，我应该会得到欢迎。另一个人问他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说是的，如果他敢，就让任何人插嘴。

“在世上有苦难，在耶稣里有平安。一般来说，在神的工作最兴旺的地方，迫害也最猛烈。在布拉登斯堡和巴尔的摩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社团，我在前天的会议上讲过道，晚上正在去赴约的路上。我听说有一个人，他的妻子在韦伯斯特先生的布道下被定罪，打算在当天下午向我报复。我们在远处看到他们，因为有一大群人和我在一起，有男人、女人和孩子。我丝毫没有吓到。有两个连队的人遇见了我们，要求我出示通行证。我告诉他们，我离家不远，不需要通行证。他们抓住我的马的缰绳，说我应该去见法官。我告诉他们，

我唯一反对的是，这样做会使我偏离自己的道路。这时，第三个人走过来，问我是否是他们那里的大演说家。我的心情很平静，我问他为什么想知道。他说他听说过我。然后我问他喜欢我的演讲吗？他回答说，他很喜欢其中的一部分。他是个好脾气的人，去那地方的时候并没有打算加入袭击我的人。后来我知道他们指控他是懦夫；但他没有躺在这个指控下，而是牺牲了自己的良心。从恶人那里出来。邪恶的交流腐蚀了良好的举止，无论是对上帝还是对人。

“那些在等待的人呼唤关押我的人；于是我被带到暴徒那里，所有进一步的仪式都停止了。从我的左脸颊开始涂抹焦油。这时，骚乱变得非常严重，有人咒骂，有人哭泣。我的同伴们都急于想让我通过。妇女们特别坚决；她们用不恰当的措辞谴责暴徒。经过一番劝说，我阻止了我的朋友使用暴力手段。我告诉他们，为了基督的缘故，我可以忍受。我感到一种不间断的平安。我的灵魂在我的救赎之神面前充满了喜乐。

“主持仪式的人喊着要更多的焦油，还说我是真正的蓝色。他大肆涂抹。最后，有一个人哭着说：‘够了’。用涂抹焦油的浆进行的最后一击，划过了裸露的眼球，造成了剧烈的疼痛，我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在寒冷的环境中，它经常发炎，而且相当痛苦。我没有被带离我的马，那是一匹非常有活力的动物。两个人牵着它的缰绳，一个人把它抬到适当的高度，涂上焦油。我的马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当他们放开它的时候，它猛地冲了出去，以至于我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将它拴住，并险些被撞得脑浆迸裂。如果说我曾经为人的灵魂感到难过，那么我现在就是为他们的灵魂感到难过。当我去赴约时，主的灵压倒了我，我在他面前为我的敌人祈祷，匍匐在地。毫无疑问，主批准了我的请求，因为那个涂抹焦油的人和其他几个人后来都信了主。

“第二天早上，一个不是宗教信仰者的人来到我前一天晚上住的房子，叫出家

里的主人，告诉他那天早上有一群暴徒打算在我赴约的路上袭击我。他们之间达成了共识，我还没有被告知这个秘密，那就是房子的主人应该走大路，而告密者应该带我走另一条不太可能被打断的路。我们走了一段路后，发现有马匹被拴住了，有人在一个十字路口闲逛。我的向导认为这种情况相当可疑，于是就离开了，带着我走了一条迂回的路线去赴约。我的朋友走的是大路，来到一座桥上，有几个人藏在桥下；他们一听到桥上的声音，就拿着武器冲了出来。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失望时，他们似乎有些迷惑。那人装作很惊讶的样子，询问他们的行动有什么目的。最后，他们回答说，他们在等待传教士，虽然明显不情愿。你们要对他做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把他绑在树上，用鞭子抽他，直到他答应不再传教为止，’这是他们的回答。我和向导看到的这群人是一个分队，我后来知道，他们来自同一家团队，目的是防止我逃跑的可能性。但这个陷阱被打破了，我逃脱了。

”然后有人报告说，我在试图抢劫一个人时被枪杀了；我被涂黑了，但在被清洗时发现是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加奇。我想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成功了，以至于让我再也不敢回来了。

我从未因必须通过的迫害或面临的危险而错过一次约会。在另一次约会中，有一些警卫被带去防卫；如果暴徒按照预期来了，我想就会发生冲突。我有时感到非常胆怯，但在危险的时刻，我的恐惧总是消失了。我认为这清楚地实现了那句承诺：’看，我常与你们同在。”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年轻人，他是一个劝诫者和班级领袖，受雇于一位长老会牧师，住在布拉登斯堡附近；当他在田间劳动时，一些迫害者如此残酷地鞭打他，以至于他背上的衬衫，尽管是用最坚固的材料制成的，但实际上被切成了碎片。他的雇主处理了这件事，让他们在法庭上受审，并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惩罚。这就结束了弗雷德里克巡回区的迫害。我们今年最后一次季度会议是在布拉登斯堡附近举行的。兰金先生和我们在一起，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向他们发表了最后的讲话，然后

出发去参加1776年5月21日在巴尔的摩举行的会议。”

马丁-罗达先生于1763年在卫斯理先生的带领下进入了巡回传道的行列。1774年下半年，他在卫斯理先生的授权下，与邓普斯特先生一起来到美国，作为传教士传教。1775年，他负责巴尔的摩巡回传道；他的同事是理查德-欧文和约翰-韦德。

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先生是在美国长大的第一位卫理公会传教士，他是一位住在巴尔的摩巡回区的当地传教士，今年他被任命在该巡回区工作，作为临时补给。虽然他的名字印在这一年的会议记录中，但据说他是在1785年才被接纳为巡回团成员。1786年，他在弗吉尼亚州的利斯堡去世，当时他正在那里工作。在他死的时候，他已经传道了十五或十六年。虽然他负责一个大家庭，但他作为当地的传教士，在当时的后方定居点进行了大量的旅行和布道，当时卫理公会正处于起步阶段。”他是一个心地诚实、讲话朴实、口才好、判断力强的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拯救灵魂的工作，他是一个优秀的人，一个有用的传道人。

兰金先生在旅行中，于今年7月来到马里兰州，并在贡布罗德教堂讲道。他从这里去了佩里-霍尔的高夫先生那里，他和他的妻子在他们的初恋中很热情。

在后期，他在纽约呆了一个季度。1775年5月，沃特斯先生参加了在费城举行的会议，并被任命到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巡回区，在那里他呆了六个月，看到主的喜悦在蓬勃发展。在这里，他经常住在小木屋里，吃着干粮，把树林当作自己的书房。

1775年，弗雷德里克巡回区发生了第一次大复兴——约有200人加入了社团。这一年的另一半时间他在费尔法克斯巡回区度过。在这个巡回区，他看到了他

所见过的最大的宗教工作。皈依者之一是纳尔逊-里德，他长期在主的葡萄园里工作。斯特劳布里奇先生是他在弗雷德里克巡回区的同事。

从1775年的会议开始，阿斯伯里先生去了诺福克巡回区。他在波西米亚庄园的塞西尔法院大楼登船，于5月抵达那里，发现诺福克的社会上有大约30个不守纪律的卫理公会成员。传道所是一座破旧的建筑，曾是一个游戏厅。他很快就发起了修建教堂的募捐活动；但由于这个地方的命运不佳，在第二年冬天被皇家总督下令烧毁，卫理公会在诺福克被压制了好几年。直到本世纪初，他们才有了一个好的礼拜场所。1803年，阿斯伯里先生说这个地方的新教堂是卫理公会在弗吉尼亚州最好的房子。在朴茨茅斯有一个协会，也有一些地方可以讲道；但似乎直到1800年，卫理公会才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一座新的教堂。在新米尔溪和威廉-欧文家也有教会。诺福克巡回区大约有10个任命，其中一个是在罗伯特-威廉姆斯牧师的家里。这是阿斯伯里先生第一次访问弗吉尼亚州，像大多数早期的传教士一样，他非常喜欢这里，并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弗吉尼亚州比我去过的所有其他地方更让我高兴”。

我们对弗吉尼亚卫理公会的第一个种族形成了很高的评价：他们是老牌的。除了深厚的虔诚之外，他们还有一种甜美的精神和平和的态度，这使他们非常讨人喜欢。我们非常怀疑他们是否已经被超越了。阿斯伯里先生来到这个国家后，在弗吉尼亚州的时间比在任何其他州都多。

沙德福先生、林赛先生、德鲁姆戈尔先生、威廉斯先生和格伦丹宁先生驻扎在布伦瑞克巡回区，他们在那里收获了很多果实。

威廉-格伦德宁先生是苏格兰人，1774年与邓普斯特和罗达先生一起来到美国，并在1775年的会议上受到审核。1784年，在弗吉尼亚州的布伦瑞克巡回时，他的思想变得黑暗，他的宗教安慰也离开了他。在1784年的圣诞会议上，

他热烈地拒绝去新斯科舍省传教。在同一次会议上，有人提议他担任长老的职务，但由于缺乏天赋而被拒绝。不久之后，当阿斯伯里先生在祈祷时，他说：“他感到上帝怜悯的所有光芒都从他身上飞走了，就像在一瞬间一样”。他的灵魂沉入了绝望的深渊；在接下来的夏天，他停止了巡回。

他的方式很奇怪，就像约翰-哈伊姆先生曾经的情况一样。他说：“当我在田野里时，我会连续几个小时以最可怕的方式亵渎神灵”。他自称有一些奇妙的恍惚和幻觉；如果他活到现在，很可能会跟上现代发现的步伐，成为一个灵媒；他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人。1786年，他离开了；但随后写信给会议，要求重新接纳他，但没有被接纳，理由是精神错乱。他在1814年还活着，这时他已经在地球上度过了三十个年头。在他停止巡回后，他依靠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卫理公会成员的招待过活。

在布伦瑞克巡回区的秋季季度会议上，弗朗西斯-波伊斯、詹姆斯-福斯特和约瑟夫-哈特利被接纳为巡回传教士。1776年，他们的名字首次出现在会议记录中，我们将对他们作进一步说明。

在这一年里，卫理公会的传道人发现各班的募捐不足以支付每位巡回传道人及其巡回费用（当时卫理公会传道人的工资）的64美元，于是决定进行第五次或会议募捐。从那时起，这一直是一个实践规则。

1775年，美国的卫理公会有一个新的原因让他们感到悲伤和难过——他们第一次被要求流泪，因为死亡击倒了那些指导他们去哪里为他们悲伤和烦恼的灵魂寻找和平和欢乐的上帝之人；不显眼的恩布里突然死亡，但是可喜的是，他在纽约居住地的阿什格罗夫（Ashgrove）聚集在他周围的卫理公会的小圈子里；而令人惋惜的罗伯特-威廉姆斯在弗吉尼亚州去世，在那里，他的名字被众多曾在他平实而有力的传教中受益的人长期铭记。威廉斯先生已经成家。

他是美国第一个娶妻的巡回传道人：他似乎娶了一个弗吉尼亚人；住在诺福克和萨福克之间，他的房子是诺福克巡回传道的一个布道所。1775年9月26日，主把他带到自己身边。当时在诺福克巡回区工作的阿斯伯里先生在他的葬礼上讲道，他说：“他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人，很勤奋，主给了他许多事奉的印章。也许在美国没有人像上帝通过他唤醒的那样成为唤醒这么多灵魂的工具。”如果有用的东西应该获得声誉，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应该，那么威廉斯先生必须被视为这个国家早期劳动者中的杰出人物。他是第一个在美国去世的巡回卫理公会传教士。他被埋葬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县。“有智慧的人要像苍穹的光辉一样闪耀；使许多人归向正道的人要像星星一样闪耀，直到永远”。

第二十三章。

1775年4月，阿斯伯里先生第一次向马里兰州的亨利-多西-高夫先生讲道，在那个场合，他被真理所折服。英国布里斯托尔的一位绅士通过遗嘱给高夫先生留下了土地、房屋和金钱等财产，价值六七万英镑。他娶了里奇利将军（后来的里奇利总督）的一个妹妹。他的豪宅名为佩里厅，位于距巴尔的摩12英里的贝莱尔路上，是当时美国最宽敞、最优雅的住宅之一。在所有这些财富和世俗的华丽中，他是不快乐的。有人说，高夫夫人因听卫理公会的讲道而产生了严重的反思，并被她丈夫禁止再听他们的讲道。一天晚上，他和他的同伴们正在喝酒，试图用罪恶的快乐来保佑自己，这时，其中一个人说：“来吧，让我们去听听卫理公会的传教士”。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消遣场景。他们去了，阿斯伯里先生是布道者。离开礼拜场所时，其中一个人说：“我们今晚听到的是一堆废话”。但在讲道中被定罪的高夫先生回答说：“不，我们所听到的是耶稣里的真理”。他对卫理公会的偏见现在已经消除了，他可以

他的同伴说：“亲爱的，我再也不会阻止你听卫理公会的演讲了”。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声明。他在罪上的苦恼如此之深，以至于他几乎要毁灭自己，但上帝仁慈地保存了他。关于他的故事，有一天他骑马去了他的一个种植园，在那里他听到了祈祷和感恩的声音，他听了之后发现是一个有色人种，一个可怜的奴隶，从附近的种植园过来，正在和他的奴隶们一起祈祷；并且最热切地感谢上帝对他灵魂和身体的恩惠。祷告深深地吸引了高夫先生的感情，他感叹道：“唉！主啊，我有我的几千和几万，然而，我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从来没有像这个可怜的奴隶那样感谢你，他几乎没有衣服穿，也没有食物来满足他的饥饿。”在他最痛苦的时候，有一天，当一些朋友在他家的时候，他离开了他的同伴，退到他的壁橱里，在祈祷中倾吐他全部的灵魂。当他跪在地上，祈求上帝的怜悯时，他收到了来自主的回答，即自觉的赦免和和平。他欣喜若狂地走到他的同伴面前，感叹道：“我已经找到了卫理公会的祝福！我找到了卫理公会的上帝！”

1775年7月，兰金先生告诉我们，他在贡布德瀑布岔路口的小教堂讲完道后，就骑马去了佩里厅。高夫先生和夫人因着上帝的怜悯，最近找到了神圣的感觉，现在愉快地打开他们的房子和心门，接待上帝的牧师和孩子。“我和他们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一家子仆人被叫来进行劝勉和祷告；因此，加上他们和房子里的其他人，我们有了一个小小的聚会。主在中间，我们喜乐地赞美他。高夫先生和夫人所发现的朴素的精神确实令人高兴。他一有机会就宣称主为他的灵魂所做的一切；他仍然对耶稣无以伦比的爱感到惊奇。他和他的妻子与卫理公会联合，并在导致美国居住地独立的战争中继续与他们保持一致，虽然他的大量财产有可能被没收”。

高夫先生在宗教方面继续保持了数年的快乐，并热衷于上帝的事业。他在佩里厅建了一个小教堂，上面有一个铃铛，早晚都会响起，叫家里的白人和有色人种一起做家庭礼拜。他的家人如此之多，以至于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

组成了一个中等规模的会众，听人宣读经文，并参与唱歌和祈祷。在那个时候，卫理公会的人被严格教导要允许他们的仆人享受家庭礼拜的好处，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也不愿意在大部分家人都不在本区和工作的时候领导家庭的奉献活动。在这个礼拜堂里，巡回布道者每两周在工作日讲一次道，地方布道者每隔一个主日讲一次道；另外，奇怪的布道者在转身停留一晚时，经常在里面向家人讲道。

在高夫先生忠实地抵御了几年的诱惑之后，他又倒退了，并再次被发现在罪恶的快乐中寻求幸福。他的妻子坚定不移地坚持着自己的道路。当他被开除出卫理公会时，他发誓不再加入该教会。但在1800年和1801年的大复兴中，他通过阿斯伯里先生的帮助得到了重生，他是通过阿斯伯里先生第一次被带到上帝面前的；他觉得自己发誓不再加入卫理公会的做法是错误的，所以他觉得遵守誓言是不对的，于是再次提出在光街教堂与他们相交，如果他的弟兄们愿意原谅他的流浪。乔治-罗伯茨（George Roberts）牧师是主礼牧师，他将其付诸表决，当时整个集会都站了起来，所有的眼睛都充满了泪水。从这时起，高夫先生一直忠心耿耿，直到最后。他最后的虔诚行为之一是建造了一座名为“营会教堂”的小教堂，供某个街区的穷人使用。他在巴尔的摩过冬，在佩里霍尔过夏。1808年5月，当大会在巴尔的摩召开时，他去世了；当他的尸体被运到乡下安葬时，许多大会成员跟在他身后走到小镇的尽头。他是一个理解力平平的人，他的灵魂里住着大量的慈善机构，他随时准备作为救世主的追随者为有需要的人的灵魂和身体服务。他的乡间座椅的昂贵装饰总是热情地对来访者开放，特别是那些敬畏上帝的人。作为一个丈夫、父亲和主人，他是非常值得模仿的。

普鲁登斯-高夫夫人在高夫先生去世后的几年里一直是个寡妇。在他重获新生后，他常说：“哦！如果我的妻子曾经向世界让步，我就会迷失方向；但她一贯的良好生活激励着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恢复到上帝的宠爱。”佩里-霍尔

是许多人的度假胜地，在他们中间有时会发现怀疑论者和罗马主义者。巴尔的摩律师协会的成员，马里兰州的精英，都在那里。但谁在那里并不重要。当家庭奉献的钟声响起时，人们就会看到他们在礼拜堂里，如果没有男性在场带领奉献，高夫夫人就会读一章圣经，发出一首赞美诗，这首诗经常被有色人种的仆人们举起来唱，这时她就会参与祈祷。总的来说，这样的人在地球上很少见。对于她，阿斯伯里先生说：“她是一个真正的女儿，她从来没有冒犯过我”。她唯一的妹妹大约与她同时成为卫理公会的成员；他们忠实地坚持到老，后来被召去坐更高的位置。高夫人唯一的孩子，一个女儿，在她还年轻的时候也把她的交心交给了救世主；她的大多数亲戚都以她为榜样，虔诚地对待她——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一直到老的卫理公会教徒。

前面关于高夫先生的叙述中的许多主要事实取自新斯科舍省的威廉-布莱克牧师的生平，大约在卫理公会教会组织起来的时候，他在高夫先生那里；看来他是从高夫先生那里得知的。高夫夫人在她听到阿斯伯里先生讲的第一篇布道时就被唤醒了。她像蝴蝶一样欢快地走进会堂，离开时，她的内心深处已经崩溃了。阿斯伯里先生注意到了这句话对她产生的影响。高夫先生刚得到上帝的青睐时非常热心，经常讲道。为此，他被带到法庭上，但从未被投进监狱。

他们唯一的孩子索菲亚小姐是按照最虔诚的方式长大的；高夫人的规矩是不允许她的女儿进入任何她不能去的团体，也不允许她参加任何虔诚的母亲不能凭良心参加的娱乐活动。虽然他们的孩子是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的，她对当时的时尚娱乐活动一无所知。高夫人第一次把她留在其他人中间时，她为自己不参加打牌消遣找借口，说她不知道怎么玩，因为她当时第一次看到一包牌。当团队里的一个人说：“如果你不会玩，你可以为我们剪牌（把牌分成两叠）。”她高兴地回答说：“如果我有一把剪刀，我就能剪。”这就是剪牌的正确方法。非常了不起的是，这位养尊处优的年轻女士在她的钢琴前，一边

唱着“来吧，万福之源”，一边信主。她把这一喜讯告诉了她的父母——母亲喜极而泣，父亲则大声呼喊。这位年轻的女士嫁给了詹姆斯-卡罗尔（James Carroll, Esq.），他是一位有很多优点的绅士，也有很多财富。卫理公会仍然保留在这个杰出的家族中。巴尔的摩会议的萨金特（Thos. B. Sargent）牧师与高夫夫妇的曾孙女结婚。她和她的母亲、姨妈以及她的祖母和曾祖母都是心地善良的卫理公会成员。见《一个老巡回者的回忆》，第191、192、193、201页。

第二十四章。

1775年6月，在高夫先生和夫人快乐地享受实践性宗教之后不久，住在离他们不远的弗里伯恩-加雷特森先生也加入了卫理公会。他的祖父来自英国，是马里兰的第一批定居者之一，在萨斯奎汉纳河口附近。他的父亲是一个在他那个时代被尊为优秀的基督徒的人，他的母亲在怀特菲尔德先生的同僚的传教下受到启蒙，在宗教方面的感情有些温柔。弗里伯恩-加雷特森于1752年8月15日在离哈弗里德-格雷斯不远的地方出生。在他获得对神的宠爱的清晰感觉之前，他的经历中有几件事情是非常显著的；我们不能怀疑，那位从他的出生时间选择耶利米做先知，选择圣保罗传福音的主宰者，也是这样设计的。Garrettson先生从出生就开始做他作为卫理公会传教士所做的工作。在他大约九岁的时候，他后来告诉我们，这句话强烈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仿佛他听到了一个声音：“你求，就必得着。”他想到这是圣经的应许，他告诉他的兄弟约翰，圣经启示他，他将变得非常富有；他在各种意义上都很富有，包括信仰和善行，并且拥有丰富的世间物品。不久之后，似乎有某种属灵的影响，在他心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知道什么是圣徒吗？”他立即想到：“圣徒就是完全交给上帝的人；”圣徒的美丽形象立刻出现在他的灵魂面前，这使他如此

着迷，以至于促使他祈祷主使他成为圣徒；同时，由于相信他的祈祷会得到回应，他的灵魂中涌现出喜悦。我们倾向于把这些看作是他从天上来的第一个教义指示。

加雷特森先生对没有救赎恩典的灵魂所面临的危险深信不疑，并通过他所经历的危险和解救来保持这种信念。有一次，他掉进湍急的溪流中，差点被淹死，这使他询问自己的灵魂会变成什么样子，并使他开始哭泣和祈祷。还有一次，当他骑马下坡时，被从马背上摔在一块岩石上，有一段时间没有知觉。当他醒来时，跪在地上，双手双眼向天，向上帝哭诉，祈求他的怜悯，并承诺在他的一生中侍奉主。在他离开那个地方之前，他看到了救世主的可爱，感受到了上帝的某种程度的仁慈。他对生活的严格要求，加上他去听卫理公会的布道，使他的父亲来探望他，目的是劝说他坚持他所生长的英国圣公会教会。

1773年，他的兄弟约翰预计会死，在一个主日，他的许多亲戚来见他的最后一面。他看到死亡临近，召唤他进入永恒，而地狱将是他的厄运。这时他正在祈祷，“主啊，你知道我没有准备好去死—怜悯我吧，给我一个更长的空间—让我升起，我要为你服务。”这时，他的兄弟弗里伯恩跪在床上，在床的后面，为他认真地祈祷。他们都感觉到并知道当主回答的那一刻，使他从死亡中恢复过来。随即，弗里伯恩告诉大家，主会使他复活。他康复了，获得了宗教信仰，（并在1778年胜利地死去）。虽然加雷特森先生此时没有宣称确信的信仰，但是，他有能力赢得祈祷中的上帝，并大胆地假设他的祈祷得到了回应。在这一年里，他的父亲去世了，给他的孩子们留下了一个希望，即他已经去了一个更好的世界。

现在他开始在自己家里举行祈祷和劝勉的聚会；也在他兄弟约翰的家里举行，在那里开始了一项好的工作，在他自己正式与他们联合之前，约有30个被唤

醒和信主的灵魂被他组成了一个团体；他把这些人交给负责巴尔的摩巡回传道的罗达先生照顾。罗达先生现在带着他在巡回传道会上巡回；罗达先生负责讲道，加里特森先生在他之后进行劝勉。九天后，G先生告诉罗达先生，他不愿意做巡回传道人，于是回家了。

为了摆脱这些流动的责任，他决心结婚并安顿自己。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罗达先生的一封信，让他到巴尔的摩来。他答应了这个请求，罗达先生派他去巡回传道，并答应在某个约定时间与他见面。加雷特森先生完成了他的约定，并进行了很好的聚会；但为了避免与罗达先生见面，也为了避免巡回传道，他走了一条回家的小路。他在一个好的老卫理公会成员家里叫了茶点，看着他的脸说：“你是和罗达先生在一起的那个年轻人吗？”他回答说：“是的。”“你要去哪里？”先生说：“回家。”“你为什么要回家？”老先生说。“因为我不打算做一个巡回传教士。”老卫理公会的人回答说：“从我所能了解的情况来看，上帝已经呼召你去做这个工作，如果你拒绝，他就会追求你。”在这里，他的目的，“不做巡回传道人”，再次被动摇了；主的天使似乎挡住了他的路。

为了使他进入巡回传道，主屈尊在夜间的异象中向他展示了这个罪恶世界的状况。他后来告诉我们，有一天晚上，他看到整个世界的罪人被一根细线悬挂在毁灭的深渊上，而他们正在追求他们的罪恶的快乐，对他们的危险漠不关心。在睡梦中，他开始大声呼喊，让他们相信他们的危险性。这唤醒了他的兄弟，他发现他在床上坐起来，浑身颤抖，汗流浹背。还有一次，他在祷告中挣扎后睡着了，梦见魔鬼进了他的房间——一个好天使来问他是否他愿意去传福音。他回答说：“我不配，我不能去”。魔鬼立即抓住了他，他努力想从魔鬼的手里挣脱出来。他只看到一条非常狭窄的逃生之路。好心的天使告诉他，有一个福音的分派要交给他，如果他不传福音，他就有祸了。他徒劳地挣扎了一段时间，想从他的敌人那里获得自由。于是他喊道：“主啊，你要派谁去，我愿意去传你的福音”。他一同意，就看到魔鬼冒着火光飞过房子的

尽头。他从睡梦中醒来，他神秘的天空万里无云，他的救主充满了他心中的情感。

加雷特森先生在被领进恩典的国度，进入巡回传道的领域时，由于敌人的诱惑而经历的冲突，是大多数人在通过同样的灵性公路进入上帝的宠爱，并进入那个被称为卫理公会巡回传道的牺牲和有用的领域时所经历的一个非常好的地图。

第二十五章。

卫理公会的先驱们从马里兰州安妮女王县的福格威尔和达德利家出发，穿过该县的东部地区，而位于切萨皮克湾附近的西部地区，直到几年后才被他们发现。他们从安妮女王郡进入卡罗琳郡，可能是在1774年。

1775年，他们的任命低至肖坦克桥，即现在的格林斯堡。1776年初，鲁夫先生在肯特巡回区讲道，应他的要求，弗里伯恩-加雷特森先生在这一年的3月过来短期接替他的位置。就在这个时候，加雷特森先生走进了塔基霍颈，他是人们听到的第一个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就在这里，正如他所说：“他在寻找传道的机会时，一直在徘徊，深思熟虑，祈祷他的道路能够顺利，当他走到一个门对面时，他突然有一种感觉，想转身进去，这就是他要开始的地方”。他听从了这一印象，上楼告诉出来的女主人，“如果她想听主的话语传讲，就打发人去叫她的邻居们来，她也照做了”。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他在那里讲道。这是在已故Ezekiel Cooper牧师的继父家，他是一名军官；由于那是一个全面集结的日子，Garrettson先生似乎坐在马背上，向士兵和许多其他人讲道。许多人泪流满面，有些人在那天被定罪后成为卫理公会成员和福音传教士。

E. Cooper先生是其中之一；而John Cooper先生似乎是另一个。

加雷特森先生在另一个地方说：“有人认为我是个狂热者，因为我谈了很多关于感觉和有印象去特定地方的事。我知道上帝的话语是我们无懈可击的指南，我们要根据它来检验我们所有的梦和感觉。我还知道，无论是睡觉还是醒来，都有神性的东西向我显现。”基督徒几乎不会怀疑或否认，上帝选择一些人作为他的工具，在某些时候进行某些工作——如路德在十六世纪进行宗教改革，卫斯理在十八世纪进行宗教改革；但这些工具在圣经中找不到，主说，马丁-路德将揭露教皇制度，带来伟大的改革；约翰-卫斯理将成为衰退的基督教的恢复者。这些人确信他们的呼召，就像每一个真正的福音牧师一样，是由圣灵在他们的灵魂中形成的信念。因此，如果上帝设计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去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在那里他将比其他地方更有用，这不能从圣经中得知；而必须由全知全能的存在启示来实现。圣保罗，尽管他通过与基督的个人会面而被任命为使徒，但直到他有一个“异象”，才知道主让他在马其顿传福音的时间。由此，他“确信主呼召他去向他们传福音”。如果圣保罗需要通过异象来指导他去哪里，那么通过类似的方式来指导其他人，似乎与主耶稣基督的管理是完全一致的，教会首脑使用的方式是印象，是他们自己对其主体的见证，是来自于主的梦和异象。我们认为没有任何不合理、不符合哲学或不符合圣经的地方，就是相信许多现代的牧师，他们已经完全奉献给了主，他们的心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已经被这样引导。加雷特森先生遵循上述印象所产生的结果表明，这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他发现一个家庭已经准备好接受他和他的信息——一个卫理公会的基础已经奠定，其中有几个传道人，他们在当时为救世主做了很好的服务。他的梦将他引向苏塞克斯和萨默塞特县的人们，这个证据同样被在布罗德克里克、海湾、索尔兹伯里和匡提科成立的协会和传教士所证实。对他相信印象、异象和梦境的热情指控是不成立的；出于同样的原因，阿伯特先生和所有这样的牧师都必须被宣告无罪。

卫理公会在塔基霍伊颈部的建立并非没有阻力。约翰-库珀先生的父亲拥有相当多的土地财产，他试图收买他的儿子，告诉他“如果他不参加卫理公会，他将把他的土地赠送给他，使他成为一个绅士；但如果他与他们联合起来，他可能会被剥夺继承权。”儿子对这些建议说：“我打算做一个卫理公会教徒，也做一个绅士”。约翰-库珀先生是1776年或1777年在这一地区成立的协会中的一员。他娶了一位康纳小姐，她是在佩迪科德先生的传教下归向主的——她也不顾家人的意愿成为一名卫理公会教徒，家人为了阻止她去卫理公会聚会，把她最好的衣服锁起来。然而，她还是穿着普通的衣服去参加聚会，这使他们感到非常羞愧，于是他们打开了她的衣柜，在这件事上向她屈服。约翰-库珀先生是当地早期的传教士，并协助在卡罗琳县传播卫理公会；他的儿子威廉-库珀牧师是费城会议的成员。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是夏洛琳郡的第一个班长。

就是在这个地区，不久之后，托马斯-S-楚牧师落入了亨利-唐斯先生的手中，他是这个县的首领，如果不是治安官，也是担任警长的职务。唐斯先生问楚先生他是否是“福音的传教士”？Chew先生回答说：“是的”。然后唐斯先生要求他宣誓效忠，楚先生以良心上的顾虑为由拒绝了宣誓。唐斯先生告诉他，他有义务通过宣誓对他执行法律并把他送进监狱。楚先生平静地回答说，他不希望他作伪证，他愿意接受法律的惩罚。唐斯先生看着他，回答说：“你是个奇怪的人，我不忍心惩罚你，因此，我将把我的房子作为你的监狱。因此，他把他关在自己的房子里，由他亲手盖章，在那里他亲切地招待了他大约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在他的祈祷和劝告下完全觉醒了，他的夫人也真正地皈依了上帝。唐斯先生和他的妻子成了卫理公会的成员；在其他人的协助下，建造了该地区的第一座卫理公会小教堂。

这座房子建于1780年和1784年之间，被称为“Ebenezer Chapel”。在上个世

纪，它是本县卫理公会的一个集会中心；塔基霍伊颈部为巡回传道提供了它的传教士配额，包括埃塞克尔-库珀、所罗门-夏普、斯蒂芬-马丁德尔和托马斯-尼尔等牧师。

1784年12月，科克博士第一次在塔基霍教堂讲道时，他说：“这里的人是我在美国听到的最好的歌手”。

约翰-库珀先生是塔基霍颈区早期领先的卫理公会成员之一，他曾经和其他人一起讲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塔基霍颈区正在进行的大复兴期间，在晚上的聚会中经常看到这种现象，当时卫理公会在该地区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卫理公会成员进行祈祷和班级聚会时，经常看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光，类似于火焰，在他们头上盘旋。很多人都看到过几次，它在不同的人身上盘旋。这种现象不仅在观察者心中产生了敬畏之情，而且也是这项工作的神圣性的见证，并使未信主的人对卫理公会的人产生敬畏之情。

费城会议的威廉-库珀牧师，即上述约翰-库珀的儿子，向我们传达了这一说法，他说：“当我的父亲、母亲和其他人谈论这个问题，以及那个时代的其他奇怪现象时，我经常坐在那里，感到颤抖。”

在这一年（1775年）中，卫理公会在纽约、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的人数在减少。在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有很大的增长。下一届会议的会员人数为4921人，肯特巡回区没有会员，该区前一年有353人，加上上述人数，共有5174人。增加的人数超过了2000人。这时，在梅森和迪克逊线以北有523人。南面有4651人——此时近十分之九的卫理公会成员都在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

1776年5月，第四次会议在巴尔的摩举行。这是该会议第一次在这个城市举行。

泽西岛的两个巡回区被合二为一。切斯特被并入费城的巡回区。诺福克（Norfolk）被烧毁了，这个巡回会的名字也消失了。会议记录上出现了四个新的巡回区—弗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汉诺威和皮特西瓦尼亚，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的卡罗莱纳。费尔法克斯来自弗雷德里克巡回区，汉诺威、皮特西瓦尼亚和卡罗莱纳则来自布伦瑞克巡回区。共有11个巡回区，25名巡回传道人，包括兰金先生。

大约在这个时候，“费尔法克斯先生（老费尔法克斯勋爵的亲戚），*一位拥有大量财产的绅士在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他被拯救地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他参加了1776年在巴尔的摩举行的会议，在爱的盛宴上，他谈到了上帝为他的灵魂所做的事情，他的发言是如此的简单，来自高处的祝福，大大影响了每一个听到他的人。

*对暴政的憎恨和对自由的热爱一直是人类心中的两种主导激情，它们保证了基督教世界目前存在的所有公民和教会自由。这两种激情从宗教改革的黎明开始就一直在发挥作用；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它们都没有像美国人民主要来自的国家—英国那样产生出这样的结果。在十七世纪，这些激情在英国蓬勃发展；它们将查理一世推上了脚手架，并将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置于权力之中。新的术语被用来代表斗争各方的观点；那些主张在教会和国家中实行君主制的人被称为托利党，来自toree，一个爱尔兰单词，表示野蛮的强盗。那些反对教会和国家的君主制的人被称为辉格党，来自whig-a-more，这是苏格兰人使用的一个短语，他们通常属于后一党派，用于驾驭马群。当约克公爵詹姆斯（New York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的女儿、查理二世的兄弟和查理一世的孙女安妮登上王位时，她开始与辉格党的朋友和顾问一起统治；其中之一是宁静、不屈不挠但贪婪

的马尔堡公爵。一段时间后，安妮开始倾向于托利党的观点，即“神圣的权利和消极的服从”。她的老朋友，萨拉-詹宁斯，现在的马尔堡公爵夫人，这个时代最伟大、最崇高的女士之一，一直是辉格党人，开始从安妮的尊重中消失，她的亲戚马沙姆夫人，被公爵夫人带到女王面前，取代了她在宫廷的位置。她只是国务卿哈雷的工具，他的副手是亨利-圣约翰，后来的博林布鲁克勋爵。他们成功地使辉格党屈服，并使托利党上台。辉格党的几位领袖来到这个国家，带来了他们对君主制的憎恨。在这些人中，我们提到了克莱波尔和哈利法克斯家族。奥利弗-克伦威尔最喜欢的女儿嫁给了克莱波尔；费城早期定居者中的克莱波尔家族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后代。

费尔法克斯反对斯图尔特家族；费尔法克斯勋爵在削弱查理一世权力的内战中指挥了一支军队，他们与辉格党人和长老会成员一致。这段历史可以说明为什么费尔法克斯勋爵的后裔会在弗吉尼亚州定居，并占据了大片的土地——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县，直到现在。

弗朗西斯-霍林斯沃思先生是第一位与卫理公会成员交往的富有的绅士。接下来是高夫先生，据说他的身价将近25万美元。现在是费尔法克斯先生。1780年，理查德-巴塞特先生，在他那个时代，他很富有，很有影响力。大约在1787年，南卡罗来纳州的詹姆斯-伦伯特先生，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成为卫理公会的成员。1790年，北卡罗来纳州的哈迪-布莱恩将军和弗吉尼亚州的拉塞尔将军，大约在同一时间，纽约的范考特兰特副州长和罗得岛的李佩特将军，也都加入了卫理公会。据我们所知，这些人是在上个世纪卫理公会在他们各自的社区建立起来的时候，因其财富和社会地位而最为突出的人。但是，我们要记住，在当时的社会中，没有人仅仅因为有钱而被保留下来。这些富有的家庭严格遵守卫理公会的规则和纪律，就像贫穷的奴隶一样，他们在礼拜时

与他们混在一起。

肯特巡回传道有三位传教士——尼古拉斯-沃特斯、威廉-沃伦和约瑟夫-哈特利——被派往该巡回传道。

尼古拉斯-沃特斯先生是威廉-沃特斯的哥哥，1739年出生在马里兰州。他于1772年开始传教，1776年被接纳为巡回布道者，并被派往肯特巡回区。1779年，他来到这里，并在与卫理公会的关系上保持了许多年。1804年，他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结束了他的生命和他在工作中的劳作。享年六十五岁。他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基督徒，没有什么比谈论上帝的事情更让他高兴的了。他的属天心态和统一的朴素举止，使他深受弟兄们的喜爱。他的最后一句话几乎是：

“我不害怕死亡。

“别了，虚荣的世界，我要回家了。

我的耶稣微笑着叫我来。”

威廉-冉先生似乎被用来偶尔提供一个地方。他有可能来自马里兰州的东海岸。哈特利先生将在下文中得到更全面的关注。

阿斯伯里先生没有参加在巴尔的摩举行的会议；他当时在宾夕法尼亚州，处于痛苦的状态。他被任命为巴尔的摩巡回会。詹姆斯-福斯特先生是他的同事之一；他来自弗吉尼亚州，那里的神的工作正在光荣地蓬勃发展，他把工作的精神带到了马里兰州。

詹姆斯-福斯特先生是弗吉尼亚州人，是第一批从该地区进入巡回传道的人之一。他是一个优秀的人，一个热心有用的传道人。巡回传道的劳累和困苦很

快就击垮了他纤弱的身体，他结婚了，并在生活中定居下来。失去妻子后，他搬到了南卡罗来纳州。在这里，他发现了几个从弗吉尼亚州迁来的卫理公会家庭，他开始举行聚会和讲道，并形成了一个被称为Broad River的巡回区。似乎他又开始了巡回的联系，最后在1787年停止了。

“福斯特先生具有良好的讲道能力，他的性格非常和蔼可亲，他的个人形象也很有趣，他的工作很受人欢迎，也很有用。然而，他的生活习惯非常节制，再加上他的牧师工作，证明他的体力消耗过大，所以他的思想与身体一起沉沦。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下，他漂泊了多年，直到死后才得以解脱。在这种状态下，他仍然保持着严格的习惯，在与他所访问的家庭的交往中也不失礼貌。当被要求时，他继续参加家庭礼拜，非常虔诚和得体”。《加奇回忆录》，第84页。

阿斯伯里先生的健康状况很差，以至于有几个月中断了他在巡回和布道方面的正常工作。在高夫先生家关了几天后，他决定试试弗吉尼亚州伯克利县巴斯的暖泉。在温泉的时候，由韦伯斯特先生提供巡回服务，他现在已经从巡回服务中退休了；还有林奇先生，阿斯伯里先生在福音中的一个儿子，现在是当地的传教士，以及福斯特先生。高夫和梅里曼先生与他一起在泉城。为了使他们能够发挥作用，他们每天晚上在这两个人的住处举行祈祷和劝勉会；阿斯伯里先生也经常讲道。

但是，他说：“高夫先生热心的谈话和祈祷似乎比我的讲道更能打动和融化人们的心”。在泉城时，他遇到了一个人，他以前从未见过或听过卫理公会的人，但他在原则、经验和实践上都是卫理公会的人，他是通过苦难、阅读和祈祷而认识上帝的。有一次，他骑了17英里去看一个真正的圣徒，一个在床上躺了15年的女人，在上帝的爱中很快乐，尽管她从来没有见过卫理公会的人，也没有见过任何其他真正的宗教人士。这些案例显示了上帝在没有人类工具

的情况下可以做什么。在离开泉城时，他（阿斯伯里）宣称泉城是他所处的最好和最差的地方。对健康来说是最好的，而对宗教来说是最差的。他的健康现在已经恢复到能够继续从事正常的巡回工作。

从1776年在巴尔的摩举行的会议开始，弗里伯恩-加雷特森先生开始了他作为卫理公会巡回传道人的正常生涯，其作用几乎无人能及。他在同意在巡回传道的轨道上活动时经历了灵魂的痛苦冲突，再加上他的大量禁食、节制和大量的劳作，使他的身体大为虚弱。他离开了他的床，来到巴尔的摩，通过了会议的审核，被允许接受任命审核；并且第一次收到了兰金先生的书面许可。在离开布道所时，在他去吃饭的地方，他晕倒了。当他醒来时，他被几个传教士包围着，这些人在他看来更像是天使而不是人。他似乎一直在一个他不想离开的地方；于是问道：“我到哪里去了？”当传道人在他周围唱歌和祷告时，他是如此快乐，以至于对他来说，这似乎是天堂的前庭。

他被任命到弗雷德里克巡回区。除了那些感受过的人，没有人知道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在会众期待他讲道的时刻临近时的感受，而他觉得自己既没有讲稿也没有讲道。

这就是加雷特森先生此时在多个场合的感受。有时他很想把自己藏起来，或者希望自己生病。他甚至羡慕那些在地球上爬行的昆虫的状况。有一次，当他骑马去赴约时，他三次调转马头，准备回家，不再讲道。他总是发现，当他如此软弱时，他就会变得坚强，为上帝说话的十字架越大，对他自己和人们的祝福就越大，这些在十字架下哀悼、哭泣和祈祷的季节是强大聚会的保证；在其中一次，上帝的力量如此明显地落在人们身上，以至于聚会一直持续到将近晚上，在一个四人的小团体中增加了20个心碎的罪人。

在弗雷德里克巡回区呆了半年后，他在费尔法克斯巡回区呆了三个月；这一

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他在新弗吉尼亚州，即后来的伯克利巡回区。在这个地区，有几个小社团已经形成，许多门都向传道人敞开。在Shepherdstown，他被允许在教堂里讲道。他第四次在那里讲道时，有一大群人，一个女人大声哭着求饶。由于这对他们来说是件新鲜事，他们中的许多人试图走出教堂；但由于门口的人群，他们无法离开。主使她的灵魂得到了自由—她拍手欢喜地赞美主，然后安静地坐下来。大多数人都被融化成了泪水。教会的牧师说，加里特森先生讲的教义可能是真的，因为他似乎带着经文来证明，但他对此一无所知。心地善良的人！

当加雷特森先生离开这个民族时，这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时刻。他在一个大集会上发表了近三个小时的演讲，当上帝的存在降临在听众身上时，大家都饶有兴趣地听着。当他结束演讲时，人们围着他，用他们的语言和眼泪乞求他不要离开他们；他的眼泪也没有少流。最后，他把自己拉走了，希望能在所有脸上都有泪痕的地方见到他们。

沃特斯先生从巴尔的摩的会议中回到了费尔法克斯巡回区。这一年，他花了一部分时间组建伯克利巡回区。在弗吉尼亚州的伯克利县和弗雷德里克县，对许多人来说，他是他们看到和听到的第一位卫理公会传教士。在这个新的领域，他发现有许多焦急地寻求救赎的人。这一年的下半年，他在弗雷德里克巡回区，在充满爱的朋友中度过。

姆克鲁尔先生和方纳德先生与沃特斯先生一起驻扎。亚当-方纳德似乎是来自巴尔的摩或弗雷德里克郡的当地传教士，作为临时补给；此后我们就没有见到他的名字了。

托马斯-麦克卢尔先生继续巡回和传教，直到1782年，他在这里定居。他是一位坚定、有用的传教士。

加奇和西格曼先生今年被派驻到汉诺威巡回传道。约翰-西格曼先生是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一名当地传教士，当时卫理公会于1774年首次在那里建立。1780年，他在那里定居。

盖奇先生说：“兰金先生问我是否愿意在这次会议上接受弗吉尼亚州的任命。我让他明白，我不会反对。所以我的下一个任命是去汉诺威巡回传道。我有幸与沙德福先生的团队一起进入弗吉尼亚州，他也被任命到该州。我的辖区非常大。它位于詹姆斯河的两岸，是六个县的一部分。但它看起来像一个新的恩典世界。在我们之前的浸礼会成员已经遇到了迫害的浪潮，并将其击退。舒巴尔-史坦斯和丹尼尔-马歇尔是乔治-怀特菲尔德在东部的工作的第一批果实，他们已经成为独立的浸信会成员。他们在本州广泛巡回，其他人通过他们的工具，被提拔起来，成为忠实和热心的牧师，他们忍受了大量的迫害。为了表示敬意，我将在这里提到约翰-沃勒的名字，我与他成为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个有感情美国人，一个好的传教士，并为这个事业遭受了很多苦难。他被关在监狱里，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共一百一十三天，在不同的县里。加勒特先生和姆罗伯茨先生是英国教会的两位牧师，他们的工作并不局限于各自的教区，他们也曾在这些地方传教，我们也加入了他们的工作。

“这个巡回区的会众非常多，因此我们不得不经常在果园和小树林里讲道。兰金先生在我们的第一次季度会议上和我们在一起。虽然巡回区的工作很辛苦，但是直到这一年的秋天，天气变得凉爽，这些工作对我来说还是很愉快的。由于在门外向大量的会众讲道，需要扩大声音，我的健康状况不佳；我的肺部受到影响，有一段时间完全无法讲道。沙德福先生被任命为不伦瑞克巡回区的负责人，参加了我们的第二次季度会议，我代替了他的位置。我的健康状况仍然很差，以至于过了很长时间我才能够到达巡回区。在路上，我在圣帕特里克先生的家里躺了两个星期。我认为他是我见过的最圣洁的人。他似

乎在祈祷的氛围中呼吸，随时享受与上帝的交流，甚至在从事生活中的世俗工作时也是如此。我发现在这样一位圣徒的家里受苦是件好事，他的社交和榜样对我来说是一种祝福。当我进入我的巡回传道时，我很少能够讲道。有时我试图在公共场合祈祷，也是非常困难的。在我看来，我的肺已经完全不行了。我经常要在床上抬起来才能呼吸。我甚至觉得活着都是一种困难。我的整个系统的感觉就像有成千上万的针在刺穿我。在北方的时候，我不得不与迫害作斗争；现在身体上的苦难也伴随着我。有时我觉得很舒服；但是不能为巡回传道服务对我的感情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折磨。

“加勒特先生住在这个巡回区的范围内。他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非常有用。在他的服事下，有几位传道人被提拔起来，他们与我们的协会有联系，其中一些人还在巡回传道。他把自己的谷仓装起来供我们使用，成为一个固定的讲道场所，偶尔会在那里举行季度会议。他的房子慷慨地招待我们，而他确实是卫理公会传道人的护卫者。沙德福先生在这个巡回区度过了两年的主要时间。他的事奉是属于主的。许多人接受了宗教；一些人宣称自己成圣了，各社团在救赎的福音中舒适地建立起来。我和一位在加勒特先生的事工中成长起来的传道人在一起，我听说他已经承认了成圣。我就这个问题与他交谈。他说他曾经承认过，但后来得出结论，他一定是被欺骗了。我询问了原因。他说他的妻子生病了，显然已经接近死亡，他不能放弃她。我问他她是否真的死了，我知道她还活着。他回答说没有。那么，’我说，’你是对的，因为她的死不是上帝的意愿。我劝告他要坚守信仰，并适当地利用它；因为那时它将像东方的火焰之剑一样，在东方的园子里，转动每一个方向，然后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就会保持不动摇。

“加勒特先生参加了我们的季度会议，并提供了良好的服务。主的灵感动了人们的灵魂。我自己的灵魂也得到了极大的振奋。在我在巡回会的后半段时间里，我的身体更加强壮，主用讲道的精神祝福了我。我对巡回区的人有很大

的依恋，并希望在我们天父的国度里见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最后一次季度会议之后，我出发前往1777年5月20日在巴尔的摩举行的会议。”

北卡罗来纳州今年首次出现在《纪要》中。

1773年，传教士们开始在北卡罗来纳州传教。皮尔莫尔先生在这一年的年初经过这里，讲了几次道；威廉姆斯先生在同年的下半年访问了这里；1774年春天开始在这里组建社团。本省最早成立的一些社团是在哈利法克斯县；在这个地区，卫理公会在这个州的初创时期拥有最大的力量。以下是该州卫理公会的主要家庭，在开始时。埃利斯家族；鲁本-埃利斯是本州最早的巡回传教士之一。Yancys家族；Yancy夫人是有史以来最自我牺牲的圣洁女性之一；John Dickins牧师娶了Yancy小姐为妻。加布里埃尔-朗先生，杰西-李在成为巡回传教士之前与他住在一起，是一位伟大的基督徒。在他附近住着比内尔先生，是另一个好人。泰勒上校的家庭，在塔尔河上，一开始就是一个主要的家庭。还有皮茨和金医生。威廉姆斯家族被认为是富有的。还有亚当斯、阿什顿、巴克斯特、贝克、伯罗斯和布朗德；库珀、克劳福德、克伦尼、克莱顿、科斯特斯、卡特和科尔；杜克、多布和多勒；爱德华兹和伊斯特；古斯里；哈德格罗夫、豪威尔、哈特菲尔德、希尔、辛顿、哈瑞斯、赫恩和亨利；琼斯和让。Kennon; Lindsay, Lock, Lee, and Leadbetter; Merrett, Martin, Madeira, Malone, and Moore; Crump, Price, Pegram, Paschall, and Pope; Reeves, Roads, Randall, and Ross; Jenkins, Seward, and Short; Turner, and Todd; Low, and Tillman; White, Whittaker, West, Wim, and Young。阿内特，艾伦；布莱恩，贝尔，伯尔和巴拉德；坎贝尔，康纳利，库里尔，卡森，克拉克和考克斯；埃尔斯伯里。戈登、加迪纳和吉布森；亨多恩上校、赫恩顿、霍顿、哈迪、哈里森和希迪；约翰逊、杰克逊和贾维斯；金布罗、劳埃德和洛尔；姆师和安东尼-摩尔，他是一位伟大的圣徒；夜，和姆夜；普罗比、雷德里克、雷尼和理查德森；史密斯、线程吉尔和桑德斯；

汤姆林森和汤普森；鹈、韦瑟斯庞和沃德。

在这份名单中，我们只提到了最初接待传道人，并在其家中传道的几个人。从上述一些家庭中走出了福音传教士；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早期建造了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小教堂，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鲁姆戈尔先生、波伊斯先生和塔图姆先生今年在卡罗莱纳州。

伊沙姆-塔特姆先生是南方人。在做了五年的巡回传教后，他放弃了，并在南方定居，在那里他作为当地的传教士生活了很多年，声誉很好。在他最后的日子，他被认为是美国最古老的卫理公会传教士，如果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的话。他深厚而一致的虔诚，加上他的有用性，使他得到了教友们的极大尊重。在为他的救世主服务了许多天之后，他光荣地回到了他父亲的身边。

弗朗西斯-波伊斯先生是北卡罗来纳州人，或与该州接壤的弗吉尼亚州人。他出生于1732年，接近乔治（后来的华盛顿将军）的出生时间。他在父亲去世后继承了相当多的个人财产和不动产。在急躁情绪的影响下，例如在他的生活过程中，他冲进了他所生活的非宗教社区的所有愚蠢和恶习；并且，可能大大减少了他父亲的遗产。由于仁慈的天意，他被一位有地位的女士辛辣的责备所唤醒，开始了正确的思考。在思想混乱的情况下，他匆匆离开了她家，在回家的路上，他决心改正自己的行为。他采取了正确的方法，开始阅读圣经，并秘密祈祷。他的信念增加了他悲惨的感觉，使他去寻找一些有能力指导他走正道的人。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黑暗和悲伤之后，他听说了德维尔-贾拉特牧师，他找到了他，并在他家呆了一段时间，接受他的指导；这很可能是在1772年左右。他一知道自己被上帝接受，就开始四处巡回，向所有愿意听他讲话的人宣讲通往天堂的道路；这时卫理公会的传教士还没有到达他的家乡。不久之后，他与一位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亲密往来，他是威廉姆斯、

皮尔莫尔、赖特，或者是那些第一次访问弗吉尼亚州的人中的某个人，他们向他介绍了卫理公会的教义和纪律，他赞同并加入了他们。

从1773年的第一次会议开始，理查德-莱特就驻扎在弗吉尼亚。1774年春天，他回来了，做了一个很好的说明：说是建了一个卫理公会的小教堂，“还有两三个传教士按卫理公会的计划出去了”。在猜测的范围内，波伊斯先生是其中之一：1775年秋天，他在布伦瑞克巡回区的一次季度会议上，与詹姆斯-福斯特和约瑟夫-哈特利一起被接纳为巡回传道人。见《阿斯伯里日记》，第一卷，第124页。他在卫理公会中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传道人。从1786年到1797年，他连续12年担任了后来被称为主持长老的职务。1797年，当阿斯伯里先生饱受折磨，因劳累而疲惫不堪时，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正在挑选合适的人，以加强主教团的力量，他提名了三个人，沃特科特、李和波伊斯先生。1800年的大会只选出了一个人，而这个人选落在了沃特科特先生身上。此时，Poythress先生在阿斯伯里先生的评价中一定很高，因为他认为他是帮助承担主教职位负担的合适人选。他也跟随移民的潮流；并协助在肯塔基州建立卫理公会。他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1802年的会议记录中。没有说他是如何从这个工作中退休的。1810年，阿斯伯里先生在杰萨明县最后一次见到他；他说：“这对我来说是个可怕的日子；我拜访了弗朗西斯-波伊斯；如果你是他的多好，但是，哦，多么堕落！”

为了理解阿斯伯里主教的这段话，波伊斯先生虽然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一直保持着道德上的正直，但在1794年开始出现精神错乱的迹象，而且逐年增加，他断言自己是一个被毁灭的人，“他最好的朋友正在密谋毁掉他，”司法官员“正在追捕他。有人认为肯塔基州伯特利学院的失败是他精神失常的一个原因，他对这个机构有着深厚的兴趣。人们可能会问，“阿斯伯里主教对主教资格的判断力如此之差，以至于建议一个体内有精神错乱的人担任这一职务吗？”答案是：“1788年，当他被认为在精神和道德上都很健全时，他去了肯塔基

州，在那里，主教与他的交往很少，也缺乏发现他精神状态的机会。直到1799年秋天，他才为自己的状态提供了明确的证据，然后，他的身体和精神就完全崩溃了。1800年，他被安排负责一个地区，但无法履行他所负责的职责。有人暗示他轻率地对待本杰明-奥格登，他是第一批被派往肯塔基州的巡回者之一；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可能会在他的精神状态中找到道歉的理由。””

俄亥俄州的斯科特法官说：“作为一个传教士，他的级别不比平庸的人高多少。他大约五英尺九英寸高，身材魁梧，肌肉发达，——在壮年的时候可能是一个肌肉力量很强的人。他的肤色黝黑，面部表情严肃，倾向于忧郁。到了晚年，他的眼睛在眼眶中凹陷，头发灰白，向后翻，垂在肩上，衣着朴素而整洁。直到最后，他还有着可敬的情感，以及对道德义务的正确认识。在他最后的日子，他在他的妹妹普赖尔夫人那里找到了一个家，她住在肯塔基州列克星敦以南12英里处，他在那里去世，时间是在1810年之后。他死的时候已经八十多岁了。见“西方卫理公会素描”，J. B. Finley著，第132-142页。

在布伦瑞克，沙德福先生、杜克先生和格伦丹宁先生正在劳动。在这里，沙德福先生的成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他说：“我很少讲道，但有些人被说服或皈依，往往一次有三四个人”。在这些皈依者中，有一位舞蹈大师，他的名字叫梅特卡夫，但通过绰号被称为疯子。他第一次来听沙德福先生讲道，穿的是大红色的衣服，接下来他穿的是绿色的衣服；但他被讲道所伤，感到灵魂上的罪孽如此沉重，以至于他行动不便，“根本无法摇动他的脚跟”。他放弃了一个规模大、利润高的舞蹈学校，决心不再跳舞，而从事教读、写、算的工作。他获得了上帝的宽恕之爱，加入了卫理公会，在生活了几年后，他死后为上帝做了伟大的见证；曾是该会中最忠实的基督徒之一。

还有一次，沙德福先生因洪水而无法赴约，这使他无法找到路径。他去找附近的一个种植者，并获得许可在他家过夜。他发现该地区人迹罕至，于是召

集了一批会众，向他们讲道。在种植者第二次听完他的讲道后，他的内心深处被打破了，他愿意沙德福先生在他家传道。他和他的妻子很快就找到了主；一项伟大的工作开始了；在那个地方成立了一个七十人的团体。我们推测，这是在Dismal Swamp地区。这一年，他和他的同事们在不伦瑞克巡回区的社团中增加了一千八百人，接下来的1776年夏秋之交，又增加了大约有一千人。

1776年6月，兰金先生去了弗吉尼亚，那里1775年开始的大复兴仍在进行中。在这里，上帝力量的展示超过了他在马里兰州所见证的，或者他所见过的任何东西。”许多人在大声呼求怜悯；而其他人在赞美他们的救主。我的声音被淹没在悦耳的祈祷和赞美声中。丈夫们邀请他们的妻子和他们一起去天堂，父母们呼吁他们的孩子来到主面前。由于我体力不支，我希望沙德福弟兄发言；在尝试发言时，他被征服了，不得不坐下来；他和我都是如此，一次又一次。这种强大的圣灵浇灌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当夜幕降临时，很难劝说人们离开聚会。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骑行16英里才能到家。当天有50多人从上面生下来，还有许多人见证了基督的全能之血。这是我们的季度会议，我被告知有一队士兵将在会议上接见传教士。我们的一些好人，男人和女人，带着眼泪来找我，劝我离开会议。我的回答是：我什么都不怕，我愿意承担后果。我走到假山上，在那里我看到了那些士兵。唱歌之后，我号召所有的人向上帝举起他们的心。当我们从膝盖上站起来的时候，大部分会众都沐浴在泪水中，有几个军官和他们的手下正在擦拭他们的眼睛。我还没有讲十分钟，人们就发出了哭声，一些军官和士兵也在颤抖。我们在和平中结束了会议；一些军官说：“上帝不允许我们伤害主耶稣基督的这些传道人的一根头发，他们向我们展示了救赎的道路。”

这次季度会议是在1776年8月27日举行的。在这一天的下午，特别是晚上，兰金先生“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和预感，认为英国和美国军队之间发生了交战”。他向一位传教士提及此事，并补充说：“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这种预感是否来自

上帝”。两天后，他听说了长岛战役的消息，该战役发生在27日，也就是他有这种预感的那一天*。

第二十七章。

弗吉尼亚州的伟大工作，其起源和进展，读者将在下面的内容中找到进一步的说明。

迄今为止，马里兰州一直是卫理公会传教士的工作获得最大成功的地方；但现在，弗吉尼亚州，特别是詹姆斯河以南的那一部分，成为卫理公会的温床。坦率地说，这一地区巨大的精神繁荣的基础是由英国教会的Devereaux Jarratt牧师的福音传教所奠定的。贾拉特先生在塞缪尔-戴维斯牧师手下学习神学，戴维斯是弗吉尼亚州汉诺威郡的长老会牧师；他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改变，在学生时代他就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

由于导致戴维斯先生在汉诺威县定居的情况很奇特，我们将讲述这些情况。他是威尔士人的后裔，出生在特拉华州新堡县所谓的“威尔士地区”的范围内，在Alman Lum先生拥有和占用的农场内，靠近高峰桥。威廉-罗宾逊牧师于1743年访问了弗吉尼亚州，并应邀在莫里斯的阅览室讲道——这是塞缪尔-莫里斯先生和其他人为附近的人们建造的建筑，可以听到路德的评论、波士顿的四重奏和怀特菲尔德的讲道，因为他们当时没有牧师。在罗宾逊先生在阅览室讲道的前一天晚上，他住在一家小酒馆里，在那里他有机会责备房东的亵渎行为，他希望知道谁是罗宾逊先生，他把这种权力放在他身上。罗宾逊先生回答说：“我是一名福音书的牧师。”房东回答说：“那么你的长相就不符合你的身份。”罗宾逊先生的五官很普通；他的脸因患小痘痘而变得很难

看，他的一只眼睛也因此失去了作用。罗宾逊先生说：“如果你明天愿意陪我，你可以听我讲道；”房东同意了，条件是他要讲“我是可畏的、奇妙的”。这段文字是房东作为对罗宾逊先生的讽刺而给出的。在这段话的影响下，酒馆老板看到了他有罪的灵魂在上帝的眼中是不体面的，就像罗宾逊先生的脸在他眼中一样，并导致了他的改过。人们进行了募捐，并寄给了罗宾逊先生，以支付他的讲道费用；他接受了这笔钱，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将这笔钱用于教育一些虔诚的贫穷年轻人，使其成为牧师——还有一项谅解，那就是当这个年轻人准备好了，就应该来为他们讲道。这笔钱被用来教育年轻的塞缪尔-戴维斯，他后来在弗吉尼亚州汉诺威县定居。

在这里传教时，他对奴隶们很感兴趣，其中许多人参加了他的传教，属于他的教会。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改善他们为数不多的闲暇时间，已经学会了阅读，并且非常渴望得到书籍。他尽其所能为他们提供书籍。大约在这个时候，卫斯理先生被他的一封信所影响，给他送来了一批捐赠的书籍和小册子，分发给那些能够阅读的人。诗篇和赞美诗是他们特别能接受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整夜呆在他的厨房里，在他从睡梦中醒来的所有时间里，“神圣的诗篇涌入他的寝室”。他们中的一些人整夜都在进行这种练习；戴维斯先生观察到，“黑人，在所有人类中，对音乐有最美好的耳朵”。

卫斯理先生寄来的书唤来了戴维斯先生的一封信，这封信充分显示了他的精神。信中的一些语言和情感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喜欢你和你的兄弟，并为你们的成功祈祷，因为你们是热心的基督教实践性复兴者。如果我在脾气和设计上与你不同，或者在宗教的本质与你不同，我确信错误一定在我这边。愿上帝保佑，让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我本打算将我对你的特殊爱意保密，

直到我们到达幸福海洋的地方。但你最近的虔诚慈善迫使我给你写一封信的麻烦。我相信上帝会保佑它，并使你在近四千英里的距离上发挥作用。上帝赋予你的荣誉是多么伟大，使你成为衰落的宗教的恢复者。在经历了这么多的反对，几乎是孤军奋战之后，你必须看到这么多的人被提拔起来，热心于同样的事业，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啊！我希望你把这个消息传达给你的兄弟，因为这同样是为他准备的。让我和我的会众，特别是我可怜的黑人皈依者，得到你们的祈祷。作为回报，你和你的事业都不会被你亲切的同工和忠实的仆人所遗忘。”

塞缪尔-戴维斯先生是上个世纪的光辉人物之一，他在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满足其灵魂的同个泉眼里饮水。他从默默无闻的贫困中走出来，成为普林斯顿学院的院长。

贾拉特先生在得到戴维斯先生的指示和虔诚的榜样后，于1763年在弗吉尼亚州丁威迪县的巴斯教区定居，担任教区长。根据他的描述，在他的教区内，没有一个家庭有哪怕是敬虔的形式，而亵渎的行为比比皆是。他是该省唯一一位在当时是真正的福音派的英国教会牧师。他关于堕落、悔改、因信称义以及重生的必要性的学说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强烈不满。

从主日到主日，老百姓的出席率越来越高，他们的眼泪掉下来了，亵渎行为也有所收敛，这些都鼓励他坚持下去。

不久之后，一些人开始向贾拉特先生询问他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得救。现在，他开始在室外和私人住宅中传教；并在晚上与严肃的人见面，进行宗教交谈。在1770年和1771年，工作做得更大，特别是在他的教区中一个叫白橡树的地方。

在这里，他把那些被唤醒的人组成了一个社团，并发现他们在信仰和圣洁方面有所提高。这就是1772年卫理公会的传教士第一次去弗吉尼亚州的这个地方时的情况。在这一年里，这项工作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传教士们的努力与贾拉特先生的努力相辅相成，复兴了。

1773年3月，罗伯特-威廉姆斯牧师来到贾拉特先生的家，是第一位拜访他的卫理公会传教士。他没有被排他性的精神所蔑视，而是被当作受人爱戴的兄弟而被拉住了手。第二年，其他传教士也来了，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从1773年开始，这项工作在苏塞克斯和布伦瑞克县进行，主要是由卫理公会的人进行的；在上个世纪，卫理公会在弗吉尼亚州的据点就在这些县。1774年，传道的力量比该地区以前任何时候都大；许多人的心被刺穿，泪水大量落下，有些人被迫大声哭泣。

1775年，沙德福先生被派去负责布伦瑞克巡回区，他在那里继续工作了18个月。在这期间，通过贾拉特先生和卫理公会传教士的布道，在圣灵的陪伴下，出现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宗教工作。

1775年，阿斯伯里先生在诺福克巡回区讲道，这一年的秋天他访问了布伦瑞克，并做了几个月的工。在这里，他的灵魂捕捉到了在这些地方燃烧的圣洁火焰。贾拉特夫人见了，恳求他到他们的教区来；在鲍斯尔上尉那里，贾拉特先生和夫人都见了，对沙德福先生手下的工作做了长篇叙述；在这里，他们一起举行了一次守夜。贾拉特先生把他的谷仓装起来，供卫理公会的人讲道，因为他的教堂离他的住所都不是很近。我们在下面的叙述中给出了这项特殊工作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是由贾拉特先生和其他参与工作的人详细说出的：—

“在阿梅利亚县，那里的人们因赌博、脏话和酗酒而臭名昭著，发生了一场巨

大的改革。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秋天，并在1776年的冬天和春天大大增加。几乎在每次聚会中，上帝的能力都得到了彰显；当那些处于困境的人被问及他们的状况时，他们流着泪回答，并跪在地上，请求上帝的子民为他们祈祷。上至心地坚韧的老罪人，下至八九岁的孩子，许多人都是这项工作的对象。在他们的祷告会中，有些人是如此的痛苦，以至于他们在那里持续了五六个小时。当怜悯！怜悯！是忏悔者的呼声时，自称是上帝的子民却在向他恳求。

强烈的呼喊和泪水使他们的精神、灵魂和身体都成圣。这项工作现在在布伦瑞克巡回区普遍开展，该巡回区的周长接近500英里。1776年5月，卫理公会在贾拉特先生教区的巴斯教堂举行季度会议。在这里，天堂的窗户被打开，神圣的影响之雨倾泻了四十多天。在爱的盛宴中，上帝的力量降临，房子里充满了他的存在。火焰从心头窜到心底。许多人被说服了，许多哀伤的人得到了安慰，许多信徒被淹没了，以至于相信他们全心全意地爱着主。当门被打开的时候，许多呆在外面的人都进来了，看到一些人的痛苦和另一些人的欢欣，他们充满了惊讶，很快，由于对自己的危险感到颤抖，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神面前跪下来，大声呼求怜悯。当大多数人离开后，有些人的痛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不愿离开这个地方。一些活泼的基督徒留下来和他们一起祷告，直到他们中的15人能够在上帝面前欢呼。一些粗心的人，比较有礼貌的人，进去看这个奇怪的事情，很快就感觉到一种不寻常的力量，跪在地上，哭着求饶，像扫罗一样，被发现在先知中。

参加这次聚会的众人回到家中，完全活在上帝面前，并将火焰传遍他们各自的邻里，从一个家庭传到另一个家庭；因此在四个星期内，有几百人找到了上帝的平安。在大团队里，找不到一个粗心大意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 在神的爱中真正快乐。

大约在这个时候，贾拉特先生参加了卫理公会成员的守夜活动。有些人非常

痛苦，他们整晚都在祈祷，直到日出后两小时。在这里，约有15人得到了赦免；两天后，他的教区居民中有30人得到了正义，还有其他教区的人。有时在一次没有传道人的聚会中，有多达20人信主。男人和女人在劝说下像死人一样倒下是常有的事。

有时会有多达20人倒在祷告中。而那些没有倒下的人则会扭动双手，捶打自己的胸膛，乞求基督徒的祈祷。他们的痛苦越深，就越快得到缓解；一般来说，有些人在一周内就能度过难关，有些人在三天内就能度过难关。

有一次，一个人对祷告无动于衷，以至于离开她的弟兄们去睡觉；但她突然在对自己失去的财产的感觉下大叫起来，不到十五分钟就在她的救主里欢呼起来。许多人以前是轻视者和嘲笑者，现在却在上帝那里得到了快乐。一个年轻的女人轻蔑地说，许多人跌倒了，她要去把他们扶起来；她去了，上帝的力量抓住了她；她需要有人把她扶起来。同一天，她和另外二十个人都能在主里喜乐。

贾拉特先生所在教区的一位先生极力反对这项工作，宣称所有悲伤或喜悦的表象都是骗人的。当他要去他的磨坊时，信念抓住了他。他在磨坊里匍匐在上帝面前，在祷告中倾吐自己的灵魂；他的哭声很响亮；主让他的灵魂得到了自由。在他身上出现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似乎要把他的身体溶解掉。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一个粗心大意、亵渎神灵的人被说服尝试在一个星期内警惕罪恶，并每天进入秘密状态。他这样做了：虽然他开始的时候很笨，但在一周结束之前，他就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罪；而且很快就在上帝那里得到了快乐。

以下是在Boisseau's Chapel举行的一次大聚会的记录。在聚会中，上帝的力量降临，数百人倒在地上，会场似乎因上帝的存在而震动。许多人在外面；

每张脸似乎都沐浴在泪水中；除了呻吟和对上帝的强烈呼喊，什么也听不见。传道人入座；现在丈夫们邀请他们的妻子去天堂，妻子邀请他们的丈夫；父母邀请他们的孩子，孩子邀请他们的父母；兄弟邀请他们的姐妹，姐妹邀请他们的兄弟。当夜幕降临时，人们好不容易才被说服，回到家中。在白橡树礼拜堂举行了一次小型会议。传道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停下来。有些人跪在地上，有些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在讲道的整个过程中都在向神大哭。一位全家人都信奉宗教的治安官注意到，他的邻居所发生的变化是惊人的！在卫理公会的人来到他们中间之前，他们都是信教的。从前，除了醉酒、咒骂和打斗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但现在除了祈祷和赞美，以及谈论上帝的事情之外，什么都听不到了。

这项伟大的工作在弗吉尼亚州的14个县传播。

这些都是不寻常的季节：卫理公会的人是圣公会的人，在贾拉特先生的手中接受圣职，而圣公会的人是卫理公会的人，鼓励平信徒的布道，举行班会、爱宴和守夜，在教会牧师的带领下，所有人都在上帝面前欢呼。关于这次复兴，贾拉特先生说：“从来没有任何宗教的显著复兴，其中没有热情，以及与神圣的火焰混合的一些野火。看来这在事物的本质中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一些聚会类似于犹太人在第二座圣殿奠基时的聚会——有些人哭泣，有些人呼喊，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这种哭喊、颤抖、跌倒和抽搐的情况使他读到爱德华兹校长关于复兴的文章，他说：“这些东西出现最多的地方，总是有最伟大和最深刻的工作。有时有五六个人同时在房间的不同地方祷告，还有人同时在劝告；爱德华兹博士（长老会成员）也为这一点辩护”。随着这种混乱的减弱，定罪和转化的工作通常也会减弱。在这种兴奋中，贾拉特先生没有在会众中说反对的话，这样做满足了世界人民，伤害了上帝的儿女；而是谨慎地通过唱歌和简短的劝告来遏制它，并向祈祷会的领导人提出建议，告诉他们应该如何管理它，以免破坏上帝的真正工作。在1775年和1776年弗吉尼亚

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这场伟大的改革和复兴中，卫理公会的成员增加了三千到四千人之间的社团。贾拉特先生有多少人加入了他的社团，我们无法得知。这项伟大工作的对象达到了几千人。

这样一位热心的英国教会牧师就是德弗罗-贾拉特牧师。他是第一个接待被鄙视的、几乎没有朋友的卫理公会传教士的牧师，当时他们还是陌生人，并在他的教区成立了社团；他的一些人成为卫理公会中的地方和巡回传教士。他在离他50英里内的大多数教区教堂讲道，此外还在许多孤独的种植园和许多卫理公会的小教堂里讲道。他的事工得到了上帝的加冕，唤醒了比弗吉尼亚州任何其他牧师所唤醒的更多的罪人。在他的生命中，他看到了四、五次定期的复兴活动。

他于1801年1月30日在和平中去世，享年69岁。阿斯伯里主教在这个场合讲了一篇关于《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21节的布道。关于他，李先生说：“他是我所认识的那批牧师中最伟大的传道人和最虔诚的人”。

第二十八章。

在这里，除了本篇关于弗吉尼亚州早期卫理公会的记述中已经提到的名字之外，再登记几个名字可能是一个合适的地方。在那个时候，成为卫理公会成员就意味着要冒着一切风险，与这个世界的名声和宠爱有关；而那些与他们联合的人都充分考虑了代价。在诺福克的第一个社团中，有毕克尔上尉和约瑟夫-汉丁，他是一个劳苦功高、温顺仁慈的人；在卫理公会中生活了37年后，于1809年去世。离朴茨茅斯不远的地方有欧文(Owen's)、福尔福德(Fulford)、曼宁(Manning)和卡特雷尔(Cutherell)，这些都是卫理公会传教的古老

场所。考林 (Cowling)、平纳 (Pinner) 和鲍威尔 (Powell) 是最早在该省的这一地区 (怀特岛) 开设房屋传教的三个家庭, 最后一个名字是一位传教士。上个世纪, 梅森家在那里建了一座小教堂, 并举行了会议。威廉和理查德-格雷夫斯, 后者是一名传教士, 在享受了二十年的完美爱情后, 于1801年去了天堂。另一位传道人刘易斯-罗伊德, 在享受了15年的大救赎后, 于1794年去了荣耀之地。欧文和马修-米利克; 后者在1815年还活着。约翰, 和托马斯-伊斯特都成了巡回传教士; 前者是卫理公会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传教士之一。姆金德里主教和乔治都是在他手下被唤醒的, 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威利斯-韦尔斯 (Willis Wells) 是当地早期的传教士, 于1808年在极度平静中去世。常春藤家族, 理查德就来自这个家族, 他是卫理公会初期的一位杰出的巡回布道者。威廉-帕特奇 (William Pattridge) 也是一位有福气的巡回传教士; 还有李-罗伊-科尔。在卢嫩堡, 住着奥本 (Ogburn) 家族, 其中有两位巡回传教士。福斯特 (Fosters) 家族的詹姆斯 (James) 和托马斯 (Thomas) 可能都属于第一批巡回传教士。在Pride's, 很早就有一个小教堂, 这个家族中的一个人曾巡回传教过一段时间。弗吉尼亚州有马杰, 约翰-马杰是第一代传教士中哭泣的先知之一, 来自那里。约翰-芬尼、刘易斯-格里格和菲利普斯先生是当地早期的传教士。莫里斯家有几位传道人。

在梅克伦堡有塞缪尔-霍姆斯 (Samuel Homes), 他是卫理公会布道的老站, 也是一个古老的卫理公会家族; 在切斯特菲尔德, 住着那位善良的老圣徒 “帕特里克”, 在他家有布道和季度会议。弗吉尼亚州的一些戴维斯家族是早期的卫理公会成员, 还有塔克家族、佩勒姆家族、帕勒姆家族、帕特家族和安德鲁斯家族。摩林家住在苏里县; 这个家族中出了克里斯托弗-摩林, 他是一位巡回传教士。还有Andersons、Morgans、Robinsons、Williams、Speds、Youngs、Bedford上校、Manns、Spencer、Hills、Georges、Howels、Perkins (他娶了Jesse Lee牧师的一个妹妹); Martins、Rivers、Bartletts和Andrew。Martins, Rivers, Hodges, Crowders, Colemans, Claybourns, Marks, Pains,

Thompsons, Spains, Cannons, 其中一个家族的人在巡回传道; Rowls, Dowby, Hopkins, Davenport, Easlins, Keys, Almonds, Kutts, Rowes, 这个家族的人是Rev. Samuel Rowe。Hales, Nichols, Spratley, Fores, Walthels, Popes, Paces, Carters, Claytons, Taylors, Selbys, Weldens, Parrots, Carneys, Wrights, Jolliffs, Yerberrys, Turners, Benns, Blunts, Birdsongs, Briggs, Baileys, Lunsfords, Nemours, Dawleys, Whitlocks, Denbighs, Wilsons, Moodys, Cowleys, Grains, Penningtons, Reeples, Batts, Rogers, Hobbs, Ruffins, Bonners, Hardings, Landrums, Agees, Swards, Sheltons, Mays, Boyds, Pegrams, Staples, Bakers, Browns, and Hays。

在福基尔县住着族长赫尔曼-希特,他活到了很高的年龄,是18个家庭的户主。他的三个儿子马丁、丹尼尔和塞缪尔以及他的孙子威廉都是传教士。丹尼尔-希特曾一度是图书代理人。在卡尔佩珀县,住着弗莱家族和考伯勒家族,这些家族中都有传教士。亨利-弗莱先生建了一个很大的房间来举行舞会;但在他以这种方式使用它之前,主征服了他,它被专门用于卫理公会的传教士讲道。

在阿斯伯里主教去世的斯波茨韦尼亚,阿诺德家族住在那里。在费尔法克斯,住着费尔法克斯先生,他是为该县命名的费尔法克斯勋爵的后裔;还有亚当斯家族、贝尔上校和沃德上尉。在亚历山大,有布什比、肖和希克曼兄弟。还有格里芬、克拉克。麦迪逊县的Suttles, Parishes, Greens, Walters, Maxeys, Woodsons, Garretts, Meredys, Grangers, Lyons, Dickinsons, Collins, Rouses, Hundleys, Bauzees, Billups, Belamys, Daughlass, Stubbs, Shackelfords, Godfreys, Lasleys, Grymes, Roberts, Stockdales, Fretwells, 和Mumpins。

在国王和王后县，住着著名的跑马者斯泰德姆先生，他在晚年被带到了基督面前。在威斯特摩兰县（华盛顿将军的出生地），住着鲍尔夫人，*她是救世主的伟大女英雄。邻居们用眼泪、恳求和威胁的方式劝她不要再接受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和传道；但都是徒劳的。在找到和平的道路时，她遭受了太多的痛苦，以至于无法偏离它。在这个北领地，住着邦布里、瓦拉兹、斯普里格斯、福瑞斯特（最后两位传教士）、多格特-米切尔、塔普斯考特和兰斯德尔。这些都是约瑟夫-埃弗雷特牧师在这一颈部地区传教的第一批成果。这里是已故乔治主教的出生地。M' Kendree主教也是弗吉尼亚州人。这里有Dawsings, Briscoes, Bransfords, Dillard, Nortons, Raglands, Rees, Watsons, 和 Kelsicks。

拉塞尔将军，其妻子是爱国者帕特里克-亨利的妹妹，住在华盛顿或拉塞尔县。在他们附近，有伊士利(Easleys)、艾亚尔(Ayars)和姆普森(M' Phersons)。在Botetourt县，住着Edward Mitchell，上个世纪在那里举行过会议。在新弗吉尼亚州，有杜氏，约翰-唐奈尔就葬在那里。在更高的地方，朝向波托马克的方向，有阿卡夫、海特斯、客人、布鲁斯、佩里尔、埃尔斯沃斯、帕普斯、斯特劳德、菲尔普斯、哈兰兹、博伊德斯通、法恩特；克雷萨普和巴拉特上校家，靠近阿勒格尼。

在劳登县，罗斯泽尔夫人是第一个卫理公会的班长。她的儿子S. G. Roszell牧师是著名的传教士。她的女儿萨拉-多诺霍夫人是一位热心的卫理公会成员，已有63年。她在耶稣里长眠，在罗斯泽尔礼拜堂。在格林布赖尔县，有沃茨、帕金斯、彭内尔和海德。詹姆斯-沃茨牧师的母亲玛丽-沃茨夫人在她八十五岁的时候去了荣耀之地。塞缪尔-帕金斯和约翰-彭内尔是当地的传教士；还有威廉-阿普尔比和赖特-伯吉斯。本县的约翰-杨先生是一位忠实的卫理公会成员，在他八十三岁的时候去世；他是一位参加革命的士兵。

这场战争中，有很多人都在为他们而战。这里有鲍恩、库克、卡斯特尔、科恩斯、基丁、莫尔、商人和惠特。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世上度过了超过四十年的时间，并且长期与卫理公会有联系。乔纳森-布雷肯里奇（Jonathan Breckenridge）活到了八十六岁，为的是荣耀基督。

T. Davidson先生和他的妻子Ann Davidson夫人，她是F. Lewis夫人的孙女，她是华盛顿将军的妹妹—这些人在卫理公会中尊敬上帝。克罗斯修女多年来一直在她的家里接受福音的宣讲，享受了五十八年的宗教幸福，在八十一岁时去世。莉安娜-卡明斯（Leanna Cummings）在教会中担任了六十多年的光辉角色。布兰奇-坦纳（Blanch Tanner）于1773年加入，并于1828年幸福地去世。佩特家、彼得家和海威尔家是早期的卫理公会成员。还有布瑞尔、韦伯斯特、费希尔和班尼特博士。在亚历山大，有本杰明-沃特斯和他的妻子多萝西；还有玛格丽特-弗莱夫人，C. 弗莱牧师的遗孀；这些人都死于“信仰”。在波卡洪塔斯县，在“古老的复兴”中信主的阿布拉格特夫妇，这些人都已归于荣耀。阿布拉格特夫人临终时说：“我知道我丈夫在天堂；约翰和贝西（她的儿子和女儿）也在那里；而且，哦！如果我在早晨之前到达那里，那将是多么幸福的时刻”。从奴隶人口中可能会有许多有趣的经验案例，但我们现在不说了。

上述一系列的名字只介绍了一些早期著名的卫理公会成员，传教士们在那里摆摊传教。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他们的时代是福音的传道人。除了他们，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我们必须对他们的名字一无所知。

第二十九章。

沙德福 (SHADFORD) 先生在弗吉尼亚州呆了一年半之后，在冬天开始前往马里兰州，在树林里迷路了，那里的雪有一英尺深；由于天气非常寒冷，他知道如果他整晚呆在那里就一定会灭亡。他跪在雪地上，祈求上帝指引他。他站起来，相信自己会得到指引；当他听的时候，他听到一只狗，他在很远的地方看到了树皮，顺着声音，他发现了一个种植园和房子，他在那里得到了庇护，并可能从死亡中获救。

在这个会议年的后半段，阿斯伯里先生在安纳波利斯及其周围地区讲道。这似乎是卫理公会在安阿伦达尔县的开始。在这个地区最早接受卫理公会的人中，我们可以列出威姆斯 (Weems)、蔡尔兹 (Childs)、格里菲斯 (Griffith)、亨利斯 (Heneliss)、比涅尔 (Bignell)、格雷 (Gray)、多西 (Dorsey)、里奇利 (Ridgely)、贝内特 (Bennett)、伍德 (Wood) 和威尔逊 (Wilson) 先生。

安纳波利斯的第一批卫理公会成员之一是威尔金斯先生。这个家族后来在巴尔的摩定居，是这个城市卫理公会的一个主要家族。在安纳波利斯地区，有一个 Guest 家族。理查德和他的妻子多萝西-格斯特 (Dorothy Guest) 是卫理公会的第一代成员，他们在美好的晚年生活中幸福地死去。约伯-格斯特牧师是这个家族的优秀成员。沃特金斯 (Watkins) 家族在后世是一个重要的家族。在这一地区，有西蒙兹和威廉姆斯。

在安纳波利斯，就像在诺福克一样，戏院就是布道所。当时，在马里兰州的首府，有很多公开的不忠于圣经的人，很少有人相信内在的宗教。在安纳波利斯讲道时，议会正在开会，一位先生邀请阿斯伯里先生到伍斯特县讲道。在这之后大约四年，卫理公会发现他们进入了这个县，并成立了社团。

战争精神使卫理公会的敌人陷入愤怒之中。阿斯伯里先生在巴尔的摩附近因

讲道被罚款5英镑。还有一次，在离安纳波利斯不远的地方，他的马车被射穿，但主保全了他的人身。似乎阿斯伯里先生正努力在安纳波利斯周围形成一个新的巡回区，虽然这时也有一些社团成立了，但安纳波利斯巡回区第一次出现在会议记录中已经是几年后了。

在这一年里，住在马里兰州鹿溪的一个非常邪恶的人被传唤到了永恒，这使得宗教人士将这一事件解释为上帝的审判。他的罪是诅咒圣灵，当他被立即击毙。上帝并不是对人类行为漠不关心的观察者，尽管大多数人表现得好像他们认为上帝是这样的。在这个地区进行的伟大的改革，使一些顽固的罪人没有得到改变。基督教的历史表明，神的工作越有力，撒旦就越愤怒；基督徒越是热衷于圣洁，顽固的罪人就越是在往罪里跑，直到像上面的情况一样，他们突然被毁灭。

1776年是殖民地宣布自己为“自由独立国家”的一年；由于纽约和新泽西是这一年的主要战场，卫理公会在这里出现了衰落；在宾夕法尼亚州，时代的尚武精神破坏了其繁荣。在马里兰州有一些增长，特别是在肯特巡回区，该巡回区在下次会议上有七百二十名教徒。但是卫理公会这一年在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当它在詹姆士河以南的弗吉尼亚州蓬勃发展时，它在蓝岭以西的新弗吉尼亚州的杰斐逊县和伯克利县扎下了根。最后提到的两个州增加了大约一千五百人；而在整个活动领域增加了将近一千八百人。在接下来的会议上报告的卫理公会成员总数接近七千人；他们从纽约到北卡罗来纳都有。

第五次会议于1777年5月在马里兰州哈福德县鹿溪附近的约翰-沃特斯先生的传道所举行。会议记录中记载了两个新的教区—苏塞克斯教区和阿梅利亚教区，这两个教区都是从弗吉尼亚州的布朗斯维克教区中分离出来的。去年被遗漏的诺福克和切斯特也被恢复了。由于纽约在英国士兵手中，没有传教士

驻扎在那里。这时有15个巡回区，36名巡回传道人，包括阿斯伯里先生，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驻地。由于所有的英国传教士很可能会因战争而回国，因此人们认为最谨慎的做法是任命一个由五位最有判断力的传教士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监督这项工作。Wm. Watters、Philip Gatch、Daniel Ruff、Edward Drumgole和William Glendenning先生组成了该委员会。会议在爱宴和守夜中结束。当传道人和人们分开的时候，那是一个无比温柔的场景。许多人深陷困境，哭得像失去了他们的长子一样，以为再也见不到英国的传教士了。阿斯伯里和沙德福先生是人们特别喜欢的人。

沃特斯先生从这个会议去了弗吉尼亚州的布伦瑞克巡回区，他的同事是弗里伯恩-加雷特森和约翰-唐奈尔，他们都是优秀的人。在这个巡回区的范围内，贾瑞特和姆罗伯茨先生有他们的教区。他们是沃特斯先生听到的第一位英格兰教会的牧师在宣讲基督教经验。他长期以来一直希望找到一些享受伟大救赎的人。在布朗斯维克巡回区，他第一次见到了卫理公会的信徒，他们的经历比他自己的经历或他以前认识的任何一个人的经历都要早；而且，他相信这些人享有成圣的祝福。这一年的秋天，他访问了匹兹韦尼亚巡回会；1778年1月，进入苏塞克斯巡回会，在那里他发现了许多他认为是地球上最优秀的人。在这个巡回区，他看到了他所见过的宗教信徒中最光辉的工作。有几位声称自己已经成圣；这项工作在他自己的灵魂中如此深入，以至于他准备相信自己已经从所有的罪中得救。在这个巡回区花了四分之一的的时间，在他所见过的如此虔诚的人群中，他去参加会议。菲利普-加奇和霍利斯-汉森于1777年被任命为弗吉尼亚州苏塞克斯巡回区。

“在这次会议上，我接到了弗吉尼亚州苏塞克斯巡回区的任命。被任命到同一巡回区的年轻人未能任职，但他的位置得到了填补。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巡回区，其中有许多有前途的社团，前景令人鼓舞。但是我仍然无法做有效的服务。有时我根本无法做任何工作，在这个巡回区时，我从来没有整整一个

星期的讲道而不感到疲惫。由于我无法为人们服务，第三个传道人被派来帮助我们。朋友们对我的宽容和善意，是我所希望的一切。当我的健康状况危急时，他们认为我独自巡回不安全，就派人陪同我从一个约会地点到另一个约会地点。

“一个主日的早晨，当我在格林县的弗雷德里克-博纳（Frederick Boner）的陪同下去赴约时，我被两个我不认识的人遇到，他们的外表粗壮而粗糙。他们抓住我的胳膊，把我的胳膊转向相反的方向，其暴力程度之高，我以为我的肩膀会脱臼；这给我带来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痛苦。我的结论是，这种折磨一定类似于绞刑。我的肩膀伤痕累累，变成了黑色，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恢复了使用。我的身体受到影响，我的系统非常虚弱，以至于我像以前那样为教会服务的前景不复存在。我想我必须从这个工作中退休。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阴暗的想法，我的心变得非常沮丧。我一直在巡回传道，直到秋天，当传道人开会交换任命的时候。汉诺威以前位于詹姆斯河的两岸，现在已经被改变，只剩下北边了。它再次被划分，使其成为一个四周的巡回区，这切断了北方的一部分。会议商定，我应该带着一个年轻人去被切断的部分，并试图形成一个新的巡回区，只在我的力量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劳动。在拜访了马里兰的朋友后，我返回并开始履行分配给我的职责。我们扩大了边界，门被自由地打开了，许多人因爱慕福音的益处而接受了福音，通过会议我们形成了一个为期四周的巡回。”“菲利普-加奇牧师的素描”，第54-6页。

从鹿溪会议开始，弗里伯恩-加雷特森先生就去了不伦瑞克。他在费尔法克斯巡回会和他的任命地区之间走了几天，没有看到任何卫理公会成员。因为当时弗吉尼亚州的这一部分还没有被他们占领。在他的第一次约会中，一位官员威胁要阻止他。然而，他被允许继续他的工作，而主与他同在。在另一次任命中，他在一个有色人种的男孩身上看到了神的恩典，这个男孩在祈祷方面的天赋和能力超过了他所见过的所有年轻人。在另一个地方，人们试图用

他们的仁慈来收买他；他们用房屋和土地来诱惑他，以便把他留在他们中间；但他宁愿在地上来回游荡，努力行善。

某一地区的一些统治者，同意在他再次来到他们中间时把他关进监狱。但在他来到那个地方之前，他们中的几个人已经被召入永恒，其中一个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那几个有健康的人没有勇气对他施以暴力。

这一年的9月，他进入北卡罗来纳州，并在该年余下的时间里在那里布道。在这里劳作时，一个非常邪恶的人来到他讲道的房子里，怒气冲冲，威胁要把他拖下去打他；但是，在讲道结束之前，信念抓住了他，在他离开房子之前，他承认自己是正义的。还有一次，当他正在进行家庭祷告时，他所住的那个人家的兄弟，他向他的兄弟开枪，因为他招待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他的身体受了轻伤。当他在这个巡回区工作的时候，有很多灵魂光荣地归向了基督，这让他在这个巡回区工作的时候，每天都感到很高兴。

阿斯伯里先生花了一年的时间，直到12月，在巴尔的摩和安纳波利斯附近，有机会就讲道，并参加季度会议。这一年的8月，他被告知，他被选中在哈福德郡的加雷特森教堂讲道。这座原始教堂似乎是由弗里伯恩-加雷特森牧师的一位祖先建造的，是马里兰州大约在公元1600年建造的第一座教堂。阿斯伯里先生没有接受这一召唤；他不愿意离开卫理公会。

特纳家族中的几个人是这个地区最早的卫理公会成员；塞缪尔和苏珊娜-特纳在为宗教而奋斗了50多年之后，于1829年安息。

1777年，罗达先生被任命为马里兰州东岸的肯特巡回区。他在这里非常轻率地散发了乔治王的公告，这使美国自由的朋友们对他非常恼火，以至于他不得不离开他的巡回区，在一些奴隶的帮助下，被带到了当时在切萨皮克湾的

英国舰队，并被英国人送到了费城，然后从那里到了英国，在那里他继续与卫斯理先生一起工作，直到1781年，他才从工作中退休。

罗达先生的行为是非常轻率的，给他留在这个国家的教友们，包括传教士和人民，带来了麻烦和痛苦。毫无疑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怀特法官被轻骑兵逮捕和绑架的原因；也是次年哈特利和加雷特森先生在皇后区受到虐待的原因。

小约翰先生是一位英国人，他于1778年离开肯特巡回区，退休后在当地生活，这也是他的原因。约翰-利特约翰是上个世纪进入这个国家的卫理公会巡回传道的最有前途的人之一；他是第二个约翰-狄更斯，也许在讲坛口才方面大大超过他。但是，除了罗达先生的这一轻率行为之外，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在美国工作时有任何针对他的指控。

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晚上，豪氏军队的一些军官在纽约演了一出戏，叫做“西印度群岛的魔鬼要付出代价”。这出戏演完后，他们把自己灌醉了，在街上大呼小叫。路过卫斯理教堂时，卫理公会的人正在举行守夜会议，他们就进去了。扮演魔鬼的官员把一张牛皮系在肩上，牛角涂成红色，而牛尾巴拖在地上；他走上去，站在讲台台阶上，与传道人并排站着（这大约是兰金先生、罗达先生和其他欧洲传道人在纽约，前往英国的时候）。传道人停止讲道，妇女们尖叫起来。在这场骚乱中，两位勇敢的卫理公会冠军抓住了这个魔鬼——把他带出了屋子；如果他们不把他捆绑一千年，他们就把他逮捕。豪将军发现有必要通过设置警卫来保护卫理公会成员，并使他的人保持适当的行为范围，以此来调和卫理公会。

1778年6月，兰金先生在伦敦会见了他的朋友，他在那里驻扎了两年。在有效地工作了几年之后，他于1783年被任命为伦敦的编外人员，在那里他继续根

据自己的力量为卫理公会的事业服务，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是围绕着躺在床上的卫理公会创始人的同伴之一，因此特别有幸看到这位主耶稣基督的杰出仆人战胜了死亡，进入了主的喜悦之中。

他与怀特菲尔德先生有同样的感情，怀特菲尔德先生在引导他归向基督，仅凭信心获得公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还有卫斯理先生，三十年来一直是他的父亲——他们俩现在都去了他们伟大的奖赏；1810年5月，兰金先生跟随他们。坚定和一致是他性格中的主要特征。五十多年来，他一直是基督教的一个装饰品。在他最后的日子，他非常“谦虚”。他最后的请求之一是：“让我的名字写在尘土里”。他很满意自己的“见证在天上，记录在高处”，所以他不希望有地上的纪念物。

第三十章。

在鹿溪会议上，有十四位传道人接受了审核。约瑟夫-里斯（Joseph Rees）的名字也出现了，他今年作为当地的传教士在巡回传道中出现。在这14人中，有两人——霍利斯-汉森和罗伯特-伍斯特在一年后停止了工作。塞缪尔-斯特朗巡回了两年。爱德华-普雷德（Edward Pride）可能是弗吉尼亚州阿梅利亚县人，继续巡回了四年。爱德华-贝利（Edward Bailey），爱尔兰人，一个有用的传道人，为上帝做了最后的见证，在1780年与阿斯伯里先生在弗吉尼亚巡回时去世。其他九个人：Caleb B. Pedicord, William Gill, John Tunnell, John Littlejohn, John Dickens, Lee Roy Cole, Reuben Ellis, Joseph Cromwell, and Thomas S. Chew，在这个工作中持续的时间更长，也更普遍。

鲁本-埃利斯先生是北卡罗来纳州人，是该州最早的巡回传教士之一。他也是

1784年圣诞会议的原始长老之一。近二十年来，他在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巡回并传教。他是一位有分量、有能力的人。

李罗伊-科尔先生是弗吉尼亚州人，生于1749年。在他信奉宗教的同一年，他与卫理公会联合，并开始了巡回传道。教会成立后不久，他就被按立为长老。1785年，他被开除；但不久后又恢复了巡回联系——可能是因为他确信自己被不适当地抛弃了。他以巡回或地方传教士的身份为卫理公会服务了五十余年。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是肯塔基会议的退休成员。1830年，在他八十一岁的时候，他战胜了死亡。他长眠在肯塔基州。

Thomas S. Chew先生。我们已经注意到他在唐先生家的监禁，使这个家庭加入了卫理公会。

我们在1785年的会议记录中发现他是西泽西州的长老；这是在卫理公会教会中知道这一职位的第一年。他因等级和天赋而地位崇高。他的最后一次任命是在半岛，他在那里担任一个地区的长老。但不幸的是，他在德尔州苏塞克斯县米尔福德下面几英里处的T先生家遇到了一个德利拉，他被她摔倒了。他自称恢复了神的恩惠；但不得不退出工作。在1788年的会议记录上，他被登记为停止了巡回，但被认为是被驱逐了。

托马斯-韦尔（Thomas Ware）牧师这样评价他：“他是个文盲，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他却以圣灵的示范来传道，并以一种很少有人能承受的权威来传道。通过他的努力，社会上各个阶层和条件的成千上万的人都被带入了福音，而且行得与他们的信仰相称”。关于他，阿斯伯里先生说，当他第一次在德尔郡肯特郡的寡妇布拉迪家听到他时：“他确实是一个原创者，没有人的复制品”。在另一个场合，他说：“他是我在美国听到的唯一的人，他的

演讲让我百听不厌。我总是钦佩他不受影响的简单性。他是个神童——一个写不好也读不好的人；但每次我听他讲话时，他的话语都会穿过我。上帝的力量在每个地方都或多或少地伴随着他。他很少开口，但有些话却切中要害”。他这样的作用持续了大约15年；如果他最后的日子没有黑暗的阴影，那就好了。就像英国伟大的塞缪尔-布拉德本一样，他每天都在试探的火焰中。他是如此与众不同，以至于阿斯伯里先生担心他不能站立，或活不长。1797年，他因不道德的行为而被开除的记录；1804年，阿斯伯里先生从J. J. 雅各布斯牧师那里得到了关于他的结局的描述。”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已经走到了后面。他在醉酒中失去了三天，在黑暗中病倒了三天——上帝没有向他的灵魂显灵；就这样他死了！”。我们只能希望，上帝怜悯他的灵魂！”

虽然我们承认，一个人可能为救世主的事业做得和约瑟夫-克伦威尔牧师一样多，甚至更多，但最终还是会失去；但我们强烈倾向于认为他已经得救。他似乎对上帝、基督、圣灵或救赎手段没有任何敌意，而这正是回到上帝身边的最大障碍。他的“灵魂没有得到上帝的启示”，这似乎是他悲伤的原因，我们倾向于将其视为忏悔的一个因素；而在有忏悔的地方，似乎就有了行使上帝怜悯的途径。

我们认为，约瑟夫-克伦威尔先生是巴尔的摩县人，在巴尔的摩附近长大。我们认为他就是1774年沙德福先生被派去拜访的那个人。当沙德福先生到达时，他发现他被锁在床上；因为家人认为他疯了，或者被魔鬼附身了。沙德福先生告诉他基督为罪人而死的爱；这个年轻人紧紧抓住基督的名字，说只要他活着就会呼唤救主的名字。他们打掉了他的锁链；不久之后，救世主解开了他的锁链，使他“真的自由了”。

约翰-狄金斯先生在伦敦出生并接受教育。他于1774年加入美国的卫理公会；1777年被接纳为巡回传教士。他在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做工，直到1782

年，他才停止工作。1780年，阿斯伯里先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第一次亲自认识了他，当时他为美国的金斯伍德学校募集了捐款。这最后变成了科克斯伯里学院。1783年，阿斯伯里先生说服他去了纽约，在那里工作了几年；1789年，他被派驻到费城，在那里一直到他去世。在这里，他曾作为图书管家为卫理公会打理图书业务。对于这项业务，他有良好的文学素养；他精通英语，也熟悉拉丁语和希腊语。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最优秀的人之一，也是一位非常有益的传道人。正如人们对怀特菲尔德先生的评价：“他的讲道像狮子一样”。在经历了1793年和1797年的恶性热病后，他在1798年的第三次黄热病中倒下了，那年他五十二岁。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死于同一疾病。他们被安葬在皇冠街的圣乔治公墓里。但几年后，当这片土地被修建时，许多死者的遗体被放在圣乔治教堂地下室入口处的一个大墓室里；这位好人和他女儿在这所狭窄的房子里住了大约四十年后，无论发现什么遗体，都被放进了这个墓室，而他的墓碑和碑文则在科茨街这座教堂的埋葬地。

迪金斯先生的去世极大地影响了阿斯伯里先生，他在伯灵顿的斯特林先生那里听到这个消息时说：“他在人际关系和感情上是我过去多年的另一个托马斯-怀特。我担心死亡很快会将我们分开。”

迪金斯先生与北卡罗来纳州哈利法克斯附近的伊丽莎白-扬西小姐结婚。她在各方面都是他的帮手。她一直活到1835年，在巴尔的摩她的女婿塞缪尔-贝克博士家结束了她的生命，塞缪尔-贝克博士这样描述她对天堂的满足：

“灯火通明，燃烧明亮。

在等待的姿态下，她站了很久。

要听到欢迎的声音。

从上而生，向那处。

并渴望着天空。

多么甜美的声音迷住了她的耳朵。

轻声说：‘起来吧！’”

她成为卫理公会成员已有五十多年，去世时已年过七旬。

约翰-利特尔约翰先生1756年出生于英国坎伯兰郡的彭里斯。年轻时，他曾被送到一所古典学校学习过一段时间。他的父母在1767年左右将他带到这个国家，并在马里兰定居，但很快就搬到了弗吉尼亚。1772年，利特尔约翰先生开始与诺福克的卫理公会成员相识。1773年，他搬到了波托马克河畔的亚历山大，在那里，在约翰-金先生的传教下，他被完全唤醒。

在约翰-西格曼先生的说教和建议下，他寻求和平，直到他能够凭着信仰说：“我的主，我的上帝”。1774年，他是在亚历山大组建最初的卫理公会的12人之一，他很快被任命为该公会的领袖。不久之后，他开始劝说，并在1775年开始讲道。1776年，他开始与威廉-沃特斯先生在伯克利巡回。1777年，他受审，并被派往巴尔的摩巡回区。1778年，他被派往肯特郡，但由于对传道人的迫害，特别是对英国人的迫害，他觉得自己应该从工作中退休。这一年的秋天，他结婚了，并在弗吉尼亚州的利斯堡定居，在那里他一直担任民事和宗教社会的各种职务，直到1818年，他搬到了凯尔郡的路易斯维尔，最后来到该州的洛根县。1831年，巴尔的摩会议重新接纳了他，他被调到肯塔基会议，成为一名退休的传道人。他的精神力量和道德资源，特别是他作为公众演讲者的出色口才，使他在讲坛上的地位高于他的大多数教友。如果他继续从事巡回演讲，他的才能适合在教会中担任任何职务。但事实上，他对成千上万的卫理公会成员来说相对陌生。在经历了60年的基督徒生活，在他的领域中发挥了模范作用之后，他在1836年，即他的80岁时，胜利地去世。

威廉-吉尔先生是特拉华州人。1769年，有一位威廉-吉尔为重建Drawyers（长

老会) 教堂认捐了1.10英镑。如果我们确定是同一个人, 我们应该把他的出生地定在坎特维尔桥附近。他似乎是特拉华州提供的第一个巡回传教士。他是一个身体虚弱但头脑强大的人, 对当时的科学有很好的储备。他的职业是一名裁缝。有一次, 他在费城的曼利先生家生病了; 那一次, 值得尊敬的拉什医生给他看病。这位医生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不仅是对病人的虔诚, 而且是对他强大而有修养的头脑, 这使他后来为卫理公会的传教士辩护, 反对当时普遍对他们提出的无知的指控。当时有几位先生在一起, 对卫理公会成员被认为的热情和他们的老师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就传教的无知大放厥词; 医生用这样的模仿来回答: “我说先生们, 你们若不改过自新, 变得像个裁缝, 就不能进入科学的国度。”

1785年冬天, 他在安纳波利斯讲道时, 一个理发师来嘲笑他, 并站起来模仿他讲道, 除此之外, 还说他的罪被赦免了—他很快就病倒了, 突然退入了永恒, 去见一个被侮辱的法官。吉尔先生在教会成立时被按立为长老, 站在最前列。他的最后一次任命是在1788年到肯特巡回区, 在那里他病倒了, 在为他的救主作了充分的见证之后, 用自己的手指在死亡中闭上了眼睛, 宣布: “一切都好”。他被安葬在马里兰州肯特郡半岛上最古老的卫理公会小教堂。

杰西-李牧师说: “从我与吉尔先生的长期交往中, 我得出结论, 我们几乎没有一个传道人在知识和善良方面能与他相比。的确, 我不知道有谁能像他那样对人和事有如此深入的了解。他的谈话和讲道都很有娱乐性, 而且很有智慧”。

John Tunnell先生在今年接受了审核。特拉华州有隧道团队, 但我们不能说他与他们有关系。他是一个真正的使徒式的人; 他的属天思想似乎在他的脸上闪现出来, 这使他在一些人看来更像一个天上的居民而不是地上的居民。因此, 托马斯-瓦尔牧师提到了这样一件事: 有人无意中听到了他的讲道, 并

认为他是来自天堂的使者，描述了天堂的真实情况。当教会在1784年成立时，他也是最初的长老之一。他没有参加圣诞会议。在这一年，他为了健康去了西印度群岛的圣克里斯托弗岛。在这个岛上，有人给他提供了一匹马、房间和一个奴隶来伺候他，还有每年一百五十磅的钱，如果他愿意留下来为他们讲道的话。他回来了，并在教会成立后不久被按立。李先生说：“他的天赋，作为一个传道人，是伟大的”。他在各州广泛巡回，当之无愧地受到传教士和人民的尊敬。1790年7月，他在牧师岗位上工作了13年之后，在甜泉镇，他纤弱的身体被缓慢但肯定的疾病所侵蚀。他的葬礼由阿斯伯里先生在杜氏教堂讲道，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弗吉尼亚州的群山之中。认识他们的人认为，很少有比吉尔和唐奈尔更纯净的精神居住在凡人的身体里。

凯勒-B-佩蒂科德是马里兰州西海岸人。佩蒂科德或佩蒂科德（因为这个名字有两种或三种写法）在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县，早在1760年，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就在那里开始了他在美国的传教。威廉-伯克牧师在他的自传中说：“当他在肯塔基州弗莱明县的石灰石巡回区时，在日耳曼敦附近的联合教堂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聚会。这次聚会的第一个成果是佩蒂科德弟兄的女儿信主。佩蒂科德弟兄是来自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县的第一批卫理公会成员之一；也是1777年被接纳为巡回传教士的迦勒-B-佩蒂科德的亲戚。”“J. B. Finley的素描”，第83页。

见过佩蒂科德先生的人都见证了他的美貌，而这个匣子里装着的是一颗最精美的宝石。他的第一个任命是在弗雷德里克巡回法庭。

我们还发现亨利-肯尼迪在这一年驻扎在新泽西州，他作为一个有用的传教士，继续工作了几年。1780年，阿斯伯里先生告诉我们，他去世了。

以前从来没有这样一类强壮的人，这样有才华和有用的传教士，进入巡回传

道，在美国卫理公会的领域里劳动。鲁本-埃利斯是李罗伊-科尔生活过的人。

长期以来，他一直在讲道，并做了很多好事。托马斯-S-楚作为一个传道人非常受欢迎。约瑟夫-克伦威尔是一位神秘主义的巨人。约翰-狄更斯在文学、逻辑、热忱和奉献方面，是传道人中的保罗。约翰-利特约翰（John Littlejohn）比他逊色不少。威廉-吉尔（William Gill）是杰出的精明和哲学家。约翰-汤奈尔是一位亚波罗；凯勒-B-佩迪科德是卫理公会传教士所期望的一切。

第三十一章。

肯特巡回区在1777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约瑟夫-克伦威尔（Joseph Cromwell）在他辛辣的讲道下，许多人被唤醒并被带入卫理公会，他是这一年被派往这个巡回区的四个人中的一个。正是在这一年，卫理公会进入塔尔博特县。怀伊、圣迈克尔和贝赛德似乎是该县最古老的地方。大约在同一时间，在德尔郡的肯特郡也有几个任命；一个在托马斯教堂附近；另一个在住在多佛西南的理查德-肖斯先生那里。

就在1777年，住在德尔郡肯特县怀特莱斯堡附近的爱德华-怀特博士开始追随卫理公会，并邀请传教士到他家讲道。不久之后，他的叔叔托马斯-怀特先生也招待了他们。

在马西霍普的詹姆斯-莱顿先生（他成了当地的传教士）那里有另一个约会；这一年（1777年）有传教，并成立了一个协会，该协会仍在哈迪斯蒂的会议厅里。另一个约会是在寡妇Jump家进行的，她住在现在的Todd's Chapel附近，

在她家开始的聚会仍在继续。同一天，在朋友雷尼尔-威廉姆斯（Reynear Williams）家进行了聚会，他住在Mispillion，在现在的米尔福德镇下面一点。

1777年，在德尔州的苏塞克斯县至少有三个传教的任命。其中一次是在西北福克，在查尔斯-特威福德家，他住在现在的三一教堂附近（与费城第八赛区的三一教堂同名），位于海福巡回区。特威福德先生成为当地的传教士，作为一个好人，人们对他有无限信心。在特威福德先生那里成立的协会在他去世后就消失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另一个协会就像从旧协会的休眠种子中萌发出来的一样，三一教堂就建在1777年的旧会址上。

在布里奇维尔镇附近，在罗伯特-莱顿（作者的外祖父）的家里，今年又进行了一次预约。

1777年，在雪松溪的一个长老会的房子里进行了预约，他名字的首字母是J. K.，在那个地区有Kanes和Killingsworths；但是否是这两个名字中的任何一个，我们可能无法肯定。在一个方面，他有些奇怪，因为他的棺材是在他家准备好的。

*J. K.，这位长老会的老朋友允许卫理公会在他位于德尔州苏塞克斯县锡达克里克的房子里讲道，并成立了一个卫理公会，这就是斯洛特颈卫理公会的雏形，肖克利和希克曼斯这两个名字与卫理公会有着光荣的联系，还有其他人，他并不是我们唯一的人。

这就是1777年会议后期肯特巡回区的范围和界限。它的起点是塞西尔县的麋鹿河，它的下端是锡达溪，以及苏塞克斯县布里奇维尔附近的南蒂科河的上游；直到这时，半岛上只有一个巡回区。

1777年夏秋之际，沙福德先生在马里兰州的西岸传教，并结束了他在美国的工作，在肯特巡回区的东岸度过了他最后一个冬天。在这里，他与阿斯伯里先生一起，在怀特先生家举行了季度会议，这是他们一起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

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对传教士最艰难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传教士和他们的朋友，在某些方面，不得不日夜提防，以免他们陷入危险。曾经听说过有谁把他的棺材放在他身边。我们还听说过一两个人做了同样的事情。有一个人去了西部，带着他的棺材；但他不喜欢这个地区，就回来了，把“狭窄的房子”带了回来。另一个人叫亚当斯，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生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上，他把他的棺材放在他睡觉的床底下，把它作为一个存放物品的仓库，直到他的身体占据它。人们可能会问，如果活人在灵魂成为灵地居民时将身体作为房客的房子放在他们的寝室里是一种更普遍的做法，那么这种道德倾向会不会是好的。讲台上对死亡发出紧急呼吁，以诱导生者做好准备。棺材会吸引看客；可能会有更少的人在向拥有“死亡问题”的上帝鞠躬祈祷之前躺在床上。我们听迦勒-莫里斯牧师说，洛伦佐-道牧师在某镇讲道时，有位先生往他手里塞了五美元，他想把钱还给他，因为他认为，“骗子都喜欢钱”。由于没有找到给他钱的人，他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去了，发现两位年轻的女士在烛光下缝制衣服，他走了进去，与她们讨价还价，要她们用薄纱做任何他可以订购的东西。他把五美元中的一半放在薄纱里，拿给年轻的女士们，要求她们用它来做遮羞布。她们试图取消合同，但他告诉她们这是上帝和天使见证的盟约；然后扔下五美元的余额作为报酬，离开了。对她们来说，为自己剪裁和缝制薄纱是一项庄严的工作；她们在完成这项工作时不能不认真对待，结果是她们皈依了上帝；当道先生回到她们的小镇时，她们高兴地把他当作主耶稣基督的使者来招待。

大约在这个时候，阿斯伯里和沙德福先生在短时间内被藏在怀特家。这段时间里，他们有一部分是在一个外屋里度过的，与怀特法官的住所隔着一条木裙。当怀特先生以隐蔽的方式将他们的饭菜送到他们面前时，对这一安排并非一无所知的仆人们有时会说：“马萨穿过树林去喂他的沼泽罗宾。”爱德华·怀特博士，以同样的方式，有时把他们的饭菜端到他们面前。他们禁食一天，以了解主对他们的旨意；虽然阿斯伯里先生认为留下是他的责任，但沙德福先生觉得他必须返回。1778年3月10日，他离开怀特法官家，向费城进发，在去英国的路上，他从一位上校那里获得了前往斯莫伍德将军营地的通行证。当他到达时，他被带到他的公寓，并告诉他，他是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并认为自己是乔治王的臣民；并要求在他回家的路上有一张去费城的通行证。将军粗暴地回答说：“现在，你已经对我们造成了所有可能的伤害，你想回家了。”沙德福先生回答说：他离开了家，到这里来做好事。然而，在他让他发誓说他将直接去费城，然后去英国之后，他给了他一张通行证。

当他正在前往费城时，一个人从树丛后面窜出来，用一把装满子弹的枪指着他的胸口，发誓说如果不停下来下马，他就死定了；但是，得知他有通行证，便让他继续前进，他到达了费城，当时费城被英国士兵占有；并在第一时间驶向英格兰。

到达故乡后，他继续在卫斯理先生手下从事常规的巡回工作，直到体弱多病的他停止了工作。大约1791年，他成为编外人员。在这种关系中，他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赞美，我要赞美，我要赞美；”不久之后，他在耶稣里睡着了，那是他生命中的第78年，也是他巡回工作的第48年。

当沙德福先生和阿斯伯里先生在美国一起工作和受苦时，他们之间的结合是最紧密的。如果可能的话，他们的灵魂比大卫和约拿单的灵魂更紧密地结合

在一起；在宽阔的大西洋将他们分开三十八年后，他们胜利的灵魂进入了天堂，时间相差不到十天。

沙福德1816年3月11日去世；同年3月21日，阿斯伯里先生跟随他离开。虔诚的人们可以自言自语，他们快乐的精神实现了喜悦，因为他们同一时间如此接近地在救世主的面前相遇，而他们在下面传教时高兴地把救世主举到罪人的面前。

由于阿斯伯里先生1778年的日记对我们来说特别有趣，因为它显示了在使这个国家获得独立的战争中最艰难的时期，与卫理公会在半岛中心的引入有关的地方、人物和情况，我们希望在今年从其中摘录一些简短的内容，我们已经尽可能地仔细研究了它，因为它涉及到我们从婴儿时期就已经熟悉的这个国家的一个部分。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阿斯伯里先生和其他许多期刊作者一样，只用姓名的首字母来表示。然而，其中一些人的名字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他们所代表的人是我们熟悉的，是这个地区卫理公会圣殿中的支柱；另一些人，我们只能猜测首字母所代表的全名是什么；还有一些人，我们甚至不能猜测所代表的是什么名字。1775-6-7年间，阿斯伯里先生一直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工作。1777年12月1日，他回到半岛，来到马里兰州肯特县的卡维尔-辛森家。此时，肯特巡回法庭在马里兰州的塞西尔、肯特、安妮女王、卡罗琳和塔尔伯特，以及特拉华州的肯特和苏塞克斯都有任命。

直到1778年2月1日，他的布道工作主要是在肯特郡和塞西尔郡，在汤普森、赫赛斯、沃特金斯、西蒙斯、赫恩斯、伍德兰、弗雷德里克镇；霍华德、辛森、伊斯特利岛、贵格颈、兰德尔、吉布斯、肯纳兹、安吉尔、史密斯和切斯特敦之间进行。之后，他拜访了福格威尔家、西格尔家、斯特拉德利家、托马斯家；1778年2月13日，他第一次拜访了托马斯-怀特，Esq.，后者成为他最宝贵的朋友之一；在这里，他见到了他心爱的兄弟乔治-沙德福，他与他

进行了甜蜜的交谈。2月16日星期天，他第一次在爱德华-怀特医生那里讲道；这是季度聚会的开始，聚会在怀特先生的谷仓里举行，参加者很多。

季度会议结束后，他在马西霍普的詹姆斯-莱顿家讲道，那里已经成立了一个班级；还在马西霍普桥附近的寡妇跳跳家、卡丁家和雪松溪上的K先生家讲道——一位老长老会成员，他的棺材就放在他家。

3月9日。塞缪尔-斯普雷格在怀特法官那里来看他。沙德福先生也在场。1778年3月10日星期二，斯普雷格和沙德福先生在怀特先生那里离开了他；这是与阿斯伯里和沙德福的终身别离。大约在这个时候，约瑟夫-埃弗雷特第一次听到阿斯伯里先生在怀特先生家讲道。接下来的情况将在本著作的另一部分中看到，即对埃弗雷特先生的生活和工作的简短叙述。

在这里的怀特人中，菲利普-考克斯（Philip Cox）挡住了他的去路，他把他送到了上层巡回区，或者是肯特巡回区的上层，或者是切斯特巡回区；另外，一直在下面苏塞克斯郡传教的约翰-库珀（John Cooper）也来见他。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听说W先生，可能是Robert Wooster，因为以卫理公会传教士的身份传教，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被投进监狱。

1778年4月2日。轻骑兵在夜里来到怀特法官家，抓住并带走了他，留下怀特夫人和她的孩子们陷入巨大的困境。第二天，阿斯伯里先生、怀特夫人和其他人，为怀特先生和他从敌人那里得到解救，保持了禁食和祈祷的日子。

4月6日。阿斯伯里先生离开了他部分藏身的怀特家附近，去了离这里大约20英里的另一个地方，深夜他在一个朋友家找到了避难所，他打算在那里待下去；但是，很快就有消息传来，在晚上，这使他第二天就离开了。他躺在一片沼泽地里，隐藏自己，直到晚上，他被一个朋友好心收留，我们猜想，这

是在约翰-福格威尔的约会附近，后来是霍尔登的教堂，现在是斯图尔镇。在这里，他听说约瑟夫-哈特利于4月5日星期日在安妮女王县被捕：因此，怀特、伍斯特和哈特利先生大约在同一时间被捕，阿斯伯里先生被迫在另一个地方藏身。

由于他没有从事布道工作，他把时间花在阅读希腊文和拉丁文圣经以及祈祷上：清醒时，每小时有10分钟，即六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祈祷。在这些麻烦中，他养成了祈祷的习惯，后来他在这方面一直很出色；他在祈祷方面几乎胜过所有的牧师。

4月29日。他回到了怀特先生那里。不久之后怀特先生回家了，这是对祷告的回应；5月17日星期天，他在度过了五六个哑巴主日之后，又冒险去讲道。5月19日，菲利普-考克斯开始在怀特家举行季度聚会，阿斯伯里先生在会上讲道。不久之后，怀特法官的案件得到裁决，他被允许回到他的家庭中—据阿斯伯里先生和怀特先生说，最糟糕的风暴现在已经过去了；至于前者，他并非没有疑虑，认为他因害怕敌人而“退出工作”是错误的。

5月下旬，哈特利先生到怀特先生家看望阿斯伯里先生，他们都出发了。阿斯伯里先生去了米斯皮利恩；并且第一次在雷尼尔-威廉姆斯家讲道。在这里，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们已经成立了一个协会；其中有一位“C先生”，他是一位公开演讲者，不久之后就分裂了协会，并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教会；但“C先生”是谁，以及他的真实姓名，我们还没有查到。大约在这个时候，阿斯伯里先生结识了英国教会的索恩牧师，他在特拉华州米尔福德镇现址以北有一座教堂。

6月下旬，阿斯伯里先生在他的家中接待了弗里伯恩-加雷特森先生，他称怀特法官的家为他的家。在这之后不久，加雷特森先生于今年7月在安妮女王县

的布朗分局附近被约翰-布朗殴打致死，差点丧命。

阿斯伯里先生继续在特拉华州巡回，并在其他传教士指定的地方讲道，如苏塞克斯郡斯拉德利的、里卡德的和肖克利的。在向外宣讲后，他又回到了怀特先生家，作为他的共同中心。

7月，他首次访问了苏塞克斯郡的西北岔路口（North-West Fork Hundred）；并在查尔斯-特威福德（Charles Twyford）家讲道，该教堂靠近现在海福德巡回区的三一教堂。回到家后，他拜访了彭奇堂附近的约书亚-巴威克，“他的灵魂正处于深深的苦恼之中”。他得到了保证的安慰，并在几年后快乐地死去。

1778年8月1日，他进入福克河，第一次在罗斯先生家和罗伯特-莱顿家讲道，地点在南蒂科河的上游，靠近现在的布里奇维尔镇。两周后，他在怀特法官的侄子怀特-布朗家讲道；也在约翰-弗劳尔斯家讲道。大约在这个时候，他的朋友威廉-摩尔和威廉-林奇从巴尔的摩远道而来，到怀特法官家看他。

主日，1778年11月1日，在伦敦卫理公会的历史上是值得纪念的，因为这一天卫斯理先生在城市道路上开设了新的小教堂。见《卫斯理著作》，第四卷，第499页。在这个主日，阿斯伯里先生在怀特先生那里讲课。Asbury's Journal, vol. i., p. 224。

11月，他骑马来到马里兰州萨默塞特县的匡迪科。他说，“我发现那里除了宗教之外什么都不缺。”这是他第一次访问萨默塞特。

在这一年的12月，他遇到了正在巡回和讲道的韦恩弟兄。他从他那里得知，卫理公会传道人所从事的工作，其兴旺程度远远超出他的预期。主正以他自

己的方式帮助这项工作，而迫害正把传道人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见《阿斯伯里日记》，第一卷，第200-227页。

1777年下半年，如上所述，阿斯伯里先生来到半岛，来到肯特郡的卡维尔-亨森家，1772年他在那里引入了卫理公会的布道。1773年9月，当他最后一次来到这里时，大约有六个布道所；现在有几十个任命。

在这里工作的时候，他收到了以下奇怪的叙述，涉及一个邪恶的年轻人，他的家庭支持卫理公会。他不仅反对他们，而且还到礼拜的地方去诅咒传道人，在那里他受到了极大的惊吓，突然就死了。他自己的兄弟认为，魔鬼与他的死亡直接相关。关于这个年轻人的死亡，情况似乎非常奇怪，以至于和他一起住在房子里的人都宣誓证明了这一点。

阿斯伯里先生继续巡回和布道，直到1778年3月10日，出于良心上的原则，不允许他按照马里兰州的要求宣誓，他撤回到特拉华州，那里的神职人员不需要向州政府宣誓。

在通过祈祷和禁食寻求神的指引后，他觉得自己的使命是留在美国，因为他得到了怀特法官的影响力所能给予他的所有保护的承诺。但是，在4月2日的晚上，轻骑兵包围了他的房子，法官被抓住了，并被抬到多佛或威尔明顿，在那里他被当作国家的敌人来审查，因为他已经成为卫理公会教徒，并窝藏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他的家人处于极大的痛苦之中，他被拘留了大约五个星期，当时他回到了他的家人身边，但回去后对他的案件进行了裁决，最后被释放。

就在阿斯伯里先生这样躲避他的敌人时，他告诉我们：“他在天黑后穿过树林的阴暗处，挨家挨户地去宣传真理，参加对上帝的敬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习惯于把家人召集在一起，用低沉的语调向上帝祈祷，但并不因此而减少对上帝的热情或接受；在谨慎的建议下采取这种做法，以避免上帝和宗教的敌人的愤怒。”

他继续这样做，把托马斯·怀特先生的家当作自己的家，直到怀特先生被捕并被带走。第二周，他担心自己会像他的朋友那样被拘押，而他的朋友曾向他保证过保密和安全，于是他离开了怀特先生家；用他的话说，“我像亚伯拉罕一样，骑着马走过一条孤独的弯路，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我很疲惫，身体不适，在深夜找到了一个避难所；我打算在这里休息，直到天意指引我的道路。但晚上有一个消息传来，使我觉得最好还是行动起来。因此，第二天我就出发了，在一片沼泽地里一直躺到日落时分，这时我被一个朋友好心心地收留了。我想我就像一些老先知一样，在公众危难的时候隐藏起来。”我们只能猜测他现在在哪个街区。我们认为他沿肖普坦克河而上，来到肯特郡的上层地区，大约在现在被称为霍尔登会所的地方。这个聚会所刚成立的时候，叫做福格威尔会；有人说，许多年前，阿斯伯里先生责成费城会议的某位传教士好好照顾福格威尔会，因为他在怀特法官那里被监禁期间，福格威尔会对他非常友好。无论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他都被严格地关在一个愉快的家庭的私人房间里，什么都不缺，把时间花在阅读和学习上，并在每个清醒的时间里拿出10分钟来祷告。在这种严格的闭关中度过了大约三个星期之后，他冒险离开了这个庇护所；在上帝的特别保护下，回到了怀特先生那里。在这里，他又被关了两个星期，度过了他所谓的“哑巴”时期。这五个星期，他没有讲道，是他生命中最不满意的部分，因为他无法满足自己，除非他在罪人面前举起被钉的救主。

由于无法继续保持沉默，5月13日，他会见了一个小会众，并在讲话时发现得到了祝福；在接下来的主日，他向在怀特先生家聚集的会众讲道：他现在正从监禁中走出来。

阿斯伯里先生心中痛苦地盘算着一个问题，他是否应该这样向他的敌人隐瞒自己？可以肯定的是，他这样做并不是在模仿救主，他在花园里去迎接犹太和他的队伍。他也没有效法使徒们的榜样，他们在工作中勇往直前，尽管被犹太公会所禁止。他也没有表现出卫斯理在英国暴民暴力时代的勇气；也没有表现出阿伯特、加里特森和哈特利的勇气，他们敢于迎接最可怕的敌人。看来，他的谨慎战胜了他的信仰。虽然他是英国人，而且是卫斯理先生派来的，因此在当时特别令人厌恶，但全能者可以同样轻松地保护一个英国人或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假设，如果他继续工作，他的处境不会比加雷特森或哈特利好。他可能会被关进监狱；不，他可能会在身上留下暴力的痕迹，但这也会促进救世主的事业。加雷特森先生认为，在同样长的时间里，他为救世主所做的事情从来没有比他在剑桥入狱时更多；哈特利先生在狱中向伊斯顿的人们布道，对他们的好处不可能有他所做的一半，因为他的论述更加可悲，而且由于其发表的情况，人们更感兴趣。

我们不认为阿斯伯里先生的敌人会有能力控制他的生命，因为他在地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如果他继续巡回和讲道，在他休息的几个星期里。如果我们认为他因为躲避敌人而脱离了职责的轨道，那就说明了他在这个季节所经历的非凡的内心冲突和试探，而且还是在他身体所需的各种安慰的包围下。整个事情的真相是，他只被关了五个星期；只有十一个星期没有巡回和讲道。的确，他连续两年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特拉华州；但是，除了上述例外，他在新堡、肯特、苏塞克斯和萨默塞特等县巡回和讲道；他公共生活的这一部分与其他部分不同，他的工作只限于四个县，而不是分布在许多州。

本章的某些部分是在不同时期写的；请读者原谅其中的事实和语言的重复。由于它展示了阿斯伯里先生在这个国家生活的危机，我们认为它非常有趣和重要。

五月下旬，阿斯伯里先生又开始了巡回传道。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在米斯皮利昂的雷尼尔-威廉姆斯家。7月，他进入苏塞克斯，在查尔斯-特威福德先生那里讲道。8月，他又去了西北福克，在罗斯先生和罗伯特-莱顿先生那里讲道；还去了怀特-布朗先生那里，他是怀特法官的侄子；11月，他第一次去了萨默塞特县，在加雷特森先生之前刚刚解散的布罗德克里克和匡提科地区讲道。他的布道范围从斯洛特颈到匡提科，大约60英里，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小的布道范围，当时他们的布道范围有时达到500英里。它位于三个县，特拉华州的肯特和苏塞克斯，以及马里兰州的萨默塞特。它包括大约20个任命，其中主要的任命是在肖克利先生和里卡兹先生、雷尼尔-威廉姆斯先生、詹姆斯-莱顿先生、寡妇跳跳先生、查尔斯-特威福德先生、罗斯先生、罗伯特-莱顿先生、怀特-布朗先生、在布罗德克里克和匡提科；而怀特先生的任命是中心。由于他被允许在这些危险的时期在特拉华州行使他的事工，他表示希望这里会成为主的花园，种满他自己种植的植物；而且，这一切都实现了；因为在本世纪初，不仅是特拉华州，整个半岛都是主的花园，种满了他种植的植物。

上帝的真正传道人在看到灵魂归向基督时，会发现他最大的快乐。阿斯伯里先生几乎每天都看到这一点。一位年轻女子曾是一名没有信仰的人；几年前，韦伯上尉认为除非在卫理公会中，否则她永远不会幸福，大约在这个时候，在怀特先生的地区，在阿斯伯里先生的帮助下，她被带到了上帝面前；另外，怀特法官的亲戚彼得金夫人在七十岁时重生，并于1780年在信仰的完全胜利中死去。她年迈的同伴也经历了有福的改变，并很快跟随她进入了永恒——他们与怀特先生和夫人葬在一起。大约在这个时候，彭奇堂（现在的伯尔维尔）的约书亚-巴威克（Joshua Barwick）改变了信仰，成为一名卫理公会教徒。在忠心耿耿地生活了十年之后，他去领赏了。他的家人一般都和卫理公会的人在一起；他的一些后人也是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哈迪斯蒂家族也被带了进来。阿斯伯里先生在1779年为哈迪斯蒂牧师的葬礼讲道。他的儿子威廉在费

城会议中做了几年的巡回传道。

第三十二章。

1778年5月，第六届年度会议在弗吉尼亚州的利斯堡举行。这是该会议第一次在弗吉尼亚州举行。由于阿斯伯里先生认为他访问这里不安全，威廉-沃特斯先生被任命为主席，他是在场的最年长的巡回传道人，他参加工作只有六年。在这次会议上，没有特别的成员回报，但他们的总数为6095人，显示减少了873人。这是自卫理公会在美国开始工作以来第一次出现成员减少的情况。巡回传教士也从36人减少到29人。牧师和成员的减少必须归咎于当时正在激烈进行的战争。纽约、费城、切斯特、弗雷德里克和诺福克被排除在会议记录中。弗吉尼亚州的会议记录中出现了四个新的巡回区，即伯克利、弗罗万纳、卢嫩堡和詹姆斯城。

从这次会议开始，沃特斯先生又去了费尔法克斯巡回传道；1778年6月，他与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的萨拉-亚当斯结婚，后者确实是他的一個帮手。

在这一年的秋天，他与C. B. Pedicord牧师一起，走访了斯塔福德的威廉王子、乔治王、斯普茨韦尼亚和汉诺威县，以便形成一两个巡回区。他们发现许多人愿意接受卫理公会的布道；后来，兰开斯特和斯塔福德巡回会覆盖了这一地区。

今年被任命在半岛地区工作的传教士是Garrettson, Hartley, Littlejohn和Cooper先生。Littlejohn先生由于受到迫害，认为最好回到弗吉尼亚州，不久后他在那里结婚并定居。库珀先生的健康状况很差，有一段时间他无法

做很多事情。

约瑟夫-哈特利似乎是弗吉尼亚州苏塞克斯县人（他的姐姐属于罗伯特-琼斯的社团），前一年走了两个季度，1776年被接待为巡回布道者，代表肯特巡回区。1777年，他被派驻到巴尔的摩巡回区。在这一年的下半年，他回到了半岛的肯特巡回区。1778年4月，他被安妮女王郡的统治者带走，并被关了很长时间。他被带到法庭禁止他传教；但当他的带子被松开后，他就出去了，参加了他的约会，在唱歌和祈祷之后，他就跪在地上，以最有感情和最有力的方式劝说人们，直到他的敌人说他们愿意他用脚传教，就像用膝盖一样。出狱后，他在特拉华州巡回并传教，那里的统治者对卫理公会的传教士更为有利。

加雷特森先生是这一领域中最有效率的劳动者。这一年的年初是卫理公会经历的最艰难的时刻。这场风暴已经聚集了三年之久。1775年，为捍卫殖民者所要求的权利而流下了第一滴血。同年，野蛮的邓摩尔勋爵，弗吉尼亚州的皇家总督，烧毁了诺福克，并使五千名无家可归的男女老少在全国各地流浪。国王发布了他的公告，呼吁殖民者服从。对他在这里的追随者来说，最不幸的是，卫斯理先生把他的笔伸向了美国的政治。他的助手兰金在圣乔治教堂的讲坛上宣称，他相信上帝的工作不会恢复，除非人民服从乔治王。罗达先生1777年在肯特巡回传道时被发现散发国王的公告，不得不离开工作，到当时在切萨皮克的英国舰队中避难；以及昌西-克洛（Chancy Clowe）曾是一位公共演说家，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卫理公会成员，他组建了一个三百人的连队，将总部设在德尔州肯特郡的肯特森林，在那里仍然可以看到他的防御工事的线条，-打算穿过这个国家，在切萨皮克湾与英国人会合。这支队伍被驱散了，他们的首领克洛在特拉华州被审判、定罪并被处决。除了克洛，在这支叛军队伍中，只有一个人曾有过卫理公会的名字。

除此以外，卫理公会成员无论对他们的国家有多好的影响，都自觉地反对携带武器和战斗。所有这些都为他们的敌人提供了借口，称他们为托利党人，并将他们视为国家权利和自由的敌人。因此，在安纳波利斯被监禁的伍斯特先生、乔纳森·福雷斯特先生、被罚款并在短时间内被赶出工作岗位的阿斯伯里先生、在安妮皇后区被逮捕并随后被关进塔尔博特监狱的哈特利先生、在安妮皇后区被殴打并随后被关进剑桥监狱的加雷特森先生、因包庇他们而被起诉的怀特法官以及佩迪科德等人，受到了迫害。

1778年6月，加雷特森先生开始在东岸的肯特会所工作。在这里，卫理公会有许多朋友；而且，我们可以补充说，这个县的人民从未如此激烈地迫害过传教士。这里的朋友们建议他留在他们那里，不要因为在外面的巡回而暴露自己的生命。他试图遵从这个建议，但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的精神受到了刺激：他向上帝哭诉，想知道他的旨意，并感到有一种向前走的冲动，相信主会站在一旁，拯救他。带着这一神圣的保证，他离开了肯特郡的朋友，不惧怕最可怕的敌人，穿过塞西尔郡和特拉华州的部分地区，直到怀特法官那里，没有受到骚扰；但当他进入安妮女王县时，他受到了监禁的威胁。当他要进入肯特郡时，约翰·布朗先生遇见了他，并抓住马的缰绳告诉他必须进监狱。加雷特森先生对他的命令提出抗议，他开始用棍子打他的头和肩膀。就在这时，加雷特森先生挣脱了他，用鞭子抽打他的马，试图逃跑。

他被带到附近的一所房子里，由一位医生给他放血，这位医生当时正好路过这里。这使他恢复了理智。布朗先生担心如果他的受害者死了，他就会被审判为谋杀，因此非常激动，而加雷特森先生则劝说他的迫害者忏悔，他也很高兴。但当布朗先生认为他已经脱离了死亡的危险时，他就带着一个地方法官来把他送进监狱。但当加雷特森先生向他指出他这样试图阻止福音的罪过，以及他对这种行为的可怕责任时，他没有完成审讯就放下笔。在向地方官（他不久后在其妻子的葬礼上讲道）和迫害他的人以及所有在场的人做了适当的

劝告之后，他与女医生一起去了杜德利牧师那里，后者带了一辆马车来接他，当晚他坐在床上，向几个被鄙视的卫理公会成员讲道。这就结束了他在安妮女王郡的暴力迫害。

加雷特森先生被打的地方在教堂山和切斯特敦之间，在布朗先生居住的农场对面，他的后代仍然拥有这个农场；在被称为布朗分局的地方。据说，一棵大树准确地标出了他躺在那里的位置，当时人们担心他将会死去。

几天后，他在同一街区讲道，许多人都准备说：“当然，这是正确的道路”。1809年，加雷特森先生在这个地区访问他的老朋友，当时打他的布朗先生的一个近亲是圣公会教堂的主要牧师；为了对他在1778年受到的待遇作出一些补偿，对那个州来说，一个几乎闻所未闻的恩惠被赋予了他，即邀请他在教堂山的老教堂讲道。他接受了邀请，如果说以前有的话，也很少有教会的人和卫理公会的人，白人和黑人，如此拥挤；那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时刻。1784年，科克博士也得到了类似的青睐，他应圣公会教区的邀请在这个教堂讲道。

他在马斯霍普的詹姆斯-莱顿家讲道，在那里有一个人“威胁他说要杀了他的妻子”（因为她被定罪了，哭着求饶），在寡妇跳跳家，在罗伯特-莱顿家，在查尔斯-特威福德家，他第一次去了塔尔博特县，在那里他“日夜流泪地工作”。他说：“我在那些可爱的人们中间度过了甜蜜的清新季节。我不会很快忘记以色列的那些母亲，帕罗特和布鲁夫，她们现在住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我相信她们是完美的爱的生活和死亡的见证人”。

加雷特森先生在几位朋友的陪同下从塔尔博特出发，前往肯特岛，他是那里的第一个传教的弟兄；如果说他在第一次访问时没有成立一个卫理公会，那么他为一个后来卫理公会奠定了基础，这个岛长期以来一直是卫理公会流行的地方，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也乐于访问这里。

1778年9月，阿斯伯里先生无法赴米斯皮利安的雷尼尔-威廉姆斯的约会，加勒特森先生代替他讲道。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他讲了两场道，中间有一个短暂的间隔。据说，他曾在这棵可敬的老树下向数百人讲道，现在仍然屹立不倒。这是一个人子的日子。它的影响，无论远近，都是巨大的。有一个非常邪恶的人，带着满心的罪恶和满口的咒骂来参加聚会，他被强烈地定罪，如果他敢相信自己的力量，他就会逃跑；但在聚会结束前，他凭着信心把自己的灵魂投到耶稣身上，得到了公义。一位在场的军官被深深地唤醒了，以至于他放弃了自己的职位，成为一名基督徒。作为这一天劳动的更远的影 响，在人们的恳切要求下，有几个新的任命被作出。住在Murder-kill的Lewis先生参加了这次聚会，尝到了福音真理的甜头，Garrettson先生将他的房子作为传道场所。这一年在巴拉特和西普尔家族中成立了一个协会，导致1780年巴拉特教堂的建立；菲利普-巴拉特先生和乔纳森-西普尔以及其他许多人在他的讲道下被唤醒，并被带到卫理公会中。在这之后大约18个月，西普尔弟兄把地球换成了天堂。他告诉我们：“主通过一次地震唤醒了一位杰出的女性。她的灵魂得到了安宁，大约一年后，她死了，成为完美的爱的见证”。从阿斯伯里先生的日记中，我们得出结论，她的名字叫露丝-史密斯，在她最后的时间里，她不断地赞美上帝，向她周围的人传讲基督。

在加勒特森先生在刘易斯先生家所做的第二次布道下，年轻的迦勒-博耶被唤醒了，并在1780年开始巡回演讲。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传教士。

我们相信，以西结-库珀牧师是在博耶先生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辩论式讲道风格，据说博耶先生在巡回演讲时是卫理公会的保罗。加勒特森先生在博耶先生的父亲家建立了布道所，1778年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协会，现在仍然在多佛下面的班宁教堂有代表。

这个地区的许多人都是长老会的成员。赫斯顿牧师是他们在革命时期的牧师。他和他的许多教友一样，完全致力于美国的自由事业；在他的教堂里，他经常为大陆军的成功祈祷；为此，“主会送来大量的火药和球”来迎接他们的敌人。

一个主日，当他在教堂工作时，一队英国士兵来到他家，用刺刀刺穿了他家的门板，撕毁了他的床，并带走了他的牲畜，他的牛、猪和家禽，比他内心所欢迎的还要多。

赫斯顿牧师的孙女是我们的兄弟所罗门-汤森的妻子，他是本市联合卫理公会的教徒。

1778年，多佛的史密斯先生来到肖先生那里；在加雷特森先生的讲道下，他的心被触动了，他邀请他到多佛的学院讲道；这一年的9月12日下午，他在矗立在该镇南端的学院出现了，他要在那里讲道。他发现这里聚集了几百人，他一下车就引起了一阵喧哗；有人说他是个好人，有人说他是个骗子，有人宣称他是国王的朋友，还有人宣称他是克洛的人，应该像克洛那样被吊死。如果不是有一些秩序的朋友在那里，可能会有一段严重的时间；怀特菲尔德派的普赖尔先生、洛克曼先生（他的后代仍然在多佛尔）和市议员插手，第一次卫理公会的布道是在学院前面竖起的舞台上宣讲的，会众在里面和外面。那是一个充满泪水的时刻；一些前来迫害的人在那里被抛出了福音网—敌人被绕开了。传道人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小镇。一些呆在家里的人，以及四分之一英里外的一位女性，都被强烈地说服了。晚上，他在史密斯先生那里举行了聚会，他与史密斯先生在一起。

当他回到床上时，他受到了敌人的严重诱惑；史密斯夫人听到他在祈祷中叹息和呻吟，就被驱使开始为之祈祷。由于加雷特森先生的第一次访问，大约

有二十五个人被深深地定罪，第二天她加入了那些真正被唤醒的人的行列。一位老太太带着她所有的孩子，共十人，还有他们的丈夫和妻子，共十六或十八人，与卫理公会的人一起去了。

多佛市最初的卫理公会于1778年9月13日成立。这时，在多佛上方的希利亚德先生那里建立了传道。不久之后，在Gumswamp任命，随后在Little Creek。

1778年10月，加雷特森先生告诉我们，他被一个梦指引到苏塞克斯郡和萨默塞特郡的人民那里；他相信这个梦是上帝的，就把路线指向苏塞克斯郡下端的布罗德溪。在这里，一个主日，在一片森林里，他讲了两次道，两次讲道之间有短暂的间隔。这是这个地区的人们第一次听到卫理公会的布道。在数百名前来聆听新教义的人中，出现了许多哭泣声。这个地方的人离敬虔的能力相去甚远，甚至连敬虔的形式都没有——他们说脏话、打架、酗酒、骑马、赌博和跳舞。作为他们道德的标本，第二天一个女人拿着手枪来射杀他，当时他正在为死者做葬礼。在这第一次访问中，有三四十人被深深地唤醒，不久后他们就在社会中结合起来；从这时起一年内，在Broad Creek有大约50个祈祷的家庭；未信主的人很难在这一地区引起一场嬉戏。

今年加里特森先生在布罗德克里克讲道时，两位正在探访朋友的老人莱德先生和夫人听到了他的讲道，并在他的讲道下深受感动。他们在二十年前曾在怀特菲尔德先生的传道下尝到了福音的甜头。会议结束后，他们流着泪走到他面前，老太太这样对他说。“许多年前，我们听过怀特菲尔德先生的讲道，在听到你的讲道之前，我们已经二十年没有听到过福音布道了。第一次听你讲道时，我知道那是真理；但我只剩下一点火花。昨天我们又听了你的讲道——那小小的火花被吹成了煤；而且，荣耀归于上帝，煤被吹成火焰。我们不能再对你隐藏自己了；我们的房子和心都敞开着，接受你和你所传讲的有福的话语。”就这样，1778年11月，卫理公会带到了匡提科，当时一个社团开

始了，现在仍在继续。这是密歇根州萨默塞特县成立的第一个卫理公会；早在1784年，萨默塞特县的第一个卫理公会礼拜堂就在这里开放，因为这一年科克博士似乎在这里讲道。莱德先生和夫人是匡提科协会的主要成员；其他大多数人是年轻人，“他们像羔羊一样温柔”，加雷特森先生说。在匡提科和索尔兹伯里，莱德家族有许多宝贵的卫理公会成员。

在加雷特森先生第一次访问布罗德克里克时，索尔兹伯里商人内卢姆先生的妻子被强烈地唤醒了。通过这个家庭，他被带到了萨默塞特县的索尔兹伯里，1778年11月，主通过他的劳作在那里开始了一项好的工作，一个卫理公会被建立起来，现在仍然存在。在这里，敌人集结了他的力量；警长向他送达了传票，但是，当加雷特森先生向他展示阻止救世主的传道人的后果时，他不敢再继续下去了；加雷特森先生去了他的下一个任务，在那里，真理的敌人被上帝的力量所震慑。第二年，当他回到这个地方讲道时，暴徒—由该县所谓的第一批人组成—派出了他们的一个成员作为间谍，以提供抓捕他的最佳时机的信息。这个间谍坐在传道人身边，直到他的心被触动，他放声痛哭。他回到自己的团队，告诉他们他听到了所宣扬的真理，如果他们碰触传道人，他将对他们执行法律。此后，在马里兰州的索尔兹伯里，对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几乎没有激烈的反对。

今年9月，弗里伯恩-加雷特森先生参加了他哥哥约翰-加雷特森的葬礼。

约翰-加雷特森先生的死亡有一个显著的情况，那就是他以前就知道。他在死前两周向他的兄弟弗里伯恩告别，告诉他：“我在这个世界上再也见不到你了”。事实也是如此；在他的兄弟到达巡回传道的那一部分之前，他已经死了，被埋葬了。在他活着的最后一个晚上，他的妻子用低沉的语气询问医生，他认为她的丈夫能活多久？医生回答说，他不可能活到早上。他，听到了谈话，他回答说：“医生，我不会在早上八点之前离开；”在这个时候他去世了。他

的智力能力一直保持到最后；他最后的时间是在劝说他的妻子和他的兄弟理查德-加里特森（Richard Garrettson），后者与他住在一起，后来成为一名巡回布道者，要坚守并坚持到最后。对于住在西海岸的两个未信主的兄弟托马斯和亚居拉，他传话说，除非他们悔改并将心交给主，否则他永远不会在天堂看到他们。这个信息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他们俩在收到信息后不久就寻求并找到了主。约翰-加雷特森先生在他所居住的地区非常有用，他曾负责三个班级，并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卫理公会的服务、聚会和挨家挨户的拜访。他是在完美的爱的见证下死去的。

1775年，他在塞西尔县娶了一位虔诚的年轻女士，继续住在那里；他死后，被安葬在布道所的东侧。“在那个时候，似乎除了黄樟树颈和波西米亚庄园的卫理公会外，该县还没有卫理公会。这个“布道所”一定是在颈部的老约翰敦房子，或者是在庄园的贝塞斯达。

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们的结论是，约翰-加雷特森先生（似乎被埋在附近）是其创始人，时间在1775年至1778年之间；它是卫理公会在此岸的第二个布道所。

葬礼后的第二天，加雷特森先生在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方面发挥了作用，这个人担心他的宽限期已过，登上了一棵树，准备上吊自杀。

今年在加雷特森先生的传道下归向上帝的人中，有来自马里兰州肯特县的安德森博士，他长期以来是卫理公会的装饰品；还有来自切斯特敦的哈里斯牧师的女儿，她是特拉华州里奇利博士的妻子。在安妮女王县，西格先生在他的时代是一个支柱；还有苏德勒先生和费迪曼先生。

1778年11月，在塔尔博特县的一次季度会议上，约有15人在季度会议结束后

的晚上在帕罗特先生那里举行了一次祈祷会。加雷特森先生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哈特利先生和他的兄弟理查德-加雷特森的协助。这是一次强有力的聚会，持续了六个小时，在凌晨两点结束。有五个人—怀特博士、他的两个姐妹和另外两位年轻女士—被释放了。此后一段时间，怀特博士从特拉华州肯特县搬到马里兰州的多尔切斯特。他于1799年在剑桥定居，一直居住在那里直到去世。无论是在特拉华州还是在马里兰州，他都是卫理公会的支柱。1823年，我们与这位医生共度了一个晚上。

怀特博士有一个兄弟，他的名字叫约翰，他在健康时曾是卫理公会的一个大迫害者。1778年秋天，他生病了，变得非常忏悔，乞求他所鄙视的卫理公会的祈祷。加雷特森先生看望了他，并在他生病时经常与他一起祈祷。在他死前，主在他家的祷告中让他的灵魂得到了自由，当时他见证说，上帝的爱在他的灵魂中流淌，他已经准备好并愿意去死。加雷特森先生在他的葬礼上向一大批受影响的听众讲道。

怀特博士的另一个兄弟，叫塞缪尔。他曾一度住在多佛尔；他也是一名卫理公会教徒。他的一些后人在费城。

当加雷特森先生在萨默塞特、苏塞克斯和肯特郡种植卫理公会，阿斯伯里先生和其他人在浇灌时，当地的传教士特纳先生于1778年从新泽西州来到新堡郡，是鸭溪上方的阿波基纳明克的第一个卫理公会传教士。在他手下被唤醒的其他人中，有刘易斯-阿尔弗里，他从一个大罪人变成了一个有用的卫理公会传教士。在他家，靠近Field's Corner的地方，有布道会，并成立了一个协会；从这里开始，卫理公会传播到Blackiston's、Thoroughfare Neck、Duck Creek Cross-roads、Severson's和Dickinson's或Union。

在这之后，特纳回到了泽西岛，与家人团聚，打算过一段时间后成为一名巡

回布道者。在工作中，此时正在泽西岛讲道的鲁夫弟兄敦促他立即进入巡回区的常规工作；他用这样的论点说：“假设你知道你只有两个星期的生命，你会不会用它们在巡回区讲道——每天努力把罪人带到基督面前？”特纳回答说：“是的’。

当鲁夫弟兄来到他的邻居家时，也就是这次谈话后的两个星期，特纳弟兄已经死于小痘痘。

第三十三章。

1778年，大约有10或12名新的劳动者进入了巡回传道的生活。1779年的会议记录显示，罗伯特-克劳德停止了巡回，这意味着他在1778年就开始了巡回传道。他在特拉华州的纽卡斯尔县长大，在威尔明顿上方。罗伯特-克劳德先生似乎是特拉华州的第二个卫理公会巡回者。他在1785年再次参加了这项工作。

这一年的会议记录中出现了两个人的名字，即弗吉尼亚人理查德-奥格本和丹尼尔-杜瓦尔，他们只继续工作了一年。

约翰-贝克巡回传道了两年。

威廉-摩尔不定期地参加了大约三年的工作。他是第一个在巴尔的摩加入卫理公会的知名人士。

菲利普-亚当斯，可能是弗吉尼亚人，继续巡回和布道，直到1781年，他被死亡召唤去接受奖赏。

约翰-阿特金斯巡回了大约四年。

詹姆斯-奥凯利先生在1780年第一次被阿斯伯里先生亲自认识。他当时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也是一位热心的传教士，他会在半夜起来，在祷告中倾吐他的灵魂。他在1784年教会的组织中被任命为长老。几年来，他在教会中担任高级职务——作为一个地区的负责人担任长老，他很有用，而且有很大的影响力。他是1789年召开的第一届理事会的成员。1790年，他给阿斯伯里先生写了一封信，抱怨他的权力，并请他在主教生涯中停顿一年，否则他将不得不利用他的影响力来对付他。1792年，在第一届大会上，奥凯利先生提出了一项决议：“如果任何传教士觉得自己因主教的任命而受到委屈或压迫，他应该有特权向大会提出申诉，由大会考虑并最终决定此事”——这项决议被否决。

于是，他退出了卫理公会，并成立了一个名为“共和卫理公会”的组织。这是第一次从卫理公会中分离出来。在弗吉尼亚州的南区，奥凯利先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这里，他和他的追随者在卫理公会中产生了许多混乱，但从未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得很远；而且，在今天，他们只在历史上有名。1802年，阿斯伯里先生在弗吉尼亚州的温彻斯特与奥凯利先生进行了最后一次会面。他们在和平中会面，询问对方的福祉，一起祈祷，然后和平地分开。

在受奥凯利先生关于教会管理和卫理公会主教应拥有的权力的观点影响的传教士中，威廉-姆肯德里牧师是其中之一，他在1792年以书面形式向阿斯伯里先生递交了辞呈。但是，由于地区会议同意让这些不满意的传教士继续在卫理公会中传教，只要他们保持安静，不激起分裂，M' Kendree先生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在这之后的16年里，他被选为卫理公会主教并被按立为主教。

Richard Ivy先生是弗吉尼亚州苏塞克斯县人。1782年，他在西泽西州讲道，

据托马斯-瓦尔牧师告知我们，一连美国士兵带着他们的军官来到他的一个约会地点，要逮捕他。军官们把剑交叉放在桌子上，他把赞美诗书和圣经放在桌子后面，他站在桌子后面讲道，他们坐在桌子前，想知道他是否是国家的朋友。在结束他的演讲之前，他用手打开了他的胸膛，并这样对他们说。“先生们，我很想向你们展示我的心。如果它不为合法的自由高高跳动，愿它永远不再跳动。”他的呼吁是如此的有力，以至于军官们垂头丧气，卫理公会教徒们泣不成声，喊着阿门一院子里的士兵们挥舞着帽子，为卫理公会的牧师欢呼。胜利是在主的一边。当教会成立时，他是最初的长老之一。作为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他从泽西岛到乔治亚州都很有名。他拥有快速而坚实的部分一是一个圣洁的、自我否定的基督徒，活得很有用。在他参加工作的18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一个地区的长老。他于1794年离开，以照顾他年迈的母亲，并于1795年在和平中去世。

约翰-梅杰先生是一个弗吉尼亚人，一个充满信仰的基督徒。作为一个传道者，他用感情的力量和眼泪的力量武装自己，他的听众不得不承认，“融化的是融化的心”。他经常从演讲的开始到结束都在哭泣，在他的时代被称为“哭泣的先知”；尽管他作为圣言阐释者的能力并不高，但他的灵魂对听众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的作用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通过几分钟的演讲，他往往比其他通过最智慧、漫长和费力的努力产生更快乐的效果。他的声音经常消失在深受影响的听众的哭声中。那些不以宗教为借口的人几乎和卫理公会的人一样喜欢这个好人。他是卫理公会派往乔治亚的第一批传教士之一。在巡回宣教十年后，他于1788年在完美的爱的见证下去世；并被安葬在奥古斯塔上方的赫伯特兄弟家。在他下葬后，一个可怜的罪人站在他的墓前，边看边思考，他认为自己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他被唤醒了，获得了宗教信仰。

亨利-威利斯先生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布朗斯维克县。他的天赋和后天能力都很高。他确信主耶稣基督已经呼召他从事牧师的工作，他觉得在他的健康和

体力允许的情况下，他有责任继续从事这项工作，直到死亡。他是阿斯伯里先生被任命为执事和长老后的第一位传道人；他是在圣诞节会议后不久在弗吉尼亚州被按立的，当时阿斯伯里先生正在前往南方的途中——他在会议上被选为这些职位，而他却没有出席。在确认这些命令时，主教选择了一个可以开始接手的主题；在阿斯伯里先生的评价中，没有哪位传道人比亨利-威利斯更高。

他陪同阿斯伯里先生来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并协助将卫理公会引入那个邪恶的地方。阿斯伯里先生让他负责该工作的一个部门。他被教会的首脑们视为上帝的伟人，在整个卫理公会中享有盛名和荣耀。1790年，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不适合担任巡回传道人的职责，于是他来到费城经商；但他在这个城市没有停留多年。1791年，他在《会议记录》中被提到作为驻扎在费城的负责人。1792年也是如此。1793年，他在本市与迪金斯先生一起从事图书生意。他徘徊了好几年，有时显然接近死亡，然后又在基督徒的坚韧支持下重新振作起来：而他的灵魂的幸福则在他开放的微笑的面孔中闪现出来。1801年，他在Pipe Creek定居，这里是卫理公会的原址。他在这里一直呆到1808年初，当时他带着对上帝坚定的信心和对救世主胜利的信仰，离开了这个世界。阿斯伯里主教在他死后第一次来到管溪，当他不能再看他热切喜爱的人时，他习惯性地走到他的墓前，对着他沉睡的遗体说了下面的独白：“亨利-威利斯，啊！我何时才能再看你这样的人？安息吧，上帝的子民！你安静的尘土并没有被唤醒。你安静的尘土没有被召唤去从事八个月内骑行五千英里的劳动，去参加十个会议，从缅因州到卡尤加州到密西西比州，到恐惧角。你不会劳累，计划七百名传道人的工作岗位，也不会参加营会，每天参与传道，耗费本该用于睡眠的时间，写一封又一封的信。”

在1778年的会议上，菲利普-加奇先生取得了一个位置。当他去弗吉尼亚州时，迫害没有达到同样的程度，但他的健康很快就不行了，因为在野外布道时过

度劳累和暴露在空气中；所以在1778年的会议上，他没有得到任命；1778年1月14日，他与托马斯-史密斯的女儿，波瓦坦县的伊丽莎白-史密斯结婚。她和她父亲的家庭，是弗吉尼亚州改革的第一批成果。虽然在这之后他没有得到正式的任命，但他在住所附近的一些巡回区担任监督工作，并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到处巡回和布道，直到工作的稳定和家庭的忧虑使他的心态调整到一个更有限的范围。

当导致目前教会组织的争论出现时，他是监督南部工作的三人之一，目前的状况部分归功于他们；鲁本-埃利斯和约翰-迪金斯是另外两人。他是由委员会审核成员的规则的推动者和维护者；从他在事务部门和讲台上的工作来看，可以说他承担了当时的负担和热量。约翰-梅杰(John Major)受到普遍爱戴，很有用处，以温柔和泪水而闻名。理查德-乔伊(Richard Joy)作为一个基督徒和一个传道人站在高处。亨利-威利斯(Henry Willis)在高级权威的判断中是无与伦比的。詹姆斯-奥凯利(James O' Kelly)是一个热情的南方人，也是一个热情的、热心的传道人，在南方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当他继续与阿斯伯里在一起时，他做了很多好事；当他退出时，他利用他的影响力来组建一个党派，有一段时间他取得了成功；但是，正如小树不能在大树的树荫下茁壮成长一样，奥凯利先生的植物在更古老、更粗壮的卫理公会树荫下枯萎了。

第三十四章。

1779年年初，阿斯伯里先生进入肯特郡东部刚刚形成的一个小巡回区，从米斯皮利安到鸭溪。在刘易斯先生、博耶先生、多佛、希利亚德、理查德-肖、威廉-托马斯和寡妇杰克逊家布道后，他在肖先生家举行了季度会议。在这次

聚会中，大家都很有感触，很多人在寻求救主。

大约在这个时候，阿斯伯里先生听到了一些令人高兴的消息；可能是，“他在1777年写给兰金先生的一封信，其中他认为美国人将成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他们与其中的许多人感情深厚，不能离开他们；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在上帝的领导下，在这个国家有一项伟大的工作要做，”这封信落入美国官员手中，使他们对他的意见和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拉华州州长凯撒-罗德尼阁下意识到这一点，对他和卫理公会相当有利。

1779年4月1日，加雷特森先生被天意引领到特拉华州苏塞克斯县的赛普勒斯沼泽地区，到了一个叫Sound的地方。在宣讲了五、六次如同锤子和火的布道后，他宣读并解释了卫理公会的规则；并和约有40名哭泣的忏悔者加入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一直持续到现在。人们对听他讲道非常感兴趣，以至于他们步行十到十二英里来到他的住处，跟着他问：“我必须做什么才能得救？”在这里，反对卫理公会的声音比其他一些地方要温和一些；一个人成立了一个读书会，想把人们读成实践性的基督教；但他很快就被彻底唤醒了，于是他放弃了反对，加入了卫理公会。圣公会教会的人雇用了他们的一位牧师来给他们传教；在他讲了一次道之后，他遇到了加雷特森先生，从他那里了解到了卫理公会的情况；于是，他扔掉了合同，再也不对他们传教了。

大约在这个时候，加雷特森先生徘徊了一整天，想找一个开口说话的地方，结果发现自己在柏树沼泽里迷了路。当他准备在地上住宿时，夜里又黑又湿，他看到远处有一盏灯，于是向它走去，发现了一所房子，他在那里得到了庇护。他的主人仔细观察他，并可能怀疑他可能在招待一位天使，就问他：“你是什么人，或者你是谁？因为我确信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人；”有人回答说：“我是我们受祝福的救主的追随者。”然后他们一起敬拜上帝，并退下休息。这家的女人经历了一场奇怪的苦难；十三天里她不吃不喝。许多人来

看她的死，这时她突然从床上站起来，说：“你们以为我的是身体的疾病，其实不是，现在我知道造我的人爱我。她宣称，她“爱主，经常祷告，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死法，她死后会去天堂；她知道加里特森先生是神的人，是主派来改造世界的人”。她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女人，而且看起来很受上帝的宠爱。

在美国许多新定居的地区，人们很少听到布道，直到卫理公会的传教士来到他们中间。在半岛的一些地方，人们根本没有宗教信仰。加雷特森先生告诉我们，他在柏树沼泽地区遇到一个人，“问他是否认识耶稣基督。先生，”他说，“我不知道这位先生住在哪里。为了避免他误解我的意思，我重复了我的问题，他回答说，我不认识这个人”。

在这些宗教最匮乏的地区，当卫理公会成员来到他们中间时，人们通常最容易接受救世主；这些道德的荒原很快就被他们热心的追随者填满了。加雷特森先生在这个地区建立了几个布道所；如格雷的、韦斯特的、伍德的和埃文斯的；大约在1785年，海湾教堂成立了。这是继西北福克的白布朗教堂和布罗德克里克的摩尔教堂之后，该县的第三个教堂。

1779年4月28日，北区会议在怀特法官家举行，阿斯伯里先生主持会议；会上有很多祷告、爱和和谐，所有在场的传道人都同意按照同一规则行事。我们可以从会议记录中了解到，下列传道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弗朗西斯-阿斯伯里、威廉-沃特斯、丹尼尔-鲁夫、约翰-库珀、弗里伯恩-格雷特森、约瑟夫-哈特利、托马斯-姆克鲁尔、迦勒-B-佩迪科德、威廉-吉尔、托马斯-S-楚、约瑟夫-克伦威尔、菲利普-考克斯、约书亚-杜德利、刘易斯-阿尔弗雷、理查德-格雷特森和米凯亚-德布雷尔。

这次会议是为了方便北方的传教士，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在会议上见面，并

被认为是弗吉尼亚会议的准备工作，该会议于1779年5月18日在Fluvanna县的Broken-back教堂举行。威廉-沃特斯（William Watters）牧师被派往特拉华州会议，代表其在弗吉尼亚州会议上的情绪。1777年鹿溪会议上提出的、1778年利斯堡会议上提出的执行法令的问题被提出来，经过讨论，在弗卢万纳会议上得到了肯定的支持。由于迟来的希望让人心痛，这些弟兄们在周围黑暗的环境中看不到从卫斯理先生那里获得这些希望的前景，就开始工作以帮助自己。他们分派了一些最年长的传教士在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的工作中巡回，主持洗礼和圣餐仪式，并举行结婚仪式。这些教友在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中没有任何考虑，只是为了那些在他们的传道下被带到上帝面前的人们的利益；他们非常希望从他们的精神导师那里接受教规。然而，这项措施被阿斯伯里先生和所有同意他的人视为卫理公会的创新，而且只持续了一年；因为在下一次会议上，他们同意暂停一年；并且征求卫斯理先生的意见，他们会遵守卫斯理先生的判断；直到1784年科克博士来了，他们才再次恢复。

在1779年的会议记录上，可能是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附近的米蒂申，作为一个新的巡回区出现。在半岛上，特拉华州。在弗吉尼亚州，Mecklenbury代替了Lunenburg。在北卡罗来纳州，新希望和塔尔河。费城与新泽西连在一起，切斯特巡回区被恢复为会议记录。一共有19个巡回区，有44名传教士驻扎在那里。在纽约有几个卫理公会的人，今年没有返回。新泽西州有140名成员返回；宾夕法尼亚州有179名；特拉华州有795名；马里兰州有近1900名；弗吉尼亚州有近3800名；北卡罗来纳州有约1500名；总计约8300名；增加了3000多人。在1778年会议期间，最繁荣的是半岛和北卡罗来纳州。

在1779年的会议记录中，阿斯伯里先生代表特拉华州，他的同事有C. B. Pedicord、Freeborn Garrettson、Lewis Alfree和Micaijah Debruler。

1779年5月，在苏塞克斯郡的圣约翰斯敦地区开始了一项伟大的工作，当时有

一个年轻人去世了，他的名字叫John Laws。他在病中了解了真正宗教的本质，他的经历和见证对他的家人和邻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从未像他那样从一个垂死的人那里听到过胜利的“燃烧的话语”，也没有看到过战胜死亡的胜利。许多人被他的劝告所影响，改革他们的生活，寻求主。阿斯伯里先生曾在他生病时探望过他，在他皈依上帝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并在他的葬礼上向大约一千人讲道。在威廉-劳斯（William Laws）那里继续布道，这一年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协会，该协会在圣约翰镇仍有代表：一在这之后的六、八年里，卫理公会在这里建了一座小教堂。

1779年6月，阿斯伯里先生进入新堡县；第一次在刘易斯-阿尔弗里家讲道，他是他的同事之一。这一年的剩余时间里，阿斯伯里先生在特拉华州传教。由于他受了很大的折磨，他和阿尔弗里先生一起到路易斯敦和海边洗了一两次澡，他发现这对他很有好处。

特拉华州Lewistown的一位Wolf先生向Garrettson先生发出邀请，请他到他们中间来，并在Mispillion附近见到了他，把他带到了他家。屠宰场和Lewistown之间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并对他的面相有些好奇。1779年7月6日，知道有一个人要经过那个地区，他们有机会看到一个人。当加雷特森先生经过他们的门时，有些人说：“他在那里。”其他人说：“哦，他就像另一个人。”到达路易斯敦后，他开始在沃尔夫先生的家里讲道。不久，他的兄弟J. Wolf带着枪和鼓来了；敲完鼓后，他似乎要用枪指着传教士。会众中的女性被惊动了，加雷特森先生停止了布道。不久，镇上的治安官来了，在监禁的威胁下，命令迫害者退下，布道结束了。加雷特森先生被提议到法院去讲道；但沃尔夫*在其他人的支持下紧随其后，他们生起大火，想用热气把人们赶走。如果失败了，他就在屋子里敲钟，以淹没演讲者的声音；有人提供了一个大的私人房间，人们就退到那里，在那里完成了讲道。

这还不是卫理公会成员在路易斯敦遇到的所有反对意见。听过加里特森先生在那里的第一次布道的长老会牧师告诉一些人，他提出了19个错误。看来，他宣布禁食，以查明是谁委托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并发现他们不是“由上帝派遣和任命的”，因此，一定是由魔鬼派遣。但是，尽管有恶人和牧师的反对，人们还是翻阅了他们的《圣经》，发现卫理公会传讲的是《圣经》的真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相信了，于是一个协会成立了，现在还在继续。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它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0人。

在接下来的主日，Garrettson先生在Lewistown讲道；并到一条河边讲道，恶人威胁要淹死他。但没有人骚扰他。在去另一个约会地点时，他被一个身穿士兵服装、手持棍棒的人追上，他说他来了20英里为他辩护。他听过加里特森先生在其他地方的讲道，相信他的教义，就宣布准备和他一起走一千英里来保护他。

加雷特森先生在苏塞克斯郡的森林里讲了几天道，主通过他的传道唤醒了许多人。下一个走过这片土地的卫理公会传教士是可爱的Pedicord。

Garrettson先生接下来回到三岔口，在多切斯特县边缘的一栋房子里向大批会众讲道，并持续讲了两三个小时；因为主在人们中间大有作为。在他结束后，一个地方官试图把他送进监狱。警长带着他的命令来了；但是加里特森先生看着他的脸，让他知道他是“去做主的差事”，如果他坚持与神对抗，后果会是什么。当警长听完他的话后，脸色一沉，回答说：“阻止你真是太可惜了。”加雷特森先生继续前行。

正是在1779年，他进行了那个成功的主日的劳动。”他在日出后不久在多佛尔讲道。九点，向数百名站在或坐在博耶弟兄家树下的人讲道，上帝的能力在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展现。一点钟，在Murder-kill的树下，对听众讲道。他的

第四次布道是在米斯皮利恩的威廉姆斯弟兄那里进行的，在那里他似乎比在其他地方有更大的自由。一位贵格会的传教士听了这最后一次讲道，说他“如果有人这样做的话，他是靠圣灵说话的”。但当听说这是他当天的第四次讲道时，又说他是个骗子，因为这不过是意志崇拜。他在四次布道中讲了六个小时；尽管他只吃了一点牛奶和水作为营养，但几乎没有感到任何疲倦。似乎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耶稣”。有一个人（可能只有一个人）仍然活着，他在七十五年前听过这四次讲道，那就是士麦那的戴维斯法官。

自上述文章写完后，艾萨克-戴维斯先生已经去世，享年九十二或三岁。他与卫理公会的关系在七十到八十年之间。他在家很慈祥；在善意和这个世界的物品方面很丰富。

这一年，在德尔州苏塞克斯县的西北福克，加雷特森先生星期天来到布朗先生那里讲道。整个上午他都受到了敌人的骚扰。一大批会众聚集在一起，他在树下对他们进行了非常自由和有效的讲道。白布朗的一个兄弟也参加了这次聚会；下午，当加雷特森先生和他的大约三十个朋友要去特平先生那里聚会时，这个人在和他一起的比列之子的催促下，拦住了他，向他出示了一把上了膛的枪，并命令他停下来。这群人，其中许多是妇女，瞬间就从马背上下来了。布朗的妹妹也在其中，抓住了枪，并逮捕了他。这个邪恶的人，在这之后不久，就开始忏悔，并加入了卫理公会。

1779年，哈特利先生在8月和9月期间被关在伊斯顿的监狱里，看到主的手臂在该镇显明出来，建立了一个卫理公会：这就确定了卫理公会在伊斯顿的日期。他被关了将近三个月。在监狱里，他通过窗户的栅栏向聚集在监狱周围的人们讲道。许多人被唤醒，并被带去寻求主；因此，在伊斯顿成立了一个卫理公会，该会至今仍在继续。起初，毫无疑问，人们来到他的监狱是出于好奇，想看看那些颠覆世界的奇人之一，当时他抓住机会，向他们传讲耶稣。

但很快就成了一个习惯，那些想听的人，那些为自己灵魂担忧的人，每天都会聚集在一起，接受他的指示，了解他们如何才能得救。他的敌人看到他们在推动这一事业，就想逮捕他们；又怕他会使整个城镇和国家改变信仰，就把他保释出来了。把他送进监狱的地方官病倒了，派人去监狱找他，让他来和他一起祷告，并作了这样的忏悔：“当我把你送进监狱的时候，我在和上帝作对；我的良心告诉我，我做得不对，现在我就要离开世界了，请为我祷告。”他对旁人说：“不要以为我失去了理智，或者对我所说的一无所知。这是神的仆人，我请求他能为我的葬礼传道，因为他传的是真正的信仰。”然后他要求他的妻子和孩子接受卫理公会；并希望哈特利先生能负责他的家庭。这个人死后显然是一个真正的忏悔者，他为自己所做的错事做了所有可能的补偿；如果他活着，很可能会成为卫理公会的一员。

因此，我们希望他和哈特利先生早已在一个更幸福的世界里相遇。

哈特利先生出狱后不久，就与塔尔博特县的一位虔诚的年轻女士结婚。在特拉华州传教了一段时间后，他于1781年定居在塔尔博特县，靠近海湾边。阿斯伯里先生对他的评价是：“我发现对妻子的照顾使我的年轻朋友开始变得谦逊，并使他变得非常好教。我一直认为他总是带着巨大的帆；但他现在会有压舱物”。1783年，阿斯伯里先生在他家讲道。加雷特森先生说：“他在定居后没有活多久——是一位优秀的传教士，非常有用，死后去了荣耀之地。”他被埋葬在马里兰州塔尔博特县。

在美国卫理公会的第一个时代，季度会议是最重要的会议。它吸引了远道而来的卫理公会成员；并被视为一个能带来非同寻常的精神利益的季节；而且他们常常在这些会议上实现他们的最高期望。今年在多佛附近举行的一次聚会上，可能是在肖先生家，据说有六七百人出席，他们来自萨默塞特、苏塞克斯、卡罗琳、安妮女王、肯特和新堡等县，还有一些来自费城，距离七十

五英里。当营地会议出现时，它们是伟大的会议：它们使季度会议的特点沉浸；而它们又被四天和旷日持久的会议所沉浸；现在，卫理公会没有像上述会议那样吸引人们并引起他们的兴趣。

就在这一年，阿斯伯里先生开始认识了姆高医生。只要他们还活着，他们之间就有友谊和亲密关系。阿斯伯里先生和加里特森先生都以最高的措辞评价博士为他们和卫理公会的事业提供的良好服务。通过姆高先生的友谊，一些传教士获得了接触一些家庭的机会，并成为卫理公会成员。此后不久，博士成为费城圣保罗教堂的校长。科克博士在美国度过的第一个主日，他在圣保罗教堂为姆高博士讲了一次道，又在圣乔治教堂讲了一次道。当科克主教和阿斯伯里主教在这个城市讲道时，博士通常是听众之一。

今年在爱德华·怀特博士的谷仓举行的季度会议上，阿斯伯里先生、加雷特森先生、鲁夫先生、哈特利先生和姆克鲁尔先生出席了会议，另外还有三位神职人员，尼尔先生、多佛的姆高博士，还有米尔福德以北的老教堂的索恩牧师，在友谊中帮助卫理公会的人。就在这次会议结束时，怀特博士的儿子，一个六岁的男孩，掉进了井里，但被他的姐姐仁慈地保护起来，没有一头栽下去。当他到达水面时，他紧紧抓住井的两侧，直到他的父亲下去，带着感恩的心把他带上来。

1779年，多佛新教圣公会的牧师姆高博士建立了一座小教堂，并为礼拜活动开放。这座教堂被称为“森林教堂”，是卫理公会在特拉华州的第一座会议厅。后来，它被称为“托马斯教堂”。

第三十五章。

今年秋天，在英国军队离开费城后，加雷特森先生来到费城，恢复卫理公会。从8月到10月，他在该市工作，由考克斯先生接替，他访问了切斯特巡回区；然后去了新泽西，在那里他为一些引人注目的皈依者感到高兴：一个是一百零一岁的老人；另一个是阿克萨-波登，她从小是朋友，非常严肃，年轻时经常读圣经。有一天，在阅读和冥想的时候，一股属天的亮光和安慰流入她的灵魂，她喊道：“亲爱的耶稣；”并感到基督是她的救主。她的朋友们担心她的严肃会以忧郁而告终，就把他们的朋友召集起来，用小提琴和舞蹈，努力把从严肃中唤醒。她被说服去参加罪恶的娱乐活动，直到她被激发出快乐的生活。但是，想起她以前的幸福，一种深深的阴霾很快就笼罩了她的灵魂；她的语言能力下降了，她用断断续续的口音艰难地说话，很快就失去了所有的语言能力，一种哑巴的精神似乎占据了她的。她得出结论说，她自己穿衣服，或做任何种类的工作，甚至翻开给她看的书的一页都是错误的。她的家人把她关在一个房间里，搬走了所有她可能用来毁灭自己的工具，然而她并没有被诱惑去做。在她的印象中，有一个人，离这里大约13英里，如果她能在他们中间，他们将是恢复她语言能力的途径。通过迹象，她向她的亲属表明了这一点。有人曾试图找到这些人，但没有成功。第二次尝试是成功的。鲁夫先生在场，召集了一次会议，相信上帝会赶走这个哑巴的灵魂。向上帝祷告了三天，救主的爱在她心中流露出来；在哑了两年之后，她的舌头松开了，她开口说话，赞美上帝。

据说这件事发生在新米尔斯的威廉-巴德先生家里；当正在给婴儿喂奶的巴德夫人听到阿克萨（已经两年没有说话了）说话时，她非常惊讶和震惊，以至于差点把孩子摔在地上或炉子上。

威廉-巴德先生的孙子，上面提到的（同名），是这个城市的联合卫理公会教会的主要成员，向我们保证，他听到他的母亲担保Achsah Borden的案件的

要事实，以及他们发生的地方。

大约在这个时候，Garrettson先生来到了New Mills。他和一些卫理公会的人一起陪同这位年轻女子到她母亲那里，并被当作天使一样接待。加雷特森先生在会上讲道，人们听得津津有味，仿佛他是一位使徒。许多人看着阿克萨的天国面孔而受到影响，她现在能够说话和工作，并在救主的爱中感到幸福。有些人准备得出结论，卫理公会的人几乎可以创造奇迹。波登小姐的母亲住在波登镇附近，加雷特森先生陪她去她母亲家时所讲的道，效果很好，是卫理公会在这个地方第一次讲道。见他的生平，第97、98页。

当卫理公会在半岛以及南部和西部的其他地方如此扩大的时候，它在泽西岛也取得了一些进展。虽然这部分工作并没有得到巡回传教士的关注，因为敌对的军队在这里相互争斗；但也有一些当地的传教士在做他们能做的事情。本杰明-艾伯特（Benjamin Abbott）牧师是其中的佼佼者，在他与卫理公会保持这种关系的16年里，他可能是卫理公会有史以来最可用的人。他看到主的臂膀在他的服事下显露出来，使各种人都得到了改变；平和的朋友们找到了比他们所受的训练更属灵的宗教；那些曾在小提琴声中跳舞的人，经历了基督的爱，“使他们的心欢快地跳舞”；醉酒者被带去跪地求饶；而偏执的教士，在其“火热的灵魂中死亡像影子一样徘徊”，被改变成羔羊的温和态度。

似乎是在1779年，阿伯特先生在泽西岛进行了他的第一次布道之旅。在他在曼宁顿的传道下进行的伟大工作，促使新米尔斯的卫理公会成员邀请他们那里去；在这里，人们第一次看到他的传道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使人们匍匐前进。这种新的发展起初使他们惊慌失措，但当他们看到被杀的人作为上帝的见证人而复活时，他们又为之欢欣鼓舞。在一些找到主的人的欢呼声中，镇上的人开始惊慌失措。从新米尔斯出发，他走了几英里，在一个长老会教堂里讲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许多人被唤醒了，大约有12人重生了。教会

的一位执事得到了重生，成为卫理公会的成员。一个非常粗俗的年轻人，被称为“说脏话的杰克”，被唤醒，并成为一名基督徒。在场的一些印第安人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些人可能是布雷纳德先生为之工作的人的后代。

他在特尼普山举行了一次有意义的聚会，并与一个家庭花了一些时间进行交谈和祷告，结果有一个灵魂皈依了上帝，之后他来到特伦顿，在长老会教堂举行聚会，因为军队占用了卫理公会的小教堂作为马厩。这是我们看到的关于卫理公会在特伦顿有一个礼拜场所的第一个通知。

他接下来去了他的亲戚家，在那里他的谈话和祷告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带来了救主。他的下一个约会是在S. F. 那里；这可能是在Fiddler弟兄那里，这是泽西的一个古老的卫理公会家庭。在这里，他有一次强有力的聚会。一位上尉带着他的士兵来逮捕阿伯特先生，他被神的灵强烈地抓住，以至于哭着求饶。经过六个星期的深陷困境，期间他的朋友们看着他，以免他自我毁灭，他成为了一个快乐的基督徒。

在他的下一次聚会中，一个灵魂被带入了福音的自由。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贵格会妇女因前一天晚上做的一个梦来到这次聚会。

两只鸽子会把她带到一个像水晶一样清澈的泉水边，在那里她可以喝个够。她被唤醒了，在经历了三天的深重痛苦之后，有幸喝到了那不随生物幸福而渴求的水。阿伯特先生在这之后的16年里见到了他的这个属灵的女儿，发现她正在前往天堂的路上。

接下来，他在一个会所（可能是霍普韦尔）向大批会众发表演说，该会所由怀特菲尔德先生的弟子建立，名为“新光”，距离特伦顿约9英里。在他的亲戚中，他花了一天时间谈论他所经历的幸福变化，并向他们推荐同样的宗教；

这也是一种有益的效果——许多人流下了眼泪，其中一些人尝到了耶稣之爱的甜头。他的一位姨妈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结束聚会回家时，周围闪耀着光辉的光芒，使她确信自己应该加入卫理公会。

他的敌人威胁要给他涂上焦油和羽毛，有些人建议他不要去赴下一个约会。他没有被恶人的威胁所吓倒，而是去了，见到了一大群会众，没有人要对他施暴。那是一个从主的同在中得到安慰的时刻。人们流下了大量的眼泪——一些人承认自己是正义的，许多人被激起来，通过悔改、祷告和信仰，寻求在基督里的拯救利益。

他在新米尔斯讲道，结束了他这次探访的工作，那里的人们成百上千地出来听这位非凡的真理使者讲他的告别讲道。作为这最后一次讲道的成果，有16人称义，2人承认接受了完全之爱的祝福。在默瑟县和伯灵顿县的这两周行程中，他的努力以近40人皈依救主为荣，同时有几个人承认了基督全能之血的祝福，许多人被唤醒，看到并感受到他们因罪而面临的永恒死亡的危险，以及他们绝对需要对救世主的拯救，以便在天堂里与上帝获得永久的幸福。

许多福音传道人在一年结束时都不能像阿伯特先生在这两个星期的轮回中震起那么多的谷穗：我们可以说得更多——他的一次演讲的直接和中间结果往往比许多所谓的福音传道人的终身传道更有助于罪人的救赎。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新泽西州的詹姆斯-斯特林先生成为一名卫理公会教徒。本杰明-阿伯特牧师似乎是他信主的工具，他说：“在一个星期六晚上，我梦见一个人来到会场，呆在教室里，讲的内容是我以前从未听过的。第二天，詹姆斯-斯特林来参加聚会，呆在教室里，讲的内容与我在梦中听到和看到的差不多。会后我对我妻子说，这就是我在梦中看到的那个人，主会把他加入他的教会。不久之后，他就彻底觉醒了，皈依了上帝。他仍然坚定地站

在我们中间，是一个有用的、杰出的成员，为我们许多传道人和成员所熟知”。斯特林先生与阿伯特先生非常亲密，并对他有热情的友谊。第二年，当他在宾夕法尼亚州进行著名的巡回布道时，他和他在一起：另外，1781年，当他在马里兰州肯特县时，他也和他在一起。他似乎对阿伯特先生的工作所带来的强有力的聚会感到很高兴。斯特林先生居住在伯灵顿，在那里他对卫理公会的事业有很大的支持。1818年，加雷特森先生最后一次见到他。他说：“他当时是一个非常老的人，被限制在床上，看起来很无辜，很快乐”。他在该镇做了多年的商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四十多年来，他一直与卫理公会联合；我们可以推测，他是新泽西州最有影响力的成员。

斯特林先生的伴侣在1779年成为卫理公会成员。她似乎加入了在霍利山聚会的班级；而且是当时唯一属于这个班级的年轻单身人士。当托马斯-瓦尔先生加入该社团时，她非常高兴，认为她会在这个年轻的门徒身上找到一些伙伴。1785年，她与斯特林先生结婚，并与他生活了很多年。

在她的灵魂中居住的精神的恩惠下，她自然而然的有目标的性格闪耀着更大的光泽。她以平衡的灵魂坚持她的道路，使她的生活符合《圣经》所教导的纯正的基督教，以及她的精神导师对其的解释。丽贝卡-斯特林夫人在她丈夫去世后又活了几年；在卫理公会中从事了60多年的职业和宗教实践后，她在81岁时平静地迎接了死亡；给她的亲属和朋友留下了一切保证，即她的灵魂与主同在。斯特林先生和夫人与许多最早的卫理公会成员一起，在新泽西州的伯灵顿安息。

第三十六章。

这项工作在宾夕法尼亚州也在扩大，卫理公会被引入兰开斯特和伯克郡。

大约在1779年，卫理公会的传教士被派去向德穆尔在伯克郡边缘的残余羊群传教并负责他们的工作。我们从来不知道德穆尔属于哪个基督教派。据说，“他是善良的埃文斯先生的弟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传道时，作为劳动和大声说话的殉道者死去”。我们最好的猜测是，他是新光教徒，或怀特菲尔德先生的追随者之一。在他死后，他的子民因被忽视而开始消亡，直到卫理公会成员的努力使他们恢复。这一任命，几年来属于切斯特巡回区，被称为“老森林”。这座古老的小石教堂大约建于1773年。当这个教堂并入卫理公会时，有两个成员，即亚伯拉罕-刘易斯和约瑟夫-凯伯里，他们都是社区里的知名人士。

1858年，这座小教堂被一座具有现代风格和外观的新建筑所取代。老房子在1780年被卖给了卫理公会；在它矗立了85年之后，它让位给了新房子。

大约在同一时间，在兰开斯特县的门诺教派中开始了一项了不起的工作，它把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带到了苏德斯堡、贝姆神父那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这项工作是以如下方式开始的：马丁-比姆先生在皈依上帝之前，就被他所属的门诺教派选中，成为他们的传教士。他们选取传道人的方式是一“集合在一起，进行投票；然后，从得票最多的人中选出三个或更多的人，把他们的名字写在纸条上，在一张纸条上写上‘这就是牧师’；然后把纸条放在一本书里，也许是一本圣经，当每个被提名人抽出一张纸条时，抽出写有‘这就是牧师’的纸条的人，就宣布被正式选中。”这样……在马丁-贝姆还没有打算传教的时候，他就成了传教士。他询问他必须传讲什么？他们告诉他要传讲“悔改和信仰”。他非常尴尬，就像这些传道人在他们的新职位上经常遇到的那样；在行使他的职能时，他被唤醒了，并在实践中认识了救世主；现在他传了这么多的悔改和信仰，以至于门诺教派开始醒悟到发自内心的宗教，并伴随着

兴奋；马丁-贝姆被他以前的教会朋友所抛弃；当时他和那些“获得类似宝贵信仰”的人来到了卫理公会的身边。

1779年，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在马丁-比姆牧师那里讲道。贝姆先生的事工主要是针对那些讲德语和最了解德语的人。在这些人中，他取得了很多成果。他的皈依者之一是彼得-奥尔布赖特（Peter Allbright），他在卫理公会中做了几年的地方传教士。最后他得出结论，他的呼召是专门针对德国人的；在他帮助许多德国人信主之后，他被公认为一个教派的领袖，这个教派起初被称为“奥尔布赖特卫理公会”，但后来被称为“福音派弟兄”。宾夕法尼亚州米德尔敦的罗默博士将卫理公会的纪律翻译成德语供他们使用。奥尔布赖特先生住在兰开斯特郡的新荷兰附近。因此，福音派弟兄们可以通过一连串的次要原因来追溯他们的存在，这些次要原因的背后是一切美好的创造者，在那一天，门诺教派聚会，并通过似乎是“由主安排”的抽签，让马丁-贝姆成为他们的牧师，并指示他传讲“悔改和信仰”。

他有三、四个地方用德语讲道：在罗尔的地方，在磨坊河上，朝兰开斯特的方向；在斯托纳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除了他自己的房子。有两位门诺教派的传教士，他们在之后的几年里与马丁-贝姆一起为促进精神宗教而努力。他在卫理公会将他的房子作为一个固定的布道场所，并成立了一个协会之后，在上个世纪末，他的住宅附近建起了一座石制的小教堂。早期的两位巡回者威廉-杰赛普和迈克尔-H-R-威尔逊就埋葬在那里。

在卫理公会开始在比姆先生家传教的一个多月里，他的地方是宾夕法尼亚州卫理公会的据点之一。

1780年阿伯特先生在比姆先生那里举行的伟大聚会，并不是唯一一次在这个约会中举行的。1797年，钱德勒博士在这个地方举行了另一次非常了不起的

聚会。他曾与卫理公会的人立约，要求他们戒除烈性酒，每天三次在施恩宝座前与他见面，为复兴祷告。在季度会议上，卫理公会成员以马车为单位聚集在一起。星期六，瓦瑞先生以唱歌开始聚会，然后试图祷告；但两分钟后，他的声音就被淹没在整个屋子的普遍呼声中，这种呼声持续了一天一夜；而且持续了三天的大部分时间。许多人在这次聚会中表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并继续保持忠诚；许多人从背道中重获新生。之后的几年里，在他的土地上举行了一到两次营会。

大约在1797年的大聚会时，贝姆先生的一些子女和孙子孙女被带入卫理公会，阿斯伯里先生说：“他的儿子Henry在公共活动中被大大地引导出来”。

比姆先生与卫理公会有大约三十二年的基督徒关系。他继续留着全长的胡须：从不剃下巴，他的白发和清新的面容使他在晚年有一种可敬的感觉。他活了将近九十岁；在1812年3月的某一天突然去世。不久之后，阿斯伯里主教在他埋葬的小教堂宣讲葬礼，介绍了他生活中的有趣细节。

他们之间存在着最亲密的关系和最纯洁的友谊，直到死亡。阿斯伯里先生去他的朋友贝姆家时从不走神：那是他休息的地方之一，他在那里回信，并为他去西部和南部的长途巡回整装。

几年来，在这个古老的卫理公会的阵地和据点，几乎没有讲道，也没有卫理公会；但我们希望它因“父亲”的缘故而受到爱戴；而且它的后期结局将与初期一样，并因宗教而更加丰盛辉煌。

在过去的几年里，有迹象表明繁荣正在恢复，我们受到鼓舞，期待上述希望能够实现。

威廉-沃特斯出席了1779年5月在弗罗万纳县的教堂举行的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大多数传教士决定在卫理公会中引入福音条例，一个委员会被任命为相互按立，然后是所有赞成这一措施的其他人。沃特斯先生与少数人持不同意见，并在波托马克河以北的地方任职。这一年，他被派驻在巴尔的摩巡回区，有T. S. Chew和他的姐夫Wm. Adams作为同事。他在这里成功地做了六个月的工作。在秋季的季度会议上，在鹿溪他哥哥的房子里举行，第一次布道是由巴尔的摩的Wm. 摩尔牧师讲的，他对卫理公会的人强调圣洁，效果很好，在随后的爱宴上，他说：“我以前从未听到过这样的经历；我们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我们的心充满了爱。”这个会议年的下半年，他在弗雷德里克巡回区度过。这是1780年的“寒冬”，沃特斯先生和所有不得不巡回的人都在其中遭受了很多痛苦。在这个冬天，他的姐夫威廉-亚当斯（Wm. Adams）去世了，他刚刚进入巡回传道，还不到21岁。他过着圣洁的生活，死得很开心。

威廉-杜克先生似乎是在英国教会长大的；当卫理公会出现时，由于他们对该教会非常友好，他与他们联合起来。1779年，南方的传教士（杜克先生当时在那里工作）授予自己圣职，这一年他就在那里。似乎他不赞成这种做法。

由于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圣公会教会成员，几年后他在新教圣公会接受了任命。他在马里兰州塞西尔县的埃尔克顿住了很多年，作者曾在那里认识了他。他个子不高，穿的是老式的卫理公会外套。他作为一个好人似乎受到所有人的爱戴和尊重；人们普遍称他为“杜克神父”。他晚年去世，被埋葬在马里兰州塞西尔县北东的老教堂里。

韦伯上尉向杜克先生赠送了一本希腊语圣经；他在晚年将它交给了哈甘尼（J. B. Hagany）牧师，后者将它转交给了L. Scott牧师，即现在的基督教会主教。

第三十七章。

1779年，根据会议记录，有16或17名传教士作为新的劳动者出现。其中两个人，托马斯-莫里斯和斯蒂思-帕勒姆，在一年后放弃了。

卡特-科尔、格林伯里-格林和安德鲁-耶尔根，继续从事了大约两年的工作。

查尔斯-霍普金斯是支持南方卫理公会今年通过的条例的；当阿斯伯里先生的影响中止了这些条例时，他离开了卫理公会。

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莫里斯先生在1785年放弃了：他成为新教圣公会的一名牧师，——他与卫理公会的人相爱，并在死后享受着宗教的舒适和对不朽的希望。

弗吉尼亚州卢嫩堡县的亨利-奥格本先生继续从事这项工作，为基督赢得灵魂，直到1790年，他才离开。

理查德-加雷特森先生是密歇根州哈福德县弗里伯恩-加雷特森牧师的兄弟；他和似乎来自同一地区的米凯亚-德布勒都在这一年参加了工作，并都在1784年退居当地。

塞缪尔-罗先生来自弗吉尼亚，在约克镇附近。作为一名传教士，他很受人尊敬。托马斯-韦尔牧师说他有非常顽强的记忆力；他曾说：“如果圣经丢失了，他认为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记忆取代四部福音书、使徒行传、致罗马人的书信和希伯来书的大部分内容”。他在1785年放弃了传道；我们推测，他成为了新教圣公会的一名牧师。1785年，阿斯伯里先生说：“我来到罗先生那里：儿子

曾经在我们这边；他离开了我们，现在我们有了母亲。”约翰-哈格蒂在约翰-金的布道下，大约在1770年，或1771年，被带到享受与天堂的实践性交流。1772年，金使他成为一个班级的领袖。他于1779年开始巡回，并在1794年定居。他生于1747年，于1823年在巴尔的摩去世，享年76岁。

他很可能是弗雷德里克县人；而且他似乎属于管溪的原始社会。如果他不是德国人的后裔，他也是在他们中间长大的，并且能用德语和英语讲道。托马斯-莫雷尔牧师和其他许多人被唤醒，并通过他的传道被带入卫理公会。在巡回传道15年后，他在巴尔的摩定居。伊尔是最初的长老之一，在教会成立的时候就已经组成。

威廉-亚当斯先生是威廉-亚当斯的儿子，1759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1773年，当卫理公会的传教士第一次在他父亲所在的地区传教时，他有几次机会听到他们的声音。经过两年的深重苦难，他在主面前完全崩溃了，1775年3月，他感受到了那有福的变化，使他的哀伤变成了喜乐。他身上的变化如此之大，他的虔诚如此之深，如此一致，尽管他只有16岁，他被任命为一个小班的领导。由于在这个职位上很有用处，他很快就觉得自己有责任进行劝勉。在他18岁的时候，他能够感觉并相信上帝已经把他从所有的罪恶中拯救出来。1778年，他开始了行程，1779年，被会议接收，并被派驻到巴尔的摩巡回区。经过六个月的忠实、有益的工作，他被调到另一个巡回区，在那里他生病了，回到了他父亲的家里。在为他所经历的有福的基督教做了充分的见证之后，他用“来吧，主耶稣；欢迎你，救世主；还有哈利路亚”，离开了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和下面哭泣的朋友，去加入上面的人。那些见证他胜利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道德上的崇高场景。所有在场的人——罪人和圣人——都受到了深深的影响，许多好的决议都是在这个场合形成的。1779年12月3日，威廉-亚当斯牧师在他21岁的时候就这样去世了。

我们知道，约书亚-达德利先生的名字出现在1779年的会议记录中，他是安妮女王郡的达德利先生的儿子，达德利教堂就在萨德勒十字路口附近，就是他命名的。我们认为他是来自本县的第一批巡回传教士之一；而且他似乎也是来自马里兰州东岸的第一批传教士之一。1783年，他停止了巡回传道。我们被告知，他娶了一位肯特郡的女士，住在贵格颈区。1794年他似乎住在这里，当时本杰明-阿伯特牧师在他家。见他的生活，第251页。这就是我们对他的最后了解。

刘易斯-阿尔弗里先生，他的名字也是作为阿斯伯里先生和其他人的同工出现的（正确地说，是作为补给的当地传道人），住在德尔州新堡的下端。他在前一年被唤醒；他是在布莱克斯顿建立协会和会堂的主要工具。他还在Thoroughfare Neck做了很多工作，对在那里建立卫理公会很有帮助；在Dickerson's，他的一些兄弟和他的一些亲戚是那里的成员：这个聚会现在被称为“联盟”。他与阿斯伯里先生关系相当密切，而后者则在特拉华州安家。Alfree先生在上世纪末结束了他在卫理公会的日子。他似乎是特拉华州的第三位卫理公会传教士，他是在特拉华州长大的。

菲利普-考克斯先生出生于英格兰萨默塞特郡的弗洛姆。他大约在1776年加入卫理公会。他于1777年开始传教，这一年他开始了巡回传教，可能是由罗达先生发起的。他是德尔郡苏塞克斯县最早的卫理公会传教士之一。阿斯伯里先生第一次提到他是在1778年3月，当时他把他送到肯特巡回区。当他开始巡回时，他无法买到一匹马——他的贫穷使他不得不成为一个步行的巡回者，把他少得可怜的衣柜和图书馆放在一个亚麻布钱包里，摆在肩上：这样，他手拿着杖，传递救赎的信息。怀特法官的女儿们同情他的穷困，就纺线织成麻布，为他做内衣。一段时间后，由于朋友们的善意和捐助，他得以作为骑马者巡回。

在这个黄金时代，我们很难意识到美国革命时代的贫穷和苦难。当这些关于前卫理公会传教士的贫穷的陈述可能被视为浪漫的时候，时间可能会到来。然而，这是一个不应忘记的事实，因为这个国家的自由是由吃不饱、穿不暖的军队获得的（在给美国武器带来如此光彩的尤托斯普林斯行动中，格林将军的数百名士兵，这些可怜的家伙，处于绝对裸露的状态），他们经常用流血脚在他们行进的地面上留下痕迹，所以卫理公会是由一群神圣的自我牺牲者建立的，他们忍受着各种形式的贫困和痛苦。他们经常睡在荒凉的树林里，当他们有了住所时，有时可以从屋顶上数到星星——他们的食物和衣服与这些住宿条件相应。他们是真正的“穷人，但赚了很多丰富”。

考克斯先生1778年和1779年的一部分时间是在半岛上度过的。很可能就是在这几年中的某一年，本杰明·迪尔上尉在他手下被唤醒，就在现在的弗雷德里卡镇附近。我们从迪尔上尉的口中得知了他听这位卫理公会传教士讲道的目的，以及他是如何完全被他俘虏的。他是一个教会人士，身上没有一点法利赛人的影子。的确，他不是去笑的；但是，他的目的是要把这个传道人看得面目全非，用他的眼光来迷惑他，这一点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就在考克斯先生面前坐下，手里拿着手杖，抬起头，向后靠着，而他对这个即将以福音牧师的身份对他讲话的衣着粗俗的小个子充满了蔑视的精神。他把眼睛盯着他，打算继续盯着他，希望看到传道人很快在他自以为是的伟大面前迷茫地退缩。在很短的时间内，他支持他的意图；但他只听了几分钟，说话者的声音，即最尖锐的地方和最敏锐的边缘，已经刺穿了上尉，并一次又一次地贯穿他，上帝之言的双刃剑“甚至刺到灵魂和精神的分界线”，并成为“监察人的思想和意图的人。”

因为他向人和上帝承认了他那天听传道人的目的，从而充分说明了他的想法和意图。他没有迷惑讲道者，而是陷入了“更混乱的迷惑”——他的道德勇气被击垮了——他以被俘虏的精神垂下头，而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迪尔先生在他的

余生都是卫理公会成员——他在一个美好的晚年去世。

在考克斯先生公开传教的16年中，许多人都像迪尔上尉一样相信，通过他瘦小的身躯或朴素的服饰来判断他作为演讲者的能力和力量是不可取的；因为他经常祈祷和讲道，让成千上万的人钦佩和受益。

威廉-伯克牧师说：“1780年，菲利普-考克斯开始在老教堂培根堡讲道，我父亲就住在这个教区，我也是在那里受洗的。当时，女士们在头上戴着巨大的高卷发是当时的时尚。有一个报告广为流传，说在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附近有一头小牛来到这个世界上，头上有一个这样的发卷。考克斯先生说，在他的下一次访问中，在四个星期结束时，他将向他们展示一个奇迹。整个州的人都出来听他讲话，期望他能展示小牛。但是，他没有展示小牛，而是宣布了他的文字。”“有一个大奇事在天上出现，有一个女人穿着太阳的衣服”。不管有没有小牛，人们对考克斯先生的兴趣增加了，卫理公会在弗吉尼亚州劳登县的那个地方获得了力量。“芬利的素描”，第23-4页。

似乎考克斯先生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传教而被T. H. 逮捕的。1781年，阿斯伯里先生在这一地区指出。“C弟兄在这里被T. H. 抓走了，他是个有财产的人”；他后来活了大约一年，无精打采地度过了他的一生。我不记得有哪位传道人受到过这样的对待，他的迫害者没有受到过痛苦的折磨”。

1787年，他在弗吉尼亚州苏塞克斯县参与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复兴活动。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带了一个青年到阿斯伯里先生那里，说：“主教，我给你带来了一个男孩，你有什么工作给他吗？”主教把他的头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抚摸着他的脸，说。“他是个孩子——他没有胡子，什么都不会做”。这个男孩后来被称为乔治主教。考克斯先生是一个具有敏锐洞察力、正确判断力和伟大精神的人。他的遗体安放在弗吉尼亚州的苏塞克斯县。

纳尔逊-里德先生于1751年出生在马里兰州安阿伦德尔县。1775年，他在卫理公会的传教下被唤醒，当时在威廉-沃特斯牧师的传教下，费尔法克斯地区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复兴，他被带入了与救主的交流。像许多早期的传教士一样，他开始向其他人推荐他发现的同样的宗教，并劝告罪人逃离即将到来的愤怒，就在他信主的那一年。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1779年的会议记录中。他作为牧师忠实地服务于卫理公会，长达45年，经常担任负责任的职位。他参加了圣诞会议，并协助将卫理公会组织成一个教会，当时他被按立为长老。当他成为编外人员时，他仍然在他的力量允许的情况下传教。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保持了65年以上的无瑕疵的声誉；而且，他传讲基督的时间几乎一样长，1840年，他离开了激进派，加入了胜利的教会：他在巴尔的摩去世，享年八十九岁。在他去世的时候，他被认为是最年长的卫理公会传教士。

第三十八章。

在马里兰州的多尔切斯特，主在1779年为其传入这个县做了准备——恩纳尔斯小姐，恩纳尔斯法官的侄女，亨利-恩纳尔斯先生的妹妹，去拜访她的朋友，并与卫理公会的人密切来往（也许是在德尔的多佛，她的姐夫理查德-巴塞特先生住的地方），她被他们说服了，她陷入了迷失状态；之后，被平安、喜悦和爱充满。当她回到家时，她的亲戚们对这种经历一无所知。然而，她坚持不懈，并在她的妹妹玛丽-恩纳斯小姐和其他一些人的皈依中起到了作用。最后提到的这位姐姐到县城去看望亨利-艾瑞，Esq.，他与她有亲戚关系。由于艾瑞先生对玛丽所推行的实践性宗教很陌生，又担心他的妻子开始出现一些严重的症状，会失去理智，于是他承诺要说服他的访客，卫理公会的人是错误的，为此他拿起一本老清教徒珀金斯先生写的书，开始读给玛丽听；但

他没读几分钟就开始因确信而哭泣。他一直读到他认为他必须到卫理公会中去，将他的书与他们的宗教书籍进行比较。为了比较笔记，他去了怀特法官那里，发现他的书和他们的书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如果卫理公会是一种疾病，那么此时他已经深深地感染上了这种疾病。在经历了忏悔悲伤的黑暗和痛苦之后，主卸下了他的罪孽负担，给了他平安——然后他急切地请求阿斯伯里先生在他的县里进行卫理公会布道。

1780年2月10日，加雷特森先生清晨起来呼求上帝，他的灵魂得到了极大的加强；阿斯伯里先生在祷告中向上帝推荐了这项使命，他从怀特先生那里出发，前往艾瑞先生那里。这一切都在他晨祷前完成，向阿斯伯里先生敞开心扉，他被阿斯伯里先生委以重任，接受神的使命。在路上，他放声大哭，感到非常压抑，好几次停下马来回头，但还是被劝住了，并在行程的第二天到达艾瑞先生家；在他朋友的门口，他感到自己的重担落下了。他一进入他的私人房间，主就使他感觉到他是在履行职责。一家人，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都聚在一起做礼拜。神的存在就在那里；艾瑞夫人被充满了，她大声欢呼着沉到了地上一恩典的工作在黑人中开始了。Garrettson先生在Airey先生那里做了三天的工作；会众都受到了深刻的影响。救恩的工作开始了。”加雷特森先生说：“有一个人，看到我们就深受影响。主一开始工作，敌人就开始了他们的愤怒：他们首先允许一个恶人取走他的生命，承诺保护他不受法律的惩罚”。加雷特森先生回到了艾瑞先生那里，这个邪恶的计划失败了。但是，在这样与他的朋友一起避难的过程中，他的精神受到了与1778年在肯特郡时一样的压迫，当时他为了躲避敌人的愤怒而承诺与他的朋友呆在一起。他的精神受到压迫，只能停留两天；所以他去了另一个地方，讲道时取得了一些效果。然而，他没有被允许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继续他的福音传道工作超过两个星期。25日星期六，他似乎有一种预感，在他非常庄重的感觉中，有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即将发生。他和他的朋友艾瑞先生一起向一个哭泣的会众讲道；当他们傍晚回家时，一队人马包围了他们，称加里特森先生是他们的囚犯，殴

打他的马并使用许多褻渎的语言。入夜后，他们把他带到地方官那里，地方官命令他进监狱。在漆黑的夜里，他的朋友艾瑞和他的几个仇人开始向监狱进发。

他们走了不到一英里，就出现了可怕的闪电；在一分钟内，他的敌人就逃走了，留下他和艾瑞先生。他呼唤他们，但没有人回答。他们继续谈论着上帝的仁慈，直到他们遇到了他的两个卫兵，几乎被吓破了胆。加雷特森先生告诉他们，如果他当晚要入狱，他们应该继续前进。一个人回答说：“哦，不！让我们呆到天亮。”组成团队的卫兵们再次集合，尽管被闪电大大吓到了。侍卫长骑在加雷特森先生身边，问道：“先生，你认为这件事是因我们而起的吗？”警卫突然停了下来，一个人说：“我们最好暂时放弃他，”然后转身回去。但很快他们又回来了，说：“我们不能放弃他。”不久又逃走了，当晚就再也没有人看到。大约在午夜时分，加雷特森先生与他的朋友一起回来，发现家人正在等待：他们被欢快地接待，并举行了一次快乐的家庭聚会。在那晚剩下的时间里，加雷特森先生说他被“幻觉迷住了”，醒来后，他得到安慰，确信所有针对他的武器都将灭亡。

第二天是星期天，他答应去艾瑞先生家赴约。预计他的敌人会来找他，许多支持他的人在大衣下面带了短棍来保护他。就在他开始开会的时候，迫害他的人成群结队地走过来。他们的头目拿着一把手枪，抓住了他。他被抓住。

但是，他一有机会就走到他们中间，开始劝说。很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流下了眼泪；会众中的女性也非常惊慌。他的马已经准备好了；在他的朋友艾瑞先生和他的敌人的陪同下，他们开始前往剑桥。当他到达时，他和艾瑞先生在一家小酒馆里占据了一个房间，从中午到晚上。剑桥的人们来到酒馆喝酒，为他们的犯人欢欣鼓舞；他们对艾瑞先生的憎恨几乎是一样的，因为他把卫理公会的人带到了这个县。在这之前，他作为一个公民站在高处。

他也是一名法官，也是美国方面的一名士兵。其中一个恶霸试图进入房间辱骂他们，并瞄准艾瑞先生打了一拳，如果他受到全力的打击，可能是致命的。这个突然的攻击对艾瑞来说太过分了，他感觉到“自己身上有一根老人的骨头”，正如纳尔逊先生所说，他在迫害他的人的太阳穴上打了一拳，把他打倒在地，这引起了酒吧间的笑声，使他们表现得好一点。加雷特森先生哭着责备他的朋友的这一行为，这似乎是他没有预谋的，而艾瑞先生却不觉得他做错了。

在主日的下午，他们把加里特森先生关在酒馆里作秀，临近晚上时，他们把他关进了监狱；并拿走了钥匙。他以肮脏的地板为床，以马鞍袋为枕头，寒冷的东风向他吹来。但是，由于保罗和西拉的同样原因被监禁，他在监禁中找到了同样的安慰。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他能意识到殉道者在拥抱火刑柱时是如何欢欣鼓舞的；他相信自己在这个时代从来没有这么有用过。

他在剑桥的最大敌人之一是一位哈里森先生。但他的弟弟托马斯-加雷特森听说他被禁闭了，从西海岸来到*怀特法官那里，从他那里带了一封信给哈里森先生，哈里森先生看了这封信后，对加雷特森先生两人都很友好。艾瑞先生和夫人尽其所能使他感到舒适，许多熟人和陌生人都不远千里来探望他。与此同时，他的敌人也在竭尽全力地纠缠他。

在剑桥的监狱里关了大约两个星期后，他被马里兰州的州长和议会释放了；他的好朋友艾瑞先生去安纳波利斯争取他的释放。他的敌人听到他被释放的消息后，大为恼火。在这次对多塞特的首次访问中，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大约一半时间在布道，一半时间在监狱。在艾瑞先生的附近，“一个叫B. T. 的人是个很好的教会成员，在第二次听了他的话后，在回家的路上被定罪了，倒在路上，花了大半夜的时间向上帝呼求怜悯。敌人向他暗示，他的房子着

火了；但他如此投入，回答诱惑者说：‘对我来说，失去房子比失去灵魂更好’。

阿斯伯里先生任命有法律资格的约书亚-达德利（Joshua Dudley）在多塞特接替加雷特森先生。Pedicord和Chew先生也在这一年的一部分时间里在这里做工；1780年10月1日，Everett先生出发去巡回演讲，到了这个县，在那里讲道约三个月。在多切斯特县，没有哪个地方在卫理公会的引入时表现出比它更强烈的反对；也没有哪个地方的卫理公会传教士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许多最可怕的敌人都臣服于它。经过传教士们大约两年的努力和痛苦，他们报告说本县有近800名卫理公会成员。卫理公会在这里长期受到尊敬；除了卫理公会外，很少有宗教信仰者属于其他教会。多切斯特巡回传道首次出现在1780年的会议记录上。

在这个州的任何地方，卫理公会都没有比在半岛上更繁荣的了。Freeborn Garrettson牧师在这里工作了两年，他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有用的卫理公会传教士。关于他的作用，阿斯伯里先生留下了这样的记录：“他所做的好事之多，令人难以置信”。约瑟夫-克伦威尔先生的作用也许仅次于加雷特森先生；他此时也在半岛上，佩迪科德先生也在半岛上，总之，阿斯伯里先生负责指导，并使事业稳定。

在后来的一个时期，当卫理公会在剑桥举行会议时，某位布赖恩先生拿起一门大炮开火，以瓦解会议。

第三十九章。

关于卫理公会在半岛上的引入的简要说明。

卫理公会的布道工作大约在1775年或1776年在福雷斯特附近建立，现在是托马斯教堂。在我们看来，菲利普-考克斯就是在这个地方皈依的。

Wm. Thomas先生。托马斯，这个礼拜堂的名字就是从 he 那里来的，他成了一名巡回传教士。成为当地传教士的约翰-戴先生是1777年或1778年在这里成立的最初社团之一。Asbury先生通过M' Gaw医生接触到了这附近的Emory家族。

在理查德-肖家，很快就成立了一个协会，一开始就是一个重要的协会，是德尔郡肯特县最古老的协会之一。托马斯-苏厄德先生和他的同伴是这里的原始成员。他的儿子约翰-苏厄德（John Seward）曾在费城会议中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巡回传教士。苏厄德神父于1827年到达“更好的地方”，享年八十三岁；他成为卫理公会成员已经超过五十年了。唐斯家的一些人也属于这个协会。这一带的玛丽-唐斯夫人于1827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她是一位老的卫理公会教徒。

肖先生的房子是阿斯伯里先生在该地区的第一个家；在卫理公会在该县拥有任何小教堂之前，在他的房子里，每季度举行一次聚会。从这个任命开始，卫理公会被引入多佛。爱德华-怀特博士的社团是在1777年或1778年初成立的。

约翰-库珀牧师将卫理公会引入特拉华州的几个地方。早在1777年，他就在朋友Reynear Williams家建立了传教，地点在现在的米尔福德镇东部。当时米尔福德还没有建成。在威廉姆斯朋友那里成立的协会是现在的米尔福德协会的开端，在米尔福德成为一个镇之后，它在那里永久成立。我们知道1778年在威廉姆斯朋友那里有一个社团；因为一位C先生把它拆开了。见Asbury's

Journal, vol. i. p. 216.

有十年时间，在私人住宅和学校教室里讲道；这段时间的后半段，在约瑟夫-艾多勒特牧师的家里讲道。

大约在1787年，在一个中心地区购买了一块地。

威廉-杰赛普 (William Jessup) 牧师的葬礼布道是在这所房子里发表的第一篇演讲；会众坐在房子的枕木上，没有遮盖物，屋顶还没有盖上。这座最早的圣殿就是以这种简陋的方式奉献给全能的上帝的崇拜。1790年，小教堂加盖了天花板和围栏；1800年，又增加了二十二英尺。现在的砖砌教堂在1842年取代了它。

在特拉华州苏塞克斯县的北西岔，在罗伯特-莱顿的家里，大约在1777年成立了一个协会。1778年，阿斯伯里先生第二次在这里讲道时，他接收了12名心碎的忏悔者加入。主在人们中间大有作为。这个协会后来在托马斯-莱顿先生那里聚会，就在附近，在那里讲道了好几年。1780年，阿斯伯里先生说：“我在托马斯-莱顿家向一群忠实的人讲道。上帝保佑，卫理公会的人确实在增加他们的小股资金。我为他们的世俗生活感到高兴，也为他们的精神繁荣感到欣慰”。托马斯-雷顿先生娶了丽贝卡-特平小姐，她是加雷特森先生的皈依者之一。特平小姐是西北岔路口的所罗门-特平先生的女儿，1779年在他家传教，并成立了一个社团，主要是通过加雷特森先生的努力。1780年，特平先生在上帝的眷顾下去世，他的葬礼由阿斯伯里先生讲道。不久之后，他的女儿丽贝卡嫁给了莱顿先生。关于她，加雷特森先生说：“几个月前，她还处于时尚的高峰期，但现在看到了这些东西的邪恶和愚蠢，她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年轻女人”。阿斯伯里先生宣布她是“虔诚的典范”。她是她那个时代最圣洁的女人之一；虽然她禁食、祈祷、哭泣很多，但她很少（如果有的话）被看

到笑。虽然她的经济条件很好，但她在衣着上是如此克己和朴素，除了白色的薄纱帽，她在圣日和周日不戴其他帽子。如果那些快乐的人轻率地说她在走极端方面犯了错误，我们就会说，如果她犯了错误，也是在安全方面。在本世纪初，雷顿先生卖掉了他在特拉华州的土地，移民到肯塔基州，但几乎没有到达他的目的地，他就被转移到一个“更好的国家”。还有一个米纳斯-莱顿先生于1808年被接纳到西部会议，并于同年去世，我们相信他是他的儿子。

在莱顿先生迁往肯塔基州后，这个聚会在劳斯法官家继续进行，他的儿子詹姆斯-劳斯牧师曾是费城会议的成员，也是俄亥俄会议的成员之一，直到最近。

在托马斯-劳斯法官去世后，这次聚会是在当地传教士威廉-艾伦家举行的，他是最近在费城会议的威廉-艾伦牧师的父亲。卫理公会的这只方舟最终在布里奇维尔安家，大约在1812-13年，小教堂建成后。几年后，一座新的教堂在它的位置上建了起来。

这个地区的第一批卫理公会成员包括：怀特法官的岳父大卫-纳特（David Nutter）先生、蒂尔曼（Tilghman）和洛德-莱顿（Lowder Layton）、威廉-杰赛普（William Jessup），属于第一批流动人口，约翰和大卫-理查兹（John Richards）。希克曼家族—克莱门特-希克曼，曾经是费城会议的成员，在纽约西部加入了长老会，是这个地区的人。威廉和安东尼-罗斯（William and Anthony Ross），以及几个姓史密斯的人；还有，丹尼尔-波尔克（Daniel Polk），怀特法官的女婿。John Flowers, Freeborn Garrettson牧师的叔叔Thomas Garrettson，以及Waitman Gozeley。White Brown先生是Thomas White法官的侄子。阿斯伯里先生与怀特先生的亲密关系导致了与怀特-布朗的相识，1778年，阿斯伯里先生在他家建立了布道所，并开始了卫理公会，现在仍在继续；这些人被他称为“他的孩子”。1780年，他建立了布朗礼拜堂，现在被

称为贝瑟尔，位于西北福克。这通常是一个受欢迎的聚会，特别是在季度会议场合。

在本世纪初，怀特-布朗先生卖掉了他在福克的财产，并在俄亥俄州罗斯县的鹿溪定居。在这里，阿斯伯里先生多次拜访他；在相识34年后，于1812年与他分手，直到他们在天堂相遇。

怀特-布朗是俄亥俄州一位杰出的卫理公会成员。1813年，西部卫理公会传教士中的塞缪尔-帕克在鹿溪巡回区工作；在怀特-布朗家举行了一次营会，这是该州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营会之一：数百人被唤醒，并皈依上帝。西部会议中最优秀的人才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帕克、柯林斯、奎因、卡明斯、克鲁姆、芬利、斯特兰奇和海勒姆斯。数以千计的卫理公会以色列人在那里，从远到近，在俄亥俄州；成百上千的人长久地记住了鹿溪营会的神圣场景和协会；也没有被居住在那里的人忘记。

1814年，那位杰出的青年H. B. Bascom牧师开始在鹿溪巡回传道。

在多佛，史密斯先生是最初社团的主要成员。加雷特森先生说，一位教会女士和她的十个孩子都属于这个协会。安-巴塞特夫人不久后也加入了。在上个世纪，Ridgely博士是这个地区的主要卫理公会成员。

1778年，卫理公会的布道工作被引入到半岛的以下地方。肯特岛 -Appoquinimink，在新堡。在德尔郡肯特县—刘易斯先生的，在Murderkill；博耶先生的，在多佛；希利亚德先生的，在多佛以上；以及在卡丁的一可能这个任命现在在罗的会议所代表。在苏塞克斯县—肖克利先生的，在Slaughter Neck；罗斯先生的；白布朗的；约瑟夫-特平的，在North West Fork；以及Broad Creek。在萨默塞特县，萨利斯伯里和匡提科。还有一些其他的任

命，我们无法同样清楚地谈论这些任命。

在西北岔路口的摩根-威廉姆斯，阿斯伯里先生是背道的洛里先生的恢复工具，他后来很高兴地招待了传教士；他住在南蒂科河头的洛里磨坊。

布罗德克里克社团的主要成员是吉廷-布拉德利、乔治-摩尔、约书亚-摩尔、约瑟夫-摩尔、艾萨克-摩尔和托马斯-琼斯；卫理公会在他们的房子里传教，直到他们建造了一座小教堂。乔治-摩尔先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教士；1780年，他作为一个巡回者出现在会议记录中，他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792年，作为负责米尔福德巡回的传教士。由于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他的工作仅限于半岛地区。有一次，他在（现在的）士麦那发表了一篇演讲，约翰-卡明斯先生非常感兴趣，他起身认可了这篇演讲，认为这是在那个地方讲过的最有能力的讲道之一；并以中肯的劝告，呼吁人们改进他们当天听到的内容。

约书亚-摩尔先生搬到了南方。1806年，阿斯伯里先生最后一次注意到他是乔治亚的居民，离斯巴达不远。那时，他已经为这个摩尔家族服务到第三代了。雅各布和丹尼尔-摩尔先生是费城会议的成员，他们是布罗德克里克的摩尔家族的后代。

1779年，阿斯伯里先生为卫理公会拉来了一笔捐款。

几年后，在莫尔家族中开设了一座小教堂，用于做礼拜。那是一座简陋的建筑，当新教卫理公会为自己建立的时候，他们得到了它的所有权；但他们的一个头目在搬离附近时，把他的一些旧文件留给了一个朋友，后者在检查这些文件时，发现了小教堂的契约，通过这种方式，这所房子又回到了圣公会卫理公会的手中。

1779年，在特拉华州的以下地方开始了卫理公会的活动：在苏塞克斯县—在海湾头；在伍德家；在J. 格雷家；在埃文斯家；在韦斯特家；在吉本家；以及在文森家，靠近Line教堂。在西北福克—在所罗门-特平家；和约翰-坎农家，在礼拜堂分支附近；在威廉-劳斯家，在圣约翰镇附近；在路易镇；在亚伯拉罕-哈里斯家；和罗兹-香克兰家，就在附近。大约在这个时候，Zoar聚会开始了。

在圣约翰镇附近，有一位优秀的老卫理公会成员大卫-欧文（David Owen），他是阿斯伯里先生的精神之子。他的儿子詹姆斯-欧文是当地的传教士；在米尔福德、巴尔的摩和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他被称为圣人。圣约翰斯敦协会属于Law、Fowlers和Carlises中的几个人，还有许多其他人。1795年加入费城会议的查尔斯-卡文德先生就来自这一带；他的一些后裔在费城。

从Lewistown地区来了Wilson Lee牧师；还有James Paynter牧师，他们作为巡回者，为卫理公会做了良好的服务。前者是一位火热的先知。

这一年，卫理公会在新堡县的Thoroughfare Neck开始了活动。也在肯特郡，在韦尔斯先生那里，他住在布莱克斯顿的十字路口附近；这个聚会现在被称为布莱克斯顿的礼拜堂。在Alley，在Joseph Wyatt家讲道，他今年开始讲道；也在Wilde家和Stockley家讲道。在肯顿附近，在斯科滕家和寡妇霍华德家。在斯特吉斯先生家，他住在肯顿和多佛之间。在希瑟家，他住在霍尔登会议所的附近。在斯特拉德利先生家，离坦普尔维尔不远，那里有一个协会。在斯蒂芬-布莱克家，我们在1781年的会议记录中发现了他的名字，他在这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在他家有一个协会。在多佛尔下面，在乔纳森-斯普尔

（Jonathan Sipple）和寡妇布拉迪（Widow Brady）家；这些任命可能现在在琼斯的肩上。在Dehadway家、William Virden家和Maxfield家；Green's

Chapel似乎是现在这些任命的代表。在离Spring Branch不远的Callahan's, 有传教。在肯特更低的地方, 在寡妇马斯汀家。从坎特伯雷到贝里镇, 在约瑟夫和安德鲁-珀丁家都有讲道。今年在安德鲁-普丁家成立的协会, 在普内尔礼拜堂也有代表。这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地方。阿斯伯里先生称其为“撒旦的会堂”; 但改革的力度如此之大, 以至于一个糟糕的小酒馆被打破了。这个地区的人喜欢赛马, 以及其他各种运动和邪恶。传教士们不遗余力地反对他们的恶习。一些比列的儿子在阿斯伯里先生不知情的情况下牵走了他的马, 并偷偷地在赛马场上练习。不久之后, 当他要去Purdin教友家时, 他来到了赛马场, 这时, 这匹畜生没有分辨出他的主人不是赛马者, 就全速跑了过去, 在终点处停了下来。骑手徒劳无功地使用了简短的单音节: “Wo, Spark-wo, wo, wo, Spark-wo, wo, wo, Spark-wo。”阿斯伯里先生在他惊恐的心情下, 发现有必要向上帝提起他的心, 因为他的怜悯使他得以保存; 为此他的心在主面前深深地谦卑。

本县的几个克拉克家族和戴维斯家族一开始就成为卫理公会成员。

1779年在特拉华州至少有30个新的传教任命, 从阿波基尼姆克到塞普拉斯沼泽。

在肯特郡, 传道被引入库姆先生的家中, 他住在贝里镇附近。库姆先生的家人成为卫理公会成员, 他的大多数后代至今都是如此。他的孙子, 彭内尔-库姆布牧师, 是费城会议的成员。迪尔先生现在已经从“看不起卫理公会传教士”的所有愿望中解脱出来, 他支持他们, 让他们在自己家里讲道。在肖坦克河头的法塔德磨坊(现在的史密斯磨坊), 有布道和一个社团。本杰明-布莱克斯顿(Benjamin Blackiston)住在布莱克斯顿教堂附近, 在他的房子里有布道。

大约在这个时候，卫理公会被引入鸭溪十字路口；讲道地点在詹姆斯-斯蒂芬森先生那里；这就是卫理公会在现在的士麦那镇的开始。1780年12月，阿斯伯里先生在这个地方会见了大约三百人，他在那里第一次向他们讲道。此后一段时间，传教士约瑟夫-怀亚特先生搬到了这个村子，并在他家进行了布道。1784年，当科克博士和沃特科特先生第一次经过这个地方时，他们受到了约翰-科尔先生的款待，当时他似乎是鸭溪协会的一个重要成员。1786年，卫理公会在这个地方建起了他们的第一座礼拜堂，30英尺见方，耗资两百英镑，阿斯伯里先生称之为“一座舒适的房子”。

库克医生住在士麦那下面，他娶了怀特法官的女儿萨拉小姐，在这之后不久就与卫理公会联合起来。在同一地区，雷蒙德（Raymonds）、库米宁（Cuminings）、霍尔（Halls）、帕森（Parsons）和柯克莱（Kirkleys）都是社会的早期成员。

在颈部，有一个在塞弗森的任命，几年后在那里用原木建造了一个小教堂，现在仍然是一个讲道的地方，还有一个协会。在肯特郡济贫院附近的洛克伍德先生那里也有传道活动；这个任命现在在多佛巡回区的联盟里有代表。此外，在苏塞克斯县的西南角，还有乔纳森-博耶（Jonathan Boyer）、莱文-培根（Levin Bacon）、弗里尼（Freeny）和卡洛维（Calloway）先生，他们的孙子是费城的一名工人。

阿斯伯里教堂所处的地段位于鸭溪十字路口，现在的士麦那，是艾伦-麦克莱恩（Allen McLane, Esq）。他和他的妻子都是卫理公会的成员，他的孩子们，包括曾是杰克逊将军内阁成员的路易斯-麦克莱恩阁下，以及驻墨西哥公使罗伯特-麦克莱恩阁下的父亲，都接受了阿斯伯里主教的洗礼。艾伦-麦克莱恩从鸭溪搬到了威尔明顿，并在那里去世：他和他的妻子以及家族中的其他一些人被埋葬在威尔明顿的阿斯伯里教堂的后面。由于阿斯伯里主教是这个家

族的临时牧师，路易斯-麦克莱恩阁下曾经认为自己是卫理公会的成员，是他们所教授的教义的信徒，并接受了他们的洗礼。然而，我们不能理解为他的名字被写在了卫理公会的课本上，也不能理解为他曾经在课堂上见过。他已经去世几年了；我们推测，他被安葬在他位于马里兰州塞西尔县波西米亚河上的美丽庄园里。

位于士麦那的新砖砌卫理公会教堂建于1845年：它很适合这个地方。在西北福克斯，在摩根-威廉姆斯家和斯宾塞-希切家。在南蒂科，在夏普家、亚历山大-劳斯家和约翰-刘易斯家都有讲道。罗尔斯顿先生也接待并款待了这些传道人。

我们已经看到，两位恩纳尔小姐是多切斯特的第一批卫理公会成员。住在剑桥东南的亨利-艾瑞先生是第一个人；在他家成立了第一个协会，他是协会的班长；在他家举行了该县的第一次季度会议。接下来是维卡斯上校家，在那里又成立了一个协会；他也是一位伟大的卫理公会成员。Kane's, M'Keel's, Johnson's, Todd's, Hooper's, Tucker's, in Cambridge, and on Taylor's Island都有聚会；毫无疑问，还有许多我们无法提及的聚会。Henry和Bartholomew Ennalls先生是本县早期的卫理公会成员；还有Harriss和Kullum先生，他们搬到了卡罗莱纳。

我们被告知，陶德先生来自苏格兰，并写信给他留在苏格兰的一个兄弟，告诉他自己已经在肖邦克河上定居。那位兄弟跟踪他，沿着乔普坦克河航行，但找不到他；他们在相距约30英里的地方定居，过了几年才找到对方。多塞特郡和卡罗琳郡的托德家族就是从这两兄弟中产生的。他们一般都追随卫理公会的人。当多塞特的一个最早的任命是在他们中的一个人的家里时，这个家族的另一个分支招待了一个卫理公会的聚会，并为丹顿巡回区的陶德礼拜堂命名。

布鲁夫家族和帕罗特家族是塔尔博特的卫理公会的支柱。1809年，加雷特森先生在华盛顿特区见到了帕罗特弟兄，据说他当时就住在那里；他还见到了格林特里弟兄，一位来自同一郡的老卫理公会传教士。塔尔博特的本森家族是早期卫理公会成员之一。本森上尉曾在大陆军中服役，1780年，他在弗吉尼亚州时，来到12英里外看望阿斯伯里先生；当他的家人为他祈祷时，阿斯伯里先生劝说他，为他哭泣，并对他感到非常爱戴，祈求上帝让他在战斗的日子里活着。他从战场上回来后，多次在海湾边的阿斯伯里先生家招待他。他于1789年成为卫理公会成员。本森将军在1810年还活着，此后他还能活多久，我们不得而知。在费城长期以卫理公会闻名的理查德-本森先生就来自这个家族。在这附近，住着艾伦博士，他是一位原卫理公会的杰出人物。

1783年，塔尔博特县的班宁夫人在阿斯伯里先生的带领下被唤醒，几年后，她的丈夫亨利-班宁（Henry Banning, Esq.）成为一名卫理公会教徒；这些人，加上哈特利先生嫁入的家庭，是塔尔博特的一些早期卫理公会教徒；还有一位纽科姆弟兄，在他家传教；我们还可以提到伯克黑德上校。塔尔博特首次出现在会议记录上，是在1781年，亨利-威利斯和杰里迈亚-兰伯特驻扎在这里；1782年，弗朗西斯-波伊斯和爱德华-莫里斯；1783年，弗里伯恩-加雷特森和约翰-梅杰；1784年，弗里伯恩-加雷特森和威廉-托马斯；1785年，托马斯-哈斯基德和约瑟夫-克伦威尔；1786年，詹姆斯-怀特和威尔逊-李。在过去的这一年里，塔尔博特的工作很是辉煌。约有300人称义；100人承认成圣；约有500人与卫理公会联合。这时，卫理公会的事业已经很强大，并在塔尔博特县完全建立起来。格林特里弟兄似乎是这个县的第一个巡回者。

在卡罗琳郡，早在1775年，在乔普坦克桥附近就有一个任命。这个任命在格林斯伯勒（Choptankbridge的新名字）成为永久性的。这个村庄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巡回区的首领，有它的协会和教堂。菲利普-哈灵顿（Philip

Harrington) 先生是这个地方的老卫理公会成员之一。费城会议的几位传教士都安葬在格林斯堡——比如詹姆斯-贝特曼牧师，他在那个时代是个天才，是一位真正的原创传教士；阿尔沃德-怀特牧师，是一位真正的原始卫理公会传教士；还有威廉-威廉姆斯牧师和牧羊人-德兰牧师，他们在那个时代都热衷于他们的救主。另一个古老的布道台是在寡妇莱德家。康科德的聚会是另一个。托马斯-柯蒂斯，一位哭泣的先知，是本县第一批成为巡回传道人的人之一——比以西结-库珀牧师早两三年参加工作。约翰和沃尔特-福田先生，以及所罗门-夏普、斯蒂芬-马滕代尔和托马斯-尼尔，都来自本县；最后提到的两个人还活着。这些名字，加上格林、唐斯、康纳、查尔斯、哈斯金斯、弗雷泽、拉考特、史密斯和费舍尔，是这个县最初的一些卫理公会成员的名字。

第四十章。

GARRETTSON于1780年被任命为巴尔的摩巡回法院的法官。他在这里工作了几个星期，取得了一贯的成功，然后他越过切萨皮克，在半岛上呆了大约六个星期，访问了这个充满希望和繁荣的地区的主要任命。他发现这里的会众比平时更多，他的前景从未如此光明。当他到达岔路口的布朗教堂时，他发现许多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在这群人中，有他的老叔叔托马斯-加勒特森，他在人们中间来侦查他，关于他的某些邪恶报道正在流传。在讲道中，他叔叔的心被融化了，他的眼泪大量地流了下来。离开礼拜堂时，有人听到他说：“当然，我的表弟被骗了。”他想让加雷特森先生和他一起回家；第二天，他陪着加雷特森先生走了五英里，去赴下一个约会，临别时哭得很伤心，劝他接受他的一套衣服的礼物，但被拒绝了。为了取悦他的叔叔，他最后接受了八十块大陆币，这相当于二十块银元的价值，不久就把它送给了一个有需要的兄弟；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次会面。加雷特森先生回到巴尔

的摩巡回区，在那里一直工作到年底；他看到许多人被带回家归向上帝，并加入了卫理公会。

在这次会议上，为半岛地区任命的传教士有：Caleb B. Pedicord, Joseph Cromwell, Thomas S. Chew, Joseph Hartley, Wm. Glendenning, James O. Cromwell, James Martin, and George Moore。

就在这一年或前一年，Pedicord先生在半岛上劳作时，有如此强烈的证据表明上帝对他的孩子们的看顾。一天晚上，他在某个房子里睡觉，但却无法入睡，尽管他一再尝试。最后他不得不起身，和屋里的人一起下楼，发现房子着火了。

大约在1779年或1780年，佩迪科德先生在德尔郡肯特县讲道时，许多人被他舒缓的讲道吸引到救主身边，其中就有利亚-希伦斯。她成为并继续成为一个全心全意的卫理公会成员。

大约50年，直到她在1829年去世。当约瑟夫-怀亚特牧师在多佛巡回区开始他的巡回生涯时，大约在1781年，由于他的衣服已经很破旧，他的肘部和膝盖几乎被穿透，她纺纱、织布，并为他做了一套衣服；这一切都是她从她的劳动收入中拿出的，每月只有1美元50美分，或每年18美元。多年来，她在詹姆斯-贝特曼牧师的家里找到了一个舒适的家。

希隆斯家族是肯特郡最早的家族之一；西蒙-希隆斯的名字早在1683年—费城成立后一年—就出现在殖民记录中。

已故德克萨斯州威尔明顿的威廉-希伦斯是当地的传教士，也是一位优秀的基督徒兄弟，他是利亚-希伦斯的侄子。他也于1858年前往洪水的另一边加入主

的主人。

在这个地区流传的针对卫理公会传教士的诽谤之一是：“他们对人们来说就像以利亚时代巴力的先知在以色列一样，他们中有四百五十人在这片土地上传播错误的教义。在苏塞克斯郡的西北福克，有一位莱缪尔-戴维斯先生，他通过阅读一卷巴克斯特的布道书获得了实践性的宗教信仰，这卷布道书在这位戴维斯的家族中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了。戴维斯先生的结论是，他要听一听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如果他们与他的经验相矛盾，他就认为他们比巴力的先知好不了多少；但如果他们的讲道与他的感觉和认识相一致，他就会把他们当作主的先知接受。他听了佩迪科德先生的话，佩迪科德先生很快就把他心中所想的都告诉了他。一次布道让戴维斯先生很满意，他的名字被登记在卫理公会中，他与卫理公会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他是当地的一个传教士，在一个很好的晚年去世；他给一个儿子叫迦勒-佩迪科德。

1780年，Pedicord先生跟随Garrettson先生来到多切斯特县。”他来到该县后不久，卫理公会的一个劲敌遇到了他，发现他是传教士之一，就在路上打他，直到血流满面。他到了一个朋友的家里，当他们正在为他洗伤口时，迫害者的兄弟骑马过来，得知传道人被他的兄弟打伤，他说：’我要去追赶他，责罚他。说着他就骑马走了，追上他，打他，直到他答应不再管闲事。

1780年，托马斯-哈斯金斯先生在特拉华州的多佛市读法律。作为卫理公会传教士的听众，他确信自己失去了财产，于是放弃了法律的学习，出来做巡回传教士。看起来他是卡罗琳县亨廷河附近的寡妇哈斯金斯的儿子。在这之后不久，母亲就成了卫理公会的成员，可能是受她儿子的影响。在她家，早期的那部分工作每季度都会举行一次聚会。不久之后，住在附近的威廉-弗雷泽先生和妻子被带到了卫理公会的影响之下，并在他们家进行了布道；大约在1785年，弗雷泽礼拜堂被建立起来；这是继塔基霍礼拜堂之后，卫理公会在

卡罗琳郡建立的第二所礼拜堂。在稍低一点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费德勒堡附近，大约在这个时候在查尔斯先生那里建立了另一个站点。

1780年3月，菲利普-巴拉特先生和怀特曼-斯普尔先生率先建立了巴拉特礼拜堂。它的契约可以追溯到这一年的五月。它是42乘48英尺，由砖块建成，有两层楼高，并有一个与之相连的壁橱室。在当时以及之后的若干年里，它都是卫理公会在美国拥有的最宏伟的乡村小教堂。到了这一年的秋天，它被封闭起来，有一个底层，有粗糙的座位和讲台，并被作为一个礼拜场所使用。然而，直到两代人过去，它才完成。这一年的11月，第一次季度会议在这里举行。据推测，当时有一千人参加。姆高博士、阿斯伯里先生、哈特利先生、佩迪科德先生和克伦威尔先生都在那里主持了会议。

巴拉特礼拜堂之所以令人难忘，是因为有一则轶事在卫理公会的各个角落回荡，这位先生想知道它的用途。他被告知这将是卫理公会的一个礼拜场所，他的回答是：“没有必要建造这样的房子，因为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一个玉米架就可以容纳他们所有人了。”另外，由于是科克博士和阿斯伯里先生第一次会面的地方，也是卫理公会在这个国家开始组建教会的前期准备工作的地方——他们当时坐在讲台上的座位，现在仍然保存在同一个地方，作为纪念品。

阿斯伯里先生确定了礼拜堂的规则，任命了管家，并为传道人开会和指导孩子们做了安排。由于在秋季季度会议上更换传道人是一个惯例，他在今年剩余的时间里将传道人派往半岛，具体如下：“肯特，在马里兰州-Wm.

Glendenning、Stephen Black和Joseph Wyatt。肯特州-特拉华州，托马斯-S-楚，约瑟夫和詹姆斯-克伦威尔，以及罗弟兄。苏塞克斯-塞缪尔-罗，詹姆斯-马丁，和詹姆斯-怀特。多切斯特——卡莱布-B-佩迪科德，和约瑟夫-埃弗雷特”。其中有些人更应该是当地的传教士，而不是巡回传教士，比如罗先生，他可能属于那个罗氏家族，这个家族给距离米尔福德四英里的罗氏礼拜堂起

了名字；约瑟夫-怀特还没有被完全接受为巡回传教士。

除了1780年的巴雷特礼拜堂，卫理公会成员还参与了摩尔礼拜堂、布朗礼拜堂、怀特礼拜堂和克劳德礼拜堂的建设，这些都在特拉华州。位于西北岔路口的布朗礼拜堂虽然在这一年开始，但直到1806年才完成。

怀特的礼拜堂于1782年开放供人礼拜。它大约有30乘40英尺，有一个附设的餐具室；阿斯伯里先生称它是卫理公会当时拥有的最整洁的乡村小教堂。它已经从建造它的地方搬走，被称为李氏礼拜堂。应该恢复它的旧名。许多原来的材料还在里面。

阿斯伯里先生记录了今年在肯特郡发生的一些庄严事件。一个是布莱克斯顿十字路口附近的一个背弃者的可怕死亡，这个人叫B. S-，大约在1774年被深深唤醒，并成为卫理公会教徒。后来他因犯罪而失去了他的信念。在1780年的圣诞节期间，他和一个病人坐在一起。有两个最近在刘易斯-阿尔弗里的布道下被唤醒的妇女在场。她们问他对卫理公会有何看法。他回答说，与他的认知相反，“他们都是伪君子”。他们问他对L. Alfree和J. Dudley的看法。他也谴责了他们。然后他们问他，如果他们是他所说的那样的人，他们怎么能像他们那样祷告和劝告。他回答说，他在社会上的时候也能像牧师一样祷告。第二天，他开始回家，在路上生病了，失去了理智，没到家就死了。

第四十一章。

THOMAS WHITE，后来被称为White法官，大约1730年出生。科克博士告诉我们，他是普通法庭的首席法官。他娶了玛丽-纳特小姐，她是大卫-纳特先生的女

儿，住在德尔州苏塞克斯县西北福克镇。这个地区的早期定居者很可能是詹姆斯敦殖民地的外围，他们先是扩散到北安普顿和阿莫纳克县，之后又扩散到密歇根州的伍斯特和萨默塞特县，然后又扩散到德尔州的苏塞克斯县。

Twyford、Polk、Ross、Bradley、Cannon、Nutter和Layton等似乎都是弗吉尼亚的名字。拉帕汉诺克河上有一个渡口，叫做莱顿渡口。弗吉尼亚州的第一次婚姻是在1608年，约翰-莱顿，或称莱顿，与安妮-伯拉斯结婚。

怀特夫妇在当时被称为英国圣公会教会的地方长大，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和现在的丹顿镇之间的教堂支部参加了一个礼拜堂。怀特法官和他的妻子在与卫理公会联合之前，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是一个纯真、虔诚的人。怀特夫人有向家人传授宗教知识的习惯，没有忽视仆人。据一位长期在这个家庭工作的人告诉我们，将怀特法官和他的夫人与卫理公会联系起来的情况是这样的。怀特博士曾去听过他们的演讲；怀特法官夫人表示也想听他们的演讲。法官反对她去，并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特别是反对他们的夜间聚会，并表示他不想提供交通工具；对此，她回答说，她可以步行到那里。然而，在下一个主日，他为她提供了一匹马，让她去，他也去了他的教堂。这是她第一次听到他们的声音，尽管有人反对他们，但她确信他们是上帝的子民；并感到渴望与他们结合。两人回到家后，在吃饭时互相询问对方所阐述的经文是什么，发现两位牧师都使用了相同的经文，无论在论述上有什么不同。不久，怀特法官也成了听众；现在开始拜访怀特博士这个近邻的传道人被邀请到他家，那里成了他们舒适的栖身之所。在怀特博士和怀特法官家都有讲道和其他宗教聚会，直到他们建立起他们的小教堂。马丁-罗达是第一个来到怀特先生家的传教士。

下面的陈述将进一步说明当时卫理公会的精神。由于将自己奉献给主的家庭不多，少数几个家庭都有密切的联系。怀特法官和怀特博士的两个家庭经常联合起来进行家庭祷告，一个家庭走到另一个家庭一英里远的地方；不仅是

晚上，有时在白天之前的早晨，男人和女人都会离开他们的床，在恶劣的天气里这样联合起来进行家庭奉献。这些家庭聚会往往有很大的力量；当牺牲的巡回者在场时，他必须在白天之前早早地吃早餐，以满足他遥远的约会，这些聚会对新近成为卫理公会成员的人来说，具有极大的兴趣和利益，他们在最初的爱中感到温暖，并焕发出原始的热忱。在如此勤奋地服侍主的地方，卫理公会成员必须在恩典中成长，他们中的许多人就这样忠心耿耿地一直到死。

在这一年（1778年），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干旱，阿斯伯里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禁食祷告一天，求主浇灌大地；同一天，下了一场细雨，不过是覆盖了怀特先生的两个相邻农场。不久之后，主派来了一场丰沛的雨水。

布朗在教堂山和切斯特敦之间。第二年，当加雷特森先生在苏塞克斯的布罗德克里克时，正值蔬菜因缺乏雨水而下垂和枯萎的时候，他被引导在人们面前热切地祈祷，希望主能浇灌大地。当他讲完话，解散集会的时候，天上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这使人们大为惊讶，并深信不疑，许多人准备得出结论，他就像以利亚一样，可以为祷告带来雨水。我们知道，基督徒和异教徒可以对这类事件作出不同的解释。

就道德价值而言，怀特法官在他的时代没有人比他高明——他的房子和双手总是敞开来救济有需要的人，他是穷人和受压迫者的朋友；没有留下任何一个他能使之自由的奴隶。许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完美的爱的享受中。就在他去世前，他给他的儿子塞缪尔看了他的书，并就他正在建造的砖房给他指点迷津，作为他旧房子的补充。然后他走到妻子面前说：“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感觉；”并对他的葬礼作了指示。他于1795年春天去世，享年六十五岁。当阿斯伯里先生听到他的死讯时，他说：“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是一个可怕的冲击；我在大陆上没有遇到过像这样的朋友死亡。我在他家住了几天、几周、几个

月。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玛丽-怀特夫人，托马斯-怀特法官的妻子，也是地球上的优秀人物之一。她像许多其他热心的妇女一样，把他引向卫理公会；当轻骑兵来逮捕她的丈夫时，她紧紧抓住他，而他们用剑挥舞着她的头，告诉他们，她不怕他们，直到他被迫离开她；她也没有休息，直到她发现他的藏身之处；并探望他，直到他被释放，回到他的家人身边才休息。在另一个悲哀的场合，当一队被征召的士兵经过她的房子，并停下来时，男人们正在哭泣，因为要离开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姐妹；当妻子和姐妹紧紧抱着她们的丈夫和兄弟，用她们涌出的泪水诉说她们在与他们分离时的深切感受，担心会看到他们。怀特夫人在他们面前跪在地上，为他们暂时和永远的救赎献上热切的祈祷，将她的眼泪与他们的眼泪混在一起。而且，如果没有更合适的人在场，她就会拿起十字架，领导宗教活动，与大家见面，如果阿斯伯里先生鼓励她，她还会进一步讲道。1782年10月，当那个自然和恩典的孩子本杰明-阿伯特牧师在怀特先生家时；当他准备出发去巴拉特教堂参加季度会议时，他说：“当我坐在马背上时，怀特夫人来到我身边，握住我的手，劝说了我一段时间。在她有益于健康的劝诫下，我感到非常高兴”。托马斯-瓦尔牧师说：“她在行动上是以色列的一位母亲”。当她的丈夫告诉她他的末日快到了，她在最后一晚为他祈祷，并与他一起为胜利而欢呼，因为他进入了主的喜悦。她和她丈夫一样，宣称并体现了完美的爱。他们生前很恩爱，死后也没有分开多久：她很快就跟随他到了“更好的国家”。在老家附近，拱起他们坟墓的砖头，现在已经沉入土中，标志着他们在天堂看守的尘土的位置，直到全能者的命令，他们将再次出现在不朽的绽放和美丽中。

怀特法官的子女共有四人，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他们普遍信奉卫理公会，效仿他们虔诚的父母。其中一个女儿嫁给了西北福克的丹尼尔-波尔克，他的女儿嫁给了波西米亚庄园的詹姆斯-克莱顿博士，他是后溪的J-L-克莱顿先生

的父亲，后者是怀特法官的曾孙。怀特先生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库克医生，并住在士麦那下面一点。库克医生的第二任妻子是德尔州米尔福德市罗杰斯州长的遗孀。最小的女儿安娜-怀特（Anna White）从未结婚；她在1830年左右在士麦那结束了她的生命。儿子塞缪尔-怀特（Samuel White）学习法律，并在德尔州的威尔明顿定居，1809年在那里去世。他的墓碑就在威尔明顿的瑞典人教堂的尽头。

1848年，在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之后，我们走了一条比较隐蔽的道路，在大约两英里的范围内有很多树枝悬垂，我们来到了怀特法官的旧宅地。我们发现农场里住着一个卫理公会的家庭，他们向我们保证那是“怀特法官曾经住过的地方”，并对我们表示欢迎。这位善良的妇女提议派人去找住在附近的黑人妇女莉安娜，她曾是怀特法官的仆人，当时她已年届八十八岁。不久，这个小非洲妇女在一个女孩的带领下，来了，因为她几乎是个盲人。之后中午是在教诲中度过的：我们大声问问题，因为她既聋又瞎，而她则回答问题。我们很满意她的记忆力很好，尤其是关于七十年前她大约18岁时发生的那些引人注目的事件。她能指出传教士藏身的房子所在的位置，尽管这所房子以及房子和住宅之间的树林早已消失。她清楚地记得所有拜访过她老主人的老传教士，并能描述他们，从罗达先生开始，她认为他是个红人，或者说是个面色苍白的人，到杰赛普先生，他的鼻子上有疣子或文。这篇文章中的许多细节都是我们从她那里得到的。她住在怀特法官的一个女儿给她的小房子里，很受尊重，他们随时准备帮助她。她后来去世了，享年九十或九十一岁。

怀特法官住过的那座老式坡顶两层楼的房子仍然屹立不倒，而且在一百年后还保留着许多原始材料。卫理公会成员参加季度会议时铺设床铺的地板，以及传教士集合开会时铺设的地板——他们跪着读圣经，并献上热切而忠实的祷告，都还在那里。当我们坐在这所庇护了卫理公会第一批传教士的房子里时，我们感觉到它是相对神圣的，因为阿斯伯里、沙德福、沃特斯、鲁夫、库珀、

哈特利等人的存在和祈祷使它成圣。Garrettson, Pedicord, Gill, Tunnell, Major, Ivy, Willis, Cox, Alfree, Dudley, Hagerty, Reed, Foster, Mair, Boyer, Abbott, Everett, Thomas, Hickson, Haskins, Ellis, Curtis, Spry, Phoebus, Green, Lee, Ware, Coke, and Whatcoat。还有许多其他的名字可以补充。

当我们躺在床上过夜的时候，我们不太想睡觉，而是想唤起七十年前发生的场景。“我的灵魂充满了其他的时代”。我是否听到了战马的蹄声，或者我是否看到骑士们不顾妻子的眼泪和哀求，强行逮捕了家里的好男人？那是阿斯伯里在夜幕下刚从隐蔽的房子里出来，召集全家人进行祈祷和宗教教育的温柔说唱吗？那是那些与丈夫和兄弟去为国家打仗而离别的孤独女性的啜泣声吗？这是否是在融化家里的好女人献上的祷告？那些呻吟声是来自上帝的仆人，他们为圣灵的丰满而跪下挣扎？我几乎幻想我看到他们的影子在房间里走动，并准备询问：某个已经去“与他的祖先在云中飞翔”的快乐灵魂今晚会不会在梦中对我说话？

第四十二章。

特拉华州多佛市的理查德-巴塞特（RICHARD BASSETT）第一次与阿斯伯里先生见面，似乎是在1778年，在托马斯-怀特先生那里。他要去马里兰处理专业事务，并要求与怀特法官过夜。当他们一家人穿过房子，开关门时，他观察到有一个或多个人似乎占据了一个私人房间。他向怀特夫人询问他们是谁，穿着貂皮衣服，如此隐蔽地保持自己的身份，她回答说。“哦，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些人——他们是卫理公会的传教士。”由于以前听说过他们，他似乎对自己与他们的亲密接触感到震惊，并指出。“那我今晚就不能呆在这里了。”

怀特夫人回答说。“哦，是的；你必须留下来——他们不会伤害你。”晚饭准备好了，他们都在桌前坐下。阿斯伯里先生与巴塞特先生进行了大量的谈话，通过这些谈话，他确信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并不是那么无知，或者不善于交际，以至于使他们被民间社会所抛弃。告辞时，他邀请阿斯伯里先生在他访问多佛时拜访他，这更多的是出于习惯而非愿望。当巴塞特先生回到家，告诉他的妻子，他和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在一起，并邀请他们中的一个人到他家，她感到非常不安；但当他告诉她“他不可能来”时，就安静下来了。1779年的某个时候，巴塞特先生从窗户往外看，看到阿斯伯里先生正在往他家门口走。巴塞特先生希望有同伴来帮助谈话，他走出来，邀请姆高医生、罗德尼总督和其他一些人喝茶。他们坐到了桌子上，对谈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直持续到很晚。这是一段持续了36年的友谊的开始。在托马斯·怀特先生与卫理公会联合后不久，他有机会去多佛尔办事，并在巴塞特先生那里呆了一整夜。怀特先生和当时支持卫理公会的大多数人一样，被标记为托利党人。一些乌合之众去找他，宣称如果找到他，他们打算对他进行即决惩罚。他们来到巴塞特先生的门前，他当时是一个民兵连的队长。巴塞特先生带着他的剑和手枪站在门口；当暴徒们询问托马斯·怀特是否在那里，并要求将他作为国家的敌人交给他们进行惩罚时，巴塞特先生告诉他们，怀特先生就在他的家里，他并不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更属于托利党；如果他们把他抓到手里，他们将不得不在他的尸体上行走。由于深知巴塞特先生在社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这群愤怒的乌合之众在没有受害者的情况下撤退了；而怀特法官则因其朋友的骑士精神而获救。

巴塞特先生曾与马里兰州多尔切斯特县的安·恩纳尔斯小姐结婚，她是亨利·恩纳尔斯先生的妹妹，也是同一县的恩纳尔斯法官的侄女。

在1780年2月的日期下，阿斯伯里先生说：“我和巴塞特律师一起回家，他是一个非常健谈和亲切的人，从他自己的承认来看，他似乎被罪恶所折磨。他

的妻子正处于巨大的痛苦之中——沮丧的阴霾笼罩着她的灵魂；她多有祷告，而敌人则利用了她的低落状态。不久之后，她得到了她所寻求的安慰；不久之后，巴塞特先生就服从了基督的统治。以下实质上是他自己对自己皈依上帝的叙述。在他的妻子和她的姐妹们信主的时候，由于他在一个时髦的圈子里活动，由于嘈杂的卫理公会成员，他的思想有些困惑。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一旦他在刘易斯敦的法庭上处理完一个案子，就卖掉他的财产，搬到这个国家的某个遥远的地方去，以摆脱他们。有一天晚上，当他在路易斯敦时，他梦见两个穿黑衣服的魔鬼来到他的床边要把他带走。他开始颤抖并祈祷。魔鬼消失了，两个身穿白衣的美丽天使站在他的床边。一直为他恳切祷告的巴塞特夫人当晚梦见上帝把她的丈夫带到了他的身边。当他回到家时，他高兴地讲述了主为他所做的一切。她回答说“我知道；因为有福的主让我知道了”。

巴塞特夫人没有活很多年；但在她活着的时候，她是圣洁的一个光辉榜样，离开世界时赞美上帝。巴塞特先生的第二任妻子似乎是塔尔博特县的一位加内特女士；也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多佛市的卫斯理礼拜堂建于1784年，主要由巴塞特先生出资建造，当时他还没有加入卫理公会；教会成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卫理公会。阿斯伯里先生期望主能让他成为一名传道人；他在劝勉中经常向人们传讲许多事情。他在圣乔治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了。约翰-威尔默先生，兰伯特-威尔默的儿子，费城最初的卫理公会成员之一，记得曾在圣乔治见过巴塞特先生，并听过他唱歌：他说“他是个出色的歌手”。

在他家做礼拜的庄园里的老木头贝塞斯达教堂里，为了迎合怀疑论者的立场，即怀疑和不相信任何他无法用感官检验的东西，他希望知道“根据这个规则，一个人怎么能相信他有一个背，因为他看不到，除非他有一个像鹤或鹅一样的脖子”。这种语言虽然古朴，但比起它更有形而上学的味道，它更适合于民众。根据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影响和作用来估计他，我们可以介绍他，他是

属于卫理公会的重要成员。

大约在1795年，他在波西米亚庄园的大庄园里定居。由于他既富有又开明，他的房子是卫理公会传教士的主要场所；对他们来说，在半岛地区，它就像高夫先生在马里兰州西海岸的房子一样；当约瑟夫-朱厄尔牧师成为编外人员时，他作为他家的管家与他一起生活。

当营地会议被我们采用时，他很乐意在黑人的帐篷附近搭帐篷，并称他们的音乐为他的竖琴。1805年，他在半岛上举行的第一次营地会议上搭了一个帐篷，地点在士麦那附近的法森山；当巴塞特夫人大喊大叫，充满了对上帝的爱，就像她经常做的那样，她会像拥抱一个虔诚的非洲黄皮肤的女儿一样，在她的欢呼声中拥抱白人姐妹。卫理公会还没有穿上锦缎拖鞋，戴上金丝眼镜。

当巴塞特先生住在庄园里的时候，他在他的土地上一个美丽的小树林里举行了两次营会，就在他位于波西米亚渡口的豪宅以北一英里处。第一次是在1808年举行的，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复兴和改革。第二次是在1809年举行的。参加这次聚会的人中，有弗里伯恩-加雷特森牧师。在他的生平中第224页有一些关于这次会议的记载。

在这些营会之后，庄园因卫理公会而闻名；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卫理公会成员。无论巴塞特先生的影响力延伸到哪里，他都不允许使用一滴蒸馏酒。他的房子和桌子都非常朴素；而他却在为上帝的事业尽心尽力。在这次会议之后，认识巴塞特先生三十年的加雷特森先生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见到他。

在营地附近有一个泉水，水很好，下面是泥灰岩床。许多来参加这些聚会的人都在这口泉边吃饭，并喝它的水。近年来，在清理泥灰岩时，发现了许多

杯子、刀子和叉子，这些都是以前的人丢失的。1848年，举行营会的小树林倒在了樵夫的斧头下；那些美丽的橡树，如果它们有舌头的话，可以讲述一个关于真理胜利的悦耳故事—新出生的灵魂的喜悦，以及圣徒们“无法言喻、充满荣耀的喜悦”的欢欣鼓舞，现在却永远地消失了。当时，卫理公会成员会去很远的地方参加营地聚会；来自宾夕法尼亚州达比附近的李维斯和潘科斯特先生带着帐篷参加了庄园的一次聚会。

1787年，巴塞特先生是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会议成员。不久之后，他成为国会议员；同时也是特拉华州的州长。

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巴塞特先生是美国特拉华州地区法院的法官。在这个时候，他似乎有三套带家具的房子；他的老家在多佛，他主要的一个在庄园，还有一个在威尔明顿。他本人是个身材魁梧的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是个瘫痪者。阿斯伯里先生在1815年最后一次提到他。他说：“我深爱的朋友，巴塞特法官，过去一段时间是个瘫痪者，最近在另一边发病了，在他无助的状态下，遭受了很多痛苦。”据我们所知，他是在1815年的下半年去世的。他的葬礼有很多人参加，地点是他在庄园的大宅；一些牧师出席了葬礼，其中有亨利-比姆牧师，该地区的主持长老，他参加了葬礼；布道是由以西结-库伯牧师讲的。在俯瞰波西米亚河的一片槐树林里，那里生长着繁茂的野生荆条，在他准备的一个拱顶里，他的遗体被安放在那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曾经的强者的一切，都在这个拱顶里，在腐烂了一个时代之后。在这个墓室里，还安放着他女婿的遗体，装在一个铅制的棺材里；以及其他家庭成员。

巴塞特先生只抚养了一个孩子。她是卫理公会的成员。著名的律师和政治家詹姆斯-贝亚德阁下与加勒廷、罗素、亚当斯和克莱先生一起在1814年谈判根特条约时娶了她。他从欧洲回来后不久就去世了。巴亚德先生在巴塞特先生手下学习法律。他们经常就实践性基督教进行辩论，因为巴亚德先生认为所

有的宗教兴奋都是热情和狂热的。当他们见面时，是希腊人对希腊人，钻石对钻石。有时巴塞特先生会打断他说：“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我教给你的；”而他会回答说：“你所知道的都是你教给我的，而我所知道的都是我自己教的。”巴塞特先生死后不久，他的老宅就被烧毁了；“因为，这个世界的时尚会消失”。一面低矮的墙和几棵无花果树标志着它曾经存在的地方。

在他去世的时候，卫理公会的几个负责人被带走了：1814年，科克主教；1815年，纽约州长范考特兰以及特拉华州长巴塞特；1816年，沙德福先生、阿斯伯利主教和杰西-李牧师。

当巴塞特先生的房子被烧毁时，许多古老而有价值的画作被毁。它的一个大厅里摆放着这些画。其中许多是属于波西米亚庄园的创始人奥古斯丁-赫尔曼的。他的肖像和他夫人的肖像都被毁掉了；还有一幅画表现了他在纽约通过他著名的战争逃离荷兰人的情况。有些人仍然活着，在这些画被毁之前，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些画。还有一些画，表现的是与定居美国有关的事件的场景。

波西米亚庄园以波西米亚河和麋鹿河、后溪和特拉华州界为界。它的名字来自一个波西米亚人，他的名字叫奥古斯丁-赫尔曼，他在马里兰州塞西尔县获得了18,000英亩的土地，他称之为波西米亚庄园。据说，荷兰人曾一度将他作为战俘关押在纽约，并被判处死刑。在他被处决前不久，他假装精神错乱，并要求把他的马带到监狱里来。马被带来了，装备精良。赫尔曼骑上马，似乎在做军事演习，当他一有机会就从离地面约15英尺高的一个大窗户跳下去，游过北河，骑着马穿过泽西岛，在新堡对面的特拉华河岸边下了车，就这样从死亡和荷兰人手中逃脱。传统的说法是，他把这一大胆的壮举画在了画布上——他本人就站在他的马匹边上，血从马匹的鼻孔里流出来。据说，这幅画的副本仍然存在。他后来再也没有使用过这匹马，当他死后，把它埋葬了，

并在他的坟墓上立了一块墓碑。

赫尔曼首先在新堡镇定居。在这里，他“埋葬了这匹马，在这里，这块石头，如果它存在的话，应该是。他在1664年之前定居在波西米亚庄园。赫尔曼是该地区的伟人；他有自己的鹿苑，鹿苑的墙壁仍然屹立不倒；他乘坐自己的马车，由穿着制服的仆人驾驶；他的豪宅可以看到波西米亚河到切萨皮克湾的美好景色。他的墓碑上有这样的铭文。

奥古斯丁-赫尔曼，波西米亚人。

第一任创始人和波西米亚庄园的座位。

1669年的ANNO。

在欧洲人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作为旧时代的遗迹，这个庄园里有一座房子，已经有一百六十年的历史，甚至更久；里面的砖头、窗帘和所有原始材料都是在英国制造的，并被带到了马里兰州的塞西尔郡。

英泽，或称恩泽，是赫尔曼的波西米亚庄园的继承人。在这个家族中，“第一庄园主”的头衔一直存在，直到大革命废除了所有的贵族头衔。在阿斯伯里日记的一个版本中，他说，大约在1772年或1773年，他向波西米亚的第一庄园主传教。这个因泽家族已经成为白痴，可能是由于近亲结婚。一些在世的人仍然记得他们。庄园的最后一任主人在被他的狗包围的时候是很快乐的，不管是穿衣服还是不穿衣服，因为人们经常看到他几乎是全裸着的。Bouchell或Sluyter家族通过与Inzer家族结婚，继承了庄园的一部分；Oldham家族也是如此。一位律师劳森先生娶了一位英泽小姐，英泽小姐把她在庄园里的不动产交给了他。虽然她被认为是个白痴，但他如此训练和教导她，使她在适当的人面前回答了这些问题，使他们说她不仅有理智，而且非常理智；因此，劳森先生成为她的继承人。她没有孩子；但劳森先生收养了理查德-巴塞特，

并给了他教育和他自己的职业——法律；巴塞特先生成为劳森先生的六千英亩波西米亚庄园的继承人，这包括了庄园中最公平和最好的部分。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巴亚德先生娶了唯一的孩子——巴塞特总督的女儿。他的财产由他的子女继承；他的儿子，尊敬的理查德-巴亚德，仍然拥有这片庄园的大部分土地，这些土地曾经是巴塞特先生的财产，曾经是劳森的财产，英泽的财产，最初是奥古斯丁-赫尔曼的。

第四十三章。

在这个会议年结束时，阿斯伯里先生和其他几位传教士，如加雷特森先生、克伦威尔先生和约翰-库珀先生，在海湾举行了季度会议：这似乎是在那个地方举行的第一次季度会议；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今年没有像前一年那样成功。最大的繁荣是在半岛、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由于南方已成为战争之地，该地区的卫理公会成员有所减少——返回的总人数为8504人；其中在梅森和狄克逊线以北的人数不到400人，而在该线以南的人数约为8000人。

北方各站的传教士于1780年4月在巴尔的摩举行会议，由阿斯伯里先生主持。他们审查、修订并扩展了卫理公会的政体。他们同意在6个月后更换巡回区。除此之外，还审议并确认了26个问题。第七个问题规定，所有助手都有责任确保我们所有的聚会场所都由契约和受托人定期解决。第11个问题申明，我们所有的传道人都应该自觉地在四点或五点起床，传道人在床上待到早上六点是一种耻辱。第十四个问题：为传道人的贫困妻子规定，她们每季度应得到与丈夫同样多的报酬。第十五条规定，传道人有责任在家庭祷告时，与他们所住家庭的每个成员进行宗教对话（如果时间允许）。这条规则产生了很多好处。第十八项建议将迄今为止一般在周一和周二举行的季度会议改为在

周六和周日举行，如果方便的话。第二十三条不赞成将谷物蒸馏成酒，并且规定不承认继续实行这种做法的卫理公会成员。第二十五条规定了与有色人种的会面，不允许他们自己会面，也不允许他们在深夜逗留。第二十六个问题规定了与管理教仪的弗吉尼亚教友联合的条件，即让他们暂停教仪一年，并在巴尔的摩一起举行会议。其他问题由于不那么具有普遍意义，所以没有引用。

在Fluvanna会议上批准安排在卫理公会中执行基督教教仪的传教士有：Isham Tatum, Charles Hopkins, Nelson Reed, Reuben Ellis, Philip Gatch, Thomas Morris, James Morris, James Foster, John Major, Andrew Yeargan, Henry Willis, Francis Poythress, John Sigman, Leroy Cole, Carter Cole, James O' Kelly, William Moore, and Samuel Rowe。

从1780年在巴尔的摩举行的会议上，阿斯伯里、沃特斯和加雷特森先生去了弗吉尼亚州的马纳金敦会议；在那里，经过许多谈话、哭泣和祈祷，南方的传教士和北方反对这一措施的传教士之间实现了联合；卫理公会又成为一个团体。这两次会议在工作和事业的总体利益方面被认为是一体的。

今年的会议记录中出现了三个新的巡回区：一个在北卡罗来纳州，叫亚德金；两个在半岛，其中一个是特拉华州的苏塞克斯，另一个是马里兰州的多切斯特。共有20个巡回区，派驻了42名传教士，其中不包括阿斯伯里先生，他一般要在工作中巡回。他第一次访问弗吉尼亚是在1775年；在离开四年后，他再次访问弗吉尼亚。在这期间，一些普通的礼拜堂已经建立起来，如费尔法克斯县的马布里礼拜堂、梅里特礼拜堂、伊士林礼拜堂、沃森礼拜堂、怀特礼拜堂、石山礼拜堂、玫瑰溪礼拜堂、蒙宾礼拜堂和亚当斯礼拜堂。在马布里的礼拜堂，他观察到，“我一生中从未听到过这样的歌声。一个女人坐在桌子旁边，喊着荣耀和赞美，我自由地喝着生命的水”。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

场复兴。

阿斯伯里先生从弗吉尼亚州出发，首次访问了北卡罗来纳州。卫理公会在这个州已经传播了七年之久。这时，该州有四个巡回区；他走过了其中的三个。他发现这个州比他预期的要好得多；而且根据以前给他的信息，人们的生活比他想象中的要舒适得多。（虽然我们在这个时候会认为乡村和生活都足够贫穷。）卫理公会已经建立了几个简陋的礼拜场所——如卡斯威尔县的纳布什、赛普拉斯、泰勒、波普、纽斯、亨利和李的礼拜场所。位于纳布什溪的那座教堂是20乘25英尺，由原木建成，是一座简陋的殿宇！然而，毫无疑问，上帝在其中被接受敬拜。这些小教堂中哪一个是最早建成的，我们无法说清。

阿斯伯里先生花了大约六个月的时间在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巡回和布道，努力使传教士和人们满足于不接受卫理公会传教士所主持的教仪，直到他们能听到卫斯理先生的消息。当他顺着詹姆斯河向诺福克走去时，听说英国人在那里，他就把脸转向北方，经亚历山大港来到巴尔的摩和半岛。从1777年到1780年，阿斯伯里先生处于两难境地；美国辉格党怀疑他是乔治王的朋友，而兰金和罗达先生则给英国指挥官留下了印象，认为他对美国人的事业有足够的友好。因此，他更注意避开英国人，而不是避开美国军队的道路。

当他这样走遍了卫理公会的各个角落时，他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个人的赏赐。在他出发前往南方之前，巴尔的摩的高夫先生和查密尔先生给了他三个基尼，支付了他的巡回费用；由于他的衣服开始褴褛，彼得斯堡附近史密斯上尉的好心人送给他一块弗吉尼亚布，用它为他制作了一套新衣服。就这样，卫理公会的总监督在那一天得到了资助。

当阿斯伯里先生今年在弗吉尼亚州时，他观察到：“如果我有哈利和我一起去见有色人种，就会有祝福。”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字，我们猜想，

他就是那个在此后大约三十年里在卫理公会中非常有名的哈里-霍西尔。我们对哈利在此日期之前的历史一无所知。1782年，阿斯伯里先生希望他能陪同他访问南方；但哈利似乎不愿意去。人们担心他在费城对白人说了那么多话，对他造成了伤害；而且，在费城的许多献给他的奉承，最终可能会毁了他。他个子不高，皮肤很黑，目光敏锐，舌头很灵活；尽管他是个文盲，不识字，但却是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传教士之一。我们被告知，拉什博士在听过他的演讲后，考虑到他的文盲身份，宣布他是美国最伟大的演说家。哈里经常和阿斯伯里先生一起巡回，他说，要想拥有大量的会众，就得把哈里要讲道的事说出来；因为来听他讲道的人比他自己还多。据说有一次，在长期以来卫理公会不受欢迎的德克萨斯州威尔明顿市，一些通常不参加卫理公会讲道的市民聚集在一起，听阿斯伯里主教讲道。当时，屋子是如此之满，以至于他们无法进入。他们站在外面听主教讲道，正如他们所想的那样，但实际上他们听到了哈里的声音。在他们离开那个地方之前，他们恭维了一下演讲者，说“如果所有卫理公会的传教士都能像主教那样讲道，我们就愿意一直听下去”。在场的一些人回答说：“你们听到的不是主教，而是主教的仆人”。这只会让他们对主教的评价更高；因为他们的结论是：“如果是这样的仆人，那么主人该是怎样的？”事实是，哈利是一个比阿斯伯里先生或他那个时代的几乎任何其他人都更受欢迎的演讲者。当科克博士来到巴拉特教堂时，阿斯伯里先生为他提供了一辆马车和马匹，并由哈利驾车带领他绕行半岛。当他们到达伍斯特郡的约翰-普内尔家时，博士说：“我对哈里的讲道很满意”。哈里还与加雷特森和沃特科特先生一起巡回；我们无法说清还有多少早期的传教士。在那个时候，哈利与卫理公会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他在受欢迎的浪潮中前进了若干年后，他因酒而堕落，成为牧师和人民的强敌之一。现在，唉！这位受欢迎的传道人在费城的街道上成了一个醉醺醺的捡破烂的人。但我们不会把他留在这里。一天晚上，哈里开始在南华克下面的颈部走动，决心留在那里，直到他的背痛得到医治。在一棵树下，他在

祷告中与神相搏。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候，上帝让他恢复了救赎的喜悦。从这时起，哈里继续忠心耿耿；尽管他不能像堕落前那样，以令人愉悦的信心站在人们面前，作为一个公共演讲者。大约在1810年，哈里完成了他的课程；而且，人们相信他取得了良好的结局。异常多的人，包括白人和有色人种，跟随他的尸体到最后的安息之地，在肯辛顿的一个免费墓地。

瓦特斯先生在1780年访问了弗吉尼亚会议之后，第四次回到弗雷德里克巡回区，为期六个月，然后在费尔法克斯巡回区停留了几个星期。这一年的下半年，他与约翰-唐奈尔（John Tunnell）一起在马里兰州组建了卡尔弗特巡回会。从1781年的会议开始，他又去了巴尔的摩巡回会。这一年的下半年，他来到费城印刷《威廉-亚当斯传》，并进入新泽西州，一直到新米尔斯，发现他七年前离开的所有卫理公会成员都还活着；只有一个人离开了公会——在这期间他们的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1782年，他在弗罗万纳和汉诺威分会度过了这一年。1783年，他去了卡尔弗特巡回区；在这一年的下半年，他在离亚历山大市12英里的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定居。1786年，他被任命到伯克利巡回区；但六个月后又停了下来。1786年，他妻子的母亲，安-亚当斯夫人去世。她是费尔法克斯县第一批在1773年被卫理公会的布道带到主面前的人之一：她在以色列表现出自己是一位母亲。1801年，他重新进入巡回传道，驻扎在亚历山大。1802年，他在乔治敦。1803年，他失去了他的母亲，在她九十一年岁的时候。1803年和1804年，他再次驻扎在亚历山大；1805年，他在乔治敦，哥伦比亚特区，1806年，他最终定居。他在1813年还活着，那时他已经六十二岁了。我们不掌握他的死亡时间；但由于他活得很好，我们毫不怀疑他死得很好。这就是关于第一位美国本土巡回卫理公会传教士的记载。盖奇先生说：

“一位上尉从军中来拜访住在附近的一位兄弟，他是卫理公会的成员，也是一位上尉。在他哥哥家的时候，他开始关心自己灵魂的得救问题。当我准备离

离家去赴约时，他来到了我的家。我说服他陪我一起去，在我们的旅途中，他得到了宗教信仰。在我们途中的一个季度会议上讲完道后，我感到非常疲惫；但神经常在我们的软弱中彰显他的能力。在爱的盛宴中，上尉的仆人受到了恩典的锻炼。我的眼睛影响了我的心。主的灵降临在我身上。在很短的时间内，房子似乎被他的存在所充满，工作变得普遍。一些人信了主。我以前从未在公共聚会中得到过如此大的祝福。在场的一位传道人试图阻止这项工作，但无法做到。他说这是我的野火，但这是主在进行圣灵和火的洗礼。那火焰是甜的，有如神的儿子与我们同在。

“夏天的时候，我去汉诺威巡回传道参观。我在乔治-阿诺德家，和另一位传道人一起，我们到玉米地里散步。玉米长着美丽的丝。我们为秘密祷告的目的而分开。在这里，主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拜访了我。他仁慈的灵在我的身体、灵魂和精神上如此运作，以至于和我在一起的传道人都能看到。在我身上等了一段时间后，他开始往屋里走，但以诺和以利亚的情况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回头看我会怎么样。我在某种程度上觉得自己在天堂，一些我认识的人也和我在一起。

“当我听说阿斯伯里主教在乔治-阿诺德家去世时，使我重新回忆起我在同一个地方所享受的一切，我感到放心，他已经去休息了。我在这次巡回中得到了很多祝福，并安全地回到了家。当我离开家去为教会服务时，我妻子的心也在工作中；我们在和平中分开，当我回来时，我们在爱中相遇。

“在弗吉尼亚州的波哈坦县发生了一场伟大的复兴。它从卫理公会父母的孩子开始，并延伸到浸信会家庭。它普遍传播到弗吉尼亚州和卡罗莱纳州。在我们附近，有六个年轻人是这场复兴的成果，他们成为传教士。

他们中的五个人，即D. Asbury、Chastain、Pope、Maxey和Locket，成为巡回

传教士。”《Philip Gatch牧师的素描》，第86至89页。

第四十四章。

在这一年里，卫理公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力量越来越大。1780年，乔治-梅尔先生接待了艾萨克-安德森先生和他的同伴玛丽-莱恩-安德森夫人加入卫理公会，并在他们的房子里传教，有时也在他们的校舍里传教。一个协会被建立起来，一度有40名成员；但由于这附近没有教堂，在时代的变迁中，这个在Valley Forge附近的协会被解散了。玛丽-L-安德森夫人与卫理公会一起生活了67年，她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基督徒，在她的儿子约瑟夫-埃弗雷特-安德森的家去世，享年85岁。她的孙子，詹姆斯-拉什-安德森牧师，医学博士，是费城会议的成员。她的后人一般都与卫理公会有联系。

本杰明-阿伯特牧师在费城巡回讲道时的第六次任命中，他对会众说，到那时为止，他已经在上帝的葡萄园里劳作了七年；因为他在1772年信主，1773年开始讲道，七年时间使我们到了上述1780年的日期。阿斯伯里先生在1781年2月第一次见到阿伯特先生，当时他讲述了之前在宾夕法尼亚州特拉华河那边所做的事情，即有20多人重新获得了爱，还有一些人改变了信仰。我们将努力确定他所处的几个布道地点的位置，因为这将表明卫理公会当时在特拉华河和萨斯奎哈纳河之间占据了哪些地方。读者可以在阿伯特的《生活》中找到这次巡回的描述，第90-113页。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在新堡，在罗伯特-弗内斯（Robert Furness）经营的一家小酒馆里；他的会众包括“一群无赖”，他们聚在一起围攻他。一个人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瓶朗姆酒，发誓要把它扔给他。但F先生站在门口，阻止了他。

那天晚上，阿伯特先生并没有对他们预言顺利的事情。

他的第二个任命是在威尔明顿的J. Stedham's，在那里他向一个小的专注的会众讲道。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高兴。一个女人在神的力量下躺了三个小时，她说上帝给了她一颗干净的心。她继续哭着说：“啊，阿伯特爸爸，我怎么能活着呢？哦，我可以去找耶稣！”她整夜都在祈祷。

第三，在J. H的地方。他在这里的会众主要是浸信会教徒；因此我们把它放在离克里斯蒂纳村不远的铁山浸信会的范围内。他受到了几个听众的热烈攻击，因为他讲的是普遍的救赎，有可能从恩典中堕落，以及今生从罪中得救。”这次会议上有两三只羊，但他们不敢抬头，“更不敢说阿门。

他的第四次约会是在J. Hersey弟兄那里，估计。这里的会众很多，聚会很有力量：有些人大声哭着求怜悯。讲道结束后，一位亲爱的老太太对他说：“这就是福音的号角，我在二十五年前就听过怀特菲尔德先生的声音了。”在他的下一个约会中，他向十个铁石心肠的罪人讲道，没有什么效果。

由于他的第六个约会是在一个长老会定居点，我们把它定在德州纽瓦克附近的老白泥溪长老会会所。停下来问路的时候，有一个人提出要和他一起去，告诉他那里将有一个卫理公会的传教士，而我们的传教士将在那里诱导他的论述。该地的警员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痛苦地发誓说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当天就该进监狱了。当时有很多会众。房子的主人要求他讲道支持战争，因为这是在长老会附近。他回答说，他将按照上帝的指示讲道。他开始了，警察就在他面前；警察一看到传道人在去开会的路上听到了他褻渎的谈话，脸色就垮了下来，脸色苍白。勇敢的人！上帝的力量停留在演讲者身上：他颤抖着，流下了大量的泪水。在一些人的要求下，他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他们，然后毫发无伤地离开了他们。在这里，亚当-克劳德加入了他的行列，与他一

起走了一圈。

第七次，这是在切斯特县，离尤尼恩维尔不远。这是一次强有力的聚会；克劳德弟兄在人们的呼喊中受到了极大的考验。

他的第八次任命是在戈申，在山谷校舍，那是当时的布道所。这个约会现在被称为“树林”。在这里，有两个人在他强有力的布道下，找到了灵魂的平安。他和住在兰开斯特公路上的“船”酒馆附近的丹尼尔-梅雷迪思弟兄一起回家，在那里他讲了第九次道：有人大声哭着求饶，有两人倒在地上。当克劳德弟兄希望他让人们安静下来时，他回答说：“我没有像你们附近的人说的那样，让这些人哭着倒下，我已经学会了泽西人的做法”。

他的第十次任命是在苏德斯堡附近的德国人中。“在这里，主创造了奇迹，有的人倒在地上，有的人找到了平安。许多人耽搁了时间，想听听我通过土地看到的神的奇妙作为。在家庭祷告中，神的力量临到我身上，使我失去了身体的力量和说话的能力，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哭了起来。众人也大声哭喊，整夜都在祈祷”。

在马丁-贝姆牧师那里，他完成了他的第11次任命。在这里，他有一次最了不起的聚会。会议于11点开始，在第二天早上日出后结束。大约有20名苏德堡卫理公会的成员和他一起来到了贝姆先生家。他说：“当我来到我的呼求时，人们都倒在屋子里，他们的哭声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恶人被惊动了，急忙跑到门外，彼此成堆地倒在一起。为了淹没哀悼者的哭声，我发出了一首赞美诗。我们的一位英国朋友在试图举起它时，倒在桌子底下，像个死人一样躺着。我又唱了一遍，并请另一个人举起它；他一尝试，也倒下了。于是我开始举起它，这时神的力量临到了我，我惊讶地叫了起来。看到我在与神对抗，我没有再尝试唱歌。祷告在整个房子里进行，楼上楼下都有（这是一

个老房子，现在用于宗教聚会），梁先生和另外五六个人参与了祷告。晚上指定了一个守夜人，当我和马丁-贝姆悄悄离开房子的时候，一个年轻人出来抓住了栅栏，向上帝哭诉求饶。可以肯定的是，’马丁-贝姆说，’我以前从未以这种方式见过上帝。我被叫回来看一个人的死亡。我去了布道所；在楼梯上，一些人躺在那里哭着求饶，而其他人在赞美上帝。在布道室里，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躺着。据说要死的人躺着喘气。当我准备跪下来祷告时，有人告诉我，上帝已经使她改变了，我向上帝表示感谢，她立即站起来，为上帝为她的灵魂所做的事而赞美上帝。许多人都来参加守望会议。在用德语和英语说了很多话之后，我站起来说话，主就像白天那样伸出他的援助之手。潜水员们逃出了房子，留下了那些呼喊怜悯和赞美上帝的人。我大约在午夜时分上床睡觉；早上我发现人们整夜都在工作：会议在太阳升起大约一个小时内结束。会议持续了大约20个小时。”

约有四十位朋友陪同阿伯特先生前往他在米尔溪的第十二次约会，前往兰开斯特。在这里，”上帝伸出了他的援助之手，许多人大声地哭着求怜悯。有一个年轻人被强有力地锻炼着，退到楼梯上，在地板上砰砰乱跳，直到马丁-贝姆担心他的身体会受伤，并感叹道：’可以肯定的是，我以前从未以这种方式见过上帝。这个年轻人试图下楼，从上到下摔了一跤，并大叫道：’魔鬼在房间里！’这让人们惊慌失措，也让我的精神受到了影响；因为我想如果我把魔鬼养大了，我还不如回家。一些人上了楼，没有发现魔鬼，而是发现一个人在打滚，在呻吟，在向上帝呼求怜悯。当我让人们离开时，许多人围着我哭泣；一些人找到了平安，另一些人真正觉醒了，并被深深地定罪。这次任命是在德国人中进行的，地点是博姆先生在罗勒先生那里培养的。他的第十三次和第十四次约会是在兰开斯特附近：其中一次很可能是在斯托纳先生那里，那是马丁-贝姆讲道的一个约会。

他的第十五次任命是在Leacock长老会的范围内。他有许多人要讲道；但他们

是他无法融化的金属；他离开了他们，去了他的第十六个任命，似乎是在新荷兰附近；这里住着戴维斯先生，他是塞缪尔-戴维斯牧师的父亲，他是巴尔的摩会议的杰出成员，于1822年在华盛顿去世。另外有，艾萨克-戴维斯先生，一位年事已高的卫理公会成员。在这个约会中，他发现了一个小会众，并进行了劝勉和祷告会。有两个年轻人倒在地上；当他们起来的时候，他们都表示成圣了。第二天，他在这个地方讲道，在讲道和聚会课上都有一个很好的聚会。在他的第十七个讲道地点，聚会是有益的，在聚会中，有三四个人承认成圣。

他的第十八次任命似乎是在上奥克托拉长老会的范围内。他在这里见到了他的朋友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erling），他在几天前曾写信给他，告诉他上帝是如何开展他的工作的。房子里挤满了人。有些人哭着求饶，有些人倒在地上。在这里，一位长老会的老先生告诉他，他的聚会的噪音和混乱不是出于秩序之神，而是出于魔鬼。阿伯特先生回答说：“如果这是魔鬼的杰作，这些人，其中许多人躺在地上就像死了一样，当他们苏醒过来时，会像魔鬼一样愤怒、诅咒和咒骂。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唤醒了，听着他们在醒来时对耶稣的赞美音符。”听着，“阿伯特先生对他的长老会对手说，“这不是地狱的语言，而是迦南的语言。”

晚上在附近的一个祷告会上，除了阿伯特先生和他的反对者，所有在场的人都匍匐在地上，他们争辩说这是错觉，是魔鬼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上，有八个人宣称自己成了圣，还有一些人成了义。在他的第十九次约会中，他在讲道时听到有人喊道：“水！水！这人要晕倒了。那是他的长老会对手，像伯沙撒一样颤抖着，很快就倒在了地上，经过挣扎，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在班级开会后，大约在会议结束时，他又恢复了。现在对工作的性质已经没有争议了；他所遇到的那场打倒的争论已经让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在阿伯特先生的下一个约会中，他起身作了劝勉，承认神的能力在这些聚会中的表现是他

以前从未见过的。

在他的第二十次约会中，人们非常感兴趣，以至于在阿伯特先生用尽他的力量向他们布道之后，他们还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而克劳德弟兄，已经和他在一起两个星期了，并且已经成为这些强大的信徒的一部分。

他起身并作了中肯的劝告。一位妇女倒在地上，起来后见证说，上帝已经使她的灵魂成圣。一个年轻人被深深地唤醒了，当他到家的时候，就像一根木头一样倒在地上，并呼求上帝怜悯他，直到午夜。第二天早上，阿伯特先生被派去看望这个年轻人。在问了他一些问题之后，他向他保证，上帝已经使他的灵魂改变了，于是这个年轻人站了起来，将荣耀归于上帝。阿伯特先生祝贺这位母亲，说她有一个重生的儿子。但那位母亲喊道：“你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你在这里。怀特菲尔德在你之前就在这里，像你一样，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把人们搞得晕头转向。我不想再看到你重生了。”

这位老太太将阿伯特先生与怀特菲尔德先生相提并论，是对他最大的褒奖。她应该属于东部的一个聚会，那里的牧师把“你们必须重生”这句话从他的讲道中删除了，因为有人听到他读这句话时感到不安。

他的聚会规模不大，在他的第21次约会中没有成功。从那里他和一个友好的贵格会成员一起回家了。在与他的贵格会兄弟谈论他的经历时，主的灵如此有力地临到他身上，他跌倒了，哭得很大声，以至于谷仓里的人都听到了，跑进屋里；但又因为害怕而匆匆跑出来。他一恢复过来就环顾四周，看到他们都在流泪。一些朋友祝福上帝，说他们曾经见过这样一个人；并邀请他们在他们的聚会场所讲道。就这样，阿伯特先生经历了邪恶和美好的报道。昨天，教会的老太太请他离开，因为她的儿子重生了。今天，那些并不总是最开明的朋友们却高兴地追随他——因此笑脸和皱纹交织在一起。他最后担任的三个

职务，似乎都是在威尔士山以东，白兰地河的上游。在他的第二十二次任命中，他有大量的会众和一个很好的会议：家里的女人被打倒在地——她跟着他去了下一个讲道的地方，在那里她得到了强大的祝福，并欢喜地回家了。

毫无疑问，他的第二十三次任命是在伯克郡边缘的一个叫老森林的小老石教堂里。在这里，有些人倒在力量之下，有些人跑出了屋子。一个出去的女人遇到了另一个进来的女人。并对她说“不要进去，因为你无法忍受”。有几个人自称找到了平安，还有人说找到了心灵的圣洁。“营中有王的呼声”。许多人说这是他们在那个地方所见过的最伟大的一天，尽管他们曾坐在德穆尔热心的大声讲道下，而德穆尔是那次聚会的发起人。亚伯拉罕-刘易斯先生和约瑟夫-凯伯瑞先生是属于这次聚会的两个主要人物；他和其中一个人一起，晚上在另一个人的家里举行了一次强有力的祷告会。

大卫-霍夫曼先生告诉我们，他与刘易斯或凯伯瑞住在一起，并记得阿伯特先生在1780年的访问。霍夫曼弟兄是当地的一名传教士，与老森林有多年的联系。在成为卫理公会成员约七十年后，他在几年后去世，年近九十岁。

他的第二十四次任命很可能是在小鹰酒馆附近的本森家，那里有一个社团，第二年建了一个小教堂。在这里，许多人蜂拥而至。他的大量工作耗尽了他的精力，并带来了昏厥——一种他以前从未经历过的紧张感觉。他继续练习，恐慌离开了他，他有一个强大的会议，并有一个宝贵的时间与全班聚会。在这个约会中，有几个人被神的灵唤醒了。一位妇女告诉他，她是通过进入罗马礼拜堂而被定罪的（这可能是西切斯特的那个小旧礼拜堂吗？我们知道在那个地区没有其他的教堂），在那里她看到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形象，以及从他身边流下的血。她对自己的罪孽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不久就找到了平静，加入了社会。

他的第二十五次任命是在沃里克，即波茨炉。”他说：“这个地方，因为邪恶，是地狱的隔壁。在这里，他们发誓要射杀我。格雷斯夫人（熔炉的主人）因身体不适不能参加这次聚会，就派了一个人去节制熔炉工人和搬运工。我走进屋里，非常自由地讲道。有几个工人的脸上都有泪痕，泪水从他们的脸颊流下。斯特林弟兄作了一次劝勉。会后我们去了格雷斯夫人（住在考文垂）家。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看到世界上有一个人；因为我担心有些毛皮人黑人杀了你’。第二天，他在她家向一群哭泣的人宣讲了他的第二十六次布道，度过了一段宝贵的时光。晚上，云弟兄讲道，斯特林弟兄劝勉。第二天早上，在家庭祷告中，“天上的窗户被打开了，上帝的灵来了，就像五旬节那天一样；她的女儿（波茨夫人）找到了平安，她的一个孙女受到了灵魂的困扰，而老太太却在为荣耀展翅高飞”。在这里，斯特林弟兄离开他去了伯灵顿，而克劳德弟兄去了他在威尔明顿附近的家。

他的第27次任命是在大卫-福特家，靠近克劳德的礼拜堂，现在是贝瑟尔。”在这里，人们害怕坐在我身边，因为他们听说巡回传道的人像死人一样倒下。我讲道，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时间——许多人被割伤了心脏，一些人倒在地上，有几个人大声哭着求怜悯。

他的第二十八次任命是在克劳德的会议厅。这是我们所掌握的关于这个小教堂的最早的通知，当时这个小教堂刚刚开放供人礼拜。讲完道后，他在晚上举行了一次祷告会。”那是一个强大的、融化的、呼喊的时间。有几个人迷失在爱的海洋里”。

在威尔明顿，他在码头上一个旧仓库里进行了第二十九次布道。”有些人穿过镇子，说有个老水手在骂人，骂得很难听；这使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房子和码头都被挤满了。有些人笑了，有些人嘲笑了，有些人哭了；有些人被惊醒了，询问他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得救。我告诉他们要仰望耶稣”。

在这次巡回中，阿伯特先生走遍了当时卫理公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所有地区，除了费城和蒙哥马利县的贝瑟尔以及日耳曼敦，一后两个地方的任命是偶尔而非定期的。他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在巡回区转了一圈，至少讲了二十九次道，见了十或十二个班，举行了一次守夜，还有四或五次祷告会。他听到二十多个人宣称上帝在爱中更新了他们；同样多的人见证他们在基督的宝血中找到了救赎，甚至是罪的赦免；此外还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在他的雷声下被唤醒。在卫理公会的记录中，我们很少见到有一个月的行程比这更多引人注目的事件，或者有更多热切的劳动和更多神圣力量的展示。在那一天，特别是在阿伯特先生那里，家庭祷告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形式；而是在锻炼对基督的信心，期待从他那里得到当前的救赎，就像在布道和劝勉的会议上一样。因此，在家庭礼拜中，他有灵魂皈依的印记，就像在其他聚会中一样；在考文垂和其他家庭礼拜的例子中，情况都是如此。

第四十五章。

在过去的三年里，战争的铁蹄一直在践踏新泽西的卫理公会。1780年在巴尔的摩举行的会议上，阿斯伯里先生收到了新泽西教友的信，要求派三到四名传教士到他们那里去，并传来了上帝的工作在他们中间复苏的美好前景。因此，三位传道人——即威廉·吉尔、约翰·詹姆斯和理查德·加里特森，被派往该州服务。看来这一年上帝的工作在泽西岛确实大有起色；卫理公会的人数从196人增加到512人；1780年之后，卫理公会在泽西岛的人数从未像之前那样减少。在这之前，本州为数不多的卫理公会成员是在塞勒姆、格洛斯特、伯灵顿和默瑟县，而在坎伯兰、梅角和蒙默斯县则几乎无人问津。正是在这一年，卫理公会被引入最后提到的三个县，并在本州的大西洋沿岸扎根。

关于约翰-詹姆斯先生，托马斯-瓦尔牧师对他今年在坎伯兰县和梅角县的工作做了如下描述，他是那里的开拓者：“他把缰绳系在马的脖子上，让马自己走；来到一户人家，他会告诉这家人，他是来警告他们和他们的邻居准备迎接上帝的，希望他们发出通知，在这样的日子里，有人会在那里向他们传递上帝的信息；如果他们允许，在他离开他们之前会和他们唱歌并祈祷。有些家庭受到很大影响，觉得必须按他的要求去做。其他家庭则拒绝向他开放房屋或邀请他们的邻居。这种做法很快在许多地方引起了恐慌和兴奋：有人认为他是来自无形世界的信使，有人说他是个疯子。一天晚上，他来到西尔斯上尉的家里，要求住宿。上尉在院子里被嘈杂的狗叫声包围着，这使他很难理解所请求的帮助的性质。他一怒之下开始骂狗，传教士为此责备了他。当他的声音被听到时，他再次请求在这里呆一晚上。上尉看着他，停了一会儿，回答说：“我讨厌让你留下来，这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人；但由于我一生中从未拒绝过一个陌生人的住宿，你可以下车了。”

“进屋后不久，他就要求一个私人房间并退了出来。家人好奇地想知道他是为了什么而退的，就想办法去确定，这时发现他是跪着的。在秘密祷告进行了很长时间后，他来到客厅，发现晚餐已经准备好了。上尉坐在桌前，邀请他的客人和他一起吃；他走到桌前，说：‘如果你允许，上尉，我将在我们吃东西之前请求上帝保佑我们，’上尉同意了。在晚上，传教士有机会多次责备他的主人的亵渎行为。几天后，上尉参加了一次阅兵式。他的手下听说那个在该地区闹得沸沸扬扬的人和他在一起过夜，就问他对这个奇怪的人有何看法。‘你问我对这个陌生人有什么看法吗？我知道他是神的人。’”请问，你怎么知道的，上尉？”一个人说。‘我怎么知道的？我会诚实地告诉你，魔鬼在他的责备下在我心里颤抖。上尉成为一个有用的卫理公会成员，也是一个模范的基督徒”。卫理公会就是这样被引入坎伯兰和梅角县的。

以下是此时在新泽西州这个地区的一些任命：新英格兰镇、科汉西（现在的布里奇敦）、莫里斯河（现在的伊丽莎白港）、高夫弟兄的、彼得-克雷西的、戈弗雷的、沃尔西的（这个名字可能应该写成伍尔森，因为它可能是费城会议的约翰-伍尔森牧师的同一个家族），以及塔卡霍河上史密斯先生的。这些任命是在坎伯兰和梅角县。在当时的格洛斯特（Gloucester），现在的大西洋县，在离梅县不远的Champion法官和Hew弟兄家都有传道。

大蛋港河上的登陆点。Wiretown或Waretown的任命似乎靠近现在的雪松桥，如果它不是同一个地方的话；而Goodluck离它也不远。在蒙茅斯县，在汤姆河畔的艾肯法官家、朗科、弗里尔霍德和伦纳德家都有任命。Batstow Furnace也有传教。后来在Pleasant Mills、Absecombe、Tuckerton、Squam River、Shark River、Mount Pleasant和Shrewsbury都有传道。还有一些其他的任命，我们无法具体说明。

在这一时期成为卫理公会成员的人中，我们已经列举了西尔斯上尉、高夫兄弟、克里西、戈弗雷、沃西、史密斯、冠军、赫斯、艾肯和伦纳德。除此以外，我们还要加上以下属于这一地区早期卫理公会成员的名字。在莫里斯河上的是菲斯勒家；本杰明-菲斯勒牧师曾在短时间内担任过巡回传教士。在基督教道路上长期奔波后，他在伊丽莎白港去世，他的一些孩子仍在那里，他的几个同名亲属也在该地区，他们一般都信奉卫理公会。在同一地区还有布里克家族—这个名字中的一些人在七十年前就是卫理公会教徒。在塔卡霍附近，似乎是斯温家族居住的地方。理查德和内森都在巡回传道。理查德是一个伟大的自然哲学家，也是一个好人；他在本世纪初去世。他的兄弟内森活到了很老的时候，一直忠心耿耿，直到去世。阿萨-史密斯牧师从塔卡霍来到这里，他是费城会议的长期成员。在蛋港有布莱克曼家族。阿比盖尔-布莱克曼（Abigail Blackman）是一位老卫理公会成员，于1827年去世，享年七十四岁。大卫和他的妻子玛丽属于这里。他们的儿子李尔纳-布莱克曼牧师是一

位杰出的巡回传教士，1815年在穿越俄亥俄河时被淹死。他的母亲于1827年去世，享年七十四岁。弗兰贝斯先生和夫人在1780年属于蛋港的社团，当时该社团刚刚成立。玛丽-弗兰贝斯在卫理公会中忠心耿耿地生活了四十六年，于1826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留下了160名直系后裔。这个地区的Absalom Doughty牧师是早期的卫理公会成员。在对基督教真正奉献了五十多年之后，他在八十岁的时候在Absecombe的耶稣里睡着了。在Batstow Furnace住着Freedom Lucas，他是这个地方最早的卫理公会成员之一；看来他大约在这个时候成为了英国一个庄园的继承人。卢卡斯参加了特伦顿和普林斯顿的战斗，他是大卫-布雷纳德的皈依者，信奉卫理公会五十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当地的传教士，在大西洋郡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1780年，在蒙茅斯县，约伯-瑟克莫顿在理查德-加雷特森牧师的传教下被唤醒并信主。他是该县最早的卫理公会成员之一，他的房子也是传教士在该地区最早的住所之一。他在自由港的住所去世，享年七十有八。约翰和詹姆斯，以及本县更多的瑟克莫顿家族，自1780年以来一直跟随卫理公会。

蒙茅斯的李平科特先生和夫人是早期卫理公会成员之一。在他们居住的附近，有几个教派，如公谊会、圣公会、长老会、第七日浸信会和长胡子，即邓卡德教派。安-利平科特夫人在年轻时就被置于灵魂深处的担忧之下；在这种状态下，她试图从她所生活的那些宣称是基督教的教派中获得启示；但她发现自己仍然处于黑暗之中，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我必须做什么才能得救？”不久之后，她梦见自己在一个地方，那里有一大群人，她看到一个人穿着紫色的家纺麻布，手里拿着一个卷轴，邀请人们和他一起去天堂。大约在这个时候，人们开始热议英国出现的一个叫卫理公会的人，其中一些人已经来到了美国。听说这个教派的一个人要在附近讲道，她就和丈夫一起去听他讲道。在那里，她看到一大群人，还有一个人，就像她在梦中看到的那个人一样，他向她传授了她一直在寻找的亮光，并向她的理解力清楚地打开了通往天堂

的道路。在这番话下，她丈夫的心被触动了；当传道人出示名单或课表，邀请所有想上天堂的人上前写下他们的名字时，她穿过人群来到传道人面前，决心把她的名字写在名单上，如果那天除了她之外没有人加入；但在她到达牧师面前时，她丈夫已经穿过人群，并命令把他的名字写在课表上。在为救世主服务多年后，她在八十七岁时欢喜地离开了，去见她的救主。

在蒙茅斯县，居住着波莱姆斯家族；其中一些人是早期的卫理公会成员。詹姆斯-波莱姆斯牧师在1800年左右加入费城会议，并于1827年到达天堂。有谁见过比这位好人更圣洁的面孔？谁见过他，而不认为他与凡人一起生活时，更应该属于天堂而不是人间！这样的天真！这样的温顺！这样的纯洁！都印在了他的脸上。有福的人！

本县摩西-罗宾斯的妻子安-罗宾斯大约在这个时候成为卫理公会的成员。她于1828年在费城去世，享年89岁，被埋葬在联合教堂。长枝的约瑟夫-帕克牧师，在忠心耿耿地生活了60年后，在他的第86年去领赏了。在蒙茅斯县居住着伍利家族；其中一些人是该地区最早的卫理公会成员。从这个家族中走出了乔治-伍利牧师，他在费城会议中担任了四十年的成员。他完成了他的课程，并于1843年在马里兰州塞西尔县结束了他的苦难，当时他已经七十五岁了，并被安葬在存款港。

本县的克兰默和格兰丁夫妇在这个时候加入。艾米-格兰丁（Amy Granding）夫人在与卫理公会成员生活多年后，在她八十九岁时去了荣耀之地；爱德华-克朗默（Edward Cranmer）先生在他的第七十七岁时去了荣耀之地。

之后几年，传教士们在大西洋沿岸的孔雀、彼得森、理查兹、布朗、张伯伦、伍德马西、纽曼、怀特和德里克-朗斯特里特兄弟的家里找到了家和住所，还有他的16个健康的孩子。

就在1780年，休-史密斯先生和几个朋友去参加季度会议。R. G.，即理查德-加雷特森，讲道。阿伯特先生随后进行了劝勉，讲到 he 不能来参加会议，讲到 he 尝试骑马的印象，讲到 he 把脚放在马镫上就感觉到神的力量临到他身上，等等。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神的力量就临到了集会上。史密斯先生和其他许多人都倒在地上，大声哭泣。史密斯先生还没有重生。在那次会议上，一段荣耀的时光随之而来。（见《亚伯特的生活》，第282、283页）。

似乎是在1780年左右，卫理公会在迪尔菲尔德成立。阿伯特先生收到了该地一位虔诚的长老会成员的来信，告诉他“他的家和心都是开放的，可以接受他，他们在迪尔菲尔德有罪人，希望他把他的线路看成是上帝的召唤”。于是，在接下来的主日，阿伯特先生接受了任命。听众们表现出了一些温柔；在他接下来的演讲中，人们都被融化了。这个地方和附近的其他几个地方成为巡回者的固定布道地，并被纳入巡回区。随后出现了复兴，并成立了两个协会。在这次复兴中，人们像在战场上被杀的人一样倒下。许多长老会成员加入了卫理公会并坚守岗位，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这样做而被带到了教会的会议上。

在那个时代，其他牧师的讲坛上响起了对卫理公会及其传播者的谴责声，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在新英格兰镇，长老会牧师郑重地警告他的会众不要听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在Cohansey（现在的Bridgetown），Vantull先生毫不留情地打击了第一批卫理公会成员，以及他们在该地的朋友。要具体说明，几乎是一项无休止的工作；卫理公会成员受到其他教派牧师的这种对待，是一项几乎没有例外的规则。其结果是，它教会了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们去战斗，一旦卫理公会建立起来，他们就会转向他们，与他们战斗，直到他们高兴地放下他们的架子，要求休战。我们听到查尔斯-皮特曼牧师在泽西岛的一次营会中给某些牧师讲了一番话，让在场的一些人听了之后，哭得像被鞭打的孩

子。有位先生曾经说过，他不会为了500美元而站在某个教会牧师的位置上，在马里兰州塔尔伯特县的一次营会中，他坐在所罗门-夏普牧师的严厉斥责之下。卫理公会和其他新教教派之间的这场战争，除了偶尔的小规模冲突外，似乎都能和平收尾。

根据托马斯-瓦尔牧师的说法，1780年在新泽西州默瑟县有一项伟大的工作正在进行，据说在这一年他成为一名卫理公会教徒。我们有理由怀疑上述日期的准确性。根据会议记录，1780年，作为瓦尔先生信主的工具的佩迪科德先生被任命在特拉华州工作；阿斯伯里先生的日志显示他在半岛上讲道；由于瓦尔先生在年老时写下了他的生平，如果我们假设他对上述日期记忆不清，就像他对罗素将军和他的夫人信主的时间记忆不清一样，他说这是在1788年发生的，但保留日记的阿斯伯里和瓦特科特主教说这是在1790年发生的，并把1781年作为真正的日期，每一个情况都会得到证实；因为在会议记录中，C. B. Pedicord和J. Cromwell代表西泽西；而Mair先生在这一年的会议记录中没有分配给他工作，他可以自由地“自愿为东泽西传教”，正如Ware先生所说的那样。在当时，让像韦尔先生这样有前途的年轻人在家里呆上三年，然后再把他送上巡回传道的马具，这也是一种惯例。罗达先生在加里特森先生信主后，就开始让他进入巡回传道的行列。因此，我们认为1781年是瓦尔先生信主的正确日期，也是麦尔先生在东泽西的劳作时间，以及爱宴的时间。我们见过很多关于爱宴的描述；但从未见过像下面这段话一样，在转到纸上时读起来这么好。（见《托马斯-瓦尔的生活》，第62-69页）。

“麦尔先生以一个季度的会议结束了他在属灵孩子中的工作。星期六有很大的力量；许多人大声哭泣—有些人是因着喜乐，有些人是因着悲伤；许多人被惊奇所充满，逃走了一—因此为传道人提供了空间，使他们能够走到哀悼者中间，与他们一起祈祷，并劝他们相信主耶稣。在主日的清晨，信徒和寻求者们在—一个谷仓里聚会，举行爱的盛宴。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

第一次参加的爱的盛宴。梅尔先生向他们解释了爱宴的性质；来自伯灵顿的詹姆斯-斯特林先生率先讲述了他的经历。在他之后，新信徒之一埃格伯特先生站起来说：“我站在我的门口，看到一个人骑在马上，当他走近时，我想叫住他询问消息；但他转身走进我的院子，对我说：“请问，先生，你能告诉我去天堂的路吗？”“去天堂的路，先生！我们都希望能去天堂，人有很多条路可以走。”“啊！但是，”陌生人说，“我想知道最好的方法。”“先生，请上车吧；我想听你谈谈你认为最好的方法。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经常听我母亲谈论通往天堂的路，而我是印象深刻，你一定认识路。”他确实下了车，而我很快就相信我对这个陌生人形成的判断是正确的。我的门被打开了，我的邻居们被邀请过来看一看，听一听这个能够并且会告诉我们通往天堂的最佳途径的人。没过多久，我、我的妻子和我的几个家人，以及我的许多邻居，都确信我们在路上；因为我们与上帝、彼此之间都有和平，并经常为所有人的和平和救赎祈祷。告诉我，朋友们，这难道不是通往天堂的道路吗？的确，我们中的许多人曾有一段时间非常惊慌和不安。我们在一起交流，说，上帝是否会怜悯我们，宽恕我们的罪，这是一个疑问；如果他这样做，也必须是在我们经过长期和深刻的忏悔之后。但我们的传教士对我们共同说出了我们不相信的恐惧，对我们说：“朋友们，振作起来，你们离神的国度不远了。你们当中有谁比大数人扫罗是更大的罪人吗？他花了多长时间悔改？三天就好了。腓立比的狱卒也是如此，在他被定罪的同时，他和他的全家都受了洗，在神面前欢呼雀跃。来吧，让我们对上帝有信心；来吧，让我们跪下来，要求基督的死亡对我们的罪有赦免的功绩，上帝就会宽恕。看看你们自己吧，上帝就在这里！”瞬间，一个我认为是屋里最大的罪人，除了我自己，就像一个死人一样倒在地上一我们以为他已经死了；但他并不是真的死了，因为他坐在那里，和在场的任何一个人一样带着显著的微笑。在这里，他说的那个青年说出了荣耀这个词，他的眼神和语气像电击一样贯穿了整个听众，并一度打断了演讲者；但他又继续说：“传道人让我们不要惊慌—我们都必须死而复生。”我立刻把他搂在怀里，喊道：“我感到的罪恶和我担心的复仇已经消

失了一现在，我知道天堂已经不远了；但在这里，在那里，在耶稣显灵的地方，就是天堂。说到这里，他的语言能力下降了，他坐下来哭了起来；我想，谷仓里没有一双干眼。

“接下来是一个德国人发言；如果我能说出他所讲的内容，这将值得在任何人的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他说的内容如下。当传教士来到我家，并说：“请保佑我的住所平安；我来了，先生，看看是否有这种麻烦。我在你们那里能找到一个知道去那个不再有战争、悲哀和哭泣的国家的人，我还能向谁询问呢？他这么一说，我很生气，想对他说，离开我的房子，但我说不出话来，只是颤抖着，等我的气消了，我说，我恐怕不知道去那最好的地方的路，但我妻子知道，你坐下，我去叫她。就在这时，我的妻子进来了；一个陌生人说：“先生，我想这是你的妻子，你说她知道通往更好的国家，通往天堂的路。

“亲爱的女人，你能告诉我吗？我妻子看了那个陌生人一分钟后，她说，我认识耶稣，他不就是那条路吗？陌生人跪在地上，感谢上帝把他带到我的家里，那里有一个知道天堂之路的人；他为我和我的孩子祈祷，希望我们能像我妻子一样，一起去天堂。我妻子用荷兰语祷告，我的一些孩子跪在地上，我也跪在地上；当她不再祷告时，传道人再次祷告，我的大女儿哭得很大声。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寻求主，但我担心他不会听我的，因为我告诉我妻子她疯了，让她的心很难过。但是，传教士给我看了许多应许，我告诉我妻子，如果她能原谅我，禁食，并整日整夜地和我一起祈祷，我希望主能原谅我。我妻子很高兴，但她说，我们必须奉主耶稣的名做一切。大约到了半夜，我告诉我妻子我不能活到早上，我的痛苦太大。但她说，我的丈夫，上帝不会让你死的；天刚亮，我的心就碎了，眼泪流得很快，我说，我的妻子，我现在相信我的上帝会保佑我，她说，阿门，阿门，主耶稣来了。就在这时，我的大女儿整晚都在祈祷，她走进来，趴在我的脖子上，说，我的父亲啊，耶稣保佑我。这时，喜乐进入我的心，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主里欢呼。我的邻

居们感到非常恐惧，我的谷仓无法容纳所有来学习天路的人。在他讲话的时候，他的眼泪让人们流个不停。

“在他之后，另一个人站起来说，在梅尔先生来到他们那里之前的几个月里，他是一个最可悲的人。他听说了卫理公会的事情，以及在他们中间所做的奇妙工作，并加入了将这一切归咎于魔鬼的行列。最后，恐惧降临到他身上；他认为自己会死，会迷失。他对食物失去了兴趣，睡眠也离他而去。他的朋友们认为他疯了；但他自己的结论是，他是个可耻的人，因为他从小就是加尔文教徒；他很想开枪自杀，以便知道最坏的情况。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去听卫理公会的人讲课；当他来的时候，谷仓里已经坐满了人；不过，门口还有空间，他可以看到传道人，也可以听得清楚。他很快就相信自己没有被责备，并感到很想求上帝原谅他，因为他怀有一个想法，认为上帝是所有人的慈父，责备了他的任何孩子。听着听着，他终于明白了他的悲惨处境的原因；那是罪过，耶稣来是为了拯救我们。他周围的人都在流泪，听到谷仓里有一个人喊着荣耀归于耶稣，他几乎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就从胳膊下抽出帽子，在头上晃了晃，开始有力地呼喊起来。传道人看到他，知道他不是在运动，因为他的眼泪流了下来，他笑着说，年轻人，你离神的国度不远了；而是说哈利路亚，全能的主在统治。还有几个人发言，这时，出现了普遍的呼声；而且，门被推开了，所有的人都可以进来，看看上帝有时的工作方式。”

在那些成为这项工作对象的人中，韦尔先生只给了我们艾格伯特先生的名字。雅各布-埃格伯特先生成为一名传教士。1793年，他加入了费城会议，并在1800年定居。他在卫理公会中生活了大约50年，在他去世的时候已经年事已高。通过麦尔先生的努力，卫理公会在此时被引入默瑟县的日耳曼镇和其他几个地方。

在1780年的会议记录中，我们发现乔治-摩尔、斯蒂芬-布莱克、塞缪尔-沃森、

詹姆斯-马丁、摩西-帕克、威廉-帕特里奇、詹姆斯-O-克伦威尔、约翰-詹姆斯、托马斯-福斯特、迦勒-博耶和乔治-迈尔的名字，是巡回传道领域的新劳工。

关于约翰-詹姆斯先生今年在新泽西的工作和成功，我们已经作了说明。尽管他很有用，但他只做了两年的工作。

塞缪尔-沃森先生于1783年定居。

詹姆斯-马丁先生于1785年定居。

摩西-帕克先生继续从事这项工作，直到1790年。

乔治-摩尔先生是1778年加雷特森先生在布罗德克里克的皈依者之一。他的房子是那个地区的传教场所之一。我们认为他是第四位来自特拉华州的传教士，他在会议记录中作为巡回者出现。他的工作仅限于半岛地区，在那里他对种植和建立卫理公会很有帮助。他在1792年参加的最后一个巡回区是米尔福德，他的同事是所罗门-夏普，他在这一年参加了这项工作。

斯蒂芬-布莱克先生是半岛人，离肖邦克河不远。他的房子是一个布道所，大约在这个时候，一个协会在这里成立了。他于1781年在工作中去世。威廉-帕特里奇先生是弗吉尼亚州苏塞克斯县人，1754年出生。1814年，他进入传教士行列；1817年，在佐治亚州的斯巴达管区去世。他是教会中最耀眼的虔诚典范之一：宣称并活出圣洁。他认为在他的时代，他看到卫理公会的人偏离了原始的单纯性，这使他的灵魂感到悲伤。他已经为他最后被召唤去见他的主做好了充分准备。

我们认为，詹姆斯-奥利弗-克伦威尔先生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县的约瑟夫-克伦威尔的兄弟。他于1785年陪同弗里伯恩-加雷特森牧师到新斯科舍省，在那里工作了两年，然后回到美国；并于1793年定居。1806年他还活着，住在巴尔的摩巡回区，是一位“谦逊可爱的老牧师”。

根据会议记录，1780年，乔治-梅尔先生被派驻在费城巡回传道。我们不知道他在1781年和1782年在哪里做工。最有可能的是，在这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从事他的世俗生意，以养活他的家人。1783年，他在马里兰州的肯特郡工作。1784年，他接受了在卡罗琳巡回区的最后一次任命。在这一年里，他参与了在特拉华州卡姆登下面建造被称为“格林小教堂”的房子。在这个礼拜堂附近有一栋十五乘二十英尺的单层砖房，是麦尔先生今年建造的，作为他自己和妻子的家。一个房间用作厨房、客厅和寝室。他和大多数早期的巡回者一样，将隐士的道德哲学化为日常的经验与实践。1785年初，主把他的灵魂带到了“非手所造，永在天上的房子”。他被安葬在格林教堂。（这是一座陈旧破败的房子，应该重建，称为梅尔礼拜堂）。如果几年前还有人能够指出他的坟墓，那么约翰-贝尔牧师的目的是要竖起“纪念的石头，并让它对其他年份说话。”托马斯-瓦尔牧师说，他是卫理公会锡安分会成立后，倒在墙上的第二个传教士。关于他的死因，Minute说：“他是一个受苦的人，他的脚跟有一种奇怪的痛苦，他称之为肉中刺。有些时候，当他在路上骑行时，他不得不下来把它放在冷水里以减轻它（这是他痛苦的一部分），但他有极大的耐心和忍耐力；而且有极好的理解力。他在向人们介绍自己是一名传教士时非常有技巧，正如瓦尔先生在骑马到他家门口时对埃格伯特先生说：“请问，先生，你能告诉我去天堂的路吗？”他对老德国人的称呼：“愿和平降临于此，等等。”这表明他非常了解如何接近未信主的人。

迦勒-博耶先生出生并成长于特拉华州肯特县，在多佛下面。1778年，他在加雷特森先生的传道下被带到主面前。大约20个月后，他开始信奉。1784年的

圣诞节会议上，他被选为执事。他是一个伟大的即兴演讲者，被认为是卫理公会当时最伟大的传教士之一。除了他的天才之外，还有谦逊和对基督事业的真正奉献。在他成家之后，发现一百六十美元（当时已婚传道人的津贴）不足以维持他的家庭，于是他于1788年定居在多佛或附近，在那里教会享受了他作为当地传道人的才华达二十五年之久。与科克博士一起来到美国的瓦特科特和瓦西先生认为，他们在英国没有听到过与博耶先生能力相当的卫理公会传教士（卫斯理和弗莱彻先生除外）。本世纪初，他去世了，根据我们的信息，他被安葬在多佛市的卫斯理教堂。

托马斯-福斯特先生是马里兰州安妮女王县人。1785年，他被任命为长老，并被安排负责一个地区。1791年，他走过的最后一个巡回区是多佛。1792年，他在这里定居。他在马里兰州多切斯特县住了好几年，在华盛顿教堂附近，离克拉宾或（被称为）卡宾河不远。他在这里耕种他的小农场；四处巡回，参加营地和其他聚会，在葬礼上讲道，并履行其他牧师职责。没有哪位牧师比托马斯-福斯特牧师更具有健全的才能和圣洁的生活而受到推崇。阿斯伯里先生说他是“古老的印记，而且稳重；”当他在半岛地区巡视时，他很高兴地在福斯特弟兄的小屋里转了一圈，停留了一晚。那些与他相识的人看到了卫理公会第一代传教士的一个很好的标本。我们第一次参加班级聚会是在1814年，在华盛顿礼拜堂，当时托马斯-福斯特牧师在那里讲道并举行班级聚会。我们最后一次听他讲道大约是在1819年，内容是《传道书》第三章第16节：“我又看见日光之下，审判的地方，恶人在那里；公义的地方，不义的人在那里。”王室、民间和教会法庭的邪恶；以及礼拜场所的不公；是他论述的主题。几年后，他用人间的悲哀换取了天堂的欢乐。在他居住的地方附近，他的尸体被埋葬了，希望能在第一次复活时得到安息。

今年受审核的所有传道人在生前都继续荣耀上帝和卫理公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快就结束了他们的巡回传道生涯；另一些人则有更长时间的传道。斯蒂

芬-布莱克和乔治-梅尔很快就在主里死去。后者不是普通的基督教传教士。威廉-帕特里奇(William Partridge)、詹姆斯-克伦威尔(James O. Cromwell)和托马斯-福斯特(Thomas Foster)作为卫理公会的灯光和装饰品持续了很多年。他们的记忆是受祝福的。迦勒-博耶在他的时代被视为伟大的传道人，他的生命到最后都没有受到玷污。

第四十七章。

1780年，根据会议记录，丹尼尔-鲁夫、弗里伯恩-加雷特森和约书亚-杜德利被任命在巴尔的摩巡回区工作。这一年被带入的其他人中包括Tschudy家族。Martin Tschudy家成为“巴尔的摩巡回传道的布道所”。在这里，卫理公会的人培养了一个大班。T. 神父话语不多，但诚实稳重，如日中天。T. 母亲是地球上最优秀的人之一；对上帝的事情有深刻的经验，是传道人的母亲。他们的女儿芭芭拉对上帝非常忠诚。当传道人在Tschudy神父那里生病时，她是他们的护士。这个家庭是一个有序、整洁、虔诚和好客的模式。在这里，传教士们有一个最好的家”。他们的女儿芭芭拉是他们家族中第一个去领赏的人。接下来，楚迪神父在忍受了许多苦难之后，于1828年回家，根据我们的记录，他已经八十八岁了。“亲爱的老母亲受苦受累，一直到过去几年”。许多早期的巡回者在这个虔诚的家庭中得到了护理和安慰，至少有一个人从他们家去了天堂。

“约瑟夫-佩雷戈伊多年来一直是楚迪的班长。他活了八十多岁，成为基督教会成员超过五十年，是一个品行无瑕、虔诚深厚的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除了宗教之外，他的心思完全不在任何问题上。只要他有能力，他就会去上帝之家；虽然在其他方面是个孩子，但在班级聚会和爱宴上，当被要求

祈祷吧，他仍然像他自己一样。几周前我们埋葬了他。他受到虔诚者的爱戴，生前受到所有认识他的人的尊敬，死后也受到尊敬。”——《一个老巡回者的回忆》，第186-188页。

1781年1月24日，弗里伯恩-加雷特森牧师出发访问宾夕法尼亚州的小约克，目的是将卫理公会引入这一地区。他在一家酒馆停留了一夜，讲授了一部分经文；并在酒馆里做了祷告。在这些活动中，住在小约克附近的丹尼尔-沃利先生在场，他被深深唤醒。

第二天，他进入该镇，在那里他被允许在荷兰教堂讲道。在讲道中，沃利夫人在场，她的心被触动了。当天晚上，沃利先生回到家，对他的妻子说：“亲爱的，昨天晚上我看到并听到了一个我从未见过或听过的人；如果他说的真的是真的，我们都在通往地狱的路上了。”她回答说：“我怀疑我今天下午在瓦格纳先生的教堂里听到了同一个人的话；并且相信他所宣扬的是真的一我们在通往毁灭的路上。”由于他们都被唤醒了，他们同意联合起来寻求上帝的救赎。

加雷特森先生也被允许在路德教会中讲道。路德教会牧师的母亲和妹妹的心被他的话语所触动，并陪同他去了柏林，在那里他向大批会众讲了两次道。这时，一位信使来了，希望他返回小约克，他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了。沃利先生和夫人接受过外在仪式的训练，灵魂处于极大的痛苦之中；对救赎计划的指导也不完善，通过对基督的信仰，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获得安慰，于是在物质的使用上下功夫：—他们用水清洗自己，穿上最好的干净衣服；并得出结论，这就是“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他们亲吻了他们快长大的儿子和女儿，告诉他们，他们是新生儿的。他们从加里特森先生那里了解到，在新生中，旧的东西都被清除了，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新的，于是他们开始真正地实践；把他们的旧衣服、被褥和家具扔在火上。沃利先生拥有国会发行的

两亿大陆纸币中的一部分，当时价值为其面值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他说：“这是一个旧东西，必须被废除；”然后把它扔进火里。几乎可以说，如果沃利先生拥有这种能力，很快就会有一个新的天堂和一个新的地球，只有公会会居住在其中，这几乎是一种推测。他们的损失估计在15磅左右，如果不是邻居们阻止他们做这些燔祭，损失会更大。这件事的所有责任都被推给了加里特森先生。人们喊道：“这样的人不应该被允许在全国范围内活动，他应该被关进监狱。”一个牧师被派来了；由于他不了解他们的情况，他建议叫一个医生来，医生也不了解他们的情况，就给他们涂上了水泡。当时有一位贵格会妇女在场，她比他们任何人都表现得更有判断力，她建议他们去找加雷特森先生，他在使他们陷入精神痛苦方面起了作用。很快他就回到了小约克；邻居们看到他进了沃利先生的房子，也都围了过来。沃利先生躺在床上接受治疗，沃利夫人神情慌张。Garrettson先生问他想要什么。他回答说：“要新生”。加雷特森先生接着读了一段经文并进行了演讲，在祈祷下，主不仅向沃利先生和夫人更清楚地开辟了通往天堂的道路，而且还向在场的其他几个人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宝贵的季节。加雷特森先生的水泡被切除了；不久，这个男人和他的妻子的灵魂和身体都好了。虽然这件事让许多人感到非常痛苦，对加雷特森先生来说也是如此；但最后它的结果是使上帝得到了荣耀，因为它使许多人感到惊讶并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教堂的门对他关闭了，但有一间大教室提供给他，他在里面讲道，许多人的心被触动了；而且，那两个被称为疯子的人在主里欢呼，而这句话也传到了他一些敌人的心里。

在另一个场合，他被要求去拜访小纽约的一个人，他认为自己被邪灵困扰：他说，“长期以来，魔鬼一直跟着他，他经常用身体的眼睛看到他”。看来这个人是被定罪了，对自己的病症一无所知。一天早上，加雷特森先生把他的牧师从床上叫起来，他们俩都去看他，并为他祷告。此后，他再也没有受到同样的困扰；并成为加雷特森先生的一个安静的听众。

这时，有一些士兵驻扎在这个镇上；军官们宣称，如果加里特森先生试图再次布道，他们将把他送进监狱。下次他在那里讲道时，他们都在场，在他的右手边。其中一个人站在长椅上，举着杖，要打他或吓唬他。他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同一批军官成为安静的听众，并邀请他向士兵们讲道。

这时在小约克附近成立了一个社团，一直延续到现在。丹尼尔-沃利（Daniel Worley）和维尔利-彭茨（Wierly Pentz）的家庭是这个充满爱心和热心的协会的主要家庭。在沃利先生家，他们举行了第一次季度会议；在他家，经常有讲道，直到他们在这个镇子的郊区建立了他们的第一个小礼拜堂。

加雷特森先生还在科尔切斯特讲道，他在那里看到了一些劳动成果。在从科尔切斯特到柏林的路上，他错过了方向。他在一户人家询问正确的道路，听到一个人在呻吟和哀叹。他进屋后，发现女主人在扭动双手，痛苦地哀悼着。她告诉他，她已经把她的三个孩子卖给了魔鬼，魔鬼在某个时候会把他们带走。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她在怀里揣了三个星期的剃刀，目的是在她认为魔鬼会来找他们的那一天之前割断孩子们的喉咙，然后再割断自己的喉咙。

Garrettson先生告诉她，他可以通过圣经向她证明，她的孩子属于上帝，她没有能力把他们卖给魔鬼。他要求她的丈夫当天下午带她去听讲。她不愿意把她“亲爱的孩子们留在魔鬼的怀抱里”，最后被说服去了。

这场布道适合她的心境；主也乐意让它成为她的祝福。讲道结束后，她兴高采烈地来到加里特森先生身边，为她能看到他的脸而祝福上帝。她成了一个虔诚、快乐的女人。主的怜悯是多么伟大，使加里特森先生迷途知返，拯救了这个苦难的女人！这是对上帝的尊重。

尽管他遇到了反对，但他继续在这个地区巡回，并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非常成功地传道，在二十多个不同的地方讲道。在这个国家，他发现有16个不同

教派的信奉基督徒，所有的人似乎都热衷于他们自己的方式。许多人，包括德国人和英国人，都在询问通往天堂的道路；有人会说：“先生，你能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得救？”其他人说，“这是正确的宗教”。对宗教问题的询问如此之多，以至于似乎各教派和党派都将垮台，而基督的名字将成为一切。三百多人被神的灵强烈唤醒；一些人已经在基督的爱中欢欣鼓舞；大约有一百人加入了他所组建的社团。这就是他两个月的工作成果。在1781年的会议记录中，小约克作为当时宾夕法尼亚州的第二个巡回会出现。1781年4月在巴尔的摩召开的会议上，菲利普-考克斯牧师被派往这个新的、有前途的劳动领域。在这一年里，这个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以至于两位传道人N. Reed和J. Major于1782年被派往这里。之后的几年里，传教士们在Conewago的James Worley's、Lay's、Drinnon's、Nailor's、Wall's、Weaver's和Holspeter's或Hollowpeter's都有家和讲道的地方。

1781年，Pedicord先生被派去负责西泽西。当他到达阿伯特先生家时，阿伯特先生刚搬到下潘恩颈部，阿伯特先生向他讲述了他的沮丧，因为他的邻居们心肠太硬。于是，佩迪科德先生退到他的私人房间，禁食祷告，直到主向他保证那个地区的人们会接受福音；他高兴地说：“阿伯特神父，这些人还会渴慕神的话语；”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有一项伟大的工作在这个颈部展开。这位主的先知有机会接触到主，使他相信主会工作。见《阿伯特的生活》，第80页。

似乎正是在这一年春天他第一次访问霍利山时，年轻的士兵托马斯-瓦尔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使他皈依了救主和卫理公会。由于瓦尔先生在他的自传中没有说他是哪一年信主的，而且像他在会议记录中的回忆录那样，把

它定在1780年有几个困难，所以我们假定是在1781年。当佩迪科德先生进入霍利山时，他的心向着天堂，唱着：“还是从最深的深渊里出来”，上帝很高兴通过吸引一个人到自己身边来，在他的时代，他使许多人转向救主。只有永恒才会披露他的仆人所做的好事的数量。

有时，卫理公会的人通过唱歌取得的成就与他们的讲道和祈祷一样多。音乐的力量自古以来就被承认。我们能否猜测佩里科德唱的是什么曲子，让年轻的瓦尔如此着迷？根据证词，我们知道，“静静地，从最深的深渊中”这首赞美诗是阿斯伯里先生的最爱；通过同样的方法，我们知道，光街是他最喜欢唱的曲子；如果不是赞美诗，也很可能是他从英国带来的曲子。1781年，当埃尔斯沃斯神父带领他进入新弗吉尼亚州的洞穴时，在钟乳石下面的一个似乎由玄武岩柱子支撑的房间里，他唱道：“静静地，从最深的深渊里出来，”在那个自然的殿堂里，声音是美妙的。这是在这一年的6月；如果我们对瓦尔先生信主的日期判断正确的话，阿斯伯里先生和佩迪科德先生使用同一首赞美诗和曲调的时间是一致的（我们认为）。那是同一年；可能是在同一时间，这首音乐在山洞里和瓦瑞的灵魂里回响。

卫理公会的赞美诗和卫理公会的曲调，就像卫理公会的教义一样，一直是卫理公会成员的共同财产；他们已经学会了相互唱和，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佩迪科德先生从阿斯伯里先生那里学会了唱上述赞美诗的《光街》。在那个时候，卫理公会的赞美诗和曲调的储备比现在少得多，这首赞美诗非常受欢迎。

1781年初，阿斯伯里先生出席了在切斯特县山谷布道所举行的季度会议。在前往这次会议的路上，他拜访了罗德尼总督阁下，请他签署证书，他非常乐意和礼貌地签署了证书。在季度会议上，他发现卫理公会的人在宗教上非常活跃；他们在爱宴上被大大地引导，有六七个人站起来为目前从所有罪恶中

得到的救赎作证。我们把这归功于艾伯特先生最近在这个教区的工作。他接下来去了泽西岛；可能在那里，他参加了一个季度的聚会，并与阿伯特先生进行了第一次会谈。阿斯伯里先生已经离开新泽西近五年了。他从泽西州回到宾夕法尼亚州，在考文垂的格雷斯夫人家讲道，他的一个听众希望他组建一个独立的教会，并在他们中间定居。这与阿斯伯里先生的观点相去甚远。从考文垂出发，他第一次访问了老林。在这个地区，他听说了在德国人中进行的伟大工作，大约在苏德斯堡—比姆先生和其他一些地方，由于阿伯特先生在他们中间的劳动，这项工作得到了极大的促进。

不久之后，阿斯伯里先生在托马斯-怀特先生那里会见了大约20位传道人，他们举行了会议，为不久之后在巴尔的摩举行的会议做准备，在那里完成了今年的会议事务。这一年的会议即将结束，可以说是繁荣的一年。新泽西州的卫理公会成员增加了316人；宾夕法尼亚州增加了171人；半岛地区增加了近1600人；马里兰州西海岸地区增加了275人。在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减少了200人。整个工作增加了2000多人；而这主要是在半岛地区。总人数为10539人，其中宾夕法尼亚州南线以上有873人，南线以下有9666人。

在1781年的会议上，泽西岛再次被划分为东泽西和西泽西指控。在宾夕法尼亚州，小约克被纳入其中。在马里兰州，有三个巡回区—索默塞特、塔尔伯特和卡尔弗特；以及弗吉尼亚州的怀特岛。共有25个巡回区，派驻了54名传教士。有五位传道人—约翰-狄更斯、伊沙姆-塔特姆、格林伯里-格林、威廉-摩尔和丹尼尔-拉夫—拒绝了巡回。狄更斯先生被打垮了，但他在1783年又开始了，并一直持续到他去世。拉夫先生是一位非常有用的传教士，他的离去对卫理公会的总体利益是一个损失。

从1781年的会议开始，阿斯伯里先生第一次进入新弗吉尼亚。此时，传教士们正在波托马克河的南支形成一个巡回区。在这片由山谷、溪流、山脉、洞

穴和悬崖峭壁组成的土地上，他一边反思一边充满了惊奇：“当时是多么的神奇”。在这个地区，他度过了6月和7月，并完全进入了边疆或后方的现实生活。去参加季度会议时，夜幕笼罩着他和帕特里奇弟兄。他们拴好马，躺下，被想象中的危险所包围，睡在岩石中。在当时最艰难的旅途中，他们睡在箱子上、地板上和地面上，下面没有床，除了衣服以外没有任何遮盖物，食物和饮食也同样粗糙，但他的健康状况良好，而且以森林为衣橱，一直很快乐。他对他和他的弟兄们所宣扬的基督教的信心，使他能够预言后来实现的事情——“在那个地方和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个荣耀的福音日。”他对去聚会的热情有如下描述：“一个可怜的女人，骑着一匹小马，没有马鞍，在山上和山下追赶我们，当她来到那个地方时，主与她相遇并赐福她的灵魂。”

弗吉尼亚州这一带最早的一些任命是在Hite's, Bruce's, Stroud's, Guest's, Jones's, Dew's, Perrill's, George's, Rectertown, Martinsburg, Shepherdstown. Sharpsburg, Newtown, Oldtown, Bath, Cressap's, Barratt上校、Moses Ellsworth、Benjamin Boydstone、Strayder、Vanmeter、Hoffman、Harland上校和Richard Williams。摩西-埃尔斯沃思被认为是他所在地区的元老级人物。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带领阿斯伯里先生进入了新弗吉尼亚的山洞。本杰明-博伊德斯通和他聪明的天命之子的妻子是地球上的优秀人物。阿斯伯里先生说：“我再一次有幸见到那个温柔的女人，博伊德斯通太太，她像关心自己的灵魂一样关心传道人；她常常使他们的精神振奋；她的手势、神情和话语，都是属天的。”在革命战争期间，博伊德斯通弟兄为了良知遭受了很多迫害，但他战胜了所有的敌人，成为当地的传教士。他们活到了很好的晚年。阿奎拉-布朗先生是费城久负盛名的律师，也是联合教会的主要成员，他来自坎伯兰附近的克雷萨普地区，我们认为他与克雷萨普先生有亲属关系。这个家族的另一位成员姆科伊住在塞西尔县。巴拉特上校住在阿勒格尼山的东麓。至此，卫理公会从大西洋到1781年一直在辛勤工作；不久之后，一些传教士越过大西洋，在荒野中寻找迷途的羔羊。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阿斯

伯里先生熟悉了理查德-威廉斯在印第安人中受苦的历史。

在波托马克河北岸的理查德-威廉姆斯先生，在布拉多克战败的前几天被印第安人俘虏了：19个印第安人包围了房子，杀死了他的父亲、母亲和兄弟的儿子，把威廉姆斯和他的孩子带到皮特堡，也就是现在的匹兹堡，每天晚上把他绑在树上。他在去皮特堡的路上用野果子喂他的孩子，孩子在那里被带走了；似乎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孩子了。在布拉多克战败的那一天，他被带过俄亥俄河，并被护送到底特律，他发现那里的守军沦落到吃马肉的地步。在底特律呆了一段时间后，他带着一把法国人的枪和弹药逃跑了，并向家走去，先是走曲线，然后走了一条更直接的路线。印第安人追赶着他，使他不得不改变路线。在涉过深溪时，水漫过他的头顶，弄湿了他的火药，使之失去作用。他整整走了三天，没有停下来吃东西。这时，饥饿使他不得不去寻找食物。他继续往前走，找到了一条鱼，是一只鸟掉下来的，他把它吃掉了。来到一条大河边，他看到两艘满载印第安人的独木舟经过。他藏了起来。印第安人看不见了，他用两根木头做了一个筏子，到了对岸。此后，他不吃不喝地走了三天。在这种痛苦的状态下，他看到了一个印第安人，并逃脱了他。来到一条小溪边，他喝了水，然后找到一棵李子树，他吃了起来，并带走了一些果实。第二天，他发现了一只小鹿的一部分，他把它烤了起来；他摘下骨头和骨髓作为第一餐，并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肉，以备将来之需。这些鹿肉吃完后，他连续三天找到一只松鼠。之后，他又抓到了一只极地图猫，并把它吃掉了。还有一次，他看到一只鹰飞了起来，他走到那个地方发现了一只野生火鸡。继续前行，他来到了俄亥俄州，并涉水而过。在这个地方附近，一个印第安人把战斧扔向他。他试图爬上一棵树逃跑，但发现自己太虚弱了，于是落入两个法国人和五个印第安人的手中，再次落入敌人的手中。他和这些人一起佯装精神错乱。他们把他带到了皮特堡。在路上，他累了，他们威胁说要杀了他。他告诉他们，他愿意去死。在堡垒，一个印第安人指控他是来自底特律的囚犯。他被看管起来，并召开了一次会议，以决定如何处置他。

判决结果是将他枪毙。他们中的一些人反对在堡垒中杀死他，说“他的灵魂会在那里困扰着他们”，并建议将他带到岛上，埋在沙子里。有人告诉他，他在那里不应该再吃肉，而应该让蟋蟀吃掉他。他说，他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但他明白其中的大致意思。他说，有一天早上，他精神恍惚，看到鬼魂是他的指挥者，而且还看到了闪电。守卫睡着了，他爬上高墙，翻过尖顶护栏，逃走了。就在天亮的时候，他被哨兵发现了，哨兵误以为他是一个同志，于是让他通过了。这时，他感到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传达给他，他的妻子为他祈祷；在他不在的时候，他的妻子得到安慰，保证她会再次见到她的丈夫。就这样逃了出来，他一路畅通无阻，直到傍晚时分，他听到身后不远处有枪声响起。他的追兵在树林里发现了他的踪迹，正在追赶他。他努力地跑着，但太虚弱了。当他走到没有踪迹的地方时，他就走“之”字形路线，以欺骗他们，给他时间走在前面。但是，由于他们人数众多，他们会再次找到他的足迹。就这样，他一直在努力，直到七门炮被打响，最后一门炮离他不到两三百码的距离。他的心脏开始衰竭；他认为自己已经走不动了，但决心只要有生命，就一定要继续努力；现在他的追兵已经越过他的足迹，走在他的前面。利用这一情况，他转出了道路，让后面的印第安人踏上了前面人的脚步。沿着他现在走的方向，他来到了一条通向白人定居点的小路。他没有在这里停留太久，就绕过一个峡谷的头，躺下了，他的结论是，如果他的足迹再次被发现，他将被黑暗所眷顾。印第安人两次发现了他的踪迹，但都没有追上他。他尽可能地在黑暗中前进，有时用手摸着灌木丛，经常因体力不支而倒在岩石中。在找到比较平坦的地方后，他躺下了，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的敌人仍然在追赶他。他没有离开他的硬床多久，就听到两声枪响。他来到一个找不到脚步声的山丘上，向贝德福德方向走去，走到了一条贸易道路上，他保持着这个方向。他靠吃橡子生活了五天；后来他发现了一些野樱桃；但是，当他正在吃樱桃时，来了一个印第安人，问他要去哪里；他说，“去特拉华州”。那位印第安人拉着他的手，发出一声呼喊，其他印第安人也围着他。他被这些人当作俘虏关押了一段时间。他很大胆，很活

跃，为他们做饭。由于他的聪明才智，他获得了队长的青睐，队长称赞他做什么都像印第安人。在这里，他吃的东西比他需要的还要多。酋长每天晚上都小心翼翼地看管他，让他躺在一个角落里，在那里，他用绳子拉着吊杆，把鹿蹄子绑在末端，如果威廉姆斯拉开吊杆，就会响起鹿蹄子的声音，打到酋长的脸上，把他吵醒。在威廉姆斯与这些印第安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去打仗了，留下他为印第安人提供鹿。他终于找到了一个逃跑的机会，他改进了这个机会，并再次安全抵达自己的家，拥抱了他的妻子。””

以上是老伯克利巡回传道中一位老卫理公会成员的部分经历。当然，这个人在受到福音的启迪后，已经看到了足够多的上帝的旨意，使他能够相信基督。在他家，卫理公会的人讲道，并有一个社团。他是一个忠实的人，他的妻子是一个虔诚的女人。

从阿勒格尼河脚下，阿斯伯里先生把脸转向了东方，在利斯堡和波托马克河这边的塞内卡附近的查尔斯-潘恩家举行季度会议。来到艾尔克里奇的米迦-多西家，他被他的老毛病一发炎的喉咙痛所困扰。在这里，他得到了那位知名医生皮尤医生的帮助。在他的身体有所恢复后，他继续在庄园里的琼斯家讲道，然后第一次去了小约克，加雷特森先生前年春天在那里建立了卫理公会，在这里他遇到了兰克尔先生，他曾经是卫理公会的成员，但现在是德国长老会的牧师；还有同一教会的瓦格纳先生。他曾在切斯特郡乌奇兰的E. 琼斯家、本森礼拜堂、山谷或格罗夫以及费城等地讲过道，他第一次在克劳德礼拜堂参加季度会议，在那里他第一次亲自认识了詹姆斯-巴顿，当时他是公谊会的演讲者，在爱宴上作了见证，“上帝与卫理公会的人在一起”。大约在这个时候，他成了卫理公会的成员，并在他们中间成为传教士。三年后，当科克博士见到他时，他称他为“一个宝贵的人”。我们接下来发现阿斯伯里先生在巴拉特教堂举行了盛大的秋季季度会议，有12位传教士和大约1000人聚集在一起。

1781年期间，位于德尔县肯特郡的布莱克斯顿礼拜堂建成了。房子的平面图是40x60英尺，由阿斯伯里先生提供。几年来，它是半岛上最大的卫理公会礼拜堂，在规模上超过了巴拉特礼拜堂。在这里举行了一些大型而有力的聚会：它是一个受欢迎的地方。在它周围出现了其他的礼拜堂后，人们发现它的规模超过了需要，于是它的规模就缩小了。几年后，一座新房子建成了。最初的受托人是：本杰明-布莱克斯顿、亚伯拉罕-帕森斯、卢克-霍华德、理查德-洛克伍德、威廉-柯克雷、詹姆斯-霍尔、托马斯-威尔兹、詹姆斯-史蒂芬森和理查德-肖先生。戴维-阿伯特（DAVID ABBOTT）被接纳为巡回布道者，驻扎在马里兰州的肯特巡回区。1781年夏天，他的父亲本杰明-艾伯特牧师短期接替了他的位置，并在他的生平中记录了那些引人注目的会议，第113-120页。在Elk（现在的Elkton）的头，他在S. T. 的第一次讲道。这是我们对卫理公会在这个镇上的最早的通知，当时他们在这个地方还没有社团。之后，弗里伯恩-加雷特森牧师有一个侄女，也许是他兄弟约翰的女儿，名叫泰勒夫人，住在这个地方。见他的生活，第212页。他从这里去了西门斯先生的家，靠近黄樟树河的源头，他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一些人被唤醒了，询问他们必须做什么才能得救。在这里，他发现有一小群人在开会，他度过了一段宝贵的时间。他说：“第二天，在我的约会中，神以大能出席了这个词：许多人哭泣，包括白人和黑人。在聚会时，许多人倒在地上，其中有房子的主人；有几个人表示成了圣，还有一些人表示成了义”。这似乎是在波西米亚庄园的所罗门-赫西家。“第二天是主日，我又在那里讲道。早上，我在谷仓里遇到了黑人阶层；许多人像死人一样倒在地上，而其他则大声哭着求饶。我不得不离开他们去赴约。当我来到那个地方时，据计算有一千多人，其中还有一个神职人员。我在树林里讲道，主用他的灵力从天上讲道，人们就倒在右边和左边。我看到许多人都在骚动，准备逃跑。我叫他们站住，因为全能的上帝进了营地。他们保持不变，而我继续邀请他们飞向耶稣。对许多灵魂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

他收到了这位牧师的介绍，并被邀请去找他谈话，便匆匆赶往下午的约会地点，“把死伤者留在战场上。当我来到那个地方时，我发现有很多会众，我非常自由地讲道。许多人，包括白人和黑人，像死人一样倒在地上，而其他人则在尖叫，向上帝呼求怜悯”。

讲完道后，一位他后来称为K先生的先生：（这会不会是Kankey？—Zebulon Kankey，来自这一地区，在此九年后成为一名巡回传教士），邀请他去他家，并对他说。“如果他那天听到和看到的是宗教，他必须承认他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尽管他自称是个好教徒。他告诉我，他们的牧师既是个酒鬼又是个骗子，并建议我不要靠近他。第二天早上，我们去见了那位牧师。”（不管他是谁，他似乎是萨萨弗拉颈部的圣斯蒂芬教堂的任职者，住在萨萨弗拉河边的弗雷德里克镇）。“然后我们继续前进，过了河（Sassafras），在那里我向一个小会众讲道。在这里，这位先生和我分开了。我们在课堂上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在这里，我看到了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班上有20个女人，只有一个男人，而且是个非洲人。”这次聚会是在乔治敦，或乔治敦十字路口附近；这附近的布道工作一度是在伍德兰的。

他的下一个约会是在霍华德家。这是在Still Pond。会众很多；这话传到了很多人的心里。“我会见了一班人，度过了一段宝贵的时光。一个女人倒在地上，挣扎了一下后躺在地上不动了。当她醒来时，她说她前一天晚上梦见一个普通的老人，他给了我一张干净的纸；我相信这代表了一颗干净的心；现在我知道上帝已经使我成圣了。

“第二天，在H弟兄那里，我有一个拥挤的房子。主以极大的力量参加了这段话。人们倒下了，尖叫着，大声地哭着求怜悯。在这里，我就像在身体里一样快乐。许多人被唤醒了；有一个大个子，他是个罪人，惊讶地站着，想知

道他的眼睛看到了什么。在课堂上，有一个强大的时间：一些人失去了身体的力量；我们在主的营地有一个呼喊。

“第二天，我去赴约。工作的传闻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环顾四周，我又看到了那个大个子，他的身材很不一般。在我的呼吁中，主打开了天窗，降下了公义的雨。神的能力以这样的方式降临到班级的聚会。许多人高声赞美上帝；另一些人大声哭求怜悯；一些人都沐浴在泪水中；而另一些人则像死人一样躺在地板上。人们大声呼喊，声音传得很远。就这样，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大人物跪在地上祈祷。

“第二天，我向一小群心狠手辣、脖子僵硬、未受割礼的罪人讲道；在他们中间感觉不到自由。我会见了那一小部分人，给他们留下了圣洁的印象；但发现他们在宗教上相当死板。”在最后的三个任命中，一个是在韦顿，另外两个可能是在切斯特敦和贵格颈。

“在我的下一个约会中，我发现在一个葬礼上聚集了数百人。教会牧师举行了仪式，然后讲了一段简短、轻松、流畅、柔和的布道，几乎没有什么内容。这时，一阵狂风袭来，苍穹被黑色所笼罩；两片云似乎从不同的地方飘来，在房子上空相遇，这使人们挤进房子，上楼下楼，为自己遮挡风暴。牧师说完后，他问我是否要对人们说些什么。我站起来，好不容易坐到了一张长椅上，因为屋子里太拥挤了；几乎在我开始的时候，天上的主也开始了。巨大的雷声超过了我所听到的任何声音，闪电流穿过房子；房子摇晃着，窗户也因其暴力而摇晃着。我没有浪费时间，而是在他们面前展示了基督在他所有可怕的光辉中，与天上的所有军队一起到来，审判世界，并向不敬虔的人复仇。我哭着说，也许他将在下一个雷声中降下！”。闪电、雷声和雨声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这是该国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方式；在此期间，我继续在人们面前讲述基督要来审判世界，警告并邀请罪人逃到基督那里。人们尖叫着，

惨叫，整个房子都倒下了。”而阿伯特先生继续感叹道：“我的主啊！当你不经意间向耳朵打雷的时候，请帮助我向罪人的心打雷。”“有一个老罪人尝试着去，但很快就倒下了。一些人把他放在一辆马车上，并把他带到那里，据我所知，他三天三夜都没有吃喝。当风暴过后，聚会就结束了；那天有许多人被说服了，许多人信主了”。1795年，当艾伯特先生在肯特巡回区度过他最后的劳作时，他发现12位活着的证人告诉他，他们在那场风暴中，所有的人都改变了信仰；还告诉他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已经从时间走向了永恒；还有几个人已经搬离了附近。这次引人注目的聚会是在老肯特会堂（现在的亨森礼拜堂）附近举行的；肯特郡的人们常常把它说成是阿伯特先生的“雷鸣般的讲道”。在主从天上发出的声音和他的仆人在屋里发出的声音之间，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时刻。

在完成另一个小的任命后，阿伯特先生去参加季度聚会，聚会在西门斯先生的谷仓里举行，靠近萨萨弗拉的头。在这里他遇到了他的兄弟斯特林，他来自新泽西州的伯灵顿，许多人参加了这次聚会。“在主日，我讲道，主以大能出席，许多人大声哭喊，有些人倒在地上。艾维弟兄作了有力的劝勉，使许多人流泪。一些人信了主，一些人表示成圣了”。这位善良的教会人士，带着阿伯特先生和斯特林先生回家。当他们在晚上进行家庭崇拜时，上帝的力量以一种显著的方式降临到厨房里的有色人种身上。斯特林弟兄在他们中间呆了一个小时，劝说和指导他们。阿伯特先生在肯特巡回传道呆了大约两个星期；这次布道之旅，就像他的其他所有布道之旅一样，都有非凡的表现：人们不得不说：“我们今天看到了奇怪的事情”。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传道人。

他和斯特林先生一起，开始前往泽西。到达新堡后，他们在那里呆了一晚上，他在弗内斯弟兄那里讲道，“对一个心肠硬、不听话的人讲道：“1781年的新堡人就是这样；我们不知道他们此后是否有很大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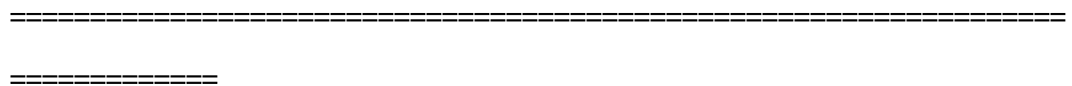
从1781年的会议开始，弗里伯恩-加雷特森先生被派往弗吉尼亚州的苏塞克斯巡回区。那是一个公共灾难的时期：前一年，背信弃义的阿诺德袭击了弗吉尼亚州，使这个国家成为废墟；今年，康沃利斯正带着他的军队骚扰弗吉尼亚州的人民。这种状况对基督教的传播很不友好。此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传教士和私人成员也感到不满，因为教规被暂停。在这种情况下，他来到了他的巡回传道，并在埃利斯礼拜堂开始了他的工作。他说：“当我进门的时候，我看到讲台上有一人穿着黑衣服，正在祈祷。我很快意识到他失去了理智。我走到讲台上，希望他停止。在他结束祷告后，他开始说话；我没有办法阻止他，只能让人们退出。几分钟后，人们回来了，我向他们讲道。这个奇怪的人的证词是：’他是上帝派来教导人们的先知；上帝启示他，有一个人要打断他的话语。先知回到家里，当晚告诉他的家人，在这样的时间他将进入恍惚状态；如果他不能存活，他们必须在这样的时间之后才能埋葬他。因此，从表面上看，他处于恍惚状态。第二天，我被派去探望他。许多人围着他的床哭泣，他像一具尸体一样躺在床上；因为我看不出他有呼吸。就在他说要复活的时候，他自己来了。他在上帝那里很快乐；而且是一个明智的、有用的人。在这之后，他似乎更加理智，我带着他走了一部分路，在我们分开之前，我有一个希望，他已经恢复了。在这之后的某个时候，他又开始传讲基督，我相信他比以前更谦卑了。”这个人的情况有一些神秘之处。他和其他许多明显被迷住的人一样，在来到自己面前时，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透露。

加雷特森先生在这一地区工作了大约三个月。由于当时正值康沃利斯在约克城被围困并投降，他日夜都能听到大炮的轰鸣声。离开苏塞克斯教区，他去组建一个新的教区，可能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亚德金教区，不久后就出现在会议记录上。不管它在哪里，一项伟大的工作开始了。他说：“我现在在我的圈子里，组成了一个新的巡回区，并且有令人高兴的前景。在一个地方讲道，人们之间发生了巨大的震动。第二天我再次讲道，主的能力以一种奇妙的方

式降临。富人和穷人都被带去为基督哀悼。有几个人倒在话语之下。一位少校被大能感动，如果不是上校扶着他，他似乎已经从座位上摔下来了。在这个地方聚集了很多人，大部分都是富人”。

在这一年里，加雷特森先生应阿斯伯里先生的要求，在南方担任监督员—给传教士们提供半年一次的工作机会，并为举行季度会议而访问各巡回区，解决困难，将卫理公会成员团结在一起。在这一点上，主使他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

如果不是因为南方的状况，他的作用会更大，因为他觉得自己被召唤去传教反对这种状况。许多卫理公会的成员绝对反对携带武器和杀人。基于这一良知原则，他们遭受了很多痛苦。除了舌头的迫害，他们中有些人被罚款，有些人被监禁，有些人被鞭打。针对他们的敌人的这种暴力行径，加里特森先生公开作了见证。在这一年的工作中，他走了大约五千英里，讲了大约五百场道。这就是认真的巡回传道。



在1781年的会议记录中，我们发现19位传教士的名字，他们是约瑟夫-埃弗雷特、伊格内修-皮格曼、乔纳森-福雷斯特、菲利普-布鲁斯、迈克尔-埃利斯、詹姆斯-霍、詹姆斯-怀特、约瑟夫-怀亚特、大卫-阿伯特、耶利米-兰伯特、伊诺克-马森、亚当-克劳德、塞缪尔-达德利、爱德华-莫里斯、詹姆斯-马洛里、亨利-梅卡夫、约翰-科尔曼、查尔斯-斯科特和贝弗里-艾伦。最后提到的两个人的结局不好。两个去了圣公会，一个去了长老会。其他的人在卫理公会坚定不移地坚持到死。

詹姆斯-马洛里先生于1785年定居。

1780年，詹姆斯-科尔曼先生从弗吉尼亚州来到多佛市教书：姆高医生和阿斯伯里先生之间有一个教育年轻人的计划；医生负责学校，阿斯伯里先生把科尔曼先生带到多佛市，在那里，他有一段时间从事男孩学校的教学。他的名字出现在会议记录中，直到1785年，他才停止工作，成为弗吉尼亚州老教会的一名牧师。

亚当-克劳德先生大约是来自特拉华州的第七个巡回者，在该州的北端长大。他的第一年是在罗阿诺克巡回传道，在那里他接受了先生的洗礼。

贾拉特。他的行为没有得到卫理公会的普遍满意，1787年他离开了他们，会议不承认他，认为他被驱逐了。在这之后，他遇到了阿斯伯里先生，并因他拖欠季度工资而扣留了他，直到他给了他14英镑，才与他撇清关系。我们被告知，他后来加入了圣公会，并在西印度的一个岛屿上成为一名固定的牧师。

伊诺克-马特森先生似乎是亚伦-马特森的兄弟，他为马特森会议（现在的希望山，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特拉华县格林村附近）命名。1785年，他被任命为长老。他的地位和天赋都很高；但由于某种原因，像不幸的楚一样，他在1788年被会议抛弃。

查尔斯-斯科特从事这项工作约两年时间。阿斯伯里先生这样描述他的性格：“他像一团火，显然充满了圣灵，并宣称是上帝的圣洁之恩。他有很好的理智和很好的口才，是一个有用的人，忠实地与各社团打交道”。现在是黑暗的阴影——他变得非常邪恶：习惯于对他以前的朋友恶语相向——在一次醉酒狂欢中死于叛教”。

南方的贝弗利-艾伦（Beverly Allen）在开始事奉的时候非常有前途。他在圣诞节会议上被选为长老，次年被按立，并被安排负责乔治亚州的工作。他开始变质，情况越来越糟，于1792年被开除；1794年，他在试图向乔治亚州联邦法院的马歇尔-福赛斯少校送达令状时，向他开枪。关于他，阿斯伯里先生说：“他一直在对传教士和民众说反对我的话，并给卫斯理先生和科克博士写信；因此成为后来大部分恶行的根源。他现在因为杀害少校而被关在监狱里。一份请愿书已经准备好了，宣布他在做这件事之前已经有了精神错乱的迹象。可怜的卫理公会成员必须因为他的原因而受到不公正的惩罚，尽管他已经被开除两年了。我对他的看法已经有九年了，在他被授予圣职之前，我把对他的想法告诉了科克博士。我同情他，并为他祈祷，如果他的生命得到公正的对待，他的灵魂还可以得到拯救。”在北卡罗来纳州艾伦的任命中，阿斯伯里先生说：“这里的人。他们以谈论宗教而闻名，这里和那里有一个马贼在他们中间。”

贝弗利-艾伦逃出监狱，来到肯塔基州的洛根县，那里是当时的逃犯庇护所。在这里，他信奉普世主义的教义。他教了一所学校；年轻的彼得-卡特赖特是他的学生之一。他最后的结局是在黑暗和绝望中度过的：他说，他可以让上帝的怜悯覆盖每一个案例，但他自己的案例除外。见《彼得-卡特赖特牧师的自传》，第28页。

伊格内修斯-皮格曼先生似乎是当时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县的人，在波托马克河附近的山间长大。他于1780年开始巡回；他是卫理公会当时最讨人喜欢、最有说服力的传教士。瓦尔先生将他与凯勒-博耶并列为伟大的即兴演讲者；博耶是保罗，而皮格曼则是当时卫理公会的雄辩的亚波罗。1788年，他为养家糊口而定居。1800年，阿斯伯里先生在他哥哥约书亚-皮格曼先生那里见到他，并说：“你是他吗？啊！但是，哦！多么堕落！与我曾经认识的你有多么大的变化！主啊，人如果任由其自生自灭，那是什么？主啊，人如果离开了

自己，那还算什么！”这句话似乎暗示了道德上的堕落；但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不得而知。皮格曼先生在1812年左右去了新奥尔良，从事面粉的投机活动；据说他失去了他所积累的所有金钱，有人认为他也失去了未来的幸福。他的一个侄子为雅各布-格鲁伯牧师辩护，当时他在马里兰州被起诉，因为他讲的布道被指责为煽动奴隶造反。这场审判被公布，是与我国法学有关的最大的奇闻之一。

詹姆斯-霍先生于1786年自愿前往肯塔基州，担任长老：他之前是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开拓者。1791年，他被送回所在地。当詹姆斯-奥凯利的观点在肯塔基州传播时，他开始倾向于这些观点；并被认为是卫理公会大部分成员的观点不满意。他和他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1801年，当宗教的大复兴在田纳西州坎伯兰开始时，他终于成为长老会的牧师。他在长老会中结束了他的生命。南方的亨利-梅特卡夫先生是个好人。悲伤的精神，和持续的沉重感。当他快死的时候，他从床上下来，跪在地上，就这样在祈祷中死去——那是1784年。

塞缪尔-达德利先生是一位有用的传教士，他在1788年位于弗吉尼亚州的爱德华-莫里斯先生那里继续从事这项工作，保持着一贯的品格，直到1790年，他才停止工作。

詹姆斯-怀特先生成功地工作了八年，他生动的布道使许多人得到了祝福，而他圣洁的生活是其他人模仿的安全榜样。1789年，他带着对上天旨意的神圣屈服，安然离世。

杰里迈亚-兰伯特先生是新泽西人；虽然他的进步机会不多，但在巡回演讲的学校里，他很快就在讲坛上崭露头角。当卫理公会成立时，他被任命为西印度群岛安提瓜的长老。1786年，他去世了，所有认识他的人都非常惋惜。

大卫-艾伯特先生是本杰明-艾伯特的儿子，1773年下半年在泽西岛传教时，在菲利普-加奇的传教下信主。在作为当地传教士工作了几年后，他于1781年开始巡回讲道。1784年，他停止了。1793年和1794年，他的名字出现在会议记录中：最后一年他在新英格兰的新伦敦巡回区；此后他似乎完全是在当地。

1796年，阿伯特先生住在新泽西州塞勒姆县的上阿洛韦斯溪：这时他的父亲在他家胜利地离开了这个苦难的世界，走向了荣耀。第二年，阿斯伯里主教注意到他是新泽西州克罗斯威克的一名商人。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他作为一个基督徒是忠诚的。他有一个儿子，名字叫大卫-艾伯特，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老切斯特，他长期走在他父亲和祖父的台阶上。

约瑟夫-怀特先生是德尔郡肯特县人，在现在的士麦那镇附近长大。他信奉宗教，并在1778年卫理公会首次进入他所在的地区时加入了该会。1779年，他开始在公开场合发言。1780年，阿斯伯里先生雇用他为传教士；1781年，他的名字出现在会议记录上。有几年时间，他居住在鸭溪十字路口，也就是现在的士麦那，在那里从事制鞋业，还担任巡回传道人。由于身体虚弱，他崩溃了，于1788年离开了这里；但在1790年又进入了这个工作，并一直持续到1797年左右。瓦尔先生说。“在天赋方面，他几乎不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差；在纯洁方面，也许没有人比他差。他的布道很短，但由最好的材料组成，并以最讨人喜欢的方式发表。”在他生命的后期，他是马里兰立法机构的牧师，并在安纳波利斯居住了好几年。他大约是特拉华州的第六位巡回传教士。

迈克尔-埃利斯1758年出生于马里兰州，1773年15岁时信奉了宗教。1781年，他的名字首次出现在会议记录中，是一名巡回传道人。他在圣诞节会议上被任命为执事，并在阿斯伯里先生被任命为主教时被按立。1788年，他为了照

顾一个家庭而迁居。随后，他搬到了俄亥俄州的贝尔蒙特县。在养育了一个有趣的家庭后，他于1810年再次进入西部会议的巡回活动。1814年在俄亥俄州工作时，在许多被带到救世主面前并与卫理公会联合的人中，有一个僵硬的罗马天主教家庭，名字叫沃克：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辛辛那提会议的乔治-W-沃克牧师，也改变了信仰。1819年，他在俄亥俄州会议中加入了一个退休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他一直持续到死亡。他离开了贝尔蒙特，在俄亥俄州佩里县的雷霍伯斯安家。在这里，1830年，他离开了地球上的场景，前往盼望已久的现实天堂。他的个人形象很好，气宇轩昂；他的举止很高尚，彬彬有礼。当他从下面的教会加入上面的教会时，他已经七十三岁了。

乔纳森-福雷斯特先生是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县人。他作为巡回者继续工作，直到1793年。此后，他作为编外人员一直到1805年。和当时所有的传教士一样，他也曾遭受过迫害和痛苦，有一次他被关进了监狱。1838年，他住在弗雷德里克县，当时他大约八十岁，身体非常虚弱。从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他保持了信仰，“并在希望得到“公义的冠冕”中死去。

菲利普-布鲁斯先生是法国新教徒的后裔，是北卡罗来纳州人。他是革命战争中的一名士兵。早年，他获得了宗教信仰，并与一位虔诚的母亲一起加入了卫理公会。作为一名巡回传教士，他在各地巡回传教，直到1817年，他才退休。在1816年的大会上，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要让他成为阿斯伯里主教的继任者；而且，可能除了年龄之外，没有什么能阻止它。阿斯伯里先生的衣钵落在了伊诺克-乔治牧师的身上。布鲁斯先生继续在光荣的期待中等待他的改变，直到1826年5月，他在田纳西州他的兄弟乔尔-布鲁斯先生的家中胜利离世。在他去世时，他是美国卫理公会年度会议中最年长的成员，除了弗里伯恩-加雷特森牧师。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弗吉尼亚会议决定在他的遗体上建立一个合适的纪念碑。

第一章。

约瑟夫-埃弗里特于1732年6月17日出生在马里兰州的安妮女王县。在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中，不仅人才济济，而且方式和策略也很多样。这是一个明智的安排，以适应听众的不同口味；因为每个传道人都能取悦一些人，使他们受益，而没有人能够满足所有人的期望。我们认为，埃弗雷特先生是有史以来站在巡回传道队伍中说话最粗鲁的传道人。但是，不要让人对他有任何预判；而是跟随他走过他三十年的牧师生涯，在最胜利的死亡中结束，看看是否还有疑问，他是一个好人。由于他写了一份关于自己经历的叙述，发表在《阿米尼亚杂志》上，为了显示他的表达方式，我们将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他的语言。他说他的父母既不富有也不贫穷，但却在劳动，并教他劳动。”至于宗教，我们没有，但自称是英国教会的。我们去教堂，听到的是由魔鬼派来欺骗人们的盲目、贪婪的牧师所讲的一包死道德。自从主开了我的眼睛，我就惊奇地看到罪人把奢侈的钱财交给盲目的向导，让他们先去地狱。我的本性是适合魔鬼的种子扎根和生长的土壤。我学会了发誓，说谎话，发泄我愤怒的激情。我经常感到不安，害怕死亡，并感到一种沉重的内疚，使我决心做得更好。在我长大之前，我从未听过一次福音书的布道。

“在这种邪恶的状态下，我一直生活到结婚。我选择了一个和我一样愿意走向魔鬼的伴侣；哲学家也会困惑于我们中谁最爱罪。就这样，我一直走下去，直到“新光”或“怀特费尔德人”的出现。我去听他们讲课；看到自己在通往地狱的路上；并被教导说我必须重生，知道自己的罪被赦免。我开始与我的罪孽决裂，阅读圣经，秘密祷告，也在家里祷告，这样我持续了将近两年。我所听到的牧师教导说，基督为一定数量的人而死，其中没有一个人会迷失；

而其余的人都会被诅咒，被送入地狱，被选中的人必须坚持下去，进入天堂。通过这个陷阱，魔鬼抓住了数以百万计的无知的灵魂。主知道我为此遭受了什么。我对迫害并不陌生，因为我责备了罪恶。这时我已经加入了新光教会，并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基督徒；但是，对于罪被赦免的知识还很陌生。1763年，*我进入一个房间，寻求祝福。我只跪了一会儿，主就把他的爱洒在我的心里，我觉得我在他的血里得到了救赎，甚至是罪的赦免。我是如此简单，以至于我认为我的灵魂里没有罪。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我灵魂的敌人开始在我本性中未更新的部分上作工，我感到骄傲、自我意志和愤怒。我们的牧师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可能知道我们的罪被赦免了，但不可能没有罪。最后，魔鬼发现了一个符合他目的的计划：他在钩子上撒了饵，我就吞了下去。我仍然去听布道，在家里祈祷，但我的良心告诉我，我是个伪君子。我的原则是，'不能从称义的恩典中跌倒；'事实上，我不可能跌倒，因为我已经可耻地跌倒了。弟兄们开始非常冷淡地看着我，随着我的情况越来越糟，他们不承认我，说我从未信主；几个月来我从未参加过聚会。就这样，我继续讨好我的主人—魔鬼。我的良心没有得到安宁，我采取了该隐所做的方法来扼杀他的良心；他是通过建造城市时的斧头和锤子的声音；我是通过匆忙的生意，和邪恶的团队的冲突，并且经常喝酒。我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直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战争开始。

然后成为一名热情的辉格党人，回到集结地学习使用武器，并成为一名志愿者。当我在营地完成了我的任务后，我回到了家。这时，有一个叫卫理公会的人来到我住的地方，告诉人们每个人都可以得救。这个教义我不相信，认为他们不是上帝派来的，我决定反对他们。我继续迫害他们，但像其他魔鬼的孩子一样，总是在他们的背后，或在远处。有一天晚上，我去听一个人劝说，但不喜欢听人们发出这样的声音，尽管我喜欢酒馆里的噪音。大约在1778年3月14日，一个女人劝我去怀特先生那里听布道。我去了，听了阿斯伯里先生的演讲。由于他的演讲是实用性的，而不是教义性的，所以我找不到任何

错误，除非是因为它是由卫理公会的传教士讲的，在这个礼貌的时代，在富人和大人物中，这种情况太多了，他们是魔鬼的可敬子女。

“我的偏见消退了，为说服力打开了一条路。人类的灵魂就像一座城堡，没有钥匙我们无法进入。钥匙丢了，门就会继续关闭。我曾经有一把钥匙，但被魔鬼拿走了。我开始感受到神的恩典的回报，重新审视我的灵魂。人们的目光开始注视着我。我的老伙伴们非常冷淡地看着我；卫理公会的人也盯着我，无疑是为了你好；特别是我的朋友爱德华·怀特经常叫我一起回家，和我谈论卫理公会；他知道我是加尔文派，就给我提供卫斯理和弗莱彻先生的著作。我曾经听他说过，如果基督为所有人而死，那么所有人都可以得到救赎；而那些失去的人，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而失去的；’这让我对救赎计划有了更多的了解，比我之前通过所有的阅读和布道得到的了解还要多。我越来越多地致力于拯救我的灵魂。在退后祷告时，我感到魔鬼的精神在我的肉体里。我似乎能听到魔鬼说：’什么！你又在祈祷了？你最好放弃，一过一会儿你就会厌倦，像以前一样离开。我沿着职责的方向前进，在1778年4月5日，主让我的灵魂再次获得自由。

“我读了卫斯理先生的《完美》，但加尔文主义的迷雾并没有从我脑海中抹去；他们曾教导我，诱惑就是罪。我无法区分罪过和弱点；而且几乎不相信任何反传统的人。我开始觉得有必要加入这个社团，我也加入了，以便在恩典中成长。我开始向我的熟人谈论他们的灵魂，有时还讲道，发现有些人被感动了。在家庭祷告中，有时主的力量会以这样的方式降临，导致人们哀伤和哭泣。他们半夜也无法从地上站起来。我对讲道的练习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讲道。当我在通往地狱的路上时，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不劳而获的；现在，我靠我的双手劳动来赚取面包；在犁地、斧头或锄头上学习神学，而不是在学院里。最后我向我的朋友爱德华·怀特透露了我的想法（关于传道的问题）。这时，那位神人C. B. Pedicord，正在巡回传道。

他叫我在怀特先生家附近的一个约会地点与他见面，并要求我作一次劝勉，然后给我一张劝勉的证书。1780年10月1日，我去了多塞特巡回区，并有印章给我的事工。我在那里呆了四个星期，然后回来确保我的庄稼。这时，魔鬼通过他的使者，在我妻子的心里，阻止我巡回。她大吵大闹，给我带来很多麻烦。我还不如承诺去对一块石头来解释。直到现在，她还有些微弱的愿望要拯救她的灵魂；但这一切都从她的心中驱逐了。我回到了多塞特，一直呆到1781年2月，然后我被派到萨默塞特巡回区，在安纳姆塞克斯劳动。我的劳作得到了丰厚的祝福；许多人找到了与上帝的和平，还成立了一些大型社团”。

1781年11月，埃弗雷特先生与詹姆斯-奥克伦威尔一起被派往西泽西。在这里，他的工作得到了祝福，许多人对他的事奉盖上了印章。在1782年5月的会议上，他说：“我被任命到东泽西，和那个上帝的人约翰-唐纳一起，我爱他就像爱另一个自己”。在这里布道时，他的严厉打击激起了泽西州日耳曼敦附近人们的愤怒，暴徒们拿着棍子追赶他，据说是在他们上级的纵容下；但是，发现他有合法的布道资格，他没有收到他们的伤害。卫理公会的成功让荷兰和英国的牧师们感到震惊，这似乎是他受到迫害的原因。”这一年的11月，我和约翰-唐奈尔以及纳尔逊-里德一起被任命为费城巡迴牧师。在这里，我们的劳作受到了祝福。这一部分从我们的传道中获益最少的地方是费城。原因是，一个人说我是属于保罗的；另一个人说我是属于亚波罗的；还有一个人说我是属于矶法的。在这种情况下，跟随基督的人就很少。他们就像风向标一样，永远无法保持在一个点上。”在这个时候，这个教区包括特拉华河和萨斯奎汉纳河之间的所有任命。直到最近，有一个住在费城的人听过他的演讲（他是他听过的第一个卫理公会传教士），当时是在蒙哥马利县巴伦山附近的约翰逊上尉那里，距今已有七十二年了。在讲道下，一个女人哭喊着晕倒了，被抬进了厨房，小雅各布坐在那里，被讲道声大大吓坏了。当这个女人被抬走的时候，讲道人却沉默不语。这时，他让他们知道，他那天晚上还有话要对他们说。这对年轻的听众来说是个悲伤的消息，因为他知道他还得在这个波

纳吉的传道人的雷声下颤抖。

亚伯拉罕-苏普利先生的一个女儿现在住在费城，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了，她已经信奉卫理公会六十多年了，她的名字叫史密斯，她记得在1782年听到埃弗雷特先生在一次演讲的开始，对听众中不信教的人说：“我上次来这里才六个星期，你们中有些人比当时更接近地狱。”

在1781年，卫理公会失去了两位传教士，罗伯特-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和菲利普-亚当斯先生。前者是在美国兴起卫理公会的第一个工具。后者是弗吉尼亚州人，是一位有用的传教士，与卫理公会关系密切。

1781年和1782年的冬天，阿斯伯里先生是在南方度过的；这成为他的一个普遍做法，即如此安排他的工作，以便在今后的冬天都在这个地区。这一年的10月，康沃利斯投降，为他的巡回消除了一个障碍；而且，现在人们普遍知道，他并不是美国的敌人。他参加了一些季度会议，并不得不发挥他所有的影响力来约束当地的一些传教士，他们不满意，除非他们主持教规。

在北卡罗来纳州，他的住宿条件比他之前在新弗吉尼亚州发现的要好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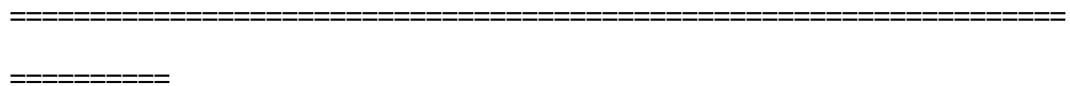
大约在这个时候，阿斯伯里先生听到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即英国已经承认了美国一直在争夺的独立。我们从我们认为可靠的权威人士那里得知，卫斯理先生对乔治国王说：“如果你让那个好人多德医生被处死，你将失去你在美国的所有孩子。”可以肯定的是，乔治王在1777年确实让那个好人多德医生被吊死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乔治王在圣劳伦斯河和墨西哥湾之间的联合省失去了他所有的政治子女。

当阿斯伯里先生和他的同工们努力把灵魂带到基督面前，并训练他们获得永

恒的幸福时，收到以下这样的报告是令人鼓舞的：“我的老朋友J. Mabry告诉我，他的女儿F. Mabry，几年来一直过着信仰的生活，去年八月病倒了。在即将去世时，主缩短了他在她灵魂中的工作，将她的心从所有的罪中洗净。她以巨大的力量见证了上帝为她所做的一切——在场的所有人都对她的语言感到惊讶。她几乎是奇迹般地活了一整天——看来神的力量在她身上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她无法死亡”。

“塞缪尔-伊尔根弟兄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天他的妻子在房子附近的灌木丛中祈祷时看到了一束光；它在她周围闪耀，超过了太阳的亮度。起初她决定不告诉任何人；但她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她丈夫。他对她说，也许你很快就会死，你愿意吗？她回答说，是的；如果主要把她带到自己身边；那么在两个星期内她就离开了人世”。

“美军的伍德上尉，在英军占领查尔斯顿时被俘。他获得了假释，回到了弗吉尼亚州的家中，在那里他被唤醒了，在如此痛苦的灵魂中，他试图毁灭自己。除了阿波马托克斯河的那个好人罗伯特-马丁，他不愿意让任何人接近他。最后，主使他的灵魂得到了自由，他成了一个严肃快乐的基督徒，对上帝和他的事业非常忠诚。



第二章。

1782年的会议在弗吉尼亚州苏塞克斯郡的埃利斯礼拜堂开始，大约有30名传教士参加。这似乎是杰西-李牧师参加的第一次会议，他这样描述会议上传道人之间盛行的精神。

“我看到传道人之间的联合和兄弟之爱，超过了我以前所看到的一切；使我希望我有资格在他们中间占有一席之地。当他们彼此告别时，他们互相拥抱，哭泣，仿佛他们永远不会再相见。如果异教徒在那里，他们很可能会说：‘看这些基督徒是如何彼此相爱的’。会议结束时，阿斯伯里先生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去巡回传道。我告诉他，我不好做；我怕伤害事业。阿斯伯里先生叫来站在院子里的一些传道人，说：“我要征召李弟兄。其中一个人问：‘你给什么赏赐？’他回答说，这里有恩典，以后会有荣耀，如果他忠心的话。”李先生于次年11月与爱德华-德鲁姆戈尔（Edward Drumgole）牧师一起，开始了他那充满兴趣和益处的巡回传道生涯。

这次会议于4月在埃利斯教堂开始，5月下旬在巴尔的摩休会，在那里完成了今年的会议事务。

今年的会议记录中出现了以下新的巡回区。北卡罗来纳州的Yadkin；弗吉尼亚州的South Branch；宾夕法尼亚州的Lancaster；和特拉华州的Sussex。

共有26个巡回区，由59名传道人提供服务，其中不包括阿斯伯里先生。

战争的影响使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卫理公会成员人数有所减少；但在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卫理公会成员人数有了相当的增加。最繁荣的地方是马里兰州的多尔切斯特，那里增加了500人。在这里，迫害最为猛烈，而主在这里做了最有力的工作；撒旦的势力奋力抵抗，但主的势力征服了。该协会的人数增加了1246人；卫理公会的全体成员为11,785人。

会议在巴尔的摩结束后，阿斯伯里先生最西边到了阿勒格尼山的巴拉特上校

家。在这次巡回中，他发现旅途很辛苦。他说：“由于缺乏适当的食物，我那匹可怜的马非常虚弱，它和我一起摔倒了两次。这比我在旅途中遇到的任何事情都更伤我的心。仁慈的人考虑的是他的野兽的生命”。他回到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进入泽西州，那里有约翰-唐奈尔和约瑟夫-埃弗雷特在工作：在这个州时，他最远到了蒙茅斯县，那里的卫理公会只有两年的历史，访问了上、下弗里霍德，那个好人威廉-特南特在那里进行过传教。他从这里去了半岛，并第一次在怀特的新礼拜堂主持工作。在第一次访问多尔切斯特，并在艾瑞弟兄那里参加了一次大型的、有力的季度会议之后，他与大约20位传道人一起，来到怀特法官那里，参加在巴拉特礼拜堂的季度会议。

1782年，有四位传道人—威廉-吉尔、摩西-帕克、亨利-梅特卡夫和大卫-阿伯特被派往特拉华州的苏塞克斯巡回区。在这一年里，它被分割开来；上层地区被称为多佛，并在第二年的会议记录中出现。

当阿斯伯里先生与约翰-哈格蒂和其他传教士一起在弗吉尼亚州的山区中，大约在今年（1782年）7月中旬，发生了J. B. 芬利在他的“西方卫理公会素描”中记录的那个可怕的悲剧。印第安勇士比格福特在渡过俄亥俄河后，在河岸上实施谋杀，被亚当-波尔和他的兄弟追杀。（见《速写》等，芬利著，第540页）。

主日在一个果园里有大量的会众，这个果园位于从鸭溪十字路口到鸭溪村的公路右侧。这个果园已经不在了。“来到他身后，他没有看到我，直到他结束。他一走下讲台，我就走了上去，进行了劝勉—上帝立刻就以大能显明了真理，人们大声哭了起来，我们在营地里大喊大叫；但由于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个约会，我就解散了人们，去了布莱克斯顿的聚会所，那里的人在等我，而且聚集了很多人。我带着生命和力量讲道，主也听从了我的话语；许多人都在哭泣，我相信有一些好事已经完成了”。他与本杰明-布莱克斯顿先生一

起回家；晚上与班级同学聚会，努力向他们展示心灵圣洁的本质。”在向社会发言时，一个又一个人哭了起来，直到哭声变得普遍；有这样的哭泣和喊叫，以至于我无法再向任何人说话。一位年轻妇女哭着说，她知道自己不是天使；但上帝给了她一颗干净的心。一个年轻人——浸礼会成员——搂着我的脖子说，我知道主在这里，因为我感觉到他的灵。我很高兴，因为我的身体可以继续下去”。

“在我的下一个约会中，主的力量出现了。一个罪人倒在地上，大声呼喊上帝怜悯他的灵魂。当他苏醒过来时，他宣布他的罪已被赦免；并劝告未信主的人寻求主。”这个约会，以及后面的两个约会，都是在现在的士麦那镇周围；在这个地方的八英里范围内，有半打以上的传道场所。

在他的下一个约会中，“魔鬼的孩子们大为恼火，那天打算杀了我；在这里我有一个拥挤的会众。这话是有力量的。有几个人试图出去，但门外的人群迫使他们留在里面。他们开始迅速倒在地上，大声哭喊；不久，营地就有了呼喊声。一个被打倒在地的年轻人，有三个小时显然是死了；他的肉变得很冷，他的手指很僵硬，并且张开，不愿意屈服。许多人说，他已经死了。我现在第一次感到害怕，担心有人会在神的大能下死去；于是决定回家，不再前进，因为杀人是不可能的。最后他来了，并为上帝为他的灵魂所做的事而赞美他。”

“在我的下一个约会中，我在一个谷仓里向一大批会众讲道。当时有很多人在哭泣。在这里，我遇到了两个年轻的尼科尔人，他们向我畅谈了属灵的事情。其中一个跟了我三天，离开时充满了温柔的爱”。尼科尔派源于一个尼科尔人，他持有贵格会的原则；但没有得到贵格会的承认。他把朴素的着装和浅色的衣服作为他的宗教的一部分；谴责唱歌（除了唱他们的论述），并在规定的时间进行家庭祈祷。他的追随者很少，而且他们已经去世了。我们听过他们

中的一些人讲话。

“我的下一个约会是在一个传教士的家里；他听说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后，告诉我这一切都是混乱的，上帝是一个有秩序的上帝。我告诉他，他可以放心，这是神的力量。在我讲道的时候，这股力量抓住了坐在我面前的一个女人；她开始颤抖，并倒在了地上。当她醒过来的时候，她突然站起来，拍拍手，大声喊道：‘告诉罪人，这是主的工作！’。这惊动了全城，使许多人聚集在一起；神的灵抓住了其中的几个人；他们开始哭泣。直接，被杀和受伤的人躺在整个房子里；有些人哭着求饶，有些人赞美上帝；其中还有传道人，他们就在他的房子里。有些人自称得到了罪的赦免；有一个人作证说，基督的血已经洗净了所有的罪。我会见了这班人；并首先与传道人交谈。我的兄弟，你现在怎么看—这是不是神的工作？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上帝会以这种方式浇灌他的精神，因为我的手脚比死人还不能动；但我很高兴，因为我可以活着。”这位传教士似乎是约瑟夫-怀亚特，他住在鸭溪村，或鸭溪十字路口。”

“第二天我在科尔弟兄那里讲道。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生动的班级；我们度过了一段宝贵的时光。一个信奉宿命论的女人被说服了，并加入了社团。看来，约翰-科尔住在离鸭溪路口不远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是主日，我去了布道所，布道所虽然很大，但没有容纳一半的人。我自由地讲道，许多人都哭了。我在科尔弟兄那里度过了一个晚上，谈论了上帝在这片土地上所做的事情”。由于塞弗森的布道所还没有建好，这个礼拜场所似乎是布莱克斯顿的，或者是通衢颈的友谊。

“我从这里去了E. 弟兄那里，在一个谷仓里向一大群会众讲道，在那里工作爆发了力量：许多人大声呼求怜悯，而其他人则在上帝那里欢呼。我在这里遇

到了C. R.，一个虔诚的年轻女子，她宣称并活出了圣洁”。（在这个地区，有理查森、瑞格莱和雷蒙德；但C. R.是谁，我们无法做出安全的猜测）。

“在我的下一个约会中，我向树林里的一大群会众讲道，并被告知我将受到教会书记的攻击，他曾攻击过我们的一些传教士。神的力量伴随着这句话，书记员戴着眼镜错身而坐，扭动着嘴，拉扯着他身边的人，直到他们对他感到羞愧，远离他。我盯着他，拼命喊道：“魔鬼进营了！”。魔鬼进了营里。以色列人哪，救命！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拿起刀来。大声向神呼求，使地狱的权势可以动摇。瞬间，我们在营中听到了国王的呼喊；书记员摘下眼镜，垂下头，直到我做完才抬起来。服务结束后，许多人来到我身边，问我是否没有看到魔鬼的身体。我告诉他们没有；我只看到他的一个代理人为他行事。几个心碎的罪人涌到我身边；我请他们到我上课的房子里去。我们把房子坐满了。我最后只唱了歌，做了祷告，并进行了劝勉，通过告诉他们神在巡回传道中所做的事情来使得他们成圣。E. 弟兄很快就倒在了地上，很快又来了一个，直到四个人倒下。很快就有六、七个罪人倒在地上。这次聚会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期间阿伯特先生和虔诚的C. R. 小姐与人们一起劳作。”

由于此时在多佛巡回区的范围内只有两个圣公会教堂，一个在鸭溪，阿伯特先生刚刚离开，另一个在多佛，所以这次会议似乎是在多佛举行的。他讲道的树林很可能就是两年后卫斯理教堂建立的那个美丽的小树林；而那个滑稽的书记员就是多佛新教圣公会的书记员。

“第二天，我在托马斯-怀特弟兄那里见到了阿斯伯里弟兄和其他大约20名传教士，他们正在前往夸尔的路上。阿斯伯里弟兄问我从沿海地区带来了什么消息。其中一个传教士说，（从他普通的外表来看，他是个傻子），为什么，他什么也不能告诉你们。’是的，是的，”阿斯伯里弟兄说，他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东西。然后我讲述了上帝是如何进行他的工作的，他们都很惊讶。阿斯

伯里弟兄叫我上楼，告诉我那天晚上必须讲道。我告诉他我不能，因为他们都是传教士。他接着说，‘你必须在我之后进行劝勉’。他讲完后，我站起来；由于他们大多是传道人，我讲述了我的经历，并劝诫他们都要有圣洁的心。早上，阿斯伯里弟兄抚摸着我的头发，说：‘阿伯特弟兄，昨晚的黑大衣吓坏你了。我们都出发去参加季度会议。快到晚上时，离那个地方不远，我们在一扇门前停下，阿斯伯里弟兄对屋里的人说：‘你必须出去召集你的邻居；’然后转身对我说：‘你今晚必须在这里讲道。我们有很多会众。我讲道：有人叹息，有人呻吟，有人哭泣。’”

“第二天早上，我们去巴拉特教堂参加季度会议，阿斯伯里弟兄在那里向一大批会众讲道，并叫我去劝勉。一些传道人想知道他在哪里召集了那个老家伙。我唱着歌，祈祷着，开始劝勉；上帝以他圣灵的力量降临，就像在古代一样。有的人倒在地上，有的人跑出屋外，许多人大声哭着求饶，还有人高声赞美，心里充满了神圣的爱。看到人们坐在楼梯的托梁上，我担心他们会掉下去；这使我忍住了，很快聚会就结束了。”

阿斯伯里先生把阿伯特先生交给附近的一位先生负责，他就去了他家，和他的基督徒朋友聊了一下午。阿伯特先生说：“晚上，我问他们中是否有人会唱。”一位来自多尔切斯特的先生回答说他可以，他们用如此悠扬的声音和精神唱出了这首歌，这首歌被赋予了巨大的力量。这位先生的夫人（他住在她家）和另外两个人倒在了地上。当唱完了，我们跪下来祷告，有几个人倒下了；家里的男人，曾经是个背信弃义的人，得到了恢复；许多人向上帝祷告，包括男人和女人。我们的聚会持续了三个小时。

“第二天早上，我们的爱宴在日出时开始。人群是如此之多（在那么早的时候），以至于我们无法带着面包和水转圈。人们认为外面的人和屋里的人一样多。阿斯伯里弟兄宣布爱宴开始，并让人们发言。许多人说得很有力，这是一个

宝贵的时间”。

爱宴结束后，在神的力量下进行了布道和劝勉。在主面前进行了有益的等待之后，聚会结束了，阿伯特先生回到了他在新泽西州潘恩颈的家中。

大约在1780年，或之后不久，卫理公会开始在拉德诺建立自己的组织。据说第一个班级是在1782年成立的。詹姆斯家族、吉格家族和怀特家族是这个社团的主要家族。大卫和艾萨克-詹姆斯是传教士。前者，如果不是后者，也是巡回传道了好几年。大卫-詹姆斯先生在特伦顿住了好几年，可能已经在那里去世。艾萨克-詹姆斯博士虽然年老体弱，但仍生活在费城县的布斯特尔顿。在拉德诺的第一班人中，有几个人活到了很老的时候。约翰-吉格（John Giger）和他的同伴在去世时已经年事已高。玛丽-怀特（Mary White）是最初的班级中的另一位，她在第13年加入了这个班级，在尊崇卫理公会超过71年之后，在她85岁的时候被召集回家。在1780年和1790年之间，拉德诺卫理公会建造了他们的第一个小教堂，该教堂于1832年重建。

大约在这个时候，在七星村（现在的乡村绿地）附近的亚伦-马特森先生那里建立了一个聚会。大约在1797年，这里建了一个聚会所，被称为“希望山”；这个聚会是由克劳德（现在的贝瑟尔）的聚会发起的。

切斯特巡回传道的一个旧约是在罗曼斯维尔。在这里，一位老友人给了卫理公会的人一块地，现在仍然是一块墓地。在这附近住着杰西-伍德沃德和鲍尔弟兄，他们都是老循道者。这个聚会被劳雷尔礼拜堂所取代。

第三章。

1780年12月，阿斯伯里先生雇佣了苏塞克斯巡回区的查尔斯-特威福德先生，让罗先生去弗吉尼亚州的东海岸，看看那里的卫理公会有什么空缺。塞缪尔-罗先生似乎是第一个前往阿莫纳县的卫理公会传教士。他在几周后就回到了他的巡回区。从这时起，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就开始访问弗吉尼亚州的东海岸。

波科莫克河以东的第一个约会是在梅尔文和唐宁上尉家。不久之后，卫理公会在伯顿上校家、*帕拉莫尔上校家和加雷特森的礼拜堂讲道。阿莫纳县的第一个协会成立于1783年，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一个是克里斯蒂安娜-牛顿，她在1782年被唤醒，因为她听到一个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在邻居家做家庭礼拜——很可能是她第一次听到祈祷。不久之后，她不顾自己的信念，屈服于她的伙伴的劝说，参加了一个舞会。当她从舞会回来时，她的良心受到了极大的谴责，于是她把所有参加舞会的装饰品都扔进了火里；为了进行神圣的报复，她把它们烧成了灰烬，此后再也没有佩戴过无用的装饰品。她嫁给了以赛亚-巴格威先生。在与卫理公会的人甜蜜地生活了五十六年之后，她在幸福的不朽的希望中死去，享年八十一岁。在她去世时，她是阿莫纳克县五个原始卫理公会成员中的最后一个。

大约在1783年，传教士们开始占领北安普顿县。1784年，弗吉尼亚州东岸约有一百名卫理公会成员；现在卫理公会成员遍布半岛的每个县。

在马里兰州伍斯特县，戴维斯先生、劳斯先生和普内尔先生是第一批在自己家里进行卫理公会布道的人。1782年，弗里伯恩-加雷特森、伍尔曼-希克森和约翰-马加里先生被派驻在萨默塞特巡回区。在这个巡回传道中，有一次是在罗宾-戴维斯家，靠近伍斯特郡的英迪敦。附近住着以利亚-劳斯（Elijah Laws），他是英格兰教会的一名牧师，因为它被称为英格兰教会。他听取了卫理公会传教士的意见，称他们是欺骗者，并拒绝再听他们的意见。他有一

个女儿，名叫罗达，当时才12岁，她从小就接受了当时教会人士普遍持有的观点，认为跳舞和其他世俗的娱乐活动是无害的。罗达拜访了她所认识的一位寡妇，她第一次和她一起去听卫理公会的讲道。伍尔曼-希克森是这位传教士。在他打开救赎计划之后，他运用了他的论述，他告诉他的听众，所有真正的罪人，包括舞者，除非他们忏悔并得到赦免，否则将被诅咒到永远。罗达不觉得自己犯了他所说的任何罪，除非跳舞是一种罪。

讲道结束后，希克森弟兄宣读了《总则》，并要求所有希望加入的人跟随他上楼。罗宾-戴维斯、他的兄弟、他们的妻子、那个寡妇和罗达-劳斯跟着他。传道人对这六个人分别讲了话。当他对罗达讲话时，她说她不认为自己是个罪人；但如果像他说的那样，跳舞是一种罪，她必须承认她是个罪人；她开始哭泣。有五个人的名字写在班上。

罗达被问到她是否愿意登记她的名字？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先征求她父亲的意见是否合适。戴维斯先生回答说，她父亲是个温和的人，不会对他的女儿使用暴力。在传教士写下她的名字之前，他向上帝举起了眼睛、手和灵魂，并祈祷她的名字能被写在天上，永远不会被抹去。她回到家里，害怕告诉她父亲所发生的事情。第二天清晨，有人看到在附近定居的她的哥哥以利亚骑着马飞快地来到他父亲的家里。父亲站在门廊里，想知道为什么他的儿子这么快就来了，而且是在这么早的时候。到了家门口，儿子急忙把马缰绳套在头上，趴在地上，似乎和父亲一样急于说话，说：“你觉得怎么样？昨天罗达加入了那个新的传教士；现在她必须放弃快乐的服饰、舞蹈和世俗的娱乐活动。她被毁了；而且她无法被赶走。”父亲听了这个故事，过了一会儿回答说：“好吧，如果卫理公会的人因为跳舞而不承认，他们很快就会和罗达撇清关系，因为她一有机会就会跳舞。”下一个主日，她的父母去了教堂；罗达请求允许她去拜访她所认识的寡妇，和她一起留下了她多余的服装，去见她的同学。不久后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加雷特森先生来到了罗丝先生那里。除

了罗达，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要求得到一个晚上的住宿的帮助。羅斯鄉紳叫他下車，因為他從不把陌生人拒之門外。这位客人很快就被别人知道了。他在晚上和早上都举行了家庭礼拜。当他准备去赴约时，也就是在文森特家，也就是后来被称为“Line Chapel”的地方，他对家里的每个成员，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都说了一句话。他对罗达说：“你的哀悼不能买到赦免。为了基督的缘故，请上帝凭着信心原谅你。”传教士开始去赴约，而罗达则去了她父亲的谷仓，将她刚刚得到的建议付诸实践。她跪下来祷告，但听到草料里有窸窣窸窣的声音，她担心魔鬼就在那里，她惊恐地站起来，走到果园后面，跪在一棵苹果树后面，恳切地恳求上帝赦免她的罪，因为基督为她所受的罪。突然间，凭着信心，她看到她流血的救主从她面前走过，并感到她得到了自由的宽恕，而她的灵魂却被融化的喜悦所充满。在她被定罪的时候，她的父亲让她离开学校，认为由于她的悲伤，他不能让她成为一个学者；但现在她很开心，很有活力。一个星期天，她从聚会中回来，发现教会牧师和牧师之一的斯图尔德上尉在她父亲家。晚饭时，大家的话题转向了卫理公会的人自称知道自己的罪被赦免的妄想。斯蒂沃德上尉说：“地球上没有人能够知道自己的罪被赦免了。”年轻的罗达回答说，似乎是灵感的冲动，“不是这样的”。她对自己毫无预谋地回答这样一位绅士感到震惊，他是她父亲的客人，她急忙起身离开房间；尽管上尉希望她留下来，并告诉她所知道的一切：她出去了。没过多久，劳斯先生家就举办了一场舞会，目的是为了考验罗达的宗教信仰。年轻人开始跳舞，但她和她父亲在另一个房间里。她的父亲要求她去参加舞会。她站起来走进去，一个年轻人拉住她，想把她拖到地上做他的舞伴。她拉开他的手，走进厨房，给厨师（一个黑人妇女）读圣经。过了一会儿，她回到她父亲所在的房间，她父亲问：“罗达，你去哪里了？”她回答说：“给厨师读了，她喜欢听人读圣经！”她的父亲又说：“罗达，我担心你会毁了我的仆人，使你的家庭蒙羞，使你自己一无所有。”她回答说：“父亲，如果我跳了舞，我就得罪了我的上帝和我的良知。我死后想去天堂，我不能带着我的罪孽去那里。”她父亲的脸色垮了下来他把头靠在手掌上，用手肘支撑着，

而泪水顺着脸颊滚落。下一个布道日，按照她的习惯，她请求允许她参加，他同意了，也和她一起去。加雷特森先生讲道，于是劳斯先生提出使用他的房子，他的房子很大，但条件是卫理公会成员在星期天在里面讲道，时间不要与他的教堂的礼拜相冲突，加雷特森先生同意了；劳斯先生的房子成为萨默塞特巡回区的主日之约。不久，父亲和母亲就成了卫理公会的成员，她的弟弟以利亚在听到他认为是她的毁灭——如果不是整个家庭的毁灭——时惊慌失措，“也是先知之一；”他被任命为班长，领导他的父亲、母亲和妹妹罗达。

以上的叙述不是来自12岁的年轻信徒罗达；而是来自罗达，这位在卫理公会教会中为她的救主服务了68年的基督徒。1850年，在她八十岁的时候，她战胜了死亡；当她的灵魂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抱时，她的身体被带到了南华克的安息之地。

加雷特森先生在萨默塞特巡回传道工作时，在普鲁登斯-哈德森的葬礼上讲道，1779年她在他的服侍下被唤醒并信主。“她日夜跟随传道。我去哪里，如果在八或十英里之内，她就在那里；而且她一般都是步行。我经常在课堂上见到她，她在那里表达了对上帝的无限热爱。她的生活是为了不使她的弟兄们伤心，也不伤害上帝的事业。她嫁给了一个虔诚的年轻人；之后她很快就死了。她似乎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希望她的丈夫为她祷告，使她能从所有的罪中得到洁净。不久之后，主用他的爱充满了她的灵魂，她喊道：“来吧，主耶稣，快来，把我被掳走的灵魂带走。对她哭泣的朋友们，她宣称上帝已经使她完全成圣，并使她满足于天堂。她让他们擦干眼泪，因为她要去享受荣耀。她拥抱了她的父母，感谢他们的恩情；并劝告她的同学们要忠心：她说：’许多次我们一起去参加聚会，现在我将得到我的奖赏！’她告诫她的丈夫不要养奴隶。她是如此陶醉于荣耀的前景，以至于她经常感叹：哦，死亡，你的刺在哪里？坟墓啊，你的胜利在哪里？就这样，她持续了好几天，欢呼雀跃，劝说周围的人，就这样在耶稣的怀抱中睡着了”。看来她住在苏塞

克斯郡的下端，或在萨默塞特郡。

在那些最早在马里兰州萨默塞特县接受卫理公会并成为他们中的支柱的人中，我们已经提到了赖德先生和夫人以及内卢姆先生。我们还可以加上罗宾逊博士、柯蒂斯先生、迈尔斯先生、菲比斯先生、法利先生以及怀科摩克河的科诺威上尉。威廉-菲比斯牧师是这个县的第一位巡回传教士。罗宾逊医生是当地的一名传教士，我们推测马修-索伦夫人是他的孙女。安纳梅塞克斯的第一座教堂是柯蒂斯教堂和迈尔斯教堂，是以上述弟兄的名字命名的。它们似乎早在1784年就建立起来了，因为科克博士，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在这两个教堂里讲过道。

这时，萨默塞特巡回传道到达伍斯特县，那里的卫理公会已经建立起来；1783年，卫理公会被引入波科莫克河和大西洋之间的那部分。

在萨默塞特巡回传道上最早成立的社团中，有一个位于魔鬼岛或迪尔岛的社团，该岛位于切萨皮克湾的南蒂科河口。加雷特森先生告诉我们，早在1782年，在这个岛上就有一个庞大而忠实的社团。从那时起，在这个岛上，以及在同一海湾的丹吉尔，已经举行了许多有趣的营地聚会。

在这一年里，当加里特森先生在萨默塞特巡回传道上讲道时，在去魔鬼岛（即迪尔岛）讲道的路上，他做了一个梦或异象，见于他的生平第125-126页。他在一个朋友的房子里睡着了，他看到：“一些恶人来到我所在的地方，对上帝的道路说了一些坏话。屋里的人要我去祷告。过了不久，我似乎就要死了。我寻找我对上帝恩惠的见证，觉得我本可以更忠诚。我希望能活得更久，这样我就能在把灵魂带到基督面前的过程中更加有用。我没有死，而是似乎陷入了恍惚，被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我看到了地狱。人们认为我进入地狱的口是合适的。我以为火没有能力伤害我。一个可怕的场景呈现在我的脑

海中。我对宝贵的灵魂产生了怎样的感情啊！当我向前看时，我看不到火海的尽头，其高涨的浪潮，一个接一个，间隔很短，不断地滚滚而来。我看到那些被诅咒的人在痛苦的折磨中被它们拍打着，苦苦挣扎，努力阻挡着波浪，这些波浪像熔化的金属一样把他们赶了回去，而这个地方却响起了他们的呻吟声。哦，那是无法形容的可怕！有时，海面会沉入一片汪洋。有时，海面会沉入黑色的平静之中，一股令人沮丧的嘈杂的烟雾会升起。当我看到那些被诅咒的人在液体元素中上升时，我站在那里颤抖；然后其他的火浪会出现，把他们打回去。当我看着的时候，有人问：‘在这之后你会忠心地警告罪人吗？我想我将更加忠诚，我的整个生命都应该用在这项工作上。于是我要求被带到天堂，但回答是：’你已经看够了，回去吧，要忠心。醒来后，我在床上坐起来，满心惊奇”。在萨默塞特巡回传道跟随他的人群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没有房子可以容纳他们，他不得不向他们布道——在空旷的田野和树林里，他有最庄严和有利的季节。

加雷特森先生在萨默塞特巡回区成功工作了大约六个月后，于1782年11月初参加了在巴拉特礼拜堂举行的季度会议。在这个会议年的最后半年，他在特拉华州的新堡县和肯特县以及马里兰州的多切斯特县巡回并讲道。这些县的许多社团都是他在几年前帮助建立的。在这里，他觉得自己是在他的孩子们中间，他们一起进行甜蜜的商议，他们的欢欣鼓舞是巨大的。对他来说，向聚集在一起的一千或一千五百人讲道是很平常的事。

他观察到，“我在颈部（很可能是琼斯的颈部）骑马，在特拉华湾附近讲道。四年前（1778年，当他第一次来到这个地区时），我在这所房子里讲道，当时整个颈部似乎处于埃及的黑暗之中。直到现在我才再次拜访他们；而且，正如我当时所想的那样，我的努力没有什么意义；现在我发现他们中的二十几个人承认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其中许多人是在那一天信主的。”

他们与布罗德克里克的乔治-摩尔（George Moore）会面，考虑到上帝在过去四年中在他的葡萄园的这一部分所做的大量好事，他们一起感到非常高兴。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在“我们亲爱的史密斯兄弟”的葬礼上讲道，他一生都是虔诚的。他像一个基督徒一样承受了他的苦难。在死前几个月，他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语言能力；但他所做的手势和大量流淌的眼泪消除了他对死亡准备的所有怀疑。他快乐地活着，快乐地死去，并给家人留下了在上帝那里的快乐。看来他在离巴拉特礼拜堂不远的地方生活和死亡。

在1783年1月的日期下，他说：“我又一次来到我的多佛朋友中间。当然，上帝就在这些人中间。我在这里讲道的最后一个主日，主以怜悯之心将他的手放在本镇一个最大的迫害者身上。在他的痛苦中，他向神大力呼求，直到他的灵魂皈依；还有他的妻子和他的嫂子；现在他坚定地决定帮助建造一座砖砌的小教堂。我拜访了巴塞特修女，她在苦难中是我见过的最幸福的女人之一——成圣的活见证，她的灵魂似乎一直被爱的火焰所包裹。这个家庭中有几个人在神的爱中很快乐；其中有四个人自称享有完全的爱。当然，上帝在巴塞特先生的家里有一个教会。”在访问肯特郡和新堡郡的社团时，他们在他们中间享受到了甜蜜的安慰。他发现许多成员正在走向完美。他除了与各班同学见面外，一般每天讲道一到两次；在从事这项工作时，他体会到一个父亲看望他有灵性的孩子的快乐； he 可以和圣约翰一样说：“我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发现我的孩子在真理中行走。”由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拯救灵魂的工作中，他经常“在门廊和祭坛之间流泪”，并感到“主的重担压在他身上”。就这样，他一直坚持到次年5月，当时他前往巴尔的摩参加会议。

大约在1782年，罗伯特-诺斯-卡南先生成为卫理公会成员。他是密歇根州巴尔的摩县的公民，在革命战争期间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属于社会的上层，是后来的马里兰州州长里奇利将军的表亲；也是普鲁登斯-高夫夫人的表亲。卡南夫人已经作为一个探访者加入了卫理公会。早期的传教士之一理查德-欧文

(Richard Owen)弟兄在某次班会上对她进行了探究性的谈话，她的感情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但其结果是她愉快地皈依了上帝。她的丈夫很有绅士风度，不会用粗暴的手段把她从宗教的道路上赶走，而是打算嘲笑她的宗教热情；但是，他没有嘲笑她的乐趣，而是很快就认真地关心起自己的精神福利来。像大多数马里兰州的贵族一样，他喜欢草皮，在他觉醒的时候，正在参加一场赛马。现在，他在完成比赛和掩盖觉醒的良心的喧嚣之间有足够的麻烦。作为所谓的英国教会的成员，他向他的牧师提出建议，牧师告诉他，他所知道的所有宗教或基督教都包括参加教会的仪式和服务；如果C先生继续这样做，他肯定会上天堂。卡南先生在参加教会仪式时找不到的平安和喜乐，他在相信基督时找到了。牧师一听到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和平消息，也就是1782年初的消息，就赶紧把它传达给卡南先生，因为他是一个主要公民，也是他的教会的主要成员。当他们坐在餐桌旁时，牧师利用这个时间，说：“卡南先生，你听说了和平的光荣消息吗？”C.先生。

回答说：“没有；但我已经在上帝那里找到了灵魂的安宁；而你对此一无所知。”这是一个如此尖锐的声明，它摧毁了这个可怜的牧师对晚餐的热情。罗伯特信教的消息一传到他母亲那里，她就派她的儿子查尔斯-卡南去把他从卫理公会的人手里夺回来，如果能做到的话。当查尔斯到达时，他发现房子被关闭了，因为卡南兄弟和姐妹去参加卫理公会的会议了。查尔斯一直等到他们回来；兄弟俩在院子里见面；罗伯特喊道：“哦，查尔斯弟兄，我一生中从未如此高兴见到你！”并搂着他的脖子，喜极而泣，告诉他主是如何保佑他的。这让查尔斯很感动，也让他对罗伯特的宗教信仰有了很大的改观。他回到家里，当他焦急的母亲询问他任务的结果时，他回答说：“哦，妈妈，罗伯特是对的。”

卡南先生加入了卫理公会，并很快开始在公众场合祈祷，劝说他的邻居们服侍上帝。出于一种责任感，他解放了他的奴隶。在卡南夫人享受了20年实践

性宗教的幸福之后，她有了一个幸福的结局，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她于1802年去世。卡南先生的第二任妻子是马里兰州多切斯特县的寡妇恩纳斯，她是该县早期忠实的卫理公会成员之一，是完美爱情的见证。卡南先生在他的第二任妻子去世后还活着。他唯一的女儿伊丽莎白在早年就已经信教。她是一个聪明活泼的基督徒——从未结婚——在她父亲之前去世。卡南先生是在巴尔的摩巡回传道建立石头教堂的主要人物。在他作为班长、管家和劝导员有效地服务于卫理公会约50年后，在痛失独生女和两位妻子后，他在晚年跟随他们走向了荣耀。

大约在卡南先生与卫理公会联合的同时，同一地区的迦勒-波斯利先生也加入了。他也是卫理公会的一个热心的支持者。大卫-戈尔苏先生和科尼利厄斯-霍华德先生后来也成为石室教堂的成员。他们已经被召集回天家。石头教堂是卫理公会的据点之一，1800年，巴尔的摩会议在这里举行。见《一个老巡回者的回忆》，第179、185页。

大约在这个时候，在马里兰州安妮女王县的卫理公会中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皈依和收购。其中一位是Centreville附近的Chair先生。

本县的莱特家族，由于财富和地位的原因，是伟大的家族之一。罗伯特-莱特先生曾一度担任马里兰州的州长。与这个家族普遍存在的情绪相反，他的儿子托马斯倾向于跟随卫理公会。父亲强硬地禁止了他。儿子这样跟父亲讲道理。“为什么我不能听他们的？”这些人宣扬的是真理！”父亲用明确无误的语言让他知道，如果他继续支持卫理公会，他将受到惩罚并被剥夺继承权。儿子回答说：“父亲，吸引我加入卫理公会的影响是好的，良知和天堂都认可”。最后，托马斯表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并加入了社会。不久后，父亲知道了这件事，他邀请儿子上楼参加一个私人会议，并带着一张牛皮或马鞭作为裁判。托马斯辩解说，他只是做了他认为有责任的事。当父亲猛烈地挥舞着鞭子时，

儿子抓住他的腰，说：“父亲，我是多么爱你啊！我曾怀疑过自己是否能接受。我曾经怀疑过自己是否被上帝接受，但现在这些怀疑都消失了；我有了把握”。由于他们之间的距离很近，父亲在使用鞭子时已经失去了很多力量；由于他的怒气已经消耗殆尽，这场争斗结束了。

老先生的儿子们有种树的习惯，他们种树是为了结果，也是为了装饰，从而改善他们父亲的财产，他们希望能拥有这种财产。有一次，他的儿子们正在种树，他说：“汤姆，你不像你的兄弟们那样种树，是什么原因呢？托马斯回答说：“父亲，我种树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已经向我保证，你将剥夺我的继承权。不过，如果我的兄弟们希望这样做，并要求我这样做，我就会帮助他们种树。”当罗伯特-莱特先生去世后，他的遗嘱被打开，与托马斯和社区的期望相反，宅基地被交给了他的卫理公会的儿子；而这是一个为卫理公会的传教士。托马斯-莱特先生是当地的一名传教士，也是这个家族中唯一一位曾经是卫理公会成员的人。在这个莱特家族中，他是最受安妮女王人民欢迎的。他曾被派往立法机构，或者更频繁。看来他生前和死后都受到人们和他的造物主的青睐。

在这一年里，德州新堡县通衢颈的卫理公会成员建立了一个小教堂，称为友谊堂。它是用从泽西岛运来的雪松原木建造的，像诺亚方舟一样，标价合理，经久耐用。

这一年的11月，杰西-李牧师收到了C. B. Pedicord*牧师的一封信（他当时在南方，根据阿斯伯里先生的指示，负责监督工作，提供巡回，并更换传道人），要求他陪同爱德华-德拉戈尔牧师到北卡罗来纳州位于埃登顿北部和西部的地区，以组建一个新的巡回。李先生答应了这个请求，开始了他多事的巡回传道生涯。他们到达了埃登顿，并与教会牧师佩蒂格鲁先生建立了一些联系，德鲁姆戈尔先生被允许在其教堂里讲道。他们向Dismal Swamp前进，穿过

Pasquotank河，在Plankbridge附近的Jones先生家举行了聚会。他们接下来到达了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县的哈尔斯泰德弟兄家，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些与卫理公会有联系的人，在战争之前，他们曾享受过定期的巡回布道，在过去的五年里，战争将传教士从他们身边赶走，在此期间，他们一直在等待并祈祷传教士能再次拜访他们，现在他们的祈祷得到了回应。他们在西北砖教堂又预约了一次。然后他们拜访了库里塔克县的威廉姆斯上校——他后来成了卫理公会的成员。他们又在英迪恩敦（Indiantown）进行了一次聚会；此外，还在格雷戈里将军（Gen. Gregory）、索耶先生（Sawyer）和河桥（Riverbridge）进行了聚会。德鲁姆戈尔先生也被允许在约平教堂讲道。然后他们就和佩蒂格鲁牧师一起回家了，并和他住在一起。在组建这个教会的过程中，德鲁姆戈尔先生讲道，李先生一般跟随他进行劝诫。他们现在已经形成了所谓的卡姆登巡回区的轮廓；该名称出现在1784年的会议记录中。

第四章。

以下12位教友的名字出现在1782年的会议记录中，他们是巡回传道中的新劳力。

乔治-金波、詹姆斯-吉本斯、休-罗伯茨、亨利-琼斯、约翰-鲍德温、伍尔曼-希克森、威廉-托马斯、约翰-马加里、艾拉-埃利斯、约翰-伊斯特、托马斯-哈金斯和彼得-莫里亚蒂。

乔治-金波先生曾做过两年的巡回传教。

詹姆斯-吉本斯先生在1784年停止了巡回。休-罗伯茨先生在三年时间里一直

在巡回传道，直到1785年。

南方的亨利-琼斯先生继续巡回和传教，令人接受，直到1788年—五年。

约翰-鲍德温先生在南方工作了16年；有几年时间他在弗吉尼亚州做巡回图书管理员；他于1798年定居。

伍尔曼-希克森先生于1782年成为一名巡回传教士。在罗达-劳斯小姐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传道人的情况，以及他第一年在萨默塞特广场的作用。1783年，他和上级传教士约翰-马加里在西泽西。接下来的两年，他在南方。1786年，在巴尔的摩。1787年下半年，希克森先生在纽约做工。这时，他在布鲁克林组织了卫理公会；他站在一张桌子上，在桑兹街讲道。*彼得-库珀先生随后为他提供了一个合作社的商店来讲道；很快，一个班级—布鲁克林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班级—组织起来了，后来成为著名传教士的尼古拉斯-斯奈特是它的领袖。

希克森先生瘦弱的身躯很快就屈服于疾病。在纽约，他在病痛中得到了照顾。1788年下半年，为他提供了一名护士并支付其工资的卫理公会成员将他埋葬在纽约。如果他的身体力量与他的灵魂相当的话，他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

威廉-托马斯先生是特拉华州肯特县人，在森林或托马斯教堂附近。

约翰-马加里先生来自英国，他于1784年返回英国。这一年的9月，卫斯理先生说：“我与我们的一位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加里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对上帝在那里不断增加的工作做了令人高兴的描述，并强烈要求我在死之前再去美国一次。不，在我去到灵界之前，我不会再去新的世界了。（因此，卫斯

理先生似乎推迟了他对我们的访问，直到他能乘着灵翼飞翔)。1787年，Garrettson先生从Coke博士的信中得知，Wesley先生派他去纽芬兰岛工作；但在1788年，Wesley先生提到了一位Magary先生，我们认为是同一个人，担任Kingswood学校的校长。从这些陈述中可以看出，马加里先生不仅是一位有趣的传教士，而且还是一位相当杰出的学者。

艾拉-埃利斯先生是弗吉尼亚州苏塞克斯县人。虽然他的名字直到这一年才出现在会议记录中；但是，根据他自己的叙述，他在1781年3月就开始巡回。他在阿斯伯里先生的评价中是一个非常的人，阿斯伯里先生形容他是“一个敏捷而坚实的人。我认为，如果幸运之神给了他同样的教育优势，他将展现出不亚于杰斐逊或麦迪逊的能力。但他有比学识更好的东西；他有不折不扣的真诚、伟大的谦虚、深刻的忠诚、伟大的智慧和不寻常的推理能力——一个好人，脾气平和，也是一个好的传教士。”1785年，他被派驻在费城巡回传道。1786年驻扎在特拉华州的多佛尔。1787年在马里兰州的肯特*，1788年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1790年。他负责弗吉尼亚州的中心区。1795年，他结婚，并在弗吉尼亚州的布朗斯维克定居。

*1787年，当埃利斯先生在肯特巡回法庭讲道时，在其他变得虔诚并加入卫理公会的人中，有两位名叫威尔逊的年轻女士，她们的教名是米利森特和玛丽。米里森特嫁给了一位泰勒先生。她收到了杰西-李先生、艾拉-埃利斯先生等人的爱宴券，这些爱宴券被长期保存下来。几年后，她在费城结束了尘世的生活，期待着天堂的存在。玛丽-威尔逊小姐与密歇根州肯特县的萨芬顿先生结了婚。他们的儿子塞缪尔-萨芬顿先生接受了桑顿-弗莱明的洗礼。他长期以来一直是卫理公会的成员，目前是绿街卫理公会教堂的成员。

约翰-伊斯特先生似乎是弗吉尼亚州梅克伦堡县人。他是卫理公会有史以来最热心、最有力、最成功的传教士之一；他是南方的本杰明-阿伯特；是一个不

寻常的忠诚和圣洁的人；当冠冕被授予时，他的冠冕会有不寻常的光辉，因为它有许多辉煌的宝石。无论他在哪里劳作，而且是认真地劳作，主都给了他成功；在一些地方，工作非常出色——超过了以前所见证的一切。大约在1786年，梅克伦堡的蒂尼亚尔-琼斯夫人似乎是他事工的一些成果。她去听他讲道，尽管是在她丈夫的愤怒之下，他威胁说如果她去的话，就要枪毙她。她在宗教责任方面的勇气，使她丈夫愤怒的精神屈服于基督的统治，他愉快地与他虔诚的妻子联合起来，招待救赎的使者，并为主服务。琼斯夫人是南方最杰出的基督徒之一；不仅因为她经历了火热的考验，而且还因为她的善意、她卓越的天赋以及她背起基督的十字架的勇气和她坚持不懈的精神。

伊斯特弟兄在弗吉尼亚州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宗教复兴中起了作用。这项工作始于1787年；在他工作的布伦瑞克巡回区，有1500至2000人皈依上帝；在相邻的巡回区，也有几乎同样多的人。这是在美国卫理公会中发生的第二次大复兴的开始；第一次是在各地建立卫理公会的时候。1787年和1788年的工作，在詹姆斯河南北都有。在这次复兴中，威廉-姆肯德里在约翰-伊斯特的传教下被唤醒并信主。大约在同一时间，当这位雷霆之子继续前进，完成他的崇高使命时，惊讶的众人都在颤抖，数百人倒下，哭喊着“我们必须做什么才能得救？”以诺-乔治在这位可怕的真理使者的带领下，被唤醒并被带到基督面前。

托马斯-瓦尔牧师告诉我们，约翰-伊斯特出席了他所描述的那次引人注目的会议，在他的《生活》第165、167页；他就是那个融化了将军那颗坚硬的神学之心的传道人。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这世界上的王子都不知道；因为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当他讲完话后，布莱恩将军向融化的人群讲话，这时响起了巨大的哭声，一直持续到太阳下山；随之而来的宗教关

怀，使几乎所有的世俗事务暂停了许多星期。在布莱恩将军的家庭中，有30人一12名白人，18名有色人种—自称有宗教信仰，这是1790年举行的这次特别季度会议的成果。

经过十年的努力和成功，这位燃烧着的十字架的传道人于1792年离开了这里；但他仍然是那个圣洁、忠诚的基督徒，作为当地的传道人为基督的事业服务。我们找到的关于这个受祝福的人的最后一份通知是在杰西-李牧师1798年的生活中。”在保普教堂的一次聚会上，阿斯伯里先生讲道。米德弟兄开始唱歌；人们普遍在哭泣。约翰-伊斯特喊道：“我毫不怀疑我的灵魂，但我的上帝今天会让这里的一个灵魂改变。有几个男人和女人跪倒在地；哀悼者的哭声变得很可怕。有几个人在这次会议上找到了平安”。

据悉，有一次，当这位神人准备向聚集在露天的大批会众讲话时，天空中乌云密布。会众被笼罩在他们头上的阴暗因素吓坏了，纷纷表示要逃走，而没有留下来听那能够拯救他们灵魂的话语。这时，伊斯特先生跪在会众面前，祈求主驱散乌云，留住雨水，让人们再一次听到他的话语。就像对他仆人的祷告的立即回应一样，云层在众人头上散开了，一部分飘向一边，一部分飘向另一边，那天的传道取得了巨大的效果。

奥西恩可以这样说他：“这位救恩的使者在他的时代就像一根火柱，照耀着黑暗的灵魂；对疲惫的、徘徊的朝圣者来说，就像天堂的光束，指向上帝。他看到高大的阿纳克之子在西奈半岛的螺栓前倒下，就像蓟草的头在秋天的暴风雨前倒下。他穿上圣洁的衣服，就像穿上横梁的袍子，在敌人的战场上站稳了脚跟；当撒旦的队伍聚集在周围时，他的灵魂没有因为恐惧而变暗；而是通过信仰，看到他的敌人像融化的雾气一样消失了。虽然他的坟墓可能没有一朵花或一块石头的标记，但是，他的灵魂的居所在云层之上是平静的，它休息的领域是愉快的；他的身体将带着歌声和欢乐从狭窄的坟墓的深度睡

眠中走出来。”

托马斯-哈斯金斯先生是马里兰州卡罗琳县人，生于1760年。他接受过教育，在特拉华州的多佛读过法律，1780年在那里成为卫理公会成员；两年后，他开始巴尔的摩巡回区巡回。1783年，他在切斯特巡回区，当时包括费城和宾夕法尼亚州苏斯奎哈纳河以东的所有布道地。1784年，我们发现他负责萨默塞特巡回传道。1785年，负责塔尔博特；1786年，他来到这里。当他在切斯特巡回区巡回时，与考文垂的丽贝卡-格雷斯夫人的孙女玛莎-波茨小姐相识，她是一位虔诚的年轻女士，他与她结婚。他还结识了考文垂的诺思上校。结婚后，他在费城定居，在那里他和诺思上校在水街从事杂货批发生意。在大约15年的时间里，他是圣乔治教堂的一名当地传教士。1797年，他失去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她在享受基督教的希望中死去，并被安葬在圣乔治教堂的后面，在那里仍然可以看到纪念她的石碑。

大约在1800年，圣乔治的一些杰出成员离开了，哈斯金斯先生也在其中，并买下了怀特菲尔德先生在第四街建造的学院的南端，组织并建立了后来被称为联合卫理公会的教堂。在这里，哈斯金斯先生继续充当当地的传教士。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一位来自新泽西的女士，名叫伊丽莎白-理查兹。

大约在1811年，第四大街学院的一些主要成员，其中包括哈斯金斯先生，参与了在第十大街市场下面建立一座卫理公会教堂，他们称之为圣托马斯教堂。由于哈斯金斯先生是费城的一名商人，斯蒂芬-吉拉德对他颇有好感，因此他与一位朋友一起拜访了吉拉德先生，要求他提供捐款。众所周知，这位先生对教堂没有任何偏爱；然而，基于他们正在建造的房子将改善城市的状况，他捐出了500美元；这是我们所听说的唯一一笔钱，从他那里获得了帮助建立教堂的资金。大约在同一时间，斯塔克顿博士正在建造桑索姆街浸信会教堂；他听说卫理公会在斯蒂芬身上取得了成功，于是决定尝试向他赠送礼物。于

是，吉拉德先生填写了一张支票，金额约为他给圣托马斯教堂的一半。当医生看完支票后，他说：“吉拉德先生，你给了卫理公会那么多钱；为什么你只给了我大约一半的钱呢？”对此，斯蒂芬回答说：“让我再看看这张支票。”他把支票又递给了他，希望他能把钱加倍。于是他把它撕成碎片，用蹩脚的英语说：“如果你不满足于此，我就不给你了。”

在学院会众中，一种观点盛行，认为圣托马斯教堂是为了容纳几个富有的卫理公会家庭而建造的，因此他们拒绝参加该教堂。它的朋友们没有成功地募集到会众；几年后，它被卖掉了，新教圣公会买下了它；经过改造，大大改善了它的外观，它现在被称为圣斯蒂芬教堂。

1816年，托马斯-哈斯金斯牧师屈服于“你要归于尘土”的严厉法令，享年五十六岁。覆盖他遗体的大理石板在费城第四街的卫理公会联合教堂的后面。他的遗孀在他身边生活了40年。她的最后几年是在纽约度过的，她在那里去世。她的讣告是由她的老朋友霍尔迪奇博士写的，并发表在《倡导报》上。她丈夫的遗体已从联合教堂移出，与家族其他成员一起在纽约的墓地安息。

彼得-莫里亚蒂先生于1758年出生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县。他的父母是教皇党人，并以这种信仰抚养他。1774年，16岁的时候，卫理公会的人来到他的附近，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的父母和他的牧师都警告他不要靠近他们。最后，上帝为他开辟了一条道路，让他听到他们的声音。在他看来，他们更像天使而不是人，但他断定他们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宣扬人必须知道他们的罪在今生得到赦免，以便在这里和来世获得幸福。他继续听他们说，直到他的眼睛被打开，看到他对牧师的忏悔是错觉，他在通往地狱的路上。然后牧师和人们都说，卫理公会的人把他弄疯了。他的父亲威胁说，如果不停止为自己的罪孽哭泣和哀号，就把他赶出家门。他继续读他的圣经；并在他所拥有的光亮中寻求主，直到他找到和平，并知道他与上帝和解。然后他加入

了卫理公会。不久之后，他开始为呼唤罪人悔改而努力。1781年，他献身于牧师的工作；1782年，他的名字出现在会议记录上。他的第一次巡回是在弗吉尼亚会议的范围内。自1787年起，他在纽约会议上做工。他衣着朴素，举止大方，讲道平实而尖锐；在他那个时代，他被列为有用的人。在他1814年去世时，他正担任主持长老的职务。在他的一个巡回区，卫理公会成员举行了季度会议；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他们的长老在讲台上，而是看到他在棺材里。他死在床上；他的家人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他的尸体被带到了季度会议上，约瑟夫-克劳福德牧师在那里讲了一段葬礼的话语。他已经做了三十二年的巡回传道，今年五十六岁。

他有一个儿子，是当地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他在萨拉托加泉有一个住宿的房子，在那里他对建立卫理公会教堂起了很大作用。

阿斯伯里先生1782年和1783年的冬天在南方度过。他在经过威廉斯堡时说：“这个地方以前是政府的所在地，但现在里士满是政府的所在地。威廉斯堡的世俗荣耀已经离去，它从未有任何神圣的荣耀。”看到战争对萨福克造成的破坏，他感叹道：“唉，这个奥利弗时代；除了教堂之外，这里的大部分房屋都被摧毁了。”这是叛徒阿诺德的杰作，他为一万英镑的英国黄金出卖了自己和他的国家。

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些地区刚刚得到定居，而且它最近经历了战争的蹂躏。人们忍受着许多贫穷和匮乏，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不得不同情他们。阿斯伯里先生说：“在一些地方，我们的马没有饲料，我们没有晚餐，没有家庭祈祷”。为人和动物获取食物是如此困难，以至于有时他很高兴能在二十四小时内找到一餐。

去年最繁荣的是北卡罗来纳州，那里形成了五六个新的巡回区；而且那里增

加了近一千人。联系的增加是1785年。卫理公会的总人数为13,740人。其中1623人在梅森和狄克逊线以北，12117人在该线以南。

大约在这个时候，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人民在呼唤卫理公会的传教士来到他们中间。两年后，这些州被纳入总体工作。

第五章。

本杰明-阿伯特牧师在担任当地传教士时，最长的一次布道之旅是在新泽西，在他的生平中可以看到描述，第66-80页。那是在一年中的寒冷季节进行的，因为他说到地上有雪和冰雹。这大约是在他1792年去塞勒姆巡回传道之前的九年：因为他告诉阿斯伯里主教，他已经有九年没有去塞勒姆巡回传道看他的孩子们传福音了（按照我们的理解，指的是这次巡回），他想去那里。（见他的生平，第194页。）那是在美国军队解散之前：他告诉我们，河上(Maurice)来了一艘望风船和船员。（两国之间的临时和平条款是在1782年11月签署的。最终的条约是在1783年9月签署的。1783年4月，通过军队发布了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公告。1783年11月，纽约被疏散；1783年11月3日，美国军队根据国会的命令被解散）。他所访问的大部分任命都是在1780年以及该年之后作出的。根据上述数据，我们把这次访问定在1783年初。

他一开始就参加了在莫里斯河举行的季度会议，在那里，“被杀的人一直躺在那里，在房子里，在房子周围，在树林里，向上帝呼求怜悯；还有人在赞美上帝的拯救。”瞭望船的船员也来参加会议。“他们中的一个人站在一个躺在地上向上帝呼求怜悯的女人身边，对她说：’你为什么不喊得更大声？她立即开始为他祷告；他被打倒在地，躺在地上，比那女人更大声地哭求怜悯。这

个聚会从11点一直持续到晚上”。他没有确定皈依或成圣的人数。第二天，他在戈夫弟兄家（或高氏）讲道，度过了一段宝贵的时光。在他的第三次聚会中，出现了巨大的力量：许多人流泪，有一个人自称信主。

他的第四次约会是在梅角县的彼得-克雷西弟兄那里，在那里，“主亮出他力量的臂膀，许多人倒在地上。他们的哭声非常大。罪人纷纷跑到门前，一个个跌倒在地，要出去；有五个人从窗户跳了出去。一个女人走到我身边，哭着说：‘你是个魔鬼！’。一个年轻人喊道：‘命令和平！’但行政官（克雷西弟兄）回答说：‘这是神的力量’。另一个人眼含泪水，恳求人们保持和平；一个老妇人回答说：“他们不能保持和平，除非你割掉他们的舌头。这一天在时间和永恒中都不会被忘记！”。荣耀归于上帝！’我高兴得无法自制”。克拉西弟兄告诉他，他的暴风雨式的聚会会把人们吓得不敢参加下一次聚会；但这有相反的效果；因为在他的第五次约会中，他有一群人；有些人在话语下哭了起来。被一个浸礼会的人热烈地攻击，他通过挥舞圣经获得了胜利。

他的第六个约会是在沃尔西先生（或沃尔森）家，在那里，许多人受到了很大的折磨，流下了许多眼泪。他宣布，明天他将讲授魔鬼的话。那天晚上，他担心自己无法从魔鬼的话语中提出论点，于是睡意全无。经过一个不平静的夜晚，在他去赴第七个约会的路上，他发现路上挤满了人，他们好奇地听着魔鬼提供的文字讲道。这些人多得无法进屋。他退到树林里，祈求主帮助他在那天传讲他的话语，然后他唱歌、祷告，并读了他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四章第8、9节：“当我发出经文时，这样的光照进我的灵魂，使我能够非常自由地传讲；许多人被砍到了心，哭遍了整个屋子”。在他的第八次约会中。N. C. 的时候，他的聚会被附近的一所房子起火烧毁而中断了。

他在塔卡霍河畔的史密斯先生那里完成了他的第九次任命。巨大的力量伴随着这句话：一个人倒在了地上。当她躺在地上挣扎时，人们惊讶地站着。过

了一会儿，她站起来，大声赞美上帝，宣称上帝已经使她的灵魂成圣。”在会见社会时，我向他们强调成圣。上帝把一个女人打倒在地，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宣布上帝给了她一颗干净的心。在她说话的时候，有六七个人倒在了地上。然后我打开门窗，希望那些恶人来看看神的大能。有六七个人在这次会议上宣称成了圣，其中一个是布里克夫人，她在八天前才成了义。”

他的第十次约会是在冠军法官那里，他在那里非常自由地讲道。“这次聚会从11点开始，一直持续到半夜时分。有七个人声称找到了与上帝的和平，并加入了社会。在这里，我如愿以偿，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都很开心”。第二天，他在“赫斯弟兄家”的第11次约会中为一群宝贵的爱民讲道。他的第十二次约会似乎是在蛋港附近。他在讲道时有很大的自由。当时有很多人在哭泣。当时有一个浸信会的人在场，他一直是卫理公会教义观点的敌人，也是实践性宗教的敌人，他被说服了，并劝说人们相信他们当时听到的东西。

他的第十三次任命是在威尔镇，他在那里为一个女人的葬礼讲道。在演讲时，一位浸礼会的妇女站起来说：“我冒着大雪走了20英里来听你的演讲。我和我的丈夫及两个孩子站在壁炉上，觉得壁炉打开了，我看到地狱从下面传来，魔鬼准备迎接我。我开始跑进房间，倒在地上，大哭起来，求上帝怜悯我的灵魂。我继续祷告，直到屋子里充满了上帝的荣耀，比正午的太阳还要明亮。然后我站起来，坐在床脚，希望我的丈夫回来，他去放牛了。当他回来时，我跑出屋子，紧紧搂住他的脖子，告诉他上帝为我的灵魂所做的一切。主的力量再次临到我身上，就像在房子里一样，我哭得很厉害，吓坏了我的丈夫和牛，使它们跑掉了；我的丈夫也是如此。我在上帝的带领下高兴地回到了家里。我们的人（浸礼会）说这是错觉；在这个时代，上帝不会以这种方式向人们显明自己。我现在感到同样的力量在我身上。然后她问阿伯特先生对她的情况的看法，阿伯特先生向她保证，她是真的皈依了上帝。她凭着信心抓住了，并从对自己宗教状况的怀疑和不确定中解脱出来。第二天她跟着他

去了他的第十四个约会地点，那是在古德勒克，他在那里非常自由地讲道，而且有很大的力量。他现在在蒙默斯县。

接下来，他冒着冰雹去了汤姆河边的艾肯法官家，在那里向在场的几个人进行了劝诫，并在那里待了一晚上。第二天，他去了他的第十六个约会地点，在那里，他有一个全神贯注的会众和一个强大的聚会：一个法国人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直到主使他的灵魂改变。对几乎所有在场的人来说，这都是一次快乐的聚会。

他的第十七次约会是在一个浸礼会教徒的家里，该教徒反对他在自己家里讲道，原因是卫理公会的一位传道人发表了一篇关于洗礼的文章。他的朋友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erling）在这里见过他，并与这家人理论，直到他同意让阿伯特先生讲道。这段话有很大的力量：整个房子里的人都在哭泣；房子里的人像伯沙撒一样颤抖，并希望他当晚再次在那里讲道，他做到了。

他的第十八个约会是在W先生家。隐退后，神的能力明显地临到他身上，使他失去了身体的能力，他发出的可怕的呼声惊动了人们，他们惊奇地来到他身边，因为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他一恢复过来就向他们讲道，这次聚会非常有益。

接下来，他开始去参加季度会议，停下来把马的鞋子修好。在修鞋的时候，他去了附近的一所房子，在那里他发现一个老妇人在纺纱，并请她给他一杯水喝，她照做了。然后，作为对口渴之水的回报，他向她提供了生命之水，人喝了就不渴了；在为她祈祷之后，他离开了她。三年后，当他去参加一个季度会议时，在去往同一会议的路上与二十多人相遇。其中一个女人跑向他，向他行父亲的礼，让他想起他向她要水的时候，把救赎的计划放在她面前，并为她的得救祷告。当时，神使他的建议成为“钉在可靠的地方”。她觉得自

己是个迷失的罪人，就不停地呼求上帝的怜悯，直到他使她的灵魂获得自由。早晨撒下你的种子，晚上不要留手，因为你不知道是否会兴旺。

“在每季度的会议上，我们以祷告开始我们的爱宴，主显明了他的手臂；有些人倒在地上，有些人跑开了。这样的时刻他们以前从未见过。I. W. 非常有力地劝说哀悼者，他自己在前一天晚上才信主。他的母亲，那位老太太非常高兴。当我准备离开时，她往我手里塞了两美元。这是我收到的第一笔钱，因为我是个传道人。但那顾念小乌鸦的，也顾念我。当我收到这笔钱时，我的口袋里只有15便士；而且离家超过200英里（如果不是直线方向，也是他走过的路线）”。“”

他访问和讲道的第二十个地方是在一个浸信会的定居点。“有两个人倒下了，一直向上帝呼求怜悯，直到他使他们的灵魂得到自由；许多人深受影响，有些人被完全唤醒了。”他与浸信会的布雷先生一起回家了。在去他家的路上，他们在一个地方停了下来，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些听过他讲道的人，他们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和他们一起祷告，并给他们做了劝勉；然后去了布雷先生那里，他发现大约有四十人聚集在一起。在这里，他讲述了他所看到的上帝在这片土地上的奇妙工作：灵魂皈依，灵魂成圣，酒鬼变成清醒的人，等等。在场的一个人说：“这比我出生以来听到的所有传道都要好，如果有你说的这样一位神，我决心在天亮之前找到他。然后我劝告他，告诉他，如果他寻找，就会找到。他回到家，退到他的谷仓里，在那里整晚都在祈祷，有时跪着，有时面朝天。第二天早上，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公义的太阳以宽恕和平的方式照耀着他。”现在，’他说，这些人（卫理公会成员）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欺骗者和假教师吗？哦，上帝会让另一个灵魂皈依，这样就会有两个人证人为他作证。

’今天，耶稣；从两个证人的口中，每句话都可以成立！’。当他在去开会的

路上，遇到了另外九、十个人；就在他们转过房子的拐角准备进去的时候，一个年轻人倒在地上，不停地对上帝哭泣，直到他对他的灵魂说出平安。然后他们进了屋子，第一个人开始劝说人们，满脸泪水，告诉他们，他们称这些人是反基督徒；但他知道他们是永生神的仆人，劝他们相信。在他之后，另一个刚刚在门口找到平安的人站了起来，开始讲述上帝为他的灵魂所做的事情，劝说他们同样要相信，而泪水则从许多人的眼中流淌出来。神兴起这两位年轻的传道人在阿伯特先生的第21次约会中为他讲话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他得了感冒，说话不能超过耳语。

第二天，在他的第二十二次约会中，他的感冒大大加重。他觉得自己无法正常讲道；正如他所说，“只能小声地劝告他们”。他现在在伯灵顿县。他在坎伯兰、梅角、格洛斯特东端和蒙默斯县走过的地方，对他来说是新的。他以前从未参加过这些聚会；他所见到的大多数人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但他现在是在他的老朋友中间。他的第二十三次约会是在费德勒弟兄那里，他在那里讲道，并与这个小团体度过了一段宝贵的时光。“几天后，我去了特伦顿。我开始在烛光下向一大批会众讲道，这引起了魔鬼的怒吼。他的孩子们在街上喊着：火！火！’。这使人们惊慌失措，并中断了会议。

“第二天早上，我出发去新米尔斯的季度会议。在我们的会议开始后，进行了几次劝告，C. Cotts弟兄（特伦顿的）去祷告，有几个人倒在地上，许多人受到影响，我们度过了一段有力的时间。会后，詹姆斯-斯特林弟兄和其他几个人和我一起去了约翰-巴德家。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灵魂受困的女人。早上，斯特林弟兄去祷告；在他之后，我也去祷告。那位受苦的妇女像死亡的痛苦一样躺了近一个小时；然后她进了自己的房间祷告，不久就回来了，表示对基督有信心。她和她的丈夫与我们一起去了H弟兄（可能是海斯勒弟兄）家，那里有大约四十个人聚集在一起，等待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才分开。我一进门就在房子里，一个女人恳求我为她祈祷，说：“我要下地狱了，我没有

上帝”。我劝说她，也劝说在场的所有人。然后一个年轻女人来到我面前，说：‘阿伯特神父，请向上帝祈祷，让他给我一颗干净的心’。我回答说：‘上帝此刻会给你一个’。她像死人一样掉进了我的怀里。然后我宣读了应许，并哭着劝告他们都要仰望上帝，以获得纯洁的心；这时又有大约20人倒在地上。当这位年轻女子醒过来时，她宣称上帝已经使她的灵魂成圣。许多年后我见到了她，她的生活和谈话装饰了福音。祷告没有中断，持续了三个小时；在这次会议上，有八个灵魂宣称成圣，还有三个印第安妇女称义：被杀的人像死人一样躺在整个屋子里。这种在清晨举行的社会祈祷会是季度会议的必然结果。

“我的下一个约会是在杰西-楚(Jesse Chew)家，在曼图亚溪(Mantua Creek)，距离大约40英里，在我们离开H. 兄弟家之前已经是11点了。我们在摩尔斯敦停了下来，养精蓄锐，然后继续赶路，在烛光初上时到达约定地点。由于比较晚，我们到达之前他们已经开始唱歌了。我讲了道，我们度过了一段融洽的时光。在家庭敬拜聚会之后，有两三个人去祷告。神的大能把一个年轻的女人打倒在地，她在那里尖叫着打滚，像个受折磨的人。她的母亲跑来带她走。我希望她的父亲不要让她被带走。（看来她是周弟兄的女儿。）祷告一直持续了一晚上，没有间断。她的哭声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一小时，这时房子里坐满了邻居，主对她的灵魂说平安。一个年轻人进来了，F. S. 弟兄（很可能是弗朗西斯-斯普利，1783年在泽西岛传教）拉着他的手说，C. 弟兄有一个女儿今天早上信主了，她想和你谈谈；’他把他领到她面前；他拉着她的手，流着泪劝说她；她开始颤抖，哭得很厉害，几天后她就在神面前找到了平安。也有一个老人进来，F. S. 弟兄以同样的方式把他带到她面前，他开始警告和劝告他，而他则颤抖着，泪流满面。然后她他，上帝呼召她挨家挨户地去警告她的邻居，让他们逃离即将到来的愤怒。我们的几个朋友耽误了时间，和他一起在附近走了三天”。

在这次为期六周的巡回中，阿伯特先生经过了坎伯兰、梅角、格洛斯特、蒙茅斯、默瑟和伯灵顿等县；并通过格洛斯特的西端回到了他所居住的塞勒姆县的彭斯颈。他已经走了大约四百英里。他在卫理公会当时在西泽西的大部分约会中都讲过道。他记录了他参加的大约26个聚会；我们不认为他把所有的聚会都说了出来。他参加了两个季度的聚会。他听到约有数十人宣称上帝已经洗净了他们所有的不义，而且几乎有两倍的人宣称接受了对他们罪的赦免。

以下是一位目击者对阿伯特先生信仰力量的描述，非常有趣。”有一次，当聚会在树林里举行时，在F. Garrettsen讲完道后，Abbott先生站了起来；非常明显地环视着会众，说：’主啊，开始工作；主啊，现在开始工作；主啊，就在那里开始工作：’同时用手指着站在树旁的一个人；那个人就像中了枪一样立即倒下，大声呼救。”这段记述取自新泽西州弗里霍德的约伯-瑟罗克莫顿的死亡记述，他于1780年在理查德-加雷特森手下被唤醒。

=====

第六章。

大约在这个时候，在下潘恩颈部正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工作，在阿伯特的《生活》第84-89页有描述。他的布道起初对人们没有影响。1781年春天，Messrs. Pedicord和Metcalf，前者被任命到西泽西，后者被任命到东泽西，来到他家；他向他们讲述了人们的铁石心肠；这对他们影响很大，以至于他们不能吃早餐，而是退到楼上，将此事放在主面前；他们在那里继续禁食祷告，直到一两点钟；当他们下来时，Pedicord弟兄从上帝那里得到了令人鼓舞的答复，说：“Abbott神父，不要灰心；这些人还会对上帝的道饥渴。”不久之后，下潘恩颈的艾萨克-霍拉迪（Isaac Holladay）为卫理公会的布道工

作开放了他的房子。这似乎是在1782年，当时杜德先生走遍了西泽西。其他人也为神的话语打开了他们的房子，很快就有了工作。看来，它是在阿伯特先生讲授“隐藏多年的奥秘”等内容的那天认真开始的。许多人出来，以为他要作预言，并要说明战争将如何结束。在他的演讲下，一个信奉贵格会的人、他的妻子、儿子和女儿都被唤醒了；后来都成了卫理公会教徒。不久之后，儿子在胜利中死去。父亲在儿子的葬礼上病倒了，然后跟着他去了荣耀之地，赞美上帝。这时，附近的人普遍感到震惊，每周举行两到三次祷告会；几乎每次聚会都有一些人被定罪或信主。一个年轻人来到阿伯特神父的家里，处境非常窘迫。阿伯特先生、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玛莎都献上了祷告；这个年轻人在那次家庭聚会中找到了灵魂的平安。他加入了社会；几年后，他拍着手掌死去，并高呼荣耀归于上帝。

似乎就是在这一年，阿伯特先生把他的收割机从田里带出来参加巡回布道会，为他们花在敬拜上的时间以及工作上的时间支付报酬：这是一个充满力量的日子，“有几个人倒在地上，两个人找到了平安”。大约有两个月，他继续在主日在树下向人们讲道，因为房子装不下的人；每次聚会都有主的能力出现，使人得医治：人们现在“饥渴地想听神的道”，正如佩迪科德先生所说。“有一天，一个贵格会的妇女准备逃跑时，主的力量抓住了她，她手忙脚乱地倒下。她的一些朋友把她扶起来，把她弄到一辆马车上，把她抬走了；但他们花了两个星期才把她的信念杀死。这时，阿伯特先生有12个孩子皈依了上帝。属于该协会的一个姐妹，在她的圣洁练习中，有一天晚上从床上爬起来，跪在地上与上帝相搏，以获得祝福。她的母亲来到她身边，抓住她的手，叫她上床睡觉，说对宗教的争论没有用。不久，她又躺在地板上，开始祈祷。母亲又让她上床睡觉。她第三次起来，恳求她的母亲让她独处。上帝的力量如此显著地临到她身上，使她无能为力。当她恢复过来时，她知道神已经回答了她的祷告。另一位姐妹为成圣而深深投入。在连续祷告了五次后，她认为自己快要死了。她走到门口，想叫一些近邻，但不能说话。然后她又去祷

告，像死人一样倒在地上；当她醒过来时，她知道上帝已经使她的灵魂成圣了。这引起了其他人寻求同样的祝福。

在下一个布道日，有不少人倒在地上。”有一个人企图逃跑，但上帝让他在门口躺下了。”一个女人也做了同样的尝试，在出门前又倒在了屋子里。在课堂上，有几个人趴在地上：有些人找到了平安，有些人宣称成了圣。有一个非常邪恶的女人被神的力量逮捕了，她慌忙跑出门外，抓住了一个奶酪压榨机，使自己不至于摔倒。她出发回家；并认为这只是因为看到别人被激怒而受到惊吓；但神的灵在她回家的路上再次逮捕她。当她到家时，她把自己扔在床上，失去了平时对自己的控制；并摇晃着，直到床在她脚下颤抖。惊慌失措的邻居们聚集在她周围；她躺在床上摇晃；然后劝告人们不要像她那样生活：她告诫了他们一个小时；许多人哭了，而在场的每个罪人的脸上都写着恐惧。她以这种奇怪的方式持续了两天两夜才得以下床。第三天晚上，她来到阿伯特先生的家里，在家庭祷告中，主使她的灵魂得到了自由；她回到家里，欢喜地加入了上帝的社会，并持续了大约六个月的忠诚。然后，她的丈夫在教会接受了一次对他不利的审判。她对此很生气，不再来参加聚会。她很快又恢复了以前的做法，并且因为诅咒、咒骂和亵渎而变得比以前更糟糕。大约十八个月后，她病死了。在她生病的时候，她派人去找阿伯特先生，阿伯特先生劝说她尝试转向上帝。但她不明白上帝怎么会怜悯一个像她那样犯了违背光明的罪的人。她劝说她周围的背弃者在为时已晚之前转向上帝。阿伯特先生努力与她一起祷告，但他的嘴好像被堵住了；而且他无法接触到施恩的宝座。他劝说她努力祷告。她回答说：“我没有心也没有能力祷告”。在建议她求神给她一颗祷告的心之后，他离开了她，回到了家里。她的儿子跟在我后面，流着泪说：“哦，快走吧，她吓坏了我们，以至于我们都不敢呆在家里。”由于阿伯特先生不能去，他让他的女儿丽贝卡去。她发现有几个邻居在那里；病妇用手一指，对旁人说：“你们没有看到魔鬼在那里准备抓住我的灵魂，把它拖到地狱吗？”他们中有些人说，这里没有魔鬼，她是没有感觉的；但她回

答说：“我的感觉和我一生中的感觉一样好。”她接着喊道：“我在地狱里，我在地狱里！”有些人说：“你不是在地狱里，你是失去了理智”。她回答说：“我没有失去理智；但我感受到了被诅咒者的折磨，就像一个凡人在身体里能感受到的一样！”“她的肉从骨头上腐烂了；从她的一个侧面掉下来，所以可以看到她的内脏。在这种可怕的状态下，她离开了世界。”

在新泽西州塞勒姆周围的所有地区，似乎都是通过阿伯特先生的布道而引入了卫理公会：1777至1780年间，他在曼宁顿建立了卫理公会；大约在1781年初，他搬到了下潘恩颈，并在那里建立了卫理公会。同年，他在塞勒姆附近昆腾桥的本杰明-韦瑟比家建立了传教。这一年或1782年，他在这里组建了一个班级。Henry Firth和他的姐夫John M' Claskey是这个社团的主要成员。维瑟比先生在卫理公会的事业中成为一名热心的劳动者，之后就离开了。1796年，在塞勒姆为保罗修女举行的葬礼上，阿伯特先生似乎对他履行了最后的职责之一，“特别劝告他，让他回忆起他们在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当时他们作为基督事业的同工而欢欣鼓舞——W先生为上帝的事业做了多少事——以最庄严的方式警告他的危险，直到泪流满面。”W先生对这种公开的个人讲话感到非常生气；但主使它成为钉子，钉在了一个确定的地方；在阿伯特先生死后在塞勒姆举行的第一次爱宴上，“W先生宣布，上帝使阿伯特神父成为他恢复上帝恩宠的工具”。见《阿伯特的生活》，第270-271页。

大约在这个时候，卫理公会正在努力进入塞勒姆镇。这个镇上的第一个班级是哪一年成立的，我们无法说清。1783年，一些分散的卫理公会成员试图建造一座礼拜堂，但发现自己太弱，无法完成。他们向一些公谊会成员申请援助，他们慷慨解囊。这件事在公谊会的季刊上被讨论过。

会议上，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卫理公会的人说话是为了赚钱”；但有人回答说：“不，他们说话只是为了顺便支持一下；”因此，人们同意，有自由的朋

友可以提供。这大约是在新泽西州建立的第四个卫理公会小教堂：继贝瑟尔、新米尔斯和特伦顿之后。

以下是我们从塞勒姆的一些老卫理公会成员那里得到的关于阿伯特先生在本镇第一次布道的描述。在一个寒冷的日子里，他穿着大衣，用一根车绳绑在身上，驾着牛车载着木头来到镇上。一些律师和宫廷绅士希望得到一些娱乐，于是决定向这位穿着粗布衣服的传教士请教，不给他机会去衣柜里换法衣。他们中的一个人被派去伺候他，让他提供服务，这并不是他们所期望或希望的。他告诉信使，如果准备好了地方，一旦他处理好了他的木头，他就会向他们传教。走到这一步，这些乡绅们不可能一直放弃他们的享乐计划。法院的一个上层房间被确定为讲道的地方，房间里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圣经；他们这一类人中有多少人准备好在这个季节消遣，就在房间里坐下。在指定的时间，阿伯特先生来到了那里；他把桌子拉到房间唯一的门前，在外面站好，在里面把他们保护好。他们很快就知道，他粗糙的服装和外表就是他那剥皮的话语的真实写照：他使西奈的雷声像天上的锤子一样落在他们身上。他们那天听到的关于律师试图“把更坏的理由说成更好的理由”和地狱的诅咒，是对他们的有效警告，决不要对他做任何手脚。

塞勒姆的早期卫理公会成员遭到了大量的反对和迫害。在他们建起第一座小教堂后，他们在聚会做礼拜时经常受到暴徒的干扰；但是，在向地方官员提出申请后，他们得到了救济，而暴徒们不得不采取另一种方式来避免法律的惩罚。为了满足他们病态的灵魂，他们聚集在一起，把实践性的宗教变成一场闹剧。在戏弄宗教的过程中，他们表演了乐队会议、班级会议和爱的盛宴；并以此来取悦那些世俗的团队。一天晚上，当他们正在表演他们的一个模拟会议时，一位年轻的女演员在她说了很多话来激起听众的欢笑之后，她开始拍打自己的胸脯，感叹道：“荣耀归于上帝，我已经找到了安宁；我已经成圣了；我现在适合去死。”这个可怜的女孩刚说出这些话，她就从长椅上掉到了

地上，被人抬了起来，变成了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惊愕之余，这场闹剧结束了，大家都散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把死去的女孩的尸体放在马车上，推到她姐姐的门口，她是一个严肃的、有思想的女人；但她拒绝让他们把尸体带进她的房子；可能是担心上帝的审判也会落在她身上；参加亵渎神灵的聚会的人不得不负责尸体，并把它埋了。这个俱乐部意识到他们已经超越了普通亵渎的界限，就再也没有集会嘲弄宗教；也没有人敢于对卫理公会的人动口。上帝已经有效地维护了他们的事业。

最近，在塞勒姆或附近的一位卫理公会成员，一位名叫查尔斯-约翰逊的弟兄，精神恍惚；在这种状态下持续了几个小时后，早上一睁眼，他就告诉大家，他看到他的两个邻居死了，进入了永恒，并说出了他们的名字。他看到其中一个进入了天堂，另一个进入了地狱，告诉大家哪个是幸福的，哪个是悲惨的。使这个声明最令人吃惊的是，在他们听到他的声明时，没有人知道所提到的人已经死亡，他们也不知道其中一个人甚至生病了，并倾向于确认他们没有死亡。但是约翰逊弟兄再次确认，他看到了他们的死亡和遭遇的厄运。没过几个小时，这两个人死亡的消息就传到了大多数人的耳朵里，而且他们也是在J. 弟兄从恍惚中走出来，透露了他们离开时间进入永恒的惊人信息。

在塞勒姆的卫理公会早期，雅各布-穆尔福德先生是一位带头人，他为建立教会做了很多工作，他忠心耿耿，直到死亡。在塞勒姆，属于卫理公会的这个名字的人很多。其中一位是Wm. Mulford，是当地的一名传教士。还有保罗（Pauls）、米勒（Millers）、华氏（Wares）、廷德尔（Tindles）、科菲（Coffee）等人。Gilmores, 和Jaquettes。在不远处，有范尼曼（Vannemans）、比德贝克（Bilderbacks）、莫里斯（Morrises）、纽维尔（Newells）；此外还有费斯（Firth）、韦瑟比（Weatherbys）和史密斯法官。

1783年，卫理公会被引入北卡罗来纳州的索尔兹伯里，并成立了一个小型班级。这个班级的一个原始成员在1854年还活着。她的牧师S. V. 布莱克牧师最近对她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描述。她是Wm. Temple Cole先生的女儿。Temple Cole先生和他的妻子Sarah的女儿，1763年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大皮迪河附近的切劳山。在她两岁的时候，她的父母搬到了索尔兹伯里。失去了父亲，她的母亲嫁给了Wm. 汤普森先生。这时，战争正在进行；盖茨将军被打败了，她和她的亲属不得不在英国人和印第安人面前逃到了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县，在那里她生活了两年时间。在这里，亨丽埃塔-科尔小姐与菲利普-菲什伯恩结婚。战争结束后，他们回到了索尔兹伯里。

科尔小姐，也就是现在的菲什伯恩夫人，在早期接受了她父亲的一些宗教教育，这给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她在生活中很早就形成了阅读的兴趣，这种兴趣一直没有消失，这也是她拥有丰富信息储备的原因。她最早的犯罪信念可以追溯到她九岁的时候，她对此有清晰的回忆，具体如下。她给了她母亲一个不经意的、不恰当的回答，为此她立即受到了责备。她对母亲的这种无礼行为感到非常内疚、羞愧和悲哀，她觉得这是对上帝犯下的大罪，于是她走到一间黑屋子里哭泣，向上帝祈求宽恕。从这一时期开始，直到她15岁，她阅读了所有她能接触到的东西，但却被剥夺了适当的精神顾问，否则她会比她更早地成为宗教徒。十六岁时，在弗吉尼亚州她母亲家，她变得非常严肃，她的阅读完全是宗教性的。她现在开始觉得需要一些东西来使她快乐，并认真地寻找，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她有五本书，她不断地阅读，这是她寻求的灵魂的唯一食物——《圣经》、托马斯-肯皮斯、《德林库尔论死亡》、《家庭指导》和《天路历程》。这些是她唯一的顾问，因为她没有牧师可以咨询，没有宗教集会或教会特权。由于战争的影响，大多数固定教会的牧师都离开了他们的教区，去了英国。她似乎只被上帝的精神所引导和教导。她真诚地寻求能使她快乐的东西，但她不知道是什么，她的房间和树林经常被

用来祈祷。除了《圣经》之外，她从《天路历程》中得到了最大的启发和鼓励。在这些练习中，她一直坚持到所有的罪恶感和悲伤都消失了，她不知道在哪里，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她觉得自己的心被融化成了温柔、感激和爱。现在她非常高兴，但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这是她苦苦追求的心灵境界。这就是她16岁时的经历。当时，她从未听说过卫理公会。她对愚蠢和罪恶的娱乐失去了所有的兴趣，并且完全拒绝参加她哥哥家的舞蹈聚会，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在马里兰居住期间，她努力在她能接触到的所有宗教聚会中寻找灵魂的食物，但没有找到。她去参加邓克尔派的聚会，但都是德语，她不懂。她又去了罗马天主教徒的聚会，但除了用不知名的语言做弥撒外，什么也没听到。最后，她参加了贵格会，但除了庄严的沉默，什么也没有。她注定要失望了，她不得不回到她的书本和私人奉献中去，做一个自己的教会。

战争结束后，她回到北卡罗来纳州索尔兹伯里不久，有人宣布将有一种新的人，即卫理公会的人，在学校的房子里进行布道。她对这种人一无所知，无论是好是坏，但对听到福音的前景感到非常高兴。她早早地去了讲道的地方，并期待着看到一位类似于老教会牧师的牧师；但当她看到的不是一个身材魁梧、相貌堂堂、衣着考究、穿着长袍、穿着丝袜和银扣的绅士走进来，而是一个身材苗条、细腻的年轻人，穿着自家纺的棉质牛仔裤时，她的惊讶可想而知。虽然衣着朴素，但他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不寻常的庄重和善良。传道人是贝弗利-艾伦牧师。

这是她第一次听到卫理公会牧师的讲道，在她的记忆中从未被抹去。主题是实践性宗教，解释和执行。令她惊讶的是，传道人展开了她的全部经历，似乎详细介绍了她从第一次被定罪，直到她在上帝的爱中获得幸福的所有思想活动。直到那时，她才知道她喜欢宗教；虽然快乐，但她并不完全明白为什么。她的经历与所传的道完全一致，她得出结论，传道人是完全陌生的

人，如果不是上帝向他启示，他不可能对她有这么多了解。在他第三次访问时，他组建了一个小班，她是其中之一。这就是1783年夏天卫理公会传入北卡罗来纳州索尔兹伯里的情况。

1786年，阿斯伯里主教在索尔兹伯里召开会议。二十四位传道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七位（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在菲什伯恩先生和夫人的家中受到了招待。这些主耶稣基督的牧师们真正的基督徒风度，加上他们的讲道，在很大程度上使许多人受益，特别是对菲什伯恩夫人。大约在1789年，菲什伯恩先生回到了马里兰州；但不久之后，他又去了宾夕法尼亚州，并于1791年在贝德福德县定居，菲什伯恩夫人在那里生活了六十四年之久。

1791年，据她所知，这个县还没有任何形式的教堂；她在这里呆了14年，才听到卫理公会传教士的布道。在这期间，她唯一的礼拜场所是她的壁橱或松树丛，她在那里向上帝倾吐她的灵魂进行祷告，因为这段时间她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树林里的小屋里。

她搬到了本县一个叫“血流成河”的地方，它的名字很可能来自于一个悲惨的情况，即一队白人被印第安人屠杀，河水被染成了红色。

这里有几个家庭，但非常邪恶，因为他们中没有任何宗教或道德的迹象。住在这些人中间，没有恩典的手段，没有主日，也遭到丈夫的反对，她变得非常受诱惑和灰心；最后屈服于诱惑，越来越忽视她的衣柜和圣经，直到她发现她的宗教安慰已经消失，她已经从被上帝接受的状态跌落。她很快发现她的损失，为之哀伤，变得非常悲惨，不知道如何恢复她失去的平静。

在这种不愉快的状态下，她持续了一段时间，似乎她已经失去了祈祷和信仰的能力。她搬到了该县的另一个地方，不久后听说离她的住所约四英里处将

有卫理公会的布道会。

指定的日子到了，她走到那个地方，听安德鲁-亨菲尔牧师讲道；她被唤醒了，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并深深地感到痛苦，以至于到了绝望的边缘。这种心理状态持续了几个月，直到经过寻找、阅读、哀悼和祈祷，她因着信仰被引向救主，并重新恢复了以前的幸福。她为自己的解脱感到非常高兴，此后再也没有动摇过。

她非常不情愿地再次回到了血流成河的地方，并且是这个地方唯一的宗教信仰者。不久，一位卫理公会的传教士来了，在她家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在那个地方传福音，以及谁愿意开一间房子来传教。她的房子立即被打开，一些邻居聚集在一起，马修斯牧师讲道。这就是卫理公会在那个地方的开始，现在它是一个繁荣的巡回区的中心。从那时起，上帝在那里兴起了许多有价值的的朋友，他们现在有一座整洁的教堂和一座新的教区，还有一位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住在他们中间。

1816年，她搬到了贝德福德区，此后她一直居住在那里。在这里她发现了一个由六个卫理公会成员组成的小团体，她和她的女儿伊丽莎白立即加入了这个团体。她所有的影响力、年龄和努力，现在都被用来推进这一美好的事业，并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卫理公会的事业一直在稳步推进，直到现在。教会在她周围成长起来，有数百人被带入基督的阵营。贝德福德现在是一个独立的教会，有相当多的成员，一个大教堂，12个班级，一个蓬勃发展的主日学校，良好的牧师办公室，聪明的会众，享受着物质和精神上的繁荣。菲什伯恩院长通过她的建议、榜样和慷慨，对这一切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很少有人比她更能获得整个社区的普遍信任和爱戴。所有教派都认为她是聪明、稳定和一贯虔诚的典范。总的来说，她确实是一位杰出的女性：——

1. 因为她的年龄。1854年3月13日，她将年届九十一岁。她第一次信教已经75年了，加入卫理公会也有71年了；她在五个不同的州生活过，经历了两场战争的苦难和危险，即使到了高龄也保持着不同寻常的精神和体力。她现在和她的孙子W. T. 多尔蒂阁下住在一起，他在现在开庭的州议会中代表本县。有四代人住在同一个房子里——费什伯恩母亲、她的女儿、她的孙子和曾孙。她有三代人的后代现在生活在西部和南部，他们看到这个关于他们尊敬的母亲的通知会很高兴。

2. 因为她的圣经和高尚的虔诚。在她的经验中，有一种丰富的、成熟的、成熟的，与许多福音的智慧和这种福音的精神联系在一起，这是很少见的。宗教似乎是她灵魂的元素和习惯，并将其影响传给她周围的人。在爱的盛宴、课堂和祷告会上听到她的声音是令人振奋的；明确的迹象是，她已经为她的天国遗产做好了准备，正在耐心地等待她主的召唤。

3. 因为基督徒的忠诚。她在职责上的及时性和一致性，一直是所有人的榜样。她的衣橱、家庭祭坛、班级、公共礼拜和圣经，都没有被忽视。这种对职责的关注一直保持着严格的准时性，即使在她的晚年。去年圣诞节那天，她上午9点在班级聚会，讲道，下午在她孙子家参加祈祷会。

在这个问题上，她对这里的所有卫理公会都是一种持续的刺激。

4. 因为她的有用性。多年来，她一直是牧师和其他人的明智而安全的顾问，是探访病人并为其祷告的忠实副牧师，是复兴活动中祭坛上的宝贵劳动者，是教会及其牧师坚定不移的朋友，在支持福音方面慷慨而迅速，有一段时间是一个有用而忠实的班长。她的房子一直是开放的，以招待福音和传扬福音的人。甚至现在，在她孙子的住所里，每周都有一次祷告会，还有一个由她孙子的妻子领导的女班。

这样平静安详地结束一个漫长的、多事的、有益的生命，这是多么高尚的道德啊！愿她能多留一点时间，以她的智慧、虔诚和榜样来祝福教会。S. V. BLAKE.

1854年1月16日，宾州贝德福德。

1783年的会议于5月初在弗吉尼亚州的埃利斯教堂开始；同月下旬在巴尔的摩结束。这次会议制定了一项新的规则，为巡回传道人的妻子提供经费，为此在各巡回区进行募捐。此时有11位，即福雷斯特、梅尔、怀亚特、托马斯、埃利斯、埃弗里特、金波、沃特斯、哈格蒂、皮格曼和迪肯斯姐妹，需要得到资助。许多主要的教友反对这一规定，过了一段时间就被取消了。第二条规则禁止卫理公会成员制造、销售或饮用烈性酒。会议还决定不接待没有有效推荐信的欧洲卫理公会成员。

自1777年以来一直空白的纽约，再次作为一个站出现在会议记录中；另外，诺福克。Nansemond、Holston和Alleghany（替代South Branch），作为弗吉尼亚州的新巡回区出现。马里兰州的坎伯兰、夏洛琳和安纳姆塞克斯。在特拉华州多佛。在北卡罗来纳州，吉尔福德、卡斯韦尔、索尔兹伯里、马什、伯蒂和帕斯夸坦克。共有三十九个巡回区，八十二名传教士驻扎在这些巡回区。

约瑟夫-埃弗雷特牧师说：“在1783年5月的会议上，我与约翰-科尔曼和迈克尔-埃利斯一起被任命到巴尔的摩巡回传道，在那里主仍然祝福他的话语。这时我对圣经的理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刻；所以它对我来说似乎是另一本

书，或者是一本新书。这时，主听到了我的祷告，并回答了我的祷告，使我的妻子信主，减轻了我的负担。她看到自己一直在与神对抗，错误地对待我，这使她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这对我来说是甜蜜的报复。她不再反对我巡回。她给我的度量，又重新给了她；她的孩子们对她恶言相向，讨厌她的陪伴。1783年秋天，我从巴尔的摩出发，负责弗雷德里克巡回传道，有理查德-斯威夫特和大卫-阿伯特和我一起。”

会议结束后，阿斯伯里先生去了卡尔弗特巡回区。在路上，他看到“一个年轻的女人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原因是一只鞭炮鸟在她身边飞过，这让她奇怪地担心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这可能是天意——上帝可以用最不可能的方式来唤醒罪人。在经过这一带时，他在亨利莱斯夫人、乔尔兹、贝内特礼拜堂（这是一个新的礼拜堂）和威尔逊礼拜堂讲道。在亨利莱斯夫人家，他有安纳波利斯的教会牧师盖茨先生陪伴，他是个有礼貌的人。查尔兹小姐有一所学校。在他们经历了宗教之后，他们在一些学生心中留下的深刻而亲切的印象，使他们的父母把他们从他们的照顾下带走：没有一个大人物和富人愿意赞助他们，因为他们不想让他们的孩子成为卫理公会成员，也不想让他们认真地信奉宗教。

他从卡尔弗特去了新弗吉尼亚，在那里他在一个星期天讲了三场葬礼：其中一场是为一个年轻女人讲的，她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她梦见自己在三周内会死去。除了她的梦之外，她觉得她听到有什么东西在房子顶上敲击，就像钉棺材一样：她把它当作一个警告；比以前更认真地参与祈祷；变得非常高兴；生病了；并在巨大的胜利中死去。我们必须拒绝大量可敬的人类证词，除非我们承认上帝在他美好的天意中，有时会使用这样的手段为人们的死亡做准备。人类的一般经验中，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卫理公会中也有很多。

他从新弗吉尼亚州转向大西洋；在小约克附近的沃利家举行季度会议；第一

次在比姆先生家向许多人讲道；在切斯特县参加费城巡回区的季度会议——可能是在本森礼拜堂；然后去了山谷的乔治-霍夫曼家，在那里他发现卫理公会正在建造一座新的石制小教堂。经过费城，他进入了新泽西州，很可能是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见到了瓦尔先生，并让他参与巡回传道，把他送到了多佛巡回区。在新泽西时，他注意到他的“亲爱的老朋友马多克斯夫人的死亡，她在今年夏天去世，享年一百零二岁。从新泽西州出发，他前往纽约——一个他自1774年以来就没有去过的地方；中间经历了近九年的时间，饱受战争的可怕恶果的折磨。当他离开那里时，那里有200名卫理公会成员；现在，在1783年，他发现狄更斯弟兄在向人们布道，城里有50或60名卫理公会成员。他说：“在这些人中仍有一点美好的旧精神”。返回时，他经过蛋港、新英格兰镇、布里奇顿和塞勒姆的三岔路口。在一个地方，他讲完道后，身上还发着高烧，后来他不得不躺在木板上休息，这对一个病人来说是很艰苦的住宿条件！”他说。

他从新泽西出发访问了半岛，经过安妮女王，在那里他发现了许多卫理公会成员。大约在1783年，杜德利的会堂——卫理公会在安妮女王县的第一座小教堂——建成了。在当时，这是一座非常值得尊敬的房子——是一座砖砌的建筑，并附有一间牧师室。在卫理公会的第一个时代，这个地方是该县卫理公会的集结点。该教堂因其显赫的地位，被称为“安妮女王教堂”。这座房子仍然矗立着，在它周围美丽的小树林里，沉睡着虔诚的死者；其中有非常冷静的威廉-艾伦牧师和年轻的亨德森，他们都是费城会议的成员。

在塔尔博特县，他在哈特利弟兄家找到了一些忠实的基督徒，并分享了本森将军的款待。经过多尔切斯特时，他说：“我现在在切萨皮克湾边上。这里卡尔弗特和多塞特相对而立。八年前（当他在塞西尔郡的宫廷角登船，对弗吉尼亚进行首次访问时），当他沿着海湾前进时，我几乎没有想到上帝要为这两岸的人民做什么大事。”在多塞特，他在凯恩的谷仓举行了季度会议，在那

里他发现“宗教在一个曾经野蛮和邪恶的民族中进行了有福的工作。”在萨默塞特郡的菲比斯，他在巡回传教士之一的威廉-莱特的葬礼上讲道。此后，他首次访问了弗吉尼亚州的阿卡马克县。

1783年，弗里伯恩-加雷特森先生被派驻到塔尔博特巡回区。在这里，他与一群人在一起，其中许多人自从真正认识了主之后，他就认识了他们。他的一个任务是在霍普金斯颈部，在那里他向许多宝贵的灵魂传教。在这一带，他遇到了一个自从卫理公会进入她的社区就一直喜欢的人；她有加入公会的愿望，但在她第一次提出申请时，传道人认为她几乎太年轻了。这时，她正迅速地走向坟墓；但她能够证明，虽然她还是个孩子，但上帝爱她；在她和救主之间没有任何阻隔。她表示强烈希望离开并与基督在一起；并与几个月前在信仰的胜利中从她身边走过的圣洁的母亲见面，走向荣耀。

在这个巡回区的范围内，住着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是个盲人；尽管如此，当他走在去开会的路上时，可以指出每一个种植园，告诉加雷特森先生谁住在每个种植园；并对沿路的谷物田作了明智的评论。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走到了一个门前：告诉跟他一起走的男孩打开那扇门。他可以走过他的种植园，走到他家的任何一个房间，或任何一张桌子，或一个箱子；并通过他的感觉数钱。他的家人一般在二十岁或二十二岁时就失明了。最精彩的故事是，他有灵性的视力；凭着信心，可以看到救世主。他的妻子和他一样：她有良好的肉体视力，但在精神方面完全失明。

在塔尔博特县，以及整个蓄奴州，只要卫理公会的人在那里进行传教，许多有色人种就会改变信仰，并被带入卫理公会。加雷特森先生在塔尔博特与这些人进行了一些愉快的会面。他发现他们为基督教的安慰而欢欣鼓舞：宗教使他们快乐；因此，宗教的神圣性不仅得到了体现；而且，它还适应了人类的需求，特别是穷人的需求。当他为拯救白人和有色人种而日夜不停地工作

时，他的心也因基督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他最大的敌人中的一些人向十字架投降。

1784年，他再次被任命到塔尔博特。这是我们遇到的最早的例子之一，即在卫理公会的那个早期阶段，一个传道人连续两年被任命到同一领域工作。过去的做法是每六个月更换一次。当时，阿斯伯里先生的政策是在整个工作中分配他那些久经考验的传道人，他与这些传道人通信；在他不在的时候，这些传道人是他的替代者，对传道人 and 人们进行从属的监督。这时，Pedicord先生为此目的在南方；我们推测，Garrettson先生这两年继续留在半岛，尽可能多地参加季度会议，为卫理公会的利益提供一般服务；而Asbury先生则每年一次，在整个地区巡回。

第七章。

会议记录显示了1783年参加巡回工作的20名新人的名字——他们的名字是：杰西-李、莱缪尔-格林、威廉-菲比斯、托马斯-柯蒂斯、马修-格林特里、弗朗西斯-斯普里、詹姆斯-托马斯、威廉-赖特、理查德-斯威夫特、托马斯-汉弗莱斯、托马斯-安德森、亨利-梅里特、托马斯-鲍文、塞缪尔-布里兹、本杰明-罗伯茨、威廉-坎农、威廉-达马伦、威廉-林戈尔德、詹姆斯-辛顿和约书亚-沃利。这些传教士中有几个人，如詹姆斯-托马斯、托马斯-柯蒂斯、马修-格林特里、杰西-李等，在前一年已经走了一部分。

杰西-李牧师是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附近的乔治王子县人，1758年出生。他在15岁时经历了心灵的改变；1774年，当罗伯特-威廉姆斯先生开始在他的附近组建卫理公会时，他和其他人一起加入了他们。1778年，在他19岁的时候，

他开始在公众场合发言；1779年，他第一次拿着课本去讲道。1780年，他被征召入伍；虽然他在良心上不能取人性命，但他还是决定去，并把结果交给主。当他参军时，有人给他送来一把枪，他拒绝接受，为此他被看管起来。许多人前来与他交谈，流着眼泪同情他的处境。在他躺下之前，他与卫兵一起祷告；第二天一早，他开始唱歌，很快就有几百名士兵加入了他的行列，他们使种植园里响起了锡安的歌声，之后他非常热切地流泪祷告，这引起了许多士兵的哭泣。得到上校的许可，他在主日在营地讲道；讲者和听者都沐浴在泪水中。讲道结束后，一些先生四处募捐，他恳求他们停止募捐，因为他不愿意接受任何补偿。上校把他从卫队中释放出来，并任命他为他们的行李车司机。他在军队里呆了三个月，在此期间，他的宗教谈话帮助他做了很多好事；他的祈祷成为了祝福，并且特别是对那些生病的士兵，当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死亡时，他都会把他们送到坟墓，并为他们的遗体祈祷。

从今年在埃利斯教堂举行的会议上，李先生去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卡斯维尔巡回传道。此时，他已经享受了大约十年的宗教生活，其中一半的时间是公开演讲。在离开弗吉尼亚州去他的巡回区之前，他花了一个主日在希斯夫人家和塔特姆弟兄家讲道。在他从前一个地方前往后一个地方的路上，他看到，在阳光明媚的时候，“一颗大的流星，或火球，”在天空中慢慢移动。当它从他的视线中消失后，他听到了像远处雷声一样的巨响。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去往他的巡回区的路上，他遇到了一个在十岁时就获得了宗教信仰的人：她忠实地保留了三年，在被要求时公开祈祷；而且，在她的年龄中，她的思想比一般人更开明，在宗教上也很快乐。在帕克夫人、帕里什礼拜堂和其他几个地方讲过道后，人们发现这个从另一个巡回区抽出的巡回区太小了，不适合两个传教士，于是李先生被调到弗吉尼亚州的阿米利亚巡回区。

在前往阿梅利亚的路上，他经过了罗阿诺克巡回区，那里有神的人约翰-伊斯特在工作。在这个巡回区，他参加了惠特克、杨氏、刘氏、克莱顿、让氏、多尔、洛克和琼斯礼拜堂的聚会。其中一些聚会非常有力量，许多人大声呼喊；他在这个巡回区参加的最后一次聚会是一个季度的聚会。主的能力在这次聚会中得到了彰显，许多灵魂得到了祝福。有一个叫马克-摩尔的年轻人在李先生的讲道下被唤醒，不久之后就成了一个颇有声望的巡回传道人。

他在这个圈子里继续工作了六个月。他提到了他在汤普森、西班牙和科尔曼等地的基督徒朋友中所经历的一些有福的季节。在这些聚会中，他们沐浴在泪水中；人们的哭声几乎淹没了演讲者的声音；许多人被激起来寻求更深的恩典工作，而他们目前的幸福是巨大的。他们在切斯特菲尔德县的帕特里克神父那里举行了他们的季度会议。在参与了这次会议的祝福之后，他离开了这个巡回区，在苏塞克斯巡回区度过了这次会议年的最后一个季度。

看来这时苏塞克斯巡回区的人们在宗教方面非常活跃，因为他谈到在他父亲家、希斯家、豪尔礼拜堂、埃利斯会议所、贝德内菲尔德家、沃伦家、莱恩会议所、埃文斯家、罗伯特-琼斯家、乔丹-理查森家、威廉-理查森家、罗尔斯家以及他姐夫帕金斯先生家与他们融洽相处。在试图向他们讲道时，有时他的眼泪流得太多，以至于停止了他的发言；人们的哭声比他的声音还大。

莱缪尔-格林先生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县人。他继续从事正规的巡回工作，担任卫理公会中一些最重要的职务，直到1800年，他在费城定居，从事商业活动。1823年，他被重新接纳为费城会议的编外人员，一直到1831年他去世。他死的时候已经八十岁了。他的遗体长眠于费城第四街的卫理公会联合教堂。

威廉-菲比斯先生于1754年出生在马里兰州萨默塞特县。他是附近地区卫理公会传教士劳动的第一批成果之一；而且似乎是他家乡县城的第一个巡回传教

士。1798年，他在纽约市定居，并开始从事医疗工作。1806年，他再次进入巡回传道的行列。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是纽约会议的编外人员，也是退休成员。1831年，他在纽约市结束了他78岁的生命。格林和菲比斯兄弟不仅在同一年进入了巡回关系，而且在他们的教友中工作了47年后，他们在同一年进入了天堂。

当卫理公会教会组织起来时，菲比斯博士参加了在巴尔的摩举行的圣诞会议。当他在纽约时，他有时在学校教书，同时也从事医疗工作。有一次他出版了一本杂志。他被认为是一个有尊严的牧师，有点形而上学和哲学的味道，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人，并且热爱古代。然而，他不是一个人受欢迎的传教士；像他这种类型的人也不可能让众人满意。他被埋葬在第一街墓地，但后来被移到了赛普拉斯山。

马修-格林特里先生是塔尔博特县人。他可能是第一个从这里进入巡回传道的人。1790年，他在这里定居。他曾一度住在卡罗琳郡的费德勒堡，另一次住在切斯特敦；1809年，从加雷特森先生的《生活》第214页看，他在华盛顿市，或波托马克河畔的乔治敦。

托马斯-柯蒂斯先生是密歇根州卡罗琳县人，也是该县最早加入巡回团的人之一。据说他是一位“哭泣的先知，以不可抗拒的眼泪为武器”。他“在他的工作中获得了成功，在死亡中获得了胜利”。他在牧师岗位上工作了大约7年，于1788年去世。多切斯特（Dorchester）是他最后接受任命的巡回区。

弗朗西斯-斯普利先生可能来自马里兰州安妮女王县。在工作了大约四年之后，他于1788年去世，对他的救主有着坚定的信心。他最后的任命是在巴尔的摩巡回区。

詹姆斯-托马斯先生在卫理公会中进行了三年的有益工作后，于1786年去世。作为一个传道人，他是可以接受的，并拥有工作的美好天赋。根据会议记录，他最后的任命是在费城巡回区。

威廉-莱特先生，爱尔兰人，1780年开始传教，1783年被派驻到安纳塞克斯。经过几个月的忠心劳作，他在平静中死去。阿斯伯里先生在他的葬礼上讲道，地点在萨默塞特郡的菲比斯。

理查德-斯威夫特先生是一位能干且成功的卫理公会传教士。他在工作中破格录取，于1793年结婚，并在弗吉尼亚州谢泼德斯敦附近的伯克利巡回区定居。他继续作为当地的传教士忠实地服务于卫理公会，直到1804年左右，他生病了，在主里快乐地死去。

约书亚-沃利先生似乎是小约克附近的沃利人：1781年加雷特森先生的一些劳动成果。两年后，他停止了巡回。

詹姆斯-辛顿先生巡回了三年；并在1786年定居。

威廉-林戈尔德先生也在1786年定居。

威廉-达马隆先生于1788年放弃了。

威廉-坎农先生，一位具有有用才能的传教士，于1788年定居。

本杰明-罗伯茨先生于1790年定居。

塞缪尔-布里兹先生于1793年停止工作。

托马斯-鲍恩先生于1795年定居。

亨利-梅里特先生一直巡回到1796年。

托马斯-安德森先生也于1796年定居。

托马斯-汉弗莱斯先生于1799年退出。最后提到的十位教友似乎都来自南方。

托马斯-瓦尔先生经他的精神之父佩迪科德先生推荐给阿斯伯里先生，于1783年9月被派去填补多佛巡回区的空缺。这是他定期巡回传道生活的开始。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1784年的会议记录中。根据他自己的叙述，他于1758年12月19日出生在新泽西州格洛斯特县的格林威治。1776年，他自愿成为一名士兵，为国家服务，协助获得自由和独立。在经历了一些严重的战争变故后，他被唤醒，并以一种非凡的方式皈依上帝。在加入霍利山的卫理公会后，当佩迪科德先生来到该地讲道告别时，瓦瑞先生去了一栋房子，当晚他的一些老熟人在那里举行舞会；他一进入房间，有些人似乎很高兴；但那些最了解他的人却显得很悲伤。他被邀请坐下来，喝杯交际酒，他拒绝了，并说：“你们知道我，我经常在你们的陪伴下，在你们相聚的娱乐中，感到多么高兴。但我的良心不允许我现在和你们一起去；我相信你们的良心也不允许你们和我一起去，我是来邀请你们和我一起去听优秀的佩迪科德先生讲他的告别讲道。请原谅，我的朋友们，我不得不告诉你们，主通过这位好人的帮助为我做了大事情。”没有人对他所说的话作出答复。有些人受到影响，在他离开后，很快就离开了；但没有一个人被冒犯，认为他是出于神圣的冲动。

不久之后，梅尔先生因家庭困难而突然被召离他在泽西岛的工作，瓦瑞先生凭着他的热心，前往他的约会地点，告知人们传道人缺席的原因，并通过帮

助举行会议来协助维持约会；偶尔，他被引导去劝说人们，人们有时在他的讲话下哭得很伤心。这使佩迪科德先生向阿斯伯里先生推荐了他，后者派人新米尔斯与他会面，他们在那里第一次见面。在这里当阿斯伯里先生提到舞会的事，以及他代替梅尔先生去巡回传道时，瓦瑞先生认为提到他的热心路线是为了羞辱他，他说：“如果通知你反对我的人告诉我我的错误，我应该承认它们”。在这里，阿斯伯里先生打断了他，把他搂在怀里，用亲切的语气说：“你完全错了，我的孩子；是你的朋友佩迪科德告诉我你的虔诚行为，并建议你被派往多佛巡回法庭。”

怀着沉重的心情，瓦瑞先生前往半岛；遗憾地离开了他在霍利山的一些老伙伴，这些人因罪而严重；他为这些人工作，希望看到他们归向上帝。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觉得这是在从事一项责任重大的工作，而且还要到陌生人中间去；但是，多佛巡回传道上的卫理公会成员的“朴素、城市化和热忱的虔诚”使他觉得自己来对了地方；在参观了一个团体之后，他渴望再次回到那里。在这里，他发现一些卫理公会成员处于人生的第一个圈子里；他们在财富之中，却在追随自我牺牲的救主。一些女性，如怀特法官的妻子巴塞特夫人，以及她的姐妹沃德夫人和琼斯夫人，因虔诚和热心而出类拔萃，超过了他所见过的任何人。他发现许多年轻人在寻求宗教信仰，并有幸接待了其中许多人进入社会。在他的公开传教中，他经常被迫为人们哭泣，他们的眼泪与他的眼泪相呼应；他在眼泪中播种，就能在快乐中收获。

他收到了在新教圣公会教堂讲道的邀请，该教堂位于现在的士麦那镇和鸭溪村之间，当他主持了部分晨祷后，仍然站在桌子上，讲出了他的课文；但在他完成介绍之前，三个人排着印第安人的队列进入教堂，并站在桌子前。最前面的那个人说他是牧师，并命令他离开桌子，离开教堂，否则他将强迫他出去。由于瓦尔先生没有服从他的命令，他抓住他的衣领，把他从桌子上拖了下来。一个勇敢的朋友以同样的方式抓住了迫害者，举起拳头，命令他让

传道人离开，否则他就把他打倒。雷蒙德法官喊道：“不要打他，斯基林顿先生；如果你能让传道人独自一人，并停止干扰会众，我就把他送走”。这时，他已经松开对瓦尔先生的控制，他和他的同伴们从教堂里退了出来，传道人完成了他的演讲。这对一个教堂来说是一个不愉快的场景。雷蒙德先生，如果他此时还不是卫理公会的成员，那么他在不久之后就成为了卫理公会的成员，并且生前和死后都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有用的成员。

佩迪科德先生一听说瓦尔先生成为一名巡回传教士，就给他写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汤米，——阿斯伯里兄弟让我很高兴，当他告诉我，你已经同意以一个有执照的人的身份来到半岛，在多佛巡回法庭呆一段时间，然后来找我。你忠实地记住了我的谆谆教诲，深入研究神圣的书页，在其中了解上天对人的善意，尽管是有条件的。你已经这样做了，而且结果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你已经了解到，那声称所有灵魂都是他的，并希望他们得到拯救的人，有时会从普通人的生活中选择那些从他那里学到了谦卑之心的人，并让他们去邀请全世界的人参加大餐。在这个时候，主正在进行一项伟大而荣耀的工作，主要是由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完成。哦，快来分享这快乐的劳作和伟大的奖赏吧！请注意！虽然我已经过了七个冬天，很多路都很沉闷，但上帝一直与我同在，让我走在路上，并经常轻声说，你是我的，我所有的都是你的。此外，他还赐给我儿子和女儿，他们不是从肉体生出来的，而是从上帝生出来的；谁能估计我对一个注定要在我离开后填补我在巡回传道队伍中的位置的人的喜悦呢？那么，谁会说我的命运不幸福呢？你来得真快；在我死后闭上眼睛之前，我对你在队伍中的祝愿比我能表达的还要多，对下面的人也是如此。

”的确，在成为一名巡回者时，你将不得不牺牲所有获得财产的手段，所有家庭的安逸和幸福，而且必须满足于食物和衣服。困难和危险也不比你们在我们的独立战争中看到的要少；因为你们已经知道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以圣公

会神职人员为首的信奉世界正与我们作对。但感谢上帝，我们知道耶稣死了，又复活了，他可以成为死人和活人的主，在凭信心接受基督时，我们感到一种勇气，与耶稣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去吧’等话时，门徒们的勇气是相称的。

“是给使徒们的整个使命的，所以他们理解；因此，他们都成为巡回者；那么，为什么不是整个世界都在传福音？圣公会神职人员在这件事上是无可指责的吗？卫斯理不这么认为；他的同僚阿斯伯里也不这么认为。教士们早就放弃了这个使徒计划；他们无疑认为，在那里复制使徒的榜样，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期望。

“当阿斯伯里催促我成为巡回者时，我说，上帝呼召我去传道，如果我不传道就有祸了；但我不相信他呼召我去巡回。他严厉地对我说：‘孩子，你不相信你应该遵循委托你传道的那一位的指示？难道给门徒们的命令是：“去向世界传福音”，这条命令被取消了吗？世界被传开了吗？他不再说了。我看了看这个世界；它没有被传福音。我看了看神职人员，想到他们中一些被认为是最虔诚的人的反驳，当我被忏悔的悲伤所打动，热切地想知道我必须做什么才能得救时，我想到谁说过：‘雇工不关心羊，因为他是雇工。’

“世界必须传福音；如果所有自称是基督的传道人的人都像最早的福音传道人和信仰者一样，早就应该如此了，而且也会如此；因为当那些以传道人和成员的身份与他在一起的人被召唤、被拣选、被忠心，谁能与他争辩呢？在这里，戏剧没有结束；但我们认为，时间已经很近了，甚至在门口。没有什么能杀死卫斯理所激发的巡回传道精神。它经历了革命战争，并将在未来的所有时间里生存。基督教将变得更加开明——将感受到一种神圣的推动力，一条道路将被开辟出来，巡回者可以在这条道路上迅速行动，并有足够的人数来教导所有国家的上帝的命令。”

当佩迪科德先生谈到“一条铸就的道路，使巡回者可以迅速移动”时，他似乎以先知的眼光展望了未来的前景，并在朦胧的远方看到了后来通过蒸汽动力实现的巨大巡回便利，这在陆地和大海上得到了体现。在这一天，谁能写出比佩迪科德先生更好的信？

1783年和1784年的冬天，阿斯伯里先生在南方度过了。他走过了德鲁姆戈尔和李先生在一年前组建的巡回区。在经过塔河教区时，他举行了大型而生动的聚会。这个地区的人们感受到了那位曾在他们中间的神的大能者约翰-伊斯特的影响。在这一年里，卫理公会在北卡罗来纳州取得了最大的成功，那里的人数增加了一千或更多；这一年几乎所有增加的联系都在这个州。在其他大多数州，有少量的减少。在这一年的会议记录中，我们发现24名卫理公会成员返回长岛，正好是韦伯上尉在16年前的1767年在这个岛上改变的人数。这时，马里兰州的卫理公会成员人数最多。北卡罗来纳州在人数上紧随其后。弗吉尼亚州位居第三。特拉华州位居第四。新泽西是第五。宾夕法尼亚州第六，而纽约的人数最少。据报道，整个工作中增加的人数为1240人；全部人数为14,988人。在这个数字中，宾夕法尼亚州南线以南有13381人，该线以北有1607人。

1783年，Pedicord先生被派驻到梅克伦堡巡回法庭，该法庭位于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

艾萨克-罗林，由于他的违规行为，一直到1781年，他被任命到宾夕法尼亚州，才被放弃。在这里，他开始为自己造势，要求他的朋友对他的计划保密。三个月后，他和他的几个追随者从卫理公会手中夺取了伯克郡的老森林教堂；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机构。不久，他开始被他的追随者抛弃，他开始靠募捐乞讨和施洗为生。有许多关于他的丑闻，他去了切斯特县的黄泉，并请人

写了辩护词来为自己辩护。他从黄泉出发，骑着一匹精神抖擞的马，但刚骑了几码就被摔倒在地，当场死亡。这次死亡发生在1783年。

一些值得尊敬的圣经解释者将“至死之罪”解释为“严重背道而驰的情况，上帝决定以身体的死亡作为惩罚，同时对忏悔的灵魂施以怜悯。”不听话的先知的情况，《列王纪》，第1章。xiii.，应该是这种情况的一个案例。慈善组织可以把艾萨克-罗林的死归入这一类。有句话可能很有道理：“那些到达天堂的人将错过许多他们期望遇到的人，并发现许多他们不期望看到的人”。

在切斯特县乌奇兰的小鹰附近，有一块毫无防备的土地，上面有几座坟墓。一些古老的卫理公会成员埋葬在这里；在这里，很可能是为艾萨克-罗林建造的坟墓。在这块土地上曾经矗立着本森教堂—宾夕法尼亚州的卫理公会成员建造的第一座专门用于礼拜的房子。它是在1781年建成的。在上个世纪，它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地方，大量的会众在这里聚集做礼拜—卫理公会在这里举行费城巡回传道的季度会议；但在过去的一个时代，它已经被遗弃了，现在的卫理公会成员中甚至很少有人听说过它。

第八章。

1784年的会议于4月下旬在弗吉尼亚州苏塞克斯县的埃利斯教堂开始，并于5月下旬在巴尔的摩结束。这一年，会议记录中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今年有哪些传道人去世了？”。有两个人的名字被写了下来，但没有提到他们的性格和死亡方式。

另一个问题包括一个计划，即通过指示助理传道人在每个巡回区筹集年度捐

款，建立新的礼拜堂，并支付已经建成的礼拜堂的债务。

第十一个问题是为了防止卫理公会中的衣着过度，要求传道人在自己的衣服上小心避免，并在所有社团中经常忠实地反对这种行为。

另一个问题指示传道人按音符提高他们的歌唱知识；并紧跟卫斯理先生的曲调和赞美诗。

以下是今年出现在《会议记录》上的新巡回区。在北卡罗来纳州，坎顿、哈利法克斯和威尔明顿。弗吉尼亚州：东岸的阿科马克、汉普顿、里士满、阿默斯特、贝德福德和奥兰治。而朴茨茅斯取代了诺福克。在宾夕法尼亚州，雷德斯通和朱尼亚塔。在新泽西州，特伦顿（Trenton）再次作为该州的第三个管区出现；长岛作为纽约州的第二个管区。巡回区的数量为四十六个，有八十三名传教士驻守。

宾夕法尼亚州的红石路（Redstone Circuit）是阿勒格尼山以外形成的第一个路。1755年，布拉多克将军在马里兰州坎伯兰堡扎营，并率领军队越过阿勒格尼山脉，去攻击位于现在的匹兹堡的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在这次远征中，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开辟了穿越这片荒野的第一条道路。这条路在许多地方仍然清晰可见，而且在许多英里的范围内，几乎与现在的国道所占用的路线相同。在阿勒格尼河以外定居的第一批移民有充分的理由利用这条荒野中唯一的道路。因此，白人在这一地区的第一批定居点是沿着这条道路建立的。我们认为，被称为“红石定居点”的地方位于费耶特县。早在1781年，卫理公会就已经越过了阿勒格尼河；而现在，三年后，一个巡回会被组成并出现在会议记录上，约翰-库珀和塞缪尔-布里兹驻扎在上面。在过去的两三年里培养了阿勒格尼巡回传道的传教士们，将他们的劳动延伸到这些地方，形成了这个巡回传道。他们是弗朗西斯-波伊斯、詹姆斯-霍和本杰明-罗伯茨等人。

在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山区，卫理公会也因某些当地传教士的努力而得到了很大的加强，这些传教士在那个时代的卫理公会成员中受到了极大的赞扬：如西蒙-科克伦、威廉-肖、托马斯-拉金和约翰-J-雅各布等人。

西蒙-科克伦先生于1755年出生于哈尼斯堡，在布拉多克将军战败的那天，他只有8天大。他在邓摩尔的战争中入伍，并在革命战争中服役。在他当兵的八年里，全能的力量保全了他；在他听到的第一个卫理公会的布道下，他被定罪了，并在1780年信主，加入了卫理公会。第二年，他开始讲道。他在这个地区做了很多好事之后，被阿斯伯里主教按立为牧师，并于1799年迁往肯塔基州，最后又迁往俄亥俄州，在那里，他以可接受的方式传讲了64年的基督，然后离开了人世。

在不朽和永恒的生命的光荣期待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生活。

肖先生、拉金先生和雅各布先生，由于他们不遗余力的工作，被称为“三位主教”。这三人在同一天被阿斯伯里主教按立为长老。托马斯-拉金先生是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人，1780年皈依并加入卫理公会。不久之后，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贝德福德县定居，在那里他是第一批卫理公会成员之一。作为当地的传教士，他在照顾病人和垂死的人，以及在葬礼和其他场合讲道方面非常有用。作为一个传道人，他拥有超越平庸的才能。他经常担任六周巡回传道人的职务；出席他所在巡回区的所有季度会议，以及邻近巡回区的许多会议。1834年，他在俄亥俄州结束了他的生命，那年他七十一岁，给他许多幸存的朋友留下了一个好名字的气味。

约翰-杰里迈亚-雅各布先生出生在马里兰州的安阿伦德尔县。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似乎是一个特殊天意的对象，因为他的生命经常在最大的危险中得到

保护。20岁时，他成为美国军队的一名中尉，全能的力量奇妙地保全了他，直到战争结束；因为尽管他参加了布兰迪、日耳曼敦、蒙茅斯和卡姆登的战役，士兵们在他周围纷纷倒下，但子弹、刺刀和剑都没有碰到他的一根头发。上帝保全了他，让他在未来的事业中发挥了作用。战争结束后，他在马里兰州的老城定居，并在1783年左右成为卫理公会成员。他对自己的皈依作了这样的描述。“一天晚上，在被说服的情况下，我退休休息后，高兴地、安静地沉浸在甜蜜的冥想中，突然，就在我头上，我看到了一束蜡烛大小的光，同时，我进入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狂喜中。我的整个框架，特别是我的心，似乎被火和爱的火焰穿透并包裹着；我想我的感觉有点像山上的彼得、雅各和约翰。”在这一令人高兴的变化之后不久，他开始讲道，并为基督的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他生命的后期，他放弃了世界，将他的灵魂完全屈服于救主的服务。可以说，他的一生充满了仁慈，他活着只是为了荣耀上帝。当他接近天国时，他向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告别，说：“我很快就要见到阿斯伯里主教和乔治主教了。现在，主啊，请接纳我吧。我已经为信仰打了一场漂亮的仗，我已经完成了我的课程。一切都很安全——然后就去世了。”就这样，善良的约翰-J-雅各布在他位于弗吉尼亚州汉普郡的住所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1768年，约翰-琼斯先生从马里兰州移民过来，在宾夕法尼亚州费耶特县的红石溪定居。他在英国教会的严格教育下长大，但对实践性宗教并不了解。在他在这个新定居的国家生活了几年后，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发现他们进入了这个国家。就我们所知，罗伯特-伍斯特牧师是第一位。这大约是在1781年，或稍后。琼斯先生听说一位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将在比松镇（现在的尤尼恩镇）讲道，就走了十英里远去听他讲道；并且第一次听到了伍斯特先生的讲道，他可能是他所听到的第一位传教士。在这第一次布道下，琼斯先生被唤醒了，看到并感到自己是个罪人。他邀请传道人到他家去；当伍斯特先生与他的家人一起祈祷时，在他觉醒后的几个星期，他得到了圣灵的见证，知道自己是由神生的。在比松镇或尤尼恩镇的卫理公会一成立，他就加入了该会；从主

日到主日，他步行去见这个镇上为数不多的教友和姐妹；在敬拜了主之后，在上帝的爱中快乐地回到家中。他的儿子格林伯里-R-琼斯牧师在本世纪初是俄亥俄会议的成员。如果不是宾夕法尼亚州西部最古老的卫理公会，那么尤尼恩镇的社团似乎也是最古老的社团之一。1788年，阿勒格尼山脉以西的第一次会议由阿斯伯里主教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由七名成员和五名试用者组成。Doddrige's和Moore's的任命是卫理公会在这个国家的第一批据点之一——后者位于Youghiogeny河上。

西蒙-派尔（Simon Pyle）驻扎的朱尼亚塔巡回会首次出现在今年的会议记录上。由于移民是随着水的流向而来，所以在这个国家新定居的地区，卫理公会也必然如此。卫理公会可以追溯到朱尼亚塔河的早期阶段。据称，早在1775年，一位名叫迈克尔-克莱德（Michael Cryder）的当地传教士在亨廷顿附近定居，自己建造了一座磨坊，传教，并成立了一个卫理公会。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那么卫理公会在这里只有12或15年的历史。比它传入这个州更晚。从这个协会开始，卫理公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地区的山谷和山丘中得到了传播。在过去的七十五年或八十年里，它的分会和站点一直在增长。

东北部是潘恩谷，潘恩溪流经这里，在桑伯里下面将水排入萨斯奎汉纳河。在这个该州最著名的山谷中，卫理公会由潘宁顿家族引入。罗伯特-潘宁顿先生在特拉华州被带到上帝面前并加入了卫理公会，在教会组织起来后不久。最后，他定居在这个山谷的上部，位于中心县；据说，“他是这个山谷的第一个卫理公会成员”。一个卫理公会成立了，随后在一座山的一侧建起了一座原木小教堂，后来被称为“潘宁顿神父的教堂”。从这个协会和简陋的殿宇（几乎被茂密的灌木遮挡住了公众的视线）开始，卫理公会已经传遍了整个潘恩谷。由于潘宁顿先生是这个山谷的第一个卫理公会成员，可能也是中心县的第一个卫理公会成员，所以他的“教堂”是这个地区的第一个卫理公会小教堂。

彼得-谢弗和他的妻子凯瑟琳是亨廷顿县早期的卫理公会成员。他们的房子里有一个教堂，牧师们在那里讲道并受到招待。这个地区有约翰和玛丽-奥克斯；在他们的家里，福音被传开，主的先知们被喂养——他们的一些孩子，特别是斯图尔特夫人，也有同样的精神。在朱尼亚塔巡回区的佩里县，杰西-鲍曼和他的妻子萨拉招待了传教士，他们是老门徒。鲍曼活了八十四岁。还有詹姆斯-坎贝尔，以及本县的本杰明和玛丽-欧文。

埃弗雷特先生说：“在1784年的会议上，我被任命到费尔法克斯巡回区，在那里我一直工作到圣诞节会议，那时卫理公会成为一个教会。从这次会议开始，我被派驻到伯克利巡回区，在那里，许多灵魂被唤醒并信主。”

今年的会议事务已经结束，阿斯伯里先生开始了他的年度巡回演讲。他沿着布拉多克的道路向西走，第一次越过了阿勒格尼山脉。他来到了红石定居点，这里是此时卫理公会的西部边缘。他说：“当我在祷告时，一棵梧桐树的大树枝倒在会众中间。有些人认为这是魔鬼的诡计；确实可能是这样；也许他想杀死一个人（这可能是指与他同行的希西家-伯纳姆先生），他在我后面说话时有很大的力量，然而，没有人因此受到伤害。”至于他们的住宿，他说：“在地板上铺了三层厚厚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住宿，但没有关系，上帝与我们同在。”他把脸转向东方，穿过马里兰州进入宾夕法尼亚州，参加了费城巡回区的季度会议，地点是山谷的新石制小教堂。从这里他进入了新泽西。大约在这个时候，卫理公会开始在东泽西州的上游地区扎根。

阿斯伯里先生继续前往纽约，在那里他发现了大约一百名卫理公会成员，他们对上帝很有活力。看来，战争起到了净化地面的作用。他们现在并不像11年前那样威胁要关闭卫斯理教堂的大门，反对传教士。他说：“在我看来，他们似乎比我所见过的更像卫理公会的人”。返回泽西州时，他在彭尼山、新米

尔斯、克雷西、戈弗雷和哈登菲尔德传教，他发现那里为数不多的卫理公会成员中存在不足。经过半岛时，他第一次在多佛的卫斯理教堂讲道。经过安妮区，他第一次在肯特岛讲道，也是在霍普上校那里。在这里，他发现“上帝的话语大大战胜了富人和穷人的偏见。在剑桥，他发现卫理公会里有一个贫穷的黑人乔治，因为在他成为卫理公会成员之前犯下盗窃罪而被判处死刑。他对上帝的旨意很不服气，他在绞刑架下得到了赦免。一个商人因为祈祷而诅咒这个黑人，他在惊恐中死去。在多塞特的时候，他第一次访问了泰勒岛。多塞特现在处于和平之中，愤怒的人们已经耗尽了他们的怒火。到了弗吉尼亚州的东海岸，他说：“这里有丰富的地球和海洋的产品。这里的人身材匀称，肝脏良好，慷慨好客，善于交际，举止文雅；但在精神方面却很盲目，在生活方面却很快快乐。”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在主里变得光明。这时，亨利-威利斯牧师正在为他们讲道，社会上大约有一百人。来到雪山，法庭的法官为他打开了法庭的大门，他在这个地方向众多的会众讲了他的第一次布道。

1784年，Pedicord先生接受了他在巴尔的摩巡回法庭的最后一次任命。

托马斯-瓦尔先生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1784年的会议记录中。瓦尔先生在前一个会议年的一半时间里都在工作。这一年他被派往马里兰州的肯特巡回区。他很快就发现，肯特郡和多佛郡一样，是一个他可以快乐和有用的工作领域。在这里，他发现许多人与卫理公会的人有联系，他们与半岛上的第一批家庭有关。劳动对他来说是甜蜜的，同时他看到救世主的事业在蓬勃发展；特别是在这个巡回区的年轻人中，他看到他们进入了这个圈子，很受鼓舞。

在这一年的下半年，他有一次非常了不起的聚会，在这次聚会中，他证明了那句话的真实性：“我的力量在软弱中得以完全”。他正在身体的痛苦中挣扎；而且听说他的精神之父佩迪科德先生已经去世，他感到有一个愿望，如果这是主的意愿，他可以跟随他进入荣耀。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他开始怀疑自己

对工作的呼召，并产生了回家的想法。在这种推理的影响下，他去了一个通常很少有人参加的聚会，打算如果有人出来，就给他们一个劝告，并给会议写信说他拒绝接受下一年的任命。当他看到这个地方时，他看到许多马车和一大群人。是时候开始了；他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准备好去迎接这些人。他决定打开他的《圣经》，从他脑海中想到的第一段话说起；如果他在人们面前感到困惑，他就会认为这是他误解了他的使命。他的目光停留在这句话上：“我必须做什么才能得救？”他开始向人们讲话；在他尴尬的心情下，他的眼泪开始肆意流淌；哭泣的精神开始贯穿会众，并深深地感动了他们。许多希望参加班级聚会的人不是成员，留在班级里的大多数人都与卫理公会的人结合了。因此，主非但没有鼓励他半途而废的决心，反而在那天给了他大量的印章，使他重新获得了委托。

就在这一年，他第一次听到一个直接来自英国的牧师宣扬“神圣的、排他的、不可改变的贵族权利”，看来他对这个世界的学问比对神圣的恩典更感兴趣。在他的论述中，他让听众感到非常不快，而且阻止他在教区定居，因为他主张英国的什一税制，认为它比美国普遍流行的自愿制度更符合上帝的命令；他还严厉攻击卫斯理先生，称他为“狂热者的王子”，他的传教士为“胡言乱语者”。当时有许多卫理公会成员出来听他讲话；在他对热情的抨击中，一位非常可敬的卫理公会女士让他非常尴尬，她喊道：“荣耀归于上帝！如果我现在感觉到的是热情，让我永远成为一个热情的人！”（瓦尔的生平。）

1784年，李先生被任命为索尔兹伯里巡回区的负责人。下面的摘录将表明他对这项工作的精神是多么的重视。“我在赫恩为一大群庄严的听众讲道。当我讲到上帝的爱时，我在自己的灵魂中感受到了如此之多的爱，以至于我泪流满面，有一段时间默默地站着哭泣。然后我又开始了；但我被征服了，以至于在完成我的主题之前，我不得不停下来哭泣了好几次。屋子里很少有干眼睛。第二天，我在卡特弟兄家向一个哭泣的会众讲道时流了很多眼泪。

“我在约翰-兰德尔家讲道，他是个聋哑人，但能说出他妻子的名字和他兄弟的名字；但我无法得知他曾说过任何其他话。他被推崇为一个虔诚的人，通过征兆会给人一个很好的经验，说明他的信念、皈依和在侍奉主方面的进步，以及他离开世界时对天堂的愉快的希望。

“在莱德贝特家，我的心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我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听众们深受感动，我有希望看到其中一些人信主。

“在科尔家，聚会的人很多。在课堂上，朋友们听到彼此讲述上帝对他们灵魂的恩惠时，都大哭起来。那天我所感受到的安慰可以弥补无数次的痛苦。”我是帕克斯夫人派来的，她病得很重，没有准备好要去死。她自叹不如，说：‘我曾一度濒临死亡，我向上帝保证，如果他能让我复活，我将为他服务。但我一康复，就像以前一样漫不经心。她对她的丈夫说：’不要为我悲伤，我们不可能一直在一起，不要像我一样，把悔改的事推到死床上去做’。然后她要求叫她一个近邻进来。她对她说：“我认为我们之间有一种冷漠；我想和所有人和平地死去。然后她嘱咐她的丈夫要用敬畏主的态度来教育她的孩子，让他们不犯主日。她的话使屋里的人都流泪了。我不忍心想到她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死去。因此我跪下来，再次为她祷告，在主面前哭泣，恳求他在她离开世界之前赦免她的罪。祷告之后，她看起来更加活泼了，从那时候起，她开始复活。

“我在泽西会所讲道。我在神里面很快乐。讲完道后，G上校的妻子来找我，开始哭，说：’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生物；我的心很难受，不知道该怎么办；’并求我为她祈祷。

我在蒂尔曼家讲道。人群中出现了亲切的举动。我为我的听众哭泣了一段时间

间；除了上帝，没有人知道我的感受；我的心已经准备好为那些在罪中灭亡的可怜的罪人而悲伤。

“我在一个新的聚会所向一大群人讲道。人们大哭起来，有一个女人声称已经信主。

“我在科斯特斯家讲道，并举行了一场爱的盛宴。所有的眼睛都沐浴在泪水中。一位正在寻求主的老人站起来说话，眼泪从他的眼睛里流出来，他说：“我快到永恒了，不准备死；你们可以判断我的感受！对所有在场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融化的时刻，对我的灵魂来说是一个安慰的日子。”

12月12日，他被正式通知，科克博士已经抵达美国，他被要求参加圣诞会议；但由于通知时间短，路途遥远，以及健康状况不佳，他没有去参加。

第九章。

在1784年的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以下传道人的名字，他们被接受了审核。John Robertson, John Philips, Richard Smith, David Jefferson, James Riggins, William Lynch, John Fidler, Simon Pyle, Thomas Jackson, Elijah Ellis, John Smith, William Jessup。威尔逊-李、艾萨克-史密斯和托马斯-瓦尔。由于瓦瑞先生在前一年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而且我们已经介绍了他在圣诞节会议之前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注意其他的人。

约翰-菲利普斯提供了一个一年的空缺。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在巡回传道中只待了一年。大卫-杰弗逊（David Jefferson）在两年后于1786

年加入。约翰-罗伯逊（John Robertson）在三年后，于1787年放弃了。约翰-菲德勒（John Fidler）很可能来自新泽西州，他巡回了三年，于1787年停止。

詹姆斯-瑞金（James Riggan）可能来自马里兰州的萨默塞特县，于1790年定居。

以利亚-埃利斯在工作中工作了4年。他是一位稳定、扎实、谦逊、勤奋的牧师，他把精力用在为上帝服务上。他于1788年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开斯特去世。

西蒙-派尔于1792年来到新泽西，把新泽西作为自己的家。1806年，他住在蒙茅斯县的下弗里霍德，在那里他招待了阿斯伯里主教。

托马斯-杰克逊是一位有用的传教士，但在1790年时被定位。似乎几年后他又恢复了工作，最后在1804年停止。

威廉-杰赛普先生是德尔郡苏塞克斯县人，在布里奇维尔附近。阿斯伯里先生在1779年为杰赛普夫人的葬礼讲道。*大约在这个时候，他被带到了上帝面前。他的父亲是一个不敬虔的人，反对他的儿子成为卫理公会成员，反对他服侍上帝。他让他的儿子在主日去参加聚会，穿的衣服不比允许他的黑奴好：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他参加聚会；但是，无论他的衣服多么粗糙或褴褛，他都被发现在卫理公会中定期做礼拜。当他开始信奉时，他的父亲虽然是个大地主，却拒绝给他一匹马和合适的衣服，让他在公众面前出现。他的弟兄们相信上帝呼召他从事这项工作，就把他的衣服给了他。他从弗吉尼亚州到新斯科舍省，以巡回者的身份进行劳作。他是一个非常朴实和真诚的基督徒。他于1795年完成了他的课程。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荣耀！荣耀！荣耀！”然后离开了人世。他被安葬在我们曾多次看到杰赛普家族的

老家墓地，就在以印第安名字At-tewat-ta-co-quin著称的农场上”。在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县的贝姆斯会议所，他可能在那里去世。

阿斯伯里先生在特拉华州多佛市为他的葬礼讲道，他说：“我收到了我们亲爱的杰赛普弟兄最后的爱的请求，要我为他的葬礼讲道。对于一个如此知名、如此受人爱戴的人，我在演讲时遇到了困难，人们在聆听时也遇到了困难。他总是很庄重；在我们中间很少能找到这样圣洁稳重的人。””

威尔逊-李先生出生于1761年，在德州苏塞克斯县的路易斯敦附近。他是卫理公会传教士在该国该地区的第一批劳动成果中的一部分。他在新英格兰、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州、马里兰州、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为教会服务。

李先生无论在哪里做工，都是一个有吸引力和有趣的传道人。他在阿勒格尼巡回区开始了他的流动工作。1787年，他去了肯塔基州—跟随霍和奥格登，他们是这个新国家的第一批巡回传道者。在这里，所有阶层的人都追随他，他的作用与他在这个粗放社区的异质人群中创造的兴趣相当。在这里布道时，发生了卡特赖特先生在其《生活》第41页上记载的那些奇怪的事件。一个可怜的醉酒者去听李先生讲道。由于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他昏昏欲睡，在讲道时打起了盹儿；家里一只被教做屁股的宠物羊，把他的点头当成了一种戏谑，接受了挑战，跑到他面前，打了他的头，把他从座位上打到了地上，这让众人兴奋不已，几乎打乱了传道人的严肃性。

一个荷兰人，对圣经的意义的了解还不如苏格拉底与他的Xantippe的麻烦，听过他关于“舍弃自己，背起十字架，跟随基督”的布道。李先生在去赴主日下午的约会的路上，超过了这个背着妻子的男人。他无法想象为什么一个小个子男人要把一个大个子女人背在肩上，除非她生病了，他询问了这种行

为的原因，得到的回答是：“你今天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去天堂，就必须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我的妻子是我最大的十字架，由于我希望上天堂，所以我把她背起来，并承担她。”李先生不得不在路边的一根木头上向他重新解释了他的文字。

1794年，他在新英格兰地区做工。他应邀去了中哈达姆，在渡口附近的一间石屋里讲道。在刺耳的话语下，人们颤抖着哭泣，一些人倒在地上，哭着求饶，另一些人则惊恐地逃出了屋子。李先生看到布道产生的效果，站起来喊道：“荣耀归于上帝！”那些逃跑的人回家后宣称：“魔鬼就在石屋里的人中间。”（史蒂文斯的《纪念文集》，第304-5页）。

当李先生准备离开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去纽约时，一个特别的天意指示他去长岛的索索尔德，在那里他介绍了卫理公会。他把行李放在船上，准备驶向他纽约的约会地点，但相反的风使他不能去。一位穆尔夫人通过卫理公会的布道，在宗教上变得快乐，她搬到了南奥尔德，在那里，还没有卫理公会的布道。她在索索德找到了两个与她有同样想法的女性，她们同意每周一晚上见面，祈求上帝在她们中间派遣能证明对她们和其他人有祝福的牧师。有两个晚上，他们在P. Vail家聚会祷告。在她们聚会的第三个星期一晚上，韦尔先生的情况使她们不方便在他家祷告，这天晚上正是李先生的行李箱上船的时候。在这个晚上，三个女人同意回到她们各自的家中，在上帝面前祷告，在这个场合，她们在祷告中获得了不寻常的自由，特别是摩尔夫人，她一直坚持到接近午夜；她感到上帝听到了她们的祷告，并将迅速回应她们的祷告，并开始赞美上帝，因为她觉得上帝会做什么。同一天晚上，在新伦敦的李先生感到他的灵魂有一种不寻常的挣扎，伴随着穿越海湾到长岛的持续印象，直到他决定如果有一个机会，他将遵循这一印象。第二天早上，他去码头时，发现一艘双桅船准备开往索索德，于是就上了船。上岸后，他询问了祈祷的人，并被指引到莫尔夫人的家里。她一看到他，就知道他是卫理公会的牧师，

并称他为“主的祝福”。召集了一个会众，一讲道，很快就成立了一个班级，从那时起，卫理公会就一直在这个地方。（见《加雷特森的生活》，第183-4页）。

作为基督教的牧师，他在进入坟墓时在他无瑕的品格上有一个污点或玷污。他的主持长老，即后来的乔治主教，宣讲并发表了他的葬礼演说。

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和福音的传道人站在高处。他纤弱的体质屈服于他的劳作，在为一个生病的朋友祈祷时，他开始流血；人们认为是一个大血管破裂，他被他的血窒息了，于1804年在马里兰州安阿伦德尔县沃尔特-沃辛顿的家里突然去世。我们毫不怀疑，他将得到一个王国和一个皇冠。

约翰-史密斯先生是马里兰州肯特县人，生于1758年，1780年皈依上帝。他巡回并传教了十或十二年，然后成为编外人员，之后又退休，直到1812年去世。他临终前的语言是：“来吧，主耶稣，快来，把我迷醉的灵魂带走。我并不害怕死亡。我渴望解体，看到我的救主，中间没有暗淡的挡板，死亡已经失去了它的刺痛。”他在经历了一场漫长的重病之后，于五十五岁时在切斯特敦去世；他的尘土长眠在欣森教堂，靠近伟大而善良的威廉-吉尔的教堂。

虽然肯特郡是马里兰州东岸第一个被卫理公会传教所青睐的郡（据说斯特劳布里奇先生曾来过），但它没有提供很多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史密斯弟兄似乎是这个县的第一批人。

艾萨克-史密斯先生是弗吉尼亚州人。这一年，他与杰西-李牧师一起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索尔兹伯里巡回区工作。1786年，他组建了艾迪斯托巡回区。在这个地区，卫理公会这个名字几乎不为人所知，直到他访问这个地区。这个新名字，以及他的心灵探索式讲道，在人们中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他

们以前很少听到讲道，对实践性宗教一无所知。许多人被定罪和改变信仰，并成立了一些社团。人们在他辛辣的讲道下突然倒下，就像中了枪一样；在地上或地板上躺了一段时间后，站起来赞美上帝，因为他给了他们赦免的证据，这不是什么稀罕事。这使质疑者宣称这些人都疯了；卫理公会的人就是《新约》中所说的欺骗者。当时人们对新生的教义的理解并不比尼哥底母好，直到他们被他的传道所启迪。卫理公会的先驱者不仅要照单全收，而且要从矿石中挖出黄金。当史密斯先生组建艾迪斯托巡回传道时，一位不是宗教信仰者的先生邀请他去他家。他拜访了他；在他家时，这位先生观察到他经常退到树林里。他认为他这样进入秘密的地方是为了捣乱或作恶，有一次，他作为间谍跟踪了他；这时，他非常惊讶地发现他跪在地上，正在热切地祈祷！这让这位先生感到震惊；这也是他不久后信奉宗教的原因。他的面容中快乐地混合着尊严、愉快和温顺，注定要赢得看到他的人的好感，但那些坚决不喜欢任何被称为卫理公会成员的人除外。他的外表和举止使他有资格从事传教工作；他发现许多人死在罪中，舌头被最褻渎的语言玷污，他很快就欣喜地听到他们得救的舌头赞美上帝。他和大多数从事建立卫理公会的弟兄们一样，没有用枯燥乏味的论述使他的会众疲惫不堪；但他们的布道简短而有活力：在他们居住的家庭中，以最沉稳和一致的举止执行他们的布道，如果允许的话，总是与他们一起为他们祈祷；并向家庭中的每个人讲述他或她得救的重大事项。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的人！在这些神的仆人手下信奉宗教的人被教导要丢掉所有不必要的装饰品，放下昂贵的服装；在衣着的朴素和整洁方面成为他们精神导师的模仿者。基督教的原则在他们心中是如此的牢固，以至于他们似乎没有欲望去示范邪恶世界的原则，或炫耀生命的骄傲。当他在工作中疲惫不堪之后，他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卡姆登（Camden）选址并从事商业活动。在从事这项工作时，他的一些信奉基督教的朋友建议他保留热情的烈酒进行销售，作为增加生意的手段。他的回答是：“如果我不能让人们上天堂，我不会成为把他们带入地狱的手段”。

1820年，他重新投入工作；但在1827年不得不再次从有效的服务中退休。在他最后的日子，他被视为南卡罗来纳州会议之父—最受传道人爱戴和尊敬的人。他充满了信心和圣灵的安慰—温顺得不能再温顺，充满了奉献的精神。

他确实是个圣人。1834年7月20日，他死于癌症，享年七十六岁；他做了五十多年的福音传道。

在这一年里，科克博士和沃特科特和瓦西先生来到了美国；结果是卫理公会成员组成了一个教会，并接受了他们长久以来一直想要的东西，即基督教的教规。

托马斯-瓦西先生来自英国，年轻时成为孤儿，在一位叔叔的照顾下接受教育。他在英国教会中长大，他的宗教训练非常严格，使他没有严重的不道德行为。他没有孩子的叔叔似乎打算让他成为他的继承人，单独或部分继承他的财产，而他的财产是相当多的。但由于瓦西先生在成年后加入了卫理公会，他的叔叔要求他放弃与卫理公会的联系，否则将被他剥夺继承权。两人的目的都很坚定：小瓦西保持着卫理公会的身份，而他的叔叔则把他的财产赠与他人。瓦西先生被卫斯理先生接纳为巡回传教士，在这一年被卫斯理先生按立，由科克博士和克里顿先生协助，他们都是英国教会的长老，既是执事又是长老。他在美国停留的时间并不长。在这里的几年里，他担任了一个地区的负责人，担任长老。在返回英国之前，他被宾夕法尼亚州的怀特主教按立，或重新按立。当他到达英国时，卫斯理先生允许他接受英国的教区；但在1789年，他又回到了巡回工作中，作为一个热心的、成功的劳动者，他一直坚持到1811年。从这一年开始，直到他去世，他一直在伦敦的城中路礼拜堂进行礼仪服务。

当年龄和体质迫使他成为编外人员时，他把利兹作为他的住所，因为他的灵

魂所喜欢的恩典手段带来的优越性，他希望在那里享受到。在他把利兹作为自己的家之后，他只活了几个月：1826年，在他八十一岁的时候突然去世。”他的基督徒的朴素，虔诚的谈话，他在祈祷中的热诚和勤奋，都是非常值得观察和示范的：在他死前的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似乎是在祈祷中度过的。”

理查德-沃特科特先生是查尔斯和玛丽-沃特科特的儿子，出生在格洛斯特郡的昆廷教区。教区牧师塞缪尔-泰勒（Samuel Taylor）是个信主的人；在他的服侍下，沃特科特家族变得虔诚起来：父母在去世时给孩子们留下了一个希望，即他们已经与耶稣一起安息。孩子们都是在人生的同一时期被带到了一个奇妙的恩典工作之下。Whatcoat先生从童年时代起就对上帝充满了敬畏之情，使他远离了严重的罪恶。1758年，他开始定期参加卫理公会的布道。他很快就确信，他需要圣灵的见证，使他成为符合圣经的基督徒。在真理的光照下，他很快就变得非常痛苦，一晚上几乎没有一个小时的酣睡。当他读经的时候，他读到：“圣灵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顷刻间，他的黑暗被消除了，他被平安和喜乐充满了；圣灵确实与他的灵作证，他是神的孩子。1761年，他被完全的爱所充满，“永远喜乐，凡事感谢”。在大约八年的时间里，他是韦德内斯伯里协会的班长、乐队队长和管家。这是斯塔福德郡的母会，也是一个模范会，原来的会在迫害的烈火中得到了净化。1767年，他开始举行宗教集会。他在这种活动中受到的鼓励，使他完全献身于牧师的工作；1769年，他被接纳为巡回传道人。

在卫斯理先生的注视下，他继续从事这项工作达十五年之久。在一些巡回传道中，他的劳动和苦难是巨大的。当他在爱尔兰的英尼斯基伦巡回区巡回时，花了八个星期的时间，每天讲道两到三次，此外还会见了各协会，并探访了病人。这一年的工作使他非常疲惫，但他被一场受祝福的复兴所鼓舞，在这场复兴中，大约有三百人加入了协会。第二年，当他在Armagh Circuit巡回

时，由于鼻子出血、夜间出汗和食欲不振，他被带到了死亡之门。他的肉体消耗殆尽，视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他躺了十二个星期。当被派往英国的林恩巡回传道时，他卖掉了他的马，走了一圈。他在英国的最后一年，有亚当-克拉克牧师做他的同事。

1784年，夏德福先生表达了一个愿望：他应该到美国来。当他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上帝的力量降临到他身上，他的心被融化了。

怀着对上帝和人的爱，他与瓦西先生同时被按立为执事和长老，并由同一个长老会，即卫斯理、科克和克里顿先生按立。在英国的布里斯托尔登船，经过六周的航行，他在纽约登陆，但很快就到了费城，他说费城是他见过的建筑最好的城市之一。他骑着一匹借来的马到了威尔明顿，然后到了鸭溪路口，现在的士麦那，和约翰-科尔住在一起。从这里到多佛，在那里他受到了巴塞特先生的热烈欢迎。他的下一个驿站把他带到了巴拉特教堂。

托马斯-科克先生于1747年出生在南威尔士的布雷肯。他的父亲Bartholomew Coke, Esq. 是一位杰出的外科医生，也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绅士。他曾多次担任该镇的首席治安官。他的母亲叫安-菲利普斯，是托马斯-菲利普斯先生的女儿。由于托马斯是他们唯一的孩子，而且他们的生活很富裕，所以他们打算让他接受通识教育；但他的父亲在他年幼时就去世了，所以就由他的母亲来照顾他的教育。她活着看到她的儿子与卫理公会联系在一起，她也在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市作为同一宗教团体的成员去世。

她的儿子在接受预科教育后，于17岁进入牛津大学耶稣学院。由于该学院的许多学生在原则上是异教徒，在实践中是放荡不羁的，托马斯虽然是《圣经》的信徒，但发现自己没有准备好应对同学们对《圣经》的攻击，因为他还没有熟悉《圣经》神圣权威的证据。其结果是，他变得疑神疑鬼，道德上更加

堕落。在消遣中寻求快乐，他发现了失望：他不得不忍受良心的责备，同时追求他最愉快的娱乐活动。当他在不忠和基督教之间徘徊时，他决定去拜访威尔士的一位杰出的神职人员，在接下来的主日，他非常认真地听了这位神职人员的话。由于这位牧师以令人愉悦的方式介绍了这个话题，年轻的科克开始感到他的不忠心有所动摇。但是，当他从教堂回来时，听到牧师宣称他不相信他那天所讲的内容时，他是多么的惊讶和厌恶啊！他一边赞美讲道，一边暗示他的思想状态，以及这段话对他产生的影响。

回到牛津大学后，他决心要么成为一名工程师，坚定的圣经信徒，还是公开的异教徒。幸运的是，他仔细阅读了夏洛克主教的布道，这些布道驱散了他心中不忠的迷雾，使他成为基督教的真正信仰者，就其理论而言。不久之后，他读了一篇关于重生的论文，这使他确信自己缺乏心灵的宗教。离开了他的异教徒伙伴和做法，他把精力转移到获取能使他成为基督福音有用的牧师的知识上。

21岁时，他被选为布雷肯区的普通议员；25岁时，他被选为该区的首席治安官，并在该职位上取得了巨大的声誉。1775年，他获得了民法学博士学位。

在接受了英国圣公会教会的任命后，他准备从事神职人员的工作。等了几年后，他获得了萨默塞特郡南佩瑟顿的牧师职位。在开始履行其工作的新职责时，尽管他仍然缺乏内心的宗教信仰，但他以生动的方式介绍基督教的伟大真理，很快就吸引了比一般人更多的会众。他对自己需要神圣的光和恩典的感觉使他恳切地祈求来自高处的援助，他完全感觉到从神那里重生的必要性。他的灵魂状态在他的谈话和讲道中显而易见。他的听众常常被他的讲道深深影响，而教会变得太小，无法容纳他们。由于无法用公费扩大教堂，他用自己的钱在教堂里建了一个画廊。

就在事情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时候，他教区的一些知情者开始对其他人窃窃私语，说他们的新教区长沾染了卫理公会的气息；虽然直到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和卫理公会的人打过交道，但他们很快就把这个称呼加到了他身上。此后不久，卫斯理先生最早的平信徒传教士之一托马斯·麦克斯菲尔德先生拜访了科克医生，在卫斯理先生的影响下，他被伦敦德里的主教按立为牧师，不久之后，他退出了卫理公会，现在作为独立的牧师居住在南皮瑟顿附近。他们的谈话是关于新生这个重要的话题，作为敬虔生活的来源。通过这次谈话和随后的谈话，科克博士对真正的宗教有了很大的启发。大约在这个时候，他读到了《外国人对未皈依者的警告》，从这个时候起，他就开始认真地寻求心灵的改变，直到他在上帝的爱中得到了快乐。

弗莱彻先生的“呼吁书”和他的“对反传统主义的制衡”，是由一位既定圣公会教会的虔诚牧师交给他的，使他对卫斯理先生所教导的教义体系产生了偏爱。大约在同一时间，他访问了德文郡一个受人尊敬的家庭，在那里他发现一个贫穷但虔诚的劳动者，他是卫理公会的班长。科克博士与这位乡下人进行了几次谈话，讨论了罪人必须来到上帝面前的方式，赦免的性质，以及通过圣灵的见证所带来的证据。他们还一起祷告。这是一位“以色列的主人”，欣然接受一位农民的指导，这位农民对卫理公会的描述，使他下定决心不理睬他所听到的关于他们的奇怪报道，并更好地了解他们。他不仅在教堂里讲道，还在工作日的晚上为那些不能去教堂的老弱病残讲课。当他在乡下向他的小羊群讲道时，上帝高兴地对他的灵魂说了平安的话，驱散了他的恐惧，并使他的心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喜悦。他在讲台上宣布了他所得到的祝福，放下了他的书面论述，开始即兴讲道，在他的第一次即兴讲道下，三个灵魂被唤醒了。在得到赦免的祝福之前，他已经在他的教区工作了三年。他现在奉行的路线，没有书本的讲道；他认真的态度，朴素的责备，以及他在村子里的晚间讲座；都让人感到不快，教区里一片哗然。他还在教会中引入了唱赞美诗的做法。为了制止这些违规行为，有人对他提出了指控，并提交给主教，

而主教甚至没有将指控通知博士，它在沉默中沉睡。第二次向巴斯和韦尔斯的主教申请，也没有取得更好的效果。他的敌人接下来向教区的校长提出申请，后者答应将他解雇。这件事被秘密地完成了，博士在人们面前被突然解雇，他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为了使他的脸面更难看，教区的钟声把他从门外敲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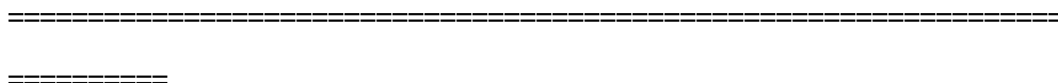
这使他感到最大的麻烦，是由于这一措施的仓促性没有让他有机会作告别布道。

他可能再也不会对这些人讲话了。他的朋友建议他在接下来的主日去教堂，并在人们离开教堂时向他们讲话。这个建议被采纳了，他被允许和平地结束他的演讲。当他宣布下一个主日要在那里讲道时，他的敌人宣布要用石头砸他。当时，博士和他的朋友们都在现场。他们发现有人收集了大量的石头来砸他。在他的朋友中，有一位埃德蒙斯先生和他的妹妹，他们是皮瑟顿附近一个非常有名望的家庭。他们站在他的两边，其他朋友围着他们，他被允许平静地完成他的演讲；之后，他被善意地邀请与埃德蒙斯先生和小姐回家，尽管他们属于一个持不同意见的家庭。在几年的时间里，他的敌人的想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在1780年，他来到了Petherton，遇到了非常不同的接待。他以前的一些对手说：“好吧，我们把他赶走了，现在我们要把他赶回来，以弥补我们的错误”。

科克博士大约在1777年与卫斯理先生结缘。第二年，他被派驻到伦敦，在那里他的会众很多，他的成功非常令人鼓舞：大都市的卫理公会成员听说了他的皈依——他在佩瑟顿受到的虐待，他精力充沛的布道——准备对他寄予厚望，而且，看来他们没有失望。

在他与卫斯理先生一起工作了大约七年之后，他被告知卫斯理先生希望他能

到美国来。在博士考虑了这个提议并表示同意后，他在布里斯托尔见到了卫斯理先生，在那里，卫斯理先生在克赖顿先生的协助下，将他分开，担任卫理公会在美国的监督或主教职务。1784年9月，他起航，并于11月3日在纽约登陆，受到桑兹弟兄的热情款待。到达费城后，他被带到商人雅各布-贝克弟兄的家里。他在这里度过了他在美国的第一个主日，在圣保罗教堂和圣乔治教堂为麦高博士讲道。下到半岛，他在老切斯特受到惠特希夫人的款待。然后到了威尔明顿，到了鸭溪十字路口，到了巴塞特先生那里，又到了巴拉特教堂。



第十章。

科克先生、沃特科特先生和瓦西先生此时在巴拉特礼拜堂参加的季度会议，是在礼拜堂举行的第五次秋季季度例会，在这次会议上，在半岛上工作的传教士们进行了半年一次的更换。大多数传道人都出席了，还有大量的教友出席。科克博士宣讲了“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

我们在雪山离开了阿斯伯里先生，他前一个主日在那里讲道。当他到达礼拜堂时，才第一次知道科克博士和沃特科特和瓦西先生在美国。医生刚讲完话，阿斯伯里先生就来到了会堂。他们本人互不相识。

布道结束后，出现了庄严的停顿和深沉的沉默，作为介绍和致意的间隔。阿斯伯里先生登上讲台，没有用言语表达自己，就把博士搂在怀里，用原始基督教的神圣礼节向他问好。其他传道人参与到这些敬礼的温柔情感中，被融化为泪水。会众捕捉到了这种炽热的情感，整个集会就像被天上的电流击中

一样，爆发出大量的泪水”。(Cooper on Asbury.)

在这次会议上举行了圣礼，当阿斯伯里先生看到瓦特科特先生把杯子拿给圣餐者时，不知道他是在英国被按立的，他感到很震惊。博士和11位传教士在寡妇巴拉特家吃饭。他此行的目的被告知了。传教士们在一起商议，商定在下一个圣诞节把所有的传教士召集到巴尔的摩，以执行卫斯理先生的计划。Garrettson先生被派去召集传道人。在大约六个星期的时间里，他走了一千二百英里，把大约六十名传道人召集到一起。

在科克博士离开巴拉特礼拜堂之前，他给16个人施了洗礼。由于阿斯伯里先生希望博士沿着他刚刚走过的路线走，他为他提供了交通工具，并让“哈利”陪伴他。他每天都有一到两次服务。早上会议在12点或中午开始，持续三到六个小时。每天似乎都是主日，因为有大量的人聚集在一起听讲，但更多的是接受洗礼和圣餐，在有卫理公会的地方，他每天都会主持这些仪式。美国的风景对他产生了影响。他注意到大多数的小教堂都在树林里。他来到这些地方，看到许多马匹拴在树上，大量的人聚集在树林里。在他的脑海中，这样的场景被赋予了庄严的壮丽。他的第一次约会是在怀特法官的礼拜堂。第二次是在西北岔路口的怀特-布朗会所。接下来是在布罗德克里克的莫尔礼拜堂。周六和周日，在Quantico礼拜堂；在这里，他受到了一位富有的寡妇沃尔特斯的款待，尽管她不是卫理公会教徒。接下来是在安纳姆塞克斯礼拜堂。然后去了下层礼拜堂。然后去了唐宁教堂、伯顿教堂、帕拉莫尔教堂、伯顿教堂、加雷特森教堂、阿莫纳克法院、伍斯特县的约翰-普内尔教堂、雪山法院、英迪敦的以利亚-劳斯教堂、莱恩教堂、多切斯特县的艾瑞先生教堂、维卡上校教堂；星期天，在剑桥；这里的女士们想为他打开教堂，但先生们把它锁上，并把钥匙拿走。接下来，在塔尔博特的博林布罗克，与艾伦博士一起住，很珍贵的人。然后到了海湾边，在一个大教堂里。然后去了塔基霍教堂、霍普上校家和肯特岛——在这里，邀请他的人把教堂关在他身上。接下来，

在Chair弟兄那里。然后去了教堂山，在那里，应教区的邀请，他在教堂里讲道。12月12日，星期日，在切斯特敦教堂。接下来，在肯特和韦顿礼拜堂。从这里到火药桶教堂。接下来，在阿宾顿的J. Dallam家。12月17日，在亨利-多西-高夫的优雅豪宅。

从巴拉特礼拜堂出来，沃特科特先生与阿斯伯里先生结伴前往马里兰州西海岸，访问了多佛和波西米亚庄园，在那里他们与瓦西先生相识。在这一周里，他们参加了在鹿溪举行的季度会议。他访问了达拉姆先生、格罗弗先生、沃特斯先生、克伦威尔先生、亨特礼拜堂、巴尔的摩和阿宾顿，并在那里收到了他在这里遇到的威廉-布莱克牧师关于上帝在新斯科舍省的工作的令人高兴的描述；12月19日，在戈夫先生那里见到了传道人。

阿斯伯里先生参加了弗雷德里克和卡尔弗特会区的季度会议。这样他就可以知道上帝的旨意。

对于即将提交给会议的事情，他保持了一天的禁食和祈祷。他说：“传道人和人们似乎对预计的计划非常满意。我认为这是主的旨意。我并不为即将获得的荣誉而感到兴奋；我看到了道路上的危险；我的灵魂在等待上帝；哦，他可以引导我们走他希望我们走的路。”

在会议召开前的一周，科克博士、阿斯伯里先生、沃特科特先生、瓦西先生和另外几位资深传道人在高夫先生那里，考虑卫理公会的一些规则和会议记录，因为这对进一步推动主在美国的工作是必要的。12月24日星期五，他们离开佩里-霍尔，骑马穿过严寒的霜冻来到巴尔的摩，在那里他们见到了几位传道人；10点，会议在Lovely-lane礼拜堂开始。传道人一天比一天多，在会议结束前，81位传道人中大约有60位出席。科克博士主持会议，介绍了卫斯理先生写给会议的信，他在信中说明了他所采取的方针的理由，即向这个国

家的卫理公会成员发出命令，让他们遵循圣经和原始教会，执行他计划中的细节。这封信经过了审议，被卫斯理先生任命为联合监督员的科克博士和阿斯伯里先生被在场的传道人一致推选为该职位。他们同意并决定成立卫理公会，其中应宣读卫斯理先生提出的礼仪，由监督员、长老和执事管理圣礼，他们应由长老会按立，使用卫斯理先生祈祷书中的主教形式。被按立的人，由监督们提名，由会议选出；并由监督和长老们接手按立；监督们有反对权。这种提名和否决的权力很快就从监督员那里被剥夺了。

25日星期六，即会议的第二天，阿斯伯里先生被科克博士按立为执事，由沃特科特先生和瓦西先生协助。26日，即星期日，他被同一个长老会按立为长老；27日星期一，他被按立为监督员，德国教会的P. W. Otterbine牧师协助上述长老会。28日星期二和随后的两天，会议都在考虑纪律规则，并选派牧师。31日（星期五），几位执事被按立。1785年1月1日，星期六，考虑在阿宾顿设立学院；2日，星期日，一位执事和十位长老被按立，会议在和平和爱中结束。会议期间，科克博士每天中午都要讲道，其他传道人则早晚各讲一次。讲道地点在镇上的小教堂和Point，以及Otterbine先生的教堂。

Freeborn Garrettson先生和James O. Cromwell先生被按立为新斯科舍省的长老。Jeremiah Lambert负责安提瓜。在美国为卫理公会服务的有John Tunnell, William Gill, Le Roy Cole, Nelson Reed, John. Hagarty, Reuben Ellis, Richard Ivy, Henry Willis, James O' Kelley, and Beverly Allen, 十位长老。Tunnell、Willis和Allen先生没有出席，他们在之后接受了任命。John Dickins, Ignatius Pigman和Caleb Boyer被选为执事。Dickins先生在这个时候被按立，Boyer和Pigman先生在随后的六月在巴尔的摩会议上被按立。

由于圣诞节会议充满了卫理公会在美国举行的任何会议中最重要的问题，人

们怀着特殊的感情回顾了这次会议；试图把组成这次会议的卫理公会传教士的名字放在一起可能不会有错。以下牧师肯定出席了会议：—托马斯-科克，法学博士。Francis Asbury, Richard Whatcoat, Thomas Vasey, Freeborn Garrettson, William Gill, Reuben Ellis, Le Roy Cole, Richard Ivy, James O' Kelley, John Hagarty, Nelson Reed, James O. Cromwell, Jeremiah Lambert, John Dickins, William Glendenning, Francis Poythress, Joseph Everett, William Black, of N. S. , William Phoebus, and Thomas Ware。有理由认为，从他们的地位和工作地点来看，下列传教士也在那里：Edward Drumgole、Caleb B. Pedicord、Thomas S. Chew, Joseph Cromwell, John Major, Philip Cox, Samuel Rowe, William Partridge, Thomas Foster, George Mair, Samuel Dudley, Adam Cloud, Michael Ellis, James White, Jonathan Forrest, Joseph Wyatt, Philip Bruce, John Magary, William Thomas, John Baldwin, Woolman Hickson, Thomas Haskins, Ira Ellis, John Easter, Peter Moriarty, Enoch Matson, Lemuel Green, Thomas Curtis, William Jessup, Wilson Lee, Thomas Jackson, James Riggin, William Ringold, Isaac Smith, Matthew Greentree, William Lynch, Thomas Bowen, Moses Park, William Cannon, and Richard Swift。一些在偏远地区工作的传道人没有收到通知，一些被通知的传道人无法参加，大约四分之一的人缺席。会议对所有事项进行了自由辩论，并以多数票决定。会议处理了很多事务，并制定了一些新的规则。有关奴隶主的规则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以至于在六个月后的巴尔的摩会议上被暂停，此后再也没有生效。在它生效期间，它在两个方面起了作用：马里兰州有几个人立即给他们的奴隶解除了奴隶身份；在弗吉尼亚州也是如此：在这个州，一位垂死的兄弟，科克博士写的遗嘱，释放了他的八个奴隶。马丁弟兄解放了十五个；诺顿弟兄解放了八个；拉格朗弟兄解放了一个。肯农弟兄解放了二十二个，每个价值四十磅，或者说，总计八百八十磅。坦迪-凯斯弟兄决心让他的20个奴隶获得自由，而他的父亲马丁-凯斯，有80个奴隶，而且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一直让卫理公会的人在他家传教，现在由于最近的

规定，他关起门来不让传教士进来。

卫理公会现在组成了一个教会，并获得了，正如他们所认为的，他们长期以来想要的东西，即受命的牧师，以管理福音的仪式；这是他们最大的需求；他们几乎可以帮助自己获得其他任何东西。但不幸的是，他们从卫斯理先生那里得到的东西比他们认为需要的还要多，那就是由穿着黑色长袍、带子和长袍的牧师在教堂里使用的礼仪。由于这个国家的卫理公会成员普遍学会了在没有书的情况下进行祈祷，并且觉得他们闭着眼睛祈祷比睁着眼睛祈祷更虔诚，几年后，祈祷书被搁置一边，从此在他们中间再也没有出现过。对许多人来说，当他们听到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说，除非他们面前有一本祈祷书，否则他们无法祈祷；从而承认自己比他们的小孩子落后，他们能让父母明白他们的要求。那么，为什么成年的人要表示他们不能把自己的愿望写成文字，表达他们希望从天父那里得到的东西？

* 就情感和语言而言，没有比卫斯理先生使用的祈祷书更好的书面祈祷词了，在科克博士第一次访问时，他向卫理公会推荐了这本祈祷书。

许多传道人和民众对牧师和一些长老引入的穿礼服和带子的习俗的反对也不无道理。这在许多地方形成了两派；在圣乔治，有一个穿礼服的派别和一个反对穿礼服的派别。杰西-李牧师在阿斯伯里先生被授予圣职后，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欣多恩上校家，当时主教穿着礼服、长袍和乐队出现，开始礼拜。李先生很伤心，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对这个国家的卫理公会以往所表现出的朴素创新。礼服是由拿撒勒的耶稣发明的吗？当他在山上发表伟大的布道时，他是否也是这样从壁橱里出来的？当他把彼得的渔船作为他的讲坛时，他是否穿了一件飘逸的长袍，在微风中沙沙作响？谁能证明基督或他的使徒们曾经穿着牧师的法衣主持工作？美国卫理公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把长袍和祈祷书看作是不适合的。我们相信所有的祈祷方式，除了邪恶的心

要求对其仇恨的对象进行报复的暗示。我们不怀疑祈祷书在道德上的普遍益处，特别是在近代开始使用即席祈祷之前；而且，自从即席祈祷被使用以来，可能有一些人通过阅读祈祷书比即席祈祷方式更有益处；这些人应该使用祈祷书。然而，福音的传道人不应绝对依赖书面的祈祷文，因为曾经发生过需要祈祷的情况，而书面的祈祷文并不适合这种情况。许多人都听说过一个不幸的人腿被打断的轶事。在他的痛苦中，他叫他的牧师为他祈祷。牧师带着他的祈祷书来了，他翻了翻，没有找到为断腿的祈祷词；就走了，没有为这个受苦的人祈祷。

关于卫斯理教派传教士丹尼尔-艾萨克（Daniel Isaac）的故事是这样的：他不得不在一个小教堂里主持工作，该教堂配备了一本精美的大型祈祷书，以满足会众中一些人的要求。在他第一次去这个礼拜堂时，他没有使用那本祈祷书。有人对这一疏忽提出抱怨，并要求他宣读礼拜仪式。他告诉他们出来，在他下次访问那个地方时，他将为他们读祷文。当时间一到，礼仪的朋友们都在那里。他从他在书中找到的第一篇祈祷文开始，一个接一个的祈祷文，随着他们的到来，按照正常的顺序，没有遗漏任何一篇——甚至是为分娩的祈祷文；（如果有为断腿的祈祷文，它也会得到同样的关注）。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后，他停下来问道：“哈！你听够了祷告词吗？”（礼仪的朋友们对他宣读祈祷文的方式非常满意）。他把那本大的祈祷书折起来放在一边，说：“这是一辆住宿马车，我不会坐它。”祈祷书的朋友们都很满意，他不应该再在礼拜堂里打开它使用。

它们在少数地方使用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就被搁置了，因为没有得到传教士和人民的普遍认可；今天，广大卫理公会成员几乎不知道它们曾经被卫理公会的创始人采用过。

从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开始让弗雷德里克郡的人们感到惊讶，到科克博士的到

来，我们对卫理公会的活动进行了总结。在这一时期，卫理公会是一个宗教团体，由卫斯理先生指导，从英国教会的牧师那里接受教义。一些卫理公会成员在这个教会中长大，对这种状况感到满意；但也有许多人对此感到遗憾；因此，1779年在弗吉尼亚州举行的会议承诺帮助他们自己和各社团接受教令。在那个时期，卫理公会处于那种状态，对他们来说是更好还是更坏，就像在两种措施中只有一种得到了尝试，就很难确定哪一种是最好的一样；至于未尝试过的措施，我们不能超越猜测。毫无疑问，有些人在他们的服事下得到了祝福，但却没有与他们联合，因为他们没有被赋予被认为是完全的服事权力。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被认为是英国教会的一个分支，他们中的许多人去那个教会接受教规，并与她虔诚的牧师和成员培养友谊—这使他们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许多严肃的教会人士，渴望精神上的宗教，都加入了卫理公会的行列。如果不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许多这样的人可能不会成为卫理公会成员。

无论这个国家的卫理公会由于缺乏教会组织、圣职和教规而处于怎样的不利地位，很明显，在这片土地上传播“圣经的圣洁”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打开了盲人的眼睛；培养了一群人在圣洁的美中侍奉上帝；并在上殿敬拜他。卫理公会的标准已经在纽约、长岛、斯塔滕岛、新罗歇尔和阿什格罗夫建立起来了。在西泽西的所有县和东泽西的几个县都有卫理公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巴克斯、蒙哥马利、切斯特等地都有这些协会。兰开斯特、伯克斯、约克，以及南线各县，远至贝德福德和阿勒格尼河以外的红石定居点；他们还在朱尼亚塔河上形成了一个圈。他们在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的每个县都建立了自己的地位。在阿勒格尼山脉以东的弗吉尼亚州几乎所有的县都可以找到他们。他们还在该州西南角的霍尔斯顿河的上游。他们已经遍布北卡罗来纳州，除了东南部的一些县和西南部的一些县；并且正在向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进发，第二年就向这两个州派出了传教士。这就是他们在二十五年的时间里所扩展的国家领土。他们建立了一些小教堂，如纽约的卫

斯理教堂，1773年在新泽西州的一个小教堂，应该是默瑟县的特伦顿，新米尔斯之家，还有一个在塞勒姆县的塞勒姆。在宾夕法尼亚州，他们买下了圣乔治教堂，正在使用蒙哥马利的贝瑟尔教堂；还有伯克郡的老福雷斯特教堂，在切斯特郡建立了本森教堂和山谷教堂，或称格鲁夫。在特拉华州，苏塞克斯郡的福雷斯特或托马斯教堂、巴拉特教堂、怀特教堂、贝瑟尔教堂和莫尔教堂；通衢颈区的克劳德教堂、布莱克斯顿教堂、友谊教堂；以及多佛的卫斯理教堂。在马里兰州，有Pipe或Sam's Creek、Bush Forrest、Gunpowder、Back River Neck、Middle River Neck、Fell's Point、Baltimoretown的一个教堂、Kent Meeting House、Mountain Meeting House、Bennett's、Hunt's、Deer Creek、Dudley's、Tuckahoe、Quantico、Annamessex Chapel，还有一个位于Somerset县的更低的教堂，Line Chapel、Bolinbroke Chapel、Newtown-Chester，或Chestertown Chapel，以及Werton Chapel。在弗吉尼亚州，Yeargin's、Lane's、Boisau's、Mabry's、Merritt's、Easlin's、White's、Stony Hill、Mumpin's、Rose Creek、Adams's、Ellis's、Mason's、Howel's、Nansemond，以及诺福克和朴茨茅斯的某种房屋。在北卡罗来纳州，Nutbush、Cypress、Pope's、Taylor's、Henley's、Lee's、Watson's、Parish和Jones's。这里有60多座由卫理公会成员宣称并占据的礼拜场所。诚然，它们是简陋的殿宇，没有一个是粉刷的，也没有壁画的；但神秘的Shekina，荣耀，在它们身上得到了体现。

每一个读过卫理公会在国家传播情况的人都会发现，它在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特拉华州的发展比在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和纽约州更快。这不能从传教士身上找到原因，也不能从所教授的教义上找到原因，这些教义在南方和北方都是一样的。一个次要的原因可能是性情的不同；但主要的原因无疑是人们所接受的不同宗教训练。在南方，英国教会的宗教盛行；由于卫理公会宣扬同样的教义，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这个宗教团体结为伙伴，他们在其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一些地区，几乎每个严

肃的教会成员都成为卫理公会的成员。北方的加尔文教派有顽固的偏见；卫理公会教的教义被他们斥为畸形。在一些地区，他们传教的语言很少被德国人理解。开始时，贵格会的人有相当多的人前来听他们讲道，因为他们看到了他们朴素的衣着，以及作为他们体系一部分的灵性；但不久之后，他们就谴责他们是雇工，并利用他们的影响力阻止他们的人民听讲，尤其是阻止他们与他们联合。这些原因，在一般的冷漠性格的支持下，与北方的卫理公会发生了寸步不让的争议。

圣诞节会议结束后，科克博士去了纽约，为新斯科舍省的传教士加雷特森和克伦威尔先生安排出海。在返回新泽西时，他应伯灵顿教会的邀请，首次在该教会讲道；同时，他首次访问了新米尔斯。他从这里去了半岛。他在日记中指出，在德尔州的威尔明顿（Wilmington），卫理公会有一次复兴。在访问了鸭溪、多佛、怀特法官家、亨利-唐斯家、霍普上校家、达德利家、切斯特敦、阿宾顿和高夫先生家之后，他来到巴尔的摩，那里有另一场宗教复兴正在进行。这时，他说服巴尔的摩的卫理公会成员建造一座新的教堂；Lovely-lane Chapel被卖掉，原来的Light Street House被建造起来。他从这里开始了在南方的巡回传道。在埃尔克里奇，他在老教堂做了礼拜，并受到多尔西先生的款待。从这里到亚历山大，他看到了对他来说很新奇的景象，树上挂着冰柱，就像冰树一样。在亚历山大和科尔切斯特之间，他在穿过一条膨胀的水流时差点被淹死。他在三月中旬到达朴茨茅斯。在南方的时候，他经常在其他教派的教堂里主持工作。在砖头教堂、科恩约克、桑迪胡克、圣约翰、布里奇斯、罗诺克、本特和其他一些地方都是如此。有时在法庭上，如在埃登顿和帕斯科坦克；但最常见的是他在卫理公会的房子里讲道。在乔利家、威廉姆斯家、坎贝尔家、摩尔家、马龙家、约翰逊家、道兴家、阿尔蒙德家、贝德福德家、马丁家、贝克家、肯农家、泰勒家，都是如此。Hill's, Jones's, Merritt's, Mason's, Spain's, Granger's, Finney's, Briscoe's, Agee's, Bransford's, Hopkins's, Key's, Grimes's, Fry's, and Watson's.

有些人不以宗教为职业，但属于富人，他们不仅善意地招待他，还让他在他们家讲道，如奥特劳先生和洛芬斯先生。在经过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些地方时，他注意到那里的水、青蛙和疾病非常突出，而且就在这个时候，有很多人死亡。由于科克博士强烈反对奴隶制，他没有像阿斯伯里先生和其他一些人那样培养贾拉特先生的友谊。贾拉特先生是24个奴隶的主人，是奴隶制正义的积极倡导者。当博士在弗吉尼亚州的时候，他开始劝说卫理公会的人解放他们的奴隶。在马丁弟兄的一次季度会议上，他直接讲道反对蓄奴，这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一位女士飞快地跑出屋子，向任何一个愿意给那位小博士一百鞭子的人提供五十英镑。在他的下一个约会中，许多人出来准备打他，如果他在这个问题上说什么的话；但是，由于他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他逃脱了。在另一个地方，当他在一个漂亮的教堂里举行季度聚会时，两位年轻人，也就是教堂主要主人的女儿，带着不敬的神情走出了屋子；博士责备了她们，于是她们的父亲决定用马鞭打他，但是，由于上校的兄弟站在博士一边，博士做了一些道歉，这次他也逃脱了。他的一些宗教仪式持续了六个半小时，时间都花在了敬拜、教导和执行教规上。他说，在某些地区，“人们一天只吃两顿饭，上午9点吃早餐，下午4或5点吃晚餐”。当博士来到蓝岭附近时，这让他想起了他的祖国，他说：“这里的山区比他所见过的美国任何地方都更像威尔士。”

在亚历山大，科克博士和阿斯伯里主教会面，并前往罗伯多将军家，他是卫理公会的一个伟大的朋友，并将他们介绍给华盛顿将军。5月27日，他们抵达弗农山庄，受到了非常礼貌的接待。华盛顿将军向他们介绍了他对奴隶制的看法，这些看法是反对奴隶制的。科克博士说：“我非常喜欢他。当然，我们是同类人的精神。哦，我的上帝会给他精神的见证”。在安纳波利斯，在戏院里，大多数大律师都出来听博士讲道；另外，第二天早上5点，大多数漂亮的女士和先生们又来了。

在这次穿越南方的巡回中，科克博士参加了两次会议：一次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希尔弟兄那里，有20位传道人参加。这个南部地区的增幅为991人。在这次会议上，贝弗利-艾伦被按立为长老。另一次会议是在弗吉尼亚的梅森弟兄那里。在这里，人们对最近关于奴隶制的规定以及向弗吉尼亚议会提出的解放请愿感到非常激动。更糟糕的是，奥凯利先生讲道反对奴隶制，他们很生气。有人暗示，传教士们有心从奴隶主那里撤回他们的工作；但是，在6月1日在巴尔的摩举行的会议上，令人厌恶的规则停止了运作。在这次会议上，六个月前按立的长老之一Le Roy Cole牧师被停职；安提瓜的John Tunnell、Caleb Boyer、Ignatius Pigman、Thomas Foster和John Baxter先生被提升为长老；Michael Ellis和William Ringold被授予执事。此后，科克博士启程前往英国。

在1785年的会议记录中，提到了两位有价值的传教士的死亡—佩迪科德和梅尔；前者在1785年初死亡，后者在不久之后死亡：关于凯勒-B-佩迪科德，托马斯-瓦瑞牧师说，他是卫理公会组织后第一个倒下的。据说他是个爱哭的人，经常在会众面前举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世主而哭泣。他对世界是死的，对上帝的上帝是活的，他活着，而且将永远与上帝同在。

佩迪科德先生是一位现成的抄写员，并多次为阿斯伯里先生担任抄写员。他写得一手好字，从他讲道时使用的《圣经》中可以看出，这本《圣经》现由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前市长乔治-斯帕克斯先生拥有。

1798年，当阿斯伯里先生被苦难击垮而不得不放弃巡回时，有一段时间他在弗吉尼亚州的弟兄们、桑德斯、塞尔比、佩勒姆、米里克和德鲁姆戈尔之间度过了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同情心使他说：“我为那些不得不依靠他人呻吟出悲惨生活的人感到难过—如佩迪科德、吉尔、隧道和其他我现在不记得名字的人；但他们的名字都写在生命册上，他们的灵魂在上帝的荣耀

里。”这些好人生命的悲惨在于他们身体的痛苦，而不是他们灵魂的不快乐，他们的灵魂通过基督与无限的幸福之源相连，基督将他们的痛苦变成了快乐，并使他们的生死都得到了。

=

第十一章。

一个简短的章节，包含了在革命战争期间和之后，在纽约及其附近的一些卫理公会成员的一些情况。

伊斯雷尔-迪索斯韦是胡格诺派的后裔，也是斯塔滕岛人，在岛上的卫理公会首次组织起来时，他是岛上卫理公会的领头人。根据维克利弟兄的描述，迪索斯韦先生的妻子在卫理公会在纽约成立的同一年出生——1766年。21岁时，也就是1787年，她结婚了：她的名字当时在班级的报纸上，叫安-多蒂；这个班级一定是在1787年之前成立的——在1785年和1787年之间的某个时候。迪索斯韦先生是该班首次成立时的领导者。”第一次季度会议是在他的谷仓里举行的；在史坦顿岛建造的第一座卫理公会教堂的木材，就是从他的树上砍下来的。”阿斯伯里主教在1791年首次注意到这所房子，日期为9月2日：“我们在我们的新礼拜堂向大批会众讲道，”他说。那是在星期五；讲稿是《耶利米书》。50. 那是一个亲切的季节：讲完道后，协会开会。”(Asbury's Journal, vol. ii., p. 115.) 这个小教堂建于1790年，或1791年。

加布里埃尔-迪索斯韦 (Gabriel P. Disosway) 先生认为他拥有本岛的第一张班级报纸。”我想，第一张班级报纸现在在我手里。它的头顶上写着我那虔诚的父亲的名字——有用的、受人爱戴的、神圣的、已上天堂的。还有其他19

个名字，在当时包括了卫理公会的所有成员。

岛上的教会。由于这份古老的文件对许多人来说都很好奇和有趣，我将在此首次公开记录它——对史坦顿岛早期卫理公会的历史做出的一点贡献。班级报纸上的成员姓名。以色列-迪索斯韦，亚伯拉罕-科尔，汉娜-科尔，彼得-沃格拉姆，朱迪思-沃格拉姆，约翰-斯劳特，安-多蒂，苏珊娜-科尔，克里斯蒂安-沃格拉姆，安-沃格拉姆，约翰-马歇尔，莎莉-托滕，凯瑟琳-沃格拉姆，约翰-温南特，安-沃格拉姆，彼得-温南特，范妮-斯劳特，南希-托滕，普里西拉-沃格拉姆。

“这里是一粒小小的种子，在以后的岁月里，它萌发了丰硕的果实。祝福这支小小的基督徒队伍的记忆！但他们中的一个人还活着——一位在以色列的母亲，在很高的年龄还活着。此后的收获是多么的丰硕啊！我们现在有六个教会，四位固定的传教士，有大量的会众；我们还受到上帝忠实的人，可敬的亨利-博姆的偶尔传教的祝福，他的家就在我们中间。

“有哪个地区，在长约14英里，宽约2至4英里的范围内，有一万六千人的人口，能在宗教特权方面得到更多的青睐和祝福？斯塔顿岛现在有三十个教堂，大约有二十个正式的牧师。新的殿宇不断地耸立起神圣的墙壁和尖顶，为了全能者的荣誉和崇拜。”

迪索斯韦先生与安-多蒂（Ann Doughty）结婚，或如其名，多蒂；儿子称她为“自己的宝贝母亲，因其善举和虔诚而闻名”。迪索斯韦先生后半生住在纽约，他在那里是有名的商人，1815年在那里去世。他的遗孀在他死后活了23年；并于1838年去世，享年72岁。他们都是原始的卫理公会成员，生活简朴而圣洁。他们的儿子加布里埃尔-迪索斯韦（Gabriel P. Disosway）目前是斯坦顿岛杰出的卫理公会成员。Cornelius R. Disosway、William P. Disosway

和Israel D. Disosway也是他们的儿子；他们仍然活着，是著名的卫理公会成员。

罗伯特-邓肯在英国达勒姆与伊丽莎白-汤普森结婚，他们在那里与卫斯理先生结合。他们在1775年战争前来到纽约，当时菲利普-恩布里和韦伯上尉正在那里传教。罗伯特被聘为卫斯理教堂的司炉。在战争期间，当英国人轰炸这座城市时，一颗炮弹穿过了牧师室，使罗伯特和他的家人大为震惊。

邓肯先生被认为是纽约卫理公会中最虔诚和最诚实的人之一。大约在战争中期，即1778年，他在胜利中死去，被埋葬在百老汇的三一坟场；并有墓碑为其做标记。

他的遗孀嫁给了卫理公会的à卡尔先生：他们去了新斯科舍省，并在“荣耀的希望”中结束了他们的日子。

伊丽莎白-邓肯，罗伯特和伊丽莎白-邓肯的女儿，嫁给了纽约的亚伯拉罕-威尔逊，一个有相当大的经济前景的人：他在康州的诺沃克去世。他的遗孀胜利去世，享年八十六岁；她被埋葬在新泽西州的Quakertown。

亚伯拉罕和伊丽莎白-威尔逊的大女儿伊丽莎白嫁给了乔纳森-格里菲斯：他们是新泽西州伊丽莎白镇有用的卫理公会成员，他们有12个孩子；其中一个爱德华-M-格里菲斯牧师，是纽瓦克会议成员。玛丽-格里菲斯是同一会议的弗朗西斯-A-莫雷尔牧师的妻子——他们是虔诚的罗伯特-邓肯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的嫡系后裔。（“丢失的章节”，第430-6页。）

亚伯拉罕-拉塞尔于1746年出生在新泽西州的什鲁斯伯里。年轻时他以纽约为家；1767年和1768年，他经常听到韦伯上尉和菲利普-恩布里在“钻井阁”

讲道。他与希拉-埃尔斯沃斯 (Hilah Elseworth) 结婚，与她生了12个孩子。他们住在“糖屋”对面，英国人在那里监禁和惩罚美国囚犯，其中有一个是罗素夫人的兄弟。她偷偷地给他们喂食，对他们进行照顾。

拉塞尔先生在英国教会长大，但在1782年加入了卫理公会。次年，他被任命为卫斯理教堂的受托人：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是纽约担任这一职务的最有用的人之一；他也是一位班长。

他的儿子约翰-拉塞尔是一名传教士：他于1813年去世。他的女儿海丝特-拉塞尔 (Hester Russel) 嫁给了丹尼尔-史密斯 (Daniel Smith) 牧师，他在纽约巡回传道了一段时间，然后在纽约定居。史密斯先生出生在费城，同年博德曼和皮尔莫尔先生于1769年来到这个城市。他于1815年在纽约去世。

亚伯拉罕-拉塞尔在经历了漫长、有益和光荣的一生后，于1833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他的妻子比他小九岁，活了九年，于1842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他们的儿子西奥菲勒斯 (Theophilus) 是12个孩子中唯一活着的，居住在纽约。

安德鲁-梅尔辛，其父母是胡格诺教徒，生于1763年。1779年，在16岁时，他在哈德逊河上被一名英国军人压在船上。他决心不要被发现拿着武器反对他的国家。在漆黑的夜里，他脱掉衣服，把衣服绑在背上，掉进哈德逊河，向岸边游去，虽然有人向他开了几枪，但他还是安全地到达了岸边。

梅西恩先生是在利文斯顿博士领导的荷兰改革派教会中觉醒的，但在以色列-迪索斯韦和罗伯特-巴里的影响下，于1786年加入卫理公会。巴里先生娶了威廉-杰赛普牧师的妹妹，他在特拉华州苏塞克斯县的布里奇维尔附近长大。

梅西恩先生是纽约的班长和托管人。搬到布鲁克林后，他加入了桑兹街教会。在示范了基督教的光辉恩典五十多年后，他于1835年幸福地离开了时间：他长眠于桑兹街的埋葬地，与威廉-罗斯牧师和心爱的萨默菲尔德相伴。

他的孙子T. F. R. Mercein牧师，是纽约议会的成员。（摘自《失落的篇章》第558-561页）。

乔治-萨克雷是英国的卫理公会成员，他在那里看到并听到了卫斯理家族的讲道。他与科克博士一起来到纽约。他是纽约的一个主要商人，在那里他担任民事和教会的职务。

苏克雷先生与莱茵贝克的凯瑟琳-鲁森小姐结婚，她是凯瑟琳-加勒特森夫人的亲密朋友。她出生于1768年，于1826年在上帝面前安然离世，享年五十八岁。苏克雷先生一直活到1845年，为上帝和教会服务。他出生于1764年，被召到天上社会时已是八十一岁。

斯蒂芬-丹多于1767年出生在英国。他1785年来到美国，加入了纽约的卫斯理教堂卫理公会，由约翰-迪金斯领导。他和苏克雷先生一样，曾坐在卫斯理的牧师手下。他在宗教上与纽约卫理公会的第一批会众结合了六十五年或更长时间：他于1851年在天堂去世，享年八十五岁。

玛丽-丹多1752年出生于英国，1783年来到这个国家，1786年加入卫理公会。她是斯蒂芬-丹多的姨妈，从未结婚，但通过照顾孤儿，把他们培养成虔诚和有用的人，使自己变得有用。在早上五点布道的日子里，她放弃了她的床，在卫斯理教堂参加清晨的恩典活动。1825年，在七十三岁的时候，她去接受她的主的赏赐。（摘自《失落的章节》，第56-23页和566-7页）。

Philip J. Árcularius年轻时来自德国；他在路德教会长大，但在1787年，他在卫斯理教堂与卫理公会联合。他作为一个商人在纽约建立了很好的声誉，并获得了令人尊敬的财产。他在卫理公会中担任理事和班长职务；作为公民，他在纽约州的立法机构中获得了一个席位。失去了第一个伴侣，他的第二任妻子是弗朗西斯-沃德牧师的遗孀。沃德先生是一位在卫理公会中具有相当地位的传教士；1812年他被派往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在那里他的健康出现了问题，第二年他在长岛去世。1804年，他被派驻到长岛，并参加了第一次卫理公会营地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纽约州杜塞斯县的卡梅尔举行的，是在萨斯克哈纳河以北举行的。沃德先生为这次会议做了记录，这些记录后来被人们饶有兴趣地阅读，如果时间和地点合适，我们可以在这里提供这些记录。这次营会是在尼古拉斯-斯内森牧师的影响下召开的，他受到了南方营会的启发。他和其他许多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而且参加的力量很大，效果很好。

阿库拉里乌斯先生于1825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詹姆斯和塞缪尔-哈珀先生娶了阿库拉里乌斯先生的两个女儿：哈珀的名字在全美，甚至全世界都很有名。（部分摘自《失落的篇章》，第544-6页）。

吉尔伯特-库坦，胡格诺派的后裔，他是胡格诺派的代表。他在新罗歇尔定居，出生于1766年，是纽约卫理公会的时代。年轻时，他来到纽约生活。1786年，他在卫斯理教堂听到罗伯特-克劳德的讲道，从而被引向卫理公会。在这种讲法下，他被唤醒了对宗教的责任。1788年，他与玛丽-瓦里安结婚，与她生活了57年。1789年，当托马斯-莫拉尔和罗伯特-克劳德在纽约工作时，他信主了，并加入了卫斯理教堂协会。1798年，他与威廉-库珀、菲利普-J-阿库拉里斯、保罗-赫克、亚伯拉罕-拉塞尔和以色列-迪索斯韦一起被列入董事会。四十年来，他一直领导着一个班级。他是两里石教堂的伟大赞助人。他于1845年在纽约的新新镇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在纽约社区，他被视为最宝贵的公民和基督徒。（摘自《失落的篇章》，第564-5页）。

托马斯-卡彭特于1757年出生在长岛。25岁时，他接受了宗教信仰，并在不久后加入了卫理公会。经过漫长而有益的生活，他于1825年去世，享年68岁。他优秀的伴侣在同一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卡彭特先生的儿子，已故纽约会议的查尔斯-W-卡彭特牧师，生前是真正的基督教的典范，死后也是其胜利的典范。

彼得-威廉姆斯是乔治和戴安娜-威廉姆斯的儿子，他们是非洲人，在美国是布尔人家庭的奴隶，他出生在纽约州比克曼街的一个马厩里。他在恩布里和韦伯的带领下成为卫理公会教徒，而钻井架是他们的教堂。彼得是韦伯上尉的忠实崇拜者，也是伟大的约翰-亚当斯的崇拜者。所罗门-夏普牧师曾经说过：“好吧，如果是个黑人，我也会让他信教的。”上尉就是这样一位传教士，他愿意让一些人改变信仰，“如果是一个黑人”。

在卫斯理教堂，彼得结识了一个叫玛丽-杜伦的上等女人，她是圣克里斯托弗人，随杜伦家族来到纽约，他与她结了婚；这是个幸福的婚姻。在彼得不再属于烟草商艾马尔之后，他受雇于已故的米利多勒博士的父亲，后者是一位烟草商。当彼得获得自由后，他在自由街做起了烟草生意；他和他的烟草都很受欢迎；他的住宅、商店和其他财产很快就有了价值。

1783年，William Lupton、Richard Sause和Charles怀特买下了卫斯理教堂的有色人种司炉彼得-威廉姆斯，为他向纽约的烟草商詹姆斯-艾玛尔支付了40英镑。Aymar是一个忠诚的人，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而受托人希望保留彼得，就买下了他。彼得和他的妻子都是虔诚的、可敬的人，他们为传教士们的生活做了很多事情。他们在卫理公会成员和他们的熟人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并在坟墓里受到尊敬和爱戴。（摘自《失落的章节》，第440、470页）。

第十二章。

费城的卫理公会教堂。

这座长期以来被称为圣乔治的教堂成立于1763年，1770年被卫理公会购买；他们仍然在教堂的墙壁内做礼拜。

大约在1789年，Petherbridge先生，即新泽西会议的Richard Whatcoat Petherbridge牧师的父亲，在第二街靠近皇后街的地方找到了土地，1790年在这里建立了Ebenezer教堂。在这个礼拜场所被卫理公会使用了28年之后，1818年在第三和第四大街之间的克里斯蒂安大街建造了另一座同名的建筑。这座建筑是在1851年按照现代安排重建的。这座教堂的墓地里安放着八位尘埃，他们在当时是费城会议的巡回者。按时间顺序，约瑟夫-朱厄尔是第一位。这位牧师在他的编外时代是波西米亚庄园理查德-巴塞特阁下家的管家，于1814年5月在这片土地上安息，享年四十八岁。现任教堂司事的贝尔弟兄在他临终的时候看着他，至今已有四十五年。

接下来是威廉-潘恩-钱德勒，他在五十八岁时，于1822年被埋葬在教堂前。如果我们被要求对卫理公会的传教士的效率发表意见，我们应该说，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在道德、牧师和宗教方面的影响力比任何属于费城会议的传教士都要大。1826年，在33岁的时候，和蔼可亲、心地善良的约翰-克雷默被埋葬在这片土地。我们可以很好地估计他，当他在塞勒姆巡回传道上讲道时，在新泽西州的塞勒姆，专属的公谊会同意他们在他们的会议厅讲道——这是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对其他卫理公会传道人的慷慨表现。

1828年，托马斯-埃弗哈德，一个年迈的人，一个年迈的牧师，被埋葬在埃比尼泽。

1837年，约翰-波茨，在牧师岗位上工作了二十五年，在五十五岁时，被委派到这个地方。

1849年，从事了四十年工作的约翰-伍尔森，七十四岁，在此安息。

詹姆斯-艾伦，39岁，在担任本教会的传教士和牧师时，于1850年去世，令人惋惜。他的石碑和钱德勒博士的石碑一样，都在教堂的前面。

1852年，当了四十二年传教士的詹姆斯-史密斯，在六十三岁时被埋在这片土地上。

四位当地的传教士也长眠于此：--善良的塞缪尔-汉斯，1828年去世；心高气傲的安德鲁-梅卡斯基，1842年沉睡；热心有用的大卫-科洛克，1855年去世；无辜的约翰-考德威尔，1857年去世。

卫理公会在本市建立的第二个礼拜场所是供有色人种使用的，被称为“Bethel”。它大约在1794年开放供人礼拜。几年来，与这所房子有关的社团受卫理公会的纪律约束，由负责圣乔治站的传教士负责管理。但他们之间制定了一个计划，在理查德-艾伦的带领下，他们成为独立的教会；后来，他被本市新教圣公会的怀特主教牧师任命为主教。

1796年，在布朗街为有色人种开设了另一个礼拜场所，名为“佐尔”；这是卫理公会在费城及其自由区建造的第三座房子；现在他们有四个礼拜场所，两个为白人，两个为有色人种。佐尔建成后，其所在地被称为“坎平镇”。正常

建造的城镇并没有延伸到它的相当大的空间。这个协会真诚地保持着对卫理公会教会的效忠。

1800年，圣乔治协会出现了相当大的不满，这导致了约50人的分离。

1801年，他们买下了南端的教堂，并在那里做了三十多年的礼拜。起初，该学院有点像独立计划；几个当地的传教士一如约翰-胡德、托马斯-哈斯金斯、塞缪尔-哈维等人，都属于该学院，并向会众传教。1802年，在阿斯伯里主教的任命下，乔治-罗伯茨牧师被接收，并被承认为卫理公会家族的一员。阿斯伯里主教所说的“基督身体的分裂”，让他感到非常难过。迄今为止，他一直认为卫理公会只能通过圣灵对福音的影响在人们心中播下真理的种子而成长。后来学院的繁荣使他相信，卫理公会也可以从主干上的滑落或萌芽中成长。

1833年，卫理公会在费城开创了现代教堂安排的时代，每周都有地下室进行讲座、祈祷和班级聚会、主日学等，当时旧的学院或联合教堂让位于“联合卫理公会教堂。”正如史诗在它的父亲荷马身上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一样，费城卫理公会的现代教堂对称性似乎也在联合教堂的观众席上达到了完美的境界，卫斯理先生称之为“无法表达的品质”，我们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比例。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卫理公会的教堂在坐满人的情况下呈现出比联合教堂更美的简约。

在这份关于费城卫理公会教堂的简讯中，我们认为应该包括这个综合城市的所有教堂。按时间顺序，下一个可能是日耳曼镇。我们将无法确定地给出这个教会的许多日期。我们不能肯定地说哪位卫理公会的传教士首先在日耳曼镇。1773年5月，阿斯伯里先生在该地的德国归正会讲道。该教派在该镇最早的一次讲道是在一棵苹果树下进行的。直到战后，卫理公会才有可能在这里

成立协会。斯蒂尔夫人和她的女婿卢斯比博士是这个镇上的一些早期朋友和卫理公会成员；还有哈默和凯瑟家族。

在1790年和180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他们有了一个礼拜场所；据说这个房子还在，并长期被用作学校的校舍。该镇的卫理公会成员在本世纪初用石头建造了一座更大的建筑物。

这座教堂后来进行了扩建，并在1858年被拆毁，建起了一座适应时代的新建筑：这是一座朴素、整洁、方便的教堂。日耳曼镇的卫理公会在海因斯街有他们的礼拜场所。

1804年，最初的肯辛顿卫理公会教堂成立，长期以来被称为“老砖头”。它是一座小型建筑，但后来被扩大了；1855年，它被拆除了，卫理公会在这个城市拥有的最大的教堂矗立在旧址上。

大约在1811年，学院协会的负责人在第十街，在市场街和栗子街之间建造了一座教堂，他们称之为圣托马斯教堂。这是卫理公会当时在全国拥有的最好的教堂建筑，1812年，阿斯伯里先生第一次在这里讲道，为了突出它，他把它称为“城市之路”，以卫斯理先生的伦敦小教堂命名。

一些学院成员认为，他们所谓的这座精美的教堂是为了容纳几个最富有的卫理公会家庭而建造的，因此拒绝在里面做礼拜；而且，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在第十三街和葡萄街一带的圣托马斯教堂讲道的同一时刻，他们开始举行祈祷会，这就是拿撒勒教会的雏形。由于无法为圣托马斯教堂筹集到足够的会众来维持它的免费座位，而且在这个城市的卫理公会教堂里，还没有到设置座位的时候（这可能会挽救它），所以该教堂被卖掉了，圣公会买下了它，并称之为圣斯蒂芬教堂。

圣约翰教堂起源于圣乔治教堂，建于圣约翰街，靠近科霍克辛克溪，大约在1816年。1850年，它被卖掉了，新的圣约翰教堂建在第三街，靠近Beaver街。

1818年，位于奥尔尼的圣詹姆斯教堂建成。它位于合并后的城市的一个农村地区，离州政府大楼约5英里，在栗子街。圣詹姆斯教堂的会友们正准备在旧教堂的位置上建造一座新的教堂。

大约在1819年，霍姆斯堡的卫理公会会所建成。

塞勒姆教会和其他大多数教会一样，开始于城市西南地区的一个祈祷会。之后，他们在老塞勒姆附近的第13街有一个小的礼拜场所。现在被称为老塞勒姆的砖砌建筑大约建于1819年，而新塞勒姆则建于1841年。它是由John N. Maffit牧师奉献的。

拿撒勒开始于一个祈祷会，大约在1814年成立，在第十三街和藤街附近。此后，在维恩街以南的佩里街有一座木制建筑，成为多年的礼拜场所。1827年，在第十三条街建起了一座名为拿撒勒的砖房；1835年，这座房子被扩大和改进。1827年，塞缪尔-梅尔文牧师为教堂奠定了基石。

Asbury M. E. 教堂于1830年在西费城开设，用于做礼拜。在1850年，它被扩大和改进。

第五街教堂是由长老会建造的，并由一些圣约翰卫理公会的人买下，由约瑟夫-罗斯林牧师领导；它于1832年首次出现在会议记录上，是一个车站。

圣保罗教堂是从埃比尼泽教堂滑出来的，大约在1833年。创立它的卫理公会

在凯瑟琳街附近的第五区建造了一座小砖头教堂。大约在1837年，虔诚的圣公会教徒保罗-贝克(Paul Beck)先生，在他为此而划出的一块好地皮上，建造了一座现代风格的大教堂。贝克先生的礼物，包括教堂的成本和土地的价值，相当于一万五千美元；这座教堂拥有费城所有卫理公会教堂中最好的前院。

1831年，波士顿远近闻名的海员传教士爱德华-泰勒牧师来到费城，为在波士顿建立水手寄宿所筹集资金。在这个城市里，他在教堂和船舶甲板上的布道产生了效果，其中之一就是激起了一些卫理公会成员为水手们做些事情的愿望。有几个年轻人，如雅各布-沃尔特斯、威廉-莱特、威廉-法森、威廉-汉利、威廉-W-巴恩斯、大卫-H-鲍文和约翰-M-海因斯，他们是Ebenezer 卫理公会教会的成员，他们首先在这项事业中采取行动，不久，C-F-曼斯菲尔德、约瑟夫-梅森和其他人也加入其中。在上述九人中，梅森先生和汉利先生在巡回传道，沃尔特先生和鲍文先生在当地传教士队伍中。

1832年，令人震惊的灾祸—亚洲霍乱，第一次来到费城。它产生了深刻的轰动效应。在该市西部，一些从事制砖的人在傍晚时分聚集在露天的公地上，在砖场之间，为那些因惊恐而呼唤怜悯的人举行祈祷会。这种情况激起了基督徒的同情心，一些富有的卫理公会成员发起募捐，为他们建造了一座教堂，该教堂于1834年开放供人们礼拜。它的特许名称是“西部卫理公会圣公会教堂”；但许多人称它为“砖家的教堂”。

由于我们的信息并不完整，关于以下一些教堂是在哪一年建立的，我们说“大约是这样的一年”。

法兰克福的卫理公会教堂大约是在1833年建立的。马纳云克的第一座教堂也是在同一时期建成的。

与之差不多的是布斯特尔顿的卫理公会教堂。

还有哈丁顿礼拜堂。在哈丁顿之后，还有萨莫顿。几乎在同一时间，米勒斯敦教堂也建起来了。

1836年，Harmony Mission出现在会议记录上：1843年，这里被称为新市场街——并建立了一座木制教堂；1857年，这座木制教堂被一座名为“前街”的砖制教堂所取代。

费尔蒙特传教所于1836年首次出现在会议记录上。大约在1843年，这个协会在Callowhill街有一座砖砌的教堂，叫做“伯利恒”；1852年又建了一座新的砖砌教堂，叫做“埃莫里”。

1837年，由德国归正会教友建立的教堂被卫理公会买下，并在会议记录上显示为第八街站。1854年，它被“绿街教堂”所取代。

1837年，旭日教堂建成，当时Caleb Lippincott牧师在本市巡回传道。

大约1810年，Cohocksink木制教堂建成，1857年，新的砖制教堂建成。

1841年，一些属于联盟的成员建造了三一教堂，这是卫理公会在费城唯一一个有座位的教堂。

圣堂是1841年由卫斯理-斯托克顿先生建立的，他把它卖给了在里面做礼拜的社团。

1842年，沃顿街教会成立：它吸收了贝塞斯达传教所。沃顿街是埃比尼泽的一个殖民地。

大约在同一时间，马纳云克的锡安山也建成了。第十二街教堂是由其他教会的一些卫理公会成员于1844年建造的。

大约在同一时期，Kingsessing村的小卫理公会教堂也在此。

Chestnut Hill M. E. 教堂建于1844年。

里士满港教堂大约在1847年建立。

Ebenezer是马纳云克的第二个卫理公会教堂，建于1847年。

布里迪斯堡教堂大约在1850年成立。

贝尔蒙特卫理公会教堂大约在同一年（1850年）建成。

萨默菲尔德教堂约于1851年建立。

曼图亚教堂大约建于1854年。

Hedding M. E. 教堂建于1855年。

Broad Street M. E. 教堂建于1855年。

第十一街成立于1855年。

1855年，Tabernacle M. E. 教堂建成。

大约在同一年，皮特曼教堂被收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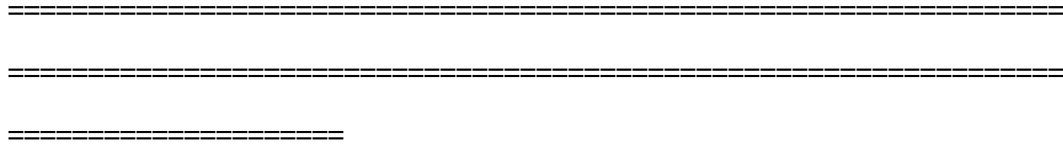
1855年，中央教会从圣乔治教堂分离出来成立。1857年，其成员购买了一座

教堂。

1856年，圣斯蒂芬教堂在日耳曼镇成立，位于日耳曼镇大道。大约在同一时间，M^r Kendree也成立了。大约在同一年，汉考克街教堂被收购。大约在同一年，位于Schuylkill瀑布的卫理公会教堂。

斯科特教堂，建于1857年。

同一时期的还有第二街教堂。



全书完

